《楹联丛话全编》

《楹联丛话》（清）梁章钜

楹联丛话简介

序

自序

卷之一　故事

卷之二　应制

卷之三　庙祀·上

卷之四　庙祀·下

卷之五　廨宇

卷之六　胜迹·上

卷之七　胜迹·下

卷之八　格言

卷之九　佳话

卷之十　挽词

卷之十一　集句(集字附)

卷之十二　杂缀(谐语附)

《楹联续话》（清）梁章钜

序

楹联续话卷一　故事　应制　庙祀

楹联续话卷二　廨宇　胜迹　格言

楹联续话卷三　佳话　挽词

楹联续话卷四　集句(集字附) 杂缀(谐语附)

《楹联三话》（清）梁章钜

序

楹联三话卷上

楹联三话卷下

《楹联四话》（清）梁恭辰

楹联四话卷一　厅宇·酬赠

楹联四话卷二　名胜·庙祀

楹联四话卷三　佳话

楹联四话卷四　挽联

楹联四话卷五　杂缀

楹联四话卷六　诙谐

《巧对录》（清）梁章钜

巧对录序

巧对录卷之一

巧对录　卷之二

巧对录　卷之三

巧对录　卷之四

巧对录　卷之五

巧对录　卷之六

巧对录　卷之七

巧对录　卷之八

《巧对续录》（清）梁恭辰

巧对续录　卷上

巧对续录　卷下

丛话补遗

《巧对补录》（清）梁章钜

《楹联剩话》（清）梁章钜

《楹联散话》（清）梁章钜

**作者简介**

清代楹联大师梁章钜(1775-1849年)，字臣林，号退庵，祖籍长乐，后迁居福州。清嘉庆年间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是一位政绩突出、深受百姓拥戴的官员。他是林则徐的好友、坚定的抗英禁烟派人物。他在广西巡抚任上，曾奏请摘去禁烟不力的梧州知府刘锡元的顶带，愤怒地责令刘去抓拿大宗的烟贩以赎过失，表现了他禁烟要“清其源”的明智主张。在他护理江苏巡抚期间，江淮患水灾，每天有万余灾民沿江聚集苏南，他赈灾民、修水利，表现出崇高的人格精神。

当他因病辞官居福州黄巷黄楼时，他以文化的诗心画意修葺黄楼，在花厅里增添了亭台楼榭假山鱼池。至今保留在假山上的半边亭，其造型之奇妙、构件之精美，依然为古建筑行家们所称道。在黄楼，梁章钜与福州文人的诗会唱和曾辑成册。他一生共著诗文近70种。林则徐说：在官场上的人，著作没人比章钜更丰富了。

梁章钜身书香门第，平生手不释卷。他编著的《楹联续话》、《楹联三话》、《巧对录》等系列著作，创立联话文体，保存历代资料，首建分类体系，开我国楹联史之先河。《楹联丛话》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楹联的著作，在我国楹联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楹联丛话》共十二卷，分别为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集字、杂缀、谐语等，收入联话600余则。在广西巡抚兼署学政任上时，梁章钜花两年公余时间完成了这部巨著；此后，远近有相同兴趣的朋友先后寄来不少对联佳作，遂又着手编撰《楹联续话》。此书一出，各省纷纷翻刻出版。梁章钜本想把《续活》之后收集的联话附到笔记《浪迹丛谈》里去，做个交代，不再编联话了。但在友人的鼓励支持下，他又收集资料，编出了《楹联三话》。这时他已73岁了，还想继续出《四话》、《五话》。但两年后，这位楹联大师就逝世了。他的儿子梁恭辰曾随父游学二十年，官至温州知府，后继承父业，编撰了《楹联四话》和《巧对续录》。

梁章钜一生显要，著作等身。他精于对联创作，有数十副题署、酬赠、庆挽联传世。如湖北江陵官署题联“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兰州五泉山楹联：“佛地本无边，看排闼层层，紫塞千峰平槛立；清泉不能浊，笑出山滚滚，黄河九曲抱城来”；赠林则徐联；“帝倚以为股肱耳目，民望之若父母神明”；苏州沧浪亭集句联：“清风明月本无价(欧阳修)，近水遥山皆有情(苏舜钦)”等，皆蕴意深远，脍炙人口。

梁章钜还擅于作诗，精于鉴别金石书画，勤于笔记，长于考订史料。这些方面较著名的著述有《退庵诗存》、《退庵随笔》、《浪迹丛谈》、《文选旁证》等。他七十寿辰时，好友王淑兰撰联祝贺：

“二十举乡，三十登第，四十还朝，五十出守，六十开府，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

简如《格言》，详如《随笔》，博如《旁证》，精如《选》学，巧如《联话》，高如诗集，略数平生著述，千秋大业擅名山。”

此联概述了梁章钜的一生著述和功业。

**《楹联丛话简介》**

　　梁章钜(1775-1849)，字茝中、闳林，号茝邻，晚年自号退庵，福建福州人。他生长在明清以来“书香世业”之家，“幼而颖悟”，四岁从母开蒙读书，九岁能诗，并博览群书，立志著作，二十岁中举人，二十八岁成进士。嘉庆十年(1805年)开始任礼部主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考选军机京章。道光元年(1821年)升为礼部员外郎，任大清通礼馆、内廷方略馆编修。后来，历任湖北荆州知府、江南淮海河务兵备道，以及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直隶布政使；鸦片战争期间，任广西、江苏巡抚，一度兼署两江总督，不久以疾告归。梁章钜壮年，于嘉庆年间在京曾加入宣南诗社。晚年，由其子恭辰迎养于温州官署，从事诗文著作。生平著作有《枢垣纪略》、《退庵随笔》、《文选旁证》、《归田琐记》、《浪迹丛谈》等七十余种刊行于世。

　　今人所称梁章钜《楹联丛话》，准确地讲，应叫《楹联丛话系列》。实际上包括如下六部著作：①《楹联丛话》。梁氏1838年开始编辑，1840年完稿，并刊刻，全书卷次为：一、故事；二、应制；三、四，庙祀；五、廨宇；六、七、胜迹；八、格言；九、佳话；十、挽词；十一、集句集字；十二、杂缀谐话，其十二卷。收联话600余则，桂林陈继昌序。②《楹联续话》。完稿于1843年并刊刻，分四卷。卷一故事、应制、庙祀，卷二廨宇、胜迹、格言；卷三佳话、挽词；卷四集句、杂缀，收联话330则，余应松校阅，卷首自序。③《楹联三话》。完稿于1847年，收入联话130多则，所辑联话未标门类，仅系以小标题，但先后次序尚称井然。梁氏自序。④《楹联四话》。梁氏第四子梁恭辰撰，共六卷，体例大体依照《楹联丛话》。⑤《巧对录》。梁章钜撰，完稿于1842年。1849年刊出。分八卷，各卷未标门类，有自序。⑥《巧对续录》，梁恭辰撰，分上、下两卷。除上述6部独立著作外，"楹联丛话系列"还包括如下几个部分：①《楹联剩话》，见于梁章钜笔记，有数十则。②《浪迹丛谈》中散见联话，共13则。③《浪迹续谈》中散见联话，共12则。④《浪迹三谈》中散见联话，共4则。

　　《楹联丛话》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搜集保存了大量历代联作。楹联自唐、五代肇始，千余年长盛不衰，但历代文人、学者囿于传统观念，视为“小道”，故联家、联语殊少见于史籍。梁章钜在自序中感叹说：“元明以后，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任其零落湮沉，殊可慨惜！”于是“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全书上起宋代，下迄清中叶，广泛搜辑了大量资料，初步统计，涉及联家、联人数百，作品逾万。宋代如朱熹、苏轼、楼钥、蔡司理、洪俞，元代如赵孟頫、杨元诚，明代如朱元璋、刘基、解缙、杨慎、祝允明、唐寅、海瑞、李东阳、王守仁、徐渭、李贽、金圣叹、左光斗、史可法、董其昌、夏贵溪、袁文荣、邱岳、张延登，清代自清初至道光年间，则名家名作，几无一遗漏。其中朱彝尊、袁枚、李渔、翁方纲、梁同书、纪昀、郑板桥、蒲松龄、阮元、彭元瑞、齐梅麓、程春海、陶澍、林则徐等人，所录作品最为丰富。还有大量普通文人及无名氏作品。显然，这对于保存我国楹联艺术遗产，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全部资料均由哈哈儿录校制作，初稿采用白化文、李鼎霞点校，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楹联丛话全编》。但因该版本点校、排印错误较多，故今对《楹联丛话》、《楹联续话》重新进行点校，以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3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版本为主，参校其它版本。《楹联三话》等也将依据其它资料陆续进行校对，凡已重新点校部分，均标明“终校版”，今后不再重校。

**序**

茝邻先生，八闽硕儒，吐纳经范，无书不读，有美必彰。曩者提刑山左，手辑唐五代以前名论，先之以圣贤遗训之在诸经外者，为《古格言》十二卷。昌既受而读之矣。阅十年而继李善撰《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博综审谛于唐宋元明以来卅七家之言，以订晋府、汲古之误，而集是书之大成。美哉富矣！近复读公二集，一为《退庵诗存》，推本伦纪，鉴别金石；逢源于经籍，殚精于时务，诗也而政教寓焉；一为《退庵随笔》，则数十年拳拳于庭训师传，因时随地，藉束身心，期诸实用。自谓无关乎著作，而学殖躬行，经史诸子、官常家礼、文事武功，盖靡有弗备者。比年为吾粤采风陈诗，征文考献，将有“三管英灵”之集。而公暇搜罗，孳孳未已，乃复以所辑楹帖见示，诹遍八方，稿凡三易，每联辄手叙其所缘起，附以品题，判若列眉，了如指掌。夫道体之罔弗该也，文字之罔弗喻也；语其壮则鲲海鹏霄，语其细则蚊睫蜗角。须弥自成其高也，芥子不隘于纳也。楹帖肇自宋、元，于斯为盛。片辞数语，著墨无多，而蔚然荟萃之余，足使忠孝廉节之悃，百世常新；庙堂瑰玮之观，千里如见。可箴可铭，不殊负笈趋庭也；纪胜纪地，何啻梯山航海也。诙谐亦寓劝惩，欣戚胥关名教。草茅昧于掌故者，如探石室之司矣；脍炙遍于士林者，可作家珍之数矣。一为创局，顿成巨观。惟公以蓬山耆宿入直枢垣，扬历大邦，叠膺重寄，虽官书林立，而几案尘清。偶当诗钵文坛，辄复露垂泉涌。兹则秉节全圻，总宏纲而理庶政，犹是思艰图易，举重若轻。雍容乎礼法之场，翔泳乎文艺之圃。烛武所谓智深勇沈，颖滨所称神止气定者，非欤！故于前所著诸集，见公之综贯百氏，取精用宏，而于斯集有以见公心源治法，以整以暇为天授，非人力所能及也。道光二十年庚子春正月，陈继昌谨序。

**自序**

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然如苏文忠、真文忠及朱文公撰语，尚有存者，则大贤无不措意于此矣。元明以后，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任其零落湮沉，殊可慨惜！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锡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敶。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伏思列朝圣藻，如日月之经天，自有金匮石室之司，非私家所宜撰辑。而名公巨卿，鸿儒硕士，品题投赠，涣衍寰区，若非辑成一书，恐时过境迁，遂不无碎璧零玑之憾。窃谓刘勰《文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釚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博访遐搜，参以旧所闻见，或有伪体，必加别裁。邮筒遍于四方，讨源旁及杂说，约略条其义类，次其后先。第一曰故事，第二曰应制，第三、第四曰庙祀，第五曰廨宇，第六、第七曰胜迹，第八曰格言，第九曰佳话，第十曰挽词，第十一曰集句，附以集字，第十二曰杂缀，附以谐语，分为十门，都为十二卷。非敢谓尽之，而关涉掌故，脍炙艺林之作，则已十得六七，粲然可观。方之禁扁，似稍扩其成规；比诸句图，亦别开生面云尔。道光庚子立春日，福州梁章钜撰于桂林抚署之怀清堂。

**卷之一 故事**

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吴越时，**龙华寺僧契盈**，吾闽人也。一日，侍忠懿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王曰：“吴越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因题亭柱云：**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率由海达青州，故云。时人称为骈切。

**浦城真西山先生**，尝读书邑之粤山，名其斋曰“学易”，即今南浦书院地也。**有春联云**：**坐看吴粤两山色；**

**默契羲文千古心**。

见《三才图会》。余尝主南浦讲席，拟为敬录此联，悬之楹柱，而因循未果。附记于此。

**朱子于绍熙五年**，筑沧洲精舍，时年六十有五矣。**自书一联云**：

佩韦遵考训；

晦木谨师传。

谨按：朱子之父韦斋先生，尝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为号。又朱子受业于刘屏山先生，先生有《字朱元晦祝词》**云**：“交朋尚焉，请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荣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此朱子联语所由出也。沧洲精舍，即竹林精舍。据年谱，时为韩侂胄中伤，以内批罢归，除江陵府，不拜。又乞追还新旧璧合名，则已无意出山，又惩于赵汝愚之贬及群小之攻伪学，故有感而为“佩韦”、“晦木”之思焉。

**沧洲精舍**中尚有两联，一云“

**道迷前圣统；**

**朋误远方来**”，

一云“

**爱君希道泰；**

**忧国愿年丰**”。

又《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尚多，谨摘录如左，以见南宋时楹帖盛行，虽大贤亦复措意于此矣。

**赠人联云**：“

**水云长日神仙府；**

**禾黍丰年富贵家**。”

又**广信南严寺朱子读书处联云**：“

**一窍有泉通地脉；**

**四时无雨滴天浆**。”

又**建宁府学明伦堂联云**：“

**师师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

**济济多士，由义路而入礼门。”**

**松溪县学明伦堂联云**：“

**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

**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

又知漳州日，建书舍于天宝镇山开元寺后顶，联云：“

**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

**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

又赠漳州一士子云：“

**东墙倒，西墙倒，窥见室家之好；**

**前巷深，后巷深，不闻车马之音。”**

又一联云：“

**鸟识元机，衔得春来花上弄；**

**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

至世有刻为木榜，悬诸堂楹，人所习见者如：“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立修齐志”；“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此类尚多，安得有心人为之一一搜辑乎？

《墨庄漫录》云：东坡在黄州，一日遇岁除，访王文甫，见其家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

**门大要容千骑入；**

**堂深不觉百男欢。**

《困学纪闻》云：“攻媿先生书桃符云：

**门前莫约频来客；**

**坐上同观未见书**。

按：《攻媿集》，四明楼钥大防撰。

宋韩康公宣抚陕右，太守具宴，委蔡司理持正作候馆一联云：“

**文价早归唐吏部；**

**将坛今拜汉淮阴**。

韩极喜之。又京口韩香除夜请客，作桃符云：“

**有客如擒虎；**

**无钱请退之**。

此二事皆见蒋平仲《山房随笔》。皆切韩姓，此亦后来赠联切姓之滥觞也。

《稗史》载：宋洪平斋俞新第后，上史卫王书，自宰相至州县，无不指摭其短。大略云：“

**昔之宰相，端委庙堂，进退百官；**

**今之宰相，招权纳贿，倚势作威而已**。

凡及一联，必如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时相怒之，十年不调。洪自署桃符云：“

**未得之乎一字力；**

**只因而已十年闲**。”

《濯缨亭笔记》云：“元世祖初闻赵子昂之名，即召见之。子昂丰姿如玉，照映左右。世祖心异之，以为非人臣之相。使脱冠，见其头尖锐，乃曰：‘不过一俊书生耳。’遂命书殿上春联，子昂题曰：‘

**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又命书应门春联，题曰：‘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壮帝居**。

”按：“日月”十字，今率用为新岁桃符，几遍闾巷，而不知始自松雪翁，且非臣工所宜用也。又按：今人家门联率用“

**天恩春浩荡；**

**文治日光华。**

十字，不知此乃雍正年间御赐桐城张文和廷玉桃符句，张氏岁岁悬之。后京官度岁，强半书此作大门春联，近日则外省亦比户皆然矣。

《坚瓠集》载：赵子昂过扬州迎月楼赵家，其主求作春联，子昂题曰：

**春风阆苑三千客；**

**明月扬州第一楼**。

主人大喜，以紫金壶奉酬。

孙季昭弈《示儿编》载：黄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作寿联曰：

**天边将满一轮月；**

**世上还钟百岁人**。

或谓“将满一轮”，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犹欠一分”，便见直是十四日也。予谓“犹欠一分”非祝寿底语，终未若魏仲先寿莱公诗云：“**何时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形容得七月十四日坦然明白矣。周益公生于丙午七月十五日，尝寿以联曰：

**年与潞公同丙午；**

**日临莱国占中元**。

公览而笑曰：“贤此联，已道尽了生年月日，只欠说出一个生时，便是一本好建生矣。”按此二事亦后来寿联切日之滥觞也。

元杨元诚瑀《山居新话》载：元统间，余为奎章阁属官，题所寓春帖云：“**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时余嵕山为江浙儒学提举，写春帖于山居曰：“**官居东壁图书府；家住西湖山水间**。”偶尔相符，亦可喜也。

明周吉甫晖《金陵琐事》载：太祖尝御书春联赐中山王徐达，云：

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

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

按：此二十六字，乃初封信国公诰中语也。又一联云：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

**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盖亦赐中山王作。

《列朝诗集》载：学士陶安宇主敬，明太祖尝制门帖赐之曰：

**国朝谋略无双士；**

**翰苑文章第一家**。

《簪云楼杂说》云：“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醃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太祖为大书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洛水元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此明世庙斋醮对联，乃袁文荣炜所撰。见沈德符《野获编》。又一本云：

揲灵蓍之草以成文，天数五，地数五，五五二十五数，数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无二上；截嶰竹之筒以协律，阳声六，阴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统万年。词句大同小异，传是夏贵溪言手笔。

《野获编》云：“张江陵盛时，有送对联谄之者云：‘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高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

江陵欣然悬于厅事。先是华亭公罢相归，其堂联云：‘

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

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

虽自占地步，而词旨谦抑，胜江陵之夸诩远矣。昔年，殷历城罢相在里，江陵以宋诗为对联寄之云：‘

山中宰相无官府；

天上神仙有子孙。’

盖谀与嘲各半。顷者沈四明谢事居家，则直用李适之语云：‘

避贤初罢相；

乐圣且衔杯。’

又今相国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则云：‘

但将药裹供衰病；

未有涓浚答圣朝。’

尤为浑雅。”

前明邱南镇岳由亚卿左迁藩参，数厚遗张江陵，尝以黄金制对联馈之云：“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盖亦欲以己名时蒙记忆也。江陵喜，将骤擢之。未几败，岳遂罢归。

《七修类稿》云：“吏部许尚书赞，其父亦吏部尚书也。赞先为户部尚书，其兄诏，亦尝为南户部尚书也。俞子木为作一联云：‘

父冢宰，子冢宰，秉一代之铨衡；

兄司徒，弟司徒，总两京之会计。’

又，陈敏之木，天台人也，任徽州歙县训导，书一联于衙曰：‘

四万八千丈山中仙客；

三百六十重滩上闲官。’

一则不可移易，一则天生切对。”

嘉靖末年，南京城守门宦官高刚于堂中书春联云：“

海无波涛，海瑞之工不浅；

林有梁栋，林润之泽居多。”

盖谓刚峰、念堂二公也。宦官亦重谏臣如此。

《坚瓠集》云：“邱仲深学博貌古，而心术不可知。尝与刘吉不协，刘作一联书其门云：‘貌如卢杞心尤险；

学比荆公性更偏。’

时论颇以为然。”

《敝帚斋余谈》云：“江陵初赐第于乡，上御笔亲勒堂对云：‘

忠可格天，正气垂之万世；

功昭捧日，休光播于百年。’

可谓异典极褒。至癸未籍没，则并第宅不保矣。但对联乃御制御书，不知当时在事者何以处之。”

又云：“尝于都下见一罢闲中贵堂间书一对云：‘

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物；

有花有酒，聊为卒岁之欢。’

又全用南宋乔行简词中语。此辈亦知达生如此。”

又云：“向见王百谷家桃符云：‘

岂有文章惊海内；

漫劳车马驻江干。’

哂其太夸。顷过陈眉公，中庭书一联云：‘

天为补贫偏与健；

人因见懒误称高。’

盖用陆务观语。虽谦抑，实简傲也。去年至支硎山，范长白学使斋中悬联云：‘

松风高士供；

兰梦美人圆。’

其所书即所作也。时范未有子，故有‘梦兰’句。然圆梦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两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对云：‘

门前白水流将去；

屋里青山跳出来。’

又用《笑林》中里童属对语，亦奇。”

滇省南关外，前明有赵某业屠，一日欲宰母牛，忽失其刀。时小犊在傍，仰卧哀鸣。赵鞭之起，则屠刀在焉。因感悟，弃屠刀，携子母二牛，屏迹西山，每吟“减去心头火，要见吕洞宾”之句。有道者过访，赵款以茶，盛以古磁。道者失手坠地，赵似动嗔念。道者忽不见，古器依然。遗片纸书云：“洞宾方才到，心头火又生。”赵愧悔。一日凭栏观海，遥见沐藩于昆明池习水战，若有所羡，遂溘然逝。后提军陈用宾来滇，偶游西山，一一如旧游。石壁记有赵没之年月日，与提军生日适符。乃知即赵后身也。自言镇闽时，有道者来见，款以茶，问“减去心头火”否，不解所谓也。临别约以鹦鹉一会。至是询知鹦鹉山，遂往游焉。见一癞道人，手执二瓶，两口相对，立于山石间。笑语曰：“军门别来无恙？此时向那头跳出？”语未竟，从者喝之，顿失所在。提军始悟二瓶对口即“吕”字，立于山石即“岩”字，就立处为桥曰“迎仙桥”。山半肖洞宾像，为环翠宫。后人题联云：“春梦惯迷人，九环仙骨，误著了一品朝衣，任鸡鸣紫陌，马踏红尘，军门向那头跳出；空山曾约伴，六诏杯茶，犹记得七闽片语，看剑影横天，笛声吹海，先生从何处飞来？”

前明工部尚书张忠定公延登以功名显。刘理顺、吴麟征、夏允彝、周延儒皆其门下士也。家署门联云：“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盖门客所题赠。

《坚瓠集》云：“万历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招同人登谢公楼。一友曰：“尝见钦天监柱联云：‘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今谚云：‘夏至有风，重阳无雨。’皆讹传耳。”按：今时占验语，上句作“夏至有雷三伏冷”，下句亦作“重阳无雨一冬晴”。往往有验。

明末，李忠肃都宪邦华闻外城陷，遂弃家移宿于文信国祠中。李亦吉水人，既北面再拜，复就信国公位前三揖曰：“邦华乡邦后学，合死国难，请从先生于九泉矣。”遂以白缯系于信国之龛柱而死。后其乡人换题新额为“二忠祠”。又题楹柱云：“后死须知无二道；先生岂愿有忠名。”几于千金莫能易一字矣。赵瓯北诗所谓“故知旷世心相感，恰好同乡迹再攀”是也。旧有边华泉联云：“花外子规燕市月；柳边精卫浙江潮。”

相传吾乡曹石仓先生学佺辞官归里时，闲行街巷，见一陋屋，柴门不正，柱上署桃符云：“问如何过日；但即此是天。”询知宅主，乃屠者徐五也。径入厅事，有二联，一云：“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一云：“金欲两千酬漂母；鞭须六百挞平王。”先生为之惊然。徘徊间，徐五已回。与语，甚契洽，因定交。甲申之变，徐五携只鸡斗酒，径造先生庐，排闼而入。见先生，惊曰：“吾办此奉祭耳！何尚在也？”先生遂拜而就义焉。卢潜溪孔昭云：相传徐五更有下联云：“鼠因粮绝潜踪去。犬为家贫放胆眠。”殊有感慨。又传曹殉节后数日，人见溪中有浮尸，著素衣冠。识者以为即徐五也。按：徐五名英，字振烈，侯官人。余田生甸、张超然远并为之传。里中人但称为徐五云。

《柳南随笔》云：“王文恪公鏊祖茔在洞庭东山之化龙池，形为凤凰展翅，湖中案山稍偏。地师云：‘可惜状元旗不正，他年应作探花郎。’后竟如其言。越二百年，而公之八代孙世琛乃于康熙壬辰科状元及第。闻世琛于会试前三日祈梦于神，梦至一厅事，其柱联云：‘雨中春树万人；云里帝城双凤。’盖藏‘家’‘阙’二字，以示必中状元也。”

山阴徐文长渭，一字天池，又字青藤。所居即名青藤书屋。青藤，其手植也。藤下有池，横一平桥，桥承以柱，上覆石台。台额曰：“天汉分源。”柱联云：“一池金玉如如化；满眼青黄色色真。”柱背又一联云：“未必玄关别名教；须知书户孕江山。”承桥之柱额曰：“砥柱中流。”皆文长自书，是所谓天池也。见董旸所撰《青藤书屋记》。

绍兴府城外三江，滨海地也。居民每有“其鱼”之叹。明汤太守绍恩创建应宿闸，水患始息。后人立公祠，乞徐文长撰庙联。文长疾书云：“炼石补星辰，两月兴工当万历，缵禹之绪；凿山振河海，千年遗迹在三江，于汤有光。”两用成语，一切其事，一切其姓，越人每乐述之。

常熟瞿寿明昌文《粤行纪事》云：“登伏波山，谒关壮缪庙，见王父题额曰：‘学本尊王。’又题一联云：‘浩气塞两间，万古纲常永赖；威灵宣八表，千秋带砺全凭。’凛凛然鞠躬尽瘁之志，上通神明矣。”按：寿明为督师瞿起田式耜孙。今此联无可考，桂林人亦不能举其词矣。

相传天启间塑关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时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称小者福寿绵远，香火百倍于大者。熹宗遂以小像弃置正阳门左侧一小庙中，而供大像于宫中，以穷日者之言。未几，闯贼入宫，大像遂毁，而小者香火日盛。崇祯间，有卜者邢姓，设肆庙前。甲申三月初旬，卜者书一联于庙门云：“汉封侯，晋封王，有明封帝，圣天子可谓厚矣；内有奸，外有敌，中原有贼，大将军何以待之？”按：此语乃左忠毅劾魏奄时所上。是夕梦入前殿，见关帝坐帐中，告以明运已尽，天命有归。不日大圣人至矣。卜者寤后告人曰：“吾设肆于此十余年，沧桑之变，何忍见之！”明日遂缢于庭树。今庙旁有土地祠，一白须神即卜者云。

客有诵王衍宫词云：“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及明福王楹帖云：“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以为“荒亡之言，如出一辙”是也。然福王楹帖是王孟津铎所书。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谓二语乃吴中老儒朱野航诗，孟津亦书旧句耳。

吾乡康熙间萧蛰庵震以御史巡盐两淮，假归，值耿精忠之变，为耿所害，籍其赀得三十万，缳首于乌石山之邻霄台。先是蛰庵倡议修复道山即乌石山，建邻霄台，勒百字碑纪之，并书台柱一联云：“但愿桑麻成乐土；不妨诗酒上邻霄。”至是乡人易“诗酒”二字为“尸首”。谢古梅先生诗所谓“荒台草木千年恨，乐土桑麻一梦中”是也。

陆稼书先生从祀文庙，初议时，或以先生家中曾延僧讽诵为疑。其后人出先生手书厅事一联云：“读儒书不奉佛教；遵母命权作道场。”议遂定。

孙夏峰先生居新安，门人为筑双柳居于学宫之东。颜乃来题联云：“近圣人之居，教亦多术矣；守先生之道，文不在兹乎？”

耿精忠之变，李邺园总督之芳，扼守衢州，厥功甚伟。入为兵部尚书。三衢军民为立生祠，联云：“淮蔡之功茂矣，抑又过之，大难削平，重奠东南半壁；琴鹤之操凛然，于今为烈，名贤继起，恰符五百余年。”

《筠廊偶笔》载：宣武门外教子胡同永庆寺，为僧文然所居。祖师殿前白杨古柏二，僧室无他物，壁有联云：“石压笋斜出；岩垂花倒开。”按：五代道士石仲元，隐于桂州之七星山，自号桂华子，负诗名。世传其警句，如“石压木斜出，崖悬花倒生”之类甚多，为湘源守杨徽之所称，目为玉方响。事详《粤西丛载》，文然但偶书其语，其字句间有异同耳。

《柳南随笔》载：钱湘灵先生陆灿晚年居虞山，老屋三楹，适当石梅之下，松阴岚翠，如眉临目。先生兀坐其中，拥书万卷，咿哦不辍。过其门者往往驻足觇伺，流连不去。先生咿哦自若也。室中榜一联云：“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为三峰释硕揆所书。

应制

楹联之为应制作者，昉于前明嘉靖时。然如袁文荣、夏贵溪所撰斋醮对联，传者不过一二，而浮夸之辞，无当大雅。良由其时载笔之臣固无巨手，亦胜朝德政不足以备揄扬，故凌夷衰微，迄于无声若此。我朝累洽重熙，凡恭值大典庆成，皆有进御文字，靡不上动天鉴，下洽舆欢。自康熙、乾隆年间两次编辑《万寿盛典》，皆有“图绘”一门，楹联附焉。而殿廷诸联尤足以铺鸿藻，申景铄，润色洪业，鼓吹承平。自有楹联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者矣。谨就所见，分录如左。

康熙五十二年，恭值仁庙六旬万寿。自大内出西直门达西苑，一路皆有牌楼坛宇。每座落必有楹联，肃括宏深，闻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如般若庵经棚云：“周雅赓歌，如山如川如日月；箕畴敛福，曰富曰寿曰康宁。”普庆寺讽经处云：“文德武功，兼帝王而大备；心宗性学，贯圣智以纯全。”灯棚牌楼云：“辇道风清，葭管万年调玉露；瑶池春暖，华灯五夜彻琼霄。”龙泉寺讽经处云：“沸地笙镛，丹凤和鸣占景运；弥天烟霭，青鸾翔舞识祯符。”广济寺牌坊云：“算永东华，若木光腾春九十；祥开南极，蟠桃花放岁三千。”东三官庙牌楼云：“保合太和，道综乾始坤生，两仪并久；诞膺多福，功被民熙物阜，四海皆春。”西三官庙牌楼云：“帝握贞符，禹甸尽归沧海贡；天开景运，尧封常祝紫宸朝。”慈献寺前牌坊云：“十雨五风，处处康衢歌帝力；千秋万岁，年年华渚耀神光。”关帝庙灯棚云：“敷天长戴仁天，知后天之不老；大地同游乐地，真应地以无疆。”直隶全省灯棚云：“圣算无疆，矗矗鳌山开寿域；天颜有喜，溶溶鱼藻漾恩波。”江南全省经棚云：“皇极运而岁月日时无易；圣德大而禄位名寿并隆。”浙江全省灯棚云：“日之升，月之恒，万年延宝祚；天所覆，地所载，亿祀奠金瓯。”

乾隆五十五年，恭值纯庙八旬万寿，华祝嵩呼之盛，震今铄古，尤为史牒所未闻。恭读《万寿盛典》所载楹联，大都按切时事，胪陈实政，非若“登春台、游华胥”者，徒为揣摩想像之词。盖九重之福寿愈隆，功德愈盛，而承明金马之彦，研精殚虑，其鸿笔又足以发挥之，洵颂祷之大观，而揄扬之极轨也。谨就所见，分录如左。如四言云：“四时为柄；万象皆春。”“百顺为福；六合同春。”“佛天佛日；寿世寿民。”“皇建福极；位在德元。”“图成耕织；诗集攸同。”“愿圣人寿；近天子光。”五言云：“尧龄增瑞甲；轩纪叶长庚。”“九五福曰寿；八千岁为秋。”“八征陈姒范；三祝晋尧封。”“篆凝仁寿字；花发吉祥春。”“祝恒河沙寿；歌大海潮音。”“乾玑甄月轨；泰筴衍天环。”六言云：“景命寿于旗翼；淳风鬯彼垓埏。”“五福堂同五代；八旬时念八征。”七言云：“泰笈中符天地数；坤珍大阐岳川祥。”“星云丽近中秋节；山海祥开益地图。”“寿星四照环辰北；王会来同暨日南。”“春秋纪合八千岁；甲子周回三万旬。”“皇响福锡庶民福；帝如春与四时春。”“位禄名寿德惟券；高明博厚久斯征。”“八功八德无量佛；千春千秋大椿年。”“轩箓正当符健顺；义文从此衍贞元。”“人如夏谚歌游豫；地是春台乐皞熙。”“春台煦育歌绥万；化日舒长纪大千。”“福由天纵超千圣；年越古稀又十春。”“能以美利利天下；是用多福福一人。”“献华童子名长寿；得道仙翁住太常。”谓太常仙蝶也。“四时来备各以叙；如川方至莫不增。”“皇建极会极归极；帝作歌赓歌载歌。”“由庚庆洽三千界；周甲重开二十春。”“万年椿寿斯为寿；五世兰孙又见孙。”“万众人天欢赞佛；十方功德统遵王。”“化国蜚提春大共；寿人更老说从长。”“渥恩蠲诏骈科诏；新庆交封暨缅封。”“桥门迈汉三雍典；职贡超唐十道图。”“鸠杖作朋春宴饫；莺衣呈舞嘏词新。”“寿址培基山万岁；恩波酾润水中泠。”八言云：“东西朔南，讫于四海；岁时月日，惟曰万年。”“山盈川冲，受兹介福；辕萌壤叟，同我太平。”“一字一音，求合于古；万首万遍，均和其声。”谓新制衢歌乐章也。“敬天勤民，以笃庆祚；揆文奋武，载扬大声。”“儒馆献歌，礼官纪典；海人憬德，缨序蒙禔。”“文武圣神，在明明德；位禄名寿，得全全昌。”九言云：“花雨能仁，祝嵩龄亿载；昙枝普茂，巩海甸三乘。”“五十有五年，堂开五代；八旬兼八月，玺刻八征。”“七曜灿珠囊，荣镜宇宙；万年绵宝箓，合撰升恒。”“祝曼寿须弥，化渐印度：赞文殊师利，景丽台怀。”十言云：“万古希逢，岂止三四五六；一人有庆，直至亿兆京垓。”“久道久照久成，久征不息；贞观贞明贞一，贞下起元。”“无我相，无人相，无边寿相；有善缘，有德缘，有大福缘。”十一言云：“五试轮经，蕊榜宏开科甲乙；七均正乐，葩诗新订谱宫商。”“旸雨协丰，占征念九畴之八；京垓增泰，筴呼闻万寿者三。”“就如日，瞻如云，梯航群介寿；轩乎鼓，鼚乎舞，衢壤遍熙春。”十二言云：“翠箓演天元，泰策揲图书正位；珠弧环斗柄，寿星辉角亢南缠。”“临雍茂上仪，圜桥水与恩波渥；勒石期寿世，猎碣文从圣藻新。”谓重勒石鼓文字也。“期艾应昌禔，七旬赴宴三千里；埏垓昭景贶，五代同堂二百家。”十五言云：“集山海梯航，东鲽西鹣，万国图归王会；感风云律吕，南兜北昧，九重乐奏钧天。”十七言云：“八月际昌期，玉琯金钟，谱出一十三徽律吕；亿年开景福，丹缄翠箓，歌成万八千岁春秋。”

闻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八旬万寿，经坛中有一长联最为壮丽，脍炙人口久矣。相传为彭文勤师元瑞所撰，而恭繙《万寿盛典》中实未之载，谨记录之。惟所闻字句小有异同，无关体要也。句云：“龙飞五十有五年，庆一时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事修，五福备，五世同堂，五色斑烂辉彩服；鹤算八旬逢八月，祝万寿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元进，八恺登，八音从律，八风缥缈奏丹墀。”

紫禁城中各宫殿门屏槅扇皆有春联，每年于腊月下旬悬挂，次年正月下旬撤去。或须更新，但易新绢，分派工楷法之翰林书之，而联语悉仍其旧。闻旧语系乾隆间勅儒臣分手撰拟，皆其时名翰林所为，典丽矞皇，允堪藻绘升平，祓饰休美。章钜以珥笔枢垣，出入承明者数载，千门万户多在睹记之中。又间从清秘堂翰林处抄录成帙，虽未全备，已成巨观。始知王兰泉侍郎《湖海诗传》中所载曹习庵学士仁虎数联，不过百分之一二也。今谨按各门编录如左。

太和左右门云：“日丽丹山，云绕旌旗辉凤羽；祥开紫禁，人从阊阖觐龙光。”“鳷观翔云，九译同文朝玉陛；凤楼焕彩，八方从律度瑶阊。”协和门云：“协气东来，禹甸琛球咸辑瑞；和风南被，尧阶蓂荚早迎春。”熙和门云：“景纬霞敷，星罕灿三辰珠壁；元和春盎，云璈宣六代咸英。”上渝馆云：“一代典章垂涣汗；万年法守仰都俞。”诰勅房云：“天宠遥颁青锁客；国恩重溢紫泥封。”繙书房云：“玉宇中朝资珥笔；金瓯亿载庆垂衣。”内阁前门云：“圣德醍醐，花深红药省；帝光纠缦，日丽紫微天。”太和殿中槅扇云：“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凤城回北斗，万邦和协颂平章。”体仁阁云：“黄道天开，东壁琛图辉玉宇；紫宸日丽，西山爽气映瑶阶。”宏义阁云：“画栋凝熙，东望摄提辉晓日；彤庭延景，北临棨戟动朝光。”中和殿中槅扇云：“仁寿握乾符，万国车书会极；中和绵鼎箓，九天日月齐光。”保和殿中槅扇云：“凝鼎命而当阳，圣箓同符日月；握乾枢以御极，泰阶共仰星云。”

乾清门云：“帝座九重高，禹服周疆环紫极；皇图千祀永，尧天舜日启青阳。”左门云：“紫极正中央，万国共球并集；青阳迎左个，千门雨露皆新。”右门云：“皋应辟春阳，瑞气常浮五雉；羲和回日驭，卿云时捧双龙。”日精门云：“日丽金门，五色云屏三岛近；风和玉殿，九霄彩仗百花新。”月华门云：“瑞启日中，霞映龙墀晴色迥；春来天上，烟融凤阙曙光高。”坤宁宫交泰殿东西面云：“万化转璇枢，本天而本地；一元开瑞筴，资始以资生。”“居一得元，秉神符而永极；交三成泰，捧宝胜于重华。”左右次间槅扇云：“宝瑟和瑶琴，百子池边春满；金柯连玉叶，万年枝上云多。”“珠缀绕龙屏，宝矩光连宝箓；璇题悬凤扆，彤云瑞应彤墀。”永祥门云：“蟠桃千岁果；温树四时花。”穿堂槅扇云：“东华灿烂日初升，紫气常依晓殿；北阙辉煌云正丽，祥光遍护春台。”增瑞门云：“鳦鸟传长发；苍龙协永绥。”

宁寿宫左门云：“九重敷敛范陈箕，曼羡蕃厘共锡；万国会归光戴斗，荡平轨路同遵。”右门云：“洛筹福纪庆洪延，象叶居中建五；乾筴祥符征顺叙，功侔则大函三。”敛禧门云：“辉骈宝券晋云阊，推策纯常集嘏；庆衍瑶筹赢澥屋，阐珍舄弈流禔。”左门云：“重霄日月烛升恒，景运祥开久照；八表山川征乐寿，昌期福集新韶。”右门云：“化成熙皞验风从，治媲春孳夏育；祥迓炽昌昭德致，符呈乾络坤维。”锡庆门云：“亿万龄锡羡延洪，保定自天孔固；三千界重熙洊洽，祥和与物同春。”左门云：“三壶景象驻恒春，扣砌环迎戬谷；六幕光华征复旦，彤宸茂集繁祺。”右门云：“珠囊晷纬迓休征，福界垣昭太乙；玉烛年华彰瑞应，昌辰化溥由庚。”影壁东墙门云：“川岳献珍符，烟煴阐瑞；日星昭景贶，纠缦呈华。”西墙门云：“玉琯奏諴和，气调九宇；璇枢征广运，衡正三阶。”

皇极殿云：“皇图盛际阳春，观苍驾日升久照；帝座高临北极，庆紫垣星拱端居。”左右次间云：“顺时宣象咸宜，瑞履青阳开左个；懋德凝禔孔厚，祥延紫气卫中垣。”“环黼扆瑞焕星云，共睹尧襟舜抱；萃贞符禔流帱载，长披金镜珠囊。”东西垂花门云：“遵路傍东垣，庆霄春盎；近光瞻左掖，瑞旭晨升。”“戴斗镇崆峒，尊临地轴；宣风启阊阖，顺协天枢。”昌泽门东西围廊槅扇云：“韶序启青阳，煦回岁籥；祥光腾紫气，庆溢仙闾。”“福地胜三壶，延厘锡羡；融风调六琯，鬯景宣韶。”“昊岁启三元，含和籥转；尧曦光四表，承照华敷。”“长晷丽前荣，蓬瀛春驻；清芬飘合殿，卿矞晴薰。”后槅扇云：“松牗春回，吉霭正临铜晷永；芝庭日丽，祥光长拥玉枢高。”左右槅扇云：“瑶光东指为春，瑞启扶桑齐七政；黄道左旋而运，颂胪戴斗拱三阶。”“旭临鳷鹊初升，华祝腾欢连月窟；仗转蓬莱徐引，宸居茂对洽春台。”东西穿堂云：“福纬耀微垣，瑶枝绚采；春祺凝化宇，玉树承曦。”“协气绕南荣，苍车献瑞；条风来左序，青锁含辉。”东西围廊云：“朝爽启神霄，蓂滋左砌；青阳升丽景，芝秀东房。”“银箭应琅璈，蓬壶昼永；铜铺开锦绣，阆苑春浓。”

养性殿云：“优游茀禄咸宜，宝箓日增侔岱华；昌炽寿耆弥固，瑶躔春茂式玑衡。”颐和轩云：“静泰怡神，瑞霭光辉临黼扆；冲融契道，祥风蔼吉畅文轩。”屏门云：“生意无边，奏曲文禽谐玉琯；真机可挹，交枝仙萼拥金铃。”景祺阁云：“宝筴叶仙椿，亿龄延祉；泰阶昭景曜，九服均禧。”畅音阁云：“琅璈逸韵应嵩呼，久矣八风从律；阊阖晴光凝嶰吹，康哉九叙惟歌。”阁后槅扇云：“海宇安恬，圆峤方壶开福地；天阊詄荡，右平左磩上熙台。”阅是楼云：“樽饮康衢，风雨和甘均六幕；弦调宝瑟，星云景庆亘三阶。”东西配楼云：“景丽瑶墀，鸾鹤翔空腾庆霭；春回琼岛，鱼龙献瑞展新图。”“帱载浃祥和，纠缦交呈旭采；智仁谐乐寿，纯常懋迓春祺。”角门云：“地近玉阶通御气；春回琼琯驻韶光。”直房云：“承恩沾沆瀣；接武引星辰。”寻沿书屋云：“千年金鉴长留，插架宝书资政要；寸晷铜仪恒惜，掞笺妙蕴发几余。”保泰门云：“六琯宣和，乐奏钧天回暖律；三阶拱极，图呈益地迓新祺。”衍祺门云：“阊阖象昭回，萝图衍庆；蓬莱春茂鬯，宝戺延祺。”井院门云；“斟衢醲化调天醴；击壤欢谣洽德源。”库房门云：“函三化洽归玑镜；吹万风和转玉杓。”古华轩云：“星琯叶珠杓，祥开万象；云屏通碧汉，瑞启三阳。”养心殿云：“旭日射铜龙，上阳春晓；和风翔玉燕，中禁花浓。”东西板门云：“兰橑香绕宜春帖；桂馆花浮献寿杯。”“三岛春深云气暖；九霄地迥月明多。”直房云：“金阙云晴，九华开扇彩；珠楼风细，七宝拂炉烟。”“春驾苍龙，青阳临左陛；云开丹凤，紫极丽中天。”养心殿槅扇云：“广乐奏钧天，万国衣冠同瞻旭日；阳春回大地，四时橐籥首协温风。”“雉尾云移，看玉烛光中，星扶华盖；螭头香动，听金铃声里，风展春旗。”毓庆宫槅扇云：“北斗回枢，紫气迎祥双阙晓；东风入律，彤云献瑞五门春。”苍震门云：“日丽彤墀，四表光华瞻正朔；云凝宝仗，万方歌舞庆同春。”斋宫屏风门云：“位育本中和，曰旦曰明，至诚丕应；寅清孚上下，亦临亦保，敬德昭宣。”

文华殿正门云：“道契松云，心传符赤帝；祥呈河洛，治统启青皇。”武英殿正门云：“四库藏书，宝笈牙签天禄上；三长选俊，缥囊翠轴月华西。”传心殿云：“帝典王谟昭万有；乾苞坤络奉三无。”咸安宫云：“衍庆恩深，阳春资发育；右文典重，云汉仰昭回。”

銮仪卫门云：“仙仗五云，鸾鸣和盛世；德车七宿，龙角运中天。”会典馆云：“金镜开楹，升恒光北极；珠杓映座，长养顺东方。”尚衣监云：“天上垂衣明藻火；日边珥笔颂星云。”茶膳房云：“得气仙蓂长应月；呈祥瑞萐并迎风。”“五色云英滋秀草；千年露实熟蟠桃。”“湛露凝甘盈玉瓮；光风布煦应瑶筒。”“液酌衢尊同介景；音调嶰管遍覃禧。”“神鼎上方调六膳；宫壶春色酿三浆。”

阿哥所宫门云：“旭日丽龙楼，瑞气春融珠树迥；卿云笼鹤禁，祥光晴护玉阶平。”“金镜霞明，九苞开凤箓；玉衡星正，五色协麟文。”“元象转星杓，丹霄北拱；重门映春树，紫气东来。”

坤宁宫云：“麟定螽诜，叶二南于彤管；星轩月殿，配一德于丹宸。”澄瑞亭云：“景运舒长，天上庆云环紫极；太和翔洽，日边甘露湛瑶墀。”延晖阁云：“树石接蓬莱，三色矞云成幄；轩窗骞象纬，千秋宝箓凝图。”

寿康宫云：“阊阖风和，瑞应金萱辉宝箓；蓬莱日永，祥呈仙筴耀春晖。”大殿云：“厚德著璇宫，禁掖常尊尧舜；修龄储北斗，春秋永亘贞元。”槅扇云：“瑶殿凝庥，天上云霞依舜萐；袞衣献寿，域中川岳捧尧尊。”

慈宁宫云：“景福集璇宫，亿万斯年永登仁寿；慈云辉宝殿，千八百国莫不尊亲。”槅扇云：“兴庆献春光，瑶草金芝迎爱景；大安调暖律，朱鸾紫凤叶仙韶。”左右门云：“玉阶晓拥珩璜，天上庆云移宝扇；金阙遥趋剑佩，春来瑞气满瑶池。”“丽韶景于履端，璧带风微翔彩燕；耀春辉于复旦，帘衣书静响铜龙。”永康门云：“藻景耀中天，瑞启万安殿外；矞云垂北极，祥呈长乐宫前。”徽音门云；“淑景舒华，绛树含芳承瑞荫；和风叶律，紫鹓调暖奉祥噰。”佛堂云：“兜罗佛手转金绳，永护坤维日月；优钵昙花开宝界，增辉震旦山河。”“妙谛证拈花，万户千门皆成宝地；明心同指月，十洲三岛并现金光。”长庆门云：“北斗泰阶平，仪凤祥云环锦幄；西池佳气绕，袞龙爱日侍斑衣。”咸若馆云：“日耀东瀛，璇室问安云似绮；星回北斗，珠宫寄赏物皆春。”

景仁宫云；“春纪八千，和风翔寿宇；皇居九五，香露霭仙宫。”近光门云：“瑞启青阳，轩云承翠幄；祥开黄道，羲日展金舆。”

景阳宫云：“颂启椒花，百子池边日暖；觞浮柏叶，万年枝上春晴。”昌祺门云：“淑气凝和，天上香浮簇仗；条风扇瑞，宫中日永垂裳。”

延禧宫云：“紫御迎春，瑞拂千条御柳；丹楼映日，祥开万树宫花。”麟趾门云：“璚云晓护苍龙阙；玉斗春回紫凤城。”

钟粹宫云：“瑞雪霁南山，寒收玉宇；条风嘘北斗，春满金瓯。”迎瑞门云：“麟趾春深千岁酒；莺声日暖四时花。”千婴门云：“星转璇杓，光映卿云五色；春回玉琯，祥开彩胜千枝。”

承乾宫云：“红日初生，万户祥云临复道；青阳乍转，九天佳气敞重楼。”永和宫云：“黄道呈祥，八表星环紫阙；青阳布泽，三阶日丽丹霄。”德阳门云：“律转璇枢，三殿星云复旦；时调玉烛，千门花柳同春。”永寿宫云：“化日丽三阳，春回禹甸；条风和万国，乐奏虞弦。”长春宫云：“九天淑景凝新旭；三殿晴光接彩霞。”启祥宫云：“迎春曙色含金榜；近日晴光转玉宸。”翊坤宫云：“化日舒长，五纬祥光连斗极；惠风和畅，六符瑞采焕台阶。”储秀宫云：“龙影玉珂联，花明御路；鸾声珠履度，日丽天衢。”

盛京各门亦有春联。南宫门云：“丽正凝祥，境引琅環开积秀；熙韶荟景，曜连奎壁启当阳。”东西宫门云：“海血荟珍函，沿波从朔；春阳迎绮陌，倬汉成文。”“珠筴护丰京，观化天阊登笈富；铜铺开兑位，同文月竁献琛多。”独坐门云：“绣岭银河环画栋；丹书玉宇贮琅函。”“文昌气象联奎壁；道派渊源溯漆沮。”“典超丽正崇文上；规绍迁豳宅洛初。”“星云照耀辉天禄；山海崇深荟地灵。”嘉荫堂云：“仿天一藏书，邠馆冈原扬大烈；应奎三悬象，沛宫父老庆同文。”文溯阁云：“天作泝前光，玉券十华征锡极；人文观大备，瑶签四照见逢原。”九间殿云：“益地图开，岳贡川珍胪宝笈；丽天文焕，豳京邰室溯仙源。”后宫东西门云：“从朔贻规，三院图书有典；指南锡极，九霄云汉为章。”“日映东隅，被光华于艺圃；源流北海，挹沆瀁之文澜。”南北值房云：“北镇标云，词林宗斗极；东瀛浴日，学海跂壶天。”“群玉成山，思文衍邰室；上奎炳耀，绳武播邠风。”

彭文勤公撰拟宁寿宫灯联。称旨，恭读圣制诗云：“东西次第南而北，左右分明后与前。神以通灵气以运，六为之俪四为骈。”可谓极天语之褒嘉，而成文字之宠遇矣。按：此乾隆五十年事。是冬，公即被命协赞纶扉。时和珅在枢地，欲以“青词宰相”诬公。日下轻薄子遂有“灯联相公”之目。不知公之学问优长，一时词臣无出其右，早结主知。灯联一事，特会逢其适耳。当和珅侮公时，章京方葆岩维甸尝与力争不获。公后有赠方诗云：“半山学行吾何敢，为我伸眉触要人。”即指此事也。谨按：烟联左右各八，俱以方向字冠首，而以乾隆年间实政经纬其中，洵才人之极笔，足以揄扬盛美，鼓吹休明。同时儒臣皆为敛手。今备录于左。南前云：“南斗焕珠弧，六旬御宇，万祀颐和，尧封祝曰圣人寿；前星临黼扆，九陛崇基，三元肇祚，周雅歌之君子宁。”北后云：“北极拱皆朝，子帝有帝，曾孙有孙，五福堂前欢舞彩；后天锡难老，长春如春，元夜不夜，九华灯下寿称觥。”东左云：“东作穑关心，雪融陇麦，烛照田蚕，课雨占晴尚初志；左旋杓向角，节宴尧浆，灯词舜轸，抚时行庆有前规。”西右云：“西域被流沙，年班藩部，岁报屯田，照世杯圆里二万；右垣通阁道，出震迪光，乘乾垂裕，和时烛朗界三千。”东南云：“东国旧戎衣，吹邠有籥，作岐有鼛，小物克勤咏糠烛；南邦昔车斗，恬海如鳞，翕河如镜，民风可观戒灯船。”西南云：“西园翰墨林，四库积玉，七阁抽琅，太乙藜光灯以右；南宫礼乐地，两举制科，六开恩榜，文昌珠彩月同圆。”东北云：“东揖木公朝，十年庆典，千叟恩荣，洛社画图鸠杖集；北迎元日诏，五代齿繁，百家算倍，康衢灯火筿骖游。”西北云：“西定噶喇依，恭者我仆，偝者我俘，蛮目更番入春宴；北逾额济勒，威曰归降，德曰归顺，鸿臣来贺御东朝。”以上左八联。南前云：“南面久仔肩，求衣问夜，秉烛待章，福用敷之次五极；前盟果如意，鸟篆镌琼，鸿文刻玉，古惟稀矣四三皇。”北后云：“北戒拱论都，河得真源，淮得真源，九如咸颂川方至；后车勤觐岳，岱犹望幸，嵩犹望幸，万寿宜歌山有台。”东左云：“东箱启儒席，论敷奥旨，雅肄古歌，诗诵寿万千无量；左海侑宾筵，乐补吹笙，乡观饮酒，礼成月三五而盈。”西右云：“西叙溯成功，振以特磬，声以镈钟，节序新词卑火树；右文鬯鸣盛，风有干城，雅有髦土，科名旧事压灯球。”东南云：“东震旦最尊，楼涌万佛，经译三乘，欢喜园中法轮转；南赡部妙胜，印写秘文，塔飘吉帛，光明天上慧灯悬。”西南云：“西社赛春灯，市流帑镪，釜溢仓粮，六十年逢年布惠；南荣曝朝日，户弛镠租，漕除玉粒，二十万累万全蠲。”东北云：“东陆鸟司开，辛析绀殿，亥藉黛辕，惕若躬亲弈叶守；北辰象布令，秋狝上兰，冬嬉太液，昭哉心法髦期勤。”西北云：“西来福德，智高六帝，帝享万年年，典盛礼隆胪旧政；北向子臣，民奉至尊，尊为众父父，天符人瑞遂初心。”以上右八联。

乾隆中，每岁巡幸热河，必于中秋后一日进哨，即木兰围场也。重阳前后出哨。跸路所经，有所谓万松岭者，满山皆松，为重九日驻跸登高之所，岁以为常；庚戌岁，上进哨时驻此，周览行宫，顾谓彭文勤公，令将旧悬楹帖悉易新语，期以出哨登高时亲阅。公连日构思，偶于行殿正中得句云：“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公道旁介寿；”谓贴“万松岭”也，而难其对。因以片纸驰价，属纪文达公成之。文达公笑曰：“芸楣又来考我乎？”即令来价立待，封纸付还。文勤公启视，则已就余纸写成对语矣。句云：“九重天子，年年重九节塞上称觞。”叹曰：“晓岚真胜我一筹矣！”回銮日，此联果大蒙称赏，特赐文勤公以珍物八事。公跪辞曰：“此出句是臣所撰，而不能对；对语实纪某所撰。请移以赏纪某。”上曰：“两边语皆好，汝自应领赏。”即另发一分赐文达公。余闻之程兰翘师云。

庙祀--上

庙中楹联，宋元时绝无传句，大约起于明代，至本朝而始盛。文昌殿、关帝庙两处，撰者尤多，几于雅、郑混杂。惟文庙则未之闻。良由著笔甚难，故无人不知藏拙。忆在京师，曾游国学，得恭阅圣制大成殿联，云：“气备四时，与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惟圣人能言圣人，后有作者弗可及矣。

邹县孟庙中有御题联，云：“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孔颜。”盖乾隆二十二年南巡过邹县时所制，奎藻昭回，当与七篇之书同寿天壤也。

京师有历代帝王庙，在阜成门内，建于明嘉靖间。本朝顺治、康熙间，叠议增祀之典。至雍正二年，始亲诣行礼。乾隆二十九年，始易盖正殿黄瓦。圣制联云：“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监；政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其神孔安。”盖庙貌得遍寰区，惟历代帝王庙与孔庙典极隆重，必御联方能相称。宜百尔臣工以及占毕儒者皆莫能赞一辞也。

甘肃文县地极瘠僻，荒山中有文王庙。县志谓即古羑里地，亦未见其确也。狄道吴信辰镇有文王庙联，云：“蒙难观爻，石径蒺藜皆卦象；拘幽作操，云田柞棫亦琴材。”亦第切其地云尔。

锡山邹世楠过孟庙，梦联句云：“战国风趋下；斯文日再中。”觉而异之。遍观廊庑，无此十字。后数年，过苏州，得黄野鸿集读之，乃其集中句也。不知何以入梦，亦奇矣。田实发题孟庙云：“孔门功冠三千士；周室生当五百年。”亦佳。

曾子祠中楹联云：“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传，万世咸承厥训；超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外，一人独得其宗。”又一联云：“衍一人忠恕之心传，学惟省贯；开万世治平之事业，道极明新。”

济宁州之仲家浅，为子路故里也。有仲氏祠，联云：“允矣圣人之徒，闻善则行，闻过则喜；大哉夫子之勇，见危必拯，见义必为。”

卫辉府之宜沟驿，为子贡故里。有端木子祠，联云：“性道在文章，深造自得；廉平称治绩，遗爱无穷。”

吴信辰有颜氏祠堂联云：“馨香分郭外之田，夕膳晨馐，讵敢作拾尘野祭；展拜守家中之训，左昭右穆，何须繙争坐名书。”自注：“上联用陆机‘拾尘惑孔颜’句，下联用颜之推《家训》及颜鲁公《争坐帖》事。”又樊氏祠堂联云：“薄稼圃而不为，宜善会先贤之意；敬鬼神而仍远，当恪尊乃祖所闻。”

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有集《四书》句者，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最著于时。语似正大，不知帝之好读《春秋》，正史亦无明文，惟裴松之引《江表传》云“公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而已。“学孔子”语亦泛而无当，不得谓之佳联。若“旧官宁改汉；遗恨失吞吴。”又“汉家宫阙来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又“吴宫花草埋幽径；魏国山河半夕阳。”皆集句之浑成者。然先主閟宫、丞相祠堂未尝不可移用，又不若“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国衣冠拜冕旒”二句较为雅切。又记有一联云：“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后文宣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可包一切扫一切矣。吾乡龚海峰先生景瀚有句云：“赫厥声，濯厥灵，无师保如临父母；天所覆，地所载，有血气莫不尊亲。”亦尚非俗调也。

商邱宋文康公权过蒲州，谒关庙，见一联云：“怒同文武；道即圣贤。”公以对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梦神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此事见《筠廊偶笔》。恐系文康托梦以神其事。按：《三国志》本传有“威震华夏”语，似亦可对“志在春秋”。又记有一联云：“圣以武成名，刚毅近仁，于清任时和中更增一席；学于古有获，春秋卒业，在诗书易礼外别有专经。”语亦矜重，然究嫌“春秋”云云，涉稗官气也。

西湖金沙港之关庙在南山北山之中，胡书农学士敬联云：“圣至于神，荐馨历千载而遥，如日月行天，江河行地；湖开自汉，崇祀值两峰相对，有武穆在北，忠肃在南。”又岳庙之左亦有关庙，其门联云：“德必有邻，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择主，鼎足定汉室君臣。”缪昌期手笔也。

河南许州八里桥有关帝庙，壁有画像：帝骑马居中，曹公及张辽等分立两旁，酌酒饯行。有长联云：“亦知吾故主尚存乎？从今日遍逐天涯，且休道万钟千驷；曾许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又肯忘樽酒绨袍。”此联最著于人口，此事亦见正史。然史但云“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及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帝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并无酌饯赠袍之举。此殆铺张《演义》之言，而忘其非事实也。梁应来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其“组织本传，别有机杼”，过矣。

彭春农学士邦畴曰：“先文勤公视学江苏，撰署中关帝庙联云：‘兵法读春秋，必有文事；官箴严月旦，无作神羞。’又为一刹题句，其正殿奉关帝，左右祀火神、龙神。联云：‘心之光明犹火也；神而变化其龙乎！’皆就地起义也。”

有传关帝乩笔一联云：“史官拟议曰矜，误矣，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后世尊崇为帝，敢乎，论春秋大义，还是汉臣。”按：此才人之笔，托名于降乩者也。陈寿《三国志》评云：“关、张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报效曹公，张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关刚而自矜，张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此联为帝辨“矜”字，其意甚善。然“视如无物”云云，则仍不脱“矜”字，似非帝所欲云。至我朝顺治间，封为“忠义神武大帝”。尊崇之典，实至昭代而极隆，非臣工所得拟议，故托诸乩笔，以示谦冲，庶为帝之所许欤？

吴信辰题关庙联云：“惠陵烟雨，涿郡风雷，在昔埙篪兴一旅；魏国山河，吴宫花草，于今蛮触笑三分。”语颇壮丽。然亦嫌“埙篪”二字装点，未免有《演义》语横梗胸中也。余小霞曰：“若改‘埙篪’字为‘同袍’，改‘蛮触’字为‘裂土’，则无遗憾矣。”

《熙朝新语》载：“山东庠生张大美奉关帝甚虔，病中梦入关庙，见帝著本朝衣冠理事。有顷，呼张名语之曰：‘吾庙中楹柱对联肤泛俚俗，甚不惬意。尔与吾有香火缘，其为吾易之。’张跪诵一联云：‘数定三分，扶汉室削吴吞魏，辛苦备尝，未了平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朝伏寇降魔，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帝深加叹赏，曰：‘此四十二字，尔来岁当知好处也。’次年乡试，首场张构思未就，倦而假寐。梦帝肘之曰：‘起，起！尔忘对联字数乎？’张惊寤，文思沛然如夙构。榜发，中式第四十二名，适符联字之数。”

缪莲仙艮《涂说》载关庙一长联云：“识者观时，当西蜀未收，昭烈尚无尺土，操虽汉贼，犹是朝臣，至一十八骑走华容，势方穷促，而慨释非徒报德，只缘急国计而缓奸雄，千古有谁共白；君子喻义，恨东吴割据，刘氏已失偏隅，权即人豪，讵应抗主，以八十一州称敌国，罪实难逃，而拒婚岂曰骄矜，明示绝强援以尊王室，寸心只在自知。”莲仙称此联可泣可歌，殊为溢美。词费则有之，而尚不轨于正。又秦涧泉学士大士联云：“三教尽皈依，正直聪明，心似日悬天上；九州隆享祀，英灵昭格，神如水在地中。”则四平八稳之句也。若世所传“不爱财，不爱酒”一联，直是委巷荒唐之语，所当亟为别裁，而俗流颇多脍炙之者，不得不附录而辨之。世所传乩笔联云：“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妇人，是个老头陀，只因眉宇间带两字英雄，担搁了五百年入山正果；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好场大冤孽，若非胞胎里有三分痴钝，险些做十八滩顺水行舟。”

富阳缑岭，即王子晋吹笙处。旧有关帝庙，邑人葺而新之，或悬一联云：“此吴地也，不为孙郎立庙；今帝号矣，何须曹氏封侯。”相传为邑之胡明经所撰，惜忘其名。孙权为富阳产，故出句云尔。

闽浙交界仙霞岭巅关庙最著灵异。联扁极多，惟周栎园先生亮工一联熟在人口。句云：“拜斯人，便思学斯人，莫混帐磕了头去；入此山，须要出此山，当仔细扪著心来。”盖此间闽谚本有“到来福地非为福，出得仙霞始是仙”之句，故对语即同其意。自国初至今，有献新联者，即将旧联撤去。惟此联屡经修饰，无敢易之者。然实非雅音也。忆过甘肃之六盘山，径路酷似仙霞，而高亦相埒。岭巅关庙亦有此联，却不题周款，不知此语何以不胫而走如是。

有作关夫人庙联者云：“生何氏，没何年，盖弗可考矣；夫尽忠，子尽孝，可不谓贤乎！”颇著于人口。按：此事羌无故实，不得不用活笔。然据冯山公景所记，则关夫人自有姓。作者亦未见冯记耳。今附录《筠廊偶笔》中一条，以广见闻。云：偶得蒲州朱牧所撰《关侯祖墓碑》，事奇而文不雅驯，以示吾友冯山公。山公走笔作记一篇，庶足与侯并不朽矣。记曰：“天之生圣贤也，必钟祥于世德之家。故大孝尊亲，咸思贻父母令名。予尝慨汉寿亭侯生而忠贞，没为明神，庙貌遍宇内，血食绵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独阙轶无考，侯在天之灵必有衋然隐痛者。予每遇河东博闻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读书塔庙。塔庙，侯故居也。昌昼梦侯授以‘易碑’二大字，惊而寤。见浚井者得巨砖碎之，砖上有字。昌急合读，乃纪侯之祖考两世讳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主朱旦。朱旦作《关侯祖墓碑记》，记中载：‘侯祖石磐公，讳审，字问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宝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训其子，卒于桓帝永寿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讳毅，字道远。性至孝，父没，庐墓三年。既免丧，于桓帝延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长，娶胡氏，于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昔赵宋时，刘廷翰官贵，当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不皆逮事，忘其家讳。太宗为撰名，亲书赐之，载在《宋史》，以为美谈，亦以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载圹石，章章可考，顾忍轶之哉。’”

世传张桓侯工书法，有《刁斗铭》甚工。又有流江县纪功题名二十二字，亦侯所书。又俗传侯之后身在唐为张睢阳，在宋为岳忠武。故吴信辰作庙联云：“雄猛让一人，武善提戈文握管；精英传万世，唐曾显姓宋留名。”

文昌祠之神，道家以为张仲后身，又以为梓潼度世。其实今所祀之文昌，则星象也。古祠属之天神。祠庙遍天下，而列之祀典，则自我朝嘉庆六年始。仪文与关庙同，而海内私庙之多，亦与关庙等。程春海侍郎恩泽一联最为典切，面面俱到，无能出其右者矣。句云：“宇宙大文章，源从孝友；古今名将相，气作星辰。”盖无一字无来历也。

苏州文昌宫联云：“天惟阴骘下民，止于仁，止于敬；帝乃诞敷文德，作之君，作之师。”扬州贺园之西有梓潼殿，襄平高景来士钥联云：“积忠孝以成神，典桂籍科名，予夺后先，十五国文章司命；举阴骘而垂训，鉴槐区德行，权衡富贵，亿万年造化枢机。”又孙文定公嘉淦联云：“天开参井文章府；星焕山河孝友师。”又郭频伽麟集句联云：“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文选句下有风雅，上有日星。唐文”亦典重不佻。

苏州有泰伯庙，而湖北亦有至德祠。联云：“违亲不孝，背君不忠，敢辞瘴雨蛮烟，采药当年心最苦；传季而王，偕仲而霸，岂意吴头楚尾，瓣香到处德维新。”又无锡泰伯祠联云：“勾吴分土惟三，端委垂型，梅里肇基名最古；迁史世家第一，云仍衍绪，华陂崇祀惠无疆。”秦鹤所题也。

闻广东省城真武庙有苏文忠公手书一联云：“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语意岸异，非凡手所能，而是否苏笔，尚须向粤东人考之。

黄鹤楼中奉纯阳吕祖。百文敏公百龄联云：“教孝教忠，何殊十七世士夫，显示化身扶正道；为溪为谷，直把五千言文字，参同妙契指迷津。”或疑以纯阳比文昌为过，然同为道教宗主，何必强为分别。嘉庆年间敕各直省建立赞化宫，奉祀纯阳，仪节与文昌等，则相提并论，岂为过乎？又黄文炳联云：“遇有缘人，不枉我望穿眼孔；得无上道，只要汝立定脚跟。”

余家有魁星阁，上悬黄石斋先生所画魁星像一轴。笔墨雄伟，迥异恒蹊。惟足踏梅花一枝，不知所取。或寓“梅占百花魁”之意。余集杜、白句为联云：“彩笔昔曾干气象；文昌新入有光辉。”后晤一客云：“前人已有此集句也。”吴信辰魁星阁联云：“笔足代耕，不厌兼金归掌握；文能行远，何妨只履上云霄。”虽切而近俗矣。

观音大士祠联最多，惟京师陶然亭中数联胜于他处，而均忘撰者姓名。联云：“法云广荫无遮会；慧日高悬有相天。”又云：“泡影乾坤，妆成宝相；色香世界，幻出空花。”又云：“莲字岧峣，去天尺五临韦曲；芦塘淼漫，在水中央认补陀。”则雅切陶然亭景物矣。

张芥航河帅题大士祠联云：“真实不虚，大慈悲度一切苦厄；意识无界，空色相现五蕴光明。”又张南山郡丞维屏撰千手千眼观音联云：“菩提今菩提，具大神通，忽现千般手眼；自在观自在，是真佛力，总由一念慈悲。”又德清慈相寺内一联云：“即色即空，现慈悲相，吾无隐尔；是万是一，具手眼人，自能辨之。”

燕子矶永济寺中亦有观音大士像，柱联云：“音亦可观，方信聪明无二用；佛何称士，须知儒释有同源。”忘却何人所题，殊有妙悟。

西湖中天竺白衣殿，即送子观音院也。魏春松观察成宪联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杨柳；朱芾男子，天上石麒麟。”语特古异。又俗传一联云：“我具一片婆心，抱个孩儿送汝；你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虽近俚语，亦是渡世慈航。百文敏公最喜述之。缘此事本近俚俗所为，则联语亦不妨相题而制耳。

诸葛忠武侯庙有集句一联云：“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又一联云：“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与？”皆能恰称身分，胜读陈承祚史评矣。又有一联云：“伊吕允堪俦，若定指挥，岂仅三分兴霸业；魏吴偏并峙，永怀匡复，犹余两表见臣心。”

陈东桥孝廉为余述，灵川县有诸葛祠联云：“梁父吟成高士志；出师表见老臣心。”又云：“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像，万古清高。”忘却撰者姓名。

京师翰林院、礼部、国子监各有土地祠，并祀韩文公。不知起于何时。法祭酒法式善联云：“起八代衰，自昔文章尊北斗；兴四门学，即今俎豆重东胶。”彭司业定求联云：“进学解成，闲官一席曾三仕；起衰力任，巨制千秋本六经。”则皆为国学制也。

南河云梯关为淮、黄入海之路，余备兵淮海时屡经其地。关旁有禹王庙，庙内有台，为乾隆初年权河督卓亭公所建，题曰“平成台”。公名完颜伟，其裔孙麟见亭麟庆于道光年间继为河督，题联云：“与水不争能，力尽八年惟注海；升堂思肯构，目穷千里更登台。”

清江浦亦有禹王台，浦中一胜景也。麟见亭联云：“洪水想当年，幸怪锁洪湖，十万户饭美鱼香，如依夏屋；清时思俭德，祝神来清浦，千百载泳勤沐泽，共乐春台。”

清江浦四公祠，奉敕建。祀靳文襄公靳辅、齐恪勤公齐苏勒、嵇文敏公曾筠、高文定公斌也。麟见亭联云：“本来上界神仙，喜功德在民，辉联俎豆；同是盛朝臣子，愿灵明诱我，绩奏江湖。”

淮渎庙在洪泽湖心，龟山之麓。巫支祈井即在殿前，上封以石。旧有宋金臂禅师所建无梁殿及铁罗汉百余尊，久没于湖。道光年间，麟见亭起出罗汉二十四尊，钟、镬各一具，建寺奉之。纪以联云：“巫支祈井底深潜，澜恬洪泽；阿罗汉波间重出，福佑清淮。”

榷树湖神庙在宝应县汜光湖滨。庙门前有榷树一株，相传乾隆三十年南巡遇大风，曾维御舟于此，遂锡封建庙。道光间，麟见亭出守新安，阻风江口七日夜。梦三神同舟，许助顺风。次日，果泊西梁山。后督南河，过宝应，入庙谒神，宛然其貌。因纪以联云：“示梦记江头，曾许我一帆风顺；安澜遍河上，愿长此大树春荣。”

兰素亭河帅第锡撰南河风神庙联云：“圣世不鸣条，默佑湖河占利涉；神功常应律，潜调寒燠叶休征。”

太皞陵在陈州府，郡守王掌丝联云：“泄造化之机缄，万世文章开易象；规山川之形胜，千秋陵寝奠淮阳。”邑侯麦祥联云：“后天地而生，朱圉犹堪寻圣迹；立帝王之极，白云常此护灵墟。”

卫辉府有比干墓，世所传宣圣题碣者也。城北又有比干庙，有长联云：“君德难回，当此众叛亲离，若但如微子去，箕子奴，无以激亿万人忠贞之气；臣心不死，即兹魂飞血溅，犹将以周日兴，殷日丧，上诉诸六七王陟降之灵。”词旨激昂，然颇似时文家两小比矣。

邯郸黄粱店有吕公祠，百文敏公联云：“万井烟浓，人间正熟黄粱饭；四山云起，天上应开白奈花。”

余屡过邯郸，谒吕仙祠，记得有黄粱梦亭，中悬旧联，云：“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亦警世语也。

汲县白云阁上奉吕祖像，陶云汀宫保联云：“杯前三尺青蛇，仙会恍游蓬岛路；笛外一声黄鹤，我来犹记洞庭秋。”又联云：“卅二色神仙宝光，也似佛，也似儒，出世还入世；五千言道德真嗣，亦称师，亦称祖，可名非常名。”按：宫保素不喜道家言，而撰联乃谛当如此。

永平府在商为孤竹国，城外有夷齐庙。余于嘉庆二十三年扈跸过此，因得入庙展谒。有旧联云：“兄让弟，弟让兄，父命天伦千古重；圣称贤，贤称圣，顽廉懦立百世师。”属对如生铁铸成。

大明湖中有铁公祠。讷近堂中丞讷尔经额联云：“大节凛东藩，四百载至今如昨；崇祠留北渚，万千劫虽死犹生。”大明湖后有钟离楼，不知何名。联云：“养性承天，仙教源流通圣教；修真得地，济南风景赛终南。”又千佛山中有碧霞宫，联云：“山高则配天，阳鲁阴齐资化育；坤厚故载物，西河东海仰生成。”

济南城北有北极阁，远对千佛山，俯瞰大明湖，枕城而立，为会垣最高处。有集句联，云：“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可谓工而切矣。

汪文端公由敦有东岳庙一联，云：“云行雨施，不崇朝而遍天下；理大物博，祖阳气之发东方。”熔铸经传之文，亦自名贵。相传是赵瓯北翼代拟，文端以之进御耳。

张文端公英未遇时，过华山，题陈希夷庙云：“天下太平无一事；山中高卧有千秋。”语意便自不凡。

绍兴上虞县虞姬庙有对联，云：“今尚祀虞，东汉已无高后庙；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此倪文贞公所撰也。光武时，斥吕后，而以文帝母薄太后配祀高帝，出语用之。

浙江曹娥庙大门有联云：“事父未能，入庙倾诚皆末节；悦亲有道，见吾不拜也无妨。”传为乩笔。又或以为徐青藤先生所作。

庙祀--下

大兴朱文正师撰杭州西湖朱文公祠联云：“由孔孟而来，二千年卫道传经，独振斯文统绪；当光宁之世，五十日格非陈善，允宜此地烝尝。”

边育之仪部廷英撰朱子祠联云：“大哉夫子之功，百世权衡，六经羽翼；远矣斯文之统，周程私淑，孔孟闻知。”

长沙有屈、贾二公祠联云：“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骚可为经，策可为史，经天行地大文章。”分贴二公处，浑成可喜。

岳麓寺三闾大夫祠有秦小岘侍郎瀛联云：“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

眉州三苏祠中楹联林立，殊少佳构，惟大门有张鹏翔一联云：“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最为大雅。又乾隆中州牧蔡宗建一联云：“是父生是子，家学一门，自昔声名弥宇宙；难兄更难弟，象贤两世，至今俎豆重乡邦。”稍可。又刘锡嘏集句一联云：“江山故宅空文藻；父子高名重古今。”亦佳。

陶云汀宫保澍云：“益阳郭都贤，字些庵，前明天启进士，巡抚江西。甲申后为僧，自号顽石。”其名附见《明史--左良玉传》，魏叔子之师也。叔子集中有《上郭天门先生书》，即其人。益阳各庙寺多有顽石所题楹帖。如桃花江东林寺门联云：“洗菜莫教流去叶；见桃犹记旧曾花。”又，浮邱山祖师殿联云：“中国有圣人，是祖是师，咄咄西来东土；名山藏帝子，亦仙亦佛，元元北镇南天。”

吴中多周公瑾祠，有自夸其撰联之工者，云：“顾曲有闲情，不碍破曹真事业；饮醇原雅量，偏嫌生亮并英雄。”余谓“既生瑜，何生亮”语出《三国演义》，史传中并无其事，本传历叙公瑾运筹决胜，绝无与诸葛交涉一言。惟《鲁肃传》载：“肃迎刘备于当阳，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数语而已。大抵瑜、亮之评，前明即有之，故王渔洋《古诗选--凡例》及尤西堂《沧浪亭诗序》皆袭用之。且如落凤坡，亦出演义，而《广舆志》误收之，渔洋遂有《落凤坡吊庞士元》诗矣，何况余子。若《桃符缀语》中所载一联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十四字，却落落大方。

蜀中姜伯约祠有联云：“九伐竟无成，心师武侯，能继祁山六出志；三分不可恃，计诛邓艾，已复阴平一败仇。”

广东省城龙王庙有福文襄郡王联云：“田鼓祝桑麻，丹荔黄蕉隆肸蚃；云旗回岛屿，珠宫贝阙奠灵长。”可谓工丽。阮芸台先生联云：“神德庇三农，统天田以乾象；思膏流百粤，兴云雨于雩坛。”则纯用经语，陈义自高。近卢敏肃公坤亦有联云：“嘉澍庆知时，仰神赞天功，灵嘘元气；大田歌既渥，看泽周南海，福庇东瀛。”

潮州双忠祠祀张、许二公，联云：“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语，颠扑不破。张南山云：“粤东文、谢二公祠中亦悬此联。”

广西伏波庙最多，皆祀马文渊。或云：“路博德亦为伏波将军，其有功于岭外，更在马文渊之前。”然粤民意中皆有马无路。张南山诗云：“伏波汉将并流传，铜柱勋名后胜前。都尉有灵应退让，千秋人念马文渊。”余小霞州判应松作横州大滩伏波庙联云：“铜柱镇鸢飞，顾盼生风，意气真能吞浪泊；金门留马式，男儿报国，姓名何必与云台。”同一意也。惟费衮《梁溪漫志》云：“后汉马文渊、路博德，皆尝为伏波将军，又皆有功于岭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东坡作碑，谓两伏波均当庙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图志》，以睢阳双庙为例。今祀两神，盖义理当于人心。虽是时正讳东坡议论，而亦不能废也。又刘克庄诗云：“缅怀两伏波，往事可追纪。铜柱戍浪泊，楼船下湟水。时异非一朝，地去亦万里。山头博德庙，今为文渊矣。”按：以路、马当并祀，自是专指岭南。考之史，路博德由桂阳下湟水，是今湖广入广东道，固未尝至广西。且博德下南越，于岭外各郡，仅招集而已。而马文渊所过岭西，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是其泽之被于岭西独深，岭西之专祀固宜，非可与岭南一例论也。

杨紫卿明经季鸾薄游粤西，有柳侯庙楹帖云：“才与福难兼，贾傅以来，文字潮儋同万里；地因人始重，河东而外，江山永柳各千秋。”词意超脱。相传柳侯庙有旧联云：“双柏仰清标，长忆养人如树；一池寻故迹，同欣凿井得泉。”盖庙即在罗池上。又旧有双柏，今存其一云。

柳州刘司户祠联云：“古犹登第厚颜，安知今之必异；鸟尚衔枝封陇，可以人而不如。”相传司户以勤民野死，有鸟衔枝，蚁负土，顷刻而成坟。下联即其事也。

潮州韩公祠联云：“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紧切潮州，移易他处昌黎祠不得。

无锡惠山之麓，有尤文简公袤祠，其旁为锡麓书堂，秦小岘侍郎刻公手札，陷石祠壁。顾晴沙光旭题联云：“依然锡麓书堂，南渡文章，上跨萧杨范陆；允矣龟山道脉，东林弦诵，同源濂洛关闽。”

胡文昭公瑗祠有孙文靖尔准题联云：“文宣聿启文昭，木铎千秋，教著江河日月；有虞肇开有宋，云仍万祀，道垂礼乐诗书。”邵文庄公宝祠有秦小岘题联云；“疏许立身，一饭心常悬北阙；功存讲学，半弓地已辟东林。”

无锡有四中丞祠。始为周文襄公忱专祠；后乃增入海忠介公瑞为周海二公祠；继又移周公孔教祠于此；康熙末年，并祀汤文正公斌，称四中丞。邹晓屏炳泰题联云：“德泽沛三吴，百利俱兴，万姓讴歌如昨；勋名崇两代，四贤济美，千秋俎豆常新。”

无锡李忠定公纲祠，即公少时读书处也。费文恪公淳题联云：“望重三朝持亮节；书成十事秉丹心。”又有李曜联云：“文克经邦，武克定乱，勋名过开元宰相；忠以辅主，哲以保身，理学推大宋名儒。”又有顾端文公宪成祠，顾晴芬侍郎皋题联云：“立朝与天子宰相争是非，悉宗社远谋，国本重计；居恒共师弟朋友相讲习，惟至善性体，小心工夫。”

顾洞阳可久祠，顾晴沙题联云：“教成于家，溯三国六朝，光昭世德；慎追乎远，本一门双义，佑启后人。”又梁山舟学士同书题联云：“事君以道，无惮杀身，昔人称锡谷四谏之冠；当官而行，不求利己，后世高碧山十老之风。”

谢默卿元淮令无锡时，修南门外水仙王庙，并题联云：“牧民资保障，自公至始筑城垣，捍患御灾，当首数蓉湖名宦；守土展明禋，况我来忝同籍里，报功崇德，只心仪枌社先贤。”又一联云：“遗爱成神，比诸南国甘棠，苹藻洁蠲民罔替；降康祈福，荐以西湖秋菊，梓桑恭敬我尤宜。”按：水仙王，姓王名其勤，号少月，松滋人，前明进士，嘉靖间令无锡，倭患方亟，而县城久未建，自公至，首倡议建之。工甫竣而倭大至，民赖以全。又丈量通境，以定田赋，邑民乐业，以至于今。盖锡山第一名宦也。默卿亦松滋人，后二百年，继公宰是邑，故言之亲切如此。

无锡惠山有邹忠公浩祠，公弟泂始迁居无锡也。汤文正公题联云：“六经万户千门，只慎独两言，上接泗滨，下肩伊洛；三疏九年再窜，痛引裾一袂，晓行岭海，夜渡潇湘。”

扬州梅花岭下史忠正公可法祠，蒋心余太史士铨题联云：“读生前浩气之歌，废书而叹；结再世孤忠之局，过墓兴哀。”又墓柱联云：“心痛鼎湖龙，一寸江山双血泪；魂归华表鹤，二分明月万梅花。”又不知姓名一联云：“殉社稷，只江北孤城，剩水残山，尚留得风中劲草；葬衣冠，有淮南抔土，冰心铁骨，好伴取岭上梅花。”

谢蕴山启昆知扬州时，修葺史阁部祠墓毕，梦阁部来见，因问：“为公修葺祠墓，公知之否？”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责也。然要非俗吏所能为。”问己官位，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问：“将来有子否？”曰：“与其有子而名灭，不如无子而名存。”因问：“公祠中少一联，应作何语？”曰：“一代兴亡关气数；千秋庙貌傍江山。”谢为书丹勒石，今存祠内。

明季，南都破时，江阴阎典史，孤城死守月余，始殉难。我朝赐谥立祠，堂中有联云：“七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义，存大明一百里江山。”相传临难时所自题也。

西湖岳坟前，有铁铸秦桧夫妇及万俟卨、张俊四像，镌姓名于胸次，跪于门外。有松江徐氏女题楹柱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闻丹阳陈少阳墓亦铸铁人，肖汪伯彦、黄潜善；嘉靖间，南安郑普过之，题楹柱云：“丹陛披肝，千古纲常可托；荒庭屈膝，两人富贵何为。”二像应笔而仆。然则愧耻之心，汪、黄犹未泯矣。

彭文勤公联云：“旧事总惊心，阶前桧贼；感时应溅泪，庙侧花神。”是题西湖之岳庙。吴云樵侍郎芳培联云：“千秋冤狱莫须有；百战忠魂归去来。”是题汤阴之岳庙。对语各切其地，不可移易。

西湖葛岭下有洪忠宣公皓祠。《钱塘县志》载：“忠宣于建炎初使金，不屈，历十五年始放归，赐宅西湖葛岭后，后人因就地建祠。”我朝雍正九年，李敏达卫重修，并书一联云：“身窜冷山，万死竟回苏武节；魂依葛岭，千秋长傍鄂王坟。”亦自确切。

杭州城隍庙在凤凰山上，地势高敞，西湖即在眼底。徐文长撰楹联云：“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或云绍兴府城种山蓬莱阁亦有此联。

温州府城外滨江，江中有小岛，即谢康乐诗之孤屿也。屿中有江心寺，风景极似金山。朱沧湄文翰联云：“长与流芳，一片当年乾净土；宛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台。”寺相传宋恭帝曾驻跸于此。旁为文信国公祠，有联云：“孤屿有邻，喜得卓公称后死；严陵在望，直呼皋父哭先生。”缘祠左即卓忠毅公敬祠也。又有一长联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谊若龟鉴，忠肝若铁石；敢问何为浩然之气，镇地为河岳，丽天为日星。”盖信国公大魁日，出王伯厚之门，“古谊”二句，即其卷中批语也。不独“忠肝铁石”，信国能践斯言；而伯厚之具眼知人，亦若龟鉴矣。又卓忠毅公祠联云：“祠接谢亭，亦有文章惊海甸；忠符信国，并悬肝胆照江心。”

《茶余客话》载王文成公题于忠肃祠一联云：“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吊英贤。”书法遒劲，杭人传为文成少时真笔。《西湖志》又载杨鹤于一联云：“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孤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语皆悲壮。近彭文勤公亦题一联云：“赖社稷之灵，国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继之。”则史评也。

山右河津县薛文清公瑄祠有一联云：“开绝学于胡叔心陈公甫王阳明之前，享祀方堪从庙庑；集大成于西河氏太史公文中子之后，诞灵应不愧河津。”黄星斋宅中为余所述如此。

吴门有许将军远祠堂，中一联云：“待张巡若同胞，先死后死，与常山平原义分一席；恨李翰不作传，大书特书，赖紫阳涑水笔补千秋。”

余在吴中修沧浪亭，郡人士复于亭右建五百名贤祠，以五百名贤像刻石嵌诸壁，始自周季札及言子，逮我朝名宦乡贤凡五百余人，春秋致祭，亦一时盛事也。余曾为之记，陶云汀抚部为之联云：“非关貌取前人，有德有言，千载风徽追石室；但觉神传阿堵，亦模亦范，四时俎豆式金阊。”又郡中后学裔孙合题一联云：“百代集冠裳，烁古炳今，总不外纲常名教；三吴崇俎豆，维风励俗，岂徒在科第文章。”则孙子和茂才义钧撰句也。

苏州虎邱新修白公祠，即顾伊人塔影园旧址也。贺耦庚方伯长龄联云：“唐代论诗人，李杜以还，惟有几篇新乐府；苏州怀刺史，湖山之曲，尚留三亩旧祠堂。”

苏州郡学之旁有名宦专祠四所，祠各有像，岁久倾阤剥蚀。余下车即属长洲令王槐午锡蒲重修，工竣，槐午索余各纪以联。韦公祠云：“唐史传偏遗，合循吏儒林，读书不碍中年晚；苏州官似谥，本清才名德，卧理能教末俗移。”白公祠云：“讽谕岂无因，乐府正声熟人口；行藏何足辨，名山大业定生前。”有疑行藏句太空者，余曰：“谁辨心与迹，非行亦非藏，即用香山诗意，但非注脚不明耳。”况公钟祠云：“姓字播弦歌，韦白以来成别调；功名起刀笔，萧曹自古是奇才。”陈公鹏年祠云：“洛蜀任分门，惟楚有才，增赋肯凭官似虎；河淮方夺路，如尊乃勇，拯民忍使国无鸠。”

宋漫堂题范文正公祠联云：“兵甲富于胸中，一代功名高宋室；忧乐关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苏台。”

露筋祠中联扁林立，就余所见者，以陈曼生郡丞鸿寿所集“江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十字为工。黎湛溪河帅亦欲集成一联，举王渔洋“门外野风开白莲”之句，属余觅对，余以杨升庵“庭前夜雨弄孤筿”句奉应，河帅首肯，谓意境相称，时代亦不相悬也。然王句是露筋祠本事，杨句实未能恰配，故亦未悬挂。

无锡金匮合建贞节祠，林少穆抚部则徐题联云：“盛典继毗陵，表千秋潜德幽光，长使冰心昭炜管；新祠崇惠麓，聚两邑贞姬淑媛，群钦风节树香苏。”

古无出痘之说，史传备载人体貌，独无言面麻者。自唐会昌中，泉州陈黯十三岁，自咏痘花诗云：“玳瑁应难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满面与装花。”诗载《文苑英华》，此痘事之始见于书者，今则为寰区通病矣。有作痘神庙联云：“到此日方辨妍媸，更向鸿蒙开面目；过这关才算儿女，还从祖父种根苗。”亦未经人道语也。今人家称出痘为出宝，又为天花，故吴信辰痘神庙联云：“宝痘匀圆，喜个个金丹换骨；天花消散，愿家家玉树成林。”

吾乡汀建山村中，每数里必有关庙，庙多塑像，旁必有周将军立像，即世称周仓者。亦间有周将军专祠，辄著灵异，而庙中联语皆鄙诞不经。缘其事仅见演义，正史中并无其名。考《吴书--鲁肃传》载：“肃往益阳，与关相拒，肃邀关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俗传关帝单刀赴会自缘此语而讹耳肃因责数关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兵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操刀起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按是人姓名不传，演义似即据此敷衍为周仓事。然纪文达师笔记中称元鲁贞作汉寿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则其来亦已久矣。比至桂林，偶与余小霞谈及。小霞述其权荔浦令时，于城外周庙题一联云：“当蜀吴魏之交，扰攘一时能择主；附刘关张而后，偏裨千古竟传名。”诚雅制也。

江右管未亭学宣守常德，其乡人为铁柱宫即许真君庙求楹贴，管书云：“君身自是有仙骨；我犹未免为乡人。”吴舫翁云亦有句云：“微斯人吴其为沼；赖此老海不扬波。”

闽浙分疆处为枫岭，景最幽峻。岭巅祀五显神，极著显应，俗皆呼为五显岭。李笠翁云：“盘折嵯峨，甲于诸岭，由麓徂巅，愈转愈胜。”庙中神鬼，诸像毕备，观者生恐怖心，故余为之联云：“远看疑画，近看似诗，及至身到其间，又觉诗画都无著手处；善者敬神，恶者畏鬼，究竟皆非异物，须知神鬼出在自心头。”

乾隆十九年，周文恭公煌奉命册封琉球，使舟至姑米洋，遇飓风，触礁柁折。时既昏黑，兼大雷雨，帆叶厨棚吹落殆尽，倏见海面一灯浮来，众悉呼曰：“天后遣救至矣！”须臾舟定。同舟二百余人，举庆更生。舟进姑米港，谒庙行香，公献“愿大能成”四字扁，并撰联云：“神为德其盛乎，呼吸回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诚若水证平生。”

张南山题天后宫联云：“大海茫茫，到无岸无边，观于天，天高在上；飘风发发，正可危可惧，徯我后，后来其苏。”

张南山寄录城隍庙一联云：“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终古少完人。”曲体人情，不失与人为善之意。又吕仙祠一联云：“修到神仙，看三醉飞来，也要几杯绿酒；托生人世，算百般好处，都成一枕黄粱。”则旷达语也。

吴信辰工为楹联，杨蓉裳芳灿为选刻松厓对联一编，不乏清词丽句，所稍欠者超脱耳。今录其佳者，如题佛寺门云：“禅门无住始为禅，但十方国土庄严，何处非祗园精舍；度世有缘皆可度；果一念人心回向，此间即慧海慈航。”又佛堂云：“西方贝叶演真经，总不出戒定慧三条法律；南海莲花生妙相，也只消闻思修一味圆通。”又题西岩寺云：“色相出真空，眼界光明；震旦云霞围舍利，声闻归妙有，耳根清净，乾陀钟鼓应迦陵。”又题千手佛殿云：“一心念佛佛如来，鹤唳猿啼，都演出三生妙谛；千手示人人不悟，龟毛兔角，直指开四大疑团。”又题佛堂云：“佛言三藐三菩提，礼此庄严，即可承三生度脱；人贵一喷一醒豁，除他挂碍，何难证一味圆通。”又题锺离祖师殿云：“一朝弃甲成仙，不用偏裨传两晋；万劫衔杯乐圣，聊将散汉著三唐。”又题财神庙云：“蕴玉函珠，善贾固皆蒙乐利；心耕笔织，寒儒亦可荐馨香。”又题临洮常山大王庙云又称龙神庙：“义胆大于身，陷阵摧锋，在昔号常山虎将；忠魂符厥号，兴云降雨，至今冠洮水龙神。”又题织神庙云：“改草衣卉服之观，人间温暖；极错采镂金之妙，天下文明。”

或传扬州华陀庙楹联云：“元龙币聘以来，泽被广陵，到此日青囊未烬；孟德头颅安在，烟消漳水，让先生碧血常新。”

廨宇

内阁汉票签处有旧联云：“天下文章莫大处；龙门声价最高时。”为诸城刘文正公所书。道光二年毁于火，后陈荔峰阁学嵩庆重书，悬于圆明园直庐。

翰林院署有联云：“仪凤祥麟游集盛；金书玉字职司勤。”为何义门学士所书。

礼部仪制司堂联云：“在官言官，议事以制；隆礼由礼，慎乃攸司。”集经语颇浑成，然微嫌“议事”与“慎乃”作对，虚实字尚不甚匀称也。

程春庐同文在兵部职方司最久，公正为同署所推，有联云：“有备师干，驾驭当资军纪肃；不苛公过，权衡常惜将才难。”可以知其风旨矣。

兵部汉本房事繁而职要，与他部本房迥殊。凌虚台铨联云：“为机务总其成，按日具题，子细上尘乙览；与戎曹分厥任，经年缮写，辛勤下协寅恭。”又兵部署中关帝庙联云：“九伐威名襄夏政；千秋正统凛春王。”上句移他处不得，下句以“春王”对“夏政”，亦巧而新。

《藤阴杂记》云：“彰仪门外普济堂，顺天府设以养孤独者，今饯行者于此茶话，堂联为姚端恪公文然题，云：‘但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奉天为陪都重地，并设五部，特缺天官耳。户部大堂联云：“典领三司，会合东都储国用；勤修六府，循行南亩赡民生。”兵部联云：“帝语如闻，惕厉官常临北极；天威可畏，严明军政肃中枢。”刑部联云：“体钦恤以明刑，秋肃春温惟国法；秉端平而弼教，青天白日见臣心。”

奉天府丞一职，实兼提督学政，故历任悉系儒臣。吾闽陈德泉先生治滋任此最久，题大堂联云：“地重邠歧，礼乐务还醇厚；学宗邹鲁，文章须探本原。”李沧云楘联云：“化衍西岐，佐治仰参儒雅；风清东海，抡才蔚起人文。”余叔太常公讳上国联云：“勉力为之，正人心，厚风俗，实惟根本；文治彰矣，拔真才，加训迪，勿懈功夫。”盖隐括历次奏折中朱批天语，以为敬谨服膺也。

彭宝臣浚视奉天学最有名，其去也，满汉士绅撰联送之，云：“名魁天下，化振陪都，本寿考作人，真教玉树琪花，陆离珊网；两度来游，一尘不染，藉文章造福，伫看兰芽桂蕊，次第瑶阶。”

奉天城中有沈阳书院，蒋丹林祥墀联云：“地近圣居，洙泗宫墙瞻数仞；基开王迹，镐丰钟鼓振千年。”

涿州距京师百里，凡由燕蓟南行者，由此分东西两路。城楼有联云：“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

曲阜衍圣公府大门联云：“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偕天下老，文章礼乐圣人家。”此前明李文正公东阳所题也。近有成哲亲王赠联云：“爵列三公荣衮黻；身通六艺绍箕裘。”毕秋帆尚书沅赠联云：“恩纪金鱼，永镇东山棨戟；祥征玉燕，常绵北海簪缨。”又承恩公恭大宗伯恭阿拉赠衍圣公联云：“守道不移金鼎重；居身常抱玉壶清。”闻是谢芗泉侍御振定所拟。又刘云房师视学山左时题联云：“到此都称香案吏；及时多种杏坛花。”

纪文达师笔记云：昔李又聃先生言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遗卷，诉于文昌祠，梦神语曰：“尔读书半生，尚不知穷达有命乎？”尝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姚安公怫然曰：“又聃应举之士，传此语则可；汝辈手掌文衡，传此语则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国题联曰：‘赫赫科条，袖里常存惟白简；明明案牍，帘前何处有朱衣。’汝未之见乎？”

彭文勤公视学浙江，撰署联云：“天地自成文，湖山有美；国家期得士，桃李无言。”盖学署仪门外遍植桃李，有牌楼题曰“桃李门”。今门额犹存，而联则久失之。

吾闽汀州试院后有参天古柏，岁久通灵，历任学使者皆致祭。纪文达师下车之始，亦循故事，瓣香甫荐，见有绯袍执笏神，隐隐树表，因题一联云：“参天黛色长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

纪文达师曰：余督学福建时，署中有笔捧楼，以左右挟双塔也。使者居下层，其上层则复壁曲折，非正午不甚睹物，遂为山魈所据。忆杜老“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多避明而就晦，因尽撤墙垣，使四面明窗洞启，三山翠霭，宛在目前。题额曰“浮青阁”，题联曰：“地迥不遮双眼阔；窗虚只许万峰窥。”自是山魈迁于署东南隅之会经堂矣。

桂林陈文恭公抚湘时，有题贡院堂联云：“矮屋静无哗，听食叶蚕声，敢忘当年辛苦；文星光有耀，看凌云骥足，相期他日勋名。”又有明远楼一联云：“矩令霜严，看多士俯仰低回，群嚣尽息；襟期月朗，喜此邦江山人物，一览无遗。”相传为李笠翁所作。吾闽贡院有一联云：“场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江南贡院联亦同此。余监临桂林乡试，亦录此联于门屏之间。或云是黄莘田先生任所制也。

京师贡院明远楼上有七言对联云：“夜半文光射北斗；朝来爽气挹西山”。此雅切京师，若移置他省，便不见佳。不知何人所撰，字则王觉斯所作也。

吕新吾先生坤陈臬中州时，有城门四联。东延和门云：“青帝布阳春，郁郁葱葱，生气溢沙随之外；黄堂流德泽，融融液液，太和在梁苑之西。”南文明门云：“万丈文光，北射斗牛蹑魁柄；三星物采，东联箕尾上台躔。”西宝成门云：“万宝告成，合耕夫织妇，白叟黄童，年年歌大有；五征来备，看东舍西邻，南村北疃，处处乐同人。”北钟祥门云：“洪涛来万里恩波，远抱崇墉浮瑞霭；元女注千年圣水，潜滋环海护生灵。”见《呻吟语--治道门》后。

衙署厅斋楹帖，有可当官箴者。如云：“当官期于物有济；凡事求其心所安。”“吏民莫作官长看；法律要与诗书通。”汪龙庄辉祖自题云：“官名父母须慈爱；家有儿孙望久长。”袁简斋自题云：“狱贵得情宁结早；判防多误每刑轻。”浙江藩署联云：“权衡江海，司牧名邦，时时思裕国泽民，何暇论湖光山色；黜陟幽明，承宣庶绩，念念存戴高履厚，更须持茹檗尝冰。”余在江苏藩署，亦有一联云：“爽气挹天平，国计民生如此象；雄藩称地户，湖光江色照余心。”抚桂林时，东偏有怀清堂，为百文敏公题扁。余配以联云：“怀哉惟清，既到此间须刻鹄；勤将补拙，敢云余暇可骖鸾。”

“名场似弈无同局；吏道如诗有别裁。”亦署斋联，却有别致。余小霞曰：“记得是无锡顾奎光句。”

张南山以名进士观政楚北，令黄梅时作大堂楹帖，云：“催科不免追呼，愿百姓早完国课；省事无如忍耐，劝众人莫到公堂。”仁人之言，蔼如也。

闻阮芸台先生言，视学山东时，见臬署一对联，极切而佳，句云：“晏婴齐仁人，一言而溥天下利；孔子鲁司寇，无讼当为百世师。”忘却作者姓名，余陈臬时，遍觅此联不得。苏鳌石廷玉继至，乃为刊榜于二堂，并跋所闻缘起云。

成果亭成格抚粤东，题厅事联云：“花竹一庭，是亦中人十家产；轩窗四壁，可无广厦万间心。”

阮芸台先生题江西藩署大门联云：“庚匡千里开生面；章贡双流照此心。”

浙江温处道署后有且园，是前官高韦之司寇其佩所辟。池榭清幽，花石秀野，司寇居而乐之，因以“且园”自号。粤东陈观楼先生昌齐题联云：“随意观风草；无心狎海鸥。”亦自含毫邈然。

州县署楹帖最多，非谀词，即俚语。记得一联云：“四野桑麻，不羡河阳花作县；一腔冰雪，偏教寒谷黍知春。”语独蕴藉，此为颂不忘规。

常州府署中有竹楼一所，某太守题联云：“未知明年在何处；不可一日无此君。”集句天成，且的是官斋中语。

成兰生世瑄守杭州时，厅事联云：“湖山在目，玉局曾来，又七百年于兹矣；冰雪为心，金科勿扰，斯二千石之职欤。”

伊墨卿先生秉绶守惠州，倡建丰湖书院，并重修永福寺、准提阁、元妙观，皆左近胜迹也。宋茝湾湘纪以联云：“万间广厦庇来新，问秀才老屋深灯，他日几逢贤太守；百顷平湖游者众，看后学洙情沂思，有人重起古循州。”又联云：“关心一郡衣冠，在诸公鼛鼓三年，敢言劳苦；回首十弓榛莽，见多土琴书四壁，得忘由来。”自注云：“此室为书院庀工处也，谨书其事。”又永福寺联云：“往来资白业；谈笑出红尘。”又准提阁联云：“文字有神揭星汉；圣贤以道证人天。”又元妙观联云：“此湖此水不深浅；放鹤招鹤成古今。”又丰湖书院二门联云：“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又三堂联云：“从来此地比洙沂，况拓开近水天光，四面春宜风浴；自后何人更苏翟，只认取前峰灯火，千秋名共湖山。”

伊墨卿先生在惠州，有惠政。尝自题郡署大门云：“天凛旦明，尚无惭于尔室；地名循惠，用顾畏乎民岩。”又题署中厅事云：“合惠循为一州，江山并美；种竹梅成三友，心迹双清。”又题永福寺云：“云鹤有奇翼；瑶草无尘根。”又题陈文惠公尧佐祠云：“没世不忘真宰相；荒亭犹属旧诗人。”按宋相国陈文惠公前守循州时，于署东建野吏亭，后人即于亭旁立公祠，岁时祀焉。

杨砚芬希铨守惠州，集禊帖字，题永福寺云：“永世有因，大悲观自在；诸天无相，极乐仰文殊。”又题元妙观云：“兰宇既清，竹林亦静；诸天不老，大地长春。”

惠州东坡亭有嵇二泉承志题联云：“忠爱著朝端，即蜑雨蛮烟，魂梦仍依北阙；文章行海外，想赋诗饮酒，勾留又在西湖。”

李兰卿都转彦章守思恩日，重建阳明书院。又辟西邕书院，饬所属各建劝农亭，百废俱修，均自撰楹联纪之。都人士集刊《榕园楹帖》一本。榕园者，即都转公余读书处也。今摘录其佳者如左。讲堂联云：“率土尽同文，愿此邦易俗移风，欲使偏陬如上国；登堂能讲学，与多士敦诗说礼，须知太守本书生。”实学斋集句云：“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实用斋云：“考古证今，致用要关天下事；先忧后乐，存心须在秀才时。”道古轩集句云：“居近识远，处今知古；研经赏理，敷文奏怀。”修志亭集句云：“清坐使人无俗气；读书何计策新功。”山谷、剑南藏书楼集句云：“蓄得奇书且勤读；忽逢佳士喜同游。”剑南、山谷船斋云：“池边小屋低于艇；江上青山峭似诗。”岚漪诗屋集宋句云：“能令水石常在眼；任有闲忙不负诗。”玉带桥集《诗品》云：“画桥碧阴，明漪绝底；绿杉野屋，好风相从。”修禊亭集宋句云：“聊开禊席临流水；又与风光作主人。”竹所集句云：“别开小径连松路；忽有朱栏出竹间。”王半山、刘后村诗屿集句云：“楼台四望烟云合；草木一溪文字香。”秦少游、林景熙明礼轩集句云：“有威可畏，有仪可象；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学文堂集剑南句云：“文能换骨余无法，学到寻源自不疑。”种桂堂云：“闻木樨香，何隐乎尔；知菜根味，无求于人。”惠泉义学云：“造物遍生才，直与杭人多惠比；圣功先养正，果逢山下出泉蒙。”南城钟鼓楼集宋句云：“句里江山随指顾；城南钟鼓斗清新。”西邕书院正学堂云：“儒馆辟边城，渐户多弦诵，士励廉隅，快养人材为世用；郡斋邻讲院，喜公暇论经，夜深闻读，不忘书味似儿时。”王文成公祠云：“七万人相庆更生，计农桑教化兵防，名世允推儒作将；十五卷共尊遗集，兼道学文章经济，此邦尤愿士希贤。”紫翠楼云：“顿看平地楼台起；忽送千峰紫翠来。”丰农亭云：“载酒遍催耕，愿无忘两字丰农，为政先劳原自近；索綯仍合力，正难得一家和气，力田孝弟本同科。”黄山谷祠云：“直道莫能容，却听雨登楼，薄醉平生无此快；大名长不死，慕落星结屋，论诗异代久相师。”武缘县小陆墟新修宣读圣谕亭云：“圣训敷言，知道在伦常，业先耕读；民劳思善，愿人勤守隘，俗革歌墟。”又驮崆等村劝农亭云：“加意减租徭，十二村中，尔宅尔田，保汝儿孙常足食；赴功烦版筑，三百里外，某山某水，守吾条约即良民。”又林村劝农亭云：“雍睦八家，同能服先畴，颇有乡风安古处；畲菑三岁，始永除后患，断无地角累升科。”宾州劝农亭云：“万二千家为乡，看水田再熟，洫路交流，到处争留吾所憩；三百六旬成岁，忆春晚观风，秋晴喜雨，连年频与尔相亲。”上林县劝农亭云：“地利极膏腴，十万山近绕澄江，今年喜雨足田肥，人和岁稔；边情须体察，三百里亲来行县，到处得兴农课士，问俗观风。”宾州新设琅琊义学云：“地称齐鲁遗风，向四览寻源，略仿古时州有序；我劝师儒设教，视三年敬业，要求初学德之门。”田州土州新设文同义学云：“合十九司傜峒人民，至今已同轨同伦，新学顿殊椎结俗；通一万里象胥文字，到处有佩觿佩韘，边城能识谕蒙书。”

杭州西湖之敷文书院有朱竹垞先生集句，联云：“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颂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

崇文书院中新建仰山楼，胡书农学士集句，联云：“闭户自精，云无心以出岫；登高能赋，文异水而涌泉。”

奉新县冯川书院有吴邑侯鸣凤联云：“今科又抡元，愿诸生莫存第二人想；每月来课士，即此地可作试三场观。”按各直省解额甚宽，又岂能人人不作第二人想；此联虽佳，出语究于理未足也。

广州城中学海堂为阮芸台先生所建，以比浙中之诂经精舍。先生自题一联云：“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邓嶰筠督部廷桢集《绎山碑》字一联云：“绎史诵经，思在古昔；登高望远，显于今时。”白小山学使镕联云：“智水仁山，在此堂宇；经神学海，发为文章。”又成果亭抚部联云：“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开百粤，看群贤事业名山。”闻亦白所制也。

广东省城粤秀书院亦人文萃集之区，道光年间，有卢生同伯、桂生文耀，同肄业其中。陈厚甫山长钟麟最器重之。为集句一联曰：“卢橘夏熟；桂树冬荣。”可谓天然凑泊，未几二生并捷南宫矣。

云南府之五华书院有尹楚珍先生壮图联云：“鱼跃鸢飞，活泼泼地；日华云烂，纠缦缦天。”

吾闽福州府之鳌峰书院，有林青圃先生枝春联云：“坐里门内夕而朝，教不忘就尔事；习君子言尊以遍，学莫便近其人。”近年吴荷屋方伯荣光新建凤池书院，联云：“皇国需才，看凤翥鸾翔，天下士各凭造就；仙瀛有路，伫风骞浪吸，眼中人休便徘徊。”又孙平叔宫保联云：“池浴文禽，从罗含梦里飞来，览德苑林翔吉羽；冈鸣翙凤，向刘勰笔端拈出，迁乔阿阁听和声。”

广东雷琼道驻扎琼山县，其大堂楹联暗藏琼州全府州县名色，组织颇自然，句云：“定安全之策，坐镇琼山，开乐会以会同官，统府州县群僚，独临高位；澄迈往之怀，清扬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万儋崖诸色，共感恩波。”盖琼州凡领十三属，为琼山、澄迈、定安、文昌、儋州、昌化、会同、乐会、临高、万州、陵水、崖州、感恩也。

李兰卿率所属十二土司，同建阳明书院，自兼掌教，分十斋二十六轩，而皆统于“实学”、“实用”二斋。叶筠潭绍本题联云：“心学揭良知，忆当年息马投戈，顿化遐陬成泮璧；教思追大雅，欣此日横经鼓箧，共歌乐职布中和。”又别建西邕书院，以课合郡童生。筠潭题联云：“贺水溯遗封，八千里远隶边庭，文轸至今通桂管；台山留讲席，二百年久陶元化，礼堂终古衍薪传。”

有题宗祠楹联云：“小宗人仅千家，念析支分族，仍共本源，害勿交让，利勿交征，仁义而已矣，孝弟而已矣；大祭岁惟一举，极展诚抒敬，不过信宿，孚可用礿，享可用簋，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情文兼到，颇能动人。

江右安福李氏祖祠，旧传木刻楹帖对语云：“经传道德五千言”出语久佚，莫能复属。吴舫翁偶过其地，李氏乞撰出语，舫翁即于马上答云：“胪唱儿孙三百辈。”盖唐时曾放宗人榜三百人也。

余小霞以诗人沈滞粤西末僚，亦工作联语。近年桂林府重修廨署，兴静山太守兴仁将中外楹联全行更换，粲然一新，多出小霞之手。如头门云：“桂管古称雄，声教由来先列郡；文衣今向化，抚绥何以控诸蛮。”仪门云：“此是公门，裹足莫干三尺法；我无私谒，盟心只凛一条冰。”大堂云：“领郡愧难胜，愿闾阎俗变饮羊，人除害马；同舟须共济，与僚采政期驯雉，节励悬鱼。”厅事云：“昔有龚黄，千古名传循吏去；贤如颜范，一麾我步后尘来。”得月楼云：“簿领有余闲，退食聊为容膝地；簪缨多俊侣，清谈俱是素心人。”

余小霞任三防主簿时，自制署联云：“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尝再任大滩司巡检，题堂楹云：“八载重来，民情爱我如当日；一枝仍借，山色迎人似旧时。”又尝撰桂林陈文恭公祠堂联云：“节制乡邦，桑梓至今称百姓；赞襄纶阁，簪缨继起有三元。”盖公以粤西人总制两粤。又其元孙莲史方伯继昌登嘉庆庚辰科三元，皆旷世荣遇也。

毗陵周伯恬仪伟先世丰于财，辟盟鸥馆，结客极盛；家落，旋售去。龚定庵巩祚来游，留一联云：“别馆署盟鸥，列两行玉佩珠帘，幻出空中楼阁；新巢容社燕，约几个晨星旧雨，来寻梦里家山。”

京师福州会馆之燕誉堂有旧联云：“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是前明福清叶文忠公所撰。余于嘉庆丙子，与同郡诸君子又创构福州新馆，在虎坊桥之东，规制愈宽，人文愈盛。同郡诸君子合撰楹帖，益蔚为巨观。今录其佳者如左。云：“海峤星从天上聚；长安春占日南多。”又云：“浴海烟开鳌背月；看花人步凤城霞。”又云：“凤窟麟洲通御气；黄蕉丹荔忆乡风。”又云：“冠盖仍循乡饮序；笙歌先醉社公觞。”又云：“室因新拓来今雨；人比分躔聚德星。”又云：“朱樱红杏开新宴；丹荔黄橙话故乡。”又云：“三山佳气瞻鳌背；九陌香尘驻马蹄。”又云：“看花却趁春三月；视草同依尺五天。”又云：“家园鱼笋评乡味；人海莺花洽古春。”又云：“珂里云开三岛丽；金壶花发九衢春。”又云：“竹箭声华当代选；梅花消息故人来。”又云：“佳日春秋来鹤盖；深宵吟诵似鳌峰。”又集句云：“同人于门，群贤毕至；适子之馆，吉事有祥。”

福州会馆，每岁元宵，烟火之盛，甲于宣南。盖自国初以来，相承不断，其事最著，为他郡所无。西城官民士女来观者，喧阗街巷，直彻夜分；本馆人则饮燕尽欢，都忘其为他乡异客矣。所制灯联，合前后众手为之，皆流丽可喜，传诵于时。今亦录其佳者，如云：“撒荔须分海东树；看花都向日南坊。”又云：“百五春归三五月；九重天散万重花。”又云：“玉京风月原无价；银阙楼台共此春。”又云：“宝烛看龙衔，万户笙歌无禁夜；香尘随马度，九衢烟月太平人。”又云：“列树灿银花，璧月珠星，迸作九天丽藻；首时调玉烛，南油西漆，蔚成五夜祥云”又云：“社火忆乡风，海驾鳌山，万盏灯球争买夜；粉团仍密宴，风和鹤焰，三更春箭正传觞。”又云：“此地笙歌，恰当韦曲城南，去天尺五；吾侪觞咏，犹是越王台畔，明月三分。”又云：“碧海无波，总买来萧鼓千场，鱼龙百戏；金台不夜，看装出琉璃世界，锦绣天街。”

京师吴江会馆，陆朗夫耀所建。题联云：“来看上苑莺花，今日幸同良会；记省松陵文献，他年得似何人。”

京中乡祠以浙绍为最著，祠中联云：“鉴湖八百里，望气遥来，书入帝城云物；君子六千人，闻风兴起，勖成王国贤材。”又戏台一联云：“地当韦杜城南，鼓吹休明，共效讴歌来日下；人在枌榆社里，风流裙屐，恍携丝竹到山阴。”

扬州郡署戏台联云：“数点梅花横玉笛；二分明月落金樽。”是王梦楼太守文治所题。

广东武林会馆在归德门外晏公街，杭人之商贾于粤者，恒集其中。有戏台对联云：“一阕荔支香，听玉笛吹来，遍传南海；双声杨柳曲，问金尊把处，忆否西湖。”

安徽育婴堂落成，陶云汀宫保题联云：“父兮生，母兮鞠，俾无父母有父母，此谓民父母；子言似，孙言续，视犹子孙即子孙，以保我子孙。”

湖北汉口有长沙会馆，陶云汀宫保题联云：“隔秋水一湖耳，看岸花送客，樯燕留人，此境原非异土；共明月千里兮，记夜醉长沙，晓浮湘水，相逢好话家山。”

歙县会馆有鲍觉生侍郎题联云：“清樽夜话黄山树，彩笔朝题紫陌花。”又有一联云：“九万程中，三千道上，藉此馆粲场苗，用萃东南之美；卅六峰下，廿四溪边，移来绶花带草，咸依日月之光。”忘却何人所题。

胜迹--上

泰山地大物博，秀甲寰区，惜山中楹联殊少。佳构最著者，岱庙中“帝出乎震，人生于寅”八字，对仗天然，足以俯视一切。然是庙联，非为全山写照也。惟半山壶天阁有廷曙墀郡守鏴一联云：“登此山一半，已是壶天；造绝顶千重，尚多福地。”又雨花道院中，不知何名一联云：“雨不崇朝遍天下；花随流水到人间。”尚非俗笔。

余由东臬擢藩吴中，途出泰安，杨蓉峰太守惠元延余宿岱庙中。是夜庙中月色如昼，而绝顶白云滃起，上下竟不相蒙。佥谓三日内必有霖雨。适庙僧索书楹联，因为撰句云：“揽月居然凌上界；搴云便要洒齐州。”

嵩山为中岳，齐北瀛鲲为河南知府时，尝招余往游，未果。后二十年过洛阳，去山不过两日程，亦心向往而弗能至也。忆吴巢松侍讲慈鹤为余谈二室之胜，并为述所撰联云：“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恒衡，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瀍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恒山各寺观中扁额极多，其以四大字磨崖者，亦复不少。而有楹联者，不过三四处，殊未见佳。惟南关北岳行宫一联云：“峻岳镇幽燕，近翊黄图，风雨永昭和会；灵山锺毕昴，遥连紫塞，阴阳迭起贞元。”气象尚能相称。

华山雄奇，甲于四岳。余曾过玉泉院，闻山僧述严道甫侍读长明有一联云：“三峰三霄通，宝掌千秋留藓迹；一岳一石作，金天万里矗莲花。”

华岳庙在华山之麓，壮丽与岱庙同。余由秦入陇，往返信宿，皆在其中。庭中古树极多，或为商周，或为秦汉，皆悬牌为标识。碑刻林立，则多是宋以后物，绝无唐以前者，殊不可解。卢厚山宫保所重摹延熹碑，刻工早竣，尚横卧地中，为之叹息者久之。庙僧索留楹联，因漫书付之云：“鸳瓦帖云霄，俯挹明星兼玉女；虎贲卧庭庑，犹强周柏与秦松。”庙僧未喻其意，亦不知其悬挂与否耳。

衡山远在南服。读《衡岳志》一册，亦绝少佳联。录其词旨庄雅，足与灵山相称者云：“居艮位而践离躔，溥雷池风穴之功，柱镇天南，斗横地北；列三公而配四岳，标月馆露台之胜，帆随湘转，雁到峰回。”又一联云：“望望七十二峰，工部游时，诗圣有谁能继响；遥遥一千余载，文公去后，岳云从此不轻开。”亦未详何人所撰也。

京师陶然亭，康熙年间水部郎江藻所建，取白香山诗“一醉一陶然”之语为额。百余年来，遂为城南觞咏之地。戴菔塘璐《藤阴杂记》中，载沈东田方伯游陶然亭以楹帖：“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为韵成诗，书壁间。余寻之，不得其处。而联语实未佳。惟有旧联云：“窗前绿树分禅榻；城外青山到酒杯。”亦是常语。窃谓曹慕堂宗丞学闵“穿荻小车疑泛艇，出林高阁当登山”二句脍灸人口，便可移作楹联矣。

京师藤花最著名者，莫如海波寺街之古藤书屋，以朱竹垞旧居而重。其最古而大者，则万善给孤寺东之吕家藤花，有元大德四年刻字，商宝意诗所谓“万善寺旁吕氏宅，满架古藤翠如织。铁干谁镌大德年，模糊辨是元朝植”是也。倪给谏国琏联云；“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今宅屡易主，而藤尚无恙，庭中菊花亦盛。杨少白庚联云：“万菊充庭秋富贵；双藤蔓地古烟霞。”

《藤阴杂记》云：“座师王文庄公初寓韩家潭，七月二十五日生辰，每于中秋前后张乐，次第宴乙丑同年及门生。其戏台对联最为精切，忆己丑岁则云：‘十七夕彩满蟾宫，赓隔夜霓裳旧曲；廿五载班联鹓序，萃当年蓉镜群仙。’庚寅岁则云：‘寿宇覃禧，借缑山鹤舞余筹，更谱瑶笙谐凤吹；晚香励节，集蓬岛鹓班旧侣，重翻霓羽侑鸾觞。”

又云：“吴文简公襄旧宅赐额兰藻尚存，沈东田方伯及祝茝堂、曹剑亭俱曾居此，相传为吴梅村祭酒故宅，汤西厓少宰亦寓焉。前后皆名流也。有旧联云：‘旁人错比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

孙公园后相传为孙退谷别业，吴白华司空官翰林时，曾赁住。公宴座师王文庄公，戏台联云：“地近春明，忆当年甥馆清娱，几听后堂丝竹；序先秋禊，幸此日师门暇豫，共陪高阁襜帷。”盖宅为茶陵彭大司马维新旧第。公乙丑及第后，于此赘姻。宅后别一第，有林木亭榭，沈云椒侍郎寓焉。有兰韵堂联云：“匝地清阴三伏候；参天老树百年余。”

孙公园前有梁家园，康熙间，孙退谷、龚芝麓皆宴集其中。当时引凉水河入园中，亭台花木，一时称盛。今则殊无可观。李雨村调元寓焉，尝筑看云楼，联云：“槛外远山排闼绕；楼前积水当湖看。”

赵瓯北《檐曝杂记》云：“金鳌玉蝀桥新修成，桥柱须镌联句，在枢直拟句云：‘玉宇琼楼天尺五；方壶员峤水中央。’自以为写此处光景甚切合。汪文端公为改‘尺五’作‘上下’二字，乃益觉生动也。”

通州河楼正俯运渠，景极雄旷。程玉樵廉访德润联云：“高处不胜寒，溯沙鸟风帆，七十二沽丁字水；夕阳无限好，对燕云蓟树，百千万叠米家山。”

正定府龙兴寺中有准提庵，梁蕉林清标题联云：“月上斗圆光，示教禅心兼法味；风吹清梵乐，归诚景福应真言。”又题东院联云：“为定慧，为声闻，布金地于祗园，六通朗彻；或净名，或缘觉，转法轮于鹿苑，五蕴圆明。”又李致斋基和题雨花堂联云：“云笼夜月原无碍；鸟宿秋林亦放参。”

阮芸台先生题杭州府贡院一联云：“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为时传诵。又衡州府石鼓书院中有净绿阁，阁中有韩文公“绿净不可唾”一诗，为张南轩先生所书。阮先生制联云：“此真净绿唾不可；我实薄才歌奈何。”

西湖飞来峰，相传晋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山，叹曰：“此是中天竺灵鹫之小峰，不知何年飞来。”因以为名。又不知何时，于峰洞中多镌佛像以镇，虑复飞去，则更荒唐。峰下即冷泉亭，亭扁旧传为董香光所题。据《西湖游览志》，“冷泉”二字为白乐天书，苏子瞻续书“亭”字，今皆不可考矣。惟董香光联云：“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彼教中机锋语也。又有书王右丞“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句者，亦雅切。至《七修类稿》中又载一联云：“飞峰一动不如一静；念佛求人不如求己。”则钝相矣。

灵隐寺山门有赵松雪一联云：“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今《西湖志》不载。

西湖向无苏公专祠，秦小岘观察始创建之。落成后，阮芸台先生书楹帖云：“欲共水仙荐秋菊；长留学士住西湖。”注云：“宋时杭人呼公为学士，不称姓。今犹然。”华秋槎瑞璜又集公诗为联云：“泥上偶然留指爪；故乡无此好湖山。”先生又摹公手书“读书楼”三字为额。

阮先生又集白香山句，题白公祠云：“但是人家有遗爱；曾将诗句结风流。”

西湖有陆宣公祠，近年所新修者。富海帆中丞富呢扬阿联云：“两庑荐馨香，咸钦名相谟猷，大儒学问；六桥揽风月，犹似川云宦迹，烟雨家乡。”

孤山放鹤亭上有巢居阁，道光元年重建。吾乡陈望坡尚书若霖联云：“祠傍水仙王，北宋尚留高士躅；树成香雪海，西湖重见古时春。”吴棣华廉访廷琛联云：“华表千年，遗蜕可闻元鹤语；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阁上联尚多，以此二联为最佳。

天台之万年寺有王藻儒阁老掞一联云：“身比闲云，月影溪光堪证性；心同流水，松声竹色共忘机。”又汤敦甫尚书金钊联云：“露气春林，月华秋水；晴光淑景，芳草远山。”上方广寺朱伦翰联云：“四山滴翠环初地；一路听泉到上方。”阮芸台先生联云：“以众华为物事；作双树之道场。”钱竹汀宫詹大昕联云：“身似菩提心似镜；云在青天水在瓶。”

西湖之圣因寺，本行宫。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敏达始奏准改建。第一进为弥勒殿，有敏达联云：“山外皆山，峦岫绕成清净界；画中有画，笙歌谱就太平图。”最后为内方丈，敏达亦有联云：“圣德遐昌，北极恩光昭北阙；皇仁远被，西朝瑞霭接西天。”然此地于康熙四十六年，恭逢銮舆驻幸旬日，扁联悉出御题。云汉昭回之地，非臣工所当濡染其间。敏达之联，实应撤去也。

理安寺之松巅阁，旧名法雨院。桂杏农观察桂菖联云：“薄宦寄明湖，有梦难寻荆树影；前因迷法雨，招魂空叩木樨禅。”跋云：“先兄文敏公鞫狱粤西，道卒武昌，曹俪笙太傅梦兄曰：‘我与公皆理安寺僧，今当归矣。’越日，楚督奏函适至，事遂上闻。余分巡至此，因题楹柱，并志鸰原之感。”

宋钱岊父有书藏在西湖九里松，其故址已不可考。阮芸台先生抚浙时，曾仿为之。于灵隐寺华严阁后，创建一阁，取四部书各种，庋置其上，命僧守之。石琢堂廉访韫玉题联云：“著作集名流，好事斅当年白傅；文章留慧业，赏音俟后世扬云。”

朱竹垞先生曝书亭中旧有一联云：“会须上番看成竹；何处老翁来赋诗。”汪舟次检讨楫所集杜句也。嘉庆初，阮芸台先生督学浙江，修葺是亭，为重刻而悬于柱。

嘉兴木觉寺中有空翠亭，乃唐僧初梦建寺时故迹。又有三过堂，壁间有坡公三诗刻，盖坡公尝三过此堂。诗见集中。其前楹有唐石幢二，高二丈许，伟材也。芸台先生有题句刻石柱云：“惟唐代二幢，是峨嵋山人未过前屋；此壁上三律，乃空翠亭僧初梦时诗。”

温州青田县有石门洞，洞口有天然石门，因名。传是刘青田读书处也。有联云：“似洞非洞，适成仙洞；无门有门，是为佛门。”闻为华亭沈某所题，而忘其名。

杭州有钱武肃王祠，其裔孙梅溪处士泳有联云：“功在生民，惜传闻异辞，信史尚留曲笔；德垂弈祀，怅播迁中叶，支流莫溯真源。”此确是后裔口气，词旨亦落落大方。

西湖花神庙在孤山下，跨虹桥之西，雍正九年，总督李敏达所建。中祀湖山之神，旁列十二月花神及四时催花使者，无不钗飞钿舞，尽态极妍。相传湖山正神，即李公自塑其像；其旁列花神，皆李之姬侍，实有其人。余于嘉庆元年来游时，庙貌已敝，而花神精采，犹弈弈动人。近闻红颜皆成黄土矣。犹记得有一旧联云：“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曼调柔情，情景恰称。

花神庙旁有月老祠，有金书联云：“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盖集《琵琶记》、《西厢记》两院本成句也。

葛岭下有葛林禅院，与孤山相对。梁山舟先生集刘劭《人物志》语为联云：“德行高妙，容止可法；威仪齐整，器盋无声。”阮芸台先生联云：“月似丹光出高岭；鹤因梅树住前山。”

苏州城南之沧浪亭，自宋牧仲中丞荦修后，复经长洲令许月溪遇及吴中丞存礼、觉罗中丞雅尔哈善三次修葺。今人只知有宋牧仲而已。余藩吴时，复加修治，增设台榭，蔚成大观。好事者合献楹联，而惬心贵当者实少。齐梅麓太守彦槐一联云：“四万青钱，明月清风今有价；一双白璧，诗人名将古无俦。”盖前祠苏长史，后祠韩蕲王也。可称稳切。而“一双白璧”字，究嫌妆点。余因辑《沧浪亭志》得集句一联云：“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上系欧阳文忠句，下系苏长史句，皆沧浪亭本事也。然屡书皆不工，故此联迄未悬挂。

宋牧仲尚书抚苏时，为唐六如修墓，建亭其旁，题曰“才子亭”。韩慕庐宗伯作楹联云：“在昔唐衢常痛哭；只今宋玉与招魂。”余尝过桃花坞访之，其亭久圮矣。

苏州圆妙观七星潭阁有集唐句一联云：“千树桃花万年药；半潭秋水一房山。”最熟人口。按：扬州净香园中桃花池馆亦有此联。

虎丘亦有花神庙，联云；“一百八记钟声，唤起万家春梦；二十四番风信，吹香七里山塘。”却移作西湖之花神庙联不得，惜不知何人所撰。

李兰卿观察权苏臬时，访得苏文忠公为僧卓契顺书《归去来辞》石刻于城东定慧寺，复寻得啸轩故址，因修祠葺轩，以存旧迹。按：定慧寺及啸轩，并在黄州，前明正统中，苏州巡抚周文襄公摹勒苏书于石，太守况公捐禄建寺及啸轩。寺僧又绘苏像奉之轩中，遂为郡中名胜。历久圮芜，鲜有知者。至是乃一一还其旧。余于道光乙未过吴门来游，留诗而去。后陶云汀宫保为之联云：“吃惠州饭，和渊明诗，陶云吾云，书就一篇归去好；判维摩凭，到东坡界，人相我相，笑看二土往来同。”跋云：“定慧寺有东坡书靖节先生《归去来辞》，盖在惠州时，寺僧钦长老遣其徒卓契顺为公子致书，临归，公以此赠之。其寄钦长老诗云：‘初无往来相，二土同一在。’又云：‘请判维摩凭，一到东坡界。’即谓是也。”同时林少穆抚部联云：“岭海答传书，七百年佛地因缘，不仅高楼邻白傅；岷峨回远梦，四千里仙踪游戏，尚留名刹配黄州。”陈芝楣方伯銮联云：“翰墨溯高风，轮扶大雅；椒馨荐遗爱，鼎峙前修。”盖寺中并祀周、况二公，葺为三贤堂也。兰卿题联云：“江海宿缘深，片石犹留古吴郡；轩楹遗址拓，瓣香长溯旧苏斋。”时以覃溪师所藏文忠真像及所题旧诗，刻石供寺中；又以王虚舟所题“苏斋”二字扁悬诸楣，并摹覃溪师像奉之。

虎丘有景李堂，在白公祠内，以太白有《虎丘夜游序》也。堂中牡丹颇盛，彭春农学士联云：“一序证前游，太白光芒神久在；三章怀绝调，牡丹时节我刚来。”

吴季札墓在江阴县西二十五里，墓中古篆九字，相传为孔子所题；碑仆中断，一夕雷雨，碑石完好如故，但微有断痕耳。碑亭联云：“星斗芒寒君子墓；风雷灵护圣人碑。”不知何时何人所题也。

松江上海县城隍庙中有豫园，奇秀甲于东南，水石回环，轩亭四映，各极其胜。陶云汀督部小驻园中，各书楹帖以纪之。湖心亭云：“野烟千叠石在水；渔唱一声人过桥。”得月楼云：“楼高但任云飞过；池小能将月送来。”三穗堂云：“此即濠间，非我非鱼皆乐境；恰来海上，在山在水有遗音。”一笠亭云：“游目骋怀，此地有崇山峻岭；仰观俯察，是日也天朗气清。”则集《兰亭序》语也。又集前人句题西廊云：“放鹤去寻三岛客；约梅同醉一壶春。”

区田之法传自伊尹，潘功甫舍人曾沂于吴下试行之。因绘图撰说，流播远迩。尝于田畔临水构课耕楼，颇饶野趣。索余楹帖，为集成语云：“侧同幽人居，水木明瑟；遂存往古务，冬夏播琴。”韩桂舲先生亟称之。

太仓州城有昙阳观，祀一女仙，像设姝丽。相传前明王文肃公锡爵之女，得道冲举。或云汤玉茗《牡丹亭》传奇即演其事，真伪殆不可辨。祠中有集昌黎、少陵句为联云：“云窗雾阁事恍惚；金支翠旗光有无。”非惟浑成，抑亦妍妙。

焦山之麓有松寥阁，俯临大江，雄胜之概，为江南北第一。阁中联句以陈恪勤公“月色如昼；江流有声”八字为佳，惜字迹太弱，不称其句。僧堂有伊墨卿太守联云：“龛收江海气；碑出鱼龙渊。”下句谓《瘗鹤铭》也。语亦杰创，而分书尤奇伟，直逼汉京，当入焦山长物志也。

郑板桥燮题焦山自然庵联云：“山光扑面经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潮。”又云：“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屏。”

太白楼中联句，以王有才“吾辈此中堪饮酒；先生在上莫题诗”为最著。近人则吴山尊学士联云：“谢宣城何如人，只凭江上五言诗，要先生低首；韩荆州差解事，肯让阶前盈尺地，容国士扬眉。”或云楼系一守一令重葺，守姓谢，令姓韩，山尊特借以寓意云又闵中丞鹗元联云：“千尺青山，妙句岂惟凌小谢；一龛金粟，后身须信是如来。”又李暲一联云：“诗酒神仙，天自梦中传彩笔；楼台花月，人从江上拜宫袍。”至姚兴澩联云：“狂到世人皆欲杀；醉来天子不能呼。”又徐立纲联云：“爱国有诗侪杜曲；报君以士识汾阳。”李孚青联云：“脱身依旧仙归去；撤手还将月放回。”俗传太白捉月而死语皆壮，然只是作太白赞耳，于楼何涉乎？又闻有集太白句云：“江空欲听水仙操；壁立直上蓬莱峰。”颇佳。近胡书农学士联云：“公昔登临，想诗境满怀，酒杯在手；我来依旧，见青山对面，明月当头。”

袁简斋随园中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李鹤峰侍郎因培所赠。又自集唐句一联云：“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金陵有名园，袁简斋为江宁令时，曾宴新入庠诸生于此，后归邢氏。简斋重游，赠园主人一联云：“胜地怕重经，记当年丝竹宴诸生，回头似梦；名园须得主，幸此日楼台逢哲匠，著手成春。”

《随园诗话》云：“金陵太守谢锽抵任时，索余对联，余赠联云：‘太守风清，江左依然迎谢傅；先生来晚，山中久已卧袁安。’陈省斋先生继其父署守镇江，余代作对联云：‘守郡继先人，看江水长流，剩几个当年父老；梓薪绵世泽，愿黄堂少住，留一枝此日甘棠。’”

扬州府署客厅中有一联，甚雅切，句云：“上客尽知名，杜牧诗才，鲍昭赋手；前贤有遗韵，魏公芍药，永叔荷花。”是王梦楼太守所题。

金陵藩署本明中山王故邸，西偏瞻园，极树石之胜，闻当时多从艮岳移来。余曾信宿其中，记得一长联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问楼外青山，山外白云，何处是唐宫汉阙；一作唐陵汉寝小苑春回，一作西回莺唤起一庭佳丽，看池边绿树，树边红雨，此间有舜日尧天。”相传中山王自作上半联，而属对不就，悬金于门，有能对者酬之。越数月，有诸生某对成，王大喜，遂镌于柱。是此联在胜国时已有之，今人以为黄仲则景仁所作者，误也。彭春农云：“或又传此联为钱牧斋句。上联怀胜朝，下联颂本朝也。”未知是否。

袁简斋续《同人集》云：“过客赠随园联句可存者，如同年裘叔度侍郎云：‘民不能忘，始信渊云兼政事；敏而好学，莫疑巢许是闲人。’徐兆璜别驾云：‘廉吏可为，鲁山四面墙垣少；达人知足，陶令归来岁月多。’庄念农太守云：‘著手成春，卷中著述皆千古；有官不仕，林下逍遥见一人。’袁止水中翰云：‘云山金石图书，此地可称三绝；循吏儒林隐逸，先生自有千秋。’赵云嵩观察云：‘野王之地有二老；北斗以南只一人。’沈凡民先生云：‘天为安排看山处；风来洒扫读书窗。’又‘旷代仙才流下界；半天人卧在高窗。’李晴江明府云：‘潘安仁闲可奉亲；郭林宗贞不绝俗。’郭运青侍讲云：‘为官不过六百石；著书岂止五千言。’钱辛楣少詹集查初白诗云：‘人指所居为福地；天留此老应文星。’陶怡云云：‘方朔少时，二十万言书尽读；傅隆老去，八千余纸手亲钞。’黄世垲云：‘二十科翰林，老犹似少；一百卷文集，多而能精。’余自嘲云：‘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又《随园诗话补遗》云：“上海李林松仲熙赠联云：‘真才子必得其寿；谪仙人未免有情。’”

《南野堂笔记》载：“小仓山房题句甚多，其中有可移作楹帖者，如黄之纪云：‘到处自开诗世界；无人不拜老神仙。’赵云嵩云：‘乔木十围人共老；名山一席客争趋。’丁珠云：‘身闲但急千秋业；官罢还贪一县花。’黄仲则云：‘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叶绍楏云：‘偶谈旧雨人俱古；能坐春风客亦佳。’蒲忭云：‘六代云山随杖履；一园花鸟尽聪明。’汪汝弼云：‘旷代谁标才子号；闻名都当古人看。’孙原湘云：‘黄初词赋空千古；白下江山送六朝。’”

随园老人云：“尝游南明寺，见沈归愚先生书对联云：‘瓶添涧水盛将月；衲挂松梢惹得云。’未知是集成语，抑或先生自撰耶？”

谢默卿告余云：乾隆中，李松云先生尧栋守金陵时，重浚莫愁湖。陈东浦方伯奉兹题一联云：“此地曾传汤沐邑；何人错认郁金堂。”盖明初以后湖赐中山王，食其租税，故至今湖楼奉王香火。若古乐府《莫愁乐》云：“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在竟陵，其曲云：‘闻欢在扬州，相送楚山头。’”则莫愁在楚无疑。今石头城下之莫愁湖，盖因石城传讹耳。方伯此联最可征信也。按：顾起元《莫愁湖考》云：“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汉江西，石城在州西，晋羊祜所建。郑谷诗‘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亦可互证。”若湖上水阁，有先生手题联云：“一片湖光比西子；千秋乐府唱南朝。”自然超妙，则仍用旧说耳。

金陵淮清桥桥门，有集刘梦得、韦端己句云：“淮水东边旧时月；金陵渡口去来潮。”桥门之联，当以此为最工。

道光初，金陵有某大姓，葺治水榭，有客为集宋人词句，作楹联赠之者。出语云：“波暖尘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上四字，玉田句；下两句，白石词也。对语云：“醉轻梦短，在灯前欹枕，雨外熏炉。”上四字，毛泽民句；下两句，梦窗词也。意匠新巧，颇传诵于时。

金陵仪凤门城楼联云：“耸翠流丹，千仞丽谯辉日月；萦青缭白，四围屏障合江山。”不知何人所作。

江浦县之浦口镇有城，城之东门堞楼三楹，背山面江，形势胜绝。嘉庆间，适重修工竣，陈香谷中丞桂生按阅，题一联云：“地轴转洪涛，月涌星垂，三楚江声分浦溆；天关开重镇，烟霏雾敛，六朝山色拥台隍。”时白小山学使又自皖中寄题集杜一联云：“云白山青万余里；江深竹静两三家。”皆为时所称。

燕子矶本在江中，近因沙滩日长日宽，遂离江稍远。有高阁凌空而立，俗所称铁锁炼孤舟者，今铁索尚存，犹令人不可方物。旁有永济寺柱联云：“松声竹声钟磬声，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忘却何人之款。

谢默卿云：“吴下园亭最胜，如齐门之吴氏拙政园，阊门之刘氏寒碧庄，葑门之瞿氏网师园，娄门之黄氏五松园，其尤著者，每春秋佳日，辄开园纵人游观。钗扇如云，蝶围蜂绕，裙屐年少，恣其评骘于衣香人影之间，了不为忤。金阊名姬，反以此增声价焉。各园楹帖不少，今仅记网师园中有一联云：“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语涉纤巧，而状艳冶之景如在目前，固自妙丽无匹也。按：此联与西湖花神庙一联相仿，而简炼稍逊之。

蟂矶孙夫人祠有徐文长联柱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相传修祠工甫竣，董役者梦夫人谕之云：“楹联且缓制，须至某日时，有徐先生过此，求其撰题可矣。”至期，文长适到，遂信笔书成，夜梦夫人来谢。近杨雪茮庆琛观察芜湖时，亦题联云：“空江苹藻祠灵泽；故国松楸梦惠陵。门额为灵泽夫人祠”亦佳。其妙皆在不著议论，而自然雅切也。考《蜀书》云：“先生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又云：“先生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裴松之引《汉魏春秋》云：“先生入苏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孙夫人事见于正史者，不过如此。若泛及小说演义，鲜不贻笑大方矣。

《檐曝杂记》云：“江阴君山，以春申君得名。其山临江，为一邑胜境。有联云：‘此水自当兵十万；昔人曾有客三千。’”

安徽城外之大观亭祀余忠宣公，雄壮甲于皖江。邓嶰筠督部联云：“樽前帆影，槛外岚光，数胜迹重重，都向江头开画本；楼上仙人，阁中帝子，溯游踪历历，又来亭畔吊忠魂。”按：督部由湖北廉使、江石藩伯，擢抚安徽。故次联云尔。

又有汪恩一联云：“跨太白楼之上，鸳瓦排云，倚画槛一味乡愁，已渐近钟阜晴岚，六朝城郭；横彭蠡江而西，鹭涛堆雪，唤沙鸥共谈宦迹，最难忘峨眉春水，万里风帆。”汪盖吴人，曾宦四川，此联乃守安庆时所作。又陶沄一联云：“倚槛苍茫千古事；过江多少六朝山。”

南昌滕王阁大门有一扁云“仙人旧馆”，吾乡李春园太宗其宴所题。姚铁松中丞棻初莅任，见扁极称赏，尝向太守乞此扁改题己名，太守不可，乃语太守曰：“扁不见让，须为我别撰一联，如不佳，仍须让扁也。”太守于次日，即呈联句云：“我辈复登临，目极湖山千里而外；奇文共欣赏，人在水天一色之中。”上联用韩昌黎记语，下联用王子安序语也。中丞大加击节，遂寝前说。至今太守之扁，中丞之联并存，可备滕王阁一故实矣。《湛渊静语》云：“滕王阁旧置王勃诗序碑当正位，昌黎作重修记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兴，遂迁韩碑居正，退勃于旁。公尝刻碑阴，略云：‘勃八代未变之文，俳优语也；昌黎文一变直至于道。’旧见墨本，今亡之。”

宋牧仲先生滕王阁联云：“依然极浦遥山，想见阁中帝子；安得长风巨浪，送来江上才人。”阮芸台先生联云：“帝子长洲，仙人旧馆；将军武库，学士词宗。”并佳。

舒白香于腊杪游靖安之扬鹤观，喜其高僻，遂留度岁，为道士作春帖云：“遥闻爆竹知更岁；偶见梅花觉已春。”颇有“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之意。

白香游庐山天池，僧属题寺楹，信笔作长短二联云：“一水印天心，指月证三生之果；六根无我相，饮泉清万劫之尘。”又云：“天上有池能作雨；人间无地不逢年。”

虎溪三笑亭有唐蜗寄先生联云：“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相传阮芸台先生于江西石花洲集句一联云：“枫叶荻花秋瑟瑟，闲云潭影日悠悠。”既合风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中。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余文闻之彭春农学士云：“此语饶州烧作磁联，其款或署曹文恪，或署先文勤公。实乃旧句，非芸台师集成者。”

江州白太傅祠有一联云：“枫叶四弦秋，怅触天涯迁谪恨；浔阳千尺水，勾留江上别离情。”颇近自然。

大庆岭上云封寺，一名挂角寺。寺门联云：“山中藏古寺，门外尽劳人。”又一联云：“驿使暂停花下骑；寺门深掩岭头云。”长白观瑞联云：“挂角何时，偶为岭上主人，犹想像千秋风度；举头欲问，可许山中置我，试管领万树梅花。”

李笠翁题庐山绝顶联云：“足下起祥云，到此者应带几分仙气；眼前无俗障，坐定后宜生一点禅心。”又云：“遍庐山而扼胜者，皆佛寺也。求为道观，惟简寂观数楹而已。天下名山，强半如是。释道应作平等观，不知世人何厚于僧而薄于道。聊题一联，为黄冠吐气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语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论，出我仙师。’”

瑞州府治后有凤皇山，山之左有东轩，乃苏文定公辙谪筠州监酒税时所建。瑞州在宋时为筠州也。翁覃溪师为补题“东轩”二字额，并为之记。复集苏诗为联云：“天下几人学杜甫；当时四海一子由。”

钱裴山中丞楷巡抚湖北，甫三月，即被命内召。濒行，留题黄鹤楼一联云：“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良眷眷，落梅时节且登楼。”不脱不粘，却一时情景俱到，他作所不能及也。

黄鹤楼联扁极多，自以钱裴山所撰为最。其余彼善于此者，如鲁亮侪之裕云：“到来径欲凌风去；吟罢还思借笛吹。”萨湘林萨迎阿云：“一楼萃三楚精神，云鹤俱空横笛在；二水汇百川支派，古今无尽大江流。”又黄虎文云：“上头有客题诗句；隔岸何人共酒杯。”又相传有一联云：“何时黄鹤重来，且自把金尊，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云尚在，问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不著议论，而自擅清新。惜未详何人所撰也。

黄鹤楼之左为太白亭，今呼仙枣亭，游人觞宴咸集此中。余本敦联云：“此地饶千秋风月；偶来作半日神仙。”朱咏斋士彦联云：“此间可谈风月；斯世岂有神仙。”语皆活脱。毕秋帆先生联云：“揽胜我长吟，碧落此时吹玉笛；学仙人渐老，白头何处觅金丹。”又不知何名一联云：“宛然海上三山，藐矣安期，先我亭前探枣实；犹是江城五月，仙乎太白，与君笛里听梅花。”

晴川阁与黄鹤楼隔江对峙，而游人题句不及黄鹤楼之多。有李拔集经语一联，以大字磨崖云：“沱潜既道；江汉朝宗。”又萧德宣集诗句一联云：“汉口夕阳斜度鸟；楚江灯火看行船。”又陈望之中丞淮联云：“灵渎走双龙，夹岸直疑银汉落；仙踪杳孤鹤，隔江但有白云来。”又陈大文联云：”杰观飞甍，槛外蜀吴横万里；风帆沙鸟，天边江汉涌双流。”又溧阳宋鐄新题一长联云：“栋宇逼层霄，忆几番仙人解佩，词客题襟，风日最佳时，坐倒金尊，却喜青山排闼至；川原揽全省，看不尽鄂渚烟光，汉阳树色，楼台如画里，卧吹玉笛，还随明月过江来。”

湖北石首县有绣林山，相传汉昭烈帝纳孙夫人于此，锦嶂如林，因名。旧有昭烈及夫人合祠，有为之撰联者云：“锦绣江山，半壁雄心敌吴魏；风云儿女，千秋佳话掩甘糜。”联句固佳，而甘、糜连用，于古未闻，恐亦涉演义语。考昭烈眷属，见于《蜀书》者，不一而足。初云：“吕布袭下邳，虏先主妻子。”后云；“因先主求和于吕布，布乃还其妻子。”又云：“至小沛，为高顺所败，复虏先主妻子送布。”后云：“曹公助先主生禽吕布，复得妻子。”又云：“曹公东征先主，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公以归。”此后不言妻子复归之事。及当阳长坂之追，又云：“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数十骑走。”又云：“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又云：“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又《甘皇后传》云：“先主在小沛，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后常摄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曹公追及先主于当阳长坂，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此外惟有一穆皇后，皆“合葬惠陵”。又，《糜竺传》云：“竺迎先主于小沛，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其终亦不详，盖先主眷属屡经散失，殆不乏其人。其有姓氏可考者，惟甘、穆二皇后，孙、糜二夫人而已。

岳阳楼中有一联，颇壮阔，句云：“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忘却何人所撰。关中周元鼎联云：“后乐先忧，范希文庶几知道；昔闻今上，杜少陵可与言诗。”亦颇自然。余谓李西涯有岳阳楼诗句云：“吴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庙古人心。”似可移作联句。近毕秋帆先生一联云：“湘灵瑟，吕仙杯，坐榄云涛人宛在；子美诗，希文笔，笑题雪壁我重来。”则尤见意匠也。

胜迹--下

济南胜景，以趵突泉为最奇，而楹联语多粘滞。惟石琢堂廉访一联云：“画阁镜中，看幻作神仙福地；飞泉云外，听写成山水清音。”尚不泥于迹象也。

济南大明湖前有汇泉寺，中有薜荔馆，面湖而立，为游人宴集之所。全湖胜概，皆在目前。今湖面为荷塘、芦港所隔，舟行须诘曲随之。有旧人联句云：“舟行著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据寺僧云，是前潍县教官郭铭盘所书，尚未知何人所撰也。刘金门先生联云：“四百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孙渊如先生星衍集唐句联云：“地占百弯多是水；楼无一面不当山。”

大明湖中有小沧浪，湖之南岸即学使者官署。署中池水亦七十二泉之一，与湖相通，池上有小亭。吴巢松学使属余分书“小小沧浪”一扁，赋七古一首为谢，有“荷花如城月如斗”之句，余和答诗，有“名流作主泉作宾”之句，适成对语，因集书一小联畀之，而学使遽归道山，不及悬挂矣。

廷曙墀曾官温州、台州，最后守泰安，题署斋一联云：“桑麻课罢开花径；台荡游还拜岳云。”

四川天回镇，以唐明皇幸蜀返跸驻此，因名。驿亭中以李青莲句为联云：“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

四川嘉定府城外有凌云山，山下有凌云寺，为坡公少年读书处，有楼，塑坡公少时像。山甚峻，楼前即大江。寺门外有集句联云：“干青云而直上；障百川而东之。”时称其浑成切实。楼中有郭兰石学使尚先题联云：“万户侯何足道哉，顾乌帽青鞋，难得津梁逢大佛；三神山如或见之，间黄楼赤壁，何如乡郡挟飞仙。”

少陵草堂中佳联颇多。如诗史堂联云：“水石适幽居，想溪外微吟，翠竹白沙依草阁；楼台开暮景，结花间小队，野梅官柳接春城。”草堂集句联云：“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独立楼集句联云：“即今耆旧无新咏；何处老翁来赋诗。”草亭集句联云：“至今斑竹临江活；无数春笋满林生。”恰受航集句联云：“孤城返照红将敛；仙侣同舟晚更移。”杜公神龛集句联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日暮聊为梁甫吟。”陆放翁配享龛集句联云：“锦里先生为老伴；玉霄散吏是头衔。”皆风雅可诵，以题目本好也。

河南省城有三贤祠，在梁苑古吹台上，祀李太白、杜少陵、高达夫三公。麟见亭河帅联云：“一览极苍茫，旧苑高台同万古；两间容啸傲，青天明月此三人。”

道光乙酉，长懋亭将军，杨时斋督部，克复西域四城。兰州同官，于黄河南岸，对金城关，在金山寺下建楼三楹，题额曰“荡喧”。萨湘林廉访题联云：“外域全归，坐揽关山皆胜地；上游得据，笑谈西北有高楼。”余于乙未莅兰州，则荡喧匾犹存，而联不可复见矣。

兰州城南之皋兰山，又名五泉山。山麓有五眼泉：曰甘露，曰掬月，曰摩子，曰蒙，曰惠。清冽甲于省会诸水，故又名清泉。琳宫绀宇，蔚然巨观。余于卸藩任后，始独游一次。翌日，即戎行匆匆，不能成诗，仅留联句畀寺僧，亦不知悬挂与否也。句云：“佛地本无边，看排闼层层，紫塞千峰平槛立；清泉不能浊，笑出山滚滚，黄河九曲抱城来。”

兰州城北之黄河，初从积石东下，其势渐大。自明初建浮桥，名镇远桥，今因之不废。每隆冬冰合，自成冰桥。冰泮，则以数十艘编为浮桥。每岁二月初吉，大府率僚属斋祓诣河渎神，为合桥之祀。千夫踊跃，万民环睹，如画图然。余拟题桥门一联云：“天险化康衢，直如海市楼中，现不住法；河堧开画本，安得云梯关外，作如是观。”云梯关为淮黄归海之要区，由委溯源，几及万里。余曾管修防者三载，临流回忆，夷险顿殊矣。河神庙中，有查九峰观察廷华联曰：“曾经沧海千层浪；又上黄河一道桥。”亦自纪其所历也。

罗浮山最深处为酥醪观，是安期生与神女会饮元碧酒处。观中有楼，是道人江瀛涛所建。黄香石培芳《浮山小志》云；“罗浮山中鲜精构，惟酥醪观中一小楼，殊擅幽胜。”余题为“浮山第一楼”，并题联云：“万壑烟云浮槛出；半天松竹拂窗来。”昔杨大司马应琚读书洞中，恒楼居，署曰：“小楼容我静；大地任人忙。”并足识也。

嘉庆甲子，吴山尊、张石兰典试粤西。揭晓后，百菊溪中丞觞之七星岩。席次，中丞曰：“此向不可无一楹帖。”因口占一句云：“地有七星邻北斗。”请二君属对。山尊冲口而应云：“人如二客伴东坡。”中丞大为击节，因制联，悬在七星岩壁立亭中，后署山尊名。近闻联已不存，粤人亦无有知其缘起者。林少穆为余述之如此。

独秀峰为桂林主山。颜延年守郡时，赋诗云：“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山因以名。然此语但见唐人郑叔齐所作《独秀山新开石室记》，而颜遗集中未见此诗也。山麓有读书岩，范石湖谓有便房石榻石牗，如环堵之室。颜延年读书其中。似唐以前府治即在是。宋元祐中，郡守孙览构五咏堂，镌五君咏于石。今遗址皆不可考。余于道光戊戍冬，始与僚采商复五咏堂，而以家藏黄山谷先生所书五君咏墨迹勒石堂壁，不两月而规模大具，顿成壮观。因撰一联云：“得地领群峰，目极舜洞尧山而外；登堂怀往哲，人在鸿轩凤举之中。”

独秀蜂中，磨崖诗字如林，以唐人郑叔齐《石室记》及孟简题名为最古。余因五咏堂之北复添一厅事，同人索书楹帖，复撰一联云：“胜地如画图，是贤守遗区，雄藩旧馆；前明入靖江王邸灵山托文字，有叔齐作记，孟简题名。”

独秀峰下有月牙池，冬夏不涸，峰影皆倒浸其中，邝湛若《赤雅》，所谓“山翠尽落”者也。峰畔有磨崖“南天一柱”四大字，极雄健。盖用唐人张固“擎天一柱在南州”诗语。余小霞五咏堂联云：“异代景前修，想石榻摊书，竹林怀友；新堂还旧观，对半潭秋水，一柱奇峰。”又集孟浩然、张谓句一联云：“户外一峰秀；窗前万木低。”堂成后将一年，王孚远方伯惟諴始到，补题一联云；“造物本无私，移来槛外烟云，适开胜境；会心原不远，就此眼前山水，犹见古人。”顷卞竹辰方伯士云亦寄一联云：“光禄诗，文节书，大府来时开胜境；王公冕，将军画，名山何日得重游。”盖堂初建时，方伯适奉命都转长芦，故次联云尔。又卞雅堂观察斌联云：“胜境重开，诗采书声延古趣；生机最乐，雀喧鱼戏助天和。”跋云：“独秀峰下有颜光禄读书旧址。岁己亥，茝林中丞规度其地，即起垣宇，刻五君咏壁间，暇则集同人于此作放生乐事。因拟联语，并识之。”三联今并镌堂柱。

桂林城北仙李园，中多栗树，故俗呼为板栗园。前明为靖藩别业，今为李芸甫水部所得，仍名李园。园中岩洞之胜，为桂郡一大观。余屡觞咏其中，所见楹联不一，记其尤佳者，大门联云：“一带林塘诗境界；四时花果隐生涯。”传是周山茨升桓所撰。簪碧堂中旧联云：“北院喜新成，有寒碧千层，远青一角；东君如旧识，正庭槐垂荫，梁燕将雏。”为商宝意盘所题。芸甫新于水竹佳处筑一茆亭，以供逭暑，自题联云：“乍来顿远尘嚣，静听水声真活泼；久坐莫嫌荒僻，饱看山色自清凉。”有镜亭在水中央，旁有舟曰恰受航。余为集韩、杜句云：“灌池才深四五丈，野航恰受两三人。”

滇南黑龙潭，距省垣二十里，古称名胜。硕庆题联云：“两树梅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有薛尔望者，昆明诸生，明末谐妻妾子女七人，同尽节于潭内，后人哀之，为立大冢，于潭旁建亭。题联云：“寒潭千载洁；玉骨一堆香。”

滇中华庭寺，亦胜迹也。有杨升庵慎题联云：“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外；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

滇南省垣海心亭，颇饶胜致。黄星岩奎光题联云：“有亭翼然，占绿水十分之一；何时闲了，与明月对饮而三。”

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诵海内。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句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嶰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按：上联之神骏，指金马；灵仪，指碧鸡；蜿蜒，指蛇山；缟素，指鹤山。皆滇中实境。然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联字为陆树堂所书。闻阮芸台先生督滇时，曾改窜数字，另制联板悬之。而彼都人士，啧有烦言，旋复撤去。近先生以改本寄示，因并录于右，以质观者：“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凭栏向远，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趁嶰屿螺洲，衬将起苍崖翠壁；更蘋天苇地，早收回薄雾残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鸥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爨长蒙酋，费尽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藓碣苔碑，都付与荒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鸿雁，一片沧桑。”

贵州省城北关外有头桥，为往来迎送之区。有联云：“说一声去也，送别河头，叹万里长驱，过桥便入天涯路；盼今日归哉，迎来道左，喜故人见面，握手还疑梦里身。”

扬州各胜迹楹联，多集晋宋及唐人诗句。盖卢雅雨都转见曾属金棕亭博士兆燕为之，借载于李艾塘斗《扬州画舫录》中，今择其佳者，列之于左：

扬州城北，自慧因寺至虹桥，凡三段：一为城闉清梵，一为卷石洞天，一为西园曲水。慧因寺外为香悟亭，四面皆木樨。联云：“潭影竹间动；綦母潜天香云外飘。”宋之问河边有船房，额曰“南漪”。联云：“紫阁丹楼纷照耀；王勃桃溪柳陌好经过。”张籍稍高处为栖鹤亭，其西厅事，额曰“绿杨城郭”。联云：“城边柳色向桥晚；温庭筠楼上花枝拂座红。”赵嘏过此为勺园，联云：“移花得蝶；买石饶云。”郑板桥所书。

卷石洞天在城闉清梵之后，即古郧园地。今归洪氏，人呼为小洪园。初入为群玉山房，联云：“渔浦浪花摇素壁；司空曙玉峰睛色上朱栏。”李群浩沿河可入薜萝水榭，联云：“云生磵户衣裳润；白居易风带潮声枕簟凉。”许浑水榭之后为契秋阁，联云：“渚花张素锦；杜甫月桂朗冲襟。”骆宾王又数折为宛委山房，联云：“水石有余态；刘长卿凫鹥亦好音。”张九龄

西园曲水，即古之西园茶肆，后归汪氏。中有濯清堂，联云：“十分春水双檐影；徐寅百叶莲花七里香。”李洞有新月楼，联云：“蝶衔红蕊蜂衔粉；罗隐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又有水明楼，联云：“盈手水光寒不湿；李群玉入帘花气梦难忘。”罗虬

元崔伯亨花园，后为洪氏别墅。洪氏有二园：虹桥修禊，为大洪园；卷石洞天，为小洪园。虹桥为王文简赋冶春处，后卢转运复修禊于此。北郊佳丽，推此为最。乾隆间，赐名“倚虹园”，中有妙远堂，联云：“河边淑气迎芳草；孙邈城上春阴覆苑墙。”杜甫其右为饯春堂，联云：“莺啼燕语芳菲节；毛熙震蝶影蜂声烂漫时。”李建勋

小洪园中有流波华馆，挺入湖心，清空一片。联云：“润道余寒历冰雪；杜甫浪花无际似潇湘。”温庭筠其右数折，为小江潭。联云：“竹室生虚白；陈子昂波澜动远空。”王维

冶春诗社在虹桥西岸，临水次为怀仙馆。联云：“白云明月偏相识；任华行酒赋诗乐未央。”杜甫水树间为秋思山房，联云：“天气涵竹气；张说山光满湖光。”马戴其后为槐荫厅，联云：“小院回廊春寂寂；杜甫朱阑芳草绿纤纤。”刘兼最后为桥西草堂，联云：“绿竹漫侵行径里；刘长卿飞花故落舞筵前。”苏颋其后有亭曰“云构”，联云：“山雨樽仍在；杜甫亭香草不凡。”张祜

荷浦香风，在虹桥东岸，一名“江园”。乾隆间赐名“净香园”，中为清华堂，正临水际，联云：“芰荷叠映蔚；谢灵运水木湛清华。”谢朓其后为绿杨湾，联云：“金塘柳色前溪曲；温庭筠玉洞桃花万树春。”许浑门外为春禊亭，联云：“柳占三春色；温庭筠荷香四座风。”刘威

园之左有翠玲珑馆，其旁为蓬壶影。联云：“碧瓦朱甍照城郭；杜甫穿池叠石写蓬壶。”常元旦又其后为江山四望楼，联云：“山红涧碧纷烂漫；韩愈竹轩兰砌共清虚。”李咸用其左为涵虚阁，联云：“圆潭写溪月；孙邈华岸上春潮。”清江阁后为浣香楼，联云：“谷静秋泉响，孟浩然楼深复道通。”柴宿

四桥烟雨，一名黄园，黄氏别墅也。乾隆间，赐名“趣园”，园中有锦镜阁三间，阁之西有小屋三间，额曰“竹间水际”，联云：“树影悠悠花悄悄；曹唐晴云漠漠柳毵毵。”韦庄阁之东有四照轩，联云：“九霄香透金茎露；于武林八月凉生玉宇秋。”曹唐轩之后为涟漪阁，联云：“紫阁丹楼纷照耀；王勃修篁灌木势交加。”方干涟漪阁之北有厅事二：一曰“澄碧堂”，联云：“湖光似镜云霞热；黄滔松气如秋枕簟凉。”何士元一曰“光霁堂”，联云：“千重碧树锁青苑；韦庄四面朱楼卷画帘。”杜牧

黄园竟处有吹香草堂，联云：“层轩静华月；储光羲修竹引薰风。”韦安石其后为春水廊，水局极宽处也，联云：“夹路浓华千树发；赵彦昭一渠流水两家分。”项斯旁有莲花桥，桥边有胜概楼，联云：“奇石尽含千古秀；罗邺春光欲上万年枝。”钱起

虹桥之西岸，为吴氏别墅。其北有跨红阁，先为酒家，后改官园，仍令园丁卖酒为业。有联云：“地偏山水秀；刘禹锡酒绿河桥春。”李正封

长堤春柳，即在虹桥之西，堤畔有浓阴草堂，联云：“秋水才添四五尺；杜甫绿阴相间两三家。”司空图又过曲廊三四折，尽处有小屋如丁字，谓之丁头屋。联云：“绿竹夹清水；江淹游鱼动圆波。”潘安仁

北郊之白桃花，以东岸江园为胜；红桃花，以西岸桃花坞为胜。桃花坞之比邻有晓烟亭，联云：“佳气溢芳甸；赵孟頫宿云澹野川。”元好问

曙光楼面东，以晓色为胜，城中人每于夏月侵晓出城看露荷。联云：“问津窥彼岸；苏颋把钓待秋风。”杜甫

韩园在长堤上，国初韩醉白别墅也。园中筑小山亭，联云：“茂竹临幽溆；李益晴云出翠微。”权德舆

桃花坞额系石刻，内构厅事，曰“疏峰馆”，有集韦庄联句云：“千重碧树笼青苑；一桁青山倒碧峰。”馆之西有方塘，种荷，四旁幽竹蒙翳，构响廊，庋板架水上，为澄鲜阁。联云：“隔沼连荷芰；杜甫中流泛羽觞。”陈希烈

山半桃花，每春时，红白相间，花丛中有蒸霞堂。联云：“桃花飞绿水；李白野竹上青霄。”杜甫又有纵目亭，联云：“地胜林亭好；孙邈月圆松竹深。”无可又有中川亭，四面皆山，中耸重屋。联云：“小松含瑞露；郑谷好鸟鸣高枝。”曹植

梅岭即长春岭，在保障湖中，由蜀冈中峰出脉者也。岭多梅树，故有梅岭春深之目。郡人程元恒志铨筑是岭，三年不成，费至二十万，后梦关帝示以度地之法，旬日而竣。因构关帝庙，庙右为岭上草堂，全湖在望。联云：“碧落青山飘古韵；杜牧绿波春浪满前陂。”韦庄又其右一亭依麓，额曰“钓渚”，联云：“浩歌向兰渚；徐彦伯把钓待秋风。”杜甫

东园即贺园旧址，中有春雨堂。张文敏照联云：“万树琪花千圃药；一庄修竹半床书。”又郑谷口簠联云：“烟云送客归瑶水；山木分香绕阆风。”又江昱江恂联云：“近水楼台开梵宇；平山栏槛倚晴空。”春雨堂之北为菱花亭，联云：“苔色侵衣桁；李嘉祐荷香入水亭。”周瑶亭之北为夕阳双寺楼，联云：“玉沙瑶草连溪碧；曹唐石路流泉两寺分。”白居易

夕阳双寺楼之西为云山阁，雍正间贺吴村君召所建，本宋陈升之吕公著旧址，今就其地重建，并因其旧名。吴村自为联云：“供桑梓讴吟，几处亭台成小筑；快春秋游览，一隅丘壑是新开。”又联云：“水曲山如画；罗邺溪虚云傍花。”杜甫又龚半千贤联云：“定香生寂磬；空翠滴疏棂。”又魏瓜圃嘉瑛联云：“槛前春色长堤柳；阁外秋声蜀岭松。”吾乡刘邻初敬舆亦有联云：“宛转通幽处；玲珑得旷观。”

贺园始于雍正，而对薇亭则乾隆间所增建。吴村题联云：“夜月桥边留画舫；春风陌上引香车。”又汪文端联云；“当阶瑞色新红药；临水文光净绿天。”吴村又题踏叶廊联云：“三山入望松筠在；双树无言水月新。”又褚空山峻联云：“几处好山供客座；一川寒月净尘襟。”

东园额为王觉斯所题，又题芙蓉泮联云：“花间渔艇近；水外寺钟微。”嵇文恭璜联云：“一泮芙蓉新出水；千层芳草远浮山。”又程午桥梦星题醉烟亭联云：“堤畔莺花桥畔月；竹边歌吹柳边舟。”董玉虬文骥亦用李云书句作联云：“半在山隈半水涘；亦如石屋亦濠梁。”

董彤庵权文尝守广陵，题驾鹤楼联云：“竹里登楼，风引三山不去；花间看月，溪流四序如春。”又潘松谷伟联云：“楼台突兀排青嶂；钟磬虚徐下白云。”又王护泽承先联云：“湾过茱萸，松竹三霄水碧；阶翻云叶，亭台四序天香。”

驾鹤楼之旁为杏轩，震泽沈广文斌联云：“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洵是仙居。”

李葂以诗画擅名，与李鱓同时居扬州，称二李。题凝翠轩联云：“终古招邀山色远；几人爱惜月明多。”又梁闻山巘书邵康节句于凝翠轩云：“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按：凝翠轩扁为文三桥书，又有祝枝山“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一联，皆真迹也。

九峰园在扬州城南，中有深柳读书堂。联云：“会须上番看成竹；杜甫渐拟清阴到画堂。”薛远堂后数折为谷雨轩，联云：“晓艳远分金掌露；韩琪夜风寒结玉壶冰。”许浑轩旁有延月室，联云：“开帘见新月；李端倚树听流泉。”李白其东南为玉玲珑馆，联云：“北树远峰闲即望；薛能南园春色正相宜。”张谓其旁为雨花庵，门外嵌石刻曰“砚池染翰”，联云：“高树夕阳连古巷；卢纶小桥流水接平沙。”刘兼堤上有方亭，额曰“临池”，联云：“古调诗吟山色里；赵嘏野声飞入砚池中。”杜荀鹤亭旁有小厅，额曰“一片南湖”，联云：“层轩皆画水；杜甫芳树曲迎春。”张九龄旁有小廊十余楹，额曰“烟渚吟廊”，联云：“阶墀近洲渚；高适亭院有烟霞。”郭良其东斜廊直入水阁，额曰“风漪”，联云：“隔岸春云邀翰墨；高适绕城波色动楼台。”温庭筠再进为海桐书屋，联云：“峭壁削成开画障；吴融垂杨深处有人家。”卢纶

郡城以园胜，康熙间有八家花园，所谓八座名园如画卷是也。卞园在小金山后，即八园之一。旧有王渔洋联云：“梅花岭畔三山月；宵市楼头一草堂。”毕园亦在小金山后，用竹篱围大树数十株，厅事额曰“柳暗花明村舍”，方西畴联云：“洗桐拭竹倪元镇；较雨量晴唐子西。”

蜀冈之东，自乾隆二十二年开莲花埂新河，两岸皆构名园，北岸有奇峰，刻“白塔晴云”四字，前有高屋三间，名曰“桂屿”，屿后为花南水北之堂，堂右为积翠轩，堂联云：“别业临青甸；李峤前轩枕大河。”许浑轩联云：“叠石通溪水；许浑当轩暗绿筠。”刘宪其前为半青阁，联云：“才见早春莺出谷；韦庄更逢晴日柳含烟。”苏颋

园中植芍药处，名为芍厅。厅后于石隙种兰，名为兰渚。渚上筑室三间，联云：“名园依绿水；杜甫仙塔俪云庄。”马怀书过此竹势始大，有小室在竹中，为苍筤馆。联云：“竹高鸣翡翠；杜甫溪暖戏鵁鶄。”刘长卿

春夏之交，草木际天，中有屋数椽，为林香草堂。联云：“歌绕夜梁珠宛转；罗隐山连河水碧氤氲。”陈上美堂之西有小亭，为归云别馆。联云：“小院回廊春寂寂；杜甫碧桃红杏水潺潺。”许浑亭之左为望春楼，楼前有圆池，池前高屋五楹，露台一方，金碧丹青，陆离照耀。额云“小李将军画本”，为王澍书。联云：“万井楼台疑绣画；张九龄千家山郭静朝晖。”杜甫

自望春楼入夹河，中有高屋数十间，为花潭竹屿。联云：“天上碧桃和露种；高蟾门前荷叶与桥齐。”张万顷其右为静香书屋，联云：“飞塔云霄半；刘宪书斋竹树中。”李颀再进即如意门，中有清妍堂。联云：“露气暗连青桂苑；李商隐春风新长紫兰芽。”白居易堂之后为莳玉居，有集杜联云：“山月映石室；春星带草堂。”又有阆风堂联云：“红桃绿柳垂檐向；王维碧石青苔满树阴。”李端又有碧云楼，联云：“烟开翠幌清风晓；许浑花压兰干春昼长。”温庭筠

菉竹轩居蜀冈之麓，结竹为之。四围皆竹，盖仿王元之竹楼遗意。联云：“竹动疏帘影；卢纶花明绮陌春。”王维竹外为藤花榭，长里许，中为藤花书屋，联云：“云遮日影藤萝合；韩翃风带潮声枕簟凉。”许浑书屋之北为清远堂，联云：“窗含远色通书幌；李贺云带东风洗画屏。”许浑

微波峡在两山中，波路夹转东山，构微波馆。联云：“川源通霁色；皇甫冉杨柳散和风。”韦应物

蜀冈之西，由法海桥内河出口，为扇面厅。厅后有石门，通含珠堂。联云：“野香袭荷芰；皎然池色似潇湘。”许浑池长十余丈，与新河仅隔一堤，池上为环翠楼。联云：“冉冉修篁依户牗；包何曈曈初日照楼台。”薛逢池高于河，堤上筑花篱，为疏棂间之，使水气相通。上置方屋，为玲珑花界。联云：“花柳含丹日；宋之问楼台绕曲池。”卢照邻熙春台在新河曲处，与莲花桥相对。联云：“碧瓦朱甍照城郭；杜甫浅黄轻绿映楼台。”刘禹锡上一层，额曰“五云多处”，联云：“百尺金梯倚银汉；李颀九天钧乐奏云韶。”王维台后即为廿四桥矣。

三贤祠即筿园，乾隆乙亥，园就圮，卢雅雨与程午桥葺而治之。祀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及国朝王文简公。复建仰止楼，以“夕阳双寺外，春水五塘西”旧联悬之，顾南原蔼吉隶书也。旁有苏亭，额为郑板桥书，卢雅雨自制联云：“良辰尽为官忙，得一刻余闲，好诵史翻经，别开生面；传舍原非我有，但两番视事，也栽花种竹，权当家园。”按：今之翠霞轩，即三贤祠旧殿。先是祠建于康熙间，本祀韩魏公及欧阳公。太守刁公、王公、苏文忠公，于平山堂之真赏楼，以国朝司理王文简公、太守金公、刑部汪公为配。后居民有祀欧、苏二公及司理王公三贤之请，其时胡庶子润督学江南，为文简门士，遂有是议。至卢雅雨始行之，而诸贤从祧。后地归汪姓，人称为汪园。又撤三贤神主于桃花庵，以殿为园中厅事。今桃花庵之神主又经更易，非其旧矣。桃花庵之后为飞霞楼，联云：“四野绿云笼稼穑；杜荀鹤九春风景足林泉。”薛稷楼之左为见悟堂，联云：“花药绕方丈；常建清流涌坐隅。”元结楼之后为桐轩，是轩本祀欧、苏、王三贤神主，卢雅雨联云：“一代两文忠，到处风流标胜迹；三贤同俎豆，何人尚友似先生。”又郑板桥联云：“遗韵满江淮，三家一律；爱才如性命，异世同心。”其旁植牡丹百本，构翠霞轩，联云：“日映文章霞细丽；元稹山张屏障绿参差。”白居易

蜀冈朝旭，李氏别墅也。中有来春堂，联云：“一片彩霞迎旭日；杨巨源万条金线带春烟。”施肩吾其东为旷如亭，亭外水中有双流舫，联云：“重檐交密树；王勃隔岸上春潮。”清江过此为高咏楼，本苏文忠公题《西江月》处，周以垂柳幂歷，避暑最宜。楼后筑屋十余楹，如弓字。一曰“含青室”，联云：“日交当户树；苏颋花绕傍池山。”祖咏一曰“眺听烟霞轩”，联云：“松排山面千重翠；白居易日较人间一倍长。”陆龟蒙一曰“承露轩”，联云：“池塘月撼芙渠浪；方干罗绮晴娇绿水洲。”孟浩然一曰“青桂山房”，联云：“从此不知兰麝贵；裴思谦相期共斗管弦来。”孟浩然

万松叠翠在微波峡西，一名吴园。厅事后多桂，又筑桂露山房。联云：“回风入座飘歌扇；李邕冷露无声湿桂花。”王建前有小屋三间，额曰“春流画舫”，联云：“仙扉傍岩崿；皮日休小楹俯澄鲜。”张祜又清阴堂联云：“风生北渚烟波阔；权德舆雨歇南楼积翠来。”李澄清阴堂之左为旷观楼，凡十二间，如弓字。联云：“烟草青无际；周伯琦溪山画不如。”杜牧又涵清阁联云：“云林颇重叠；贾岛池馆亦清闲。”白居易

西岸矮屋比栉，名为仓房，联云：“廒庾千箱在；薛存诚芳华二月初。”赵冬曦其前为报丰祠，联云：“息飨报嘉瑞；颜延年膏泽多丰年。”曹植祠外戏台联云：“川原通霁色；皇甫冉箫鼓赛田神。”王维杏花村舍中有浴蚕房，联云；“金屋瑶筐开宝胜；崔日用小桥流水接平沙。”刘兼其西为分箔房，联云：“树影悠悠花悄悄；曹唐罗衫叶叶绣重重。”王建

蜀冈诸山之水，宣泄归河，大起楼南，以池分之。千丝万缕，五色陆离，皆从此出，谓之练池。池之东为染色房，联云：“染就江南春水色；白居易结成罗帐连心花。”青童池之西为练丝房、经丝房，联云：“软縠疏罗共萧屑；温庭筠霏红沓翠晚氤氲。”孟浩然又听机楼联云：“绣户夜攒红烛市；韦庄缫丝声隔竹篱间。”项斯对岸有艳雪亭，联云：“杨柳风来潮未落；赵嘏梧桐叶下雁初飞。”杜牧

蜀冈下陂池为得胜湖，程氏种荷处，筑水楼三楹，额曰“芰荷深处”，联云：“山翠万重当槛出；许浑白莲千朵照廊明。薛逢又有远帆亭，联云：“稼收平野阔；杜甫风正一帆悬。”王湾亭旁有台，集许浑句为联云：“朱阁簟凉疏雨过；远山云晚翠光来。”蜀冈中东两峰之间，有瀑布，筑听泉楼。联云：“风生碧涧鱼龙跃；曹松月照青山松柏香。”卢纶环绿阁在石隙中，联云：“碧树锁金谷；柳宗元遥天倚翠岑。”韦庄旁有露香亭，联云：“泽兰侵小径；王勃流水响空山。”法振

余过广陵，游蜀冈，甚草草。所有榜联，皆未暇省记，只从《画舫录》中择其尤雅者，按地编列。其《画舫录》所未及载者，惟平山堂伊墨卿太守一联云：“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语特壮伟，至今不忘。时墨卿正守扬州也。近阅《桃符缀语》，又载一联云：“几堆江上画图山，繁华自昔，试看奢如大业，令人讪笑，令人悲凉，应有些逸兴雅怀，才领得廿四桥头，箫声月色；一派竹西歌吹路，传诵于今，必须才似庐陵，方可遨游，方可啸咏，切莫把秾花浊酒，便当六一翁后，余韵流风。”稍觉词费矣。

扬州有文选巷，其南为文选楼，考古者以为即曹宪之故宅。宪与魏模公孙罗等同注《文选》，楼即其故址也。今楼中但奉昭明栗主，实误。昭明文选楼之不在扬州，观唐人李颀《送皇甫曾游襄阳》诗云“元凯春秋传，昭明文选楼”之句可见。阮芸台先生于文选巷之西建家庙，又别构楼以藏图书，额曰“隋文选楼”，为之记。伊墨卿题一联云：“七录旧家宗塾；六朝古巷选楼。”

扬州永济寺，有诗僧题联云：“江水滔滔，洗尽千秋人物，看闲云野鹤，万念都空，说甚么晋代衣冠，吴宫花草；天风浩浩，吹开大地尘氛，倚片石危栏，一关独闭，更何须故人禄米，邻舍园蔬。”

严秋槎《药栏诗话》载，扬州某氏园戏台对联云：“坐客为谁，听二分明月箫声，依稀杜牧；主人休问，有一管春风词笔，点缀扬州。”然则此贤主人也，惜不著其名。卞竹辰都转云：“记得是江都贡生李澄所撰。”

海州之云台山，即山海经之郁洲。余以理蝗经山下，而未暇登陟。陶云汀宫保按部朐阳，陟其巅，撰联语极壮丽，云：“海甸涌名山，烟复云回，位业真灵参五岳；洞天开福地，阳舒阴霅，馨香瑞应启三元。”又题山中关帝庙联云：“义气干霄，近指白云开觉路；威声走海，遥凭赤手挽洪流。”又题九龙将军庙云：“倚树论功名，爽籁流声清涧壑；在田占利用，甘膏洒润普桑麻。”按：山中旧有常建极题联云：“世外凭临，一面峰峦三面海；云中结构，二分人力八分天。”

陶宫保云：“其乡资江南岸裴公亭，有郭顽石题联云：‘代裴公称一日主人，风月江山，与此老平分千古；到石上问三生旧迹，宰官仙佛，想当年定许重来。’”

福州鼓山喝水崖之侧，削壁深涧中有磨崖大字一联云：“爵比郭令公，历中书二十四考；寿同广成子，住崆峒千三百年。”字势雄伟，每字高宽将及二尺，余尝拓得一纸，竟无悬挂之处。按，吴炯《五总志》云：李义山尝谓温飞卿曰：“近得一联，‘远比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应声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记得宋人亦以“二十四考中书令”对“万八千户冠军侯”为巧，此则以神仙对富贵语，更阔大矣。

福州鼓山之涌泉寺，建自唐时，蔚然名刹，而楹联多彼氏家言，兹录其稍雅者，如山门弥勒座联云：“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信心时用何物供养；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请问这头陀，得意处是甚么来由。”法堂联云：“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斋堂联云：“五夜工夫，铁脊梁将勤补拙；二时粥饭，金刚屑易食难消。”

福州小西湖东偏开化寺，倚城临水，擅湖堧之胜。黄莘田先生集句联云：“桑柘几家湖上社；芙蓉十里水边城。”最为雅切自然。

余尝再游武夷山，遍历寺观，而未得一佳联，惟天游峰前之一览台楹柱，有“遗世独立；与天为徒”一联，颇与现景相称。又小桃源径口有石门，两旁镵一集句，联云：“喜无樵子复看弈；怕有渔郎来问津。”皆忘却何人所撰。《随园诗话》载：“一览台庭柱有毛大周联云：‘世间有石皆奴仆；天下无山可弟兄。’”则未之见也。

邵武郡城中诗话楼，祀严沧浪先生，严本邵产也。朱幼芝郡丞景英联云：“千秋大雅扶轮手；一片寒泉荐菊心。”叶筠潭学使联云：“百代诗材归品藻；千秋杰阁傍溪山。”皆隐贴，然不若朱竹君先生筠一联云：“隐钓风分七里濑；品诗意到六朝人。”雅切其姓，且老气纷披也。

格言

章钜少承庭训，先资政公每作书，必为章钜讲明其义。尝自署书室曰“四勿斋”，谓“无益之念勿起，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言勿说，无益之物勿食”也。每为人书楹帖，必用格言。谓章钜曰：“人来乞书而不以格言应之，即所谓无益之事也。”一日与先伯父奉直公为人分书楹帖，先伯父一联云：“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只看花。”公亦书一联云：“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呼章钜语之曰：“汝知此两联意义之深厚乎？汝伯父所书，乃涉世良方；我所书，乃自修要旨也。”终身用之不尽矣。

通行楹帖有云：“谦卦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先资政公最喜述之，谓章钜曰：“此是经训，非仅楹联而已。”又集《四书》语示章钜曰：“敏则有功公则说；淡而不厌简而文。”此两语学古服官，淑身涉世皆宜，亦可当座有铭也。

余髫龄即受业于孟瓶庵师超然之门。师由吏部郎乞养归里，时年方四十，掌鳌峰讲席十余年，终老于家。宅后有亦园亭，为读书静坐之地，日以惩忿窒欲自课。制楹联云：“谈性命则先贤之说已多，何似求之践履；学考订则就衰之年无及，不如返诸身心。”

《七修类稿》云：“宏治间，吏部尚书三原王公恕署门曰：‘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奠入都为羞。’嘉靖间，藩司参议扬州钱公嶫亦自撰一联，使所属衙门皆帖焉。句云：‘宽一分民受一分，见祜鬼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王之冢宰，近世难及，而钱忤当道，不久去。余谓二对近人不知，前乃真西山奏疏，后亦古语也。惜忘之。”

杨文贞士奇有子为横于乡，有密友自楚中来者，每述其恶款。文贞常戒之，一日书一联示之曰：“不畏官司千状纸；只怕乡民三寸刀。”毫不知改，后卒以事伏法。人谓文贞此联可为巨族药石。

吕新吾先生有铨署楹帖云：“直者无庸我力，枉者我无庸力，何敢贪天之功；恩则以奸为贤，怨则以贤为奸，岂能逃鬼之责。”又公署楹帖云：“青天下鉴此心，敢不光明正直；赤子来游吾腹，愿言岂弟慈祥。”附见《呻吟语--治道门》。

《茶余客语》云：“申凫盟涵光自见苏门先生后，大书于门曰：‘真理学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分来。’又题书室联云：‘学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拥书早起；干世之心已绝，无夕不饮酒高歌。’观此，则饮酒高歌，正非易易矣。”

桂林府之秀峰书院，为岭西人文萃集之区。乾隆间，武缘刘灵溪太史定逌联云：“于三纲五常内，力尽一分，就算一分真事业；向六经四子中，尚论千古，才识千古大文章。”吕月沧山长称之。余谓此即从申凫盟“真理学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分来”二语衍而畅之耳。

吾闽之鳌峰书院，有林青圃先生题联云：“反已有真修，须留神检到心身界上；加工无别法，务著力打开义利关头。”雅似先儒语录。

王少湖敬臣云：“有一先辈揭《千字文》为斋室楹联，而各加注焉。‘罔谈彼短’之下，注云：‘我亦有短。’‘靡恃己长’之下，注云：‘人各有长。’此语吾人皆当服膺也。”

汤文正公答沈茝岸书云：“李文节尝言翰林官能坏人，衙门冷则易苟，体面好则易傲，无政事则易懒，无风波则易放。署中堂联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胜才毋才胜德。’真座右铭也。”

魏敏果公象枢由左佥都御史荐升户部侍郎，一岁五迁，愈用警惕。自题一联云：“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载年谱中。

《柳南随笔》云：“无锡杜紫纶太史诏由词馆假归，，二十年林居，游名山殆遍。乾隆丙辰，游西湖归，作一绝句授其子曰：‘此即我遗令也。’未半月，以微疾终。诗云：‘半生空自逐浮华，放浪湖山亦大差。分付儿曹无别语，读书为善做人家。’卒之前三日，为其七十诞辰，张宴厅事，大书一联榜于柱。出句为‘教子课孙完我分’，对句即用所作诗结语云。”

《随园诗话补遗》载：“或题书斋联云：“无求便是安心法；不饱真为却病方。’又过润州时，见僧壁联云：‘要除烦恼须成佛；各有来因莫羡人。’又过九华寺见一联云：‘非名山不留仙住；是真佛只说家常。’亦彼法中之格言也。”

武进赵恭毅公申乔论学，以不欺为本。官浙藩时，自署堂联云：“君不可负，只是心难负，负心者不容于尧舜；天不可欺，谁言人易欺，欺人者如见其肺肝。”又湖南院署联云：“但愿民安若堵；何妨署冷如冰。”

姚雪门颐督学湖南时，自题使院云：“亏他人便亏自己，须记朝齑暮盐，我亦寒士；要公道还要虚心，试看畹兰亩蕙，楚故有材。”又联云：“才要真爱，名要略爱，总之己要自爱；天不可欺，君不敢欺，实于心不忍欺。”吴稷堂省兰亦督学湖南，有联云：“畏简书并畏人言，常以无欺盟夙夜；正文风先正士习，惟将有耻勖胶庠。”吾闽沈心斋涵学使一联云：“尔无文字当安命；我有儿孙要读书。”简而有味。翁覃溪师督学山左时，亦录此十四字悬于堂楹，并为之跋云。

江南各州县厅事，多同一楹联。据王朗川《言行汇纂》，乃王玉池令金乡时所作。句云：“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母恩情。”语质意真，妙在人人共晓。若《坚瓠集》所载：“胡可泉知苏州，揭一联于门外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则未免村气太甚矣。

余初历外任，即守荆州。尝于厅事漫题一联云：“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石晓田郡丞煦逢人述之。未及一年，擢淮海监司，实管河防，非所习也，因题厅事云：“到此真成以政学；相逢但愿由中行。”万廉山郡丞承纪亦亟称之。

金德山中丞在粤西藩任时，作官厅对联云：“坐此似同舟，宦情彼此关休戚；须臾参大府，公事何妨共酌商。”用意深厚，有名臣风味。余至粤西，访其联已不可得矣。中丞复诵其乡人徐公士林作臬司题庭柱云：“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亦仁人之言。若宋牧仲题豫章署斋云：“云白峰青，焕发庐山真面目；蛟腾凤起，扢扬滕阁旧风流。”词虽美而意近夸矣。

李恭毅公湖任通永观察时，题厅事一联云：“人苦不自知，愿诸君勤攻吾短；弊去其太甚，与尔辈率由旧章。”

闻广州郡守署中一联云：“不要钱原非异事；太要好亦是私心。”此所谓深人无浅语也，惜忘却何人所撰。

陈最峰景登牧晋州，自题厅事云：“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蒋南庄守颍州，自题听事云：“人原是俗非关吏；仕岂能优且读书。”陈子澜尹来宾亦自题厅事云：“事出于公，诸君何妨至室；吏原非俗，我辈还要读书。”皆真朴有味。

余小霞题佐杂官厅联云：“此间只可谈风月；相对何须问主宾。”浑成典切，于佐杂官厅尤有味。

甘肃藩署官厅有萨湘林集经语联云：“有孚在道明功也；同寅协恭和衷哉。”

桂林抚署二堂有同年赵文恪公慎畛联云：“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文恪由桂林擢督吾闽，两地皆有遗爱，至今颂声不衰。读其楹联，堪信其言行相顾也。

桂林抚署小厅中有百文敏公联板云：“行所当行，不为己甚；慎之又慎，未敢即安。”跋云：“此庚申岁集古人语以自勖者。余自京尹出膺外吏，所至不一载，必有迁除，以故湘南浙右，黔岭滇池，次第转徙，履任之暇，即手书榜诸楹间，以为座右之铭。去冬于五华薇署，甫刻此联，翼日而拜粤西之命。涉历愈深，策惕愈甚，请事斯语，殆将终身，以之为封圻报称也可，以之为密勿陈谟也可。嘉庆甲子，重书于桂林节署之怀清堂。”

程梓庭祖洛抚吴时，于官斋中自书一联云：“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在勤。”又一联云：“无多事，无废事，庶几无事；不徇情，不矫情，乃能得情。”

桂林吕月沧璜郡丞，随其父在戍所十五年，始赦归。成进士后，观政浙中。初知庆元县，有大堂一联云：“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糊涂忘了当日；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著自家。”任奉化县有二堂联云：“民心即在吾心，信不易孚，敬尔公，先慎尔独；国事常如家事，力所能勉，持其平，还酌其通。”梁山舟先生赠联云：“苍生自是关吾分；儒者真宜做此官。”

闻前明王文成公行部所至，必令二人肩二高脚牌前导，大书云：“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议者以为客气，不虚也。吾友林少穆为江苏廉访时，尝书此作大门楹联是矣。

余小霞《乙庚笔记》云：“州县每遇命盗案出，必有蠹役阴嗾所获之犯，使供某某为同盗，则皆素封且愚懦可鱼肉者。被供者率以贿免，而役之橐充焉，谓之‘开花’。四川某尉署中有自撰楹帖云：‘若使子孙能结果；除非盗贼不开花。’可谓惠出一尉矣。”

吾乡林青圃先生历官中外，亮节高风，一宅数亩外，囊橐无余。余黄巷之旧居，即先生故宅也。尝自榜楹柱云：“庭余嘉荫，室有藏书，天下事随处而安，即此是雕梁画栋；卜得芳邻，居成美境，黄巷又名新美境田舍翁问心已足，漫言应列鼎鸣钟。”

粤东黄翼堂绍统训导石城，学者称仰山先生，尝自署楹帖云：“为伦类中所当行之事；作天地间不可少之人。”

尝见汪退谷先生书楹帖云：“汲水浇花，亦思于物有济；扫窗设几，要在予心以安。”又梁山舟先生书楹帖云：“能受苦方为志土；肯吃亏不是痴人。”

蒋心余先生宅中大门联云：“一代翰林风月手；六朝兰锜谢王家。”闻是彭文勤公所赠句。其厅堂各联，悉出先生所撰，皆格言也。大厅联云：“至乐莫过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寡智乃能习静，寡营乃可养生。”内堂联云：“欣戚相同，为人莫想欢娱，欢娱即是烦恼；福命不大，处世休辞劳苦，劳苦乃得安康。”飨堂联云：“富贵无常，尔小子勿忘贫贱；圣贤可学，我清门但读诗书。”又联云：“垂训一无欺，能安分者，即是敬宗尊祖；守身三自反，会吃亏者，便为孝子贤孙。”

纪文达师曰：“门人耿守愚，喜与人争礼数，常言‘士不贫贱骄人，则崖岸不立，恐益为人所贱。’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驳之。即就其说而论，亦谓道德本重，不以贫贱而自屈；非毫无道德，但贫贱即可骄人也。’先师陈白崖先生尝手题一联于书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论，两言可以千古矣。”

吴门故家厅堂有一联云：“必孝友乃可传家，兄弟式好无他，即外侮何由而入；惟诗书常能裕后，子孙见闻止此，虽中材不致为非。”不知何人所撰。训词深厚，当家家揭于堂楣。余小霞自述其旧居厅事联云：“兄弟睦，家之肥；子孙贤，族乃大。”义亦阔大。

广州香山书院联云：“诸君到此何为，岂徒学问文章，擅一艺微长，便算读书种子；在我所求亦恕，不过子臣弟友，尽五伦本分，共成名教中人。”

姚铁松中丞守武昌时，撰听事联云：“笔下留有余地步；胸中养无限天机。”盖因旧句而改首二字也。

石天基《传家宝》中有一联云：“言易招尤，对朋友少说几句；书能益智，劝儿孙多读数行。”真传家宝也。

相传桂林陈文恭公自题其里第一联云：“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或云是武进刘文定公纶所撰。然余尝见梁山舟学士手书此对，又云是文衡山语也。

汪龙庄云：“余治刑名二十余年，行将从宦。甥兰启将事读律，请业于余，因就畴昔所究心者，书以代口，题曰《佐治药言》，并撤寓斋中旧联授之，曰：“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可谓仁恕矣。

彭文勤公少与蒋心余同学，有题书房旧联云：“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今此联熟于人口，而不知其为文勤所制也。

丁自庵善庆督学粤西，诲人必先器识而后文艺，自撰一楹帖镂板，颁之庠序。句云：“人生穷达岂能知，趁早须立此可为圣贤、可对帝天之志；客告是非且莫管，得闲要读我有益身心、有关世道之书。”亦可为士林针砭矣。

尝见那文毅师手书赠顾蔼亭工部联云：“鹰隼入云睐所向；骅骝得路慎于平。”工部盖以才自见者，故勖之如此。宦途中客皆当服膺也。

于文襄公敏中尝治蔬圃，自题圃门联云：“今日正宜知此味；当年曾自咬其根。”鄂文端公鄂尔泰亦有菜圃长联云：“此味易知，但须绿野亲身种；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用意各别，皆格言也。

近人集《兰亭序》字作楹帖，有极自然成格言者，如：“与世不言人所短；临文期集古之长。”“人有不为斯有品；己无所得可无言。”“尽日言文常不倦；与人同事若无能。”“一人知己亦已足；毕生自修无尽期。”“相知当不在形迹；修己岂可殊初终。”“清言每不及世事；静坐可以修长生。”“知足是人生一乐；无为得天地自然。”“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与贤者游信足乐；集古人文亦大观。”“信古不迁，也是昔贤知己；流阴若寄，无为今世闲人。”又有集《圣教序》字者，如：“大本领人，当时不见有奇异处；敏学问者，终身无所为满足时。”又有集《争坐位帖》字者，如：“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大惧与众人同数；须知保晚节尤难。”“名美尚欣闻过友；业高不废等身书。”“业高乎众意岂满；泽及于人功不虚。”

闵鹤初曰：“尝见一楹联云：‘世间惟有读书好；天下无如吃饭难。’语亦沉著，惜未知作者为谁。又桑弢甫先生授徒，辄劝人加餐食，案侧悬一联云：‘放开肚皮吃饭；抖起神气读书。’想见豪情。然不若徐连峰岱云‘立定脚根撑起脊；展开眼界放平心’为倜傥有致也。”记余尝薄游永嘉，谒陈观楼先生昌齐于署斋，见自书一联云：“竖起脊梁立行；放开眼孔观书。”似更老气无敌。

程月川中丞含章每莅一任，必以自书文字，墨拓一联，悬挂厅事。盖“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十二字，款云：“敬书朱紫阳夫子家训语。”按：此是我朝崑山朱柏庐先生用纯所撰居家格言，自“黎明即起”至“庶乎近焉”，凡五百一十字，此其末段结语。通篇语皆切实，而此二句尤为赅括，允堪悬作座右铭。今人误以此篇为朱子所作，中丞亦未加深考耳。中丞尝书“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两语，为书室楹联。旁亦注云：“书朱紫阳夫子句。”不知此乃南宋翁森所作《四时读书乐》诗，并非朱子，中丞亦沿讹而不知也。

佳话

《柳南随笔》云：“严恪，字心萱，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公已晋尚书，而封翁犹康健，自书堂中一联云：‘有子万事足，我子作尚书，足而又足；七十古来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

《松窗笔乘》云：“尤悔庵侗著‘临去秋波那一转’制义，流传禁中。世祖知其为徐立斋业师，因取观之，叹为真才子。及官翰林，尝偕诸儒臣进平蜀诗文。圣祖见其名曰：‘此老名士。’悔庵以此二语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语’，右曰‘今上玉音’。极文人之荣。”

王文成公之父海日先生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致政时，值文成公平宸濠。先生自题书室一联云：“看儿曹整顿一作旋转乾坤；任老子婆娑风月。”如此福分，如此襟期，自当只千古而无对。我朝桐城张文端公及见子文和公晋揆席，自题门联云：“绿水青山，任一作让老夫消磨一作逍遥岁月；紫袍金带，一作紫宸黄阁看吾儿燮理阴阳。”正袭海日语。按：海日语又似从谢太傅对客语中化来，特不如其蕴藉，而张语则风味又减矣。

无锡嵇文敏公曾筠及文恭公，父子相继为宰相。门联云：“主圣臣贤，两朝宏硕辅；父先子后，一气转洪钧。”桐城张文端文和，亦父子宰相。门联云：“二世三公，太平宰相；一堂五代，富贵神仙。”按：我朝韦平济美者，满洲人为多，惟尹文恪公尹泰、尹文端公尹继善、庆文恪公庆桂三世蝉联为最盛。汉人则山左刘文正公统勋、文清公墉及嵇氏、张氏皆以父子相继，此外无闻焉。记宋尤玘《万柳溪边旧话》载其家自文献辉、文简袤科名接武，尝筑圃西湖，度宗幸其堂，御笔题楹间一联云：“五世三登宰辅；弈朝累掌丝纶。”朝绅荣之。知盛事亦自古所仅见矣。

殷彦来誉庆赠王渔洋一联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从其游。”其时亦惟渔洋足以当之。闻钱名世初游京师，除夕以联送渔洋云：“尚书天北斗：司寇鲁东家。”由是知名。后送权贵句云：“分陕旌旗周太保；从天钟鼓汉将军。”因之谪官。

科第世家，以江南为盛。我朝溧阳史氏、昆山徐氏，两家祠堂长联，熟在人口，不但今世所稀，盖自古亦鲜遇矣。按：史氏联云：“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四世翰苑蝉联，犹有舅甥翁婿；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八榜科名鼎盛，又逢己亥寅申。”考溧阳史氏，自康熙丁未，史鹤龄始入翰林；至壬戌，其子史夔继之；庚辰，其孙史贻直继之；乾隆乙丑，其侄孙史贻谟继之；己酉，其曾孙史弈簪继之。此外则其婿金坛于小谢，其甥于敏中，丹徒任兰枝，阳湖管干珍，并前后为翰林。世谓海内无第二家也。若次联所云，则史鹤龄为丁酉举人，丁未进士；史夔为辛酉举人，壬戌进士；史夔之弟史普为己卯举人，庚辰进士；史随为戊子举人，己丑进士；史贻直为己卯举人，庚辰进士；史贻谟为甲子举人，乙丑进士；其弟史贻简为癸卯举人，甲辰进士；又史鹤龄之曾孙史弈簪为己酉举人，戊辰进士；史光启为壬申举人；史应曜为丙午举人。八榜科名，彬彬可考。而合史光启之壬申计之，实为九榜。惟己亥寅三榜，尚阙有间。则末语“又逢己亥寅申”云云，亦尚须细考耳。

昆山徐氏祠堂联云：“教子有遗经，诗书易春秋礼记；传家无别业，解会状榜眼探花。”按：徐健庵尚书乾学系顺治甲午拔贡，庚子举人，康熙庚戌探花；徐果亭阁学秉义系康熙己酉举人，癸丑会魁探花；徐立斋相国元文系顺治甲午经魁，己亥状元。并无解元会元榜眼。联语亦不过浑括言之。然三兄弟并登鼎甲，并列崇班，不可谓非难能可贵耳。至上联所云，语乃质实可风。健庵尚书，著有《读礼通考》；果亭阁学，著有《经学识馀》；立斋相国，著有《含经堂集》。而传是楼藏书之富，甲于寰区，教子遗经岂虚语载！

徐健庵先生以大司寇谢病归，御书“光焰万丈”扁，以宠其行。时人赠联云：“万方玉帛朝东海；一点丹诚向北辰。”

纪文达师曰：“先师介野园先生尝四主会试，四主乡试，其他杂试，殆不可缕数。尝有恩荣宴诗云：‘鹦鹉新班宴御园，摧颓老鹤也乘轩。龙津桥上黄金榜，四见门生作状元。’于文襄公赠以联云：‘天下文章同轨辙；门墙桃李半公卿。’可谓儒者之至荣矣。”

溧阳史文靖公贻直七十寿辰，献联者充门，惟许刺史佩璜云：“三朝元老裴中令；百岁诗篇卫武公。”及袁简斋先生云：“南宫六一先生座；北面三千弟子行。”为公所许可。

乾隆末，漳浦蔡文恭公予告归里，小住福州，所主者为余戚党家。时余方龆稚，尝从人于屏后窥视之。记得先资政公言，有一客赠联甚庄重切实，句云：“主恩前后三旋里；天语丁宁再入朝。”似是中朝达官所制。彼时但能述其语而已，不能举其名矣。

乾隆六十年中，各直省奏报寿民寿妇，五世同堂，亲见七代八代者，屡见邸抄，然未有如长洲蒋氏之盛者。乾隆丙申春，内阁中书应焻之祖文源，年九十，配张氏，年八十九。翰林院编修元益之祖文涵，年八十九，配颜氏，年八十八。俱五世同堂，亲见八代。应焻、元益同日给假回籍祝寿，海内荣之。时徐雨峰巡抚士林制联称祝云：“登甲登科，七代儿孙绕膝；难兄难弟，九旬夫妇齐眉。”洵盛事也。

尝见刘文清公为纪文达师书联云：“两登耆宴今犹健；五掌乌台古所无。”盖吾师自撰句也。梁山舟学士赠联云：“万卷编成群玉府；一生修到大罗天。”

英煦斋师《恩福堂笔记》云：“先文庄公掌容台者十二年，与达香圃、纪晓岚、刘青垣三宗伯同事。余于嘉庆庚申追随三先生，亦列春官。迨癸酉重任时，乃铁冶亭、王春圃两先生为大宗伯，秀楚翘、胡西庚、汪瑟庵为少宗伯。铁出王门，胡、汪、秀三公及余前后皆出铁门。其时有春官六座六师生之谚，因制联留署，句云：‘典礼奉寅清，粉署重来，愧说箕裘延世业；同堂聚师弟，薪传递衍，始知桃李属春官。’”按：是年适为王春圃先生八十寿辰，合署称觞，属章钜为俪体序文，中有“官分两座，座中以座主为尊；宾列四门，门下之门生叠至”句。时春圃哲嗣莲甫先生亦继为少宗伯，每对同官亟诵之。

《恩福堂笔记》又云：“曹文敏公文埴以右庶子视学江西，适曹文恪公家居，献一联曰：‘韩愈官为右庶子；庄周篇有大宗师。’彭文勤公视学浙江时，杭州守为邵公齐熊，公赠联曰：‘杭州太守湖山美；康节先生安乐窝。’皆可云典切。前辈于应酬文字，不苟如此。”

梁文庄公诗正既相后，嵇文恭公赠联云：“秋圃黄花韩相国；春风红杏宋尚书。”台阁颂扬语，又何其妍丽也。

山左刘文清公在相位，其太夫人九十寿辰，仁庙赐寿，备极恩荣，阮芸台先生撰联寄祝云：“帝祝期颐，卿士祝期颐，合三朝之门下，亦共祝期颐，海内九旬真寿母；夫为宰相，哲嗣为宰相，总百官之文孙，又将为宰相，江南八座太夫人。”盖其时文清以两江总督遥执相权，而信芳先生已官太宰也。此与崑山徐氏、溧阳史氏家祠中联，皆无第二家足以当之。

直隶真定府试院后楼五楹，合祀关帝文昌，乾隆中，吴白华先生省钦视学，适奉召回京，代者即令弟稷堂先生，在真定交替时，白华先生撰一联云：“文武一龛如在上；弟兄同节此登高。”盖恰值重九日，可云巧合。

庆蕉园宫保庆保为广东将军时，王省厓尚书鼎赠联云：“恩衍韦平，祖父子孙三宰相；家传忠孝，弟兄叔伯四将军。”巨制鸿题，足以称其家乘。

扬州乔椿龄，字樗友，善易数，虽至友不轻为卜。诗文之格，唐以下不屑仿也。其弟子阮芸台先生已贵，未尝通一札，及先生视学山左，礼请衡文，乃往，卒于青州。尝榜其斋云：“四方名士皆知己；八座门生正少年。”

英煦斋师六十寿辰，适近七夕，有呈寿联者，最著称人口，而忘却何人所作。句云：“四海仰双星，六秩衍大挠甲子；二难跻八座，九夫锡娲氏笙簧。”时公子奎耀、奎照，皆跻贰卿，内府锡乐部为寿云。

阮芸台先生五十岁时，在漕帅任。衍圣公孔冶山先生赠以寿联云：“鼎甲连科，皆属公门桃李下；淮扬列郡，更开军府梓桑间。”盖先生扬州人，正漕帅辖下也。

阮芸台先生于道光十八年以大学士引年予告，返居广陵里第。濒行，奉恩谕，有怡志林泉之语，举朝羡之。潘芝轩相国赠联云：“四海具瞻，尊为山斗；同朝钦羡，望若神仙。”

吴兴沈坳堂世枫由湖北方伯告归，其子希人学士官内阁，亦请假归省。有同人以联赠行云：“鹤鸣在阴其子和；鸿飞遵渚我公归。”

朱建三生于七月七日，所居之里名百花巷，李笠翁寿以联云；“七夕是生辰，喜功名事业从心，处处带来天上巧；百花为寿域，羡玉树芝兰绕膝，人人占却眼前春。”

笠翁五十岁生男，自题楹联志喜云：“一生好事无双日；百岁闲身得半时。”

康熙间，有某相国家擅园林之胜，相国亦雅有文望。李笠翁赠之联云：“朝罢独行春，踏去不知三径远；公余时读史，坐来便觉五云多。”

李笠翁赠李坦庵相国联云：“名世天生五百年，为福黎民，特使早居黄阁上；元老人称二十载，宜增华发，谁知正在黑头时。”盖相国年未及三旬，即登揆席也。

李笠翁有寿方太夫人七十联，自为之序云：“夫人为何芝岳相国之女，方坦庵宫詹之配，楼冈学士、邵村侍御与三孰四世五孝廉，暨谦六任子之母。茹斋奉佛，兼礼列仙。”句云：“出宰相之门，入宫詹之室，居学士侍御孝廉胄子之堂，足不履民家户阂者，七十年于此；继麻姑之迹，追王母之踨，证如来观音文殊普贤之果，口偏食人间烟火者，八千岁犹然。”

又寿陈太夫人八十联，自为之序云：“此蕉鹿先生之母也，时昼锦归来，专为称觞一事。太夫人七十时，令子犹为外吏，今则内擢司农矣。句云：‘逾古稀又十年，喜当时令子高迁，几度锦衣归阀阅；去期颐尚廿载，看后兹文孙继起，满堂牙笏颂冈陵。’”

梁文庄公乞假养亲，赐“莱衣昼永”四字扁额，又赐诗云：“翻祝还朝晚，卿家庆更深。”夫语肫挚如此，可谓备极恩荣。嵇文恭公赠联云：“花宴琼林，温仲舒由大魁秉政；堂开昼锦，王文献以宰相养亲。”亦庄丽得体。

无锡邹小山宗伯一桂有门生某，弟兄皆词林，二子并登甲科，而其母则以侧室受封者也。七十诞辰，求公撰寿言，公令诸门生拟之，俱不称意。盖不难于颂扬，而难于得尊者之口气也。公乃自撰联句云：“有子有孙，都成名进士；多福多寿，是谓太夫人。”于是执笔者咸叹服。又张船山太守问陶为吴谷人先生锡麟之太夫人撰寿联云：“惟善人现寿者相；有令子为天下师。”亦质朴有味。时先生方为国子祭酒也。

《随园诗话补遗》云：“乾隆庚寅，余在杭州，访蒋苕生太史，闻寓湖州太守张公处，即具名纸往投。蒋未见，乃先有一峨冠者拱出，心知是太守，素无交，而其意甚亲，未免愕然。太守笑曰：‘先生不识我耶？我早识先生，并识先生之夫人貌作何状，令姊貌作何状。’历历如绘。余益惊问故，太守曰：‘当年公作翰林，住前门外横街。我年九岁，与公陆氏二甥同在蒙馆读书，每放学后，嬉游公家。公姊及夫人梳头，常在旁，手进梳篦，公过，犹呼饼饵啖我。公竟忘耶？’余谢曰：‘事实未忘，不料昔日圣童，今为公祖也。惜二甥早亡矣。相与唏歔者久之。从此遂别。更二十年，太守之子惠堂孝廉来权知溧水。又是余改官江南第一次捧檄之所，重重春梦，思之怃然。其前事迹，已作古诗一首赠蒋，梓入集中矣。今年衰不能再赘，乃作一联留惠堂厅事，云：‘后我卌年，同为此地亲民宰；通家两代，曾见而翁上学时。’盖实叙平生佳话，非敢挟长也。”

梁山舟学士，于嘉庆十六年冬患发疽，危笃中见有人持楹帖入，其句云：“万里烟云开瘴户；一天风雨护神炉。”病遂愈，因自号新吾长翁。后九十诞辰，夫妇齐眉清健。张岐山问莱赠寿联云：“人近百年犹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孙。”时人称其工切。

梁山舟学士最工为寿联，得之者无不乐其雅切。如寿吴太夫人八十云：“八座起居，令子宫袍慈母线；重闱燕喜，南阳仙菊北堂萱。”自注：“令子方开藩河南，故用南阳菊事。”又寿嵇文恭公八十云：“螭坳旧齿符天寿；雁塔新题冠佛名。”时公以万寿年生日，重宴琼林也。又寿王述庵侍郎昶八十云：“盾鼻弓衣，行世文章皆事业；屏风团扇，还山官府即神仙。”又寿许小范六十云：“甲子从头开上寿；神仙自古有曾孙。”时许已有曾孙也。又寿赵次乾云：“东方先生善谐谑；南极老人应寿昌。”又寿汪西灏沆云：“国门旧价千金重；乡社新图九老尊。”又寿博罗苏明府云：“会翻李委南飞曲；曾领朱明大洞天。”又寿博罗成明府云：“鼓琴自擅寰中手；飞舄来看海上山。”又寿姚宗伯是年与千叟宴者云：“履舄殿庭千叟上；台光角亢两星间。”又寿陕西何中丞未及年而与千叟宴者云：“家传玉节仍分陕；天赐琼筵预杖期。”又寿袁简斋先生云：“藏山事业三干牍；住世神明五百年。”又寿直隶梁制军云：“旌麾畿甸尊宗衮；杖履耆英寿国桢。”又寿闵中丞奉使本籍谳狱者云：“玉节承天南斗静；锦衣行昼使星明。”又寿尹文端之子为福州将军者云：“龙门世泽华跗盛；鲸海威名草木知。”

广东冯潜斋成修幼牧牛，梦有持扇为障日者，扇上有“贵州学政”四字，因奋志读书。年三十四，始游庠；逾年登贤书，联捷成进士，由庶常改部曹，典蜀试，又典闽试；嗣督学贵州，旋罢归。好论文，有冯八股之目。年九十余，始卒。乾隆壬寅八秩，与夫人同庚，康健无恙。届结褵周甲之期，亲友门生，骈集称庆，重行花烛交拜之礼。自署门联云：“子未必肖，孙未必贤，屡忝科名，只为老年娱晚景；夫岂能刚，妻岂能顺，重谐花烛，幸邀天眷锡遐龄。”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鸣，洵美谈也。

赵瓯北先生早赋归田，不与外事，惟以著作自娱。刘石庵先生手书赠联云：“务观万篇，半皆归里作；启期三乐，同是达生言。”赵得之甚喜。

颜鲁舆伯焘巡抚滇南，署堂联云：“彩云见处，先后六十年中，三世建牙，宜何如效涓埃以肯堂构；湛露承来，纵横八千里外，百蛮稽首，所愿与兴礼让而广农桑。”王霞九观察赠芳云：“出语公自纪实，殆黔国公后所仅见者。”

庐陵刘古庵上舍宗辉买舟滕王阁，为舟子书联云：“有客临舟怀帝子；何人下榻学陈公。”时商丘陈望之为江西巡抚，见之笑曰：“奇士也。”命延之入，且曰：“为君下榻矣。”一联之遇合亦奇。

陶云汀宫保，开府大江南北者，十有余年，名位兼隆，吏民翕服。潘功甫舍人有祝五旬寿联云：“能文翰林，能言御史，能任封疆赞翊圣化，有真经济才，公论出朝士口；为国筹运，为民兴利，为我乡里表彰贤达，得大光明寿，妙法现宰官身。”又齐梅麓太守祝六旬联云：“八州都督，五柳先生，经济文章，千古心传家学远；六甲初周，一阳来复，富贵寿考，百年身受国恩长。”盖宫保诞辰在黄钟之月也。文程春海侍郎寄赠一联云：“海涵地负之才，文章博辨，议论雄伟；春温秋肃之政，动用县解，静专直方。”合诸名流之语观之，其人之生平可定矣。

歙县曹文正公由户部侍郎晋工部尚书时，其门下士徐访岩廉访宝森赠联云：“再世宫衔，太保少保；两朝宸眷，司徒司空。”

挽词

《秋雨庵随笔》云：挽联不知起于何时，古则但有挽词，即或有脍炙人口二句者，亦其项腹联耳。惟《石林燕语》载：“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后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容挽之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此则的是挽联之体耳。

《恩福堂笔记》云：纪文达师挽朱笥河先生一联云：“学术各门庭，与子平生无唱和；交情同骨肉，俾予后死独伤悲。”二公所学，具见于此，而语尤真挚。且非笥河先生不能当斯语，非文达师亦不敢作斯语也。

《恩福堂笔记》又云：乾隆戊戌，余随侍先文庄公赴闽抚任，道出杭州。值先文庄公六十寿辰，中丞学使分日为贺。此余得瞻彭文勤公之始也。迨余入词垣，适公为大教习，勖余曰：“向读之经书，不可抛荒；已读之诗文，仍未足用。应将《文选》及《唐宋诗醇》、《文醇》尽卷熟读，可为好翰林矣。”余因是加励。迨嘉庆壬戌，遂与公同掌院事。一日，公告余曰：“内子昨问‘新院长为谁？’答曰：‘乃曩在杭州汝亦见过甫八岁之英世兄也。’”二老同深嗟叹。故癸亥公捐馆时，余哭之痛，献联云：“榕峤奉行舆，道出临安，绛帐抠衣才八岁；蓬山陪末座，职犹弟子，玉堂撰杖忽千秋。”盖纪实也。

纪文达师挽刘文正公统勋联云：“岱色苍茫众山小；天容惨淡大星沉。”句奇语重，非文正公不足以当之。

成亲王挽福文襄郡王福康安联云：“大名诸葛身先死；异姓汾阳帝不疑。”我朝以异姓封王者，如定南王孔有德、义王孙可望、靖南王耿继茂、袭义王孙征淳、平南亲王尚可喜、海澄公赠王爵黄芳度，皆在国初年间。雍正、乾隆以来，惟福文襄一人而已。

福郡王甍于湖南军营，时苗疆所在建祠。纪文达师撰联云：“汾阳王名位相同，功业常新，万里有将军壁垒；忠武侯经纶未尽，英灵如在，百蛮拜远相祠堂。”

彭春农曰：“先文勤公，出董文恪公邦达之门。嘉庆丁巳，文恭公诰丁太夫人忧，高庙遣官奠酒，加赏陀罗经被。文勤公挽联云：‘心怆老门生，执馈缝衣怜雪立；恩醲贤宰相，醊卮经被报春晖。’时纪文达师亦文恪门生，挽联亦以‘老门生’与‘贤宰相’作对。归语其孙芗林曰：‘惟我两人，所见略同也。’”

董文恪公之夫人没于京师，时文恭公已登揆席。文达师作挽联云：“富春江万古青山，阡表长留，慈训能成贤宰相；听雨堂九年绛帐，食单亲检，旧恩最感老门生。”《桃符缀语》载此联，以为陶太史撰，盖误。

纪文达师因诵某诗云：“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戏谓此二句可作我他年挽联。刘文清公云：“此惟陆耳山副宪足以当之。”未几而陆讣至，盖方被命赴沈阳覆校四库书，以天气骤寒，裘衣未到，冻僵于旅寓中也。时以为语讖。

纪文达师挽彭文勤公联云：“包罗海岳之才，久矣韩文能立制；绘画乾坤之手，惜哉尧典未终篇。”盖文勤方专司高庙实录藁本，未能竣事而甍也。

沈归愚尚书德潜挽桑弢甫调元云：“文星酒星书星，在天不灭；金管银管斑管，其人可传。”

毕秋帆自营生圹于邓尉山，并自作挽联云：“读书经世即真儒，遑问他一席名山，千秋竹简；学佛成仙皆幻相，终输我五湖明月，万树梅花。”

昌平陈紫澜宫詹浩与钱唐陈句山太仆兆仑并负重名，时有南北二陈之目。宫詹有挽吴湛山中丞士功联云：“使节转闽疆，旧雨追思，鄂渚兰言如昨梦；耆英推洛社，生刍遥奠，谢庭玉树总层霄。”中丞为香亭侍郎之父，曾抚吾闽，与宫詹为挚好。此联凄婉动人，写作双美。侍郎为裁截成卷，遍征同人题识，新建曹文恪公、仁和胡文恪公、富阳董文恭公及吴白华、褚筠

心廷璋、陆费丹叔墀、谢蕴山启昆诸公，皆有跋。以一联而集成巨观，蔚为墨宝，宜中丞之孙红生舍人葆晋珍秘若球璧矣。

梁山舟学士所撰挽联征多，兹择其尤著者录之。挽梁文定公国治云：“天北掩台垣，闻说槐音中夜断；江东失宗衮，心伤荆树一时摧。”时其弟冲泉亦没也。挽其姑夫张藻川侍郎云：“朝无谏草，家有赐书，卅载清声光简册；公应骑箕，我悲陟岵，一时血泪洒葭莩。”挽蓝素亭河督云：“帝畀以河，三策勤劳著淮北；臣心似水，四知风节媲关西。”挽钱竹汀宫詹云：“名在千秋，服郑说经刘杜史；神归一夕，仙人骨相宰官身。”

钱箨石先生载以上书房侍郎致仕，山舟学士挽以联云：“青宫授几，洛社图形，官府神仙皆慧业；达尊备三，绝艺擅四，儒林文苑并传人。”自注云：“昔人以文与可‘骚、书、诗、画’为四绝也。”

山舟学士之妹夫汤昼人，辛未庶常，未及散馆而没，年仅四十。生母犹在堂，学士挽以联云：“四十年生有自来，身到蓬瀛天遽召；三千里没而犹视，心伤桑梓母何依。”又挽其师庄云樵云；“孝思尽宦海家园，荣亲养亲，一笑生天证佛果；道望齐太山梁木，吾仰吾放，几人入座哭春风。”又挽陶篁村云：“万里儿啼，此日愁攀贤令辙；卅年老泪，隔江空盼少微星。”时篁村之子方宦黔中也。挽其兄春淙云：“一品承恩，魂魄长依华屋；九重念旧，馨香宜彻幽泉。”挽明中和尚云：“画里传衣，夙契偶同永长老；山中献盖，前尘谁证衲禅师。”自注云：“余画过去僧像，师为补衲。又师与先人同入诗社。”挽佛裔和尚云：“竹萎蕉枯，此日是师真面目；焚香洒水，当年惟我旧朋俦。”自注：“次句指恒公寂时事。”

山舟学士挽孔谷园继涑联云：“临去诗成，写照髯仙，明月清风人已远；平生墨妙，瓣香冰叟，虹楼瀛海世争传。”自注：“谷园没之前数日，有题苏尺牍诗，‘明月清风’即诗中语。天瓶居士张文敏公为谷园妇翁。玉虹楼，谷园斋名。《瀛海仙班帖》，天瓶书也。”

邱南屏侍郎树棠以事降调，未补官而卒，时辛卯上元日也。是日值月食，彭春农以联挽之云：“大云暂作闲云，风规自在；元夜顿成长夜，月魄同亏。”

陈荔峰侍郎为内阁学士，阅二十年，始擢少宗伯。旋摄少宰少农，骎骎乎大用矣。以病乞假调理，已就痊愈。是日，宴客至中夜，众宾甫退，始就寝。不逾时，起坐，咯血数口而没。彭春农挽联云：“撒手了无难，夜宴方阑归碧落；伤心将大用，夕阳虽好近黄昏。”

平湖吴台卿显德，松圃协揆之犹子，山舟学士之甥也。幼聪敏，年十六受知于朱文正师，补博士弟子员，才藻冠时，谓取青紫如拾芥矣。乃十上乡闱，未离席帽，郁郁不得志，遂遁而学仙，日从事乩鸾，叩长生之术。年未四十，以瘵卒。太夫人犹在堂也。学士挽联云：“天道何知，不许阿奶留李贺；神仙安在，翻教老泪哭羊昙。”读之令人酸鼻。

山舟学士与其德配汪恭人俱登大年。恭人长学士一岁，先学士二年卒。学士挽联云：“一百年弹指光阴，天胡靳此；九十载齐眉夫妇，我独何堪。”逾二年，学士始卒，年九十三。没前数日，手书讣稿，遗命“不治丧，不刻行状”。同里众绅士挽联云：“朵殿奉丝纶，四百纸述事记言，史馆犹传大手笔；明湖思俎豆，九十载清风俭德，邦人长想古衣冠。”

鲍觉生先生桂星才气冠时，徒以傲兀凌人，为世所嫉。临终自撰挽联云：“功名事业文章，他生末卜；嬉笑悲歌怒骂，到此皆休。”遗命悬于灵几之前，则仍是本色语也。

浙中苏子斋绎由翰林改官侍御，以公过镌级，捐复刑部副郎，转正郎，出守山西朔平，以忧归。起复，守山东青州，卒于官。有素交官于广东者，闻其讣痛之，寄联挽之云：“誉美西清，望重西台，又威肃西曹，出治懋勋猷，两省春风思太守；耗传东浙，心伤东鲁，奈身羇东粤，招魂长叹息，一江秋水哭先生。”

徐秋崖孝廉廷烺于会试场中得病，十四日而没于邸舍。时令嗣访斋亦以会试随侍京寓。封翁来若先生年八十，犹在堂也。梁小槎比部挽以联云：“十四日病莫能兴，幸乔梓相依，屡纩尚能亲含玉；三千里没而犹视，痛桑榆垂暮，倚闾犹自盼泥金。”

道光乙酉，德清徐倪氏之案，自巡抚以至典史，一城之官，尽挂吏议。王小华廉访惟询以急欲平反此案，遂至自裁。蔡生甫学士之定挽以联云：“刚毅木讷近仁，生原无忝；聪明正直而一，没则为神。”颇肖其为人。然以三品大员为此无名之死，论者惜之。

许周生驾部宗彦病中语人云：“夜来曾作诗，记得二句，颇切近状。句云：‘厌闻家事常如客，爱看名山悔不僧。’今翻《鉴止水斋集》，无此二句。盖偶得句而未成篇也。驾部没前三日自撰挽联云：“月白风清其有意；斗量车载已无名。”可谓了然于去来者矣。

《秋坪新语》载：“纪文达公长子汝佶，中乾隆乙酉孝廉。卒时，公甚为之神伤。语客曰：‘今乃知因果之说，或亦有之。’”盖孝廉病绝而苏者屡矣。忽一日，闻其声宛山西人也，问故，曰：‘某来索逋，兹已偿清，仍欠若干，可亟焚楮镪如数，当去。’家人辈如言焚之，遂瞑。方环哭间，又苏，张目曰：‘所乘马后足颠蹶，弗良于行，可易一匹，则乘之去矣。’众茫然。公之三女哭告曰：‘诚有之，兄气绝时，所焚马，吾见其后足纸损，或即其故欤？’因别制一具焚之，乃不复苏。公于灵帷书一挽联云：‘生来富贵人家，却怪怪奇奇，只落得终身贫贱；赖有聪明根器，愿生生世世，莫造此各种因缘。’盖孝廉素性挥霍，钱刀到手辄尽；又缘事被褫，公以其过不检摄，禁弗使出。日给资用，无少溢。孝廉深苦其拘，罄所有付之质库。卒之日盖不余一物云。”

纪文达师与龚匏伯先生禔身同校四库书，最相契。后先生以军机章京观察滇南，终于位。师寄挽联云：“地接西清，最难忘枢密院旁，公余茶话；恩深南徼，惜空留昆明池畔，去后棠阴。”

彭文勤公挽钟碧溪大令联云：“匪特茑萝亲，髫同笔研相将老；空怀松菊志，家少田园竟不归。”

粤东张仪坡庶常翱恃才放荡，未及三十，即以酒色殒其生。其师花晓亭方伯杰甚恸之，挽以联云：“与人何尤，可怜白发双亲，养子聪明成不幸；自古有死，太息青云一瞬，如君摇落更堪悲。”

余抚桂林，延吕月沧郡丞主秀峰书院讲席，士论翕服。余常就咨地方利弊，兼以政暇谈艺，皆获益良多。惜其骤归道山。继主讲者为黄春亭邑侯暄，亦佳士，有挽吕联云：“德合荀君，久以范模孚梓里；文追白傅，岂惟政事在杭州。”为时所称。余既为撰墓志，亦挽以联云：“三管失斯人，癸水辰山都暗淡；千秋存定论，乡贤名宦伫馨香。”盖月沧品学俱优，曾官两浙，有循声，尤长治狱也。时合省之士大夫以请祀乡贤祠环吁，余已为拟定疏稿，适同官有违言，遂阁不行，亦可叹矣。

卢厚山宫师尝总督两广、两湖，巡抚江南、山西，观察广东、山东、湖南。又于丁忧伏处时，奉特旨起家，管西域军需局，驻扎肃州。凯撤后遂巡抚陕西。其没也，由宫保晋宫师，加轻车都尉世职，谥敏肃。余甲寅同年中，勋名之盛，未有如公者也。裕鲁山廉访裕谦寄联挽之云：“旷典迈千秋，带砺台衡，天锡殊纶荣卫霍；仁恩周十省，韬钤黼黻，人从华屋仰皋夔。”

刘星槎司马台斗，宝应名进士也。由水部通守乌镇，以督运终于官。舒白香哭以联云：“学究天人，只曾博文章一第；才堪公辅，仅试官丞倅三年。”

同年李服斋廉访文耕，云南人，由山左县令起家，清节循声，上达宸聪。不数年，遂秉臬齐鲁，移官黔中，以老病引退，终于家。余壬戌同榜中，不乏俊异之才，而言坊行表，必推公为巨擘。询之滇人士，亦无间言。王孚远方伯挽以联云：“道学风高，望推南诏；循良绩著，念切东人。”方伯山左人，故抒其去思如此。

四川李墨庄太史鼎元客死扬州，贫无以敛。吴山尊挽以联云：“百金囊尽扬州死；万里魂归蜀道难。”

郑云轩孝廉天衢，与余同肄业鳌峰书院，复同举甲寅恩榜，实余之妻叔外舅，郑苏年师之弟也。甫逾四十而没，时节母廖太孺人尚在堂。师哭以联云：“缘尽先离，伤心卌载荆枝，漫说来生还有约；事多未了，回首七旬萱荫，敢言已死便无知。”一字一泪，情深于文矣。

徐两松中丞嗣曾抚闽，有惠政。其培植鳌峰书院士子，尤系去思。闻其易箦前数日，自撰挽联云：“仗我佛慈悲指示，方悟得无我无人；做吾儒切实工夫，巴结到而今而后。”可谓来去分明矣。

萨檀河邑侯玉衡雄于文，尤工诗，皆不屑拾人牙慧。尝为一县令之母挽联云：“民是贾儿，甘棠歌众母母；官真佛子，妙莲现法身身。”可云别致。余尝借以应一达官之求，遽遭齿冷而置之。

纪文达师于乾隆癸未甲申间督闽学，时余家自先大父及先严，暨诸伯父、叔父，皆及门受业。师访知余家自前明以来，十五代秀才相继不断，特书“书香世业”一扁为赠。先资政公因制堂联云：“近承十五叶囊箱，阐发金书玉字；遥印千乘侯矩矱，优游圣域贤关。”千乘侯，为圣门七十二贤叔鱼公鳣封号，实吾家远祖也。余于嘉庆壬戌成进士，适又出文达师之门。一门三代，皆为门生，皆登词馆，师每对人举为美谈。是秋闻先资政公之讣，设位于京邸，师亲来拜奠，并手制挽联云：“十五传兰玉相承，授砚三看入芸馆；六千里泥金甫报，抚楹一笑返蓉城。”

道光乙未入都，以所撰《枢垣纪略》质之长懋亭公相龄。公阅之甚喜，为辨析疑滞数事，且为述乾隆年间枢直旧闻，娓娓不倦。盖是时军机老辈，无有在公之前者。丙申再入都，见公益矍铄，坚坐久谈，有后生所不逮者。因叩公调摄之方，公笑曰：“十年前有星士相我，将来名位，可及阿文成，惟年寿少逊耳。文成年八十一，今我已七十九，虽矍铄又可恃乎？”余以他语解之，而公果于次年元旦告终。闻除夕向家人查询歙县曹文正公终于何日，众对曰：“正月二日。”公曰：“我不可居其后。”逾日遂逝。故徐星伯松挽联云：“易箦预知时，一日期先曹太傅；盖棺先定论，千秋名并阿文成。”时余在桂林，接公讣书，亦寄联挽之云：“出将入相垂五十年，功比汾阳，寿同潞国；扫穴犁庭越三万里，昔追定远，今媲章佳。”亦纪实也。

彭春晨曰：“曹文正公，自胜衣即受业于先文勤公。故与宾从谈时，辄举文勤公诗文言行，以示后进。诸君皆以为闻所未闻。公之没也，赐谥之旨，专举睢州汤公、大兴朱公作配。予挽公联句云：‘帝眷老成人，直追溯昭代前贤，当之克配；师承先大父，从此问昔年遗事，知者其谁。’上联举国恩之大，下联述私交之密也。”

彭文勤公有女，许字同里曹文恪公之子。曹氏子殇时，女年甫十龄，即矢志守贞。生平究心经传，不似闺秀之仅以诗文表著者。文勤公病笃，曾刲股以进，故奉仁庙特旨旌奖，诚异数也。未几遂没。刘金门先生挽联云：“名父名翁名女士；大贞大孝大完人。”

余秋室学士集悼亡联云：“济艰辛，尝险阻，贫家妇信难为，痛今朝镜破钗分，欲图梦影重圆，除异世再同青玉案；习荆布，厌绮罗，半生俭应可法，奈尘海飙驰电掣，赢得褶痕如旧，到秋宵怕检缕金箱。”哀怨缠绵，不愧才人之笔。

黄蕉卿巽，钱唐梁绍壬之室，随梁入粤，间关度岭，未及半年而没。梁挽以联云：“四千里累尔远来，父在家，母在殡，翁姑在堂，属纩定知难瞑目；廿三年弃余永诀，拜无儿，哭无女，继承无侄，盖棺未免太伤心。”蕉卿有《听月楼诗》，不减慧业文人，宜绍壬之有馀痛也。

靖安天香居士舒梦兰，字白香，负才名，其配李湘弦亦婉慧，有才子佳人之目。李以中秋夜化去，白香悼伤甚至，所作《秋心集》中有《挽辞录》一篇，称堂中挽联，以龚西原太守为最。句云：“仙去何之，烧鼎白云栖断壑；神伤已甚，著书黄叶冷空山。”真才子笔也。又载陈果堂联云：“千佛礼鸠摩，名士案头赓昧旦；五更惊蜕羽，天香馆畔咽秋风。”胡果泉中丞联云：“蟾镜掩清辉，叹当年玉宇琼楼，难觅灵丸延寿药；鹿车随大隐，知此后故奁遗挂，重哦寒夜悼亡诗。”刘星槎司马联云：“家有诗仙，惜到处名山，未能偕隐；身常礼佛，觉往生净域，确有明征。”吴兰雪中翰联云：“奔月访姮娥，忍令天香虚旧馆；持花归净土，徒烦松雪礼中峰。”汪巽泉学士联云：“仙娥明月是前身，想归真翠水丹林，桂蕊灵香同郁烈；名士秋风添别恨，漫寄意绳床经案，虫丝落叶共凄清。”皆名笔也。

韩芸舫中丞克均巡抚吾闽，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于官廨。僚属公挽多颂扬语，先生俱不惬意。惟孙平叔督部一联云：“解脱拈花刚佛日；证明因果在仙霞。”韩见而叹曰：“毕竟名士，吐属与众不同。”

余由苏藩引疾假归，后一年，即遭亡室郑夫人之痛。百事俱废，不但悼亡诗不能成一字，并挽联亦无之。惟手书“影徂心在”四字于灵帷而已。忆程春海侍郎寄联云：“淑德称女师，孝著郑经，礼修梁案；令名相夫子，泽流三党，絮被万家。”语特矜重，足令泉壤生辉。又林少穆抚部寄联云：“相夫垂四十载辛勤，出处同心，昼锦归来犹并辔；济世具万千缗功德，炽昌启后，夜台化去合生天。”则隐括余行状语也。又门人祝秋台侍读春熙长联云：“千里蒪羹，方偕归隐，三间茆屋，幸免赁舂，卅八载鸿案相庄，痛半世钗荆，彤史遽亡贤德曜；鉴鞶才思，葭末心钦，书带家声，兰猷耳熟，廿六年鲤庭陪侍，对后堂丝竹，绛帷望断老彭宣。”亦纪实之词，尚非挽联俗套。

陶云汀官保，由徽抚苏抚晋督两江，前后将二十年，以劳瘁终于金陵。赐谥“文毅”，入祀贤良祠。余壬戌同年中，勋名之盛，未有如公者也。卓海帆尚书秉恬哭以联云：“天下大事公可属；江南遗爱民不忘。”京中同人皆以为切当。余亦寄联挽之云:“尹文端厚泽深仁，重见江乡说遗爱；陈恪勤精心果力，方知楚产信多才。”盖宫保状貌雄伟，方口丰髯，酷似其乡陈恪勤公。余藩吴日，因修陈公祠，拜像而知之。曾纪以诗云：“省识须眉如有悟，始知从古楚才优。”宫保闻之，亦颇自喜。此联犹前诗意也。

朱咏斋太宰士彦，亦余壬戌同年，一生以朴诚为上所倚任。其直上书房时，尤以严气正性自持，齗齗辨论之声，达于中外。上在乾清宫时每遥识之。比年奉命谳狱，周历各省，不敢告劳。甫还朝，未久即卒。赐谥“文定”，加宫保衔，可谓备极哀荣矣。余寄联挽之云：“师范重三天，謦欬声犹留殿陛；皇华周四国，朴诚望早式班联。”无溢美也。

陈芝楣中丞銮由鼎甲翰林，出为江南郡守，初权江宁府，补授松江府，旋调苏州府，取白香山诗句，镌一小印曰“自出承明三领郡”。余藩吴时，芝楣适守苏州，文采风华，倾其流辈。以于余有推荐之谊，执弟子礼甚恭。逾年，即擢监司都转，陈臬开藩，遂被开府豫章之命。旋移吴中，权江督，兼河督。近科词臣名场之快利，未有如公者也。闻其擢浙臬时，初觐京师，引对甚称旨，有此后前程不可限量之褒，乃向用方殷，而修文遽召，年实限之，谓之何哉。余以联寄挽之云：“仪表称科名，帝许云程难限量；文章兼政事，我惭风义托渊源。”

哀挽通用之联，亦有佳者。如悼亡云：“春江桃叶莺啼湿；夜雨梅花蝶梦寒。”“宝瑟无声弦柱绝；瑶台有月镜奁空。”“穗帷忍痛安仁句；椎髺难忘德曜风。”戚友云：“气数不言仁者寿；性情犹见古之愚。”“诔文作自先生妇；遗稿归于后死朋。”“兰亭少长悲陈迹；玉局风光叹化身。”“素车有客奔元伯；绝调无人继广陵。”“云深竹径樽犹在；雪压芝田梦不回。“文章卓荦生无敌；风骨精灵没有神白傅句。”“事业已归前辈录；典型留与后人看坡公句。”“称觞尚忆登堂事；挂剑难为过墓情。”“十载名场成劲敌；九重泉路尽交期。”达官云：“岘山碑堕羊公泪；浚县图留陆子型。”处士云：“桃花流水杳然去，明月清风何处游。”“上界由来足官府；西风何处哭文章。”“墨云香冷来禽馆；薤露寒生赋鵩文。”“不作风波于世上；别有天地非人间。”又八字云：“未弭前思，顿作永别；追寻笑绪，皆为悲端。”“一代传人，郑虔三绝；十年循吏，杨震四知。”又十二字云：“象应少微星，彩落萧辰悲夜月；名传耆旧传，芳流梓里忆春风。”“小别遽招魂，始信忧劳能损寿；高堂久忘世，那堪迟暮转摧心。”叔挽侄云：“别室具铜盘，期尔从容光素业；中庭摧玉树，愁余迟暮哭穷途。”兄挽弟云：“同气遽分途，原隰秋风魂不返；异时谁共被，池塘春草梦难通。”兄挽妹云：“劲节励冰霜，定卜泷冈终有表；衰年鲜兄弟，可堪雷岸更无书。”甥挽舅云：“有泪洒州门，千古白眉增太息；无才成宅相，廿年青眼益酸辛。”婿挽翁云：“浮白自惭苏子美；垂青空忆李文公。”弟挽师云；“问字感当年，重谒元亭空洒泪；传经珍此地，载瞻绛帐暗摧心。”

曹荠原宫保文埴于乾隆末乞养里居，殁于嘉庆三年。彭文勤师挽联云：“人爵贵，天爵更尊，解组学乌巢反哺；帝星升，臣星先陨，骑箕为龙驭前驱。”

富阳董文恭公身为太平宰相三十年，曾两次画像紫光阁，勋名之盛，一时罕有伦比；而身后清况，乃似寒门。潘芸阁学士锡恩有挽联云：“珠玉自天题，计两番紫阁图形，早有丹青传相业；楼台无地起，综卅载黄扉翊化，惟将清白表臣心。”

集句集字附

汉碑句皆质重，蔚然古香。余斋所藏颇多，因偶集为楹联云：“兰石之姿，清少之行；鲁峻珪璋其质，芳丽其华。”熹平残碑“蹈规履信，立德隆礼；范式根道核艺，抱淑守真。”景君“佐时理物，天与厥福；夏承、韩敕含和履仁，帝赖其勋。”夏承、孔宙“德惠旁流，鬯芳远布；刘熊雅度宏绰，广学甄微。”鲁峻“敦诗悦礼，藐然高厉，耿勋、鲁峻琢质绣章，耀此声香。”校官、衡方“绍圣作儒，贡登王室；孔寅钩河摘洛，象与天谟。”史晨“学为儒宗，行为士表；鲁峻冠乎群彦，简乎圣心。”郑固“声无细闻，虽远犹近；张迁劳而不伐，有实若虚。”孔彪“纯和之德，仁义之操；鲁峻孝弟于家，忠謇于朝。”衡方“含和履仁，天与厥福；见上发号施宪，民说无疆。”孔彪、华山“含和履仁见上，永享年寿孔宙；应期作弼，入参文昌。”食颉、韩敕“下民康济，顺如流水；尹宙、孔彪群公宪章，穆若清风。”衡方、鲁峻“温然而恭，慨然而义；娄寿忠以自勖，清以自修。”郑固

近人集句楹帖，有可喜者。五言云：“山公惜美景，小谢有新诗。”独孤及、李嘉祐“即事已可悦；赏心还自怡。”杜甫、刘方平“脚著谢公屐；身披莱子衣。”李白、岑参“名香播兰蕙；妙墨挥岩泉。”岑参、张九龄“江山助磅礴；文物照光辉。”陆坚、许景光“深情托瑶瑟；逸兴横素襟。”贾至、李白“阅古宗文举；临风怀谢公。”卢纶、李白“跌宕孔文举；风流贺季真。”储光羲、李白“谁将佳句并；真与古人齐。”杨巨源、李白“雅琴飞白雪；逸翰怀青霄。”杜正伦、高适“智勇冠当代；卓荦观群书。”卢湛、左思“结交指松柏，述作凌江山。”孟浩然、李白“朗抱开晓月；高文激颓波。”孟郊、韦应物“学业醇儒富；文章大雅存。”杜甫、韩愈“积照涵德镜；素怀寄清琴。”孟郊、权德舆“鹏鹗励羽翼；龙鸾炳文章。”储光羲、李白“草木含清色；岩廊挹大犹。”储光羲、高适“知音在霄汉；高步蹑华嵩。”郎士元、孟浩然“江山澄气象；冰雪净聪明。”高适、杜甫“汲古得修绠；开怀畅远襟。”韩愈、褚亮“文章辉五色；心迹喜双清。”李白、杜甫“端居喜良友；独立占古风。”韦应物、孟郊“披云炼琼液；坐月观宝书。”李群玉、李白“声华满冰雪；节操方松筠。”高适、储光羲“酒香留客住；诗好带风吟。”白居易、姚合“名香播兰惠；雕藻迈琼琚。”岑参、褚遂良“蕴真惬所遇；振藻若有神。”杜甫、储光羲“溪静云生石；窗虚日弄纱。”姚合、李商隐“心同孤鹤静；节效古松贞。”吕渭、沈佺期“名香泛窗户；达岫对壶觞。”许浑、钱起“墨研清露月；琴响碧天秋。”李侗；许浑“地迥云偏白；亭香草木凡。”高适、张祐“接垣分竹径；微路入花源。”张说、储光羲“美花多映竹；乔木自成林。”杜甫、孟浩然“丘壑趣如此；鸾鹤心悠然。”钱起、李白“柳深陶令宅；月静庾公楼。”李白、杜甫“苔石随人古；山花拂面香。”张九龄、李白“长笑对高柳；贞心比古松。”李颀、李白“愿持山作寿；常与鹤为群。”武三思、杜甫“荷锄修药圃；煮茗就花栏。”王维、喻凫“涧松寒转直；碧海阔逾澄。”王绩、杜甫“谁知大隐者，乃是不羁人。”王维、韩愈“诗思竹间得，道心尘外逢。”元稹、岑参“暗水流花径；清风满竹林。”杜甫、崔峝“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杜甫“径隐千重石；园开四季花。”杜甫、周繇“隔沼连香芰；缘岩覆绿萝。”杜甫、李德裕“琴将天籁合；幔卷浪花浮。”赵冬曦、杜甫“野翠生松竹；潭香闻芰荷。”李亦、孟浩然“颇得湖山趣；不知城市喧。”刘长卿、吴筠“短歌能驻日；闲坐但闻香。”宋之问、王维“高松来好月；野竹上青霄。”李白、杜甫“松风清耳目；蕙气袭衣襟。”孟郊、张九龄七言云：“川原缭绕浮云外；台榭参差积翠间。”卢纶、薛逢“松间明月长如此；身外浮云何足论。”宋之问、白居易“窗含远树通书幌；风飐残花落砚池。”李贺、高九万“五野绿云笼稼穑；一庭红叶掩衡茅。”杜荀鹤、雍陶“常爱此中多胜事；更于何处学忘机。”刘长卿、周朴“松持节操溪澄性；山殿屏风花夹篱。”李洞、李白“闲看春水心无事；静听天和兴自浓。”皇甫冉、刘禹锡“阳羡春茶小瑶草碧；兰陵美酒郁金香。”钱起、李白

楹帖中亦有所谓台阁体者，五言集句云：“大贤秉高鉴；上德表鸿名。”孟郊、虞世南“天与三台坐；儒开百代宗。”张九龄、司空曙“谋猷归哲匠；词赋引文雄。”王维、唐玄宗“羽仪呈鸑鷟；藻思焕琼琚。”刘禹锡、权德舆“麟笔删金篆；霓裳侍玉除。”卢纶、王维“一经传旧德；八座起文昌。”张说、唐玄宗“云山起翰墨；星斗焕文章。”王琚、杜甫“三光悬圣藻；一气转洪钧。”沈佺期、杜甫“道为诗书重；心缘启沃留。”杜甫、高适七言云：“功名待寄凌烟阁；霄汉常悬捧日心。”杜牧、钱起“千秋箓纪朱鸾浩；五色光生彩凤毛。”李义府、聂夷中“瑞气迥浮青玉案；清名合在紫微天。”耿湋、白居易“仰贺斯文归朗鉴；惟将直道历崇班。”齐己、张籍“圣代科名酬志业；中朝品秩重文章。”方干、罗隐“勋业定应归鼎鼐；文章谁得到罘罳。”徐寅、贯休“三千士里文章伯；十二楼前侍从臣。”户纶、许浑“彩笔只宜天上用；五云多绕日边飞。”贯休、鲍溶“瑞草惟承天上露；绣衣却照禁中花。”王建、方干“万卷图书天禄上；四时云物月华中。”李白、许浑“更傍紫微瞻北斗；还将彩服咏南陔。”薛逢、苏颋“花迎彩服离莺谷；阁倚晴天见凤巢。”罗隐、刘禹锡“七德龙韬开玉帐；三千犀甲拥朱轮。”骆宾王、陈陶“身应山河分岳渎；功铭鼎吕绘麒麟。”于尹耕、封益绅

梁山舟学士所书楹帖多系集句，有抄辑成本者，今录其佳者如左。四言云：“斧藻其德；法言竹柏之怀。”水经注五言云：“名随市人隐；心与古佛闲。”苏句“竹石得幽秉；壶觞多雅游。”文同句六言云：“读书不求甚解；陶靖节句鼓琴足以自娱。”庄子七言云：“我书意造本无法；苏句此老胸中常有诗。”陆句“眉宇之间见风雅；笑谈与世殊臼科。”山谷句“文章或论到阃奥；梅圣俞句笑谈与世殊臼科。”见上“万卷藏书宜子弟；山谷句三田聚宝真生涯。”苏句“官如草木吾如土；东坡句舌有风雷笔有神。”见上“胸中已无少年事；门外犹多长者车。”山谷句“张颠草圣雄千古；焦遂高谈惊四筵。”遗山句“名高北斗星辰上；王廷珪句诗在千山烟雨中。”张孝祥句“轻鸥白鹭定吾友；山谷句绿竹高松无俗尘。”刘公是句“缫成白雪三千丈；荆公句净扫清风五百间。”苏句“更筑园林负城郭；荆公句先安笔研对溪山。”放翁句“蹙踏鲍谢跨徐庾；苏句网罗秦汉近唐虞。”傅蔡句八言云：“行道有福，能勤有继；居安思危，在约思纯。”左传“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云出其山，复雨其山。”诗疏“如此风神，惟须饮酒；北史既佳光景，当是剧棋。”南史“小窗多明，使我久坐；入门有喜，与君笑言。”易林“德有润身，礼不愆器；颜延年句玉韫庭照，兰生室香。”庾子山句“平理若衡，照辞若镜；动墨横锦，摇笔散珠。”文心雕龙“山水有灵，亦惊知己；水经注性情所得，未能忘言。”庾子山句“闭户自精，开卷有益；任彦升句垂露在手，清风入怀。”柳子厚句“碧山人来，幽鸟相逐；金尊酒满，奇花初胎。”诗品“脂粉简编，冠缨图文；李义山句糠粃礼义，缁铢功名。”王绩句九言云：“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张说传非精墨佳笔，未常辄书。”裴行俭传十言云：“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庄子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欧文

吴青士郡丞廷榕，自吴中录寄集句八字联，皆古雅可爱。今择录其尤佳者如左云：“赤野生姿，青田矫翰；唐娄师德契苾明碑白云怡意，清泉洗心。”李邕叶有道碑“蕴智成囊，含明作镜；唐刘待价令狐仁政碑凭春洒翰，席月抽琴。”北魏高湛碑“如筠斯清，比蕙又畅；唐宋儋报友书逢岑爱曲，值石怜欹。”魏姜质亭山赋“器重南金，才横东箭；高后碑辨雕春囿，德莹秋天。”唐太宗访才能诏“缀响兰深，缉言琼秘；谢庄武帝册沈思泉涌，华藻云浮。”魏卞兰赞述太子赋“鸟啭歌来，花浓雪聚；庾信马射赋云随竹动，月共水流。”陈后主夜庭度雁赋“春水两派，晴山数曲；大隐赋朱轮十乘，紫诰千篇。”幽居赋“薜引山茵，荷抽水盖；王勃东屋山池赋琴号珠柱，书名玉杯。”庾信小园赋“激扬硕学，诱接后进；南史张融传甄明政术，晓达公方。”唐太宗访才能诏“经纬区宇，弥纶彝宪；文心雕龙抑扬人杰，雕绘士林。”契苾明碑“缀响兰深，缉言琼秘；谢庄武帝册秉仁岳峻，动智渊明。”崔敬邕碑“修风晓逸，德星夕映；谢庄武帝册祥禽辈作，瑞木朋生。”鲍照河清颂“泽雨无偏，心田受润；简文上大法颂表慈云既拥，智海亦深。”简文与智炎书“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含毫命素，动必依真。”隋姚察名画记“溽露飞甘，舒云结庆；谢庄武帝册贞筠抽箭，润璧怀山。”王融赠叔诗“壮思风飞，逸情云上；谢朓七夕赋朗姿玉暘，惠风兰披。”宋孙康团扇赋

谢默卿邑侯元淮自梁溪录寄集句各联，皆工稳。附录于左云：“井灶有余处；林园无俗情。”“挥兹一觞，未知明日事；远之八表，正赖古人书。”以上集陶诗“精义测神奥，清机发妙理；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集文选句“讴吟坰野，金石云阶；栋梁文囿，冠冕词林。”文心雕龙、庾开府集“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桂深冬燠，松疏夏寒。”庾开府句“举头望明月；荡胸生层云。”集李、杜句“枫叶荻花秋瑟瑟；浴凫飞鹭晚悠悠。”集白、杜句“家酝满瓶书满架；山花如绣草如茵。”集唐句“蝶衔花蕊蜂衔粉；犀辟尘埃玉辟寒。”集李义山句“碧苔芳晖，如有佳语；绿杉野屋，良殚美襟。”集司空表圣诗品，下同“隔溪渔舟，幽鸟相逐；乱山乔木，奇花初胎。”“妙机其微，是有真宰；远引莫至，忽逢幽人。”“娟娟群松，上有飞瀑；萧萧落叶，人闻清钟。”“红杏在林，幽鸟相逐；碧桃满树，清露未晞。”“蓄素守中，所思不远；返虚入浑，其声愈希。”“神化攸同，控物自富；性情所至，著手成春。”“与古为新，载瞻星气；其曰可读，如写阳春。”

焦氏《易林》中，语多吉祥。有集句为联语云：“砥德砺才，为国藩辅；市政施惠，生我福人。”“含和履中，驾福乘喜；年丰岁熟，政乐民仁。”“论仁议福，保我金玉；达性任情，乐其安闲。”“道德神仙，增荣益誉；福禄欢喜，长乐永康。”

余小霞有集句联云：“随遇而安，因树为屋；会心不远，开门见山。”又云：“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予曾集苏句为联赠之云：“劝子勿为官所腐；知君欲以诗相磨。”又一联云：“笔老诗新疑有物；水清石瘦亦能奇。”

闻有集前人句题酒家楼者云：“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可谓工绝。

黎湛溪河帅厅事，有桂未谷馥分书集句一联云：“天根月窟闲来往；粗沙大石相磨治。”余每进谒，屡目之，河帅曰：“君赏其书乎？惜集句殊不伦不类也。”余曰：“桂作此时，初不为公。自今观之，则所集殊雅切。”何帅诘其说，余曰：“上语谓公治《易》，对语谓公治河耳。”同僚尚未喻，余曰：“上语谓作河上《易》注，对语谓办碎石坦坡耳。”众始冁然。

吴信辰集司空曙、李颀一联云：“翠竹黄花皆佛性；清池皓月照禅心。”以题佛寺恰好。

李兰卿守思恩时，于宾州建听荷小阁，集句联云：“眼明小阁浮烟翠；身在荷香水影中。”跋云：“道光丁亥六月，按试宾州，以是月二十四日作荷花生日。”时阮春畲刺史重葺是阁方成，而申渔溪、陈紫澜、刘梦庭三明府皆不期而会，一时之盛，众宾俱欢。余题扁榜曰“荷花世界”，并集东坡、诚斋诗句，悬于阁柱。

达诚斋达三榷税粤关，喜谈文字，颇通易学，有别业在署旁，名“净芳园”。榷使自为集句一联云：“闲坐小窗读周易；每依南斗望京华。”

相传徽州城中有戏台初成，徽之巨商撰联，得一句云：“声为律吕身为度。”久不能对，曰“有能集成语对者，当厚酬之”。时方朴山先生命其子德往对曰：“云想衣裳花想容。”徽商酬以百金。先生笑白：“七字百金，李太白惠我无疆也。”按：对句胜于出句。出句“吕”字添出，“身为度”三字亦无著，适成其为徽商本领也。

近人有集句楹帖云：“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以东坡诗对《祢衡传》，天然比偶。惜无人能当此语耳。

石墨文字以《石鼓文》为最古，近有集为篆联者云：“道艺工于写华柳；秀灵时或载渊鱼。”“不华不朴同所好；既安既宁乐乃时。”“宁朴毋华，以康我道；既安乃乐，共写其天。”“道旨渊微，深于四子；词华工秀，大如六朝。”

桂林城中岩洞以风洞山为最，即叠彩山也。山中座落又以景风阁为最。叶琴柯中丞绍楏集《禊帖》字为联云：“林间虚室足觞咏；山外清流无古今。”余亦拟集韩句一联云：“粉墙丹柱动光彩；高崖巨壁争开张。”

余编梓《联话》将竣，适贺耦庚中丞邮信来，以集句两联索书。集《四书》云：“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又经语云：“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因附识之。以下集字

《西岳华山碑》前明已毁，今海内只有三拓本。余所藏者《华阴》，郭允伯旧物，曾归朱笥河先生者也。碑为蔡中郎所书。近人有集碑字为楹帖者，如云：“汉璧秦璆千岁品；光风嘉月四时春。”“和平峻望中书令；典则高文太史公。”“岁星仙气原方朔；璧月新词是义山。”“玉堂修史文皆典；香案承书望若仙。”

陈曼生郡丞有集《三公山碑》字一联云：“老屋三间，可蔽风雨；空山一士，独注离骚。”

柳诚悬所书《元秘塔铭》，雄伟奇特，最宜于作楹联。有集字成句者云；“山静日长仁者寿；荷香风善圣之清。”“穷经安有息肩日；学道方为绝顶人。”“情词超迈高常侍；书法清圆赵集贤。”

敬客所书《王居士砖塔铭》，乃褚派也。近人喜学之，姿态横生，惟以作大字，则规模稍有不足。亦有集字为楹帖者云：“天然文吐春云润，悟后心如秋月超。”“明月超然怀远鉴；绪风和处觉春生。”“书求往迹得其化；文有真宗鉴乃神。”“风节为贞金乐石；心神如秋月春云。”

颜鲁公《争坐位帖》字不及寸，而拓作大字，则有雄伟之观，胜于临摹他迹。近有集帖字为楹联者，语亦岸异不群。七言云：“身向尺天崇位业；人从香海望才名。”“恬然清行同南部；积有文才是左思。”“一诚有定同葵向；百故皆恬若海容。”“校书长爱阶前月；品画微闻座右香。”“清时盛治人同仰；名世高文众所师。”“其书莫废文明道；不爵而尊体卫身。”“畏友恨难终日对；异书喜有故人藏。”“月寮烟阁标清兴；文府书城纵古今。”“书到右军难品次；文如开府得纵横。”“满室古香人有会；当阶清荫月初中。”“立志须如三古盛；为书自起一家言。”八言云：“立功德言，有三不朽；尚齿爵位，无一非尊。”“功冠凌烟，纪纲文武；才高画日，损益古今。”“立德立功，居之以敬；友直友谅，尊其所闻。”

有集颜鲁公《多宝塔碑》字为楹帖者，近刻成板联，墨拓亦颇可观。句云：“天然深秀檐前树；自在流行槛外云。”“脱俗书成一家法；写生卷有四时春。”

颜鲁公书《东方朔像赞》，字庄严合矩，在《多宝塔》之上。有集字成联者云：“德星人是东方朔；雄辨文如石曼卿。”“作者多大方家数；望之如神仙中人。”“清而不矫心无滓；俭以为节家之肥。”“学以精神通广大；家从清俭足平安。”

《绎山碑》原石已不可考，今所传本，乃五代郑文宝重刻。而典型具在，殊可临摹。近有集碑字为联云：“追古思今。道在作者；登高望远，时复乐之。”“为乐及时，令德无极；去古不远，直道在斯。”“日有所思，经史如诏；久于其道，金石为开。”“山泽高下理所著；金石刻作臣能为。”

王右军《兰亭序》字，执笔者无不奉为矩型。近人有集字为楹联者，亦自巧思绮合。五言云：“畅怀年大有；极目世同春。”“室有山林乐；人同天地春。”“惠日朗虚空；清风怀古人。”“风竹引天乐；林亭集古春。”六言云：“今趣岂异于古；天听可期诸人。”“文情生若春水；弦咏寄之天风。”七言云：“有足春随惠风至；无怀人合盛时生。”“游春人若在天坐；听曲情随流水生。”“文生于情有春气；兴之所至无古人。”“情文俯仰怀迁固；述作风流契老彭。”“流水永无风浪作；春情时以管弦和。”“丝竹放怀春未暮；清和为气日初长。”“寄兴在山亭水曲；怀人于日暮春初。”“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与弦作契风生竹；列坐为情水抱山。”“观水期于无尽地；生天当是有情人。”“随群流观极盛事；欣乐岁述古初言。”“得趣在形骸以外；娱怀于天地之初。”“流水情文曲有致；至人怀抱和无同。”“极清闲地是兰若；观自在春于竹林。”“追随永日情殊畅；坐领春风气不群。”“坐随兰若幽怀畅；游及竹林躁气清。”“静坐不虚兰室趣；清游自带竹林风。”“随所遇时将静悟；老于文者不陈言。”“得山水乐寄怀抱；于古今文观异同。”“放水流长观其曲；为文气盛集于虚。”“虚怀视水人咸悟；和气为春天与游。”“将合万类为一己；每以内观当外游。”“知足一生得自在；静观万类无人为。”“大文间世有述作；至乐在人无古今。”“山水之间有清契；林亭以外无世情。”“虚竹幽兰生静气；和风朗月喻天怀。”“群然和者幽兰曲；快哉当之修竹风。”“古与为怀稽作者；兴随所引契天然。”“风人所咏托于古；静者之怀和若春。”“清风有信随兰得；激水为湍抱竹流。”“室因抱水随其曲；竹为观山不放长。”“亭间流水自今古；竹外春山时有无。”“山有此生未能至；竹为一日不可无。”八言云：“毕生所长，岂在集古；闲情自托，亦不犹人。”“不次之迁，人同品峻；及时为惠，情与春长。”“今古毕陈，趣生一室；人天兴感，文可万言。”“诞妄不生，虚无视事；幽闲自得，清静为修。”“林气映天，竹阴在地；日长似岁，水静于人。”“小有清闲，抱弦怀古；随其时地，修己观人。”“清气若兰，虚怀当竹；乐情在水，静气同山。”“春水初生，系怀左右；清风惠及，盛领情文。”九言云：“今文与古文，期其一是；无极为太极，化可万殊。”

近吾乡郑云麓观察开禧有《知足斋集禊序楹贴》一帙，刻于粤东，董琴南为之序，亦集帖中字。所称“既极自然，又有生趣”者，信不虚也。兹择其尤佳者录之云：“生当稽古右文日；老作观山乐水人。”“人品清于在山水；天怀畅若当风兰。”“世间清品至兰极；贤者虚怀与竹同。”“时契幽怀同静气；因观流水悟文情。”“有时自向竹间坐；无事一至兰若游。”“为人不外修齐事；所乐自在山水间。”“随时静录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修己可知有乐地；作文自合舍陈言。”“作文每期于古合；寄怀时或与天游。”“万类静观咸自得；一春幽兴少人知。”“世情岂尽能相合；贤者所为固自殊。”“人品若山极崇峻；情怀与水同清幽。”“大贤自合为九列；清风可以流万年。”“信之为言有诸己；文亦不外生于倩。”“尽日山游得风趣；一生浪迹契天随。”“老可情怀常作竹；少文乐事在游山。”“述古期同彭不作；临风若遇惠之和。”“昔时尝品惠山水；异日期为少室游。”“自古在昔有述作；当今之世咸清贤。”

怀仁《圣教序》本，集右军遗字而成。近复有集序中字作楹帖者，古雅可喜。五言云：“鹿门多大隐；花洞有长春。”“云霞生异彩；山水有清音。”“波绿生春早；云归注雨迟。”“有雨云生石；无风叶满山。”七言云：“黄昏花影二分月；细雨春林一半烟。”“明月不离光宅寺；清风常渡出山钟。”“清华词作云霞彩；典重文成金石声。”“胜地花开香雪海；妙林经说大罗天。”“一藏梵声涛在口；满林花影月苞山。”“九万里风斯在下；八千年木自为春。”“天机清旷长生海；心地光明不夜灯。”“承恩湛露三春重；被体香罗九夏轻。”“机云才学有天趣；王谢风流本性成。”“法雨慈云窥色相；清池明月露禅心。”“万里波涛归海国；一山花木作香城。”“座揽清辉万川月；胸涵和气四时春。”“人体六书生奥妙；五山十水见精神。”“松涛在耳声弥静；山月照人清不寒。”“紫薇华省承纶诰；金粟香风舞彩衣。”“书成花露朝分洁；悟对松风夜共幽。”“珠林墨妙三唐字；金匮文高二汉风。”“谢傅心情托山水；子瞻风骨是神仙。”“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

欧阳率更书《醴泉铭》，字最方整，临作楹帖尤宜。有集字成联者，七言云：“月沼观心清若镜；云房养气润于珠。”“德取延和谦则吉；功资养性寿而安。”“西清恩挹三霄露；东观文成五色云。”“一室图书自清洁；百家文史足风流。”“岩前炼石云为质；槛外流泉月有声。”“为学深知书有味；观心澄觉宝生光。”“功深书味常流露；学盛谦光更吉祥。”八言云：“气淑年和，群生咸遂；冰凝镜澈，百姓为心。”“良玉润珠，精神流照；吉金乐石，左右交辉。”“甘露卿云，于斯为瑞；珠辉玉照，盖代之华。”“琼质金相，当时之宝；颂经风纬，冠世而华。”

近张澥山方伯岳崧集字书联见赠云：“凤质龙文，光华相映；景风淑气，仁寿同登。”

“室临春水幽怀朗；坐对贤人躁气无。”此姚姬传先生鼐集《禊帖》字联，以赠罗子信太史者。

杂缀谐语附

朱竹垞先生在京师，除夕署门联云：“且将酩酊酬佳节；未有涓涘答圣朝。”脱尽名士习气，而未尝不传诵于时，所谓言以人重也。又罢官后，集句为门联云：“圣朝无弃物；余事作诗人。”其实“诗人”二字尚不足以尽先生耳。

彭文勤公自书京邸春联云：“门心皆水；物我同春。”日下士大夫颇以出语为话柄：“不过以‘门心’二字强揑耳。”然古人此等句法甚多，唐贾岛《题长江厅》诗有“言心俱好静”之句，意境正与相似，则用之楹帖，有何不可？况对句甚浑成乎。后汪锐斋仪曹德钺仿其意云：“臣心如水；王道犹龙。”则青出于蓝，而不能青于蓝矣。

京师宦宅所制春联，每喜以本岁干支分冠于首。如“乙未”云：“乙近杏花袍曳紫；未匀柳色绶拖黄。”“丁酉”云：“丁岁观光惭国士；酉山探秘识奇书。”皆有凑泊痕迹，莫如“戊寅”岁一联云“吉日维戊；太岁在寅”为自然也。

《画舫录》云：“岳大将军钟琪以名将兼通文墨，尝访旧好蜀僧大喦于扬州乐善庵，即席赠以联句，云：‘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东西。’庵即译经台旧址也。”或以此联为李笠翁所撰。

英煦斋师曰：“余未谙习内典。临摹古人所写佛经，偶有会心，如‘比丘尼’，岂非尊我孔子乎？居马兰峪工次，时工人于旧寺中添建三教圣人殿，求作联语，遂书与之云：‘西域谈经，心仰尼山思窃比；东周问礼，语传柱史戒深藏。’”

吾乡林樾亭先生乔荫湛深经史之学，复工骈俪之文，有寿其姊夫李志汉封翁一联云：“宝树蔚彤云，知诸出有阳元，望他日成吾宅相；华堂盈紫气，溯原初于聃耳，喜长生本自家传。”封翁为李研云鸿瑞之父，兰卿都转之祖，宅相信不虚矣。

王梦楼先生赠蒋心余联云：“前辈典型，秀才风味；华嵩品格，河海文章。”汪剑潭端光亦有赠联云：“沽酒近交乡父老；解衣平揖汉公卿。”

阮梅叔亨为芸台先生介弟，文采风流，不愧难弟之目。曾撰《瀛舟笔谈》十二卷，皆杂纪先生抚浙时事也。洪稚存先生亮吉于嘉庆戊辰八月十三日游曲江亭，始与定交，用篆书楹帖赠之云：“第五之名齐票骑；十三此夜订心交。”梅叔甚喜，即附记于《瀛舟笔谈》中。

张南山《松轩随笔》云：“高要莫善斋广文元伯以学行闻于时，冯鱼山先生敏昌赠以楹帖云：‘奉母孝经看在手；教儿文选读从头。’”

吴兴包果峰敬堂有著作才，阮芸台先生最赏异之，尝赠联云：“吴兴山水，古来清远；包咸论语，今尚流传。”

李松云先生少年科第，后颇偃蹇。年六十时，犹官成都知府。自寿联云：“三馆六曹十七科，竞称前辈；一官万里二千石，遂老斯人。”

《秋雨庵随笔》云：“‘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以斗论才，奇矣。有曹姓人为彭泽令，其友人赠一联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运典恰切。”

兰州府城西火祖庙，元宵灯火最盛。余曾于公余往观，记得吴信辰一联云：“钻燧木先春，食德饮和，且自披星朝赤帝；观灯天不夜，衢歌巷舞，何妨捧日待黄人。”

王孚远方伯述：“为滇臬时，每赴城外监视行刑，必就其地关庙行香。此庙僻在郊坰，且非有行刑事，直为人迹所不到。寺僧乞制庙联，因以意撰句云：‘度一切众生于梦幻后；存千秋大义在天壤间。’”可谓不即不离。又言：“浙江桃花岭有关庙，缙云程教谕文淦撰联云：‘当时诸葛大名，荒祠古柏，嗟回首万牛，何如汉寿亭垂，遍开兰若；此地洞天小有，绝壁修篁，肃临风千纛，休比武陵源藐，空说桃花。’”据云此联在浙东颇脍炙于人口。然上联无端压倒诸葛公，已属无谓；下联只敷衍得“桃花”二字，实非佳构也。

西湖诗僧小颠。有《万峰山房稿》。预为涅槃塔院。尝于所居榜一联云；“老屋将倾，只管淹留何日去；新居未卜，不妨小住几时来。”

张南山为余述武后庙联云：“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国衣冠拜冕旒。”武后何以有庙，庙亦不知在何地，而联语则亦庄亦谐，精切不易矣。

李笠翁云：“李申玉广文家有声乐，余赠之联云：‘门多桃李，案少簿书，别宦恐无此乐；前列生徒，后盈丝竹，今时复有其人。’又申玉之内子生于元旦，是日称觞，即令家姬试演新剧。余亦有联云：‘元旦即称觞，鹤算龟龄齐让早；岁朝先试乐，莺歌燕语尽翻新。’”

笠翁芥子园门前二柳，门内二桃。桃熟时，人多窃取，因戏书一联于户云：“二柳当门，家计逊陶潜之半；双桃钥户，人谋虑方朔之三。”人以为谑而不虐。又题歌台云：“休萦俗事催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又题大门云：“孙楚楼边觞月地；孝侯台畔读书人。”孙楚酒楼为白门古迹，太白觞月于此；周处读书台，则与芥子园适相邻也。

贾胶侯中丞有大园亭，弃而不居，改为乡馆。凡山右名贤之客都门者，皆得寓焉。李笠翁赠之联云：“未闻安石弃东山，公能不有斯园，贤于古人远矣；漫说少陵开广厦，彼仅空怀此愿，较之今日何如。”

柯岸初居台谏几二十年，李笠翁赠联云；“谏垣弥久望弥尊，看此际三公，都是当年等辈；封事愈多功愈懋，卜将来一擢，尽补往日淹留。”

笠翁有除夕赠程蕉鹿文宗一联云：“世间桃李尽出公门，何须腊尽始芳菲，满眼无非春色；天下鱼龙都归学海，不待时来方变化，启口即是雷声。”

尝见刘文清公书楹帖云：“镜里有梅新晋马；釜中无药旧唐鸡。”不知所谓。或云是钱东涧句。

《随园诗话补遗》云：“对联之佳者，或题禅堂云：‘无法向人说；将心替汝安。’佛座云：‘大护法不见僧过；善知识能调物情。’题虎丘画春册店门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时此际难为情。’题戏台后云：‘做戏何如看戏乐；下场更比上场难。’或见赠云：‘天上何曾有山水；人间乐得做神仙。’”

秦涧泉学士请假南归，卜居于武定桥畔，相传为前明何尚书汝宠故宅。取六一“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意，名其园曰“瞻园”。园中有东山楼，自为联云：“辛勤有此庐，抽身归矣，喜鸟啼花笑，三径常开，好领取竹簟清风，茅檐暖日；萧闲无个事，闭户恬然，对茶熟香温，一编独抱，最难忘别来旧雨，经过名山。”

江宁董观桥制府教增督闽浙时，爱西湖出水之胜，买宅于杭城之三拨营，拟解组后作平泉之墅。榜其门云；“圣代即今多雨露；故乡无此好湖山。”妙偶天然，人多诵之。后制府未及予告，而已归道山矣。

京中宣武门外之方壶斋，本戏园，今改为官宅。余叔父太常公首赁居之。公出视学广西，余妹婿龚小峰丰谷居之，献岁自题门联云：“家传渤海箕裘远；春到方壶雨露新。”一切姓，一切地，李芝龄宗昉亟称之。

费西墉京兆锡章以召试举人，历登清要，中年兴高采烈，晚乃渐识夷涂。尝于书室中自撰一联云：“酒阑兴倦，事往情迁，只不忘游过名山，别来旧雨；此与秦涧泉学士语相同，近吴山尊自撰联句亦用之，或皆袭学士语耳春去仍归，人老难复，更休诧殿前起草，海外题诗。”盖京兆久为军机章京，以才望著名，及居谏垣，又曾奉命，充册封琉球使者也。

《秋雨庵随笔》云：“葛秋生庆曾斋中悬一联云：‘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语极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拟；‘红豆’句，则许滇生太史乃普所对也。”

宣武门外上斜街赵象庵舍人家，菊花最盛，自号菊隐。花时过客如卿。闻其初未著名时，来观者率不通谒，亦不问主人为谁。一日刘金门先生同京朝官借其园亭赏菊，酒阑，主人出素纸求先生楹帖，且乞新制。问主人有何好，答云：“无他好，惟爱菊如性命耳。”先生信手书云：“只以菊花为性命。”而未有对语，复问主人何姓，答云：“姓赵。”乃一挥而就云：“本来松雪是神仙。”一座叹其工敏。

《秋雨庵随笔》云：“伊犁有过复亭，盖为谪官而设，刘金门宫保过之，题一联云：‘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运用成语，天造地设。”

有以义园求刘金门先生撰联者，先生集《四书》云：“逝者如斯夫；掩之诚是也。”确切不移。吾乡福州会馆屋后，有野地一区，自前明即立义园，每春秋两祭，同乡之在京师者咸集。闻乡老言，旧有小亭，前明叶文忠公有联云：“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凄婉动人。自余入京师，则亭久圮，联亦不存矣。

余偶见一剃发店中悬“整容堂”匾，旁有联云：“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工夫。”虽巧而不伤纤。又《桃符缀语》中载一联云：“不教白发催人者；更喜春风满面生。”又《秋雨庵随笔》中载一联云：“到来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皆颇自然。又牙行市肆通用联云：“其交以道，其接以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亦颠扑不破语也。

大路边茶亭或题一联于柱云：“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东西。”浅语颇有禅理。又杭州涌金门藕香居茶室联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集句恰切，可人《西湖志余》。

郑板桥六十自寿联句云；“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叶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少；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

板桥解组归田日，有李啸村者，赠之以联。板桥方宴客，曰；“啸村韵士，必有佳语。”先观其出联云：“三绝诗书画”，板桥曰：“此难对。昔契丹使者以‘三才天地人’属语，东坡对以‘四诗风雅颂’，称为绝对。吾辈且共思之。”限对就而后食，久之不属，启视之，则“一官归去来”也。咸叹其工妙。

厉樊榭先生鹗葬于杭州西溪王家坞，不久，遂为榛莽。后四十余年，何春渚琪游西溪，见草堆中有樊榭及姬人月上栗主在焉，因取归，偕同人送至武林门外牙湾黄山谷祠中，扫洒一室以供之。按：月上姓朱氏，乌程人。王兰泉先生题其楹云：“丈室花同天女散；围摩诗共老人参。”见《蒲褐山房诗话》。

有集四书语为典肆联云：“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四境之内，万物皆备于我；或曰取之，或曰无取，三年无改，一介不以与人。”亦自稳切。

吴山尊有题友人某别业云：“渌水漾丁帘，增我辈闲中风致；名园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云仍。”虽无深意，而情文斐亹，自足动人。

闻吴山尊尝于岁暮向孙渊如先生贷金，先生方自制室内桃符，谓山尊曰：“君能代我成一佳联，便当如所请。”山尊应声曰：“上相教除名士气；至尊亲许读书人。”盖上句乃董文恭公勖渊如之言，对句乃先生出试差复命时所亲承天语也。先生喜其雅切，即如所请金数与之。山尊之善于誉人，皆此类也。

赵雨楼光禄与余同直枢地，同膺察典，而后余八年始出守镇江。谒余于吴门，索书楹帖。余戏拈宋人句赠之云：“醉中掷笔金銮殿；睡起鸣笳铁瓮城。”雨楼甚壮其语，然出句有倨侮之嫌，虽成语亦不敢落笔也。

程春海侍郎最工作联语，余守荆州之明年，即擢淮海监司，适侍郎奉使督学黔中，过荆时，手挥一联见赠云：“南中喜得秦淮海；天下愿识韩荆州。”人皆服其工敏。后余擢藩吴门，侍郎主白下讲席，赠联云：“名辈出枢垣，本杜断房谋，陶甄南国；鸿才领词坫，有欧书韩句，濡染东吴。”乙未之秋，余奉召，复出授甘藩。濒行，侍郎赠联云：“霖雨东兴，枢密上才开远略；好风西笑，湖山秀句带边声。”次年余擢抚桂林，入觐时，侍郎复赠联云：“洪容斋随笔成书，实著作之渊海；范致能骖鸾有录，比宦游于神仙。”适余方以《退庵随笔》呈正，故出联云尔。时同觐入京者，有贺耦庚中丞。侍郎亦赠联云：“以孝去，以忠来，到处苍生望霖雨；是贤臣，是学者，一编经世出名山。”盖耦庚由江藩告养回籍，此次亦奉召复出，次联谓所撰《皇朝经世文钞》也。

春海赠林少穆督部联云：“理事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少穆最工作小楷，故出联自然关合。次联亦能酷肖其生平。

龚闇斋观察丽正七十生辰，其子定庵仪部求寿联于春海。春海信笔书与之云：“使君政比龚渤海；有子才如班孟坚。”余亦寄一联云：“累世纪群交，忆兰省枢垣，齐向后尘趋轨范；传家召杜谱，喜皖峰沪渎，共听两地颂台莱。”盖观察初由礼部入军机，于余皆为前辈。而余宦江南，又适值观察由安庆守擢苏松监司也。

余福州老屋在黄巷，唐校书郎黄德温先生璞故里，黄巢所称儒者之宅，相戒勿犯者也。屋之对门为酒垆。忆初入宅时，先叔父九山公手书杜句作门联云：“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后酒家酒渐不售，遂归咎此联，以为“贤人”语含讥讽。公因复集杜句改署于门曰；“宅入先贤传；门听长者车。”乃不逾年而酒家歇业，有一伧父奄有其地，改换门庭；后四十年，余由苏藩假归，遂卜居焉。

黄巷新宅之西有小楼，余始葺而新之。黄巷中以此楼为最古，因即榜为“黄楼”，集同人作诗张之。近以诗稿示余小霞，为寄题一联云：“白傅早归，一代福人居福地；苏公再见，千秋黄巷重黄楼。”

余于五十八岁引疾归里，有口号云：“择里仍居黄巷宅；辞官恰及白公年。”李兰卿以此十四字作分书楹联相赠，时方得文衡山芝南山阁画卷，余自书“芝南山馆”扁于厅事，盖寓知难而退之意。并自制一联云：“历中外廿年身，宦海扁舟，万顷惊涛神尚悚；就高低数弓地，儒宫环堵，三竿晓日梦初醒。”嗣于东园中葺藤花吟馆，又制一联云：“有客醉，无客睡，福简简吁可愧；长歌粗，短歌疏，诗平平聊自娱。”此二联颇闻于时，江南僚友有以为妒者。又有百一峰阁，为园中最高处，余所手建并题联云：“平地起楼台，恰双塔雄标，三山秀拱；披襟坐霄汉，看中天霞起，大海澜回。”客有诵此联，决余必当复出者。

百一峰阁之左有楼三楹，余辑《全闽诗钞》于此，因以为楼额。其联则集前人句云：“藏名诗酒间，竹屋纸窗清不俗；养拙江湖外，风台月榭悄无言。”楼之下为宝兰堂，因庋褚兰亭石刻于此，即集《兰亭》字云：“随遇自生欣，暖日和风入怀抱；静观可娱老，崇兰幽竹有情文。”

桂林太守兴静山，以四月四日周甲初度，余以联寿之云：“宜民颂起延年后；寿世筵开浴佛先。”一切其官，一切其时，同人咸以为工巧。盖颜延年曾居此官，聊借用二字以寓寿意，尚不觉吃力也。

广西节署之东南隅有铜鼓亭，庋大铜鼓一，壁上嵌谢蕴山、钱裴山二先生铜鼓诗石刻。其上有楼，因呼为铜鼓楼。地势最高，宜于登眺。桂林千峰百嶂，尽在眼中。迄今七十余年，楼渐剥陊，楼下榛莽塞径，无过问者。余莅任之明年，始捐俸重修，并拂拭铜鼓。时幕府诸君皆能诗，因共和谢、钱韵张其事，僚寀亦以次继声，遂有《铜鼓联吟集》之刻。楼既新，佥谓宜有联，因忆前人有集山谷、东坡句，云：“全以山川为眼界；故应宾主尽诗人。”若移作此中联语，情景俱合矣。因书而悬之楼楹云。

桂林栖霞山中有寺，由寺后穿山腹，可达七星岩。上有碧虚亭，为范石湖旧迹。亭前两石柱刻联云：“先文穆风流宛在；家学士丘壑偶然。”款署范时崇。盖康熙中曾为粤西藩伯者，先文穆是石湖，“家学士”则不知所指，遍询之都人士，并检志乘中，皆不得其人，存以俟考。

《坚瓠集》云：“泉州府学某教授，南海人，颇立崖岸。一日设宴于明伦堂，演《西厢》杂剧，有无名子书一联于学门云：‘斯文不幸，明伦堂上，除来南海先生；学校无光，教授馆中，搬出西厢杂剧。’某出见之，赧然自愧，故态顿除。”以下谐语。

《坚瓠集》又云：“常熟桑民悦怿以才自负，居成均时，为丘仲深所黜。后就教职，书对于明伦堂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严于按察司。’”

又云：“天启中一巡按，为逆珰造生词，题楹柱云：‘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允文允武，并日月以常新。’有录其词以献魏忠贤者，忠贤读之不解，问左右何事说到黄阁老。盖黄立极者，同时宰相之名也，左右曰：‘某御史与爷作对耳！’忠贤艴然变色曰：‘多大御史，敢与我作对！’趣召缇帅拘之，左右为之再三解晰，始喜。”

又云：“吴郡吴文之，初名济，方九岁，即工属文。尝自书对联云：‘移门欲就山当榻；补屋常愁雨湿书。’与同里张济同塾读书，客闻其才，出对云：‘张吴二济联床读。’文之应云：‘严霍同光间世生。’客善绘事，自撰句云：‘画草发生，顷刻工夫非为雨。’文之应云：‘笔花灿烂，须臾造化不关春。’客喜，即以为画室楹联云。”

又云：“吴门有富翁乡居者，求杨南峰书门对。此翁之祖曾为人仆，南峰题云：‘家居绿水青山畔；人在春风和气中。’上列‘家’‘人’二字也，见者无不匿笑。”

董文恭公有族人某居京师者，厅事悬一旧人所书联云：“贤者亦乐此；卓尔末由从。”其字甚雄伟，宝之二十余年矣。一日纪文达师偶过之，诧曰：“此联殆不可挂也。”某诘其故，师曰：“上联首著‘贤’字，下联首著‘卓’字，非君家遥遥两华胄耶！”某始爽然撤去。

京师戏园每演一剧，必分开数日，始了其绪。盖勾留观者，使不能中途而辍也。有集联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可称工切。又乡村戏台联云：“父老闲来消白昼；儿童归去话黄昏。”又有集《四书》句云：“闻弦歌之声，贤者亦乐此；见羽旄之美，乡人皆好之。”上联谓崑腔，下联则乱弹武戏也。又一联云：“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语虽质俚，亦自隐括。近有集《禊帖》字云：“稽古昔毕类其人，贤以生为，趣由丑作；托清闲咸临此地，情随事感，曲有文听。”又吴立甫拔贡大本醉后为人促作戏台联，因集句付之云：“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天下事当作如是观。”又有作戏台后一联云：“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则几于格言矣。

京师庆宁园戏台联云：“大千春色在眉头，记当年翠暖珠香，曾游赡部；五万莺花如梦里，念此日丁歌甲舞，重睡昆仑。”词意在可解不可解间。或云是乩笔。大抵戏台联庄谐并宜，但忌俗耳。或集经语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君子有酒旨且多。”则庄重不佻，用于官廨尤宜也。

余紫松提戎步云曰：“记得圆明园有一戏台联云：‘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伊尹太公便算一只耍手，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四书白，六经引，诸子百家杂说也，杜甫李白会唱几句乱谈，此外咬文嚼字，大都缘街乞食闹莲花。’”似此大识力，大议论，断非凡手所能为。或以为自大内传出者，近之。

对联有可解颐者。康熙时，广东诗僧住海珠寺，交通公卿，寺塑金刚与弥勒环坐，对联云：“莫怪和尚们这般大样；请看护法者岂是小人。”又杨兰坡题倒坐观音像云：“问大士缘何倒坐；恨凡夫不肯回头。”又江西某君题养济院云：“看诸君脑满肠肥，此日共餐常住饭；想一样钟鸣鼎食，前身都是宰官身。”

乾隆庚子岁，二藏活佛来朝，供帐极盛，住雍和宫，远近僧徒参谒者，月以千计。活佛高坐跏趺，无少动也。未几以出痘死。有好事者送一挽联云：“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万里，东来不见西归。”时传为笑柄。

魏善伯徵士题范觐公中丞厕联云：“成文自古称三上；作赋于今过十年。”厕不必联；然如此雅切大方，亦自可喜。若《一夕话》所载：“莫道轮回输五谷；可储笔札赋三都。”又：“但愿生民无殿屎；不惭宰相受堂餐。”又：“官司不令多中饱；燕饮应知无后艰。”则又逊前语矣。

缪莲仙《涂说》云：“安徽无为州老诸生得钦赐举人，自作一堂联云：‘并未出房，幸亏得白头发秀士；何尝中式，倒做了黑耳朵举人。’盖俗以衙门中未上名而帮差者为‘黑耳朵’，故戏用之。又有一廪膳生，得钦赐副榜者，亦自书一堂联云：‘说甚功名，只免得三年一考；有何体面，倒少了四两八钱。’未句盖言廪禄也。”

袁简斋先生云：“或传程鱼门编修晋芳《京中移居》诗云：‘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钱问故书。’予笑曰：‘此必琉璃厂也。’询之果然。因记商宝意移居，周兰坡与万晴初访之，见门对云：‘岂有文章惊海内；从无书札到公卿。’万曰：‘此必商君宅矣。’询之亦果然。”

《续消夏录》云：“张明经晴岚，除夕前自题门联云：‘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适有锻铁者，求彭信甫书门联，信甫戏书此二句与之。两家望衡对字，见者无不失笑。二人本辛酉拔贡同年，颇契厚，坐此竟成嫌隙。所谓凡戏无益，此亦一端也。”

鲁亮侪观察性粗豪，而所居屋狭，自署其门联云：“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见《茶余客话》。

《坚瓠集》载：“漳浦赵从谊知独山州，州城极荒凉，衙署尤陋，赵自题楹柱一联云：‘茅屋三间，坐由我，卧由我；里长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柳南随笔》云：“崑山归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移，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一扁曰‘结绳而治’。又除夕署其门楹云：‘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其不经多此类，时人呼之为‘归痴’云。”

陈文恭《续训俗遗规》内载一事云：“常州一老布衣，平时奸狡，自号清客。书门对曰：‘心中无半点事；眼前有十二孙。’有人续写其下云：‘心中无半点事，半生不曾完粮；眼前有十二孙，十个未经出痘。’见者绝倒。”

有一县令自题其署外大门云：“爱民若子；执法如山。”实非良吏也。他日有无名子续写其后，成一长联云：“爱民若子，牛羊父母，仓廪父母，供为子职而已矣；执法如山，宝藏兴焉，货财殖焉，是岂山之性也哉。”记得宋漫堂《筠廊偶笔》中载：“一年老令君大书县治之前曰：‘三不要。’下注：‘一不要钱，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日视之，则每行下各添二字：‘不要钱’下曰‘嫌少’；‘不要官’下曰‘嫌小’；‘不要命’下曰‘嫌老’。”盖与此同一恶谑也。

有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泾县，以贪酷闻。一日晨起，见厅事贴一《四书》集句联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学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无后乎。”

前明袁萚庵于令以荆州守罢归，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大书门联云：“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亦自谓以经对经也。

明末有海中渠魁，至普陀山设斋一月，手题楹柱云：“自在自观观自在；如来如见见如来。”其字至今犹存。

公牍中字义多不可解。嘉应汤滋圃游幕南阳时，戏作联云：“劳形于详验关咨移檄牒；寓目在钦蒙奉准据为承。”亦所谓以不解解之也。

嘉庆间，粤洋有巨盗郭，忘其名，乳名郭婆带，虽剽掠为生，而性颇好学。舟中书籍鳞次，无一不备。船头一联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在洋驿骚多年，官兵莫敢捕治。后为百菊溪制军招降。予以官，辞不受，于羊城买屋课于，以布衣终。

嘉庆间，周莲塘大宗伯兆基甍，德州卢南石师代之。时费西墉为京兆尹，与周至好，往吊日，一哭而殂。京师戏为周作挽联云：“一品头衔让南石；三声肠断失西墉。”

李艾塘云：“扬州虹桥东岸，有灵土地庙。其前为过街亭，凡丧殡出城，庙僧辄有路祭，礼拜诚敬之意，如所亲昵，以此为终岁盂饭计。惟风雪苦寒不能出户时，但于枕上闻千百人履声及笑语歌咢，不绝于耳，每生宝山空回之感。庙中有集联云：‘到处云山到处佛；当坊土地当坊灵。’上语为金冬心农《登嵩杂述》诗句，对语为郑板桥题如皋土地庙联，句云：‘乡里鼓儿乡里打；当坊土地当坊灵。’”

“青春鹦鹉，杨柳楼台”，司空表圣《诗品》句也。陈曼生郡丞集二句为对云：‘绿绮凤凰；梧桐庭院。”注云：“张子野词。”请梁山舟学士为书楹帖，学士爱其工丽，欣然书之。后遍考子野词，并无此二句。盖竟属郡丞杜撰也。

嘉靖末，宜兴大疫，有二青衿俱死，同上阎王殿，一从东廊，一从西廊，各相眄以目。王察其籍，皆以无罪放回。从东者述所见柱上联，语为：“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恨不见西柱对。从西者述所见云：“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已。”其余所见皆同。

福州乡俗，每逢端午节，既于朔日悬蒲插艾于门庭，而五日午时，又必用红笺书对句，贴于楹柱，谓之午时书。盖自前明已然，亦桃符之别调也。相传徐振烈即徐五自作门前午时书云：“门幸无题午；人惭不识丁。”曹石仓先生以此赏异之。近日通行之语，如：“海国中天节；江城五月春。”及“保艾思君子；依蒲祝圣人。”语尚近雅。时人又有自出新制者，未免纤佻，其用“艾旗招百福，蒲剑斩千邪”及“蒲带荣封一品；艾旗捷报三元”旧语者，盖十家而九，则堕入恶道矣。

程春海侍郎在京邸续娶，黄左田先生赠联云：“调羹定识威姑性；洒翰应增吕子书。”陈石士前辈用光亦赠联云；“博议书成临月按；合欢酒熟对花斟。”皆自谓雅切续娶，时亦颇传诵之。按：此沿用俗传《东莱博议》成于新娶一月事，实未考也。本书自序，谓“屏处东阳之武川里，有从游者，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旬储月积，浸就篇帙”云云。无一语涉及新娶者。又考吕公年谱，初娶韩元吉女，在绍兴二十七年，时居信州，不居东阳。后乾道三年，持母丧，居明招山。学子有来讲习者，四年已成《博议》。五年二月除服，乃继娶韩氏女弟。则是书实成于丧制中，流俗所传，不足辨矣。

序

《楹联丛话》之辑，始于桂林节署。阅二年而稿成。时远近知好以佳联录示者犹纷至沓来，因前书已剞劂过半，无由潺入，姑存箧衍而已。辛丑仲春，防堵梧江，未遑从事铅椠。夏初，奉量移苏抚之命，由湘江放荆江，顺流以达吴中。甫受事即提兵海上，劳劳军事者四阅月。旋以病作，乞假解组，养疴邗上者又四阅月。复缘海氛孔棘，仓猝南奔，从干戈扰攘中飞渡钱江，甫得卸装南浦。合计两年来往返奔波不下八千里。流连胜地，邂逅名流，所见所闻，辄有埤益。因复条举而件系之，仍依前编分门之例，编成四卷，题为《楹联续话》，遂付梓人。忆在桂林时，每得一联，辄与陈莲史、余小霞、陈海霞、桂舫诸君子赏析之。付梓时，又得小霞专任校字之役，故成书不觉其难。抚今思昔，时异境迁，老病日增，徒形兀兀。盖不禁感慨系之也。道光癸卯夏至节，福州梁章钜撰于浦城池上草堂。

故事

余辑《楹联丛话--前编》，“应制门”所录《野获编》中袁文荣撰嘉靖斋醮对联“洛水元龟”云云，实当改入“故事门”。今考钮玉樵琇《觚剩》亦载此事，云：“昆仑山人初入都，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时世宗斋居西宫，建设醮坛，敕大臣制青词一联悬于坛门。春芳使山人为之。山人走笔题曰：‘洛水灵龟初献瑞，阳数九，阴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出威凤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李以进呈，深加奖赏。由是公卿互相延誉。其本传谓‘大臣应制青词多假手山人’者以此。乃他人移之别氏，则以雕虫为山人讳也。”按：此与《野获编》所载互异。《前编》所录“元龟丹凤”，此作“灵龟威风”，尚可两存。而《前编》作“雄鸣雌鸣”，则系传写之误，自应从此作“雄声雌声”，以与“三十六声”相应也。

周栎园《书影》云：“坡公尝言奉使西邸时，见书此数句，爱而录之，云：‘人间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虽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汴人刘酒者，无名字，人即以‘酒’呼之，己亦以自名。能画人物。卖画得钱，则与酒家。余见之七年，无夕不醉。醉中作画，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尝乞余额其草堂，余取坡公语题曰‘略似庵’，以‘人间有漏仙，三杯兀兀；世上无眼禅，一枕昏昏’为楹联。酒得之殊自喜。”

施愚山《矱斋诗话》云：“龙济寺在吉水城东南，踞东山胜处。苏长公初到岭外，曾过此寺，题联云：‘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手书刻于柱，明末犹存。或曰：‘此坡老诗中一联也。’惜未见其全篇。”

先资政公曰：凡著述一书，无论大部小种，皆须有益于世，有益于人，使读者有所感发而兴起，乃为可贵。记得先四代祖司训公讳珪《雪园杂纪》中有一条，真齐家宝训也。其言云：“前明南京礼部尚书余姚孙忠烈公燧殉宸濠之难。其子文恪公陞续娶杨夫人，花烛日，前妻三子鑨、钟、铤匿不出拜。文恪甚怒，曰：‘我家一门忠孝，今无礼若此，非吾子也。’使家人觇之，则皆在书塾中相持而哭。杨夫人亲往塾中见诸子，喜曰：‘他日皆大器也。’文恪怒为之解。文恪训子严，寻常不得出书塾。每晨至门首，加钥而去。一日，杨夫人偶至其处，自窗隙潜窥，三子皆不在其中，而门扃如故。乃开门入视。最后见壁上悬一画，画后一门通焉。察之，则并未外出，乃各与其妻聚谈耳。杨夫人亦不语，惟手书一联悬于壁云：‘爱惜精神，留此身担当宇宙；蹉跎岁月，将何日报答君亲？’诸子见之，皆发愤。后皆显达。其季子鑛，杨夫人所出，世所称月峰先生者，官尚书。亦母教也。”

周栎园《闽小纪》云：“侯官林太守春泽，正德甲戌进士，为户部主事。疏谏南巡，迁员外郎。以司藏失盗镌秩。复历南京刑部郎中，出知松番府，免归。公生于成化庚子，至万历己卯，年百岁。有司建‘人瑞坊’。子应亮，以户部侍郎侍养，亦年七十矣。起拜矍铄如壮年。应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尝率少司农、少司空田中观耘，乡人立碑纪之，一时以为盛事。其大门有自撰楹联云：‘四十登科，甲戌还登甲戌榜；五旬生子，长孙又抱长孙儿。’至癸末十月卒，年百有四岁。其百岁时犹生一女，适云南督学邓原岳。三代进士，五代同堂，一时有‘东西林’之称。东林居林浦，即‘三代五尚书’之家；西林居南屿，即‘人瑞’翁宅也。”

《雪园杂纪》云：“林浦林家有‘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之称。林文安公瀚为第一代尚书；子二：康懿公廷昂文僖公廷机，文僖子文恪公燫及其弟烃亦俱接武为尚书。祠堂中有一联云：‘国师三祭酒；宫保五尚书。’”

罗景纶大经《鹤林玉露》云：“杜成己为相，以日见宾客疲神妨务，无益于事，乃不复见客。但设青柜于门，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柜撤去。有题一联于府门者曰：‘杜光范之门，人将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柜，我且卷而怀之。’夫题门者薄矣，而成己此举亦未之思也。”

《陈白沙先生行状》载：“有李某，裹粮自嘉鱼数千里从学白沙，凡二年，先生服食行缠待之如子弟。后筑‘楚云台’以居之。台榜一联云：‘有月严光濑；无金郭隗台。’其欲来天下之善盖如此。”

施愚山《矱斋杂记》云：“董思白、陈眉公以词翰相推重。董年八十五，临终，索妇人红衫绛繻为服。陈年八十三，将逝之前，辟谷数日，盛为诗歌，以书别亲友，仍自题一联云；‘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临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三千界鱼跃鸢飞。’掷笔而逝。亦可谓了然于去来者矣。”

又《家风辑略》云：“天启丁卯间，余季父砥园公受知于督学使者贾侍御，补邑诸生。先考述明公赠之楹联云：‘诵鼎上辞，长愿景行正考父；任天下事，可能遥揖范希文。’其相勖之意深矣。”

陈眉公继儒《见闻录》云：“翟公栾尝自制对联云：‘静亦静，动亦静，五脏克消夫欲火；荣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于危机。’常熟严公讷辅政时，封公尚在，其门联云：‘堂上双亲寿；朝中一品家。’申公时行解相印归，其堂联云：‘无毁无誉，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时成功者退。’陆文裕公在京邸中，则榜世庙御撰一联云：‘抑人是自抑；扬人其自扬。’都城郑宫保敬庵讳绅者，以工部尚书告老，其堂联云：‘世多君子扶皇极；天放闲人养太和。’翟中丞讳鹏者，其堂联云：‘徒有寸丹悬帝阙；竟无尺素达权门。’王中丞玑，更号六阳山人，尝榜其堂曰：‘偶尔谢上天富贵；归来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安我老渔樵。’吾乡包公节与弟孝，以兄弟进士为南北两台。其门联云：‘兄进士，弟进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两地风霜。’汤东谷厅事春联云：‘东坡居士休题杖；南郭先生且滥竿。’后厅曰：‘片言曾折狱；一饭不忘君。’盖东谷尝从兴济伯杨忠定公奉迎銮舆，故云。其东偏曰：‘暂拄西山笏；闲开北海尊。’其西偏曰：‘长身唯食粟；老眼渐生花。’豪侠之气可以想见。”

前辑《楹联丛话》中已采入周晖《金陵琐事》。兹覆阅之，尚有三条可补入者。如云：“太祖赐驸马梅殷府门春联云：‘人间尘俗不到处；阙下恩荣第一家。’”又云：“成祖杀方孝孺于聚宝门外。有门人廖镛、廖铭检其骨葬之，不封不树，莫可认识。今诸缙绅立方祠于永宁寺后山，又聚土为坟。上海徐鲸刻一联于华表云：‘十族遗骸埋聚宝；千年孤冢表长干。’”又云：“有士人因病出神，入阎罗殿，记得殿中楹柱一联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兴化府志》云：“正统间，东乡王常字大经，以御史言事，左迁知莆田县事，政务严明。尝书联署楹云：‘牧民犹带旧风霜。’见者咸以为佳。其妻黎氏通书史，语常曰：风霜，御史职也。君今出牧，奈何专尚严乎？请易‘犹带’二字曰‘无事’，何如？常欣然，遂改之。”

《宁德县志》云：“主簿丁大全，因旱，令人以银瓶乞水于百丈龙潭。取之，得瓦瓶归。大全疑之，复造银瓶，躬往投之，又得瓦瓶。大全祝曰：‘龙神有灵，若吾后当显贵，幸示灵异。’谭中果露龙爪。大全后登宰府，奏封龙王。架石为亭，题联云：‘龙从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来。’今亭址犹存。”

相传明末倪鸿宝诣吕晚邨，吕揭一联于堂楣，云：“囊无半卷书，惟有虞廷十六字；目空天下士，只让尼山一个人。”后吕诣倪，倪亦揭一联于堂，云：“孝若曾子参，才足当一字可；才如周公旦，容不得半点骄。”两人之优劣见矣。

孙柳君孝廉衍庆《辛庐随笔》云：“前明嘉靖间，湖州潘时良司空季驯最敬关帝。督南河时，有二蛟为患。公梦帝许助以神力，遂斩之。今蛟首一在高家堰关帝庙中，一藏公家。每岁于毘山麓祀帝时必陈之。当毘山庙落成日，众拟撰楹联未就。忽一素不识字之田夫入座提笔，大书‘汉寿亭侯庙’五字扁。又署楹联云‘悠悠乾坤共老；昭昭日月争光’十二字，不署款而去。人或追问之，则自云‘不知所为’也。书体绝似虞永兴，今犹存庙中云。”

王渔洋《陇蜀余闻》云：“刘以平字近塘，猗氏人。为诸生时，梦入宫殿中，有王者命坐对弈。又至一所，石门悬联句云：‘鹦鹉能回千载梦；麒麟空卧万年秋。’不解所谓。既登进士，为潞王府官，王敬礼如宾师。迁陕西行太仆卿，过武后墓，墓上石刻一联，即梦中所见也。”

又《香祖笔记》云：“广州城南长寿庵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阁甚丽，可以望海。其下曰离六宫。主僧某乞余制为楹联，余题句云：‘红桥映海三更月；石瀃通江两度潮。’纪实景也。”

又云：“康熙时，上驻跸杭州。时山阴耆民王锡元同胞兄弟五人见于行宫。长、次系双生，皆年八十岁；三者七十八岁；四者七十六岁；五者七十五岁。率子侄凡十七人，孙十八人。赐宴赐缎，又赐扁额云：‘一门人瑞’。皇太子赐联云：‘五枝锦树荣今代；百秩仙筹萃一门。’”

钮玉樵曰：“苕中吴磐家饶于赀，工书博学。甲申后，绝意进取。学使者张安茂题其居为‘才人节士之庐’。然负气甚高，未能韬晦。顺治中，官方山备兵吴兴，与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长句一联，镌悬堂柱。吴走笔书云：‘山川无恙，叹前辈风流何处，但古道斜阳，冷烟衰竭，尽悲凉人物，止剩寒鸦；台阁重新，问苍穹英雄谁是，有补天巨手，回日雕戈，待整顿乾坤，再来杯酒。’词既悲壮，书复蔚跂。有怨家潜录其语，以吴‘阴蓄异谋’首之帅府，祸几不测。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为回斡。费千余金，事乃已。”

《秋灯丛话》云：“夏太史力恕，孝感人。康熙庚子，梦谒关帝庙，帝谕之曰：‘庙联多不惬余意。如三分忠义等字，适足增余痛。好另为作对，将元尔矣。’授以巨笔，夏书云：‘英雄几见称夫子；豪杰如斯乃圣人。’帝称善。醒而识之，遂谨镌板而悬于庙。是科乡试果第一。”按：“英雄”十四字熟在人口，而不知其出于夏也。

《茶余客话》云：“孙藩使含中太翁尔周，宰浙时，独行杭州城外蔬村中，一望土冢累累。见粉墙，即往索茶。一小婢举竹椅出令坐，捧苦茶一盏饮之。须臾去，呼之不出。见门上一联云：‘两口居山水之间，妻忒聪明夫忒怪；四面皆阴磷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严问樵曰：“此归元恭所自署联，云：‘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地，人何寥落鬼何多。’”

钮玉樵曰：故友王师石尝言：“嘉靖丁清惠公为南畿操江时，巡视郭外。偶过刻字店，颐指左右：‘呼其人来’，而肩舆已行。阅三日，中军押一人，投之阶下，曰：‘刻字店主到。’公已忘之，熟视良久，曰：‘汝店所刻扁字笔画有讹，呼汝令改耳，无他也。’其人自公呼，随被锒铛锁至军府。迨三日后还家，中人之产已费其半矣。是知慎尔出话，为民上者尤所宜慎。子他日学成而仕，尚其念之。”故余宰白水，题一联于后堂云：“丹毫一点，乃吾民利害攸关，须念悖出必将悖入；白日三竿，即尔室公私毕照，莫谓知显不在知微。”念故友之箴言也。

纪文达师《阅微草堂笔记》云：“明永乐二年，迁江南大姓实畿辅。始祖椒坡公自上元徙献县之景城，子孙繁衍，析居崔庄，在景城东三里。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庄纪’，不过举其盛耳。而余族则自称‘景城纪’，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城崔庄间，兵燹久圮。其址属族叔楘庵家。楘庵从余受经，以乾隆丙子举乡试，拟筑室移居于是。先姚安公为预题一联云：‘当年始祖初迁地；此日云孙再造家。’后室不果筑，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弃诸孤。卜地惟是处吉，因割他田易诸楘庵而葬焉。前联如公自谶也。”又云：“刘念台先生官总宪时，题御史台一联云：‘无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觉气如霜。’”

蔡佛田鸿逵《紫荆树馆杂著》云：“康熙间，蔡屏山王桢由内阁中书改四川仁寿县令。当谒选之初，梦至一所，左右皆遭火毁。复历荒草颓垣中，则关圣帝像在焉。肃拜毕，仰观楹间有联云：‘打开义利关，具见英雄过人气概；参透天人路，便是圣贤行己工夫。’此壬辰春事。迨乙未莅县事，一一如所历。适士民修庙工竣，因书前联以献云。”

袁简斋曰：“吴江徐布衣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余尝访之于吴下。年近八旬，语犹风生泉涌。所居邻太湖七十二峰，招之可到。署其门云：‘一生那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又预营生圹，自题其墓门云：‘满山灵草仙人药；一径松风处士坟。’”

祖舫师曰：“前明葛屺瞻寅亮督学吾闽，士林颂之。官至少司农。甲申后，乐浦城山水之美，避居于此。四方耆宿日来造访。自署其门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州府屡劝之入都，遂闭门不出。”

李剑溪太仆光云曰：“吾乡京宦前辈有延师课子者，于本宅近处另辟精室一区，听馆师出入自便。乃其师好嬉游，无日不到城外戏园中听剧。同乡知好有访之者，十有八九不得晤。因新岁换写桃符，何念修少宰逢僖适知其事，因戏书一联悬于门云：‘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以常关。’次日，馆师见之，即襆被而去。”

应制

缪莲仙艮《涂说》云：“乾隆四十五年，七旬万寿时，圣制有‘七旬天子古六帝；五代孙曾予一人’之联。其时臣工之撰灯联者，皆敬本此意以为阐绎，诚千载一时也。谨按：汉世宗孝武皇帝在位五十四年，寿七十一岁；梁高祖武皇帝在位四十八年，寿八十六岁；唐高祖神尧皇帝在位九年，寿七十一岁；唐元宗明皇帝在位四十四年，寿七十七岁。六帝皆年逾七十。若五世同堂，则旷古帝王所未有矣。岂不盛哉。”

朱缄三孝廉秉铭曰：“闻乾隆五旬万寿时，京师经坛有联云：‘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兹以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气象高阔，设想奇创，对仗亦新而稳，与寻常楹联路径迥乎不同。相传为纪文达公所撰，否则必属彭文勤公，他人无此手笔也。”

黄霁青太守安涛曰：“乾隆甲辰，高宗南巡至浙江。杭城人家有悬桃符者，句云：‘一岁双春三月闰；六巡两浙万民欢。’又，五十五年，恭遇八旬万寿，民间有颂联云：‘自古罕闻圣天子八旬万寿；于今方见大皇帝五代一堂。’两联语意虽质，却极自然稳贴，可以见草野芹曝之忱。”

程春庐曰：“乾隆五十五年，恭值八旬万寿。京中有一经坛灯联极典丽，又极浑成，竟如天造地设者。句云：‘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备，正昌期五十有五年。’相传是河间纪文达公手笔。”盖信非吾师不能也。

郑仁圃太守瑞麟曰：“嘉庆己巳，恭祝五旬万寿，福州经坛设在鳌峰书院。余曾拟一联云：‘沙数恒河合十，佛称无量寿；潮音大海呼三，声协不周风。’又拟戏台联云：‘曲谱四诗，天保九如篇第一；舞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时院课即以此命题。余此两联曾为游彤卣师录用。至己卯，恭祝六旬万寿，经坛亦设鳌峰书院。所有灯联俱周苍士广文嘉璧拟作。如云：‘届二十四年，初周斗极；祝万八千岁，远绍天灵。’又云：‘如大海潮音，衢歌祝圣；比恒河沙数，寿宇添筹。’又云：‘呼万岁者三，康疆逢吉；等百王而上，福禄来崇。’又云：‘帝命式九围，俾缉熙于纯嘏；皇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又云：‘功既成矣，世既贞矣，参天贰地；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蹈德咏仁。’”按：乾隆年间两次庆典，经坛灯联，闻俱系陈秋坪登龙、黄耦宾世发、张燮轩经邦及吾师郑苏年光策、林畅园茂春诸先生所拟。余少时尚见先大夫手录成本，极其壮丽矞皇。今此本不知何时失去。屡向他处访觅副本，杳不可得。惜哉！

道光辛丑八月，吴郡绅士于元妙观恭设经坛，祝六旬万寿。时朱兰坡侍讲珔方为紫阳书院山长，撰次灯联数副，具见精思。如云：“六位仰时成，六龙御世，六凤仪廷，圣德备膺九五福；十华徵券锡，十赍孚恩，十全继续，慈闱欢溥万千觞。”此于每句分嵌“六、十”两字也。又云：“元符根太极，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春秋筭协福筹，八叶椿开无量寿；妙果证长生，三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实，花实数周星纪，九重桃献大罗天。”此于首句分用“玄、妙”两字也。又云：“大地欢胪殷庶，道统际重熙，六叶升恒，万国万年长拱极；清时盛谱和声，光天歌复旦，十华糺缦，寿星寿宇遍腾辉。”此每句首一字合成“大清道光六十万寿”也。又云：“八音节，八风和，月轮正满；十瑞臻，十章献，日驭方中。”此两联中分用“八月十日”字也。

庙祀

苏州泰伯庙中无佳楹帖，惟齐梅麓彦槐有题泰伯墓柱一联云：“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语殊壮阔。曾见近人笔记亦载此联，脱却“志异功同”八字，又以为齐眉楼所撰，殊可笑也。

安溪李文贞公为直隶巡抚，祈雨于关庙，有应，谢以联云：“我意祈麦秋，泽随地遍；公灵震华夏，日在天中。”按：此切事成文，而“麦秋”、“华夏”对仗自然工稳，语亦正大相称。

常州荆溪县有关帝庙，楹帖皆不佳。齐梅麓作宰时，易以新联，云：“威镇雄州，野树尚含荆浦绿；神游故国，夕阳偏照蜀山红。”荆浦、蜀山皆县中地，关合亦尚浑成。又撰一联云：“志在春秋，孔圣人未见刚者；气塞天地，孟夫子所谓浩然。”颇得意。然余终嫌“志在春秋”语非正史所有也。

黄右原比部奭曰：“记得关庙联尚有两家可录者，忘为何人所撰。一云：‘王业不偏安，拒操和权，诸葛犹非知己；春秋大一统，帝蜀寇魏，紫阳乃许同心。’一云：‘生蒲州，辅豫州，保荆州，鼎峙西南，掌底江山归统驭；主玄德，友翼德，仇孟德，威镇华夏，眼中汉贼最分明。’”按：原本作“兄玄德，弟翼德”，近于演义。陈寿《志》虽有“义同兄弟”之语，并无孰兄孰弟主名。改本较为妥协。

赵瓯北有关庙联云：“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扶四百载承尧之运；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如七十子服孔之心。”余于《联话前编》偶遗之。

浦城西阳岭上有关庙，邑人朱缄三孝廉有一联云：“至诚之动，孚及豚鱼，虽阿瞒莫敢不服；大义所归，坚如金石，惟使君乃得而臣。”孝廉之子春门茂才箎亦献联云：“前杜氏而好春秋，仗义宣威，此老原非徒左癖；后岑侯而镇荆楚，奉词伐罪，彼苍何忍听彭亡。”词气并岸异不凡。

朱兰坡曰：“关庙联多用生前事，遂成俗套。余曾拟制一联，但言尊崇显赫之意。云：‘帝爽有昭明，当朝谥号增崇，奉戴仪同文庙肃；神功无代谢，亘古河山作镇，灵长运过蒋侯奇。’”按：此与吾乡龚海峰先生所撰命意正同，可谓异曲同工，不落窠臼者矣。

苏鳌石廷尉廷玉曰：“琢州张桓侯庙联，多状其雄纠语，究属莽夫气象，于尊崇之义未合。惟方葆岩维甸作直藩时有联云：‘使君乃天下英雄，谊同骨肉；寿侯为人中神圣，美并勋名。’以先主、关帝两人夹出，恰称身分。”按：帝曾封汉寿亭侯，“寿侯”二字似未协，尚应酌易也。

四川成都城外有丞相祠堂，楹联林立。鄂润泉督部鄂山联云：“望重南阳，想当年羽扇纶巾，忠贞扶季汉；泽周西蜀，爱此地浣花濯锦，香火拥灵祠。”又蒋砺堂节相攸铦联云：“曰宫曰殿，曰幸且曰奔，诗史留题，千古犹存正统；书吴书魏，书汉不书蜀，儒臣特笔，三分岂是偏安。”

四川宁远府有丞相祠。戴羡门督部三锡联云：“筹笔在攻心，当年化洽宾幪，冠带百蛮归典属；安边曾叱驭，此日风清瓯脱，云霄万古仰宗臣。”闻是湖南湘乡令严丽生学淦代撰。严本才士，摇笔故自不同。又闻严丽生作湘乡县龙王庙联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万物育焉，鬼神之为德；雷出地奋，云行雨施，百室盈止，膏泽下于民。”亦可谓“取熔经义，自铸伟词”者矣。

苏郡文昌宫之旁有太阳宫，向不入祀典，亦不在朔望行香之列。道光十一年，霖雨数十日，郡人士始请余诣祷。升香之日，旋即畅晴。后即定为常祀。齐梅麓为之联云：“光天开糺缦之祥，雨非恒雨，旸非恒旸，二十四气成四时，群生并茂；化国衍舒长之祚，朝不废朝，夕不废夕，三百六旬有六日，庶绩咸熙。”又撰风神庙联云：“龙虎忌争行，廿四番花信吹馀，致雨兴云，勿张旗鼓；豚鱼占利涉，七二候箕神簸后，飞刍挽粟，好送帆樯。”时以狂风匝旬，碍漕运，率属虔祷，有应，故以此为报云。又撰龙神庙联云：“九土足农田，但期膏不下屯，霖雨遍敷天下望；三吴称泽国，更愿流无旁滥，江河长向地中行。”

郑仁圃喜为楹联，时见意匠。有题天后宫联云：“补天娲神，行地母神，大哉乾，至哉坤，千古两般神女；治水禹圣，济川后圣，河之清，海之晏，九州一样圣功。”想见精心结撰，思与神通也。

杨飞泉郡丞鹤书曾知云南师宗县。后由浙省委办铜差，复至滇中。题天后宫一联云：“三十年宦海平安，旦夕焚香，惟求利济；一万里慈云庇荫，间关行役，重许瞻依。”

四川灌县城隍庙有蔡佛田手题联云：“聪明正直之谓神，清夜焚香，惟愿斯民敦孝弟；雨旸寒燠以成岁，丰年报享，长期列部颂升平。”又成都府城隍庙戏台联云：“善恶报施，莫道竟无前世事；利名争竞，须知总有下场时。”恰是城隍庙戏台，不能移易他处。

蔡佛田曰：“佛寺联语极多，记得有二联语极隽永。句云：‘愿将佛手双垂下；摩得人心一样平。’又云：‘弹指声中千偈了；拈花笑处一言无。’”

明邛州人余昂有题海会寺联云：“终日解其颐，笑世事纷坛，曾无了局；经年坦乃腹，看胸怀洒落，却是上乘。”按：此联词旨超脱，似比吾闽鼓山寺一联较为雅驯。

福州有庆城寺，中有铁佛一尊，极其雄伟，系伪闽时所铸。庙中有前明曾弗人异撰一联云：“古佛由来皆铁汉；凡夫但说是金身。”隽永有味。陈畏民《笔谈》、徐价人《闽游诗话》并载其语。惜余未得见其联。

苏州光福有观音大士庙，祈晴祷雨最灵。林少穆巡抚三吴时，题联云：“大慈悲能布福田，曰雨而雨，曰旸而旸，祝率土丰穰，长使众生蒙乐利；诸善信愿登觉岸，说法非法，说相非相，学普门功德，只凭片念起修行。”又因督浚刘河，小憩刘河镇之天后宫，题联云：“八百年寰海昭灵，溯湄屿飞升，九牧宗风荣庙祀；四万顷具区分派，喜娄江新浚，三吴水利沐神庥。”又题上元县署中程明道先生祠云：“爱物为心，一命于人亦有济；得民以道，千秋斯统不虚传。”又题福州文藻山朱文公祠云：“道统阐薪传，洙泗真源今未坠；儒型垂梓社，沧洲精舍此重开。”又题嘉定县归震川先生祠云：“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篇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桂林城外有临水文昌阁，极明瑟之致。朱勋楣观察棨题联云：“水月尽文章，会心时原不在远；星云灿魁斗，钟灵处定非偶然。”

朱子生于延平之尤溪，故小字沋郎。沋，水名，即尤溪，县亦因此得名也。后人皆误以朱子字“沈郎”耳。其地有公山、文山，朱子诞生之日，两山俱发火光，现出“文公”二字。今就其地建文公祠。周力堂学使学健撰联云：“前公山，后文山，一气蜿蜒，知天地精华所萃；始小学，终大学，真源脉络，统圣贤体用之全。”

《涂说》云：“江南侯竹愚先生在粤时，尝题韩文公祠楹帖云：‘苏学士前传谪宦；孟夫子后拜先生。’殊工切。”

汉口有桃花夫人庙，一联云：“列女传从刘向定；夫人心只息侯知。”议论自在言外。惜不知何人所作。

虞山有白、苏二公祠。齐梅麓即集白、苏语为楹联，云：“中有仙龛虚一室；更邀明月作三人。”上联香山句，下联东坡句也。跋云：“香山诗：‘近有人从海上来，海山深处见楼台。’此海虞立白公祠之公案也。虚一室，固待公也。自公言之，即谓待坡公也可。又坡公题乐天《身心问答》三诗后云：‘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以‘更邀明月’句移奉白、苏二公祠，颇有根据，非同泛语也。”按：常熟县之白、苏二公祠，建于道光丁酉年，在昭明读书台之侧，董其成者蒋伯生因培杨芸士文荪也。芸士为之记。

齐梅麓宰宜兴时，撰周孝侯庙联云：“朝有奸党，岂能成将帅之功，若教仗钺专征，蛟虎犹非对手敌；世无圣人，不当在弟子之列，谁信读书折节，机云曾作抗颜师。”词意激昂，可当一首周处传论。

甘露寺中有三贤祠，不知建于何时，祀唐李文饶、宋苏东坡、米海岳三公也。李兰卿撰联云：“溯后先三百载游蹤，异代同堂，能结有情香火；冠今古第一流人物，文章事业，也如无尽江山。”

谢默卿曰：“无锡惠山之麓有张睢阳庙，额曰‘显忠’。余莅任时，适邑人修建落成，请为楹帖，因撰句付之。云：‘抗节济时艰，论当年守御声威，实先郭汾阳、李临淮，功存庙社；显忠关世教，考兹土烝尝旧典，当与伍子胥、陈武烈，气壮湖山。’”按；张睢阳、伍子胥及隋司徒陈杲仁，其事皆不在锡山，而县中皆有祠庙，香火甚盛。亦可见忠烈祀典出于秉彝攸好之同矣。

江西九江府有五显庙，中有一集句联。云：“九江孔殷，以享以祀；五人为伍，乃圣乃神。”词义俱极稳惬。不知何人所撰，俟晤郑仁圃时询之。

蟂矶庙联：“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人皆知为徐文长所撰。惟缪莲仙《涂说》谓此与采石矶李太白祠联云：“我辈此中惟饮酒；先生在上莫吟诗。”并传为徐文长手笔。而余经过二地，得见二联，皆无文长题款，惟署谷口郑簠书。后闻蟂矶联为方茶山先生体感梦而作，仍疑莫能明也。按：方茶山年代甚近，而此联熟在人口，实出茶山之前。后说恐仍是因文长事而误演耳。

金龙四大王为北方河道尊神，庙中楹联鲜有传者。惟齐梅麓一联尚壮丽。句云：“志节慕睢阳，忧国读书，尚记金龙山在；英灵同伍相，飞刍挽粟，正须白马潮来。”

钱梅溪曰：“唐张旭曾为常熟县尉，故县城南有草圣祠。今为文庙土地之神，新立一祠于大成门之右。广文属余书一联一额，余曰：‘联句尚易，额甚难也。’再四思之，总未题就。偶忆韩文公‘优入圣域’四字，因书付之。并撰一联云：‘书道入神明，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酒狂称圣草，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或嫌‘三杯’字太涉庙祀套语，余应之曰：杜诗‘张旭三杯草圣传’，岂忘之耶？”

海州板浦为滨海斥卤地。自道光年间，陶云汀宫保改行票盐，民贩趋之如市。蕃昌殷赈，俨然一都会焉。宫保按部海州，两驻其地。登云台山，并于山中建陶靖节祠。今商贩居民又合词吁建陶文毅公祠。谢默卿撰长句楹联云：“改鹾法，近悦远来，试观淮浦连年，浩浩穰穰，岂惟追齐相夷吾，府海功施称再造；荐飶馨，春祈秋报，况对郁洲胜境，熙熙皞皞，真可继晋贤靖节，名山祀典配三元。”

成都北门外欢喜庵，奉德将军楞泰像，系乾隆金川凯旋时为士民所建。楹联云；“万里版开图，云栈星邮，往来下拜功臣像；百蛮碑在口，渝歌賨舞，欢喜常存故老思。”又：“冠履肃丹楹，似丞相祠堂，柏郁森森承雨露；声威通紫塞，忆将军幕府，旌扬熠熠壮风云。”旁为得胜庵，即阿公祠，同时所建。联云：“缠井络以界坤维，天府奥区，皇极会归雄带砺；控荆蛮而引秦陇，岩疆重任，臣心寅畏凛冰渊。”

朱兰坡曰：“宛陵城内有东平王庙，礼唐张睢阳。余少年应试时至其处，见一楹帖云：‘禄山、庆绪悍然其无君父，当年即破孤城，效忠乱贼，曾邀富贵之几时？令狐、尹奇不幸而有子孙，今日试登双庙，下拜先生，将置祖宗于何地？’余最喜其词气激昂，今约五十余年，犹识不忘，但不记为何人所作耳。”

泾县会馆中奉朱文公木主。朱兰坡为题一联云：“删定赞修，直千古同功，较汉唐训诂诸儒，仰高山而倍切；德性问学，原两端并举，任陆王纷坛异说，撼大树以何能。”朱文公联语亦多，无如此之沉着稳括者。

闽浙分疆之处为枫岭，俗呼为五显岭，实即梨岭，古称梨岳。祀唐太守李频。李兰卿题联云：“地是名山宜庙食；民思贤守本诗人。”五显庙中楹帖极多，皆逊此之雅切也。

黄右原曰：“相传药王庙戏台联语，一切戏，一切药，颇有慨乎其言。上联云：‘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得出泼天富贵；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按：“泼天富贵”，仍是从药王庙生情，非泛泛戏台语也。

吕月沧郡丞璜曰：“宋梅生观察鸣琦撰桂林城隍庙联云：‘地狱即在眼前，莫到犯了罪时方才省悟；业镜虽悬台上，只要过得意去也肯慈悲。’又，齐梅麓撰宜兴城隍庙联云：‘时雨时旸，玉女铜官皆有庆；好人好事，桥蛟山虎总无惊。’宋作系仁人之言，齐作为才人之笔。”

吾闽有石佛岭，佛像系就大石琢成。陈望坡尚书未第时，将弃举业，过此岭求签，词意许其必遇。三过三问，皆一签。贵后乃献一联于寺云：“心到虔时佛有眼；运当亨处石能言。”信乎佛之能前知也。

严问樵保庸曰：“吾乡出痘谓之出果，种痘谓之种苗。余尝撰痘神庙楹联云：‘一点心苗，汝那里好生培养；十分善果，我者边总肯周全。’”

柳州柳侯祠联句，《前集》已载数家，而惬心者殊少。近闻伍实生抚部长华观察右江时，曾集柳文成句为联云：“洁廉为心，忠信为仗；文章在册，功德在民。”十六字颇典重，而至今尚未悬挂，不知何故。

廨宇

徐州府为古彭城，今为河漕重地，专设监司管之，盖兵备道而兼管河防者也。宛平张观察鼎自撰道署楹联云：“地当黄运之中，水欲治，漕欲通，千里河流，涓滴皆从心上过；官作军民之主，宽以恩，严以法，一方士庶，笑啼都到眼前来。”又武威孙太守治自作府署楹联云：“官有典常，任一日则尽一日之心，况兼地广事繁，敢不夙兴夜寐；民供正课，宽几分则受几分之惠，纵使时丰岁稔，常如怨暑咨寒。”皆不失仁人之言，胜于掞张形胜者矣。

扬州厉氏，旧族也。其宗祠柱联云；“二百载青毡，蝉联八世；两三间白屋，鹤隐千秋。”联系史望之尚书所书，其句则未详孰撰也。

戴菔塘璐《藤阴杂记》云：“护国寺西先为桐城张文和公第，后改西华门内，此第遂以赐溧阳史文靖公。余癸未出钱塘王文庄公门下，曾于此第谒见，有‘江山胜地皆行部；台阁崇班半属僚’之联。”

京师正黄旗官学中有楹联云：“业精于勤，修其孝弟忠信；学优则仕，以为黼黻文章。”

蔡研田本俊曰：“安溪李文贞公宅有小园，自集句为联云：‘有水园亭活；无风草木闲。’”

彭芝庭启丰自订年谱云：“余曾三任浙省学政，因在贡院题联云：‘蓉镜重开，漫向湖山寻旧迹；桂枝擢秀，相期月旦识真才。’”

浙江学署面对吴山，右邻郡庠，西出涌金门即西湖也。刘金门先生题大堂联云：“使节壮湖山，东南坛坫；文光拱奎壁，咫尺宫墙。”

黄右原曰：“有润州太守新修厅事，执贽于吴山尊学士，求作楹帖。学士不假思索，即对客挥毫。上联用‘金山银山’组织成文，云：‘山色壮金银，惟以不贪为宝；’以誉太守廉能。观者欢呼，亟请其下联。学士率尔操觚，实未有以对也。适幕宾郭香生明经曰：想是“江流环铁石，居然众志成城。’盖以铁瓮城为金陵石头城门户，竟成强对。遂书以应。学士既服其敏，且有解围之功，因以所得润笔分赠之。”

扬州罗茗香士琳曰：“各省育婴堂中有旧传联句云：‘子不子，亦各言其子，委而弃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先王斯有不忍人之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比而同之，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集语颇能浑成贯串，惜不传作者何人也。”

谢默卿曰：“清节堂始于吴下，由绅士捐建，以居嫠妇之贫苦无依者。经费渐充，规制尽善，各府州皆仿而行之。诚善举也。曹艮甫比部楙坚主讲泰州时，撰堂联云：‘任卹重周官，集一方秉穗余资，门题行义；帡幪同夏屋，完几辈冰霜苦节，台筑怀清。’”

齐梅麓，婺源人。尝作婺源考棚联云：“渍种必苗，爇兰必香，千家茆屋书声，定有几枝大手笔；登高自下，陟遐自迩，万里蓬山云路，先从一邑小文场。”

嘉庆末，福州大修贡院，规制恢宏。适林少穆督部奉讳里居，所有楹联悉出其手，亦极一时壮观精思。吾乡人多能口诵之。如云：“皇路许驰驱，举孝兴廉，海峤人文罗福地；天门同詄荡，蜚声腾实，蓬瀛才望奋清时。”又云：“达四门四目四聪，我有嘉宾，莫负文章华国选；书六德六行六艺，烝哉髦士，要兼孝弟力田科。”又云：“初日照三神山，看碧海珊瑚，尽收铁网；长风破万里浪，喜丹霄银榜，早兆珠宫。”又集杜句一联云：“乡赋念嘉宾，彩笔昔曾干气象；持衡留藻鉴，文昌新入有光辉。”

王辅铭《练音集》云：“嘉定王丹思敬铭于康熙丁酉典试江西，以公慎自矢。尝题试院协一堂柱云；‘三条官烛，棘闱辛苦廿年，苟以温饱负平生，斯誓有如江水；一介儒冠，玉署光荣两世，能取文章报恩遇，此行方识庐山。’”

道光戊寅恩科时邓嶰筠督部方为西安太守，值贡院鼎新，曾撰楹联数十对，皆极结撰之工。陕中为之纸贵。如察院门云：“恩湛鸾坡，环海胪欢歌曼寿；名标雁塔，曲江高会洽群仙。”又云：“地是周京，广进吉人歌引翼；制循汉室，特颁明诏选贤良。”大门曰：“门对南山，看太乙峰高，华国雄文争气象；恩迎北阙，值长庚星朗，作人雅化颂庞淇。”东大门云：“左席罗珍，群仰星槎来左掖；东门吁俊，试看奎曜丽东垣。”西大门云：“运际右文，凤起蛟腾连右辅；门迎西极，星辉云烂照西京。”大观门云：“科重西京，盛世作人徵寿考；躔逢南极，祥晖绚采接文昌。”连三门云：“地接龙门，多士须联鱼贯队；恩开虎榜，嘉宾同拜鹿鸣歌。”明远楼云：“地重棘闱，看云里翚飞，四面轩窗增壮气；轮圆桂殿，听月中舞羽，一番鼓吹接仙音。”又云：“楼起层霄，是明目达聪之地；星辉文曲，看笔歌墨舞而来。”至公堂云：“戊茂协菁莪，璧月圆时同寿宇；寅清收杞梓，璚云多处朗文星。”又云：“恩被贤良，听天语鸾衔，朵殿丝纶承北极；科联甲乙，喜人文鹊起，辟雍钟鼓振西京。”此以“戊寅恩科”四字冠首也。精白堂云：“函关东，玉关西，萃两省人文，手提珊网；使星内，台星外，合一时宗匠，心澈冰壶。”又云：“精白一心，入手恍听蚕食叶；丹黄万卷，到头伫看鹿衔苹。”衡鉴堂云：“典重求贤，荡节分持宣汉诏；堂开吁俊，輶轩亲到采秦风。”监临堂云：“地镇中权，看露冕宣风，玉鉴冰壶同朗照，才登上选，听霓裳咏月，祥麟威凤共腾辉。”内帘云：“岌嶪龙门，雷浪可容轻跃过；分明蟾窟，霓裳未许窃听来。”又云：“担驰戴星，且共岑苔吟夜月；文披垂露，便看玉笋坐春风。”收卷所云：“称心好句欣先睹；入手奇文岂漫藏。”弥封所云：“姓氏不妨偕豹隐；光芒终许看龙腾。”誊录所云：“绚采文疑堆锦绣；研朱笔合架珊瑚。”对读所云：“顾误辨讹须守黑；分章析句合涂黄。”按：此外尚有两主考及提调监试各联，皆各切其人之官阶科分里贯言之，移地移时俱不适用，兹不俱录云。

林少穆督部总制两广时，海禁方严。督部于城外新建一演武厅，精选督抚两标劲卒数百人，亲往督操。自题厅柱一联云：“小队出郊坰，愿七萃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

鄂城臬署有邓嶰筠督部一联云：“官要虚心，总能发伏厘奸，须识我得情勿喜；民宜守分，若到违条犯法，可怜汝无路求生。”仁人之言，出乎肺腑矣。

英观察焕堂守登州时，构小园，既成，属严问樵代撰楹联云：“愿他十邑诸公清风扇野；容我一年四季明月锄花。”

杭州北新关较各关尤为严切，商民多裹足不前。阮芸台师抚浙，兼管关务，自制一联悬于关署大门云：“上古关无征，后世不得已而榷关，慎勿失其初意；本朝税有额，小民如其分以纳税，何可使有怨言。”

四川成都将军署中有阿文成公题联云：“拱北星辰兼上将；征西部属半通侯。”

四川彭水县有摩云书院，在山半。陶文毅公任川东观察时道经其地，书联赠山长，云：“化雨无私，忆往岁踏雪来过，曾话春风一席；摩云有志，愿诸生凌霄直上，勿忘灯火三更。”盖公先曾以典试过此也。

蔡佛田撰各宪署官厅联云：“片刻聚谈，此地无分宾主；一时抠谒，其间原有后先。”又撰巡捕官厅联云：“得月快争先，共仰楼台近水；望风齐向上，欣看冠佩如云。”

齐梅麓居婺源之冲麓，有敦彝堂大祠，自题联云：“得氏营丘，溯李唐同朝二相，在野三公，下迄宋、元、明，代有文人光海国；卜居冲麓，看梅里排闼四山，环村一水，甲于皖、歙、婺，天开图画赛瀛洲。”又一联云：“大夫不敢祖诸侯，表海雄风，莫问遥遥华胄；途人其初本一体，敬宗收族，当思密密连枝。”

朱兰坡曰：“余曾为同邑江氏祠堂撰联，文云：‘梁贵胄，唐遗忠，易姓前徽崇一本；歙侨居，泾奠宅，敦宗后嗣叙三支。’益江本萧也，昭明太子之裔。复显于唐末，以避难改姓居歙之黄墩。南宋徙泾，总称黄泥滩江氏。稽其派，则有三焉。婺源江氏慎修先生实与同宗。人皆不知先生为萧姓，余闻诸江石生大令。又代制同邑王氏宗祠联云：‘孝友著华宗，远追竹港迁居，十三枝共联阀阅；牲盛隆毖祀，新仰松楹旅设，千百世长聚簪缨。’我泾曩有‘十三王’之称。竹港者，其始居地名。先世曾以孝友闻。”又曰：“余先世本在苏，唐末迁歙，复迁婺源。宋代始迁泾。尝为宗祠联云：‘迁移自吴、歙、婺而来，氏族清嘉，斯地奠安称梓里；裔嗣逾宋、元、明以后，诗书启佑，几人腾翥咏梧冈。’又云：‘茶院溯遥宗，传三十世有奇，闾巷相联，敦仁敦让；李村邻旧宅，阅百千年无替，岁时并集，奉醴奉盛。’茶院公乃与文公同出之始祖也。初迁泾，居李村，其旧宅已六七百年，尚存。宗祠地正相近。又为支祠联云：‘追古寮六世迁居，中越十传，森出乔支绵绪久；历昭代两朝构宇，后垂千祀，蔚成盛族绾纶多。’案：古寮，即茶院公也。六世为迁泾之祖拙翁府君，盖文公之伯曾祖。复十世则支祠分祖用鉴府君子姓独多，科名仕宦亦较盛。祠宇在本朝由顺治至康熙间始建。数联虽常语，然非他姓可以移置也。又云：‘春有心于露，秋有心于霜，遵戴记遗规，钦崇典祀；父之贵者慈，子之贵者孝，式文公懿训，笃念伦常。’此出联尚可通用，对语本文公家训，固仍切合矣。”

吾乡林青圃先生德性严重，所作楹帖亦不肯作寻常语。主鳌峰讲席时，曾手书讲堂一联云：“坐里门内，夕而朝教不忘就尔事；习君子言，尊以遍学莫便近乎人。”此联已载《前编》后陈恭甫编修寿祺亦撰一长联，意欲媲美前修，而两小股墨卷时腔，徒成话柄而已。今明伦堂头门联云：“方千里育贤之地；第一重入圣之门。”亦青圃先生所撰也。

有集《文选》句为祠堂联者云：“蹈德泳仁，发祥流庆；兴廉举孝，署行议年。”又一联云：“秩元祀，礼莫愆，继祢继祖继高曾，孝思不匮；屡丰年，岁其有，奉牲奉盛奉酒醴，明德惟馨。”皆可为家祠通用之楹帖。

朱兰坡家有小园甚隘，仅栽桂一株。洪稚存题扁曰“金粟山房”。兰坡自为联云：“曲录三弓，庾信有园难拓地；连蜷一本，刘安之树可留人。”

刘松岚大观为州牧时，自题署斋一联云：“袍笏呼来先拜石；管弦麾去独听松。”为翁覃溪师书。或云：“即翁撰句以赠者。”新警逋削，使事无痕，殆非吾师不办也。

兰溪县城中邑令署头门联云：“明月双溪水；春风满县花。”雅切兰溪而有余味，惜未详何人所题。

余于五十八岁请假归田，在福州黄巷新宅所撰楹帖已载入《丛话前编》。兹于壬寅秋复引疾得请，侨居浦城。因购得荒地数弓，缚茅架屋，暂为受廛之寄。时异事迁，因就旧词稍更新意，以存一时情事云尔。中堂联云：“历宦海两朝身，万顷惊涛仗忠信；借他乡一廛地，卅年此屋亦辛勤。”韩诗：“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又云；“安土而能敦，因寄所托；择邻焉得智，且住为佳。”宅左有园，额为“北东园”，以福州旧宅有“东园”也。园中有池有楼，池上草堂联云：“客来醉，客去睡，老无所事吁可愧；论学粗，论政疏，诗不成家聊自娱。”又一联云：“地价不妨多，明月清风本无价；物情何足校，近水遥山皆有情。”此聊纪近事，而借欧阳文忠及苏子美诗语以解嘲也。又书室中一联云：“平地起楼台，流寓依然吾土美；著书多岁月，退思未报主恩深。”

胜迹

闵鹤瞿叙《粤述》云：“桂林七星岩下有寿佛洞，仅容旋马。内有古寿佛石像，云：土人有见老僧者，迹之至此洞，得遗像，遂创为庵。楚僧本符号浑融者建为栖霞寺，起藏经阁，其下为静慧堂，旁为听月亭。余有‘慰贤’二字题石，而集唐句为联云：‘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按：今栖霞寺座落与此所述互异。旧址渺不可寻，志乘中亦未采此书，而题名与亭联更无有能指其处者矣。

无锡北门外有皇甫墩，在芙蓉湖中，四面皆水，飞楼缥缈，极似西湖之湖心亭。窗户轩槛皆九龙山翠所涵演，登览胜概甲于通邑。楼中联榜尚多，惟孙平叔宫保联云：“灯火春星浮北郭；云霞朝景揽西神。”秀整雅切，邑人盛称之。西神，即九龙山也。

山阴石屋在香炉峰之半山，有楹联云：“花雨欲随岩翠落；松风遥傍洞云寒。”钱塘于谦题，见《小仓山房诗集》。

或传梅关一联云：“不必定有梅花，聊以志将军姓氏；从此可通粤海，愿无忘宰相风流。”按：梅关即梅岭，又名庾岭。《史记索隐》谓“相传以梅将军名”，而《南康记》又云：“前汉南越不宾，遣监军庾姓者讨之，筑城于此，因之为名。”则两说皆可通。《南康记》又云：“庾岭多梅，亦曰梅岭。高一千三百五十丈。唐张九龄奉诏开凿。”按：张有《开岭路序》，又有诗，故岭巅有曲江祠。此联稳括大意，面面俱到矣。

林少穆观察杭州时，曾修孤山林处士祠。又葺梅亭，题亭柱一联云：“世无遗草真能隐；山有名花转不孤。”

林少穆有集句题京师陶然亭联云：“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亭中楹帖当推此为第一。

贵阳城外有图云关，不知谁氏一联云：“两脚不离大道，吃紧关头，须要认清岔路；一亭俯看群山，占高地步，自然赶上前人。”亦见道语也。

徐修梅茂才汝塽曾游黔中，录忆数联。有飞云洞联云：“洞辟几时，问孤松而不语；云飞何处，输老鹤以长闲。”为天门龚学海所题。又镇远大王滩亭联云：“到岸猛回头，听潕阳第一滩声，浪与篙争，好仗神威资利济；顺流须努力，看黔国万重山水，峰随舵转，全凭忠信涉波涛。”

闻福州永福县之方广岩奇景天开，余屡欲往游而不果。友人江心葵景阳为述一联云：“石室天开，见大地山河三千世界；水帘风卷，露半天楼阁十二阑干。”心葵所居距岩甚近，余四十年前即有同游之约，每为之神往云。

九江府庾楼为一郡大观，屹立郡署之后，前襟大江，后枕匡庐。楼额为苏斋师所书，江心即望见之。楼中联语多不称。郡守张子畏寅联云：“如此江山，何幸不才来领郡；亦谈风月，每逢嘉兴即登楼。”语稍稳贴。尚不如洪稚存先生亮吉一联云：“半壁江山，六朝雄镇；一楼风月，几辈传人。”足与斯楼相称。郑莹圃太守以为名下无虚，是也。

余初游平山堂在嘉庆元年，草草一过而已。后读《曝书亭集》，中有《郑谷口隶书平山堂扁长歌》，悔彼时不及留心赏玩。问之曾游平山堂者，亦俱若无睹。道光壬寅初夏，寄居邗上，重登此堂，则前后相距已四十余年。堂中扁字系欧阳文忠公之款。疑款字甚劣，非欧公所为，而郑谷口所题亦渺不可得，不知何故。遍翻郡志，则不但无欧阳题扁事，并郑谷口之扁亦未载。岂竹垞先生之诗欺人哉？顷与钱梅溪泳谈及，梅溪乃言曾亲见谷口原扁，后为吴中徐友竹坚者易以欧款。记得是乾隆年间第六次南巡时所为。梅溪今年八十有四，多见旧事，所言当不虚也。平山堂并无他扁，谷口所题又易为欧款，可谓两失，而伊墨卿隶书联句遂独出冠时矣。余《前编》所录墨卿句，误“隔江”为“过江”，兹特正之。余亦亲制一联云：“高视两三州，何论二分月色；旷观八百载，难忘六一风流。”质之阮芸台师，甚壮其语。朱兰坡同年亦曰：“平山堂诗，以王荆公‘一堂高视两三州’首为最；平山堂联，以伊墨卿‘隔江诸山’十六字为最。今君此联出，真可鼎立而三矣。”因亦用隶体书就，送悬堂楹。王荆公远矣，未知墨卿空中笑人否耳。

张伯冶曰：“扬州大儒坊董祠之左近有集贤楼，下临城河，形胜绝佳。记得有一集句旧联云：‘桃花潭水深千尺；明月扬州第一楼。’不知《画舫录》何以遗之。”

《前编》所载扬州楹帖，多据《画舫录》。比来寄居邗上，新有闻见，亦佳联也。如陈曼生鸿寿题康山云：“春水绿波扬子渡；梅花明月状元山。”洪桐生梧题东门城楼云：“风月天高，楼台地迥；云霞海曙，梅柳江春。”又题南门城楼云：“东阁联吟，有客忆千秋词赋；南楼纵目，此间对六代江山。”

相传河南南阳府城楼旧有楹联云：“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侯。”对仗浑成，允称杰构。或疑诸葛应称忠武侯，但曰武侯，恐未尽善。然古人二字三字谥，后人止称其一字者甚多。如卫之睿圣武公，只称武公；贞惠文子，只称公叔文子；楚之顷襄王，只称襄王；秦之昭襄王，只称昭王。诸葛之称武侯，亦其例耳。

北固山甘露寺之左，旧为多景楼。俯挹全江，最称雄胜。楼址久荒，李兰卿观察曾捐赀重建。工甫竣，旋圮。观察撰联云：“天与雄区，欲游目骋怀，一层更上；地因多景，喜山光水色，四望皆通。”后曾文岚邑侯承显就北固山之后麓建“江东胜概楼”，重书观察联语悬诸前楹，而于后楹自撰一联云：“形势拓南徐，对秣陵树色，瓜步江光，何处平分吴楚；画图开北固，有米老庵存，卫公塔在，依然映带金焦。”楼之右又有小楼，正对金山，有南昌彭文勤师联云：“两点金焦，到山者不如望；一庵海岳，怀古者见其人。”盖宝晋书院正当其前也。

九江府之南即庐山，其城南正对庐山之双剑峰，历朝皆于府治前建三层高楼以镇之，名为匣剑楼。楼前开二池，直丈余，横数尺，名为匣剑池。郑仁圃太守初莅任，修浚一新，自制楼联云：“排闼两峰青，欣轮奂齐云，环雉堞更上一层，尽见匡庐真面目；干霄千丈紫，恐锋铓过露，敛龙光深藏什袭，如罗星宿壮心胸。”

苏州浒墅关北望亭，即入金匮县境。河中旧有丰乐桥。齐梅麓宰金匮时，鸠工重修，蔚为胜地。因题桥门一联云：“水远天长，万古川原连泰渎；年丰人乐，四时风景胜滁阳。”又，杭州城外之半山，桃花最盛。花时游船群集，秋后红叶亦极可观。旁有小桥，桥门一联云：“欲泛仙槎向何处；偶传红叶到人间。”皆桥门联之极超脱者。

清江浦胜迹以河帅署中为最。有方池甚宽，上为荷芳书屋，擅水木之胜。时张芥航河帅得董思白大字挂屏十二幅，钱梅溪为集屏中字作一联，云：“大隐寄淮堧，十亩芳塘涵德水；高怀拟绿野，满园花木绣春风。”

成都府城外有诸葛丞相祠，旁有台榭，为大僚饮饯公所。苏鳌石廷玉集杜句为楹帖，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元戎小队出郊坰。”按：此前明黄才伯所集，见朱竹垞《静志居诗话》

唐陶山仲冕有集唐句题陶隐居祠，云：“门前学种先生柳；岭上长留处士坟。”

滕王阁中有裘可亭郡丞行恕联云：“隔岸眺仙蹤，问楼头黄鹤，天际白云，可被大江留住；绕阑寻胜迹，看树外烟波，洲边芳草，都凭杰阁收来。”

采石太白楼中有齐梅麓集句一联甚伟。出语云：“紫微九重，碧山万里；”即太白集中句。对语云：“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则司空表圣《诗品》中句耳。

黄右原曰：“扬州三贤祠，旧以王渔洋继欧、苏后，已不甚称。后更奉伊墨卿太守长生禄位于旁，而议者益起。自裁撤盐政后，湖上园林岁修无主，颓废不堪。李兰卿榷使独能捐廉，重修江山文选楼、桃花庵各处，而别建载酒堂于祠侧，以祀渔洋。于是香火始正。榷使并为之联云：‘昼了公事，夜接诗人，得句皆堪作图画；修禊虹桥，访碑禅智，此才真不负江山。’”

自浙入闽，第一重岭为苏岭。岭顶有关庙，殿后一亭，境极幽靓。有朱笥河先生手书一联云：“云石江将疑字浙；风篁岭若误髯苏。”跋云：“过苏岭留句。乾隆庚子十二月廿日，笥河居士朱筠。”余每过此，必熟赏此联。寺僧亦知宝之。寺中又藏有朱文正师诗卷，即为此联而作。和题者有谭兰楣光祥及吾乡林樾亭先生、王兰陔绍兰中丞。中丞复作长跋纪之，谓“此联句奇而笔遒，若有灵气光怪，足以永镇山门者。”洵不虚也。

黄州赤壁，以坡公二赋传耳。其实周郎用火攻处在今嘉鱼也。人皆议坡公之误。朱兰坡题联云：“胜迹别嘉鱼，何须订异箴讹，但借江山摅感慨；豪情传梦鹤，偶尔吟风啸月，毋将赋咏概生平。”

云南附郭之大观楼，中有孙髯所制长联，悬挂已久。道光初，阮芸台师总制滇黔时，为酌易数字，另制联板悬之。滇人啧有烦言。余曾于《前编》述之。昨接吾师来函云：“孙髯原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烈丰功总归一空为主，岂不骎骎乎说到我朝。故改为爨长蒙酋，递到吴三桂等人身上。所以扶正而消逆也。啧有烦言者，蒙酋未达耳。”按：原联及改本，《前编》已并全录，今必须重录改本，以质观者，使知吾师所以须改之故，以释滇人之疑而已。改本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凭栏向远，喜茫茫波浪无边，原本作‘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原本‘金马’作‘神骏’，‘碧鸡’作‘灵仪’，‘倚盘龙’作‘走蜿蜒’，‘驯宝象’作‘翔缟素’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原本作‘何妨选胜登临’趁嶰屿螺洲，将起苍崖翠壁，原本作‘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早收回薄雾残霞，原本作‘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鸥沙，原本作‘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爨长蒙酋，原本作‘伟烈丰功’费尽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藓碣苔碑，原本作‘断碣残碑’都付与荒烟落照，原本‘荒’作‘苍’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原本作‘两行鸿雁，一片沧桑’

广西宜山县为黄山谷先生谪居地。城中有山谷祠堂，查俭堂抚部守庆远时重新之，并制联云：“忠孝振纲常，党籍编名，气节宛如东汉；文章垂宇宙，诗家衍派，门庭别启西江。”公诞辰在六月十二日。李兰卿权守时，率诸生为公设祭，如坡公生日故事。祠内旧有宝华亭、墨池诸胜，今已湮废。兰卿亦制联云：“载酒为公来，率儒服儒冠，仍似旧开诗屋宴；僦居无地住，占宜山宜水，却教长祭墨池田。”

福州城外由江达海之路，以罗星塔为关键。塔据山巅，四面皆波涛汹涌。其由闽县达长乐，则必以罗星塔山下为暂泊候潮之所。盖海潮由此而分也。塔上旧有七字联，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过客皆不知所谓。康熙中有一道人到此，读而喜之。众请其说。道人笑曰：“此山为海潮来往之区。此联出语第一、第二‘朝’字上平声，第三‘朝’字下平声，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亦下平声，第五‘朝’字上平声，第六‘朝’字又下平声。对语第一、第二‘长’字平声，第三‘长’字上声，第四‘长’字是平声，第五‘长’字是上声，第六‘长’字又是平声。如此读之，自不烦言而解，不过是言潮汐长消而已。”言讫道人遂不见。或以为纯阳祖师现身也。

河南辉县城外有古百泉，发源苏门山中，汇为巨池。诗所谓“泉源在左”是也。历代名人多隐居其上。左有孙夏峰先生祠，程梓庭中丞题联云：“胜地集名儒，轶姚许赵窦以抗宗传，群仰夏峰作乔岳；熙朝开理学，继濂洛关闽而昌后裔，从教睢水得渊源。”谓姚雪斋、许鲁斋、赵复、窦默及我朝汤文正公也。

格言

道光癸巳，引疾里居。日向街巷旧书摊中搜求故纸，忽得孙寄圃阁老楹帖一对。阁老手迹，余所认识，非他手所为。而笔法腴润，是作翰林时书，不如后此之苍劲也。句云：“甘守清贫，力行克已；厌观流俗，奋勉修身。”款云：“天池年伯大人制句命书，济宁愚侄孙玉庭。”乃知此联系为先大父天池公所作。阁老与先叔父九山公为乙未同年，此必系九山公同居馆职时为先大父索书者。因急购归，重加装裱。先代训言藉兹不坠，当拳拳服膺，如日侍先大人严正之容，非仅作墨宝珍庋也。

《香祖笔记》云：“余家自高曾祖父以来，文房正厅皆置两素屏，一书心相三十六善，一书阳宅三十六祥，所以垂家训、示子孙也。又各房正厅一联云：‘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余前编《联话》，敬载先资政公常书楹帖云：“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此吾乡习传之语，不知撰自何人，言极切近可守，浑然无弊。后阅亡友顾南雅莼《思无邪斋遗集》一条云：“尝见陈句山先生所书楹联，作‘不关果报方行善；岂为功名始读书’二语，殊未了。古今果报之爽者十有八九，若此念未忘，其阻善机者多矣。至于‘功名’二字，在三不朽之列，正读书人所当念念不忘者，以为立功立名之地，此殆误以科名当之耳。兹为人书楹帖，特改六字，云：‘必忘果报能为善；欲立功名在读书。’其义乃圆。”云云。其实“科名”、“功名”义各有当，未见句山之必误也。

谢默卿曰：“虎邱山后女坟湖北，风景幽绝。岸旁一古刹，悬一联于客堂云：‘干净地常来坐坐；太平时早去修修。’语极冷隽。画舫往来，笙歌鼎沸之外，忽听此禅窟机锋，真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

桂林吕月沧掌秀峰书院，尝拟题讲堂一联云：“先有本而后有文，读三代两汉之书，养其根，俟其实；舍希贤莫由希圣，守先正大儒之说，尊所闻，行所知。”甫欲制板悬挂，而骤归道山。其门弟子尚有能述之者。

唐陶山家有果克堂，自题联云：“克己最严，须从难处去克；为善必果，勿以小而不为。”

彭文勤公有集句堂联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齐梅麓集《诗经》语作宗祠联，云：“凡今之人，不如我同姓；聿修厥德，无忝尔所生。”又敬思堂联云：“曲礼蔽于无不敬，逸诗删以未之思。”又一长联云：“士恒士，农恒农，工恒工，商恒商，族少闲民，便有兴隆景象；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门无乖气，方为孝友人家。”

丹徒张伯冶巡检骐偕其嘉偶钱莲因女史守璞并以诗画擅名。论画则伯冶为精，论诗则莲因尤健。粤西边瘠之区，莲因间关随宦，能相其夫。甘于末秩，不以富贵利达薰其心，不愧女士之目。尝因伯冶豪饮健谈，为手书楹帖于座右云：“人生惟酒色机关，须百炼此身成铁汉；世上有是非门户，要三缄其口学金人。”以闺媛能为此格言，真不愧女士也。

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中有郑板桥所撰楹帖，云：“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忘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以八分书之，极奇伟。后归淮商黄姓，始拟撤去，复有爱其文义者，乃力劝留存。

黔中巡抚署斋有颜惺甫检手题一联，云：“两袖入清风，静忆此生宦况；一庭来好月，朗同吾辈心期。”殊有理趣，而措词蕴藉，不涉腐气，故佳。

汉口有同善堂，所以施惠。新立规制，冀垂久远。邑人乞朱兰坡联句，题云：“同德即同心，从教救病嘘枯，体天意好生而布惠；善终如善始，愿得提纲挈领，遵圣言思永以图功。”又，铜陵大通镇设救生船，亦为其局中制联云：“博爱之谓仁，当知拯难扶颠，恺恻常同施补救；见险而能止，但愿风帆浪舶，仓皇转得报平安。”

太傅朱文正师视学浙中时，因原籍绍兴，特榜其门楹曰：“铁面无私，凡涉科场，亲戚年家须谅我；镜心普照，但凭文字，平奇浓淡不冤渠。”

姚文僖公文田督学时，每试院辄题一联云：“科场舞弊皆有常刑，告小人毋撄法纲；平生关节不通一字，诫诸生勿听浮言。”又自撰堂联云：“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语皆近质而实，足以训俗。

张兰渚先生喜书格言为楹帖。为闽抚时，尝属余书一长联，云：“戒之在斗，戒之在色，戒之在得；职思其居，职思其外，职思其忧。”或疑“先生此时何以尚须戒斗？”余曰：“圣贤言语彻上彻下，可以自警，可以警人。且圣人所谓斗，岂必在角膂力，逞戈矛，凡口给御人，文字抵触，皆与斗无异。居高位者尤宜慎之，庶不招尤不偾事耳。”

张仲甫中翰应昌，兰渚先生哲嗣也。最恪谨，守家法。近手录先生所集经语楹联见寄，如云：“有忍乃有济；无爱即无忧。”上句出《尚书》，下句则《四十二章经》中语也。又一联云：“洗心曰斋，防患曰戒；循法无过，修礼无邪。”上句出《易系辞注》，下句则《战国策》中语也。

张仲甫斋中亦有自撰联句云：“贪嗔痴即君子三戒；戒定慧通圣经五言。”自注：即定、静、安、虑、得。此以释语为儒书注脚也。又一联云：“阴阳风雨晦明，受之以节；梦幻露电泡影，作如是观。”此凑合《左氏传》、《周易》语以对佛经也。盖仍是兰渚先生家法。又有一联云：“扫地焚香，清福已具；粗衣淡饭，乐天不忧。”则纯是儒家语也。

万廉山郡丞承纪尝制大篆一联见赠，云：“仁仁义宜，以制其行；经经纬史，乃成斯文。”见者皆以为写作俱工。余尝入其书室，读其自集子部语篆联云：“凡避嫌者内不足；有争气者无与辨。”是极好格言。贺耦庚盛喜之。惜其字句未能匀称，平仄亦尚未谐耳。

黎湛溪河帅喜拈“要办事，莫生事，要任怨，莫敛怨”四语，尝请节相孙季圃公作对语。公应之曰：“可兴利，毋近利，可急功，毋喜功。”药石之言，正河帅所宜省勉也。河帅即属陈曼生郡丞分书为联，悬之署斋客位云。

黄右原曰：“有客赠联云：‘每思于物有济；常愧为人所容。’又云：‘久病始知求药误；衰年方悔读书迟。’又云：‘过如新竹芟难尽；学似春潮长不高。’皆格言中隽语。”

花晓亭曰：“有赠宣刺史瑛一联云：‘办事人多能事少；爱民心易治民难。’下七字独沉著有味，真格言也。今人但从事其易者，已为好官耳。又一联云：‘凡事总求过得去；此心先要放平来。’亦言浅意深，可铭座右。”

朱兰坡家塾中有培风阁，自题联云：“仿君子懋修，志无怠，功无荒，箴游观所其无逸；求古人陈迹，经有程，史有课，譬稼穑乃亦有秋。”又有志勤堂联云：“士所尚在志，行远登高，万里鹏程关学问；业必精于勤，博闻强识，三余蛾术惜光阴。”字字沉实，足以型家矣。

林少穆自题厅事一联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名臣风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按：近见一厅事有书此十六字为联，而两句乃上下互乙，遂以对语为出语。其意则同，但不应掩其名而用其句耳。

少穆卸两广督篆后，有引疾归田之意。尝豫撰书楼一联云：“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材天或恕；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炳烛老犹明。”寄书嘱余为作隶字。余谓此愿未易酬，且俟他日把臂入山时再了此案可矣。

孙寄圃节相玉庭由湖北布政使入觐，睿庙有“为守兼优”之谕。公于大堂敬题楹联云：“领三楚雄藩，来旬来宣，问何以推心赤子；承九重懿训，有为有守，要无惭对面青山。”

余陈臬山左，荐泰安令徐树人宗幹为卓异。闻其所至有政声。其宰武城时，遇岁歉频年缓征。又以病乞假，手制一联悬之厅事云：“惟贫病相兼，乃称寒士；并钱漕不取，才算清官。”复闻其宰任城楹联云：“老吏何能，有讼不如无讼好；小民易化，善人终比恶人多。”皆可以劝。

陈家相明府桂龄为河南襄城令时，建汜川书院。费耕亭太守庚吉联云：“闻使君讲院新开，说礼敦诗，名相风流推后起；愿诸生贤关早辟，读书论道，大儒理学有真传。”盖明府为桂林陈文恭公后裔也。

严问樵曰：“余宰栖霞，每奉家君子手谕，谆谆以立身居官为勖。蒙赐一联云：‘职在地方，但无忘该管地方，即为尽职；民呼父母，倘难对自家父母，何以临民。”庸受而谨书之，悬之厅事，朝夕自勉。因复推广其意，撰联书于堂楹云：‘暗室中自有鬼神，倘鉴余少昧天良，甘为一钱誓死；公堂上谁非父母，最怜尔难宽国法，苦从三木求生。’”又曰：“有一县令自题其讼堂云：‘有一日闲，且种汝地；无十分屈，莫入吾门。’亦书一联悬之。”

佳话

临海王芝圃广文世芳生于顺治己亥，年一百十岁时入都庆祝，赐侍讲衔。都人呼为王寿星。扶侍者为其第三子，白发飘萧，背转伛偻。问其长子，曰：“不幸夭亡矣。”问夭亡之年，曰：“八十五岁。”当年届七旬时，孙曾已盛；百龄外，孙曾复举曾孙。寿星大喜，自题楹联云：“身历四朝沾浩荡；眼看七代衍孙曾。”

《槐厅载笔》云：“昆山徐太翁，当明末土寇窃发，掠妇女数十人，藏于徐氏。贼将他出，属太翁善守之，‘归若少一，当取汝命！’贼甫去，太翁即各询其夫家、母家，亲送还之。妇女皆叩头流血去，太翁亦自焚其屋而逃矣。国初定鼎后，土寇削平。太翁三子，长乾学，次秉义，三元文，皆鼎甲八座。其门对一联云：‘侍郎尚书都察院；状元榜眼探花郎。’皆太翁阴德之报云。”

沈椒园廷芳赠董恭公联云：“著书台迥名繁露；入画山多学富春。”一切姓，一切地，又切其善画也。

李雨村调元《制义科琐记》云：“章孟端为御史，多所弹劾，中贵忌之，罢归。诸子连中进士，为京官，同处一邸。书联于壁云：‘四壁金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人多羡之。”

桐城张文端公，父子端揆。文和公自撰堂联云：“两世三公，太平宰相；一堂五代，富贵神仙。”或谓十六字中惟“神仙”二字落空，不知公家词臣接武，神仙之福，较富贵之称，尤为可艳耳。

王楷堂比部廷绍，北直人，屡与春秋闱，分校所得，多南省佳士。陈莲史三元，即出其门。林少穆督部赠以联云：“南士渊源承北学；秋曹门馆坐春风。”又，张云巢盐政青选罢官后，就杭州买宅而居，适得其哲嗣馆选之信。少穆赠以联云：“清门甲第传儿辈；旧部湖山属寓公。”盖云巢曾久令于浙中也。

歙县曹文正公赠吴崧圃参知联云：“白发盈簪，凡内外将相公卿，咸识三朝元老；黄河如带，遍东南儿童父老，共钦六管宣防。”公曾三任东河，三任南河，本朝河臣中所未有也。龚季思尚书守正亦有联云：“节制两河，德水廿年瞻福曜；耆英七帙，恩纶初吉贲中枢。”盖公官大司马时，曾于二月初一日蒙赐寿云。

嘉庆乙亥二月三日，上命王莲府少宗伯宗诚为其父文僖公懿修豫称八旬之觞。黄左田尚书钺赠联云：“谢恩孙代趋朝杖；上寿儿归听讲筵。”盖是日上御经筵，莲府时以礼部侍郎职司典礼，而文僖公至景运门谢恩日，上先谕令率孙扶掖也。

戴羡门督部三锡七十赐寿，花晓亭时为蜀臬，献联云：“帝寿股肱，九霄赐额；民歌父母，八座齐眉。”

陈望坡尚书七十赐寿，京邸知交祝联甚多。惟曹文正公振镛一联云：“帝命汝作士，惟明克久；天锡公纯嘏，俾寿而康。”最为人所称。又郑仁圃太守一联云：“望重达尊，北斗尚书南极老；恩承敬典，天朝耆旧地行仙。”

陶云汀督部驻节金陵，六十赐寿，齐梅麓献联云：“八州都督，五柳先生，经济文章，百代心传家学远；六甲初周，一阳来复，富贵寿考，两朝身受国恩长。”盖称觞之辰，值黄钟之月也。

诸城刘文清公之太夫人九十寿辰，阮芸台师所制寿联脍炙人口，已载前编。近晤黄右原，知吴山尊学士曾为朱文正师代制一联云：“夫作宰相，子作宰相，伫见文孙成宰相，古今一品太夫人，能有几个；天许长生，帝许长生，更闻多士祝长生，富贵百年曰寿考，请增十龄。”与芸台师句意相仿，似流丽有余，而庄雅稍逊也。

鲍觉生侍郎桂星为富阳董文恭公七十寿联云：“听履承家，秉钧杖国；卷阿颂奭，嵩岳生申。”庄严典丽，盖非文恭不足以当之。

浙江德清徐氏六世翰林，曹地山宗伯秀先有赠徐西湾楹联云：“前生慧业摩麟角；六世清声冠凤池。”

吴玉松太守云早岁辞官，逍遥里社，所受业女弟子多至数十人。年届八十，其子蔼人学士已乞养在家，顾南雅通政莼寄联寿之云：“泉石衍箕裘，名心早净云封岫；翠钿围杖履，笑口常开雪避髭。”

钱梅溪《履园丛话》云：“庄本培学士培因少时自负才华，不作第二人想。乾隆己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与榜眼及第时，学士犹未捷南宫。作诗调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弟兄。’后果中甲戌状元。潘芝轩尚书未第时，与其兄树庭中翰，咸为名诸生。其封翁云浦先生索余楹帖，云：‘老苏文学能传子；小宋才名不让兄。’后芝轩中乾隆癸丑状元。树庭颇恶此联，为易去之。亦诗兆也。”

桂林陈莲史方伯继昌为文恭公玄孙，登嘉庆庚辰科三元。时继莲龛方伯继昌适维藩粤西，手赠楹帖云：“高祖当朝一品；文孙及第三元。”语虽浑成，终觉太质而鲜味。后莲史历官中外，洊至直隶藩伯。潘芝轩阁老赠联云：“畿辅为屏，越五百里；科名盖代，第十三人。”则传诵于人口。按历代至今，登三元者，唐有张又新、崔元翰，宋有王曾、宋庠、冯京、王岩叟、孙何、杨寘，金有孟宗献，元有王宗哲，明有商辂，我朝则已有钱棨、陈继昌两人。赵瓯北《贺钱湘舲三元》诗云：“累朝如君十一个。”是继以钱、陈共十三人也。然其间如张又新，在当时实称为张三头。谓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见《摭言》崔元翰为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则是四元。见《说储》王岩里以明经科，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则是明经，非进士科。见《宋史》本传《金史--杨伯仁传》谓孟宗献发解第一，伯仁读其程文，谓当成大名。是岁宗献府试、省试、廷试皆第一，则当时称为孟四元。盖金时尚多一府试耳。又见《归潜志》及《中州集》是三元故事，又各微有不同也。又按，《鸡窗剩言》记：黄观，洪武甲子，南京解元，辛未会试第一，廷对御戎策，太祖擢置状元。后殉建文之难。亦见傅维麟《明书--忠节传》。似洪武中已有一三元，不独商文毅一人。然《明史--黄观传》但云以贡入太学，洪武二十四年会试、廷试皆第一。而《选举志》亦谓三试第一者，明代惟商辂一人。则黄观之三元，似又未确实，故赵瓯北止云十一人。

程春海赠朱兰坡联云：“东壁仰儒风，正色却邪蒿之纂；南天培士气，高文扶大雅之轮。”盖兰坡曾侍学三天，又方为吴中掌教也。

洛阳令邹尧廷之太夫人九十寿辰，秦苓溪大守伯度属陈东桥孝廉应元代撰一寿联云：“爱日伫期颐，兰阶早酿十年酒；慈云周海岳，莱彩犹栽一县花。”盖令之尊人石泉太守贻诗，曾官闽中三十年，至今去思末艾，当时太夫人皆随任也。

吴中有令长之母以三月三日六十寿者，严问樵制联云：“众母奉寿母，江南大母；三春祝千春，上巳长春。”

孟瓶庵师德配何太恭人七十寿辰，余伯兄虚白公际昌献联云：“人间贤母曾推孟；天上仙姑本性何。”恭人素通诗礼，得之甚喜。

程梓庭总督闽浙时，其封翁九十寿辰，程春海侍郎以联寄祝云：“六秩翁侍九重亲，况伉俪偕老子孙贤，问内外贵僚，谁同大福；七闽歌兼两浙舞，合兖豫去思吴楚颂，愿东南吉曜，直丽中台。”盖梓庭曾旬宣山左，巡抚中州、楚南、吴下，封翁皆就养云。

道光辛卯，江南大水，文闱改期九月。时梓庭中丞为监临。中丞本徽产，即前此戊午年魁江南榜者，因于首场题一联于至公堂柱云：“矮屋策高文，九天升，九渊沉，九转丹凝，多士出身，在此九月九日；秋闱醒春梦，三艺竞，三场竟，三条烛烬，一官回首，于今三十三年。”

周石芳侍郎系英视学江南，自榜一联于堂上云：“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八年才入泮；乡试易，会试易，殿试更易，二十五月已登瀛。”盖自道其名场甘苦之味。然吾乡陈望波尚书，以七月入泮，九月登乡荐，次年四月成进士，得馆选，前后不过十阅月登瀛，尤为得意也。

程定甫同年赞清于道光乙未重游泮宫。时龚季思为江苏学政，赠以联云：“二分月下真耆宿；六十年前旧茂才。”是年余适过扬州，定甫招饮，遂即席书一联赠之云：“想当年发迹鸡窗有余味；是他日重歌鹿野之先声。”此皆羌无故实也。定甫得之甚喜。

镇江有某鹺商，欲求阮芸台师书楹帖，师未许也，而某商愈欲得之。师令人语之曰：“我有两部旧书，应归镇江人刊行，如肯成此美事，必书楹帖以报之。”某商首肯。师即日以七字联句奖之云：“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跋云：“嘉庆间，余得宋嘉定、元至顺《镇江府志》两部，皆《四库》未收之书。曾经进呈，得蒙思鉴，因以底本贮之焦山书藏。三十余年无过而问者。岁辛丑，丹徒包怡庄学兄请付枣梨。镇江之书，归镇江人珍护，甚善。不意归田老眼，尚见此书之成，乃知书之行世，及刊书之人，迟早皆有福命焉。因喜而记之。节性斋老人阮元撰，并书，时年七十有八。”闻此书近已刻成一部，其另一部亦已开雕矣。

陈仲云藩伯嘉树道光壬寅年正月初十日六十岁，膝下有八子，是年正月十三日立春，罗茗香祝以联云：“有才子八人，采献莱衣，林壬大备；先立春三日，厘延柑酒，花甲初周。”巧思浚发，可谓独出冠时矣。

叶小庚申薌守洛阳，自署仪门联云：“郡望旧京畿，金谷豪奢函谷险；物华真秀丽，伊川山水洛川花。”又客坐联云：“芸馆忝题名，三纪声华留日下；莎庭闲坐啸，六年宦绩在天中。”又一联云：“宦品宜适中，居职忝为二千石；壮龄方筮仕，服官瞬过三十年。”

潘榕皋奕隽以八十六岁赴琼林重宴。万浣云邑侯台赠联云：“泮藻重游，苹笙重听，琼林重宴；老子寿星，哲嗣德星，贤孙文星。”语质而确。时其子理斋农部世璜已请终养廿年余，理斋之子新入泮宫云。

严问樵官山左时，寅好中联对多出其手。如石耀卿大令尊甫官山右司马，七十寿联云：“西人慈母，东人大父；北极湛露，南极寿星。”又侯理庭太守之母夫人，九月初十日九十寿联云：“开上寿初筵，九十日耄；后重阳一日，八千为秋。”又理庭之公子新婚曹氏，贺联云：“雀屏妙选今公子；鸿案清芬古大家。”又蔡仰斋州判夫妇五十双寿，其门下士以七夕称祝，联云：“屈指三秋，天上又逢七夕；齐眉百岁，人间自有双星。”

百文敏公百龄总制两广，平定海氛，有世袭轻车都尉之赏。其时公子尚未育也。蒋伯生献联云：“天子知从无事日；郎君贵在未生时。”文敏逢人辄诵之。

王惕甫芑孙将赴华亭教官之任，吴穀人先生以联赠之云：“儒以道得民，此官不贱；学而优则仕，如日之升。”又郑六亭兼才自题学署云：“天子命之教；人才系此官。”皆可为司铎闲曹吐气也。

相传有学署旧联云：“漫道官闲，二十一史，繁难频判案；谁云署冷，三五六经，鼓吹自排衙。”亦自新颖可喜。

挽词

洪桐生掌教扬州之梅花书院，终于讲席。时城内安定掌教吴穀人先生挽以联云：“十载共皋比，旧梦荒凉梅岭树；诸儿蒙教泽，春风惭愧杏林花。”盖先生诸儿皆肄业梅花书院，而西穀清鹏正探花及第也。

吴穀人先生亦终于安定讲席，吴山尊挽以联云：“仕隐追随，颓景相怜如一日；师生骨肉，名山可许附千秋。”刘金门侍郎时寓居扬州，亦挽以联云：“正味在文章，凡识字人同一哭；清风论出处，拟私谥者定何辞。”盖先生诗文集名《有正味斋》也。

毕秋帆先生总制两湖时，值剿捕流寇，未蕨功而毙。赵瓯北挽以联云：“羊祜惠犹留岘首；马援功未竟壶头。”此不但“岘首”、“壶头”用典精切，而“羊祜”、“马援”亦成佳对。且切合时事，开合俯仰，尤见情余于文也。按：此联瓯北亦自得意，后衍成挽诗，编入全集内矣。

浙中钱东生学士林，文笔敏赡，而古貌古心，毫无时俗态度。人皆知其能到阴司判事，而口绝不谈。余尝同扈从盘山者数日，行帐相接，每退直，必相晤语。微叩其端，皆笑而不答也。未及中寿而化去。戚蓉台太史人镜挽以联云：“福慧并清华，能静自兼仙佛意；死生都了彻，不谈终是圣贤心。”足以传学士矣。

游彤卣侍御光绎挽陈质斋侍郎云：“对宇望衡，回首燕台真似梦；素帷丹旐，伤心吴苑不成春。”盖游与陈在京邸久为邻，陈奔丧归，没于苏州也。

詹鳞飞应甲挽石晓田煦之兄云：“老泪我无多，数落落晨星，从此骅骝空冀北；雄才君未尽，叹茫茫泉路，相随鸿雁到荆南。”时晓田官荆州郡丞也。

陶云汀宫保丁父忧，其座主陆平泉尚书以庄寄挽以联云：“能仕教之忠，有子诗书将食报；欲养亲不待，类余风树早衔悲。”

姚亮甫中丞挽章文简公煦联云：“箕尾黯星躔，诏语天嗟遗老一；衣冠崇洛社，典型人失达尊三。”又挽张兰渚侍郎联云：“奏赋共螭坳，谱谊同敦，感西湖四十七年爪印；写经皈鹿苑，禅心早定，付南屏一百八下钟声。”出句谓乾隆甲辰同召试于西湖事；次句谓侍郎素耽禅悦，易箦时尚有南屏僧数十人环绕榻前，代宣佛号也。

有某公挽陈雪田联云：“志在名山，不作公卿缘好学；文能寿世，非求仙佛自长生。”此盖袭用袁简斋先生句而稍变其意者也。

翰林张某者，新婚甫两月而病没，太夫人犹在堂也。其妇翁挽以联云：“逝矣修文郎，纵玉堂传舍，金粟空花，回首能忘垂老母；伤哉薄命女，仅三日同牢，六旬尝药，断肠永作未亡人。”语极沉痛。

常熟令某之父，与蒋伯生因培山左同官旧好，后就养常熟，卒于官舍。伯生挽联云：“治谱付佳儿，感频年惠爱吾乡，白叟黄童都泪下；颓龄逢旧雨，叹此日招寻胜迹，青山红树也魂销。”

道光间，吴中耆旧以潘榕皋先生为冠冕，曾重宴鹿鸣，重宴琼林，受其侄芝轩尚书一品封诰，年登九秩始卒。龚季思挽以联云：“九十年鲁殿巍然，记曾同世父春闱，先公秋赋；甲乙榜鼎科籍甚，己重沐桂林燕赍，杏苑恩荣。”齐梅麓亦有联云：“为学为修，为恂慄，为威仪，有斐为文，九十年华，尽卫武一生之事；曰寿曰富，曰康宁，曰攸好，考终曰命，三千世界，集箕畴五福而归。”

林少穆督部工为楹帖，而于挽词尤能曲折如意，各肖其人。如挽蒋砺堂节相攸铦云：“合两朝宰辅封圻，第一流人终不忝；培四海贤才俊乂，在三师事有同悲。”盖嘉、道两朝诸巨公好汲引人才宏奖善类者，惟公一人。斯联洵能举其大也。又挽孙文靖督部尔準云：“海徼树丰功，水利边防，廿载宏宣经世略；宫衔隆晋锡，易名延赏，九原还切报恩心。”又挽卢敏肃督部坤云：“十年三建戎功，帝赖重臣，回纥蛮猺皆慑魄；九省七膺节镇，人怀遗爱，山河岭海总铭恩。”又挽陶文毅督部澍云：“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自注云：“公遗疏有‘林则徐才识十倍于臣’之语，读之汗下。”又挽韩桂舲尚书崶云：“西曹法律，南纪封圻，溯三朝中外勋猷，范富欧阳同著望；闽峤襜帷，吴趋杖履，忆卌载因缘香火，李张皇甫愧知名。”自注云：“公尝提刑闽中，某为诸生时，即以国士相待。又某官吴门，值公里居，尤欣亲炙云。”又挽陈石士侍郎用光云：“德性秉盅和，两入琼林，稽古荣跻卿贰贵；文章崇轨范，七持玉尺，爱才群仰老成型。”又挽张兰渚侍郎云：“感恩知己两兼之，拟今春重谒门庭，谁知一纸音书，竟成绝笔；尽忠补过今已矣，忆平昔双修儒佛，但计卅年宦绩，也合生天。”又挽顾南雅通政云：“风节树朝端，鸣凤声高，为感恩慈酬再造；文章惊海内，登龙望峻，更余书画重千秋。”又挽郭兰石廷尉尚先云：“三十年人海才名，帝简方隆天已召；六千里家山归梦，亲心难慰子谁依。”又挽陆心兰藩伯言云：“台馆式前型，溯中外回翔，直节清严犹在望；藩屏联宦辙，怅老成徂谢，名贤言行未终编。”自注云：“时公方辑名贤言行录也。”又挽俞陶泉都转德渊云：“拯溺旧同心，才德兼资，如此循良曾有几；筹鹺今尽瘁，设施未竟，毕生怀抱向谁开。”又挽李兰卿都转彦章云：“卌三年才不虚生，帝简方隆，谁料谪仙归紫府；重五节缕难续命，名心未瞑，应教词客祀红桥。”又挽廖竹臣郡丞鸿苞云：“卅年来同谱同舟，忽魂归缥缈峰前，转悔量移空借箸；一门内难兄难弟，竟望断逍遥堂后，不教旧约践连床。”盖郡丞为仪卿观察钰夫尚书之兄，适调任太湖同知，即终于官廨云。又挽游春樊中翰兴诗云：“薇省早抽簪，忆卅年键户独居，清品咸推无玷玉；枌乡常设帐，怅五集绵诗未就，萧辰忽折后凋松。”又挽吴和庭邑侯观乐云：“遗爱遥传三竺外；吟魂应在二梅间。”盖和庭令浙中有善政，归里时，卜居谢古梅学士之二梅亭也。又挽江石生邑侯之纪云：“去思何武留遗爱；死孝王戎本至情。”石生居母丧，以毁终云。

岳小瀛宗伯起以江苏抚部引疾，旋晋少宗伯，嘉庆己巳甍于位。宗伯居官公正清廉，有伯道之感，为睿庙所知，特命公之夫人择族人之子为嗣。先是宗伯因族人寥寥无当意者，具遗摺以闻。至是夫人亦不愿，睿庙亦不之强，乃命大宛两县于春秋致祭以为例，洵旷典矣。纪文达师以联挽之云：“刚峰原不随流俗；孝肃何须有后人。”非此大手笔，不能相称也。

孙寄圃相国挽黎襄勤河帅世序联云：“只手障狂澜，立德立功，水土平成君不朽；八年联旧雨，如兄如弟，芝兰凋谢我何堪。”相国不以书名，而手写此联，大字如斗，庄严合矩，俨如其人。时余官袁浦，曾亲见之。

史望之尚书与康兰皋中丞绍镛同年相好，中丞卒，尚书寄联挽之云：“同谱最相亲，忆白发青灯，昨岁尚陪连夜话；名山期共往，叹太行盘谷，此生无复并骖游。”

谢默卿曰：“陶文毅公之甍也，献挽联者以数百计，佳者不可悉数。最后闻人传述一联，独能举其大，征其实，惜忘却撰者姓名也。句云：‘答眷恩智勇忠勤，凡如筹海运、策河防、改盐政诸大端，皆我公力瘁封疆，事业称三江柱石；持政体和平宽厚，尤以培士气、察民隐、励官方为先务，听此日哀阗衢市，英灵仰万古云霄。”按：齐梅麓挽陶文毅公联云：“以宽厚孚民望，以忠诚结主知，敬宾朋，体僚属，教育英才，二十年节钺尊严，未改书生面目；为畿辅急粮储，为东南兴水利，拯灾黎，化枭徒，恤慈孤幼，数千里帡幪荫庇，何殊菩萨心肠。”亦杰构也。

陶云汀、陈芝楣先后没于江南任所，龚季思挽陶联云：“节署久宣劳，公尔忘私，尽瘁遽闻歌薤露；草庐留赐翰，赏延于世，印心好为嗣芸香。”盖公所居印心石屋，曾奉御笔亲题也。又挽陈联云：“廿载报君恩，真不负日下探花，江南秉节；卅年敦友谊，最难忘吴中分袂，汉上题襟。”陈为季思典试湖北所得士，又季思视学江南时，陈维藩吴下，曾连日侍从游山云。

扬州罗茗香由大江溯流而上，访陈仲云藩伯于江西行省，而藩伯已先期归道山。茗香哭以联云：“追思患难相依，感适馆授餐，谈经讲学，薪传已阅廿年，讵者番频阻风帆，致我迟来，空展遗容成没世；可惜封圻未转，算巡方煮海，陈臬维藩，棠荫仅留三省，恸此际才停露冕，值君小极，误投蠲庳丧斯文。”盖藩伯患臂痛，医家误用蠲庳汤十剂，遂不起，故末语云然。

王文简公引之丁其父怀祖先生优去位，服阕还朝，署工部尚书，未几即甍。英煦斋师挽以联云：“下笔已千秋，稽古共知尊汉学；还朝能几日，考工惜未补周官。”

刘芙初同年嗣绾之夫人卒于七夕，适值立秋。齐梅麓挽以联云：“河汉隔双星，可是仙家好离别；梧桐飘一叶，若为词客助诗怀。”

屠琴隖倬以仪征令引疾家居，忽奉旨特授九江府，未赴，即客死扬州。齐梅麓挽以联云：“一病负殊恩，九派清江怀太守；十年成大觉，二分明月吊诗人。”

陈云伯邑侯文述之母终于吴中。齐梅麓挽以联云：“丸熊助苦，封鲊资廉，有是母，乃有是子；隔幔传经，居楼授史，闻其语，今见其人。”

王竹屿都转凤生为葑亭给谏之子，长于吏治，由丞倅骤晋监司，未竟其施，旋登鬼箓。齐梅麓挽以联云：“受宠转愁颜，历官河北淮南，济世经纶殊未展；订交从总角，重过三山二水，赏心诗句与谁论。”

万小廉启畇，廉山郡丞之子，甫由部郎擢御史，遽卒。迟一月而廉山亦逝。齐梅麓挽以联云：“三尺好头衔，执简无缘，报国空怀万言疏；一家大手笔，修文有命，奉亲先赴九重泉。”

郭韵泉文汇甍于粤西臬任，先十日，已擢方伯，韵泉不及见也。其易箦日时，悉与诞辰相合。余初嘱余小霞代制一联，云：“寅谊托苔岑，持平远比于公狱；汉郭宏治狱平允，人比东海于公法星沉桂管，遗爱应刊有道碑。”下二语皆切其姓也。后数日而部行新命始至，复令改制一联，云：“来去有前因，遗范难忘联襼日；宽严能并济，新恩惜在盖棺时。”则面面皆到矣。陈莲史方伯联云：“知医却老，执法忘劬，看尘牍丹炉，晷影苦无清暇候；优许养疴，殊荣晋秩，缅匡庐庾岭，星文竟堕碧云间。”亦旁皇周浃之作也。

朱兰坡挽顾南雅联云：“魏阙鉴诚衷，建议词臣追汲黯；滇池施善教，酬恩祀典泣侯芭。”一言其在翰林，屡上封事；一言其督滇学时，教士如亲子弟，滇人感之，为力请入名宦祠也。又，周敬修督部天爵为兰坡所得士。其母封一品夫人，年逾九秩。督部缘事谴戍，将出塞，旋发往粤东军营效力，在途闻讣，奉旨，准回家穿孝百日然后行。兰坡寄挽以联云：“珈服宠荣多，上寿始教归蕊府；墨縗军旅亟，中途犹许泣萱帏。”

何玉田孝廉挽方茂才壮猷联云：“伤心酒国流光短；回首名场恨事多。”方好饮，人有抄其文登第者，故云。

齐梅麓有自题生圹诗，蒋伯生极为叹赏，谓可抵梅花万树。近二人同建白苏祠，属梅麓为联云：“中有仙龛虚一室；更邀明月作三人。”甫书寄而伯生已逝矣。梅麓寄挽以联云：“丹青遍邓尉罗浮，绕墓植梅花，来去原从众香国；俎豆傍白公坡老，作祠倚修竹，海天还有一仙龛。”盖仙龛一室，遂成谶语，亦奇矣哉。

近人孔孝廉传金为其庶母持三年服，集经语为挽帖云：“慈母如母，贵父之命也；顾我复我，鬻子之闵斯。”字字如生铁铸成，可谓不刊之作。

郑仁圃曰：“里党中有林姓妇，素通文理，中年遽卒。相传其自挽一联，出语告夫，对语教子，悱恻动人，亦可传也。其词云：‘我别君去，君何患无妻，倘异时再叶鸾占，莫谓生妻不如死妇；儿随父悲，儿终当有母，愿他日得酬乌哺，须知养母即是亲娘。’又，饶心耕有挽其妻联云：‘本八字安排，以致累卿贫到老；作一番打算，自然先我死为佳。’此合前一联读之，皆堪酸鼻也。”

郑仁圃素工楹帖，里居福州时，凡亲朋挽联多其手制。知余欲续编《联话》，因录其旧作相寄。中有曲折尽意者，如挽何玉田孝廉云：“君乃长于情者，为戚友关心，终岁劳人草草；文因无如命也，以孝廉没世，当今天道茫茫。”又云：“阅历名场，终竟才人无福命；消磨心力，只缘文债与亲情。”又云：“人情欲赠方干第；天意原悭李贺年。”又挽许画山邑侯作屏云：“披叔重旧文，驯雉归来经笥富；溯旌阳遗爱，化凫仙去口碑传。”又挽林钝村孝廉一桂云：“三千卷勤抄，耄学宛如沈麟士；八二龄老宿，典型顿失鲁灵光。”又挽张洲山明经登瀛云：“吟成三影清词，怛化竟同蝴蝶梦；谢却九秋芳信，催归忍听鹧鸪声。”明经时客光泽，因赴秋试，抱病归，至家一日而卒。又挽言可樵邑侯朝标云：“千里衔哀，奉灵舆言遄，惊说莪诗初罢诵；廿年遗爱，怅弦歌遽息，惨教棠树不成阴。”时邑侯正丁忧，将扶柩归里也。邑侯常熟人，言子贤裔。又挽许子密茂才作枢云：“庚宿掩霜晨，黄菊丛中添泪雨；卯桥嗟月夕，紫藤庵畔景光风。”茂才家有紫藤花庵，即许瓯香先生友旧迹也。又挽廖封翁云：“卿霭焕朱门，石奋郎君皆贵仕；仙风飘绛节，刘纲夫妇并归真。”封翁夫妇，一月中相继而逝，即钰夫、仪卿二太史之父母也。又挽林母云：“教成诸子尽扬眉，咸使备宾兴德艺；看入三场才瞑目，不教迟哲嗣科名。”时有子四人皆应举，母没于八月十四夜，则诸子皆入闱矣。

何仙槎尚书凌汉终于位，赐谥文安。谨考我朝谥“文安”，前此仅有两人，一为孟津王尚书铎，一为掖县张阁老端。盖百十年来易名之典所仅见也。汪少海仲洋挽以联云：“践道一身，兼贯乎言功者德；易名当代，少止于义理曰安。”又钱心壶给谏仪吉联云：“渊云大文，赵张为政，奋建家风，时望兼汉廷数子；省台故事，都邑讴思，门墙述训，令名传荆国家风。”赠尚书挽联者甚多，皆二三十字巨制，惟此两联更为沈著耳。

潘云浦封翁，芝轩相国之父也。相国以尚书乞养十年，而封翁始归道山：张兰渚中丞挽以联云：“一品荷崇封，北斗尚书徵燕翼；八旬尊上寿，西方生佛想螺容。”

朱兰坡曰：“余嗣母贞节汪太宜人弃养，同宗同年宝应文定公寄挽联云：‘在女而贞，何异西山采薇，未仕抱为臣之节；诲子能似，空令南陔萩黍，曰归兴失母之悲。’又同年李芝龄总宪挽本生母赵太宜人云：‘记事图成，百日孤儿绷雪夜；陈情疏达，三年两母痛泉台。’此联一谓余三月余而孤，本生母鞠育之苦，尝作《雪夜绷儿图》以记其事；一谓在上书房递摺告养，并言两母，仰蒙恩准。未至家，已闻贞母之讣。逾二载而本生母又逝也。切当不易，读之犹涔涔泪下。”

吴门陈竹士之室金纤纤，才女也，声震一时，著有《瘦吟楼稿》，早卒。汪宜秋女士挽以联云：“入梦想从君，鹤背恐嫌凡骨重；遗真添画我，飞仙可要侍儿扶。”人争诵之。其继室王梅卿亦工诗，合卺之夕，诗僧懒云戏制一联云：“几生修得到；一日不可无。”可称雅谑。

严问樵有一妹，适余生。次午三月产一女，随以四月八日亡。问樵哭以联云：“佛不慈悲，失乳忍听遗女哭；兄兼贫病，伤心更恐二人知。”

严问樵有姬人没于清江，问樵哭以联云：“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集句集字附

罗茗香曰：“朱竹垞先生旧有集句楹帖云：‘人道君如云里鹤；自称臣是酒中仙。’”惜未详所赠何人。

刘金门先生自出塞至赐还，凡阅三载。归后集杜句作联云：“三年奔走空皮骨；万古云霄一羽毛。”所至皆悬于壁，见者无不称其工妙。然次句究嫌其夸也。

万廉山郡丞喜蓄奇石，大有米海岳之癖。尝以“峨眉积雪”石自镌此四字，赠唐陶山方伯。方伯集句为联以谢之云：“何当报之青玉案；可以横绝峨眉巅。”

谢椒石曰；“真州察院，旧为盐政按部时掣盐公所，内有戏台。曾宾谷中丞燠有集句联云：‘粉泽大猷，元黄裨说；云霞万影，丝竹千声。’戏台联之庄丽，无逾此者。”

阮芸台师有别墅在邵伯湖之北，湖堧植柳三万株，自额所居曰“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沿湖鱼利，甲于江北，师尝集句自题堂联云：“君子来游贯及柳；牧人乃梦众惟鱼。”以《右鼓文》对《毛诗》，自然名贵。

黄右原比部索余撰句赠联。比部博学好文，在淮商家为别调。余集《韩诗外传》及《汉书--河间献王传》语与之云：“虚己受人，彼其之子，殊异乎族；实事求是，夫惟大雅，卓尔不群。”邗上人多不知所谓，惟芸台师以为无虚誉也。

余前编《丛话》有辑汉碑句十余联，黄右原比部见之，以为未尽，因手录一帙示余。盖余前据敝斋现藏拓本为之，右原则从《隶释》、《隶续》中推广得之。今亦择录如左，弥觉古香袭人也。其四字云：“令仪令色；允武允文。”逢盛碑、鲁峻碑“为国桢干；配曜岳嵩。”范镇碑、郭仲奇碑“敦诗悦礼；含谟吐忠。”西狭颂、孔靇碑“刚毅多略；文雅少畴。”丁鲂碑、郭仲奇碑“种德收福；干国栋家。”张公神碑、州辅碑“广祈多福；博览群书。”孟郁碑、鲁峻碑“姿兼申甫；德侔产奇。”张纳碑、刘熊碑“智含渊薮；絜如圭璋。”度尚碑、唐扶颂“比蹤豹产；膺姿管苏。”鲁峻碑、范镇碑“为国桢榦；作主股肱。”郭仲奇碑、樊安碑“行义高劭；体性温仁。”费凤碑、孟郁碑“文艳彬彧；风曜穆清。”赵圉令碑、祝睦碑“翔风膏雨；左书右琴。”孟郁碑、马江碑“耽乐术艺；揪敛吉祥。”丁鲂碑、华山碑“剖演奥艺；恬忽世荣。”校官碑、侯成碑“钩河擿雒；奉魁承杓。”史晨碑、石门颂“应运挺度；通神达明。”郭究碑、祝睦后碑“笃礼崇义；抱淑守真。”高彪碑、景君碑“天与厥福；世有令名”。礼器碑、耿勋碑八字云：“躬洁冰雪，夷然清皓；性发兰石，生自馥芬。”祝睦后碑、帝尧庙碑“学为儒宗，行为士表；爱若慈父，畏若神明。”鲁峻碑、刘熊碑“内怀温洞，外撮强虐；功绵日月，名勒管弦。”鲁峻碑、帝尧碑“以义抑强，以仁恤弱；乃台吐曜，乃岳降精。”唐扶颂、杨震碑“威隆秋霜，恩逾冬日；言合雅谟，虑中圣权。”樊毅碑．谯敏碑十字云：“言不失典术，行不越矩度；威以怀殊俗，德以化圻民。”杨统碑、费凤碑

黄右原又录其集句、集字楹帖见示，因复择其尤佳者如左。如云：“鹊笑鸠舞，大喜在后；麟子凤雏，和气所居。”“桂柏栋梁，麟凤堂室；雍凉朱草，文山紫芝。”“达性任情，得其欢乐；布政施惠，拜为公卿。”以上焦氏易林“金石九茎，木禾六秀；明珠一寸，白玉四环。”鲍照河清颂、庾信谢赐布启“瑞林朋生，祥禽辈作；卿云似盖，甘露如珠。”鲍照河清颂、徐陵劝进表“珠角擅奇，山庭表德；天球并价，日观同光。”庾信齐王宪神道碑、李商隐献集贤相公启“论史可听，谈元愈默；幽居少事，野性多闲。”宋之问禊饮序、王勃游莲池序“玑镜照临，山河容纳；风质洞远，仪止祥华。”庾信齐王宪碑、沈约齐司空行状“立行可模，置言成范；徽猷克著，声绩聿宣。”沈约齐昭王碑文、骆宾王上崔长史启“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栋梁华夏，舟楫江河。”刘峻广绝交论、庾信齐王宪碑“镜文虹于绮疏，浸兰泉于玉砌；握珠胎而冠月，振琼树而韬霞。”王融曲水诗序、王勃上司马书“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赤雁与斑麟俱下，醴泉与甘露同飞。”徐陵玉台新咏序、庾信贺新乐表又集唐人句云：“四时最好是三月；万里谁能访十洲。”韩偓、李商隐“金铃玉佩相磋切；珠蕊琼花斗剪裁。”李绅、王初“黄金盒里盛红雪；碧玉盘中弄水晶。”王建、郭震又集《兰亭序》字云：“将相风和天地静；修齐事大古今同。”“契古风流春不老：怀人天气日初长。”“今居古稽极乐事；外和内峻大贤风。”“流水长亭，春风静宇；幽兰一室，修竹万山。”“修竹抱山，春亭映水；幽兰得地，虚室当风。”“迁固同文，惠列殊抱；管乐佐世，老彭引年。”“临类咸和，取诸无妄；随时观感，咸与同人。”“合室能文，自是盛事；放生为乐，可得大年。”“虚能引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郑仁圃寄余集句联数纸，中有可录者，如云：“左酒右浆，喜叠其室；伯歌季舞，福为我根。”“合匏同牢，宴乐有绪；驾福乘喜，昏悦宜家。”以上焦氏易林“小园新展西南角；和气先熏草木心。”放翁、半山“平生独以文字乐；此日翛然水竹居。”宛陵、朱子“烟树远浮春缥缈；风船解与月徘徊。”文潜、朱子“深林闲数新添笋；残烛贪看未见书。”放翁、山谷“五亩自栽池上竹；一尊径醉溪中云。”东坡、诚斋

道光改元，诏开孝廉方正科，吴江县以翁君海村应举，群称公允。有以集句联赠之云：“圣代即今多雨露；先生有道出羲皇。”

郑仁圃尝拟作军机直房春联集句云：“春为一岁首；月傍九霄多。”同人皆以为工，惜未悬挂。又尝集句作闽浙分水岭交界处联云：“半岭通佳气；他乡有胜缘。”亦拟而未挂。又于九江府天后宫墙外集句一联云：“潮平两岸阔；花满九江春。”盖墙外临大江，墙阴则花圃也。

姚亮甫中丞由豫藩量移山右，时汪碧山方伯如渊集《诗经》句赠之，联云：“既儆既戒，惠此中国；来旬来宣，至于太原。”中丞极称其工切。

京师和春部戏馆门外有集句联云：“和声鸣盛世；春色满皇州。”天然庄丽，云是张船山太守问陶所撰。

孙柳君录寄所集古乐府五七言联。古雅可喜。如：“晤言纷在瞩；惠心清且闲。”巫山高、日出东南隅行“端景缘直表；茂实偶英声。”上邪篇、永明乐“恪勤在朝夕；俯仰愧古今。”蒲生行、猛虎行“金石响高宇；桂松比真风。”远期篇、白头吟“智理周万物；远怀柔九州。”伯益、鰕鱓篇“清川含藻景；丹华耀阳林。”日出东南隅、子夜四时歌“春秋补小月；山水有清音。”折杨柳闰月歌、子夜四时歌“语默寄前哲；邂逅承清尘。”折杨柳行、定情篇“仁声被八表；妙花开六尘。”朱鹭篇、永明乐“含情结芳树；捻香散名花。”芳树篇、折杨柳行“平生怀直道；大化扬仁风。”白头吟、上邪篇“沙棠作舟桂为楫；浮云似帐月如钩。”梁元帝乌栖曲、简文帝乌栖曲“凝华结藻久延立；弹琴鼓瑟聊自娱。”白纻歌、白鸠篇“萦弦急调切流徵；迎歌度舞遏归风。”赵瑟、秦筝

余在桂林，习见陈莲史所作楹帖，语多古异，闲询之，始知其暇中辑有五七言旧句三百余联。手写一帙见赠，兹择其尤佳者录之如左。五言云：“容光无不照；怀古亦何深。”张曲江、陶靖节“卫门罗戟棨；遂性各琴尊。”韩退之、苏东坡“荣华肖天秀；谈笑安边隅。”韩、苏“天材任操倚；经训乃菑畲。”韩、苏“文章自娱戏；忠义老研磨。”韩、苏“文章开窔奥；节制收英髦。”杜“避人焚谏草；弹剑拂秋莲。”杜、李“远意发孤鹤；思波起涸鳞。”苏、杜“传家有衣钵；听履上星辰。”苏、杜“经纶皆新语；鸾凤本高翔。”杜、韩“上客能论道；虚怀只爱才。”右丞、杜“奇书窥鸟迹；赐茗出龙团。”放翁、苏“高文有风雅；新渥照乾坤。”右丞、杜“肝胆不楚越；眉宇真天人。”李、杜“尘襟谅昭洗；贤路不崎岖。”朱子、杜“云霞成伴侣；冰雪净聪明。”右丞、杜“顷来树佳政；时还读我书。”东野、陶“铭心对欹器；含笑看吴钩。”“万他如大路；一字皆华星。”遗山、杜“丹青不独任；心迹喜双清。”袁晖、杜“风骚共推激；华实相芬敷。”杜、权载之“荆州爱山简；刺史似寇恂。”杜“飒爽动秋骨；廉折配春温。”杜、苏“心在水精域；直如朱丝绳。”杜、鲍昭“高才食旧德；流藻垂华芬。”苏、子建“桑竹垂馀荫；圭璋满清班。”陶、苏“计阔道愈密；实大华亦荣。”苏、韩“旷怀扫氛翳；公论悬日星。”杜、遗山“春夏各有实；鱼鸟亦相亲。”杜、苏“朗鉴谅不远；清言得未尝。”韩、苏“时节不可玩；风期谁复赓。”韩“文章有定价；邂逅得初心。”陆、韩“即事已可悦；赋诗何必多。”杜“所得静而简；其人勇且英。”杜、苏“放意弄晴快；叩奇独冥搜。”杜、东野“唱妍酬亦丽；我适物自闲。”韩、苏“草圣秘难得；诗人思无邪。”杜、苏“得尽所历妙；应缘不耐闲。”杜、苏“永路当自勖；清光应更多。”李、杜“得句忍不吐；好古意所耽。”苏“量力守故辙；荡胸生层云。”陶、杜“守道不封己；择交如求师。”杜、韩“且从性所玩，庶以善自名。”惠连、陶“佳句喧众口；古人惜寸阴。”韩、陶“春耕庶秋获，茶兴复诗心。”曲江、薛能“殊姿各独立；素志庶可求。”杜、苏“发兴自我辈；赏心惟良知。”杜、康乐“达生幸可托；得句不妨清。”康乐、苏“蕴真惬所遇；澄虑观此身。”杜、李“与道本无隔；将诗莫浪传。”李、杜“自得高蹇嵼；永言铭佩绅。”韩、李“始得观览富；特以风期亲。”韩、李“各勉日新志；能为岁寒姿。”康乐、苏“力守非有党；心清得奇闻。”陆、苏“为学日务益；将诗待物华。”苏、杜“好语时见广；此身良自如。”苏、李“未曾一日闷；犹有五湖期。”香山、义山“或制闲居赋；新编杂体诗。”右丞、义山“试吟青玉案；如登黄金台。”杜、李“士生要宏毅；情在强诗篇。”陆、杜“坚姿聊自傲；素履期不渝。”苏、权“虚白道所集；静专神自归。”苏、云笈七签“黄卷真如律；素琴本无弦。”杜、李“骞腾坐可致；洒扫今其初。”杜、遗山“幽人常坦步；稚子总能文。”康乐、杜“掬水皆花气；读书此云房。”方元英、朱子“萦情无余泽；扬论展寸心。”文通、杜“逸气感清识；良辰入奇怀。”杜、陶“服理辨昭昧；秉心识本源。”遗山、杜“兴来每独往；道集由中虚。”右丞、苏“新诗如洗出；好鸟不妄飞。”苏、杜“即事须尝胆；论诗一解颜。”杜、韩“大哉霜雪干；得之烟山春。”右丞、浪仙“偶值栖遁迹；何异清凉山。”杜、李“兼入竹三昧；时有燕双高。”苏、义山“余心无采缋；对书不簪缨。”牧之、右丞“鸟鸣时一再；家住水东西。”陆、右丞“飞鸟逐前侣；好峰隐半规。”右丞、康乐“石壁开精舍；瑶华振雅音。”曲江、盈川“长歌白石涧；高卧香山云。”苏、遗山“苇管书柿叶；瓦瓶担石泉。”苏、浪仙“虚舟任所适；飞鸟相与还。”襄阳、靖节“荷锄觇泉脉；移石动云根。”右丞、左司“海石分棋子；江波近酒壶。”义山、少陵“弹琴复长啸；读书仍隐居。”右丞“逢人觅诗句；留客听山泉。”遗山、右丞“翰墨三馀隙；陂塘五月秋。”盈川、少陵“疏峰抗高馆；稳字入新联。”康乐、放翁“云岫不知远；花房未肯开。”东坡、义山“诗眼自增损；德容自清温。”东坡、朱子“晒书因阅画；闲坐但焚香。”司空图、右丞七言云：“光芒六合无泥滓；漏染大笔何淋漓。”少陵、义山“别裁伪体亲风雅；遍谒名山适性灵。”少陵、梦得“官职声名俱入手；风崖水穴旧闻名。”白、苏“回看屈宋犹年辈；远追甫白感至诚。”义山、退之“诗笔离骚亦时用；文章尔雅称吾宗。”苏“钟鼎山林各天性；风流儒雅亦吾师。”杜“诗情逸似陶彭泽；勋业终归马伏波。”梦得、少陵“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画臣能为。”山谷、义山“守道还如周柱史；著书曾学郑司农。”牧之、梦得“忆事怀人兼得句；引杯看到坐生风。”义山、东坡“曲江山水闻来久；庾信文章老更成。”韩、杜“数问舟船留制作；更无书札到公卿。”少陵、方元英“亦能画马穷殊相；欲遣吟人对好山。”少陵、山谷“自把新诗教鹦鹉；戏拈秃笔扫骅骝。”陆、杜“但酌此泉胜酌酒；劝栽黄竹莫栽桑。”放翁、义山“千首新诗一竿竹；墙西明月水东亭。”陆、白“诗翁爱酒常如渴；草堂少花今欲栽。”苏、杜“重之不减锦绣缎；邀我共作沧浪篇。”少陵、永叔“作诗贺我得石友；曲肱听君写松风。”石湖、山谷“万卷藏书宜子弟；一日过海收风帆。”山谷、少陵“春工遇物初不择；酒圣于吾亦庶几。”放翁、牧之“一家喜气如春酿；小筑幽栖与拙宜。”苏、陆“酒令虽严莫嗔虐；草书非学聊自娱。”山谷、东坡“每闻佳士辄心许；不辨仙源何处寻。”放翁、右丞“前身应是梁江总；百岁须齐卫武公。”义山、牧之

杨芸土亦录寄所集古乐府楹联，与孙柳君所录寄音，十有八九相同，殆皆有所本，故不复登。其集易林八字联云：“大福久兴，主母喜舞；长乐受庇，使君延年。”“欢喜坚固，保我金玉；福禄祺祉，乐以笑歌。”“千欢万悦，贵寿无极；五福四利，喜庆大来。”皆吉语也。又集古诗句五言云：“典坟探奥旨；诗礼挹馀波。”钱起、卢纶“知音在霄汉；时分占风烟。”郎士元、白居易“听琴知道性；避酒怕狂名。”姚合、李德裕“李杜文章在；荀陈地望清。”“凤栖常近日；鹤梦不离云。”钱起、卢纶“文章负奇色；事业富清机。”陈子昂、杜少陵“翰墨缘情制；山林引兴长。”孟浩然、杜少陵七言云：“合沓声名动寥廓；纵横逸气走风雷。”杜、李“功业须当垂永久；行藏争不要分明。”牟融、李咸用“花房露透红珠落；桂树风吹玉简寒。”温廷筠、曹唐“云生涧户衣裳润；窗近花阴笔研香。”香山、曹庚

张仲甫中翰应昌闻余续辑联话，亦以旧时集句十余联录寄。如：“静坐观众妙；端居味天和。”太白、朱子“松柏有本性；林园无俗情。”公幹、靖节“结念属霄汉；委怀在琴书。”康乐、靖节“万事已华发；一身为轻舟。”常建、东坡“江湖万里水云阔；草木一溪文字香。”林景熙、汪元量“入妙文章本平淡；逸群翰墨争传夸。”戴复古、僧惠洪“玉琴瑶瑟倚天半；白波青嶂非人间。”诚斋、东坡“文章清逸世少比；胸次广博天所开。”颖滨、半山“园中草木春无数；湖上山林画不如。”东坡、和靖“诗墨淋漓不负酒；江山雄丽洵宜人。”林景书、颖滨“春能蕴藉如相识；风入襟怀只自知。”方岳“寒香嚼得成诗句；新月邀将入酒杯。”方岳、张耒又集得一联云：“阴阳风雨晦明，受之以节；梦幻露电泡影，作如是观。”亦以经对经，浑成可喜。

郑仁圃曰：“曾见黄莘田先生有集句数联，极工整。如：‘平生能着几两屐；长日惟消一局棋。’‘数点雨声风约住；一枝花影月移来。’‘柳摇台榭东风软；花压兰干春昼长。’‘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蔡佛田工作楹帖，亦喜集成语为之。今从《紫荆树馆杂著》中录其佳者。如集《诗品》云：“水流花开，晴雪满竹；柳阴路曲，过雨采蘋。”“红杏在林，如有佳语；碧桃满树，良殚美襟。”“落花无言，幽鸟相逐；可人如玉，清风与归。”“明月雪时，金尊酒满；风日水滨，碧山人来。”“红杏在林，疏雨相遇；碧桃满树，清露未晞。”“脱帽看书，生气远出；杖藜行歌，妙造自然。”“流莺比邻，如有佳语；晴雪满竹，冷然希音。”“如气之秋，窈窕深谷；犹春于绿，茬苒在衣。”“画桥碧阴，观化匪禁；绿杉野屋，幽行为迟。”“夜渚月明，所思不远；柳阴路曲，妙造自然。”集元遗山句云：“且从少傅论中隐；拟问灵君乞上池。”寄杨弟正卿、鹊山神应王庙“白雪任教春事晚；贞松惟有岁寒知。”寄答飞卿、谢常君卿“空谷自能生地籁；吟毫端合染溪光。”空山“七重宝树围金界；千里名山入酒船。”应州宝宫寺、太白独酌图“世外原无众香国；花阴真是小华胥。”云岩醉猫图“摇笔尚塂凌浩荡；题诗端为发幽妍。”明日作、野菊“撑肠文字五千卷；试手清凉第一篇。”宝章小集、台山杂咏“玉树瑶林照春色；物华天宝借余光。”送仲梁出山、别幕府诸君又集宋人句云：“藏书万卷可教子；买地十亩皆种松。”山谷、尧臣“万壑松风和涧水；十分烟雨簇渔乡。”诚齐、和靖“日消残醉闲吟里；梦入青藤古木间。”朱子“尽卷帘旌延竹色；想衔杯酒问花期。”石湖、半山“傍花行酒发新唱；解带量松长旧围。”君谟、放翁“养气不动真豪杰；居心无物转光明。”放翁、朱子“酌酒赋诗相料理；种花移石自殷勤。”韦斋、半山“谟议轩昂开日月；文章浩渺足波澜。”药圃、半山“吾山自信云舒卷；片心高与月徘徊。”放翁、希文“几多怪石全胜画；无限好山都上心。”詹中正、余紫芝“林花经雨香犹在；芳草留人意自闲。”莱公、永叔“林罅忽明知月上；竹梢微响觉风来。”放翁、真山民“能招过客饮文字；亦把湍流替管弦。”半山、后村“是处登临有风月；略无踪迹到波澜。”放翁、贾牧“楼台近水涵明鉴；琴酒和云入旧山。”简斋、半山“已办青鞋为老圃；细倾白堕赋新诗。”朱子、简斋“旧书不厌百回读；佳客时来一座倾。”东坡、道潜“山泉酿酒香仍例；芳草留人意自闲。”诚斋、永叔“除却读书无所好；恍如造物与同游。”放翁、复古“要知作诗如作画；但愿对竹兼对花。”复古、宛陵“供家米少因添鹤；送酒人多不典衣。”放翁

《紫荆树馆杂著》中又有集句一联云：“积善云有报；在涅贵不绍。”上句陶渊明《饮酒诗》，下句崔子玉《座右铭》。最为名贵。按此十字，余曾于纪文达师厅事见之，忘其署款何名，似不始于佛田。

何子贞太史绍基工书，无帖不摹写，尤喜临《争坐位》帖。每集帖字作楹联至百十副，兹择其尤工稳者录之如左。云：“心同佛定香烟直；目极天高海月升。”“美富文才传左国；清微画品数南宗。”“直谅喜来三径友；纵横富有百城书。”“未须百事必如意；且喜六时长见书。”“真辅相才葵向日；大光明地月当门。”“圣业须参齐鲁论；尚书并校古今文。”“校书得理目如电；直节能光心比金。”“今既见心即见佛’子安知我不知鱼。”“知人其难九德贵；闻过则喜百世师。”“家藏古史存疑是；天与高文割爱难。”“画本纷披来野意；文辞古怪亦天真。”“指麾文府才思盛；冠冕人伦道德尊。”“金台名士高前席；紫府真人校异书。”“同心不隔一片月；时论惟高尺五天。”“两京六朝富文史；三高八及挺才名。”“俯仰倩文今与昔；纵横论列直而和。”“心光明定得初月；画本依微来晚烟。”“情文欲共尊彝古；志节应争日月光。”“人传三异真名吏；古者九能可大夫。”“正言须比鲁宗道；高士争如张志和。”“长官且喜传三异；宰相还同论十思。”“人品比南极出地；此心如大月当天。”“无端开合电明野；不事安排月到天。”“月寮烟阁标清兴；文府书城纵道心。”“身修天爵贵无比；心有菩提香益清。”“特立独行有如此；进德修业须及时。”“悦心未厌无名画；积行唯收有用书。”“友来辄入论文座；书就还思作跋人。”“入世须才更须节；传家积德还积书。”“子瞻却喜文与可；鲁直深知李伯时。”“当如曾子日三省；更为张公加半思。”“烟清忽见一勾月；人定微闻百和香。”“狷心悦目情文极；入地参天理数明。”“习勤不置能损欲；闻过则喜真得师。”“居安思危介节见；积疑得悟清光来。”“前席争传宣室对；等身唯守鲁堂书。”“五香佛海真无地；百尺书城半倚天。”“爱道天开文府贵；无心月到画堂深。”“闻道何时常恐暮；置身有地未辞高。”“事到从容能合度；路当逼侧敢依人。”“深堂有月同参佛；清昼无人自检书。”“闻道真人在姑射；愿从古佛入菩提。”“谨其常而权自足；深于情者才始真。”“名书古画不易得；月阁烟寮相与清。”“却为今疑思苦悟；须从异论见同心。”“书有鱼传人咫尺；门唯爵到地清高。”“到从月地参真佛；且据书城作寓公。”“清香满堂佛应喜；明月出海天为高。”“才名挺出如东野；佛理清深是子瞻。”“率意不知行径晚；遂心时得异书藏。”“尚论情深容窃比；清修道合悟真如。”“九品论存中正意；六书理悟史皇初。”“高士还如戴安道；乡侯合置王无功。”“功名盖世不矜伐；道德积身惟敬诚。”“诚存修省取诸震；德积高大贵能升。”“置身古人敢不勉；美利天下终无言。”“开尊忽见前身月；用世犹存半部书。”“两世勋名郭仆射；一家书画李将军。”“才名震溢李供奉；画理清深王右丞。”“道心尚见今犹古；辞令能无抗与卑。”“校理异文天禄阁；从容清绩盖公堂。”“古文独祖卫东海；八分特数师宜官。”“高位尚须闻过友；美名不废等身书。”

姜小枚明经皋有集苏数联，亦尚浑成。如：“高怀尚友漆园叟；后学过呼韩退之。”“仙心欲捉左元放；大草闲临张伯英。”“前身自是卢行者；伴直难呼孟浩然。”“小诗试拟孟东野；款段曾陪马少游。”“且与扬雄说奇字；要令安世诵亡书。”“书似西台差少肉；诗如东野不言寒。”“成佛莫教灵运后；作诗犹是建安初。”“行乐及时惟有酒；无言对客本非禅。”“元亮本无适俗韵；东坡也是可怜人。”“沽酒独教陶令醉；狂言屡发次公醒。”“万事会须咨伯始；一班我亦愧真长。”“高会日陪山简醉；题诗谁似皎公清。”

魏春松侍御成宪欲集一斋联，先有杜句云：“古来才大难为用；”而难得对句，其侄滋伯广文谦升用放翁“老去诗名不厌低”句，足成之。

杂缀谐语附

《柳南随笔》云：“冯定远班嗜酒，适学使者岁试，扶醉以往，学使以后至诘之，盖犹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学使大书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隶人扶入号中，据几酣睡，至放牌，闻炮声，然后惊醒。《四书》题为‘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定远因作《奕赋》一篇，经文五篇，伸纸疾书而出。案发，名列六等。定远大书一联榜于中堂云：‘五经博士，六等生员。’”

纽玉樵曰：“康熙中，颜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调。尝语人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梦乘官舫，舫中白榜青书，有‘月临波作案；云倚树为屏’之联。出观两岸，绅士稠杂，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广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异时当补粤藩，他非所望也。未几果然。”

苏州府属之昆山、新阳，两县同城，而新阳本由昆山分出者。适有苏邑侯于城隍庙内构舒啸堂新成，曹地山先生为题楹帖云：“县析昆山，此地可名瑶圃；人来子美，有亭重问沧浪。”人皆称其工切。

黄右原曰：“《楹联丛话--前编》载吴山尊题友人别业楹帖云：‘禄水漾丁帘，增我辈闲中风致；名园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云仍。’按：别业即巴园，本茔地相近，故对语有‘丙舍’云云。园中牡丹最盛，原作‘花节过丁香，喜我至刚逢谷雨；名园依丙舍，愿君家看到仍云。’盖语语关照牡丹，而‘丙丁’、‘云雨’，属对尤为工致也。”

郑仁圃曰：“吴绪五邑侯久权九江府参军，与余寅好最笃。复两权德化令，遂实授。余赠以联云：‘十年庾亮楼头，曾许登床同玩月；两度陶潜径畔，未能爱菊且栽花。’绪五得之，甚喜其雅切。”

宋悦研侍郎镕观察皖中时，尝书一联赠某上人，云：“看梅子熟时，个中人酸甜自得；闻木穉香否，门外汉坐卧由他。”侍郎素奉佛，精通梵策，用彼法语绝工。

黄右原曰：“从来联语，纸书居多，或刻以竹木，或用漆加云母石，且有嵌牙玉者。至吴山尊学士，始出意制玻璃联子，一片光明，雅可赏玩。惟字画不能无反正之嫌。学士又运其巧思，使之表里如一。其句云：‘金简玉册自上古；青山白云同素心。’上制一横额，题‘幽兰小室’四篆字，又请孙渊如观察以双款篆书‘山尊先生孙星衍’七字，正面反面，并是一样，其巧不可阶如此。”

罗茗香精于算学，粤东黎见山应南赠以楹联云：“绍仁卿汉卿绝诣；兼晓庵勿庵苦心。”盖中法之胜于西法，以天元四元为最，其术始于宋、元时李仁卿冶《测圆海镜》，朱汉卿世杰《四元玉鉴》。自明季算事浸失，国初吴江王晓庵锡闱、宣城梅勿庵文鼎，研几探赜，绝学复昌。今惟茗香能治其书，故黎见山据实称之。见山乃李四香高弟，皆数学名家也。阮仪征师相亦赠茗香楹句云：“推步大圜，立元以四；理董小篆，建一为端。”茗香近有《春秋朔闰异同考》，余曾读而叙之。

彭春农学士邦畴六十寿联，少当其意者，学士意欲切彭姓，并欲切江西。黄右原比部适在其门，因考彭姓之非其先族者，惟前明彭先生公望最著，非但如本朝苏州彭氏，仅以科名起家也。乃献一联云：“诗集擅千秋，宰相祖风开八百；易堂宗九子，翰林乡望迈寻常。”学士以杜诗“寻常”对“七十”，此联寓望七之兆，得之甚喜。

谢椒石曰：“‘金瓶芍药三千朵；玉轴琵琶四百弦。’此宋教坊大使袁裪句，见于《浩然斋雅谈》。乾隆间，扬州游客有书作柱联以谒某商者，商喜，遂厚赠之。想见彼时商家穷泰极侈，故于此等语独有当也。若今时，则不然矣。”

有为关帝庙戏台联云：“顾曲小聪明，当日可怜公瑾；挝鼓大豪杰，至今犹骂曹瞒。”此的是关庙戏台，若移向他庙戏台，则不知所指矣。

杨蓉裳芳灿为随园老人弟子，最工倚声。钱梅溪赠之联云：“百首新词填白石；一枝妙笔补仓山。”

两淮都转署中戏台联云：“新声谱出扬州慢；明月听来水调歌。”最为雅切。移向他处，便无谓矣。

郑板桥有赠焦山长老联云：“花开花落僧贫富；云去云来客往还。”今此联墨迹犹存山中。

陶文毅公赠钱次轩先生栻联云：“人言此老古开士；我生之初新翰林。”盖钱为戊戌翰林，而公适生于戊戌也。

蔡佛田当四十九岁时，集宋句为联云：“四十九年穷不死；三百六日醉如泥。”语意旷达。其实佛田家不甚贫，饮酒亦未尝及乱也。

英煦斋师集苏句，赠廖仪卿钰夫昆弟，联云：“高才何必论勋阀；寿骨遥知是弟兄。”殊工切。

吴门沧浪亭畔有大云庵，六舟上人主之。六舟名达受，海宁人，精于金石篆刻之学，收藏甚富。云台相国以“金石僧”呼之。兼工书画。陈芝楣中丞延主斯席，齐梅麓太守赠以联云：“中丞教作沧浪主；相国呼为金石僧。”严问樵邑侯亦为撰一联云：“商彝周鼎，汉印唐碑，上下三千年，公自有情天得度；酒胆诗肠，文心画手，纵横一万里，我于无佛处称尊。”

长洲沈玉生基庶上舍斋中悬一联云：“愿与不解周旋客饮酒；难为不识姓名人作书。”乃寿光李隺生所书。钱唐江秬香跋云：“此桂未谷集史书中语也。”

元和黄穀原贰尹均工书画，嘉庆间供奉内廷有年。后出官湖北，淡于进取，引疾归里。小有园林，日以笔墨自给，有“辞官卖画”小印。严问樵尝制一联为赠云：“关心夜雨疏帘，费半盏寒灯，为来日谋朝齑夕韭；回首春风上苑，剩一枝秃管，与诸君写近水遥山。”穀原大喜曰：“此即余卖画招牌也。”

泾县包顺伯邑侯世臣擅美才而有狂名。余在江南数年，独阙延揽，仅读其所撰《中衢一勺》，皆治河之崇论宏议也。近闻其斋中自题一联云：“喜有两眼明，多交益友；恨无十年暇，尽读奇书。”其胸次可想。

朱朵山殿撰昌颐未第时，见其叔父虹舫阁学侍儿名多多者，心悦之，未敢请也。适此婢索书楹帖，因信笔制一联云：“一心只念波罗蜜；三祝难忘福寿男。”为阁学所见，欲以婢赐之，婢谓：“九郎若中状元，吾当归焉。”明年朵山果大魁，阁学为成其事。当时传为佳话云。

贵阳谭太守光祜有诗名，又善吹铁箫。程春海学使赠联云：“赤手拔鲸牙，卅载诗名领海内；深心托凤口，九天箫响落人间。”又郑梦白祖琛由两淮都转擢江西廉使，春海赠联云：“玉敦主诗盟，正东阁梅开，墨花全湿；筿骖迎使节，适西山云起，甘雨重来。”盖梦白方辑录乾嘉诗，又曾任江西守令也。

石晓田煦官楚北，有循声，适丧其兄，悲戚形于色。皖江卓振清赠联云：“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实心实政，感人也深。”后俞陶泉德渊在苏奉讳归，军民攀恋不忍舍，平樾峰翰录此联以赠。贺耦耕中丞曰：“此两人皆不愧斯语也。”

张伯冶曰：“记得从前移居，得一楹联云：‘到门莫问姓名，花草一庭欣有主；入室自分雅俗，图书四壁可留人。’”又曰：“陈曼生尝书一联见赠，云：‘冷澹古梅如老衲；护持新笋似婴儿。’莲因绝爱之，即仿其意拟得一联云：‘古梅盖屋多盘错；新笋出林自展舒。’余和之云：‘佳卉移栽如选色；异书借录抵徵歌。’又云：‘奇书贪录如增产；佳卉分培当树人。’意皆相类。”

严问樵曰：“尝习见书春联者云：‘槐为奕世承恩树；杏是春风及第花。’”不知此乃王梦楼先生自署门联也。原句作“槐为王氏传家树；杏是唐人及第花。”先生又构一楼，题曰“梦楼”，为演家乐之所，集句联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前辈风流，发人遐想。

花晓亭方伯有赠人一联云：“骑驴寻梅，一天风雪；对竹思鹤，万古云霄。”俊语可喜。

蔡鸿遵选官桂林，挈妻赴任，道出湘江。其伯岳严丽生邑侯手书一联赠之云：“我所思兮双引凤；君之出矣小骖鸾。”自然雅合，不愧才人之笔。

蔡鸿遵本莆阳人，宋忠惠公后裔，明未迁吴中。自署门联云：“家藏东汉传经字；世守西山讲学编。”又云：“字体琴声，中郎世业；茶笺荔谱，学士家风。”

齐梅麓有女弟子张云裳襄，张丽坡参戎之女也。归汤价人观察之子，才貌双优。事梅麓如父，梅麓赠以联云：“几生修到梅花骨；一代争传柳絮才。”又一联云：“前身来自众香国；佳句朗如群玉山。”云裳屡为余题画册、画卷，余亦为云裳题其邓尉探梅玉照，并报以联云：“清才足敌黄崇嘏；生世都疑萼绿华。”

徽商以木植生意为最盛，故各省皆别建木商会馆，大抵皆傍长江大河为之，以便于发运也。馆中有一联，颇雅切，句云：“桑梓同敬恭，伐木歌诗求我友；波涛仗忠信，涉川占卦利同人。”

季时庵广文恩沛文笔潇洒，教授苏州时，自撰大堂一联云：“扫雪呼僮，莫认今朝点卯；轰雷请客，都知昨日逢丁。”凡司铎者，皆当为发一笑粲。

孙柳君言：其乡有一县令，王姓，其名寅，性极贪鄙。有夜题其门一联者，句云：“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寅属虎，全需鸡犬牛羊。”见者无不囅然。

董文恪公未第时，游京师，甚困，偶于剃发店中书一联云：“相逢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一日，某亲王过而见之，大加叹赏，延之入邸，遂以书画闻京师。又相传有一剃发店，乞联于狂士者，大书云：“磨厉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数日间，客皆裹足不前，其店顿闭。

余里居，闻人述王苹华都转耀辰客座中自题一联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大夫无故不杀羊。”初不之信。时余方引疾，不入州府，亦无由与都转周旋。嗣因奉召复出，都转饯余于官廨，则此联实在楹间。诘其命意，笑而不答。

严问樵曰：“道光初元，江南有嘲举孝廉方正者，大书于其门云：“曾是以为孝，恶能廉；可欺以其方，奚其正。’”虽涉轻薄，实工切也。

广陵有郑医者云：“居杭州时，尝由瓶窑入山，三十里许，至一观，榜云‘清真殿’，供老氏像，门楔有一联云：“□□①云内神仙府；□□②山中道者家。”不识上四字，见一羽士，年近百龄，询之，云：“出句上二字，音‘沽’、‘都’，云厚貌；下句上二字，音‘吃’、‘塔’，山多貌。”按字典：“□③，徒罪切，音憝。□④，所急切，音接，又音都。塔，音异。”余下二字亦无考，姑录之，以俟博雅君子。

----------------------

恶人谷注：

①第一字为上下各二“雲”相叠；第二字为上一下二“雲”相叠。

②第一字为二“出”相并；第二字为上一下二“山”相叠。

③上一下二“雲”相叠。

④上一下二“山”相叠。

道光辛卯，历下城中新建江南会馆落成，乡人公觞于此，乞戏台对语于严问樵，援笔立书云：“东土征歌，问表海雄风，今乐何如古乐；南宫奏曲，听遏云高响，雅音原是乡音。”大为刘眉生方伯所赏。

王楷堂老于曹郎，家计甚窘。宅边马棚，门临大道，自撰二联悬于门柱云：“马骨崚嶒，吃豆吃麸兼吃草；车声历碌，拉人拉马不拉钱。”过而见者，无不囅然。

吴江仲子湘秀才为寿板铺春联云：“梦且得官原瑞物；呼之为寿亦佳名。”温雅可诵。

严樵憔曰：“道光癸未、甲申间，余以会试留都，暇日辄制新曲，付梨园歌之，倾动一时，彼中人多有以师事者。余尝有句云：‘偶缘我作逢场戏；竟累人为举国狂。’纪实也。一日逢余初度，群优皆集，同人戏以‘桃李门墙’四字书扁为祝。余笑白：‘既有扁，可无对乎？’因大书一长联云：‘儒为戏，生旦净丑外副末，呼十门脚色，同拜一堂，重道尊师大排场，看破世情都是戏；学而优，五六工尺上四合，添两字凡乙，平共成七调，唱余和汝小伎俩，即论文行已兼优。’同人争赏之，欢宴竟日。后为长懋亭协揆所纠，何戡虽在，不敢复唱渭城矣。”又曰：“余所制《红楼杂剧》中有《巾缘》一折，叙花袭人嫁蒋玉函事。诘旦，将登场矣，曲师来请云：‘场上铺设新房，尚少一扁对。’乞书之。余即书‘玉软花娇’四字为额。对语屡思不属，正踌躇间，忽见雏伶二人翩然而至者，则其徒也。一名天寿，字眉生；一名仙寿，字月生。即同习此剧者。意有所触，即成一联云：‘好儿女天仙双寿；小团栾眉月三生。’”

昔岁余初编《联话》时，吾乡某生有录寄其师某明经联句者，余嫌其词太俚，未之录也。兹复有《续话》之辑，某生知之，复丐人来探，似以前联为必应采入者。盖某明经本一村学究，乾隆末，颇有文名，授徒甚众。某生尤笃信其说，其表章师门之意亦甚勤。兹不忍重违其意，姑附于《谐语》中，俾览者如见其人，且资谈助也。其自题斋室两联，一云：“架一把茅，不过些些风月；辟半弓地，也成小小轩窗。”一云：“不成农，不成工，不成商，并不成士；未能琴，未能棋，未能画，亦未能书。“忆余为诸生时，曾与明经同肆业鳌峰书院，日接其言论风采。又尝同应经古之试，明经居然冠军，遂饩于庠。是秋复报举优行，佹得而复失。一日忽扬言于众曰：“我近于斋室新制二联云：‘何以廪，何以优，自问不知所谓；也无愆，也无孽，还须再看将来。’诸君以为何如？”旁有为之击节称工者。然匿笑者，亦不知凡几辈矣。此则某生所未及录寄者。因并存其语，而特隐其名云。

京师有某主事，家中失窃，鸣官控追。后经讯出，乃其家丁从内作弊。有其同乡好事者，特制一联赠之云：“主事何堪为事主；人家切莫信家人。”

纪文达师府中屡为庸医所误，恨之次骨。适有为医家求题扁者，公立书“明远堂”三字与之。或私诘其说，公曰：“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此医只当祝其不行，便是无量功德耳。”或曰：“万一彼复来求题联，又将何以应之？”公曰：“我有撰成五七言两联。一系乙转孟襄阳诗字云：‘不明才借作财字主弃；多故病人疏。’一系集唐人诗句云：‘新鬼烦冤旧鬼哭；他生末卜此生休。’”

郑仁圃曰：“闽县义屿乡，正月灯联最盛，每以谚语相嘲戏。有户族某，调停某事，众疑其受私，某力辨其无。适赛神作灯联，某即以吾乡谚语解嘲焉。其联曰：‘烛问灯云，靠汝遮光作门面；鼓对锣曰，亏侬空腹受拳头。’”

严问樵曰：“金德辉工度曲。向曾供奉景山，以老病乞退。粗通翰墨，喜从文人游。一日，请于余曰：‘某老矣，业又贱，他无所愿，愿从公乞一言，继柳敬亭、苏昆生后。’余感其意，为书一联云：‘我亦戏场人，世味直同鸡弃肋；卿将狎客老，名心还想豹留皮。’”又曰：“邗上徽商某，荒于色。尝制一床，备极华丽。床柱上悬一小联，摘‘卿须怜我我怜卿’之句。榜诸其门，曰：‘有能属对者予千金。’或以‘色即是空空是色’对之，立攫其余以去。”按：此语不但工切，兼寓箴规之义，千金非倖获也。又曰：“尝过扬州一妓馆，见小室中悬一联云：‘雪月梅花三白夜；酒灯人面一红时。”叹其天然隽妙，亟询姓名不得，至今耿耿。又于某处见一集句云：‘盼月自来还自去；暂时相赏莫相违。’并亦致为雅切。”

吴青士白：“秦淮河房中有一才士，集句为联云：‘千种相思向谁说；一生爱好是天然。’上句用《西厢记》，下句用《牡丹亭》，铢两恰称，侧艳无比。”

《涂说》云：“有项某自署其门联云：‘一门三学士；四代五尚书。”过客见之，疑近代显宦中无此姓，意其先世或居是官，因造门而问焉。项对曰：‘吾家父子三人，并弟子员，各占杭州、仁和、钱唐一学，且祖若父生前曾举明经，合四代皆习《尚书》，故曰一门三学之士，四代有五人习《尚上声书》耳。君无读破句别字也。’问者大笑而退。”

序

余前撰《楹联丛话》十二卷，授梓于桂林。旋成《续话》四卷，授梓于浦城。年来各省皆有翻刻本，客有从余索取者，或向书坊转购以应之。去岁至扬州，同人又有录示若干条。铅椠之余，燕谈之顷，亦间有新得，皆随时条举而件系之。本拟附诸《浪迹丛谈》之末。今夏至杭州，以示张仲甫中翰，则劝余仍别为书，并力任搜访之勤以附益之。今冬就养东瓯，应酬稀简，遂以暇剬缉成卷。虽不能如前此之部居井井，然述旧事于简端，次之以祠庙，又次之以廨宇，又次之以名胜，又次之以赠答，又次之以寿联、挽联、集句、集字，而以杂记、谐谑终焉，则依然前刻之例也。既覆视之，往迹新闻，逸言琐记，亦复斐然可观。遂题为《楹联三话》。先以稿寄杭州，俾仲甫快读之。仲甫喜纲罗旧闻，勤勤恳恳，或更有所裨益扩充之，又何必不为《四话》之嚆矢乎！道光丁未嘉平，福州七十三叟梁章矩撰于东瓯郡署之戏彩亭。

卷上

扬州旧联

《隐居通议》云：“贾似道镇维扬日，上元张灯，客有摘古句作灯门联者，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众称其切。余尝以为，此必药洲廖莹中手笔。唐人诗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又唐人登第词曰：‘扬州十里小红楼，尽卷上珠帘一半。’皆本郡事也。”

逸老堂柱联

钮玉樵《觚賸》载：“苕中吴磐家雄于赀，博学工书。前明甲申后，绝意进取。学使者张安茂题其居为‘才人节士之庐’。顺治初，官方山观察吴兴，与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长句一联镌悬堂柱。吴走笔书曰：‘山川无恙，叹前辈风流何处，见冷烟衰碣，古道斜阳，尽悲凉人物，止剩寒鸭；台阁重新，问苍穹英雄谁是，有补天巨手，迴日琱戈，待整顿乾坤，再来杯酒。’词既悲壮，书复蔚跂。有怨家潜录其语，以吴‘阴蓄异谋’首之帅府，祸几不测。观察乘夜撤去此联，力为斡旋，费千余金，事乃已。”

江阴彩联

《江阴县志》载：“明宏治八年乙卯科中式十五人，知县黄傅制彩联云：‘入国朝一百廿年，未有此科之盛；总直省九十七学，谁争吾邑之先。’”

庐山道院联

江右胡梅心广文元鼎告余曰：“吾乡庐山道院，胜处皆被富僧占为佛寺，只留正中老君殿一所，为李道士住持。郡僧尚百计谋逐，贿嘱官司判毁，道士几无以自存。适安溪李文贞公舟过湖口，道士为公族叔，急奔告求援。公许以到山谒庙，因大书旧联留山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也须留一二奇峰，供吾道友；世间好语书说尽，曾记得五千妙谛，出我宗传。’语既恢奇，书复壮丽，不一日而传遍九江城中。适各官皆来参谒，公曰：‘此间道士，吾叔也。供奉此山已久，希君等照拂。’于是僧计阻而殿得存。”

竹垞先生联

余在邗江，得朱竹垞先生大书隶字一联云：“爱画入骨髓；吐词合风骚。”笔致奇伟可宝。严问樵见之云：“此是竹垞先生集句赠程友声鸣者，见王渔洋《带经堂诗话》。”

戏楼旧联

京中庆和园戏楼旧有联云：“大千春色在眉头，寻遍翠暖珠香，重游瞻部；五万莺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申舞，曾醉昆仑。”豪情逸致，飘飘若仙。相传为乩笔者近之，或以为吴梅村祭酒所作。

梦中联兆

吴中蒋古愚学博，琴南观察之父也。观察与弟学萃俱成进士，惟长子学文尚困诸生。乾隆甲申元旦，古愚忽梦家中新换厅联，云：“长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联云：“二人同心，诵诗读书。”款署“钟离子彭篯书”。觉而异之。次年乙酉，学文果举京兆《书经》房南元。从弟禹迈同榜，以《诗经》房。次题“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节，主考则彭芝亭大司马及满洲钟公名音也。梦兆之奇验如此。

武联佳话

提督杨恺，仪征武进士也。康熙间，奉召入南书房，与何义门、蒋南沙诸公同校书史馆。后出为两湖提督，晚年归老。许登瀛观察赠一联云：“天禄校书名进士；岳阳持节老将军。”亦武职中佳话也。

沧洲黄鹤楼联

《棻堂节录》云：“沧洲之沧酒，得名久矣。相传吕祖来饮于此。城外亦有黄鹤楼，祀吕祖像。楼柱有联云：‘黄鹤偶乘沧海月；白云常带楚江秋。’运用崔颢诗话，亦颇自然。相传是吕祖乩笔。”

樗园所录佳联

《樗园消夏录》载楹帖之佳者，如归元恭赠某公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汪次舟题山阳学署云：“昌黎起八代之衰，想当年苜蓿斋中，不过寻常博士；文正以天下为任，问今日虀盐队里，可有此等秀才！”有客集杜句题随园云：“中天悬明月；绝代有佳人。”蒋伯生书斋自署云：“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涉猎传记，不能为醇儒。”郭频伽自题海棠花研斋云：“瓦屋只三间，士龙住东，士衡住西；端溪藏片石，真手不坏，真研不损。”皆余《前话》所未及也。

筠亭所仿旧联

徐筠亭《闲居偶录》云：“同年赵米垣曾诵隐士山居联云：‘一二亩瘦田，雨笠烟蓑朝起早；两三间破屋；青灯黄卷夜眠迟。’余馆东楚张氏，书屋仿其意作一联云：‘寄迹此山中，数亩芳田，日看犁云耕雨；忘机斯世外，三间古屋，时欣弄月吟风。’见者谓较之原联意境更别。”

随园所录佳联

《随园诗话》云：“对联之佳者，龙雨苍见赠云：‘羲皇以上怀陶令；山水之间乐醉翁。’余自题云：‘读书已过五千卷；此墨足支三十年。’”按：此亦余《前话》所未及者。

沭阳县人瑞联

相传王某为沭阳令时，因公事赴乡，忽见一家有门对一联云：“一妻十七妾；百子半千孙。”心异其语，乃停舆，遣人入问其家姓氏，并询“此联语必非无因”。少顷，还报云：“其家姓吕氏，世为乡农。联句乃实事。此翁现在，尚可相见。”令因降舆入，与之接谈，年八十余，精神矍铄，蔼然可亲。问其“百子五百孙均在膝前否？”翁答曰：“五百孙者，中有曾孙、玄孙在内也。人丁既旺，食指愈众，故家居者少，出外谋食者多。士、农、工、商，四民俱备。念我老，皆不忍远游，相距不过二三百里。”令复询：“一年中，当以何时会集？”答曰：“会集甚难。此往彼来，断不能一时并到。如果同时回家，不但屋少难容，即备一堂餐，已形竭蹶。”令曰：“我愿分廉俸为尔作东道主。以□百金相赠，每□百□十千钱，每人约有□百文矣。请即订期将子孙之在外者悉数唤回，使我一见，可乎？”翁欣然许之。不数日而子孙毕集，所差者幼小十余人耳。乃禀知县令，请次日来乡。是晚分二十灶，各具鸡黍，祖孙五代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至半酣，老翁乐甚，谓诸子孙曰：“今日一家团聚，此生恐不能再。得非贤宰之德不至此。宜彼此痛饮。”于是抚掌欢呼，一笑而逝。次晨令至，有人迎报，请还舆。令仍登堂行吊。果见儿孙挨挤跪泣，竟不能指数。厚赙而去。此乾隆年间事。山阳学博雷存斋为廖菊屏守备述之如此。

城隍庙联

王凝斋《秋灯丛话》云：“吴县王某，初任宁夏邑倅。梦本邑城隍谓曰：‘适奉苏郡檄，有事须质，当速行。’王以路远辞。神曰：‘有马可乘。’俄一卒控马立阶下，促王乘之，疾如电，瞬息抵苏。至城隍庙，见大门悬雕金联句，光辉夺目，书：‘处世但能无死法；入门犹可望生还。’殿上楹柱又书：‘地狱空留点金簿；人心自有上天梯。’神谓曰：‘尔伯没后，尔叔不抚诸孤，利其田产。尔曾出不平之语，其信然乎？’王以‘年远不能记忆’对。神曰：‘即事而论，曲在谁？’王曰：‘曲自在叔。’神曰：‘若然，则案定矣。’悟后，差人抵家探问，其叔已故，即夜梦之次日也。王乃亲书联句，送悬庙中。

南浦桥联

《浦城县志》：“潘赐，字锡文，号容庵。永乐二年进士，授行人，奉使日本。假归故里，适南浦桥成，作为楹帖，分题桥柱，流连往迹，凭吊古人。其警句云：‘上相名邦，百族自知朝北阙；真儒继统，千秋谁复并西山。’‘乔木参天，半点云香生大石；悬崖笼雾，千寻瀑布出高泉。’‘皂盖朱幡，远指群侯元鹤垅；金章紫绶，近传相辅白羊坟。’‘仙境微茫，安得玉炉丹九转；客途高旷，尚怀宝匣镜重磨。’‘绿水桥边，金石足齐交友渡；白云乡畔，山川犹护睦亲亭。’‘画角声中，彩帐题诗思梦笔；青灯影畔，玉壶携酒想观澜。’‘古洞联翩，毕岭旧存仙杵妙；清溪浩荡，总章新过客帆多。’‘四野无虞，诗礼竞推长乐里；庶民有庆，讴歌争出太平坊。’‘书院沉沉，绿水半湾连渡口；仙楼翼翼，白云一抹护山腰。’‘载酒攀花，月夜乘舟过水北；囊琴采药，霜天被褐过郊阳。’‘莪衍名儒，霁月远涵莲叶渡；传成烈女，清风高拂桂林桥。’桥柱凡八百四十有八，悬联俱遍。相传以为一夕所作，人咸叹其敏捷云。”

林少穆督部所撰庙联

林少穆督部最工作联语，余于《续话》中所采独多。兹复从友人斋头录出若干条，爱莫能舍也，因分别附载于后云。题苏州吕祖祠，时为开河祈晴酬谢云：“仙踪曾现宰官身，济世度人，水利农田蒙惠泽；道力能迴元始劫，通灵赞化，和风甘雨锡康年。”丹徒横闸金龙大王庙云：“南宋溯忠门，香火传来，犹似钱塘江上；东吴恬德水，帆樯驶过，免经铁瓮城头。”时粮船回空，悉由横闸绕过府城也。余在苏州修韩蕲王碑茔，督部继余为建享堂，题联云：“祠庙肃沧浪，更寻来一万字穹碑，新焕岩阿欀桷；威灵震吴越，还认取七百年华表，遥传江上旌旗。”

武庙戏台联

相传每朝之兴，必有尊神为之护国。前明为岳忠武，我大清则奉关帝护国。二百年来，武功之盛，震疊古今。神亦随地显灵，威震华夏。故朝廷尊崇封祀，洋溢寰区。浙中吴山顶庙为道光壬寅重建，见有集唐句题戏台一联云：“圣代止戈资庙略；众仙同日咏霓裳。”武庙随处皆有，亦随处皆有戏台，而楹柱之联未有壮丽工切如此者。惜忘却何人所撰。出语系李群玉句，对语系李义山句也。

于莲亭观察所述庙联

于莲亭克襄曰：“张桓侯庙有联云：‘春雨楼桑，无限落花悲帝子；秋风剑阁，有人洒泪吊将军。’妙在不即不离。惜未考何人所撰。又相传豫章樵子庙，据土人云：光武避难时有樵子代死，故立庙礼之。庙中联云：“汉家樵子亦英雄，漫说云台列将；莽世簪缨真草芥，可怜禄阁书生。’子云真堪愧死矣。”又言：“淮阴墓在山右霍山县，岭高十余里，土人名为韩侯岭。岭上有冢巍然，所葬乃其元也。墓前即祠，有联云：‘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颇能隐括淮阴生平。”

褚河南祠联

严问樵云：“杭之褚塘有褚河南祠，土人以‘助圣庙’呼之。按：公谥文忠，见《唐会要》。又《唐彦谦集》言：‘褚河南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归葬阳翟。其时以平徐肆赦，赐其孙八品官，扶护以归。’盖文忠赐谥亦在此时，而新旧《唐书》不载，故后人莫考。余作楹帖书之，俾易名大典昭示来兹，云：‘庙食褚塘，大节一生垂史册；魂归阳翟，易名千古表文忠。’”

东瓯王庙联

温州祠祀以东瓯王庙为最先。王名驺摇，越王句践七世孙，与闽王无诸分理东南滨海地，而雄才大略殆有过之。嗣与无诸俱为秦所并，王独率其民从众诸侯灭秦，又从汉灭项籍，至惠帝三年复封东海王。没葬瓯浦山，国人群称为东瓯王。《史记--封禅书》亦言“东瓯王寿至一百六十岁”，盖秦汉之际一异人也。余初至温州，即访王庙。值郡人庀工修饰，轮奂一新，荷平成者思明德，享粒食者颂思文，王之得兹美报，宜矣！顾自汉迄今千有余年，鲜有歌咏其事者，惟国初朱竹垞先生五排一首云：“九牧维扬外，三江霸越余。入关从汉约，遵海裂秦墟。豪俊宜如此，艰难气不除。策功夷项籍，分壤接无诸。万古开王会，孤城拱帝车。灵旗存仿佛，过客尽欷嘘。侧想风云会，乘时草昧初，远途今日暮，下拜独踌躇。”足以存王之英概。余拜瞻之余，怵于崔颢在前，不能成句。谨献一联云：“尝胆卧薪，早有雄心绳祖武；芟嬴夷项，独膺奇寿奠王基。”

张睢阳庙碑

徐筠亭《棻堂节录》云：“张睢阳庙，余邑处处皆有之。所见柱联，切当者殊少。岂王之忠勇难以名言乎？惟前明进士李春熙一联云：‘孤忠百战江山血；一死千秋天地魂。’庶几尽之。”按：余过京口日，闻都天庙会甚盛，庙即祀睢阳，因停棹两日纵观，并入庙瞻仰。至邗上，为云台师述及。师言：“甲辰年新修庙时，乡人请制楹联，因手书付之，曰：‘颜许同名，唐代人伦维气类；李韩论定，熙朝庙貌屹江淮。’当时奸臣曾劝睢阳以天道，公骂曰：‘不识人伦，焉知天道！’此‘人伦’二字所本。”语颇沉著，且“人伦”、“庙貌”皆双声字也。

史阁部祠联

余在扬州，拜史阁部祠。同人多请予题楹柱。余因阅严问樵一联，为之阁笔。按：史阁部母梦文信国而生阁部，见《明史》本传。我高宗皇帝亦谓“史可法即比之文天祥实无不可”，故严问樵联云：“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自是天造地设语。他有作者，不能出其范围矣。按：祠中旧有联云：“佩鄂国至言，不爱钱，不惜死；与文山比烈，曰取义，曰成仁。”又云：“梅花下有衣冠葬；席帽时知社稷臣。”

睢阳张许二公祠联

鲁山令郑子研銮撰睢阳张、许二公祠楹联云：“尽孤城四百余战，功艰李郭，力障江淮，恸当时妾醢僮烹，列帐呦呦闻鬼哭；同毕命三十六人，祠号协忠，史称双庙，问何时须张眦裂，登堂凛凛见神威！”郑为扬州兴化人，由鲁山令请养亲归，服阕不出。闻其著述甚富云。

牛总管祠联

郑子研将去鲁山时，建宋牛总管皋祠于泰山宫侧，因题楹联云：“小朝廷难与图功，看战垒千层，遇毒含冤，知魂魄不忘故土；旧令尹行将归去，借泰山片壤，题楹志别，愿威灵长卫吾民。”

何恭惠祠联

山阴何恭惠公煟由淮阳监司洊历河南巡抚、东河总河，有名臣风概。其身后祠联云：“所谓大臣，行己也恭，养民也惠；厥有成绩，荆河惟豫，淮海惟扬。”一分切其谥，一隐括其官，可称杰作。惜忘却何人所题。

江阴典史祠联

《江阴野史》云：“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以蒙面乞怜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者。独江阴陈明遇、阎应元新旧二典史，乃于一城死义。向使守京口者皆如是，则江南何至拱手献人乎？时为之语曰：‘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今陈、阎二典史祠即以此为楹帖。”按：此联已见前编，而不言陈明遇。

西湖帅公祠联

西湖平湖秋月之左，有帅仙舟师生祠。盖师抚浙有遗爱，士大夫感不能忘，故立祠以报之。姚亮甫中丞题楹柱云：“报国有同心，两地风波皆梦幻；还乡传旧德，千秋涕泪满湖山。”自注云：“感旧书怀，缘道光二年与余同道诬陷也。”按：仙舟师为道光间名巡抚，时京中有舆评云：“今天下需才孔急，而有两好巡抚，一聋一瞽，皆投闲置散，甚为可惜。”一指吾师，一指亮翁也。宜两人相契之深矣。又按：同人中有微议亮翁所撰楹联语太近朴者，余曾见其赠周刺史檀荪一联云：“望君似岁穷黎隐；与物胥春岂弟怀。”以“岂弟”对“穷黎”，得不谓之新颖乎？

英济庙楹联

温州瑞安门俗呼大南门，出城半里许有英济庙，俗呼白马庙。相传神为昭明太子，既无旧碑可考，里人亦无能详其原委者。庙中有潘宗耀楹帖云：“白马溯光仪，彩仗霓旌，尚振英风昭肸蠁；黄麋谈故事，仁浆义粟，长传闿泽济嗷鸿。”跋云：“英济庙神灵最著，里俗相传‘梁昭明太子拯饥来此，时乘白马，故又称白马庙’云云。”按；郡志未载此事，前史亦无可征证。昭明何以来温拯饥，事属茫昧。惟此联尚非俗笔，因附录之。

永嘉忠义节孝祠楹联

永嘉县学之东偏旧有忠义节孝祠，嘉庆初为飓风所圮。嘉庆末始重建。朱沧湄观察文翰为碑记其事，又各为之楹联。忠义祠云：“近圣人之居，容光必照；遵海滨而处，明德惟馨。”孝祠云；“儿女尽能之，一点热肠，三分血性；家庭常事耳，察乎天地，通乎神明。”皆佳构也。

甘露寺联

北固山甘露寺为古来胜迹，而殊少佳联。惟正殿中间联云：“紫极焕璇题，瑞露凝甘留净域；丹轮开宝相，香岩拥翠俯晴江。”款署“长白高晋题”。又有一联云：“露降何年，萝径石门开法界；寺临无地，海云江月拥祥轮。”款署“叶河萨载题”。皆乾隆三十九年所作，颇能壮丽称题。然总不如甘露寺顶上大殿圣制一联云：“地窄天宽，江山雄楚越；沤浮浪卷，栋宇自孙吴。”涵盖一切，足与北固山并寿矣。

建隆寺李公祠龛联

建隆寺，本后周李招讨重进旧宅。宋师入城，招讨力不能支，合室自焚，因敕建为寺，即以建隆年号为名。近僧小支手辑《建隆寺志》，并欲于寺中西偏募建李招讨祠龛，征余楹柱之语。余集唐刘兼、陆龟蒙诗句应之，云：“万叠云山供远恨；一家烟雨是元功。”近但云湖都转亦题一联云：“宋史何妨称叛宋；周亲毕竟欲存周。”亦有味也。

桃花庵三贤祠联

扬州名胜，以平山堂为最著。平山堂诗，以王荆公“一堂高视两三州”一律为最佳；平山堂楹联，以伊墨卿太守“隔江、诸山”十字为最壮。余于壬寅夏初来游，曾撰一联，录在前编。谢椒石同年见而嘲之曰：“联句实佳，然二十二字中用数目字多至七八，非古人所讥‘卜算子’乎？”余笑置之。丙午年，重至邗上，游桃花庵，登三贤祠堂，与黄右原比部、罗茗香茂才商撰楹联。右原乃杂举《东坡志林》、《墨庄漫录》、《避暑录》事，为合拟一联云：“四朵兆金瓯，是二千石美谈，不因五色书云，谁识名流皆五马；万花停玉局，惟六一堂如旧，若溯三贤谥典，合将祠额署三忠。”时罗茗香亦拟一联云：“胜地景芳徽，卅载三贤俱典郡；同龛昭祀典，两文一献共称忠。”按：韩忠献之守扬在庆历六年，欧阳文忠则在庆历八年，距苏文忠之元丰守扬，时恰三十余年。此前后两联俱见典雅，非不学人所能办，当不让李兰卿独步于前矣。李兰卿旧联有“谥并称忠”语，故即其意而衍之因用前联署余名，以后联署恭儿名，悬之壁间，而疏其缘起如此。越日茗香又拟一联云：“杨柳拂堤塍，追溯前徽，于宋历仁宗两世；桃花遍祠宇，传来美谥，至今合文献三忠。”亦佳制也。

南镇庙联

南镇庙坊上书“天南第一镇”，庙前匾曰“表甸南疆”。大殿有南镇神像，后殿有南镇夫人像。上首侧殿有神像，旁联曰：“姬孔情思，说丁物色，即幻即真，作千古神圣明良之合；一双蝴蝶，顷刻邯郸，何君何牧，徇人世穷通得丧之占。”下首侧殿有二郎神、勾元帅像，前有匾曰“幻其所真”，旁联曰：“李母占星惊太白；谢公卧月上西堂。”按：此是据《一斑录》所载，似为占梦神祠而撰，俟更访之。

招宝山联

《一斑录》又曰：“招宝山大小可比昆山玉峰而稍高，孤注镇海城外东北角，江海之交，三面皆水。与东岸对峙，隔海面约一里余，名‘蛟门’，为镇海一邑险要，即为宁波一郡外障。拾级而上，至半山，有碑曰‘第一山’。有亭，悬联云：‘仙缘到此无多路；福地原来别有天。’登其巅，有小方城，城门上题曰‘威远’，城旁联云：‘踞三江而扼吭，看远近层峦秀耸，碧浪潆洄，永固浙东之锁钥；俯六国以当关，任往来宝藏云屯，牙樯林立，会同海岙之共球。’入城即寺，门上题曰‘宝陀寺’，内有‘大观楼’，联云：‘天与水无涯，万舶远循鳌柱麓；地随山共尽，十洲环向海陀峰。’”

普陀山联

普陀一山，周四十余里，在大海中。山中地全属于庙，并无粮赋，无乞丐，亦无妇女居住。其佃种僧田与开小店生理者，皆不携妻室。全山庙宇不下数十，而惟佛顶山、前寺、后寺三处为大庙。前寺有联云：“即心即佛，但从彼岸问迷津，渡头宝筏开时，慈航有路；是色是空，诚向兹山瞻法相，洞口祥云护处，变化无方。”。款署“叶赫实诚沐手敬题”。按：此据《一斑录》所载，录中仅载此一联，此外如紫竹林、法华洞、朝阳洞、佛顶山、法雨寺、梵音洞等处，亦必各有佳联，容更访之。

净慈寺大殿楹联

杭州西湖净慈寺大殿，岁久损坏，道光庚子乌敬斋中丞筹款重修，于乙巳年工竣。是年恭逢皇太后七旬圣寿，绅商于此寺虔设经坛祝釐。时梁楚香中丞撰殿联云：“依净土以印净心，回峰现亿万化身，觉悟群迷成净果；引慈航而宏慈量，慧日照三千法界，庄严重耀证慈缘。”即用“净、慈”二字，分疏经言，关合圣寿，庄雅工切，群相讚诵。尤妙在“回峰”即雷峰，“慧日”即寺后峰名，本地风光，灵妙无比矣。

送子观音殿联

杭州天竺山中送子观音殿，有查声山先生旧联云：“天上锡麟儿，此是世尊亲抱送；山中闻梵呗，原从灵鹫早飞来。”近人章次白黼有一联云：“湖山本毓秀之区，看桃华开落，燕子西东，蠢尔未销情欲障；天地有好生之德，愿嘉门善祥，明神祐助，螽斯无妒子孙多。”

灵卫庙联

钱塘有朱金祝土谷神祠，入于祀典，志称“灵卫庙”。南宋咸淳《临安志》有“封显忠侯”，即此神也。魏滋伯联云：“南宋三忠，古社枌榆隆报赛；西湖半壁，大招风雨降神灵。”

花神月老联

西湖有花神月老祠，魏滋伯联云：“廿四风吹开红萼，悟蜂媒蝶使总是因缘，香国无边花有主；一百年系定赤绳，愿秾李夭桃都成眷属，情天不老月长圆。”丽语柔词，与题相称矣。

三清殿联

吴山元妙观三清殿联，亦魏滋伯所撰，句云：“广殿启通明，高捧五云香案；层霄仰宗敬，来朝群帝珠旒。”此题合作此缥缈之语，所谓言各有当矣。

出海观音龛联

接待寺毗卢阁上出海观音神龛，魏滋伯联云：“香象奉金仙，杰阁凌云，日丽中天通上界；烟霄骞铁凤，华钟度水，风回大海引慈航。”

厉樊榭神龛联

西溪交芦庵内有厉樊榭先生鹗神龛，联云：“香火因缘，弥勒同龛如是住；溪山幽胜，吟魂此地盍归来。”情文相生，亦此题合作也。

苏公祠联

西湖苏公祠横翠阁中有一联云：“图画香山，风流玉局；荷花世界，杨柳楼台。”阁在白、苏二公祠之间，前对柳堤，俯瞰荷花，此联情景甚为稳切。

林处士祠联

西湖孤山林处士祠，林少穆督部于杭嘉湖道任内曾经修葺。迄今二十余年，又当重修矣。督部有题词一联云：“我忆家风负梅鹤；天教居士领湖山。”可称雅切。督部又曾于放鹤亭前补种梅花百十本，手题楹柱云：“世无遗草真能隐；山有名花转不孤。”

徐中山王楼联

金陵莫愁湖上有胜棋楼，相传明太祖与徐中山王赌棋于此楼，以湖输与徐氏，听其收租。楼中悬中山王画像一轴，楹有联云：“先世著勋猷，忆当年龙虎风云，楸枰一局；熙朝隆享祀，忻此日蘋蘩涧沼，汤沐千秋。”

潘功甫三联跋

余与潘功甫舍人曾沂别逾十年矣，今夏在东瓯郡斋忽接其手函，如同晤对，喜不自胜。并承封寄楹联三副，索余题跋。不远千里之遥，而汲汲为此迂缓之事，自非相契有素，斯焉取斯耶？三联者，一为苏州沧浪亭放生碑而作，余宣有辞；一系西溪护生庵联，一系石梁雨来亭联，则皆余所未经之地。余为挥汗一一应之。此翰墨良缘，亦楹联佳话也。沧浪亭放生碑联云：“大德曰生；仁心为质。”字极壮伟。下截款云：“长乐梁茝林方伯重修沧浪亭之次年，戊子孟夏廿又七日，吴门诸君子有放生之举，大会于斯亭。适余过吴，偶访潘功甫舍人，因悉其事。舍人出楹帖，书此二语为纪云。德清蔡之定并识。”余加跋云：“道光戊子孟夏，潘功甫舍人大会吴中诸君子于沧浪亭，属余为放生会碑，顾南雅书之，刻石藏于兹亭。今岁戊申，舍人复摹刻此联，悬之柱间，为放生之券。，因记始末于旁。前抚吴使者长乐梁章钜识。”西溪护生庵联云：“须知天地常生育；总要人家善护持。”八分书，款“阮元”，无年月。余加跋云：“西溪护生庵为慕鹤鸣先生令钱塘时所建。道光戊戌，潘功甫舍人重葺。同陈硕甫、赵雪门、项梅侣、邵鱼竹诸君复千金池，放生于此。梅侣为之记。兹功甫复以仪征太傅师护生庵柱联属为旁跋，因纪始末于后。时戊申长夏，长乐梁章钜识。”石梁雨来亭联云：“甘雨时零，亭成志喜；嘉禾善养，岁庆占丰。”大楷书，款云：“道光戊申仲春芝轩潘世恩。”余加跋云：“道光戊戌，石梁昙华亭被毁。适潘功甫舍人过此，始议集资兴修。有纪事一绝句云：‘平章事业江河大，有漏涓涓自不知。七十二蓬参遍了，昙华亭上雨来时。’盖此亭创于南宋贾似道，僧因请易名曰‘雨来亭’。天台山田多旱，名此以志喜也。尊公太傅为书寄雨来亭柱联，余因记始末于旁。时戊申长夏，长乐梁章钜识。”按：蔡生甫学士书放生碑联时，在道光戊子之夏，时年已近八十。潘芝轩太傅书雨来亭联，即今年仲春所作，则年正八十。阮太傅分书护生庵联，虽未署年月，以字势度之，亦必在八十前后。三公皆以高年老笔撑拄寰中，洵与胜区并传不朽，而功甫所以必索余跋者，殆以余亦年逾七十以外，尚能握管，肩随诸老之后，是可合为希世美谈也。因并记之。

福州贡院柱联

道光初，福州新修贡院，各联多出少穆督部之手。有四联已入《续话》，兹更记得一联云：“攀桂天高，忆八百孤寒，到此莫忘修士苦；煎茶地胜，看五千文字，个中谁是谪仙才。”此联尤为杰作。

四川全省试院柱联

钱塘蔡麟洲太守振武督学四川时，曾手撰全省试院楹帖，付梓成书。其小序云：“蜀中试院，历任皆有楹帖。然率就省署一联分布各棚，无专指其地者。惟前学使周石芳前辈于重庆，俞苕琴前辈于叙州，有专联。酉阳试院落成，吾师吴梅梁少空亦撰十联。而全省未备，殊缺憾也。使者不揣固陋，于各棚校士之暇，采取志乘大略，参以管窥，缀成此编。非敢与前人争能，亦以见此邦山川人物各有所长，俾生斯地者闻风兴起也。駪征倥偬，琢句未工。弇鄙之讥，知所不免。汇而存之，冀留他年鸿爪云尔。道光丙午仲秋，督学使者浙西蔡振武记。”成都府云：“江汉钟灵，二千年天府廓名都，看大雅扶轮，渊云嗣响；峨岷擢秀，廿四属人文循正轨，沼诸生鼓箧，邹鲁同风。”重庆府云：“诵左思蜀都赋，江汉炳灵，文物媲西京，郡合有茂才异等；读王勃益州碑，賨渝变俗，儒风被东鲁，客休歌下里巴人。”保宁府云：“秦栈连云，看砥路同遵，剑阁尘清，不用青天歌蜀道；巴山话雨，喜故人出守，玉堂墨妙，乞将粉本绘嘉陵。”时同年徐新斋太史出守巴西，提调试事，欣而题此顺庆府云：“史笔晋称良，何事阳秋尊魏统；儒林宋有传，欲将剽锐化賨人。”叙州府云：“到此间三水通流，激浊扬清，试向岷江分上下；念当日诸戎即叙，咏仁蹈德，至今僰道被文章。”夔州府云：“倒峡泻词源，孰障东川，惟有韩文凌八代；乘槎来使节，每依南斗，莫吟杜句怅三秋。”龙安府云：“居廉让之间，莫教风俗移人，盛名难副；综岁科而试，敢曰权衡在我，僻地无才。”宁远府云：“声教讫南天，滇海通波，玉斧画河嗤往代；文章溯西汉，邛都按部，锦衣渝蜀艳当年。”雅州府云：“名迹问邛崃，为孝为忠，与尔辈沉吟出处；边谣采黎雅，恒风恒雨，愿斯文感召和甘。”嘉定府云：“万壑秋云，看挹翠浮蓝，露冕风前迎九顶；一江春水，愿纡青拖紫，霓裳天际会群仙，”潼川府云：“移孝即为忠，在昔扬言嘉学士；读书先识字，莫将干禄笑平原。”绥定府云：“州升为府，增二邑于邻，旧治号通川，多士顾名，严辨夫闻也达也；岁兼以科，阅三旬而毕，新知培艺圃，诸生勤业，慎戒乎暴之寒之。”眉州云：“千载诗书域，坐修竹林中，尽饶佳土；四贤桑梓地，问斜川集后，谁嗣高文。”邓州云：“地接蓉城，前哲仰遗型，有讲学名臣，尚留书院；帖传竹杖，此邦挺高节，笑寻源使者，不贡人才。”泸州云：“雁塔表鸿题，千佛蝉联，试数泾南文盛；马山欣骥附，一时骖靳，行看冀北空群。”叙永厅属附试于此忠州云：“桃李种新阴，佳士如林，异日期为华国选；梓桑怀谠节，前贤在望，诸生莫负大州名。”唐陆宣公，吾乡嘉兴人，以疏论裴延龄贬忠州别驾酉阳州云：“绝磴蹑天梯，鸟道穷幽，惜此地未来灵运驾；名山留洞府，龙威探秘，问诸生谁是茂先缘。”按：四川全省二十四属，除松潘、理番两厅，资、绵、茂三州附成都考棚，叙永厅附泸州考棚，石砫厅附忠州考棚外，实按试者共十七棚。每棚皆系新撰楹帖，典切工雅，足以轶后空前。时余方辑《楹联三话》，与太守相晤于杭州，承以此册惠读。因思各直省拥绛帷持玉尺者不乏其人，使皆有好事之人，生花之笔，岂不蔚成巨观，大为此编生色乎！跂余望之。

无锡县署楹联

《锡金识小录》云：“武公承谟始赴无锡任，于受篆前一日悬联，四乡人皆聚观。其照壁联云：‘罔违道，罔咈民，真正公平，心斯无怍；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头门联云：‘视民如伤，锡邑苍生皆我子；修己以敬，东林前辈是吾师。’仪门联云：‘工堪比官，斧斤利刃，随手携来，因材而用；医可喻政，硝磺猛剂，有时投下，看病何如！’大堂联云：‘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时先声所夺，平日绅衿之出入县庭者皆悚息危惧，有避至他省者。又，张公灿在任时，有一联云：‘阳奉阴违，天有难遮之眼；民穷财尽，地无可剥之皮。’语虽粗而特为警确。又，王公乔林任金匮时，尝有一联，忘其两起句，其下句云：‘半点模糊，已耗民财于暗地；一毫偏陂，即推赤子入危途。’尤临民者所不可不知。”

庐州郡署楹联

仁和孙笠帆豫元官庐州太守，自制大堂一联云：“法堂下无非士，无非农，无非商贾，敢任性纵情，漫道我惟行我法；庐州境也有山，也有水，也有田园，试探风问俗，斯来吾亦爱吾庐。”颇为时所称。

温处道署楹联

温州分巡道署东偏有园，康熙间三韩高公其佩所筑。高公本号且园，故即以为园名。乾隆间，三韩徐公绵扩而充之，分为十景。曰冠绿轩，曰衔远山亭，曰筠廊，曰藤花径，曰亦舫，曰养竹山房，曰小春草池，曰莲勺，曰梅花书屋，曰松化石斋。今惟冠绿轩扁尚存。嘉庆间，歙县朱沧湄先生继任此间，撰联云：“妙作画图看，五色目迷高铁岭；恩叨江海住，三年心醉白香山。”则联已无存。惟冠绿轩中尚悬一长联云：“与古相于，缅当年谢草王池，共仰风流独步；从吾所好，占此地荷亭竹榭，还期心迹双清。”则南丰刘方伯烒所题也。

温州郡署楹联

温州府署本宋高宗驻跸之区，规制崇宏，为两浙十一府署之冠。惟自外堂以至内廨，无一佳联留题者，岂以前官斯土者皆不屑为此耶？考昔贤守此郡者，以王右军、谢康乐为最著，故县中有王谢祠之建。惟此间山海要区，今昔情形顿异，有未可以王、谢之卧理概之者。余以就养来此，令恭儿隐据此意为之。越日，恭儿即拟句呈云：“要地寄一麾，须常念海山深阻；旧堂共千载，敢但希王谢风流。”虽亦系常语，而尚质实不浮。因即令其揭诸堂楹，以谂观者。

宁波郡署楹联

宁波府郡署规模宏壮，与苏州郡署相仿，真海疆名郡也。署中楹联云：“念厥职匪轻，休戚与六邑相关，曰慎曰清曰勤敏；求斯心可问，是非惟群言是度，不宽不猛不因循。”又一联云：“名郡冠东南，山连奉象，海环镇定，江抱鄞慈，赫赫岩疆雄浙水；循声稽史册，唐有黄羊，宋称吴赵，明绍张蔡，巍巍芳躅想前贤。”

河东道署楹联

山东河东道专理盐政，道署面中条山薰风洞，每岁南风至则池盐旺产。署大门有一联云：“薰弦一曲留天地；山色中条阅古今。”可称雅切。

熊氏堂联

吾师熊谦山尚书公本南昌旧族，自其祖始迁铅山。祖卒时遗五孤皆幼，而家极贫，有讽其祖妣章氏改适者。章誓之曰：“吾非不能洁身以殉，顾念五子如椒，岂无一辣者。惟当茕茕抚孤耳。”其族众遂以“五椒”名其堂。至公以进士出身，官至大司寇。公之子或由谏垣典郡，或由词垣开藩，至今门材鼎盛。公尝承召对，询家世，以务农答。上称为“耕读人家”。祖茔在河口镇之衢，有九山环拱如狮形，堪舆家以为吉壤。所居在鹅湖山，严问樵为撰堂联云：“狮岭播椒馨，节生孝，孝生忠，岂独簪缨夸世胄；鹅湖炊稻熟，子承父，父承祖，但凭耕读作人家。”熊竹村指挥常铣，谦山师之孙也，侨寓邗江，善治房屋。问樵亦为撰堂联云：“辞家只为稻粱谋，忆老屋湖边，拚读敢忘祖德；作客剧饶诗酒兴，过平山堂下，典型如见乡贤。”

勤教堂联

张仲甫曰：“先仓侍公遗命以孤城老屋勤教堂改为支祠，手撰楹联云：‘士勤于读，农勤于耕，工勤于艺，商贾勤于执业，一事可资生，族少游闲，便是兴隆气象；祖教其孙，父教其儿，兄教其弟，伯叔教其犹子，百年思式谷，堂瞻名义，勉为孝友人家。”按：此联亦本前人，而以“勤、教”二字强对，工力悉敌，似较通用旧句为佳。

相府新旧门联

云台师旧宅在旧城之公道巷，自回禄后，始迁居新城南河下康山草堂之右。余于数年前初到扬州，即谒师于旧宅。巷口有石碑楼，大书“福寿庭”三字。大门口贴八字大联云：“三朝阁老；一代伟人。”时观者多以为疑，谓师之枚卜在道光年间，何以有三朝阁老之称？不知师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已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则阁老之称由来已久。或又疑“一代伟人”四字颇嫌自夸，余初亦无以应之。后读《雷塘庵主弟子记》，乃知师于嘉庆五年在浙江巡抚任内奏陈筹海捕盗等因，曾奉有“显亲扬名，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之谕。此是敬录天语，并非自夸也。后吾师亦微闻人言，遂于新宅大门改书云：“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则更不招拟议矣。按：王兰泉先生《湖海诗传》中吾师诗下小传，有“年华正盛，嚮用方殷。加之以开物成务之功，进之以诚意正心之学，洵一代伟人”云云，似亦敬本褒嘉之语。而吾师究以为涉于自炫，故改书之。老臣谦抑之盛心，可以风矣。

节孝总坊联

陶文毅公抚吴时，创为节孝总坊之事，余与贺耦庚方伯极力襄成之。大江南北，数百十年来，殆无不阐发之幽光矣。扬州节孝祠前总坊有阮芸台师撰联云：“稽扬州千百人，合成节孝崇坊，质圣贤以彰风化；逢大清亿万载，恩许春秋典祀，感天地而动鬼神。”庄重不佻，与题相称。时桂丹盟太守超万亦有联云：“共话慰穷愁，耐过冰霜逢雨露；相观励名节，免教巾帼笑须眉。”亦情文深至语也。

水仓门联

扬州城内街巷多设水仓，以备郁攸之惊。他处所宜仿行者也。孙春洲为作门联云：“事有备而无患；门虽设而常关。”罗茗香云：此联原本，出句系“井用汲以受福”，后始改“事有备以无患”，余又改为“事前定则不给”。近又别拟一联云：“玉瓒何烦裨灶禳；金莲永免祝融灾。”

红船门联

今大江来往之船，以芸台师巡抚江西时所制红船为最稳且最速。嘉庆十八九年间，始创为于滕王阁下。后各处皆仿造，人以为利。今湖北、安徽以迄大江南北，吾师所制之船随在而有。船中小扁多师所手题，有“沧江船”、“木兰身”、“曲江舫”、“宗舫”诸号。数十年来，利济行人，快如奔马，开物成务之功伟矣。吾师尝为余述：在江右时，偶以事遣家丁回扬州。恰值风水顺利，朝发南昌，暮抵瓜州。若非红船，断不能如此快速也。因制一联，悬于舟中云：“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

焦山陈恪勤联

焦山水晶庵中有长沙陈恪勤公手书一联，云：“山月不随江水去；天风时送海涛来。”跋云：“此山中旧联，不知为何人所作，今久无存。山僧数为吟诵，余甚爱之，以属对不甚工，或亦传述之讹，因以‘江月’易作‘山月’，‘流水’易为‘江水’”云云。而自然庵中林少穆尚书亦书此联，作“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跋云：“此朱文公句，陈恪勤不审所出，易‘江月’为‘山月’，‘流水’为‘江水’，又误以‘直’作‘时’。今重书以正之。”按：陈恪勤固以意轻改旧句，而少穆亦偶未审也。此宋赵忠定公汝愚同林择之、姚宏甫游吾乡鼓山诗句，朱子喜之，为“天风海涛”四字，大书磨崖于屴崱峰顶后。后人又建天风海涛亭，今亭久圮，而摩崖字犹存。此句亦长在人口，不知者遂误以为朱子诗。今赵诗载《鼓山志》，厉樊榭《宋诗纪事》亦录之。此联以题鼓山固佳，今若移题焦山，则情景尤真切，故乐为辨之。记得水晶庵壁又有“入室果同水晶域；开门正对石公山”一联，殊工雅，忘却何人所题。石公山即象山，正与焦山相对也。又记得乙末夏余游焦山时，借庵诗僧犹健在。前一年是其八十诞辰，借庵索余补赠联句。时从游者已停桡相待，乃手挥十四字与之，云：“山中鹤寿不知纪；世上诗声早似雷。”句虽未工而意颇切。借庵称谢不绝口，而余则久忘之。今此联尚悬海西庵壁，阅之如同隔世矣。

望湖楼联

望湖楼，以坡公一诗著名，即论景亦擅一湖之胜。余屡欲题一楹联而不能成句。魏滋伯广文一联甚佳，恐同人皆当阁笔也。句云：“三十里湖镜峰屏，擪笛可无人坐月；廿八字雨珠云墨，凭阑依旧水如天。”滋伯又有藏经阁一联云：“芬诵旃檀，深入华严文字海；函尊榆欓，兼赅菩萨圣贤心。”亦工丽可喜。

第一楼联

陈琴斋广文偕徐铁孙司马过孤山第一楼旁酒肆，见洪稚存先生题篆联云：“第一楼边浮大白；初三月上荡空青。”一老妪曰：“此三十年前酒客留题。”司马即购得之，今钩摹悬第一楼中。又第二楼中有钱小谢廷炤题联云：“即景亲风月；随时笃诗书。”盖集《尹宙碑》字也。

横翠阁联

张仲甫曰：“孤山苏公祠门侧近岁起一阁，适当吴山横处。汪少海大令取苏诗内‘横翠’二字额之。又集句为联云：‘今日重来问鸥鹭；故乡无此好湖山。’对句系苏诗，人所熟知；出句则何岩叟《潜斋集》中句也。”

理安寺联

余来往西湖逾五十年，熟闻理安之胜，而游踪迄未能到。今年中秋，始与赵蓉舫学使、固莲溪将军为看桂花同涉理安之顶。逾旬余日，又挈恭儿、英儿、蕙妇、俦孙再往游。前数十年所欲一到而不能者，今兼旬而再至其地，不可谓非胜缘。曾赋诗纪之，末联云：“果否真灵关位业，清凉亭畔一盱衡。”自注云：“相传觉罗桂文敏公、歙县曹文正公皆由理安寺僧度世，实未详其事也。第二游始登松颠阁，读桂杏农观察一联并跋语，方悉其原由。联云：‘薄宦寄明湖，有梦难寻荆树影；前因迷法雨，招魂空叩木犀禅。’跋云：‘甲戊春，先宫保文敏公鞫狱粤西，道卒于武昌行馆。太傅曹俪笙师忽梦兄曰：我与公皆理安寺僧，今当归矣。愕然而觉。越日，楚督奏函适至，遂以上闻。辛卯，余分巡浙西，携真庵弟同诣理安。修篁叠嶂，梦又成空。爰楹志鸰原之感。觉罗桂菖识并书。’”按：曹文正师骑箕之前数日，相传亦有梦征。则“真灵位业”殆非虚妄。惜无好事者合塑二像于阁中以张其事，使无观察此联，则何人更能理其说乎。

见山阁联

张仲甫舍人杭州老屋书斋额曰“彝寿东轩”，岁久倾圮。近重加葺治，增一楼。楼旁更增一小阁，面西，得见南北两高峰及北山一抹，楼墙罅处并见保俶塔，题曰“见山阁”。魏滋伯赠一联，乃汪孟文女史玢所书十字，曰：“一塔远出树；众山青到门。”汪为陈扶雅孝廉善佳偶，大小行楷皆工，中年遽殒。此联乃滋伯收藏旧迹，恰合此阁之景。滋伯又自书集句一联云：“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仲甫皆甚珍之。

辛峰一角楼联

《履园丛话》云：“长白斌侍郎良为前两江总督玉公德第八子，曾官苏松粮道，驻扎常熟。署后即虞山也。有小楼可以望远，题曰‘辛峰一角楼’。与吴中诸名士读画论诗，殆无虚日。自题一联云：‘群彦集东南，有温李诗才，荃熙绘事；高楼占西北，对石梅香月，辛岭晴云。’”

小砾山庄联

《随园诗话》云：“陈豹章有别业在庐江，曰‘小砾山庄’，依山结屋，吟啸其中。自题联云：‘王伯舆终当为情死；孟东野始以其诗鸣。’”

江心寺楼联

江心寺楼上楹帖甚多，余同年李芝龄尚书一联最为时所传诵。句云：“青山横郭，白水绕城，孤屿大江双塔院；初日芙蓉，晚风杨柳，一楼千古两诗人。”此外朱沧湄观察亦有句云：“长与流芳，一片当年干净土；宛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台。”亦颇超脱。又楼外小柱上有沈茂才步云集唐人一联云：“潮平两岸阔；江上数峰青。”亦尚自然。此则闻之孙雨人学博，余两度登楼，实皆未见此联也。按：芝龄尚书“初日晚风”八字，是合谢康乐、孟襄阳言之。二公皆与孤屿有关，可称巧合。而徐铁孙权守荣一联云：“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则直书孟襄阳之句，且跋云：“以实孟楼之名。”是为小岘先生扬其波，殊可不必矣。余前游有诗而无联，近始补制一联云：“风景不殊，四十余年旧鸿雪；江山如许，二千里外小金焦。”

尺五庄柱联

京师城南之尺五庄，风景颇似南中。地主为恒心农太守，亦颇风雅。兴化郑子研有联赠之云：“何处无明月清风，半郭半村裴绿野；此地有茂林修竹，宜诗宜画谢青山。”主人得之甚喜。

锦屏山亭联

郑子研曾任河南令，于锦屏山建亭，题柱一联云：“树栽棠作舍；山制锦为屏。”盖宜阳本召伯甘棠旧治，此虽仅十字，而自然工切，即可不磨。

黄鹤楼楹联

余前录黄鹤楼楹帖，独遗却吾师翁覃溪先生一联。近读吾师年谱，急补录之。吾师于乾隆壬子科充湖北乡试正考官，有《黄鹤楼图记》云：“榜发后，重九日开宴于黄鹤楼。楼前设屏，插菊花数千万枝以侑酒。酒罢，题一联于楼柱曰：‘千古题诗到崔李；本朝制义在熊刘。’”余官湖北时，尝三度登黄鹤楼，而皆未见此联。岂当时并未镂板，而墨迹遽为人所匿耶？使不读吾师年谱，竟无人知有此联矣。名流手迹，其湮没如此者盖不鲜哉。

琵琶亭联

董云岩题琵琶亭联云：“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风半入云。”张仲甫为余述之。自然可喜如此。

江心寺门联

孙雨人学博《永嘉闻见录》云：“江心寺外门旧有联云：‘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旁题宋状元梅溪王十朋书题。余谓此等似巧实拙，断非梅溪手笔。即如联意，亦止须‘云朝朝朝散；潮长长长消。’何烦重叠至八字耶？并引蔡葵圃之言曰：‘题曰宋状元，本人断无此款式。其为好事者假托无疑。’”忆四十三年前到寺，亦曾目击此联，以其费解，笑置之。旋里后，乃知乌龙江之东山上罗星塔，旧有七字联，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过客皆不知所谓。相传康熙中有一道人到此，读而喜之，众请其说。道个笑曰：“此山为海潮来往之区。此联出语，第一、第二朝字上平声；第三朝字下平声，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下平声，第五朝字上平声，第六潮字下平声，凡此平声者，皆应作潮字读。对语第一、第二长字平声，第三长字上声，第四长字平声，第五长字上声，第六长字又是上声。如此读之，自不烦言而解。不过此言潮汐长消而已。”言讫，道人遂不见。或以为纯阳现身也。按：此塔联与寺联字句互异，其为仙笔与否不可知，而塔联似较简明有意趣，故余曾录入《楹联续话》中。学博言：“道光壬辰，飓风大作，此联已吹在江中，不知飘流何处。”而余今冬重游，则寺门仍有此联，却非旧款，后题章安蔡朝珂重录，因复记之。

熙春山联

吾乡邵武熙春山为下邑胜地。邑人龚正谦题联颇可喜，远近称之，而山名益著。联云：“放开眼界看，朝日才上，夜月正圆，山雨欲来，溪云初起；洗净耳根听，林鸟争鸣，寺钟响答，渔歌远唱，牛笛横吹。”

但云湖都转联句

张仲甫曰：“维扬城内保赤堂，收育婴孩，养而兼教，法良意美。髫幼概令识字读书，稍长，量其资禀，能读书则读书，不能则即改业，就其质性材器，所愿学能学者，分别各执一艺。故堂中有课蒙者，有授经者，有教诗文者，有教算法者，有教纺织者，有教九流杂技者。各师与徒分坐分等，书声、机声、算子等声错杂相应。但云湖都转题联云：‘随地遘艰危，藐是诸孤，更何望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回天敷惠泽，谁非人子，敢或忘饮之食之，教之诲之。’”仲甫并言：“数年前，小住邗城数日，偶过门外，匆匆入堂一观。仅记此联，惜未暇考其章程，并未知何年何人所建立也。”

丙塘居士辑载数联

《东望望阁随笔》，题丙塘居士辑，不著姓名。云：“四月初八，乃南宋谢太后寿崇节。初九日，乃度宗乾会节。贾似道命黄蜕作笺云：‘圣母神子，万寿无疆，复万寿无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又题佛寺山门内金刚对联云：‘莫怪和尚们这般大样；请看护法者岂是小人。’又题养济院云：‘看诸君脑满肠肥，此日共餐常住饮；想一样钟鸣鼎食，生前都是宰官身。’可当晨钟一击。”又云：“乾隆五十五年，纯庙八旬万寿。窦少宰东皋先生进楹帖一联，最合圣意。句云：‘天数五，地数五，五十五年，五世一堂，共仰一人有庆；春八十，秋八十，八旬八月，八方万国，咸呼万寿无疆。”按：予《丛话》卷二所载彭文勤之联与此大同小异，而此所载似更简老，所述撰人亦不同，可重录也。

金沙港联

金沙港延青水榭富海帆中丞一联云：“新水涨三篙，绕槛波光平似镜；好山环四面，开窗岚翠拱如屏。”又张柳泉太守允垂联云：“镜面湖光，苏堤一线横窗碧；云端梵唱，竺岭千盘压阁青。”两联皆雅饬可采。

卷下

贺云台师加衔联

云台师以今年丙午乡试重宴鹿鸣。大吏奏入，得优旨，晋加太傅衔，并有“三赴鹿鸣”之望，荣宠极矣。按：吾师本以太子太保原衔越加七级而至太傅，如斯旷典，前此所未闻也。谨考本朝满汉大臣，生前以太傅加衔者，如金文通之俊、洪文襄承畴、范文肃文程、鄂文端尔泰、曹文正振镛、长文襄龄，不过六人。余如马文穆齐、佟端纯国维、佟忠勇国纲、奉文勤宽、谢清义陞、杨敏壮捷、顾文端八代、王文恭顼龄、张文端英、朱文端轼、钱文端陈群、蔡文恭新、董文恭诰，皆由身后赠太傅衔。其由太子太保越赠太傅者，则惟刘文正统勋一人。若吾师之躬逢其盛，真稽古之殊荣，科名之旷遇。宜邗江士大夫欢欣鼓舞，啧啧以为美谈矣。余客居无以为贺，献一联云：“异数超七阶，帝眷东山谢太傅；嘉宾伫三肄，天留南国鲁灵光。”但求切不求工也。是年江南副考官黄征三通副赞汤为吾师门下士，由金陵闱中寄联相贺云：“鸾诏亲褒，历相三朝贤太傅；鹿鸣重宴，同年一榜小门生。”亦工不足而切有余也。又山西平定州张石洲穆以集杜句贺云台师重宴鹿鸣加大傅衔楹帖云：“从来谢太傅；只似鲁诸生。”师甚赏其巧切，而外人多不以为工。按：杜诗《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沲江画图》诗末联云：“从来谢太傅，邱壑道难忘。”又《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诗中一联云：“耻为齐说客，只似鲁诸生。”不稽其出典，不知其浑成也。

鄂文端赠法渊若联

联云：“除却诗书何所癖；独于山水不能廉。”可想法公之为人矣。

孙观察赠孙颐谷侍御联

孙渊如先生曰：“汉以来传儒林者以通经诂守家法，至晋稍衰焉。有王肃起而乱之，至改易制度。故肃者，经学之罪人也。后世祀之黉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尝作《六天辨》、《五庙二祧辨》，又拟集焉昭叔然难王申郑之说为一编，而未竟。得见颐谷先生《家语疏证》，为之心折。因为题柱云：‘申郑难王，叔然所学；先群后纪，北海之交。’星衍为先生年家子也。”按：今永嘉学博孙雨人同元为颐谷侍御哲嗣，余至永嘉，访学博于学署。先生以墨迹篆联，尚悬壁间云。

阮云台师赠汪中翰联

杭州汪小米中翰远孙嗜古能文，云台师赠以联云：“异书远购吾妻镜；好古常携己子彝。”《吾妻镜》者，东洋人所撰书名也。

姚中丞赠范今雨联

姚亮甫中丞赠范今雨澍联云：“不少雄谋吞海若；只凭余事作诗人。”自注云：“道光庚子秋，今雨五兄来武林话旧，出箧中诸作见示，并索余撰楹帖相赠。时滨海有警，相与论议数四，故及之。”范盖负经世才者，故中丞最器重之。

吴茂才赠赵云松

袁简斋曰：“‘生面果能开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此余赠赵云松诗也。‘作宦不曾逾十载，友身早自定千秋。’此云松见赠诗也。近至扬州书院，见壁上有秀才吴楷集余第一句，配赵之第二句，作对联赠掌教云松，天然雅切。”

林少穆督部赠联

三儿恭辰六上公车，依然故我。近缘福州旧宅不能安居，奉余出游，并奉捐输令，因作郡大夫。指省浙江，以便迎养，非得已也。时少穆尚书由陕西驰书相贺，中有“哲嗣以二千石洊登通显，台端以八十翁就养湖山”云云。余谢不敢当，而心艳其语，嘱少穆就此演成长联，将悬挂于武林寓斋，以为光宠。甫逾月，少穆果手制二十八字长联见寄，并缀以长跋。词翰双美，感愧交并。时方集录《楹联三话》，得此又增一美谈，不禁眉飞色舞也。句云：“曾从二千石起家，衣钵新传贤子弟；难得八十翁就养，湖山旧识老诗人。”跋云：“茝林中丞老前辈大人，自出守至开府，常往来吴越间。今率嗣敬叔太守又以一麾莅浙，迎养公于西泠。公游兴仍豪，吟情更健。此行真与湖山重缔夙缘矣。昨书来索楹帖，以则徐前书有‘二千石、八十翁’对语，嘱广其意为长联，并欲识其缘起。公昔历封圻，距守郡时才一纪耳。今悬车数载后，复以儿郎作郡，就养于六桥、三竺间，此福几生修得！若他日再见封圻之厉承，此衣钵之传，岂不更为盛事。敬叔勉乎哉！道光丁未人日，同里馆侍生林则徐识于青门节署，时年六十有三。”少穆由西域赐还后，先权陕甘总制，旋抚关中。绥辑番民，筦理捐务，公私具举，欢颂载途。而不知其三年塞上，开垦屯田，厥功尤伟。以逐臣而犹为民为国，岂复是寻常报称之情！近虽因病陈情，行将感激复出。且闻已饬哲嗣镜帆编修还朝供职，其为心存君国，实远迩所同钦。适承公以长联寄赠，余不揣固陋，亦勉成数语报之。虽不足以揄扬盛美，而“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亦聊纪一时翰墨缘也。句云：“麟阁待劳臣，最难西域生还，万顷开荒成伟绩；凤池诏令子，喜听东山复起，一门济美报清时。”按：此联书就，缄寄关中。适公已擢移滇黔总制，未知得达与否。而公所惠寄之联，则早已装治完美，悬诸杭州三桥址新宅中。众目快瞻，且脍炙人口矣。少穆督部本工为赠答之语，得者往往矜为家宝。盖于称扬中更能雅切其人，非泛泛作谀词者也。如吴中赠石琢堂前辈云：“陶熔梓里三千士；领袖蓬山二十科。”时石掌教苏州之紫阳书院，已十余年也。关中赠杨崈峰中丞名颺云：“点苍南去钟英地；太白西来建节天。”杨以滇人开府陕西也。恩县赠陶访云同年熔云：“河清想见官如水；宦久真知县是恩。”赠巡捕官吴青士廷榕云：“久许匡刘成国器；肯将屈宋例衙官。”赠张云巢盐使云：“清门甲第传儿辈；旧部湖山属寓公。”时卜宅武林，适得次君馆选之喜也。送叶小庚申芗之官云南富民县云：“人自玉堂来，吏亦称仙宜不俗；神从金马见，民能使富莫忧贫。”赠王楷堂比部廷绍云：“南士渊源承北学；秋曹门馆坐春风。”比部屡与分校，所得多南省佳士，一时无与为匹者。

杨时斋制府寿联

郑子研有贺杨时斋制府遇春寿联云：“紫气满关中，合李聃同期而至；青城临蜀道，先王旦一日以生。”

松湘圃相国寿联

姚亮甫中丞视松湘圃相国筠寿联云：“仕宦阅六十年，骎骎未已；驰驱逾十万里，蹇蹇匪躬。”上联固是雅切，下联尤非公不足以当之。又有手赠一联云：“三德知仁勇；一官清慎勤。”以之颂公，亦无愧色也。

张仲虞郡丞寿联

湖州张仲虞通守学韶，少奉其尊甫前河帅莲舫公戍边；嗣奉公命，回籍省母；又奉母命，出关侍父。未几，公终于戍所，复扶榇入关。计奔走十年余，所历不下十万里。中外皆以“孝子”称之。绘有《凌山策骑》、《龙沙罔极》两画卷，自为之记。复广征名流，题咏殆遍。近来筮仕南河，时同怀兄雨琴大令学襄亦官仪征，母太夫人年已七十余，犹健胜，每往来就养，同人以为美谈。值仲虞四十初度，严问樵撰联美之云：“历沙碛，两度凌山，有志竟成，父子各完忠孝节；奉板舆，一条淮水，曰强而仕，弟兄同现宰官身。”

云台师寿联

英夷之不犯扬州，京师士大夫以云台阁老之居邗江，比汉郑康成之居高密，而以英夷比黄巾之保郑公乡也。逾年，值八十寿辰，恭蒙赐寿。彭春农学士以楹联寄贺云：“新恩又见临裴野；近事争传保郑乡。”即指此事。

但都转寿联

英夷初犯京江，扬郡人家已纷纷逃窜。赖但云湖都转竭力防堵，加意抚循，不一月即各安其居。扬人甚德之。值都转九月诞辰，各制楹帖，以致其颂祷之忱。然语或过当，甚有以郭汾阳、李西平为比者，则拟不于伦矣。惟云台师撰七字联云：“菊花潭里人同寿；扬子江头海不波。”落落大方，恰如身分，不能不推为大手笔也。

刘恭人寿联

云台师有老妾刘恭人，即嫡配江夫人之媵也。师两次断弦，得其内助力为多。生子祐，登道光癸卯乡荐，现官刑部山西司郎中。刘得四品恭人封典。女适吴刺史公谨，嵩圃阁老子妇也。今岁七十寿辰，师许同人为之制锦称觞。余亦制一联往祝云：“鹿宴沐恩浓，正及臣门膺旷典；翟衣襄政久，更看子舍策清名。”翼日，师亲来谢步，并曰：“此番同人所赠联轴颇多，惟阁下及右原所赠句最佳。”右原句云：“温温恭人，母以子贵；潭潭相府，日引春长。”先是右原以酒簇献，吾师以手简谢云：“此席恰为暖寿而来。暖者，温也。所谓‘温温恭人’是矣。”右原即因此制成联句，庄重浑成，真可入余联话也。

云台师赠联

余因觐入京，旋即拜巡抚广西之命。云台师以分书十四字赐之云：“江乡仁惠传荒政；岭表恩威播外夷。”余曰：“粤西接壤交趾，抚御为难。余方不知所措，吾师何以预奖之如此。抑以颂为规，正所以进之欤！”师曰：“以吾子当此任，我必其胜任愉快也。而上联则实我由中之言，亦众口如一者也。”

姚亮甫中丞所撰挽联

姚亮甫先生好作楹联，尤工为挽对，能曲折尽意，各肖其为人。余前录其挽张兰渚师一联，载入《续话》中，而张仲甫家中实未奉到，后阅余《续话》始知之。今年小住武林，与仲甫晤谈及此，仲甫始从其后人索得一稿，皆亮翁所手录，前联即在其中。而前所寄联，尚不知浮沉于何人之手。然则余之编辑此书，亦不为无裨于人也。亮翁在枢直最久，与程春庐为至交。春庐由奉天少京兆请假归，没于京师旅邸。亮翁为之经理其丧，甚周至。挽联云：“感旧琴亡，一恸空余呼子敬；酬知剑在，九原何处觅徐公。”语虽平近，而情极有余。满洲景勤圃中丞敏，亦枢直老辈，与亮翁最称莫逆，终于黔中抚任。亮翁寄挽之云：“二十年禁苑联镳，感交合苔芩，长怀古处；七千里岩疆秉节，叹身骑箕尾，未竟嘉猷。”鲍双五先生桂星与亮翁同年至好，其卒也，亮翁挽联云：“云路仰鸿仪，不少丹忱悬日月；烟霄惊鹤化，空留奇气郁诗篇。”此恰肖先生之为人，足以传先生矣。钱裴山中丞之卒，其太夫人尚在堂。亮翁挽联云：“誉望始簪毫，历廿年金马蜚声，果见鸿猷倾海内；恩勤归画荻，痛一夕慈乌失哺，长留遗恨彻泉台。”挽蒋砺堂节相云：“黄阁仰殊勋，使相声名倾远近；青云叨夙契，故交情谊黯平生。”稿本中自注云：“语有微词，盖惜其末路之颠踬也。”挽潘小坡郡丞云；“伟绩盛河渠，报国真资舟楫任；贻谋焕堂构，承家都具栋梁才。”郡丞从公淮浦最久。历年河员之后人，鲜登科甲者。今长公红瑹方伯、次公梧亭观察皆由进士出身，河上人艳称之。挽汪竺君枢部鸣爵云：“温室盛才名，五夜星辰辉彩笔；玉楼惊早世，一江风雪惨铭旌。”挽钱次轩观察栻云：“宿望冠蓬瀛，八秩看花传洛社；遗型式桑梓，千秋骑鹤叹芜城。”观察殁于扬州，故云。挽钱古槎观察廷熊云：“华国掞高才，丹禁百篇余制草；宣风痛边徼，素车千里愧生刍。”古槎即次轩之哲嗣，由枢曹观察兰州，甫一年而逝，在次轩之前两年也。挽陈香谷中丞桂生云：“节钺盛才名，廿载乡邦遗老一；衣冠凄画像，百年人望达尊三。”挽宋湘帆方伯其沅云：“柏署仰寅恭，允矣直声闻殿陛；梓邦资保障，凛然生气壮河山。”时英夷正犯浙东，湘帆行巡抚事，承乌敬斋之后，以劳卒于官。亮翁挽额云“匪躬尽瘁”，亦纪实也。挽陆森如太守楷云：“宦海靖波澜，同荷生成归大造；寒江空涕泗，难申契阔向重泉。”英夷初就抚也。挽朱云麓观察鸿云：“光霁德辉承，京邸从容怀古处；斗山人望失，寝门悲涕感师资。”云麓为余老同年，品学兼优，而时流多迂之，得亮翁此词，推崇之至，云麓可不死矣。挽杨梅梁中丞母田太夫人云：“锡命荷三朝，翟茀夫荣，节旄子贵；陈情才隔岁，烟霄鹤化，风树乌啼。”太夫人即忠武公之夫人。忠武甫乞归，偕夫人衔恩旋里，不逾岁而夫妻双逝矣。挽朱咏斋尚书云：“报国励丹忱，謇謇公忠闻海内；生天还绛阙，堂堂正气在台垣。”颇肖咏斋之生平。寄题三子妇钱孺人繐帷云：“宗党仰贤名，叹毕生辛苦持家，无愧相夫教子；关河凄老泪，论初地慈祥证果，定知成佛升天。”挽徐小岩孙壻云：“噩梦忽惊魂，痛绝高堂，环视孤茕还待抚；微疴真雾露，伤哉旅邸，是何医药漫相攻。”小岩为访岩方伯之冢嗣，卒于客邸，盖为庸医所误耳。挽方葆岩制军母吴太夫人云：“锡命两朝隆，曰顺曰慈，内壸行堪符史笔；陈情三载允，惟忠惟孝，倚庐哀莫忘王言。”“顺慈”为封诰中玉音，“忠孝”则允陈情时谕旨也。挽孙季圃阁老元配张夫人云：“八座晋崇封，业焕纶扉资内助；三迁垂懿则，经传纱帐溯遗型。”时其哲嗣筼谷侍御善宝、苻卿太史瑞珍皆国器也。挽鲍太守步墀云：“廉善廉能，山左早闻循绩著；成忠成孝，楚南终古今名扬。”太守为树堂副宪勋茂第二子，曾官山左、楚南，所莅皆有循声云。挽钱竹西太守清履云：“竹马共嬉娱，六十年灯火扬州，长忆儿童笑语；铜符宣化泽，廿八载棠阴汉上，试听父老讴歌。”竹西为余甲寅同年，又同官楚北。其没也，余亦有联挽之。今不复能举其词矣。挽鲍树堂副宪云：“献赋共簪毫，紫禁追陪，万事都曾咨伯始；酬知空挂剑，芜城凭眺，九原何处觅徐君。”挽景福泉方伯谦云：“屏翰重周原，黍膏棠甘留政绩；衣冠尊洛社，梅消石瘦见丰神。”方伯素工六法，尤擅长为水墨梅石也。挽徐晴圃中丞炘云：“琐闼忆肩随，宦迹东西，投老刚欣联旧雨；黄垆惊腹痛，朋欢零落，怆怀何处数晨星。”

林少穆督部所作挽联

少穆督部工作挽联，余于《前话》中所载已伙。兹复有所得，因复录之。挽吴槐江督部云：“楚粤盛勋猷，更饶廿载山林，重赓鸣鹿，皖吴尊齿德，何意三春风雨，遽痛骖鸾。”挽吴玉松太守云：“加数年公即百龄，才笔依然，胡不慭遗嗟一老；传三世孙才五尺，书香长在，好教一发引千钧。”挽朱虚舟抚部云：“生为西土福星，却许湖山娱晚景；没与东坡同日，应与仙佛缔前缘。”挽熊声谷方伯常錞云：“清秘昔忘形，况经两地同舟，逾艾年华频话旧；旬宣今尽瘁，空说五丝续命，悬蒲时节正伤神。”自注：“方伯与余为清秘堂旧侣，以庚子端午日终于粤东也。”挽王紫澜廉访瑞征云：“恩命方新，怅籍甚声华，身后迁除空撒手；官逋未了，叹萧然环堵，庭前俯仰剧伤心。”廉访于没后始奉擢臬贵州之命也。挽屠琴隖太守云：“病榻恩来，叹息膏盲难再起；潜园人去，流传诗画定千秋。”时病中已受九江守也。挽陆莱藏郡丞我嵩云：“泽被十闽深，溯频年砥节奉公，荐鹗名留金筴重；灵归三泖远，怅暑月殚精校士，骖鸾人赴玉楼寒。”挽江清渠学博有本云：“澹泊任天真，忆掉头苜蓿阑干，八十翁自耕铁砚；老成悲电谢，试屈指枌榆甲第，廿三科谁共琼林。”挽麟见亭河帅母恽太夫人云：“纱幔仰传经，八座起居，彤管频题香茗集；板舆隆养志，三春报答，碧幢忽废蓼莪篇。”恽曾选《闺秀正始集》梓行，且历任皆就养也。挽周稚圭中丞母陈太夫人云：“五省奉安舆，一品封崇，况见孙曾緜甲第；卅年隆禄养，百龄算近，忽悲仙佛渺旛幢。”挽顾杏楼比部母蒋太恭人云：“昼锦迓潘舆，忽感邻舂惊罢社；春晖违宋幔，恰当佛诞证生天。”比部回籍迎奉，而恭人适于二月十九日在籍弃养。是日为社日。挽江芝亭司马室颜宜人云：“炜管擅清词，红药阶前，曾伴郎君吟彩笔；绳床惊噩梦，绿莎厅上，忍教司马湿青衫。”颜有诗草已梓行也。挽吴巢松太史室盛恭人云：“荻阁含饴，正喜有孙传祖砚；兰陵返櫂，遽随佛母渺仙幢。”恭人无子有孙，适遭其母盛太恭人之丧，赴常州哭奠，归苏即逝也。

卢学士挽联

卢抱经学士终于常州之龙城书院，有挽联云：“当代经师，郑东海、马扶风，抗前贤为伍；此间旅殡，荀兰陵、苏玉局，得夫子而三。”对仗精切，惜不知何人所作。

朱侍郎挽联

朱虹舫侍郎方增平生体气清羸，而好服大黄。后染寒疾，亦日日服之，以至不起。没后逾月，生遗腹一子。彭春农学士以联挽之云：“上苍有灵，遗腹定应昌厥后；大黄为厉，回头始悔自知医。”

玉文恭师挽联

玉研农师由伊犁将军内召，甫入关，甍于旅次。九重震悼，勅绘像紫光阁。饰终之典，备极哀荣。严问樵撰一挽联云：“百部风清，揽铜柱高标，定有英魂栖大树；九重雨泣，痛玉关乍入，不留生面画凌烟。”

俞都转挽联

闲与两淮鹺商谈，历任都转之贤，以李秬轩为第一。邹公眉观察曰：“秬轩之清标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忆陶文毅公整理淮鹺之始，都转屡不得其人，手书令予切实举荐。余即以陶泉应。盖陶泉令长洲，守苏州，实心实政，皆予所目击心仪者也。时陶泉方守金陵，闻信力辞。文毅以余手书示之，陶泉语塞。闻陶泉初到扬时，运库并无余积。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此席拥东南财赋之雄，冠盖往来，每多觖望，谤议丛兴。自陶泉莅任后，改弦更张，洗手奉职，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亦无不各得分愿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骤衰，位不称才，年不副德。论者伤之。余在兰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讣，为之涕如绠縻。适其孤以急信恳余转递平罗，余手挥一联寄挽之云：“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素闻贺耦庚督部言：“陶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谓边陲乃有此人物。又若陶泉，若长筦淮鹺，可称得人。惜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此联正隐括其意。今年在扬州，闻公眉观察亦有一联云：“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出语本朱子，对语本《檀弓》，则真足以传陶泉矣。

胡学士挽联

胡书农学士敬，乙丑会元，词林老宿，略司文枋，即投劾归来。久主西湖讲席，士论翕然。今其子弟皆联翩科甲，克嗣家风，蔚成武林巨族矣。魏滋伯广文挽联云：“三百辈杏林并冕，三万签芸署编摩，衡鉴识冰心，文苑有人同涕泪；廿一科东观楷模，廿二载西湖师表，簪缨联宝树，新宫无憾作神仙。”组织工丽，无一剩语，足以传学士矣。今西湖讲席即其哲嗣工部公接充，亦佳话也。又高伯荪孝廉学沅亦撰一联云：“京兆衡才，由豫而皖而乡邦，济济擢英贤，门下迭为多士冠；承明珥笔，有史与文与典册，莪莪揜群雅，浙中欲得替人难。”

百文敏挽联

张兰渚师挽百文敏公龄云：“五等列崇班，勋爵亚桓信躬谷；三营钟闲气，威名留楚粤江淮。”出句切其男爵，对句谓公生于张三营也，可称确切不移。按我朝无五等之封，只有公侯伯三名与古相合。“精奇尼哈番”即子爵，“阿思哈尼哈番”即男爵，合之即古之五等也。

戴简恪挽联

程春海侍郎挽戴简恪公敦元云：“贵为尚书，俭若寒士，敭历四十年，其趋公忘寝食，忠矣；幼称神童，老推名宿，横览八千卷，独精算通天人，伟哉！”此联简而赅，真而朴，非春海不能作此语，非简恪亦不足以当之。

曹文正师挽联

英煦斋师挽曹文正师云i“从先大夫于九原，五典春闱，首证当年衣钵；考中书令者廿载，三朝元老，遂成旷代哀荣。”盖文正出德文庄公门下，故出联言之亲切也。

姚亮甫中丞挽联

翁二铭学士心存挽姚亮甫中丞云：“乌台执宪，龙节宣风，百城解绶避威棱，正色谠言，妇孺亦知包孝肃；燕翼多谋，凤池绳武，十载抽簪娱晚景，清心学道，耆英群仰富文忠。”又杭城同人公挽云：“执法总朝纲，溯当年节钺宣猷，声望比富欧韩范；归田娱暮景，看后起芝兰挺秀，科名媲轼辙郊祁。”又张仲甫挽联云：“臣谟望重范韩，有孝有德，有守有为，朝野共钦严正性；父执交深管鲍，同榜同庚，同官同社，后先并失老成型。”自注云：“公与先仓侍同甲辰应召试榜，同壬午岁生，同官中外，居又同里。又按：公每假旋必庐墓，归田后亦庐墓。庐墓之日为多，而世鲜有称其孝者，故特表出之。”

许封翁挽联

张仲甫有挽许修门举翁联云：“五十年父执深交，申以盟誓，重以婚姻，忆岁在庚寅，犹扶疾哭吾翁馆舍；三四代家声济美，子为词臣，孙为贡士，数榜开甲乙，曾及身见两世科名。”

张仲甫哭子联

仲甫有哭其长子某联云；“嗟吾多病爱闲，何堪垂老零丁，又折此刚强一臂；念尔母衰妇弱，未得抱孙慰藉，忍听他惨戚双啼。”可谓一字一泪矣。

汪少海邑侯挽联

汪少海仲洋以诗人为循吏，而所遇多穷。在钱塘任内，缘事夺职，郁郁不得志；从军甬东，艰难始复一官，又回避至江苏，已老病矣，遽没于吴门。同人挽联，多可传者。如云：“通才百里难留，才别杭州，鹫岭魂依诗是谶；宦迹一生早定，终归吴会，鲸图神授梦何灵。”盖少海《留别杭州》诗末章有云：“剧爱飞来峰，魂魄飞不去。”又闻少海大挑前一夕，梦神授以海图。莅浙后，首捧檄至海盐，治海塘，又调钱塘。夺官后，又以甬东军功复职，至姑苏，又以前在滨海军功著绩，责其防海。终其身不离海疆也。又一联云：“与子瞻生同里、官同方，吏治诗材称伯仲；伴和靖寓相邻、殡相近，湖波山色乐神仙。”又一联云：“文章惊海内，诗酒满天涯，二十年湖上勾留，身去名存，除却欧苏无此福；薄宦感焦桐，佳人悲锦瑟，七千里蜀中怅望，才丰命啬，剧怜李杜亦终穷。”皆才人之笔，惜不得撰者主名。少海有姬人某，得于秦淮，色艺无双，先逝。故“佳人”句云然。少海从军甬东，未补官而得蓝翎。有书“三年奔走空皮骨；万古云霄一羽毛”为楹帖赠之者，殊为工切，较刘金门先生自道之语为佳。刘语已见《续话》

林少穆督部室郑夫人挽联

林少穆督部之元配郑夫人卒于云南官署。夫人一生福寿兼全，惟中年以后即为疾疢所缠。然由甘陇移滇南，犹间关万里也。余未得其讣音，乃预制一联寄少穆。忆余失偶时，曾以先室行状寄少穆，少穆即隐括状中语，撰一长联相寄。今余未得读夫人行状，道远不能相待，乃以意质实言之云：“相夫历八州督，教子擅八砖才，谁知八座起居，病与一生相伴住；老屋忆文笔坊，新居望文藻宅，都是文星照耀，魂兮万里定归来。”

梁楚香母李太夫人挽联

浙江抚部梁楚香宝常，官庶常于余为同馆，令山左于余为同官。而恭儿观政之江，又托其宇下。其太夫人寿登八十有七，迎养在署。前岁承九重赐寿，有“节署承欢”之扁，备极宠荣。今岁抚部亦年登周甲，僚好各制锦称觞。时余就养东瓯，寄祝一联云：“东省忆同官，旋听台莱颂南国；北堂依寿母，长看旗翼照西湖。”观者称其典重。抚部之寿辰在六月十七，而太夫人于前十日以微疾弃养。余复寄挽一联云：“锡命兼锡寿从天，节署普庆承欢，喜堂北萱荣，周甲刚娱莱子舞；同宗复同官自昔，弱息又叨慈荫，怅瓯东萍系，生刍遥奠颎封羹。”

张仲甫代杭州绅士公挽梁楚香太夫人联

“锡龄膺异数殊恩，忆昨岁霓旌，捧诏还辕，节省胪欢传盛事；诒谷播清芬宏泽，念吾乡鲸浦，歌丰击壤，蒙庥有自颂徽音。”

罗茗香所作挽联

甘泉赵莲溆茂才于本年七月作古。茂才年甫强仕，上有八十七岁之所后母，下有少妾弱女，祚薄无承祧之子。茗香挽以联云：“恸生不逢辰，母在堂，妾在帷，弱女在闺，更嗣续犹虚，剧怜朝露先零，定卜此时难瞑目；叹我无知己，家多故，身多病，命途多舛，信友朋最笃，岂料晨星又落，相期后至共论心。”时茗香方遭母丧，继又殇孙，虽乍离苫块，而愁病交加，愤不欲生，故末及之。江苏张铸台孝廉以道光辛巳恩科举人大挑二等，不能补缺，并不能委署，致盼一苜蓿盘而不可得。茗香挽以联云：“命也何如，无禄竟难沾薄禄；天乎欲问，广文可许作修文。”张松崖郡丞丁内艰，其太夫人厉氏既为茗香之妻嫂，又为茗香姨母之女。茗香挽以联云：“羡姊三迁训子，四行劻夫，计平生妇职无亏，仉氏班姬堪并拟；恸我十年炊臼，九月废莪，想此后泉台有伴，小姑从母定相亲。”又代叔公挽姪媳一联云：“七族尽同声，赞从舅从姑，相吾家贤阮；一朝成永逝，对此日佳儿佳妇，忆卫国庄姜。”

袁简斋挽蒋愚谷

《随园诗话》云：“洞庭山人蒋愚谷喜吟诗，致贫其家，以瘵疾亡。余挽之以联云：‘生为谁忙，学业未成家已破；死亏君忍，高堂垂老子初啼。’”

袁简斋挽徐爽亭

《随园诗话》又云：“江宁徐爽亭善小儿医，能诗，年九十余，有句云：‘船底水鸣风力大，芦中雁语月光高。’”简斋有小女，病危，爽亭活之，因来往甚欢。其卒也，挽以联云：“过九秩以考终，从古名医，都登上寿；痛三号而未已，伤吾老友，更失诗人。”

庶母庶妻挽联

近人有为庶母三年服者，制一挽联云：“慈母如母，贵父之命也；顾我复我，育子之悯斯。”以经对经，庄重而工切。又闻旧一贵官以媵婢为妾，生一子，子亦贵显。其正妻没后数年，妾始卒，见诸亲友挽句，多不惬意，自作一联云：“媵随妻来，转令我思妹子；母以子贵，居然婢作夫人。”颇为情文交至，而此联尤难著语也。按：“我思妹子”是李后主祭周后文中语，见马令《南唐书》。

梁山舟先生集句

梁山舟先生赠人楹帖，闻皆随手集句为之，如送陈兰邻作宰云：“神仙官职双凫舄；才子文章五凤楼。”又赠庐陵宰云：“百里棠阴邻画舫；一江峰影落琴床。”又赠姜少司寇云：“君家旧事传青史；公望中朝仰白云。”又送某副宪使闽粤云：“手搴海国珊瑚树；节拥天星赤绣衣。”又送粤东某官假回云：“烟云得路驹千里；炎海收身鹤九皋。”又赠湖州某广文云：“门前问字乌程酒；春暮吟风碧浪湖。”又赠某粮道云：“经济只今刘计相；词华自昔谢中书。”又赠某星使本省谳狱云：“玉节承天南斗静；绣衣行昼使星明。”又赠某山长云：“文章东观仙曹旧；杖履南湖讲席尊。”又送某司马之任云：“麾符地喜邻臣地；姓氏天教上御屏。”又赠某学使云：“南国人才白玉尺；中朝门望重冰壶。”又赠某将军云：“龙门世泽常华盛；鲸海威名草木知。”以上皆张仲甫所录示。

张兰渚师集句

张仲甫所居堂中有林少穆督部手书一联云：“应视国事如家事；能尽人心即佛心。”跋云：“一西老夫子大人抚闽中，座右悬此对语。则徐昕夕随侍，知夫子立心行事，皆实践斯言之义。兹命书楹帖，即录此二语，志铭佩之忱云。”按：余在兰渚师幕中，却未获睹此联；师又号一西，亦余所未闻。仲甫曰：“此先仓侍公所自集楹帖。上句乃仁庙面谕之语，下句则嘉庆丙寅年所奉乩词也。”按：余有奉怀吾师句云：“儒无名士气，佛是老臣心。”刻入《师友集》中。仲甫见之，以为稳切之至，亦可作楹帖也。兰渚师又喜集古语为楹帖。如云：“为仁犹曰行仁，服膺弗失；于止知其所止，常目在之。”又云：“自新新民，止于至善；先觉觉后，求其放心。”又集五经句寿蒋砺堂阁老云：“寿考不忘，以颂申伯；德音是茂，有若泰巅。”盖每句皆备平。上去入四声，因难见巧。张仲甫曰：“先仓侍公所集四声皆备联句，不止一联。今所记忆仅此耳。”又张仲甫尝述其祖莲海公有集句楹帖留示孙曹云：“聪听祖考彝训；深知稼穑艰难。”又兰渚师曾手集经语，命章钜以汉隶作楹联，悬于厅事以自警。句云：“戒之在色，戒之在斗，戒之在得；职思其居，职思其内，职思其忧。”章钜书竟，乘间请曰：“三戒中，惟‘在斗’二字，似与我辈身分不甚亲切。”师曰：“‘斗’之一字，不必定指血气之勇也。我辈既入名场，大凡奔竞之心、倾轧之途，皆斗象也。足下此时屏居州里，自然心平气和。将来一登宦途，切须戒之。而使酒骂座，犹其小焉者矣。”余谨识之。

陈方伯集句

陈莲史方伯有集句五七言楹帖，尝手录一副本赠余。其为余书楹帖，亦多用集句。道光己亥、庚子间，余次子丁辰、三子恭辰均随侍桂林节署，值方伯在里中养疴，两儿最承其青眼，屡以书画往复质证。方伯手集联语赠之云：“虚其心，实其腹；骥之子，凤之雏。”义兼褒勖，余及儿辈甚感佩之。

罗茗香集句

罗茗香最善集句。尝有贺人完姻集句联三副，其一云：“闻凤窥丹穴颜延年；乘鸿驾紫烟郭景纯。”其二云：“凤鸟于飞，宾亲以礼太元经；金玉为宝，婚悦宜家易林。”其三则专指十月吉期者，句云：“十月维阳，嘉耦曰配；三星在户，吉事有祥。”

严问樵集句

上海育婴堂门柱有集四书联句者，不甚佳。严问樵易之，云：“非要誉，非内交，此谓民父母；无伐善，无施劳，以保我子孙。”亦集《四书》语，较为工稳。又制天后宫联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曰水；有功德于民，则祀谓之神。”亦颇浑成。问樵又云：“今人门帖，多有取‘平为福；居之安’作对者。下句出《孟子》，人人知之；上句出《庄子--盗跖》篇，云：‘平为福，有余为害，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今习为口头语，而不知所出。”

张仲甫集句

仲甫喜为集句楹帖，尝手抄一本见示。自言与少穆先生所集汇抄一册，今不能分辨某联实出何手也。如云：“举杯邀明月；焚香看道书太白、右丞。”“读书破万卷；落笔超群英少陵、太白。”“百岁真过客；一身为轻舟东坡、常建。”“忘身学草木；委怀在琴书元次山、陶靖节。”“江山助磅礴；烟月资清真陆坚、刘眘虚。”“朗抱开晓月；高情属天云东野、康乐。”“一生如土梗；万事皆波澜权德舆、太白。”“自有琴书增道气；只将诗句答年华孔平仲、陈简斋。”“子固精神老坡气；茶山衣钵放翁诗惠洪、复古。”“千古风流有诗在；一生怀抱与山开山谷、简斋。”“闲看秋水心无事；久住西湖梦亦佳皇甫冉、方岳。”“方丈蓬莱多伴侣；木公金母相东西半山、东坡。”“至人无心亦无法；古者养民如养儿子由、放翁。”“笔下江山转葱倩；云中楼阁自阴晴朱子、文□。”“大隐本来无境界；胜游都为好山川东坡、洪朋。”“惜花意欲春常在；落笔乃与天同功刘屏山、黄山谷。”“天下苍生待霖雨；此间风物属诗人复古、东坡。”“瓣香急试博山火；好句真传雪窦风诚斋、东坡。”“诗名官职称双好；丹桂灵椿并一时诚斋、后村。”“绝须丝竹娱安石；能使江山似永嘉陈慥、东坡。”“经行东坡眠食地；会访拾遗花柳村山谷、周益公。”“偶陪上阁鹓鸾会；新管江南山水来梅圣俞、张耒。”“好作新诗寄桑苧；想当逸气吞江湖米元章、王廷珪。”仲甫又见旧人集句两联甚佳，可作座有铭。一云：“善言莫离口，善乐莫离手；独立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出句为唐孟诜语，下句为刘勰语也。一云：“静以修身，俭以养性；入则笃行，出则友贤。”出句为《南史》陆慧晓语，下句则《家语》也。

陈郭集句

张仲甫为余述，陈曼生、郭频伽合作集句楹联赠杭州高惺泉日浚曰：“为文须略识字；终身不复鼓琴。”上句昌黎文，下句《史记》语也。余不识高惺泉，味此集句，似尚有言外意。拟俟晤仲甫时详询之。

集《曹全碑》字

仁和高菉仲大使颂禾有集《曹全碑》字为楹帖者，甚工雅。五言如：“和风君子德；时雨圣人怀。”又：“仁孝本诸性；礼义根于心。”又：“月下三升酒；风前万里山。”又：“幽怀在泉石；好景足风云。”又：“二分明月户；万里白云乡。”又：“泉流云际月；风动雨中山。”又：“凉意水云际；高怀山谷间。”又：“不止泉明酒；闲临米老山。”又：“云白风清际；廉泉让水间。”七言如：“清风明月有其乐；嘉辰美景置诸怀。”又：“残阳远水南朝寺；月白风清北郭山。”又：“让水廉泉高士屋；礼门仁里圣人居。”又：“云阶月地幽人室；水远山高隐士居。”八言云：“与礼同节，与乐同和；以义为根，以仁为本。”又：“敦仁秉德，并受其福；修礼陈义，乃获有年。”又：“列纪陈纲，是王者政；安仁布义，与圣人居。”又：“子孝孙贤，至乐无极；时和岁有，百谷乃登。”又：“仁孝齐家，廉明报国；和平处世，礼义车身。”又：“勋盖南阳，文综西蜀；辞雄子建，赋拟相如。”又：“典重商周，鼎追秦汉；贤齐广受，屋并机云。”

旧人集句

张仲甫尝杂录旧人集句见示，中有可书楹帖者。如：“好学为福；惟道集虚。”出《庄子》。“在家常起早；偶地即安居。”山舟先生所集。“无事此静坐；有情且赋诗。”同前。“花竹有和气；风泉无俗情。”黄山谷、孟东野句。“欲共幽人洗笔墨；但惊妙语杂风烟。”东坡、放翁句。“余子风流追魏晋；太平胸次到唐虞。”杜范、刘过句。“彩毫闲试金壶墨；花□重寻贝叶书。”李维、刘升赣句。“青竹闲垂任子钓；牙签喜校邺侯书。”刘过、张耒句。“墨妙已窥王令帖；良材还斵蔡翁琴。”赵孟頫、杨公远句。“风骚意度卑唐体；人物依稀似晋时。”刘克庄、薛嵎句。“交情淡似秋江水；赠句清于夜月波。”郭祥正、杨诚斋句。“诗酒淋漓出狂怪；虹霓吐暖忘寒饥。”又：“千首放怀风月里；一尊时对画图开。”又：“囊简久藏蝌蚪字；诗坛欲效鹳鹅军。”皆东坡句。“政用疏通合典则；地分清切任才贤。”少陵句。“都将笔下文章润；散作人间雨露浓。”欧阳元句。“胸蟠杜甫千间厦；气压陈登百尺楼。”曹伯隆句。“拔薤已观贤守政；寿亲还慰鲁侯心。”东坡、安石句。“已发政声□召杜；不惟诗句似阴何。”沈与求、王半山句。“南斗日躔韩吏部；西湖风气白香山。”张耒句。“常棣并为天下士；先生真是地行仙。”东坡句。

孙渊如先生童语

孙渊如先生之父为某邑广文，有老友某过访之，留饮斋中。时先生甫九岁，往来行酒，走风雨中不辍。其友笑曰：“稚子无知走风雨；”先生应声曰：“先生有道出羲皇。”某友大叹赏，即书作联句，悬学斋中。此陈曼生郡丞所述。

贺牛姓喜联

天津牛稔文太守为子娶妇，吾师纪文达公于太守为中表兄弟，送喜对一联云：“绣阁团圞同望月；香闺静好对弹琴。”初不觉也。次日文达公来贺，乃谓太守曰：“我昨所制联乃用君家典故，何如？”

隐士门联

有隐士署一联于门云：“风不出，雨不出；歌于斯，哭于斯。”想见高雅之致。按，《坚觚集》云：“孔侍郎极朝回遇雨，避于一叟庑下。叟延入厅事，逢迎甚恭。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风不出，雨不出，不知所谓油衣也。’孔不觉宦兴顿消。”此上联所从出乎？

祈雨坛联

明末辛巳、壬午间，苏州亢旱，祈祷无验。有滑稽子为联语，悬之斋坛云：“妖道恶僧，三令牌击退风云雷雨；贪官污吏，九叩首拜出日月星辰。”一时传以为笑。

某明府题武庙联

张丹村广文作楠《梅簃随笔》云：“钱贡《丽水县迎宾馆记》云：宾入门而左，额曰‘见宾’，取‘出见大宾’之义也。将入馆，颜某堂曰‘澹台公至’，取‘非公事不见邑宰’之义也。读之不觉喷饭。又谒武庙，见某明府题联云：‘兄玄德，弟翼德，水擒庞德；生蒲州，会涿州，坐镇荆州。’同官多哂之。余谓：近人集撰《周易纬史》，于‘屯六二’称曹操待寿亭侯；‘需上六’称刘备桃园结义。如明府辈，更不必与之证陈寿之史、裴松之注矣。”

彭甘亭长联

客有以《彭甘亭尺牍》求题识者，册后有一长联，出句云：“那畔消息，见半点儿有甚把鼻，若非是千了万了，说不尽百样郎当，因此上雪山中，忙到释迦吃麻吃麦，受苦担饥，生怕放逸魔，花费眼前日子；”对句云：“这边事情，到十分处还未称心，霎时间七旬八旬，却原来一场扯淡，只落得漆园里，笑煞庄周应牛应马，逍遥散虑，都将顺逆境，交付头上天心。”按：此多彼法奥妙语，甘亭沉酣内典，必能别有会心。附录之，以待悬解。

某相国堂联

旧有某相国堂联云：“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或议其上句不雅。徐野客曰：“彼长戚戚之小人，震雷常在匕箸间，那能放开肚皮吃饭乎？”

陈见三联

陈见三，苏州人，卖药邗上，以此起家。开有青芝堂药铺，为扬州第一家。买邓侍郎休园为别业。捐同知衔。每遇喜庆宴会，辄著天青褂五品补服，居然以缙绅自命。有轻薄子制一联赠之云：“五品天青褂；六味地黄丸。”按：休园今已易主，余曾饮宴其中。

江山船联

浙水江山船最为著名，船之后舱皆有渔妇，率以艳妆对客，客必称之为“同年嫂”。相传为前明陈友谅之族戚，为明祖贬落于此，凡九姓，限其自为婚姻，不得通至他乡，故至今未能振拔。而傅粉施朱，浅斟低唱，舟中客鲜不被其蛊惑者。往往南北倒行，以拖延其时日。舟中客每昼夜酣歌而不知也。此九姓者，皆桐庐、严州人，故相呼为“桐严嫂”，外人乃讹“桐严”为“同年”耳。船制颇精美，两岸风景亦绝佳。吾闽人由建溪逼仄而来，到此忽心开目朗，坐卧甚便，且客中忽入靡曼之乡，骤得偎倚之乐，故尤心醉焉。有客题船窗一联云：“游目骋怀，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赏心乐事，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以《兰亭序》对《玉茗词》，颇有风趣。此联相传已久，至今往来吴越江乡者能道之。又有才士题江山船联云：“泛宅便为家，有红粉青娥，长新风月；他乡忘作客，看千岩万壑，如此江山。”亦工切。

周冰持自署门联

《松江诗话》云：“华亭周垂纶鹰，宿来太守子也。有子名稚廉，字冰持，负才不偶，迹类清狂。尝署门一联云：‘论家世，如阁帖古窑，可谓旧矣；问文章，似谈笺顾绣，换得钱无。”

酒肆联

钱梅溪曰：“途中遇沽酒者，或卖花者，其香扑鼻可爱，拟将采入诗中，而未得也。偶见市中酒肆挂一联帖云：‘沽酒客来风亦醉；卖花人去路还香。’不知何人所作，可谓先得我心者矣。”又曰：“酒肆联有绝可笑者，如‘刘伶借问谁家好；李白还言此处佳。’每处皆有，不知起于何时。又河南永城、睢州一带酒店联云：‘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门一拱歪之乎。’则更堪喷饭矣！”按：吾闽亦有酒肆通行联云：“铁汉三杯软脚；金刚一盏摇头。”盖自夸其酒之佳，又别一意也。梅溪又曰：“南阳夏镇各处人家，门外俱有一联去：‘五湖天马将；四海地龙军。’则竟不知作何语。”

女校书朱玉联

秦淮女校书朱玉敏慧能识人。嘉庆庚午，赵瓯北先生重赴鹿鸣宴，常主其家。朱玉乞先生赠楹联。时玉有征兰之信，先生手挥一联应之云：“怜卿新种宜男草；愧我重看及第花。”一时传为佳话。

王扶九联

宋小茗《耐冷谈》云：“同里王扶九年老，就幕粤西，为某县延征比一席。除夕戏书楹帖云：‘白发萧然，看他人儿女夫妻，千般恩爱；黄金尽矣，数此日油盐酱醋，百计安排。’诘朝主人入馆贺岁，见之恻然，赠以千金并舟车之费，送其归里，寿终于其家。”

陈小云自题联

陈小云裴之寓居汉阳，于小楼上自题一联云：“情殷报国，臣之壮也不如人，仗药炉经卷了却三生，更休提如花美眷；志在养亲，富可求乎聊复尔，幸楚尾吴头刚通一水，定能容若叶浮薄。”词旨凄宛，未几即客死鄂城。“了却三生”，真成语谶矣。

厅宇--酬赠

《石林诗话》：“张先郎中字子野，能诗及乐府，居钱塘。坡公作倅时，先年已八十余，耳目尚精详，家犹蓄声妓。坡公尝赠以联云：‘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盖全用张氏故事戏之。先亦有一联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极为坡公所赏。”

明江阴徐霞客宏祖《游记》叙生平游历之处，亦能诗。自题小香山梅花堂联云：“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流利可讽。

明郭天民，湖南益阳人，崇祯间江西巡抚，致仕。入国朝，隐居益阳桃花江。披缁后，征之不出。题江楼联云：“洗菜莫教流去叶；见桃犹记旧曾花。”饶有深致。又题园联云：“此间无这座桥梁，辜负园林一胜；对岸借他人田亩，凑成邱壑双奇。”盖大门临水，路甚迫窄，无桥则无路可通，园内结构甚精，而无远景，必资远处始开旷眼界也。

徐瘦生茂才照工书，喜为诗。家贫，授徒自给。中年后绝意进取。课读之暇，兀坐高吟，怡然自得。题联斋壁云：“志不求荣，满架图书成小隐；身难近俗，一庭风月伴孤吟。”诗稿甚富，殁后皆散佚无存。

乌程凌忠清公义渠字骏甫，仕明至大理卿。甲申国变，自经死。公婿茅曦蔚为之纪述，末有联云：“为国忘家，无地可投湘水；舍生取义，有天应照燕山。”

郑渔帆太守心一以名幕起家，由佐贰官至袁州太守，因病乞归，卜居苏州，时有故乡之思。题书室联云：“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

陆敬安云：“本生曾祖愚汀公炘历官兴化、清远知县，恺悌真诚，民皆爱戴，而操守清廉，不通苞苴。郡守嫉之，谗于大府，入计典，罢归。时年六十有六。宦橐萧然，仍事笔耕。问字者麇至。公因材训迪，孜孜不倦。尝谓‘农人自食其力，余则自食其心矣’。室联云：‘登堂尽是论文客；入箧从无造孽钱。’又仿曼元献法，字纸之废弃者，必剪取空隙处，置箧中以备用。谓子弟曰：‘此虽细事，亦惜福之一端也。’因题联于箧云：‘用勿弃余，常为此生留后福；类无嫌杂，须知斯世少全材。’”

郝仲舆敬，湖广京山人。幼工偶句。万历己丑成进士，令永嘉，以治行擢给谏。疏论辅臣、内官，谪江阴令。题联于庭云：“座上有嘉宾，谈笑风流吴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气楚春申。”后致仕还乡，预营西山生圹，卒年八十二。是日乘侯鲭车至西山，下舆索笔题柱云：“升沉难定，但深壑藏舟，人世谁凭著力；来去自繇，如惊风飘瓦，天工于我何心。”少顷属圹而绝。

直隶枣强县署一对，不知何人所作，句云：“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真仁人之言。此等居心，不可及也。姚古芬赠秋生一联句云：“名士青山千日酒；故人红豆两家镫。”上句豪宕，下句情挚。

浙江巡抚署中有桐城方恪敏公观承联云：“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其后公之侄受畴来督闽浙，复题联于署云：“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跋云：“乾隆戊辰，先伯父恪敏公由直隶藩司抚浙。余昔为此邦守，今继伯公之后，亦由直隶藩司擢任。余弟维甸又曾以总督权抚事。六十年三持使节，洵殊遇也。敬诵御赐诗中‘新猷旧政，有守无偏’之句，谨录成联，以志国恩世德云。时嘉庆癸酉六月上浣。”

明德化万方伯衣官福建参政，时倭犯兴化，悬金募敢死士乘城守，更伏奇兵待贼。贼薄城，守者矢石雨下。奇兵出邀击，众遁走。未几，贼又来攻，乃赏健儿十余人携火药夜缒城下，分投纵火。贼处处火，无暇攻城，城上人得纵射火箭。贼死众。火愈炽，城上守者益坚。燃炬鼓噪，击檄达旦，贼乃遁。迁按察使。倭再寇闽，至北岭，将图福州。以五百人覆岭下，三千人分左右翼登岭上，度贼过，合而击贼，贼大溃，斩获无算。后官河南布政使，为巡抚所齕，乞病归。筑北山草堂，题其楹曰：“心悬魏阙三千里；身在匡庐第一峰。”

汉代玉堂乃天子所居，又为嬖幸之舍。文翁立石室曰“玉堂”，则又为讲舍。宋学士院有“玉堂”，太宗曾亲幸，又飞白书“玉堂之署”以赐。苏易简、欧阳公联句云：“金马并游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犹寒。”自是“玉堂”遂专属之翰林。

上虞许齑生教授正绶司铎湖州，选国朝两浙校官之诗古文辞，编集付梓。作征刻启，分贻同志，有联句云：“二百年文献，不薄冷官；十一郡典型，无轻前辈。”

杭城义塾立法甚善。仁和费辛桥方伯丙章题联云：“莫谓孤寒，多是读书真种子；欲求富贵，须从伏案下工夫。”激励寒畯，辞意肫切。又许齑生教授题严州义塾联云：“虽非千万间，居然广厦；为语二三子，慎厥初基。”语亦简贵。

湖北武昌府城内刘园，乃明故藩遗址，在将台驿之东北，因山而构，建于乾隆癸丑岁。吴白华学使题曰“霭园”。通州刘纯斋太守锡嘏为作记，并题联云：“挹朝爽西来，杯底岚光飞隔岸；望大江东去，檐前帆影度遥空。”

漳州书院为湘阴左相国督闽时所建，并撰联悬之。句云：“五百年逃墨归儒，天使番王纳土；四十日修文偃武，我从漳海班师。”其地本梵宇，其时适漳州解围也。又题福建省城正谊书院联云：“中原士气扬旗鼓；左海文章射斗牛。”旗、鼓，二山名，为省会著名胜迹。

通州学宫明伦堂联，遂宁张文端公鹏翮所题，最为堂皇博大。句云：“先圣道并乾坤，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皇教同尧舜，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

青浦何书田茂才其伟居北簳山下，工诗，家世能医，书田益精其业，名满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抚吴时，得软脚病，何治之获痊。赠以联云：“菊井活人真寿客；簳山编集老诗豪。”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节自持，未尝干以私。人皆重之。

南昌彭文勤公元端天资绝人，督学浙江时，试卷皆自阅。几置卷数百，二仆侍侧，左展卷，右收卷，循环不息。侍者告疲，公优游自若也。按试告示，有“大场则万卷全披，小试则无一字不阅”语。乾隆丁酉典试浙江，得人最盛。所取文不限一格，而议论、识力、词采、气局色色皆妙。试卷万余，遍加评骘，著语不多，切中作者之病。至有奉落卷而感泣者。归安某先达荐而不售，卷评一字曰“庸”，因是发愤揣摩，尽变其习，即于次科获隽。是科副主试茅耕亭阁学元铭出闱后赠公联云：“闻士颂之，自吴于越；读公文者，如韩欧阳。”

戴鳌峰咸弼以名孝廉任东瓯教授。时其太母年近九旬，甚健，迎养学署。鳌峰绩学有名，老而弥笃，在学署犹手不离案。予正校刊先集，常任雠校之役，亦学官之翘楚者耳。尝索予书联，因以分书撰句云：“二千里外冷官，潘舆迎养百龄母；六十年来宿学，边笥真藏万卷书。”又钱塘丁氏竹舟、松生昆仲依竹起屋，藏书其中，又得竹垞检讨竹书额揭之，因取唐陆处士羽《竹山堂连句》，以隶书赠之。句云：“万卷皆成帙；千竿不作行。”

偶出西郊，见墟墓间有人预营佳城者。其自题墓柱联云：“预营焉皆大欢喜；来拜者为贤子孙。”至姓名则忘之矣。曰“预营”，可见临时作者即为悲哀也；曰“来拜”，可见防有不肖子孙竟不来拜矣。语有深味。

“无求生以害仁，死且不朽；为厉鬼而杀贼，魂兮来归。”此湘阴左相国所撰忠义塚联也。

《金壶戏墨》中有赠妓联语颇多，今仅记其二。如周沐润解元赠如意妓联云：“都道我不如归去；试问卿于意云何？”又赠富金联云：“我富文章君富艳；兼金身价断金情。”按：首联，周已去官，人有劝其归者，而不能舍去；二联则未免自夸矣。

又有人赠张少卿女校书联云：“少不如人，只自知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卿须怜我，且莫唱阳关三叠，河满一声。”赠我卿校书联云：“卿本红袖佳人，自怜命薄；我亦青衫司马，也为魂销。”则未免嫌冠顶二字倒置矣。

陆敬安云：“临海许秀山布衣保喜种花，尤爱兰、菊。菊种多至百余。每至花时，五色缤纷。先君子恒从乞种，因书联以赠云：‘啖淡饭，著粗衣，眷属团圆终岁乐；伴幽兰，对佳菊，花枝烂漫满庭芳。’”

葛壮节公以水师起家，擒斩海盗不遗余力。尝伪作商舟以诱贼，屡获巨寇。道光戊戌年，公官瑞安副将时，会稽宗涤楼侍御稷辰赠联云：“武穆两言，不爱不怕；文成一诀，即知即行。”公尝手书一联，揭于治事之堂，曰：“持躬以正，接人以诚；任事惟忠，决机惟勇。”并自作擘窠大字颜其堂，曰“威惠”。论者谓能不负所言。

仁和宋学博成勋有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圣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又孙学博学垣联云：“冷署当春暖；闲官对酒忙。”是均能道寒毡趣味者。又福清林译之句云：“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林官海宁教谕，国初人辞质旨深，直可作官箴读矣。

嘉庆、道光以来，仁和许氏科第最盛。驾部谨身闱墨房评云：“数来族望，寰中能有几家；问到科名，榜上视为故物。”称许允当。人云：“此可为凡科甲鼎盛家之楹联。”

湖州北栅外分水书院，为沈青斋观察所创。地有三元阁，观察手题联云：“天锡名山储二酉；人登杰阁兆三元。”

咸丰癸丑年二月十一日，金陵被陷。将军祥厚力战殉难。时武进汤雨生将军贻汾寓居金陵，于城陷之次日，赋《绝命诗》，投城北李氏园池死。年七十有六。遗命以芦席卷埋竹园内。所藏手卷百余轴，殉后为贼抛弃殆尽。诗文稿亦散失。惟《绝命诗》为仆携出得传。先是将军之祖大奎官福建凤山知县，父荀业随任，乾隆时林爽文之乱，父子同殉。邑人呈请敕建父忠子孝祠。将军以难荫，世袭云骑尉，官至乐清协副将。工诗爱士，有古名将风。服官三十年，以病告归，居金陵二十年。将军尝题联于金陵所居之堂，为艺林传述：“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旧雨无多，屈指谁为三径客；南岭以南，北海以北，千万里闲云自在，到头还爱六朝山。”至是殉节，洵克绳先烈而不负国矣。

仁和关云岩侍郎槐官中书时，以善画供奉内廷。入词林后，直南书房，充《四库全书》提调官兼武英殿提调。寓斋前植双松，中罗群籍，为退息之所。适赐诗有“松下敞书寮”之句，因恭篆“松下书寮”四字为斋额。仪亲王赠联云：“柳边归院金莲烛；松下仙寮玉局书。”

杨至堂河督与林文忠公同官有年。文忠以“学有经法，通知时务；行无瑕尤，直到古人”书楹帖赠之。

对联有以复字见长者。归安徐阮邻保宇题甘肃盐茶同知署云：“回民汉民，多是子民，我最爱民无异视；礼法刑法，无非国法，尔须畏法莫重来。”

蔡东轩学博司训江山，岁饥，各大姓输粟平粜，题联句于堂云：“尽力尽心，未能十分尽职；任劳任怨，不敢半点任功。”

杭州贡院至公堂有高宗纯皇帝御题联云：“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则哲；兴贤共天位，勖哉多士，观国之光。”

嘉庆初，钱塘魏春松观察成宪出守扬州，正值阮文达公抚浙时，赠之以联句云：“两袖清风廉太守；二分明月古扬州。”

沈鹿坪官台州教授时，督修文庙，题堂联云：“事可问心宁任怨；功难藉手敢辞劳。”

香山黄寿廷先生增庆生于乾隆庚午，至道光庚戌钱塘许信臣祭洒乃钊督学粤东，始补博士弟子员。咸丰辛亥纪元，钦赐举人。壬子授国子监司业，时已百三岁矣。某赠以楹帖云：“四朝身历升平日；百岁人呼矍铄翁。”忆道光年，蓝翁名祥者，年一百四十四岁，恩赐六品顶戴。与先生皆熙朝人瑞也。

昆山徐朗斋大令鑅庆为健庵司寇裔孙，尝赴乡试，因宿妓家，三场误点未入。主司以其文为元，求策不得，乃刊其文于解元之前，不刊名而刊坐号曰“丽六”。徐有句云：“虚名丽六流传遍，下第江南第一人。”后虽复中，已非元矣。杨拙园明经知新赠以联句：“代称辇下无双土；我羡江南第一人。”谓此。

汉军朱经畬大令霺宦楚十余载，不名一钱，卒以贫死，赖同僚资助，始得返柩。其斋自署一联云：“才能济变何须位；学不宜民枉有官。”

戴远山送桐峰官滇南，赠以联云：“诗堪入画方称妙；官到能贫乃是清。”五言联云：“果能承父志；亦足报君恩。”盖其先曾为曲靖别驾。立言如此，忠孝之风可见矣。

两浙运署将盈库联云：“胜景近西泠，愿将来宝藏丰盈，有此一湖春水；家山念东鲁，看列郡灶烟环绕，亦似九点齐州。”库大使于锡祉，鲁人，故云。

张南山先生宦情素淡，年逾五十，即引疾归田。令嗣小蓬司马就烟雨寺筑听松园，为先生著书之所。先生尝自书楹联云：“为词客，为宰官，为老渔，卅载风尘，历几多人海波涛，才得小园成退步；爱诗书，爱花木，爱丝竹，四围溪水，喜就近佛门烟雨，且营闲地养余年。”

虔州黄稚坪学博一桂耽奇嗜古，挟青乌之术以游粤东。阮文达公督两广时，重修省志，黄与雠校之役，稍出其著述以示人，大抵皆汉、宋骑墙之说，有意回护五子者也。晚年学业大进，深悔昔时之非，大书楹联以自警，云：“读史渐知心学误；莅官益觉理儒疏。”江郑堂学博极称赏是联，谓非阅历世事，不能作此切实语。

宜兴任息斋茂才元祥殁后，诗文稿贫不能刻。其妻黄氏蚕绩刺绣，积十余年，倾资为梓以行。集名《鸣鹤堂》。某赠联云：“一卷刻成名士集；十年费尽美人心。”盖如黄氏者可谓贤矣。

粤东海山仙馆在荔支湾，番禺潘得畬方伯仕成别墅也。大门有楹帖云：“海上神山；仙人旧馆。”集句极自然，并无款识，或谓孟蒲生孝廉所撰。按：予于丁卯再游羊城，为方伯招往荔支湾，目睹园内楹帖之多。今闻易主，为之慨然。

吴采五参军华补授两浙盐经历，题其署联句云：“正策愧无能，试观两浙殷繁，喜有名区藏我拙；编篱聊复尔，博得一官闲冷，何妨静处看人忙。”

醉僧依山，不知其何许人，恒挂褡羊城之萨阿寺。高谈雄辨，清论时闻。精风鉴之术，于寒儒中识桂星垣官可观察；于偏裨内知张翰生位可都督。价重一时，以故户外屦常满。吴门顾仁舫赠以联句云：“野言山貌豪门客；秘计阴谋退院僧。”说者谓上句画出依山之状，下句指出依山之心。文士用笔，深刻如是。

画师朱野云者，遨游京国，出其翰藻，倾倒一时。然高裾大屐，绝不作幕宾态。与龚定庵舍人称莫逆。龚以清狂著名，朱赠以联句云：“田蚡骂座非关酒；江斅移床那算狂。”龚不以为迂，悬诸厅事徐垣生太史语人曰：“入门观联，便知是定庵之家。”

蒙古柏雨田中丞贵由知县累官至巡抚。尝自撰一联，悬于广东抚署，云：“牧令计十年，坐斯堂，始愿何尝及此；丝纶蒙两代，奉厥职，立心惟矢无欺。”

番禺沙湾司坑头乡有老松一株，古干参天，浓阴蔽日，相传为六朝时陈玄德将军手植。歙县许小琴少尹文琛尝往拜之。好事者为建“拜松亭”，四向清虚临水，中有楹帖云：“四角亭开临止水；六朝人去剩孤松。”

莲衣僧量云，楚人，少习儒业，晚投空门。爱西湖之胜，栖止涌金门外之灵芝寺，紧傍雉堞，署所居曰“未簛室”。音玉泉司马德布为题联云：“结屋古松下；洗钵清溪傍。”莲衣工书，亦能诗，尝自题其像，有“快意事教来日少；故人坟比远山多”之句。按：莲衣，予于咸丰初年犹见之，与六舟同一高雅也。

李碧舲孝廉侨居佛山。咸丰初年，土寇毁其居。事平，重葺之。落成之日，署一联于门曰：“修我墙屋；反其耄倪。”集句可谓天然。

倪云癯曰：“正月十七日，余例为家云林先生祝生日。咸丰丁巳，卜地于太平烟浒之深柳堂，大集名流，悬像焚香拜祝。酒间，新城喻少白参军福基展纸大书楹联相赠云：‘家传清秘云林阁；社集太平烟浒堂。’余得，装池端好，什袭藏之。”

杭州桑弢甫水部调元遍游五岳而归，自题联于厅事云：“六经读彻方持笔；五岳归来不看山。”

豫章傅凤笙侍御大章在吏部时，住保安寺街丰城会馆。门对云：“龙光射斗；风阙书升。”一切地，一切官。

陇中吴柳堂侍御可读由刑曹升选诠部，时值八月，联云：“旧宅拜新恩，桂子宫中明月满；一官兼两地，藤花厅外白云深。”“藤花厅”系吏部堂司办事之所，“白云深处”乃刑部秋审处匾额。

维扬苻氏园亭有对联云：“剑客酒客慷慨至；梨花梅花参差开。”最为工妙。

杭州徐文穆公潮任鄂藩时，二堂联云：“饮建业水，食武昌鱼，千里驰驱，到处聚观香案吏；对紫薇花，撤金莲炬，九霄瞻仰，何年却向帝城飞。”集句典丽自然，见《蔗余偶笔》。

粤西郑受山先生绍谦以翰林出守滇南。归田后，与里中耆德诸人仿洛阳耆英故事，迭为宾主，诗酒宴乐。一日，众宾咸集，先生忽中风不语；越一日重阳，遽捐馆舍。朱伯韩观察琦挽以联云：“贤守例能诗，忆昔笑言陪九老；诘朝期相见，恼人风雨是重阳。”

教官衙署之联最难出色。萧润宇驾部庭滋为余述一联云：“但愿人为宰相器；莫忘我做秀才时。”用之学校，最属相宜。

宋蜀人魏野隐居不仕，以诗著名。所居颇潇洒，寇忠愍尤爱之。尝有赠忠愍联云：“好向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后忠愍镇北都，召野置门下。

国初乙酉，江南解元张湘晓九徵视学河南，乞归。康熙十年，举博学鸿儒，冢宰郝恭定惟讷荐之。《赠友人》诗云：“少不如人何况老，身将终隐又焉文？”以是知公不出矣。后仍有劝驾者，因以此十四字悬之厅事。

《秋雨庵随笔》云：“先大父好读《左传》。山舟学士集句手书以赠云：‘行道有福，能勤有继；居安思危，在约思纯。’”

频罗老人尝集苏句，屡喜书以为联。句云：“独携天上小团月茶也；自拨床头一瓮云酒也。”

吾乡蔡文勤公世远，名臣也。康熙己丑进士，出安溪李文贞之门。是时文贞以程朱之学教后进，公故习宋儒书，既见文贞，毅然以圣贤自励。颜其所居曰“二希堂”，并有联云：“学问岂敢望朱紫阳，真希元不多让；事业何必追诸葛武，范希文其庶几。”可以见其志矣。

周司空清源肄业太学时，诗名藉甚。有《咏白丁香》句云：“月明有水皆为影，风静无尘别递香”。一时传诵殆遍，上彻宸聪。比官翰林，召见时犹云“联句甚好”，颇奖之。或云：“其家有丁香书屋，此偶句即以为联也。”

温州城中有三园，皆足供士大夫游宴之所。在西为陈园，曲径通幽，台榭错出，聊堪小憩。陈园之南为曾园，则水木明瑟，亭馆鲜妍，远出陈园之右。其所编挂屏，所筑水槛，尤具匠心，为他园林所未见。思以两诗纪其胜，尚未成章也。在东为张园，紧贴积谷山下。按：《太平寰宇记》言：“谢公池在积谷山之东。”积谷山即今东山，则谢池旧址似即在此山之左。近故张鉴湖观察亦就此地辟园起楼，以存其意，而属蔡生甫学士书“池上楼”三字以为楼匾。楼之左为鹤舫，并水依山，最为幽胜。余屡游宴其中。山即东山之麓，水即城下之濠，实为城中第一胜区。因撰一柱联云：“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筑楼存古意，千秋康乐旧池塘。”

温州郡斋寓眷属于三堂，庭院极宽敞。相宅者皆嫌其不聚气，必于前廊构一亭子以收束之，且可藉为岁时演剧之所。余题亭匾曰“戏彩”，跋云：“宋温州通判赵岘迎养其父清献公于倅厅，构‘戏彩堂’，当时传为盛事。东坡、颍滨皆有诗。今资政公亦就养郡斋，而兹亭适成，因以名之，并请为撰楹联。”句云：“舞彩又成亭，故事远惭清献德；逢场凭作戏，正声合补广微诗。”时仲兄平仲由内阁请假，南来省视，亦于亭角附题一联云：“胜地许循陔，成兹乐事；齐心殷舞彩，让尔先声。”跋云：“敬叔弟属撰亭联，因答其意付之。”亦可谓一时佳话矣。

秀水王仲瞿孝廉昙倜傥负奇气，文辞敏赡，下笔千言立就，家贫，依其外舅以居。赋诗有“娘子军中分半壁，丈人峰下寄全家”之句。举乾隆甲寅乡试，闱作沉博绝丽，脍炙一时。与舒铁云孝廉交最深，赠以联云：“菩萨心肠，英雄岁月；神仙眷属，名士文章。”

丁濂甫学使绍周由四川典试督学浙江，过扬州平山堂。适镜妙大和尚索联，书以应之，句云；“曾从山水窟中来，秋色可人，征袂尚留巫峡雨；欲向海云深处住，邮程催我，扁舟又问浙江潮。”语极工雅。

闽中邱镜泉景湘以词林散馆铨部，因案遣戍出关。过陕时，陕督为林文忠公，厚赠川资，并制联以送。后镜泉因显庙登极赐还，又官广东惠潮嘉道。句云：“无端风雨惊花落；更起楼台待月明。”

徐寿蘅侍郎树铭赠余少贞曲史植亨句云：“有暇便须亲典籍；得官何异到蓬莱。”盖少贞为侍郎取进之门下士，故出句似抑而下句实扬也。

白季生观察让卿，小山尚书之子也。赠余七言联云：“兰绮名门承建节；棣华旧雨重齐年。”

同治甲子、乙丑间，予以遭劫后合家戒杀，并建放生池，而于亲友量力资助，人咸谅之。适新葺池馆落成，叶季韶外翰仪昌制联以赠，句云：“春从天上至；人在镜中行。”句自超脱。

同治丁卯，余长孙授室。江西杨卧云中翰希闵赠联为贺，句云：“祖砚流芬，束发已肩千乘业；孙枝启秀，齐眉又踵一家风。”

徐树人中丞宗干尝制“咏炭”一联，铭诸座右，可见其居官之概。句云：“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自警即以警人也。

浙江西湖崇文书院主讲为全椒薛慰农观察时雨。讲堂长联句云：“讲艺重名山，与诸君夏屋同居，岂徒月夕风晨，煮酒湖滨开社会；抽帆离宦海，笑太守春婆一梦，赢得棕鞋芒袜，扶筇花外听书声。”

名胜--庙祀

台州城八仙岩，奇石布列，境绝幽胜。岩前吕祖殿中对联数十，惟临海严孝廉乘潮作最佳，句云：“看下方扰扰红尘，富贵几时，只抵五更炊黍梦；溯上界茫茫浩劫，神仙不老，全凭一点度人心。”

赠僧联用佛家语，数见不鲜。钱塘吴薇客太史敬义赠虎跑寺平山和尚联云：“炉火红深，与我煨芋；窗树绿满，烦公写蕉。”具有雅人深致。

蜀诸葛丞相祠联云：“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常护定军山。”又云：“兴亡天定三分局；今古人思五丈原。”又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语皆可传。

杭州钱武肃王祠在涌金门外，规制宏敞，有王文成公题扁云“顺天者存”。楹联则有诸城刘文清公墉题云：“启匣尚存归国诏；解弢时拂射潮弓。”又孙文靖公题云：“衣锦还乡，保万民于安乐；上疏归国，启百世之蒸尝。”又裔孙嘉定伯瑜中丞宝琛题云：“功在生民，惜传闻异辞，信史尚留曲笔；德垂奕禩，怅播迁中叶，支流莫溯渊源。”

潮州有西湖，为一郡名胜。昔人有一联云：“湖名合杭颍而三，水木清华，惜不令大苏学士到此；山势分村郭之半，楼台金碧，还须倩小李将军画来。”语殊切，见《樵隐诗话》，未详撰者姓名。

台州巾子山张睢阳庙屡著灵应，郡人奉祀甚虔。楹联云：“慷慨誓师，守睢阳蕞尔之区，孤城中人皆乐死；从容尽节，振河北英雄之气，千载后貌尚如生。”运意精湛。又云：“保障在江淮，业肇中兴，正史论功先郭李；辉光齐日月，心明大义，孤城著节迈颜卢。”语亦圆稳。

祠宇楹联往往工拙互杂，独西湖巢居阁联语皆可传诵。“祠傍水仙王，北宋尚留高士躅；树成香雪海，西湖重见古时春。”陈若霖“梅鹤寄高闲，遗稿千秋笑司马；湖山写清泠，寒泉一掬拜坡仙。”朱上林“华表千年，遗蜕可闻元鹤语；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吴廷琛“山冷好教梅似续；巢新应有鹤归来。”方应纶

台郡士子祀文昌神甚虔。城中自府县两庠外，又有祠十余处。二月初三之期，先一日各醵钱会于祠中，笙歌彻夜，三日而后罢。城东北隅白雪山麓正学书院亦有是会。临学宋心芝学博经畬题联云：“二月二日迓神庥，祈天上星君，文皆夺命；一甲一名承旧学，愿海滨士子，试辄抡元。”一甲一名，盖指临海秦尚书鸣雷于嘉靖甲辰年登第。所居旧址即在书院侧。

羊城白云山半山寺高出云霄，具仙山楼阁之胜。联云：“上方月出初生白；下界尘飞不染红。”

涂山禹王庙据淮南之胜。方莲舫先生士涂常曰：“‘万国衣冠拜冕旒’，用之此地最切。”宫庶侯刺史思晋以杜诗“二仪清浊分上下”属对，真名帖也。见《蔗余偶笔》。

莫愁湖为金陵名胜。曾文正公甍后，士庶绘像以祀之。全椒薛慰农观察时雨撰联悬于厅事，云：“出西州城迤逦而来，看桑麻遍野，花柳成蹊，十万户重睹升平，遗爱难忘，白叟黄童齐堕泪；与中山王后先相望，幸湖海波平，石城浪静，五百载允符运会，威名并峙，衮衣赤舄更图形。”

快风阁在广州北门外，四面虚敞，所见无非邱陇。上有楹帖云：“引我舒怀山远近；催人行乐塚高低。”句颇超妙，景象恰合，乃扬州石天基成金所撰也。

番禺许宾衢观察祥光筑楼于珠江之滨，额曰“袖海”，取东坡“袖中有东海”意。复室重楹，极其壮丽，一时莫能伉焉。自撰楹帖云：“石角东南花月夜；潮头上下海天秋。”又云：“四面清风三面水；二分明月一分花。”

青田县盐关在城楼上，俯视溪流，最为得地。有联云：“水色清于金谷酒；瀑声听到石门山。”盖此地去石门洞仅七十里。

西湖茶舍，徐星北鹺令福辰题联句云：“十载许勾留，与西湖有缘，乃尝此水；千秋同俯仰，惟青山不老，如见故人。”

桂林栖霞寺旧有浑融和尚，已见《续话》，相传为胜朝遗老，隐于僧者也。曾自制一联悬之佛堂，云：“靠著这个山，看你脚根那里放；望见那湾水，知他源头何处来。”匪扰时，庙毁而联亦毁，今无有知者矣。书此可存其旧。

江心寺为东瓯第一名胜。寺东有楼曰“浩然”，盖寓意孟子“浩然之气”耳。登临一眺，无不在望。南有山与此山两两相峙，或曰：“此乃小金焦也。”戴涧邻观察槃守温时重加修葺，并悬以联云：“忆故乡两点金焦，同斯胜境；到此地一楼风月，助我清谈。”观察镇江人，故云。

温郡华盖山资福寺在山内东南隅。山有“左宜”、“右有”二山房，亦涧邻观察所建。黄黼堂太守维诰悬一联云：“洗砚池荒，梦草堂圮，愧我三载栖迟，何处寻墨客诗人，追维芳躅；鹿城眼底，雁荡望中，羡君一麾出守，最好携双柑斗酒，步武前贤。”

杭州西湖孤山林少岩县尉墓楹联甚多，不胜枚举。余特爱全椒薛慰农观察一联，因录之：“大节匹阎公，取义成仁，青史从今尊县尉；忠魂依处士，补梅招鹤，孤山终古属君家。”少岩，闽人也。庚申之变，全家殉难。大吏为之入告，上悯之，饬建专祠于孤山，春秋致祀。其墓即在祠后，与和靖墓为邻。然以县尉而膺此荣施，且得与前贤并峙，少岩不朽矣。

虎阜白公祠，何子贞太史绍基以公诗句为联云：“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

淮阴钓台在淮安府城外，上有漂母祠。座前一联云：“进食拯英雄，讵知鹿逐秦郊，开炎汉四百年基业；辞金明义利，又见鸠工淮浦，报贤母千万祀馨香。”款署“甘泉七十七老人李勗撰。”祠旁有蒹葭亭，张子青河帅之万重建。中有集明人题漂母词句一联云：“古渡临祠庙；行人说故侯。”款署王琛。

虎阜山景园为张船山太守问陶旧园故址，近人有一联云：“七里旧池塘，共几辈交游，连宵诗酒；三更好明月，况万家灯火，一片笙歌。”

延平府明翠阁在山之绝顶，琳宫梵宇，金碧辉煌，远望之真仙境也。其半山亭一联云：“大观在上；小住为佳。”

台州府城外东湖湖心亭，俞荫甫太史樾曾撰一联云：“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半里而至；宜晴宜雨，比西湖第一楼何如？”太史在杭，主讲诂经精舍，寓于湖上之第一楼，故云。此联王玉堂茂才维翰为余述。

扬州重修平山堂，吴晋壬太守唐林集唐、宋人词句云：“金戈铁马，芳草都迷，遇春风策杖寻幽，重省淮左名都，杜郎俊赏；舞榭歌台，图画难足，倚危亭登临送目，依旧二分流水，千古江山。”又江西湖口镇石钟山楼联句云：“砥柱突横流，看楚尾吴头，巨镇中分襟带巩；钧天张广乐，听山鸣谷应，大江东去鼓钟来。”

湖南祁阳县对岸四五里，地名浯溪，有石如镜，拭之可以照见对岸。刻有颜鲁公所书元次山《中兴颂》。杨海琴太守瀚集颂字作联句云：“地辟天开，斯文独立；山高水大，此石不磨。”

光绪乙亥纪元，江苏漕运在黑水洋死事之员，奉旨就天津建立专祠。去岁祠宇落成，额曰“特建忠愍祠”。正座系赠太仆寺卿衔知府用江苏补用同知蒯公光烈，其余计赠冏卿衔者二，赠道府衔者不一而足，而皆以云骑尉世袭云。祠内楹联甚多，兹择其尤者录后。如：“大海吸波涛，遗恨难填精卫石；圣朝多雨露，褒忠常傍水仙祠。”此乃合肥李爵相所撰。“一死亦何常奇，诸君浩劫同沦，最难堪碧海惊涛，寥天惨雾；千秋均不朽业，异日英灵如在，愿常护帆樯风转，刍粟云飞。”海昌陈炳泰撰。“同大厄于重洋，忆生死须臾，谁料至今留我辈；慰忠魂以庙祀，纵春秋凭吊，不堪痛哭悼诸君。”合肥王世藻、侯官江锡珪、龙泉蔡世廉此系同办漕运，在洋获救诸公所撰也。

乙亥之秋余奉檄摄温处观察，即方子颖观察鼎锐之缺。道经桃花岭，盖入处要道也。岭上祀关圣，庙貌巍然。且有泉，甘而冽。来往行人咸于斯憩息焉。庙中对联甚多，余匆匆而去，未能遍录。惟子颖所题一联尚能记忆，因录于左，句云：“日丽重宵，天上万家城阙；云开半岭，眼中武帝旌旗。”

归安凌厚堂堃，道光辛卯举人，大挑选授金华教谕。性怪僻，敢为大言。初到官，即于明伦堂自署一联云：“金匮万千言，孔子曰，孟子曰；华衮百廿作，帝者师，王者师。”见者无不吐舌。

陈子庄曰：“雍正六年，家文勤相国奉命督开吴淞江。时淞江守周公中鋐勤其官而水死，优旨赠太仆寺。乡民感甚，私祀之，屡著灵爽。道光七年，巡抚陶文毅公重浚此江，以公阴佑奏，奉特旨立庙江干。梁茝林中丞时任苏藩，实主其事。迨同治十年，合松江九厅之民以赴役。余摄上海，受工最多。余以公与先相国当日有共事之雅，虔祷公祠。半年之中，聚民夫数万人于河上，工程尅期竣事。是非神助而何？后上一联于神祠曰：‘百四十年旧迹重开，念先人谊切同舟，数典敢忘其祖；万一千丈钜工告蒇，庆此日江流顺轨，惟公所存者神。’以志神贶云。”

天竺白衣送子观音殿楹联甚多，皆庸浅不足道。惟钱塘魏春松侍御成宪所题，裁对自然，不失读书人吐属。句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杨柳；朱芾男子，天上石麒麟。”

湖北黄鹤楼联甚多，录其最著者：“一上高楼，缅当年江汉风流，多少千秋人物；双持使节，喜此日荆衡形势，纵横万里金汤。”史贻直“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殊恋恋，落梅时节且登楼。”钱楷“恨我到迟鹤已去；怪人来早诗先传。”“何时黄鹤重来，且共把金尊，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云尚在，问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一楼萃三楚精神，云鹤皆空残笛在；二水汇百川支派，古今无尽大江流。”“栏杆外滚滚波涛，任千古英雄，挽不住大江东去；窗户间堂堂日月，尽四时凭眺，几曾见黄鹤西来。”

凤台余菊农观察士瑮题送子观音洞云：“大德曰生，愿众生生生不已；至诚无息，求嗣息息息相通。”

西湖长生祠极多，楹联佳者，莫宝齐侍郎题诸城窦东皋总宪光鼐长生位云：“怜才心事无双，教泽深长留学校；知己生平第一，师恩高厚并君亲。”山阳李芝龄师宗昉题汪文端公长生位云：“政并白苏遗泽远；文成雅颂继声难。”杭郡绅士题帅仙舟中丞长生位云：“两浙人来，岁祝选湖山胜境；双堤门外，风流继唐宋名臣。”又题刘金门侍郎长生位云：“归兴托蒪鲈，一代文章留北阙；清芬接梅鹤，百年风教在西湖。”

《前编》：“西湖和靖墓有林文忠一联：‘世无遗草真能隐；山有名花转不孤。’为世所诵。”乱后此联失去，有人又为之补者，自是盛事。听孙观察颇以为恼。盖首联讹“世”为“士”，对句讹“名”为“梅”。和靖本处士也，“士”字不露则有意味；梅为和靖专属，谁不知者，露出“梅”字，未免滞相。又一联云：“我忆家风负梅鹤；天教处士领湖山。”“忆”字又讹作“已”字。“忆”字有思致，作“已”字则轻飘矣。

仁和吴小宋大令章祁以名孝廉宰蜀之蓬溪县，视民事如家事，尤以振文风端士习为先。尝曰：“邑宰于民最亲，于士为尤近。接以礼，联以情，未有不乐于为善者。以故终于任，士无干文网者。在官三年，以劳瘁卒。邑人感其惠，建祠奉祀，纪以联曰：“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故曰仁者无敌；保我子孙黎庶，尚亦有利，此以没世不忘。”

金岱峰教授司铎温州，奉祀许、郑二儒于仓圣祠，并题联扁云“圣德天生”，联云：“作黄帝史官，记动记言，鼻祖神灵明四目；开元公尔雅，释诂释训，耳孙著述衍三苍。”许公叔重龛扁云“学祖”，联云：“家传十四篇，书合三苍为一；律讽九千字，学通五经无双。”郑公康成龛扁云“经神”，联云：“微言守遗，当奉大师为表帜；实事求是，敢从二氏问传薪。”

客有述华陀庙联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又云：“岐黄以外无仁术；汉晋之间有异书。”时称前联尤佳。余谓“曹颅、关臂”事皆不见正史，不若后联之大方也。

平望平波台元真子祠有联云：“泛镜水千塍，归来餐菰饭蒪羹，地真仙境；听棹歌一曲，随处有荻花枫叶，我亦渔人。”笔意潇洒可喜。

泰州城西南隅水木幽秀，人称为小西湖。登眺远江，历历可数。上有庙，祀岳武穆。相传武穆曾驻军于此。伊墨卿太守擘窠大字一联云：“天留宋朝土；人说岳家军。”又一联云：“湖光穿户入；山色渡江来。”亦极其雄伟。拟暇时遣人拓之。

泰州城西有小园，依山负郭，颇饶野趣。富室尤氏之别墅也。厅事一联云：“十亩地无多，只宜春酒留宾，秋灯课子；半生天已定，惟向西园学圃，东郭催耕。”

湖北武昌府城内刘园有祠，祀花神。题联云：“五百年为园主人，高台曲池，点缀江城如画里；十二月催花使者，和风甘雨，氤氲香国得春多。”

钱塘魏春松观察成宪题吴山吕祖殿澄心阁云：“仙佛缘中，湖山胜处；楼台影里，云水闲时。”是真能吐弃凡艳，天然入妙者。

西湖大佛寺有沁雪泉，其题联云：“沁雪贮寒泉，一片清虚，照彻大千世界；开山成宝相，十分圆满，想见丈六金身。”语特雅切。

陆敬安曰：“沈鹿坪师作对联，警练自然，人争传诵。恐日久散佚，备录于此。太均神祠云：‘德并高谋，犹众之母；慈同大士，则百斯男。’乌程城隍神祠云：‘一城捍天下兵，丹心贯日；片语留身后誓，铁面凌霜。’”神为张睢阳，像脸色黑，以有“为厉鬼杀贼”语也

五里李临川先生祠云：“德仰儒宗，次立功，次立言，殁而可祭于社；名垂史册，古遗直，古遗爱，过者犹式其间。”湖州杨氏祠堂联云：“祠开苕左新门第；村纪关西旧世家。”

岳王祠联云：“百战妙一心运用；两言决千古太平。”又云：“子孝臣忠，决战早成三字狱；君猜相忌，偏安还赖十年功。”又钱伯瑜中丞联云：“万里坏长城，叹息北征将士；中原撑半壁，伤心南渡君臣。”又王之裔孙镇南为浙江运使时，修葺神职宇，题联云：“天章褒臣节，想当年竭力致身，忠孝兼全，万古精诚光日月；祖训衍家传，愿奕叶承先启后，蒸尝勿替，千秋俎豆炳湖山。”

孔宥函司马继鑅于咸丰四年秋来游武林，遍探西湖诸胜，所作楹联，挺拔可诵。题武肃王祠云：“吴越之间，至今乐土；汉唐以后，无此贤王。”

广州九曜坊华陀庙，其楹帖云：“愧当代以医名，未能与奸雄破腹穿胸，把他心肠易换；慨沉疴非药治，愿各从平日修身积善，默邀神鬼扶持。”相传为元化乩笔。

露筋祠诗，余最爱会稽许幼文茂才尚质“荷花开自落，秋水净无泥”。顺德蔡春帆太史锦泉制以联，悬之祠，云：“白水至今犹一色；绿杨到此不三眠。”皆为贞女写照，在离即间，可与阮亭诗争胜。

尝闻有赠周公瑾以联者，虽不及武庙之多，亦尽有致佳者。如鲍觉生侍郎桂星云：“小乔得婿称为快；名将为郎古孰争。”梁鞠泉孝廉云：“姻娅君臣专阃外；夫妻人物冠江东。”张南山云：“青春南国乔初嫁；赤壁东风亮助成。”三联堪称鼎足。

永胜寺在广州东门外，地极幽雅。每荷香荔熟时，文人集此作消夏会。寺僧颖勤既工吟咏，尤精篆法，颇似梦英和尚。尝见其自篆书门联云：“永和风日宜吾辈；胜地园林得□□。”首二字可云工巧。

蔡春帆太史罢官归里。道光己酉正月三日，招集里中旧游，文酒竟日。客去登楼，无疾而逝。说者谓其前年题吕仙祠楹联云：“因果证殊难，看残棋局光阴，试问转瞬重来，几见种桃道士；黄粱炊渐熟，阅遍枕头世界，乐得饱餐一顿，做成食饭神仙。”竟成语谶。

京师陶然亭水边有网燕者，游人争买放之，一只数钱，谓之燕子钱。钱塘沈峙公上舍埁陶然亭联句云：“破除乡思鹅儿酒；妆点新闻燕子钱。”

海幢寺内有观音像，其像有须。祈嗣者往往应验。德文庄公抚粤时，尝往求子，遂生英煦斋相国和。后相国弟某司马官粤东同知，相国寄题楹联云：“佳气海天遥，忆当年兆协桑弧，早沐神慈垂默佑；政声山斗在，念此日荫承兰绮，敢忘忠荩绍清芬。”至今此联犹悬殿壁。

吴山月老祠联云：“莫专问婚姻，凭他万事随缘，都是前生注定；亦兼司禄命，笑我一官需次，也当此处邀灵。”

湖南郭天民中丞致仕后，足不出户。有题真武庙联云：“中国有圣人，是祖是师，咄咄西来东土；名山藏帝子，亦仙亦佛，元元北镇南天。”为时所诵。洪经略抚湘沅时，知公不可屈，假公事要之。逡巡至署，洪出迎宾，公即曰：“两朝元老！”洪应曰：“千古罪人。”是此八字可为洪门对矣。

惠州元妙观为羽士大道场，古樾拏空，奇石挺立，洵为东州福地。其大门有楹联云：“玉局仙人留带日；赵州和尚吃茶时。”宋芷湾太史手笔。现成语一经拈出，恰是本地风光。

《清异录》：“《龙兴寺檀越舍幡盖文》中一联云：‘僧旂交舞，丁当起自风铃；佛伞高张，焜耀生于日镜。’其造语迥出寻常轨辙。”

西路天山有关帝庙，据山之胜。徐星伯太史松联云：“赫濯震天山，通万里车书，何处是张营岳垒；阴灵森祕殿，饱千秋冰雪，此中有汉石唐碑。”见《蔗余偶笔》。

岳武穆王庙佳对美不胜收，大都从“莫须有”三字用意居多。过汤阴县，瞻仰岳王家庙，见龛上一联云：“凛凛生气；悠悠苍天。”此八字可以包扫一切。

湖州荻港吕祖道院，阮太傅抚浙时奏加封号。朱文正公有“七千坛所飞天箓；九百年来宰玉清”联句。方莲舫先生士淦制联云：“灵梦记邯郸，仙迹曾瞻风雪里；宸章焕苕霅，我来重谒水云乡。”见《蔗余偶笔》。自注云：“荻港道场仿邯郸规制，曾雪夜经过。”

福州井楼门外□□□颓圮过半，有旧额，书“高凤先生祠”。初疑《北史》高凤何以祀闽，或为同姓名者欤？偶入视楹联，一联句云：“牲芗后代崇明祀；卜筮当年著正宗。”因记《闻见巵言》载：“闽省闽县高凤善卜，遇物辄以意推，不专用《易》。宏治己酉，福州傅用养占功名，凤曰：‘必中解元。’问其故，则曰：‘吾适剖椰子，其象解圆，故知必中解元。’已而果然。”又《卜易窥微》载：“正德戊午秋试，福建镇守内臣书‘奐’字，占本省解元在何处。曰：‘尊书或在兴化，然既俗书作奐，一人在中而八府居下，恐仍福州人。’榜发，为侯官林克仁。”此所祀者即其人无疑，即以对语七字断之也。

桂林省城学政衙署之右有元平章庙，神像奇伟。相传元时某平章修城有功，人思其德，建庙于此。近归学政衙门奉祀。俗人又称为“黑神庙”。滇南池籥庭生春视学时，悬一联云：“世人称为黑神，其诬甚矣；古来有奇男子，于兹见之。”

靳迪臣观察邦庆云：“山东各府皆有考棚，惟兖州府属之曲阜县，因有四氏学，另设试院，在圣庙之旁。咸丰四年重修，时吾师冯展云夫子督学是邦，撰一联悬之厅事，云：‘数仞墙高，圣人居近；万间厦广，寒士颜欢。’后二十余年，余守衢州，见正谊书院亦悬此联，乃冯铁华观察誉骢所书。观察，展师胞弟。衢州有孔氏家庙，与书院相近，用来亦恰切。”

迪臣又云：“石将军庙在衢州府署乐丰亭之左，祈祷甚灵。庙前有一石筍，或云即其神也。志乘未载。另有二碑，亦未详将军之名何自昉。迪臣撰一联悬之庙中，云：‘灵神不为地乘没；将军疑是天上来。’”

浙宁府城隍庙戏台联，忘为何人所撰，姑录之，云：“千万场秋月春风，弹指间蝴蝶梦来，琵琶弦上；三百副金尊檀板，关情处桃花扇底，燕子灯前。”

塘栖岸上有一危亭，柱间悬一联，云：“雁将来候芦先白；露到浓时月有烟。”秀隽可喜。

宋牧仲荦抚吴时，为唐六如修墓。韩文懿公题云：“在昔唐衢常恸哭；只今宋玉与招魂。”眼前之语，信手拈来，便成绝对。

南昌滕王阁毁于金声恒之乱。顺治中，蔡尚书士英开府江右，重新之。海内名流赋诗甚多，惟海盐彭羡门孙遹造句为最警切，句云：“依然极浦生秋水；终古寒潮送夕阳。”

先君子过苏州时，有客约同游灵岩山馆。以前游未畅，且欲考悉其颠末，因欣然拏舟前往，历览久之。盖不过相隔十余年，而门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馆即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间，毕秋帆先生所购筑。营造之工，亭台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计购值及工费不下十万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将扁额悬挂。其头门曰“灵岩山馆”，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障，卧游终古定何年。”皆先生自书，而语意凄惋，识者已虑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门扁曰“钟秀灵峰”，乃阿文成公书。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路。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书。忆昔时是处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今俱无之。楼下刻《纪恩》诗及谢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鱼出没可数。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纱人。”池上有精舍曰“砚石山房”，则刘文清公书也。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园至今无恙。至二十一年，始为虞山蒋相国后人所得，而先生自镇抚陕西、河南、山东，总制两湖，计二十余年，平泉草木终未一见。余前游诗云：“灵岩亭馆出烟霞，占尽中吴景物嘉。闻说主人不曾到，邱山华屋可胜嗟。”盖纪实也。《楹联丛话》前数联均未及采，谨录之。

先君子抚吴时，有以《绣谷送春》图卷来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过昂，因置之。按：绣谷，园名，在苏州阊门内。嘉庆中，为吾乡叶晓崖河帅所得，后归谢椒石观察，又后归王竹屿都转。叶、谢、王皆余家至好，往来最熟，今则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国初为蒋氏旧业，偶于土中掘得“绣谷”二大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有法，相传为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张匠门、惠天牧、徐徵斋、蒋仙根诸名流曾于此作送春会，王石谷、杨子鹤为之图。时沈归愚尚书年才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后己卯送春会者，则以尚书为首座矣。先是蒋氏将售是宅，犹豫未决，卜于乩笔，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而上语应，叶氏转售于谢氏，谢又转售于王氏，而对语亦应。一宅之迁流，悉有定数，亦奇矣哉。

温州江心寺有文公祠，祠壁有石刻信国公像，为前巡道秦小岘先生所摹，有赞有诗，并系以跋。跋云：“《温州府志》及《永嘉县志》俱称：‘德祐元年，公与陆秀夫、张世杰在江心寺同立益王。’非也。《宋史》：‘益王昰、信王昺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温州，陆秀夫追及于道，张世杰自定海至，奉益王为兵马都元帅，昺副之。’是此时公并未在温，无同立益王之事。迨益王入闽，公始自高邮泛海来温，上表益王劝进，召至福州，拜右丞相，改封信王为卫王，皆德祐二年事。县志称德祐元年，亦误。”案：此跋似未深考。今府县两志并无文天祥同立益王之文，且俱明标德祐二年，不知小岘先生何所据而云然也。小岘先生有一联云：“杜宇声寒，柴市一腔留热血；梅花梦断，瓯江千载泣忠魂。”颇工丽。然尚不如彭清典联云：“孤屿有邻，喜得卓公称后死；严陵在望，直呼皋羽哭先生。”尤为警切矣。又有一长联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谊若龟鉴，忠肝若铁石；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在地为河岳，经天为日星。”初闻此联语，极为叹赏，而不知何人所制，今乃知为李石农先生所题。盖信国大魁日，出王伯厚之门，“古谊”二句即其卷中评语，不独忠肝铁石，信因果践斯言，而伯厚之巨眼知人，亦为龟鉴矣。此先生所谓“久要不忘”也。若非稽此故实，鲜不疑上联所作为何语耳。

永嘉县治文公祠之旁为卓公祠，祀前明户部侍郎卓忠毅公敬。从前纪载各书率称卓忠贞祠，实沿误也。公旧有祠，前明中叶奉诏建在郡城南隅。万历间，郡守卫承芳始移建于江心寺文公祠之右，岁久倾圮。我朝康熙中，郡人陈孝廉振麟倡捐重修。乾隆丙子，督学使者吾闽雷翠庭先生鋐复率永嘉崔邑侯锡重修。甲午，曾邑侯唯亦从事焉。顾规制稍狭，祠中名流榜联及过客题咏少所概见。视文公祠，喧寂迥异，为之惄然。按：史传载，建文初，忠毅尝密疏言“燕王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疏入，召问，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帝默然，事竟寝。燕王即位，责以“建议徙封，离间骨肉”。然犹怜其才，命系狱。姚广孝故与有隙，进曰：“敬之言诚见用，上讵有今日乎？”成祖不得已，斩之，且夷三族，慨然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耳。”焦弱侯竑作祠记，叙述独详备，所当镌之祠壁者也。祠中有旧联二，颇沈著。一云：“祠接谢亭，亦有文章惊海内；忠符信国，并悬肝胆照江心。”系雷翠庭先生所题。一云：“沥悃陈谟拒不庸，遂使奸邪误国；捐躯赴难同一死，却教沟渎无颜。”系诸城窦东皋先生光鼐所题。

《永嘉县志--经籍门》载：“潘柽《转庵集》一卷，文苑门有传。”按，《梅磵诗话》云：“永嘉潘柽字德久，号转庵，水心先生序其诗集。言德久年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皆本德久。读书评文，得古文深处。举进士不第，用父赏授右职，为閤门舍人。《题钓台》一联云：‘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为人传诵。”

佳话

桐城张文和公年已七十，精神犹健，上甚倚重之。常自面奏：“诚恐有昏聩处”，意欲求退。故其七旬寿辰高宗赐联云：“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同人荣之。

江苏吴晋任太守唐林精于六朝书法，制联尤工。尝代梅小岩中丞寿李爵相太夫人八秩，句云：“皇帝赐寿，群公上寿，中外大小百僚颂期颐寿，广轮千由旬，欧洲十四国，更梯山航海，玉帛偕来，福德亚重光，算自古迄今，奉母尊荣，盛会可入无双谱；”对云：“巡抚七省，总督九省，宰相尚书两官同政事省，东西二陕伯，勋卫五等封，看拖紫纡青，羽仪亲导，起居荣八座，愿惟申及甫，作朋永祚，纯嘏共享于万年。”又代任筱沅方伯句云：“天帝锡九龄，数肇箕畴，设帨光华期十日，溯公卿将相岳牧监司，富贵萃一门，羡丝纶几杖同颁，福寿多男双晋国；文昌辉八座，对开幕府，称觞来牙笏满床，合燕赵滇黔江淮闽越，讴歌倾四镇，祝带砺河山永固，功勋盖代两汾阳。”又代同乡寿任筱沅方伯太夫人八秩句云：“义方教子喜成名，制科拔萃，三十年驯致显扬，溯治谱垂声，超阶不次，竖校官碑，留使君舄，拥专城节，绣宜指衣，洎秉皋乌台，开藩红籀，甘棠普泽，胥由画荻传芬，机杼励葱珩，宜其八秩康强，八座起居承爱日；彩服娱亲传色养，介觥跻堂，九五福备陈寿考，况板舆乐志，胜地频探，饲华亭鹤，食武昌鱼，揽恒岳图，拜嵩高阙，更西江饮水，东浙观潮，烟月怡情，益令冈陵笃庆，阶庭灿兰玉，行见万熹阗骈，万家生佛祝慈云。”

同治辛未，袁筱隖宫詹集汉碑赠翁文端夫人寿对，时玉甫开府关中，叔平晋阶阁学矣句云：“尧舜出宫闱，宜闰梱名贤，世以王佐帝师，相夫教子；期颐垂福荫，愿康强寿母，长看状头节度，报国承家。”

吴平斋封翁云筮仕吴中，以贤嗣成立，奉身而退。博雅好古，书画精通。讲究金石，一室尊彝多三代上物。尝得两罍，以名其轩。俞荫甫学使樾时亦卜居吴下，与之近邻，常相过从。贺其七十联云：“合千古之寿寿公，永保用，永保昌，左鼎右彝，坐两罍轩，居然三代上；以十年之长长我，六十耆，七十老，望衡对宇，隔一条巷，有此二闲人。”

应敏斋方伯宝时周甲大庆，其太母年近九旬。俞荫甫为其甲辰乡榜同年，又与同庚，贺以联云：“长于我一月有余，忆卅六载前同列贤书，蕊榜并题年廿四；亲在堂九旬将届，合百五十岁三周大衍，兰陔兼祝母千秋。”

临海王芝圃先生世芬生于顺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时。康熙丙辰，从贝子征耿逆，血战，斩寇数十。贝子遽率，未及奏功。年四十九，补博士弟子员。继而贡成均，官遂昌司训。乾隆辛巳，授国子监司业。庚寅，加翰林侍讲。时已百十二岁矣。当七旬时，孙曾已盛。逮百龄外，孙曾复举曾孙。自为联云：“大小孙眼看七代；内外翰身历四朝。”盖纪实也。

敏斋方伯由苏藩任内告养，时年已五十，尚未得子。奉母家居后，广行善事，连茁佳儿。予濒年与同办西北赈务，时值六十庆寿，尽以亲友贺赀归赈。又代其母建坊，天语褒加，荣及闾里。虽去官而仍心殷民瘼，李傅相器之，亦可谓知己也。今周甲大庆，已得四男。予寿以联云：“作忠仍作孝，羡六旬犹舞斑衣，善则归亲，天使寿翁娱老母；忘世不忘民，代三省广筹粒食，福求自己，人夸晚岁庆多男。”

陈子庄曰：“伯祖朝珍公廷献，乾隆辛卯举人。弱冠登科，意气豪迈，在都中遇翰苑诸君，必以论文数典困之。洪稚存、张船山太史均畏其锋。常自嘲曰：‘吾来会试，状元总在吾袋中。无奈辄遇剪绺也。’官教谕三十余年，不问家人生产，惟以饮酒赋诗为事。年跻八秩，奉部推升国子监典籍，门下生集资为祝生辰。同官仁和沈秋河为撰寿序，用一百个‘死’字，文极奇诡。复撰一联赠之曰：‘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称上等；又升官又添寿，教官无此下台。’道光辛卯，重赴鹿鸣。姪九皋是科亦登乡荐，为吾宗盛事。”

杭城中正巷外华光庵有卖卜翁，望之若五十许人。忽传有人醵钱在宗阳宫寿百岁老人者，至即卖卜翁也。问其所养，曰：“不参禅，不学道。五十前奔走四方。五十后无所营求，惟安心卖卜而已，不省何以百岁也。”时送寿联甚夥，琴坞先生一联云：“身行万里半天下；眼见四朝全盛时。”老人盖历雍、乾、嘉、道四朝矣。

江右黄仲鸾观察彬曰：“八言寿联，每作四字对。两句句法板重，多不贯气。曾记一‘嘉平月八十男寿’联云：‘嶰竹十二，筩调律吕；大椿八千，岁为春秋。’语极自然，不落窠臼。”

仲鸾又曰：“集句有极浑成者。曾见贺十月新婚一联云：‘夫昏礼以著代也；是良月就盈数焉。’以《戴记》对《左传》，自然工切。”

刘金门侍郎凤诰才思纵横，涉笔成趣。有人以佳纸乞寿联，值其据案作书，遂问：“生在何时？”答以“十一月十一日”。即书此六字于纸。其人怒甚，不敢言。侍郎复问：“若干岁？”答曰：“八十正寿。”遂复书曰：“八千春八千秋。”其人乃大喜，称谢而去。

杨笙友进士和鸣善为时文，太夫人某以侧室受封，七十寿辰，其族人同寿以联云：“天生贤子孙，绕膝尽芝兰玉树；人皆大欢喜，同声视耄耋期颐。”此联盖脱化《丛话》中邹小山宗伯所作“有子有孙”一联语意，颂扬得体，可谓食古而化矣。

张南山先生九月三十日生辰。咸丰丁巳，年七十八，值重游泮水之年，同僚辈为之称觞。李紫辅学博献联云：“诗称三子，学绩三余，望重三城，福懋三多，寿祝三秋，愿松柯益健，菊节弥坚，文囿词场陪杖履；身历四朝，名高四海，官尊四品，科连四世，堂开四代，况夫妇齐眉，儿孙晋爵，国恩家庆乐林泉。”

南海冯潜斋太史成修乾隆乙卯重宴鹿鸣，年九十四岁。曾自制联云：“年方弱冠便登科，有何难哉，亦是逢场作戏；寿寓百龄重宴尔，自云幸矣，便教舞彩为欢。”

相国穆鹤舫彰阿与宣庙同庚。除夕生日，僚属献联者充门，语多颂扬，俱不惬意。惟鲍觉生先生桂星一联云：“一德赞襄，帝庇元臣同寿考；四时调燮，天生上相在春前。”公见而喜曰：“毕竟才人吐属，与众不同。”

严比玉太守之母蔡太恭人四十生辰联云：“长日彩衣孙抱戏；盛年纱幔子传经。”

德清陆虩庵先生震东七十寿联云：“地本仙居，鸠杖亲携寻药饵；官真吏隐，鹤觞小酌咏梅花。”时官仙居教谕

汉军庆蕉园将军保诞辰在中秋日。镇广州，值七旬寿辰，屏幛盈座，颂祷谀词备极精好。严厚民杰时居羊城，与将军有旧，是日以赫蹏笺用宋体书一联以献云：“上古大椿长不老；小山丛桂最宜秋。”将军大喜，悬之上清，语宾朋曰：“厚民，经师也。以庄语勗予。”

有七十翁以独眠不能温而藉口纳妾者，或贺之以联句云：“古礼堪征，特为非人不暖；浮生若梦，要知为欢几何！”又一联云：“露电观心，无遮无碍；云烟过眼，即色即空。”真可做箴铭矣。

阳春谭康侯部曹敬昭十二岁时应郡县试，凡十四冠军。某撰一联贺云：“万千卷里无双士；十四场推第一人。”可谓绝无仅有。

祝桐君先生凤喈为安伯太守庆年之本生祖，携安伯回闽迎娶，吉期之日，贺联盈庭。陈弼夫方伯景亮一联句云：“鼓瑟鼓琴，宜家宜室；佳儿佳妇，多福多男。”金保三夫人陆兰生书赠其新房一联云：“红烛夜深观博议；绿窗风静咏周南。”颇得闺阁大体。

中丞王某多蓄姬妾，有浦氏者一举两男，中丞喜极。学使某撰有联云：“三槐旧种自王；双珠新出于浦。”中丞自题浦氏房联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须怜我我怜卿。”按：此十四字，每有同者。

博晰斋明，满洲人，壬申编修，外任府道，改兵部郎中。博闻强识，于京圻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殚洽。老年颓放，布衫草笠，徙倚城东，醉辄题诗于僧舍酒楼，洒如也。人有叩其姓氏者，则答云：“我有一联。”又问何句，则云：“八千里外曾观察；三十年前是翰林。”

贺双寿有子孙者联云：“举案齐眉，俱无量寿；奉觞绕膝，皆不羁才。”或云林颖叔方伯所撰，或云系成语。语虽近泛，亦自典雅不俗。

同治癸酉，为余六十初度，同怀弟姪合制一联句云：“花萼集，竹林游，他日归田应有约；廉察精，功过录，此身修福合长生。”越二年，为余室杨夫人六十寿，又制一联云；“中寿世所荣，祝嫂嫂千秋，永佐阿哥持豸节；高歌吾已老，愿年年二月，长偕犹子进麋觞。”

南海桂星垣太史文耀，笙陔司马尊甫也。释褐归娶时，榜其门云：“秋进士联春进士；大登科后小登科。”人艳称之。

南海陈鹿苹孝廉廷辅馆于羊城，生徒甚众。有登贤书者，命植桂一株；有补博士弟子员者，命种梅一树。故斋中桂梅二花特甚。尝自书楹帖悬于斋中，云：“鹏鹗荐余栽桂树；藻芹掇罢种梅花。”洵属佳话。

南海劳莪野孝廉潼素工时文。乾隆乙酉科出闱后，自负不肯作第二人想。及揭晓，泥金到门，乃报中亚魁也。劳曰：“吾文当第一，何以第二！然则解元为谁？”对曰：“顺德梁泉也。”劳始不语。至簪花日，其门署一联云：“险些儿做了五经魁首；好汉子让他一个头名。”

粤东科甲，二百年来状元、探花各得二人，惟无榜眼。俗谓“广东不曾开眼”。道光庚戌，番禺许叔文其光以第二人及第，泥金到门，其家署一联云：“蕊榜开新眼；金鳌亚状头。”语虽无奇，亦足以应谣谚也。

松郡陆文裕公为司业，为祭酒，为丁丑会试主考，又为山西浙江提学，门生满天下。征入为詹事，学士堂中对联云：“步玉登金，十八人中唐学士；升堂入室，三千门下鲁诸生。”盖实录也。

熊大司马廷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就文，中万历湖广乡试第一名。因题其堂柱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

戴菔塘《藤阴杂记》云：“护国寺西先为张文和公廷玉３第，后改西华门内，赐史文靖公。余癸未出钱塘王文庄公门下，曾于此第谒见，有‘江山胜地皆行部；台阁崇班半属僚’之联。后文靖甍，又以赐文庄，师生接住，亦是佳话。文庄内直二十四年，以除夕所赐‘福’字二十四悬挂，曰‘二十四福堂’，外无余地，公子请曰：此后拜赐，何以置之？公曰：别置一轩，名曰‘余福’。”

《耆旧续闻》：“东坡自海外归，谢表云：‘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为天幸。’盖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觉也。或云：后即以为联，悬之室。”

余姚郑耕余赠人句云：“人皆欲杀今之白；我醉须埋背有伶。”倔强盘曲，句法新而用意别也。

《秋雨盦》云：“闽有三苏祠，其联云：‘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长泰戴方伯燝手撰，见周栎园先生《闽小纪》。”按：此联已见《丛话》，“八大家”为“四大家”，撰联者为张鹏翔，云在眉山。小有歧异，不妨两存之。

福建莆田县黄桐石曾著《战古堂诗》。辟一“小桃源”，其大门联云：“草木自生无税地；子孙长读未烧书。”句极新颖。

方恪敏公观承本名家子，能文，以族人累徙居塞外。弱冠归金陵，借居清凉山寺。寺僧决其后有大运，厚遇之。雍正壬子，平郡王征准噶尔，爱公才，奏带为记室。世宗命以布衣召见，赐内阁中书，偕往。凯旋，以军功实授。累官至直隶总督。年六十有一，以八月十四日始生一子。公喜甚，自撰偶句十字云：“与吾同甲子；添汝作中秋。”高宗闻其生子，代为之喜，命抱至，解所佩金丝荷囊赐之而出。

世宗尝谕朱纲曰：“朕曾蒙圣祖慈训‘戒急用忍’，故殿中匾额即用此四字，仍敬书‘上谕’二字于上。东暖阁匾额取‘惟仁’二字，对联云：‘诸恶不忍作；众善必乐为。’西暖阁匾额取‘为君难’三字，对联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可见列圣相承，心传有自。事载《熙朝新语》。

《熙朝新语》：“沈宗伯德潜以名诸生久困场屋。乾隆元年，荐举鸿博，召试不售，归。戊午、己未联捷，入词垣，年已六十余矣。壬戌，散馆，试殿上。日未映，黄门卷簾，上出，问诸臣：‘谁是沈德潜？’奏曰：‘臣是也。’上曰：‘文成乎？’对曰：‘未也。’上曰：‘汝江南老名士，而迟迟乎？’翌日，授编修。和《消夏十咏》于内阁，分给笔札，赐饮及饼饵瓜果。自午至未，成诗六章。有旨嘉奖。历迁礼部侍郎，乞假省墓。诏赠先人如其官，并赐偶句褒之云：‘清朝旧名士；吴下老诗翁。’闻其家以此十字揭诸楣。”

吾乡李文贞公光地，一代名臣也。未达时，祈梦于神，问己终身富贵。神示以十大字一联云：“富贵无心想；科名总不成。”觉而恶之。后中康熙庚戌进士，犹不以为意。及官至相国，方知“戌”字是“成”而非“成”；“想”字无“心”恰是“相”也。

挽联

《春渚纪闻》：“薳一日谒冰华，又于其所居烟雨堂偶诵人祭坡公挽联句云：‘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岂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冰华笑曰：‘此老夫所为者。’因请‘降邹阳’事。冰华云：‘元祐初，刘贡父梦至一官府，案间文轴甚多，偶取一轴展视，云：在宋为苏某；逆数而上十三世，在西汉为邹阳。盖如黄帝时为火师，周朝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常州程文恭公，纯庙甚倚重。甍于京。上挽以十四字云：“执笏无惭真宰相；盖棺还是老书生。”可谓备极哀荣矣。

湖北青墨卿中丞伏法，张文毅挽以联云：“雷霆雨露总天恩，早知秉节孤忠，久拚一死；成败功名皆幻境，即此盖棺定论，已足千秋。”

陈忠愍军门死节吴淞，士民赠以联云：“昔时未读五车书，雅量清心，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实是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人愧死；此日竟成千秋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忘吾身不忘吾主，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按：“昔时未读书”五字，军门在时屡自言也。

光泽何氏妇自挽一联，已见《续话》。惟系郑仁圃所转述，为林氏妇代作者。似前录语意尚逊此联之亲切有味，故更录此句云：“奴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愿后日重订婚姻，莫向生妻谈死妇；儿依严父艰哉，小孩子定仍有母，倘常时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上联别其夫，下联嘱其子。语浅情真，宜为后人传诵不置。

山左不第士子客死自挽云：“五千里北辙南辕，看人富贵受人怜，落拓穷途，何处洒狂生涕泪；十一次东涂西抹，呕我心肝摧我命，仓皇歧路，再休提名士风流。”

李都转映棻挽胡文忠句云：“公是武侯一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侍文忠五载，感恩知己，生不能忘。”

有挽父母俱存联云：“君竟忘父母衰孱，忍割尘缘骑鹤去；我但觉友朋寥落，怕从天上认鸿归。”

山阴万仲桓运判挽关中吕曼叔观察儁孙句云：“念名城撄堞，结交与共死生，曾几何时，华岳秋高成独往；忆萧寺衔杯，相约再联觞咏，言犹在耳，樊川山好不从来。”

袁筱隖宫詹挽杨霖川太守光澍句云：“两届星周，循誉久推贤太守；九秋霜陨，后凋又谢老成人。”又平湖沈吉田观察应奎句云：“方欣一顾空群，燕市台高，神骏逍遥谁买骨；剩有四龄弱息，汉江波冷，悲啼辛苦叹将雏。”

江右杨庆伯廉访挽汪柳门学使鸣銮太夫人联句云：“经幔授官箴，使节刚从同凤去；仙軿翔客路，家书愁绝伯鸾看。”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奉命至镇海军营。比遣戍新疆，居恒常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语不置云。此可制以为联，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然忠义之忱可想见矣。后公以云贵总督引疾家居。咸丰初元，奉诏起讨粤贼。海内欣望，而公甍于途中。文宗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主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非常知遇，天下臣民读之，皆代为感泣也。

嘉定瞿经孳挽吕曼叔观察联云：“要地正需贤，十五年拥节秉麾，可法可师，文章经济，忆春风送别青门，返旆似嫌君太速；微疴能夺命，廿二日遗函发箧，斯人斯疾，乡邦气数，对秋雨飘零黄叶，抚棺已痛我来迟。”

又挽邠州韩宝臣太守联云：“廉吏不可为，剧怜终老一州，翠羽颁云仍未睹；故人欣有后，料得传书双雁，麻衣如雪正初归。”

又挽徐兰江明府云：“一榻旧日曾悬，挂剑又将悲宿草；七符曾递绾，盖棺谁信共清风。”

又挽江柳门学使太夫人云：“老凤健丹山，忽惊养辍宣文，望十丈龙门，关辅孤寒齐一恸；封鱼睽素愿，正值悲深奉倩，叹半年驿路，皇华归去挈双棺。”

又挽陈同叔比部夫人联云：“百药竟无灵，剧怜夫子未归，锦瑟华年伤客路；五花曾被宠，乍睹佳儿有妇，瑶台明月列仙班。”

又二联，代友挽高梁臣军门云：“百战久垂名，扫遍欃枪，那堪华顶招魂，惊睹归元怒先轸；一夫今倡乱，变生肘腋，卒使壶头赍恨，惨教裹革痛文渊。”“大树顿飘零，缅半生绩楙旂常，知北阙褒忠，旷典特颁鸡鹿塞；高堂尽垂暮，惨前代祸同藩镇，值南辕返榇，英灵遗憾鹳鹅军。”

又代友挽胞妹联云：“弟妹尽飘零，叹班超未遂生还，恰为大家抚膺一恸；门楣好夫婿，幸阿士能垂文誉，新谐佳妇且慰九原。”

路润生太史挽妹联云：“汝性最聪明，曾伴阿兄吟柳絮；甥行皆幼弱，忍看若辈著芦花。”

山左何汝真都转挽蒋璞山中丞联云：“白水久盟心，难忘东阁官梅，数点冲寒同入咏；红尘今撒手，怅望西江云树，万家举火待何人。”

杨荣绪太守为浙省最清廉之宫，而不得于上官，后以撤任抑郁而死。殁之前一夕，大书自挽联句云：“一死便成大自在；他生须略减聪明。”命其子笔诸书。

黄仲鸾观察述：一学究某困于场屋，其妻以抑郁而亡。其夫挽之云：“苦我半生，可怜举案荆妻，先归天上；祝卿再世，不遇登科夫婿，莫到人间。”词意甚佳，脍炙人口。吾乡喻采臣庶常为汤敦甫相国婿，夫人贤淑知书。庶常新纳一姬，颇有怨言。传诵此联时，夫人从而论之曰：“联语固佳，若改‘登科’二字为‘多情’，则更胜。”庶常哑然曰：“恐闺中人又怨不登科也。”夫人面頳语塞。

吴竹庄中丞善制楹联，名重一时。其挽吴鹤山封翁云：“本是同族弟兄，当年论事论心，每到难时怜故我；试问吾乡父老，此后任劳任怨，更从何处觅斯人。”封翁居乡，见义必为，中丞微时亦受其惠，故云。

侯文端公仁丁酉典福建乡试，予出其门下。甍于位，门人公挽一联云：“匡道统于圣学绝续交，诚意正心，讲席敢参他说进；夺我主于国事纷纭日，排和议战，明朝无复谏书来。”

沈云轩晋，萧山之名孝廉也。工诗善酒，以大挑分发吾闽，擢司马，历署永春、龙岩各州，并权福鼎。政声卓著，闽人德之。己未科分校秋闱，林锡三学士即出其门下。以名翰林为毅庙师。云轩哲嗣兆桂，克承父志，筮仕闽疆，以司马亦权福邑。后先辉映，一时称之。云轩卒于家，其门人公挽以联云：“作帝师师，公之桃李遍天下；为民父父，膏以黍苗及后人。”

徐树人中丞宗干，即先君在齐臬时所荐士也。以大令起家，来抚吾闽，历有年所。慈祥忠厚，士属咸爱戴之。同治初年，甍于任。杨雪沧浚舍人挽以联云：“是人间父母神明，大被万家，遗爱长留钜鹿笏；遍海内门生知己，心香一瓣，失声同哭岘山碑。”又廖执斋广文骧联云：“五度闽峤宣风，厚泽深仁，德政长留功不朽；三载程门立雪，感恩知己，渊源授受谊难忘。”中丞盖尝五至闽，为执斋叔祖仪卿观察门下士，执斋又出其门下，故云。

林轩如外翰鸿翔与姪傅年为文字知交，互相切磋盖有年矣。姪以浦城教谕庚午送闱，病殁于家。外翰挽以联云：“文章千古事；肝胆十年交。”盖姪雄于文，久困始售，故首句云云。

纪文达公性喜诙谐，尝作《京官》诗数十首，一时传诵焉。有某京卿，记名专以道员用，文达甚喜之，每事必咨询，至不能捨，而终老于京卿，贫病以死。文达甚悔之。戏挽以联云：“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吴县陶太守庆增以翰林起家。道光乙亥，为浙江副考，所取多知名士。己酉岁，于济南府任所丁母忧，哀毁过甚，肝气疾剧而卒，年仅四旬，其父犹在。殁时自挽云：“死而有知，应喜慈亲仍聚首；生何所恋，长离老父独伤心。”闻者悲之。

沈士生孝廉乙辉好学能文，尤精楹帖。其挽林锡三学士句云：“以身许国不及私，力疾而衡文，从容而坐化，岂真仙乎非死，死固乐矣生奈何，妻也子也弗在侧；惟我相从为有素，因缘则翰墨，恩谊则弟兄，可怜病望其来，来未几时君又逝，医耶药耶咎伊谁。”又代其内弟陈澍农广文春霖云：“以文字结主知，卅年敭历清华，轺车衔命，讲幄宣勤，仆仆半生，遂以勤劳婴宿疾；惟仁人宜寿相，半百光阴荏苒，一椽仅蔽，二顷难谋，萧萧清况，博将遗泽付诸甥。”又代友人句云：“两世契交情，溯从事丹铅，诸昆亲炙多年，获教岂徒身受益；一朝悲永诀，看公归素旐，伯兄宦羁斯地，临风不独我伤神。”

陆敬安云：“九言挽联，难得佳者。尝于仁和陈子箴茂才世敬家，见其尊人座联云：‘蒙二爻以子克家为吉；箕五福得考终命而全。’用经语，妙造自然。”

唐明府炳由庶席改官桃源令，殁后有挽之者，句云：“天上谪仙，此去依然参桂署；人间隐吏，今来何处问桃源。”人皆称其雅切。

李鹤杉学博日羲之尊人秋霞先生允枫挽联云：“惭未因群随谒纪；惨于见绍辄思康。”

陆敬安云：“先君子芗畇公讳元錞，生于先大父秋畦公临海学署。时乾隆辛丑年也。道光己亥，余司铎台郡，迎养署中。先君子精八分书法，求者坌集，应之不倦。性嗜花，载植盈庭，四时灿烂不绝。兴至则纵游岩壑，或与二三朋友瀹茗衔杯，优游永日。与人仁恕诚恪，周急惟恐不及。甲辰九月，以中风疾弃养。台人士吊者皆哭失声。投赠挽联，录其尤者于左：山阳郭太守恒辰句云：‘鳣舍怡情，看三径香多，省识人如菊淡；鲤庭侍养，怅六年吏隐，遽闻诗咏莪哀。’长白双协镇德句云：‘七十载德望常尊，子舍衔鳣，济美克成名进士；万八峰吟踪重到，仙区化鹤，归真定列上清班。’武进冯明府翊句云：‘鹤俸慰桑榆，台岳重游，六十年前来处去；鲤庭茂桃李，楹书可读，五千言在殁犹存。’萧山张学博锡戊句云：‘名成鲤对，诰锡鸾封，最惬心镜水辞官，霞城就养；闲即栽花，病还作草，忍撇手金英正放，墨瀋犹浓。’临海傅学博兆兰句云：‘阅历遍名区，玩水登山，七秩精神欣矍铄；笑谈聆讲幄，栽花赌酒，五年杖履忆追陪。’临海洪明府瞻陛句云：‘随宦海为汗漫之游，樽酒常携，中圣中贤，无非乐趣；就禄养于降生之地，名山久住，是仙是佛，合有前因。’”

陆敬安又曰：“余从姊葆，伯父彡石公之长女。适同里归安丁学博仁咸，贤明淑慎，三党交称。其殁也，年仅中寿。彡石公哭以联云：‘堕地而半龄失恃，提携保抱，端赖重闱，想当年教养恩深，倘泉下相逢，应亦怪尔来太早；宜家而众口称贤，黾勉勤劬，克襄内政，悲此日死生路隔，纵命中有定，独何如我老难堪。’”

陆敬安云：“萧山缪磐谷上舍安邦幕游临海，有姊卒于家而甥已远出，七年不通音问。其友代作挽联，不当意，质之先君子，乃为题云：‘七载思儿，望断双鱼空堕泪；三秋梦竖，影抛只雁最伤心。’缪为叹绝。又，仙居王某治痘有名，其戚撰联赠之，屡改未就。先君子援笔书云：‘身居仙境成丹易；手补天功保赤多。’一时咸叹为工切。”

道州何文安公凌汉，幼失怙恃，家贫，刻志励学。通籍后，叠掌文衡。道光辛卯，典浙试。后即督浙学。待士外严而内和，校阅公明，士论翕服。庚子，甍于位。海内之赠祭文挽联者，嗣君编录成集刊之。今摘其尤于左：英相国和句云：“再世获传衣，最喜缘深堪历久；三台期接席，那知望切竟成空。”毛伯雨式郇云：“累世簪毫，方期启沃酬恩，尚克同心作霖雨；数旬騑牡，岂意春明话别，不堪回首望停云。”曾京卿望颜云：“朝露洒遗笺，问几人东阁重窥，有子才如苏右相；春明陪末座，忆两载南车亲奉，前贤怅失郑司农。”钱给谏仪吉云：“渊云大文，赵张为政，奋建家风，时望兼汉廷数子；省台故事，都邑讴思，门墙述训，令名传荆国先贤。”鄂太史恒云：“一品荷殊荣，文望官声，端谨咸钦臣节粹；千秋逢异数，崇衔美諡，幽冥应感圣恩深。”汪明府仲洋云：“践道一身修，贵乎言功者德；易名当代少，止于义理曰安。”

康熙辛丑，新进士看验。马墨麟维翰人本矮小，挺立不跪。提督隆科多呵之，曰：“不料渺小丈夫，风骨如许！”对曰：“区区不跪，此奚足见风骨也。”后以给事转建昌道，忤总督直揭部科，被逮。复官常镇道而没。与卢见曾同年至好，并具诗名，有“南马北卢”之目。卢挽以联云：“前辈典型亡北斗；中原旗鼓失南军。”

某记室随玉尚书麟塞外数年，甚见推重。玉卒，某乞人代为挽联，鲜当意者。时平湖张海门太史金镛以计偕入都，为撰句云：“短后记裁衣，历雪窖冰天，万里追随班定远；长安仍索米，剩鸢肩火色，九衢恸哭马宾王。”蒲城相国王文恪公见之，极口褒赏。

某太守初以县令居忧，甫服阕，特旨授袁州知府。不一月，调九江。越七载病没。盖居忧时已病，寓居维扬，竟不能之官。尝有句云：“头衔已署五湖长，遥领匡庐又一年。”比殁，齐大令彦槐挽以联云：“一病负殊恩，九派沧江怀太守；十年成大觉，二分明月吊诗人。”

临安明经叶馨陔先生绥祖学识渊通，兼达世故。里有争竞者，以数语解纷，皆屈服。嗜酒喜交游，每当良辰令节，招集朋好，酣饮忘疲。恒出新意，为觞政以娱宾。入其座，辄流连不能去。家素封，以是中落。晚岁授徒自给，心绪郁抑，年未六十而卒。其自挽云：“半生豪气销杯酒；垂老愁怀托砚田。”盖纪实也。

蔡太夫人挽联云：“礼重延宾，七载倍钦陶母谊；训垂翼子，一家齐凛敬姜箴。”

吴谷人祭酒论岳忠武，有一联最工整，句为：“人间铁案无私，请质东南山行者；天半神旗高卓，试看大小眼将军。”警绝。可悬诸楔。

孔宥函司马挽泾县包慎伯明府世臣句云：“衰白际时艰，孤恨荒愁，蹈东海而死；文章憎命达，片言只字，与北斗长垂。”

嘉庆时，董冠桥巡抚粤东。广州有洋商某，素不谨。殁后，其子赂其所亲，为之呈请从祀乡贤。董遽以入告，舆论哗然。刘三山孝廉刊刻《草茅坐论》，遍告同人，起而攻之。刘讼卒申，而吏议论褫。刘没之日，王笠舫大令挽以联云：“草茅坐论成千古；文采风流少一人。”不作一激扬语，恰肖刘之为人。

潍县陈刺史某官全州知州。咸丰丙辰，土寇破城，陈死之。事平，灵车旋里，道出韶州。时其弟觉民太守应聘方守兹郡，设祭于城西光孝寺。汪芙生代郡中僚属撰挽联云：“先轸此归元，料晋绛英灵，飒爽弓刀能杀贼；常山悲喋血，仗平原家祭，苍凉旌翣与招魂。”语意悲壮激昂，足吐忠义之气。

咸丰己卯，徐铁孙观察拒贼严州。六月，战于渔亭，官军溃，观察殉烈焉。讣闻，樊昆吾上舍哭而赞之曰：“嗟汝铁，何烈烈！提孤军，捍全浙。师可溃，鼓不绝。援可亡，战不辍。手斫三酋宝刀折，渔亭痛洒精血。壮哉先生真是铁！”闻者无弗破涕为慰。复制一联挽之云：“自伤白首亡知己；我为苍生哭此人。”览者知两公之交道深也。

翠琴者，京师伶人也，色艺冠绝一时。咸丰丁巳三月病死，其生也在花朝前一日，故某公挽以联云：“生在百花先，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暮，人间天上总消魂。”

常熟蒋伯生大令因培语喜诙谐，罢官后就蒋砺堂相国之聘。相国偶语蒋氏宗派，答曰：“蓬荜安敢妄附华胄。相公乃《水浒传》中蒋门神之苗裔；若鲰生者，实《金瓶梅》内蒋竹山之后嗣也。”相国大笑，不以为迂。后相国总制三吴，以遣责殁于秣陵。客散宾逃，丧輀致无人奠唁。大令内不能平，为联以挽之云：“门前但有青蝇吊；冢上行看大鸟来。”论者以为语虽太激，然实典切也。

番禺黄寿山上舍廷献尝清明独游郊外，于榛莽中见一碑，文曰“爱姬蜡梅之墓”，旁有八九字，苔纹斑驳，不可明辨。度其情状，似非世远年湮，而宿草累累，谅已无人上塚者矣。感而志之。越日，复携酒脯往吊，并制联挽之。句云：“六字碑文，谁是多情公子；一抔黄土，可怜薄命佳人。”又云：“仆本陌路萧郎，从来好事；卿果章台柳妾，何处招魂。”云云。夜梦一美人来谢。

苏州顾蘅芷少尹远成其配沈氏卒，伤痛弗胜，作《悼亡》诗十首，哀艳动人。徐铁孙观察挽以联云：“美玉褫颜，明珠晦色；宝瑟永谢，瑶台顿倾。”盖集《选》句也。周仲墀太史见之，谓徐曰：“联语诚佳，惜硕腹庞颜者不相称耳。”盖沈伟躯巨趾，才与貌违故也。

湖南谭鑫振家极贫，工举业，善书法。光绪庚辰，以第三人及第。次岁春，乞假来浙筹措。中丞固其相识，都转亦其旧东，将集赀以助，乃抱病未半月而亡。其眷口在家，盼归綦切。去岁胪唱为念四日，今年去世亦即是日，亦可哀也。有同乡挽以联云：“去年胪唱正今朝，开残阆院名花，空回首玉堂天上；半月湖山成一梦，望断衡阳归雁，最伤心锦字机中。”

叶杏堤茂才文照笃志好学，家贫，授徒为生。昼督馆，夜乃自课，恒达旦不寐。每应试被放，辄哭泣数日。常云“若得登科录中题名，虽死何憾！”竟以力学得疾卒，年未三旬。其友徐瘦生茂才照挽之云：“一生只为名心死；六极惟将恶字除。”语极沉痛。

青田端木鹤田天才颖异，高介绝俗。其所作联语可诵者，如挽温州林石笥句云：“气绝凌云，他日岂遗司马稿；泪倾流水，此时先碎伯牙琴。”挽朱雨亭云：“愁寄天边，子始成名身易箦；哀传日下，父终遗命世传经。”

吴柳堂侍御可读殉节惠陵。设奠日，都中士大夫多有哀挽。祝安伯太守庆年句云：“遗疏表孤忠，惟一片血诚，可格鬼神，可质天地；几人拟私諡，待千秋论定，传之史册，报之馨香。”

梅小岩中丞每遇期功之丧，必自制联挽之，所以亲亲也。其挽季叔云：“期服听去官，犹子比儿，嗟我未能行古礼；毕生惟好道，言坊行表，如公端合祀乡贤。”又挽长兄云：“地下见爹娘，为言季子非人，不孝不弟；云间逢父老，共说宰官爱我，廉善廉能。”中丞昆仲四人，行居季。其长兄曾令吴中，中丞时已屏藩白下。

胡文忠公勘定东南，功在垂成。时文宗龙驭上宾，公于军中积疾闻耗，疾剧而卒。厥后群丑殄灭，曾文正公推以首功。挽联云：“吴会未平，是先帝与荩臣临终遗恨；楚材方盛，愿后人继我公不世勋名。”可谓诚服矣。

凡语皆有忏，吉凶晦吝，如揲蓍灼龟然。《啸亭杂录》云：“都中得简斋老人手函，有‘从此雁杳鸿飞，望长安如在天上’之语，方讶其不祥，未几而讣音至。盖衰气相乘，有流露于不及觉者。曾文正相国甍，吴竹庄挽联云：‘二十年患难相从，深知备极勤劳，允矣中兴元老；五百里仓皇奔命，未获亲承色笑，伤哉垂暮门生。’语气颓丧，不数月间而中丞继卒矣。”

陆敬安曰：“伯父彡石公历官郡守，清而不刻。捐馆后，知交挽章极多。同邑孔梧卿学博广覃题联云：‘典郡矢清廉，归装片石；论诗重忠孝，大集千秋。’语最警切。”

杭州吴布衣彭年游幕中州，才名藉甚。天津邵烈妇为志卢茂才之室，结褵一载，茂才卒，烈妇于七七之期自经于茂才死所。一时文人俱赋诗哀之。吴挽以联云：“蝴蝶有情同入梦；鸳鸯到死不分飞。”见者推为绝唱。

陆憩云比部奭棠为余述挽联二则，语极凄切，未详何人所撰。一系姪婿挽叔岳云：“自丈人峰颓，难弟难兄，棣萼一庭悲夜雨；看羊公碑在，斯民斯土，棠阴百里泣秋风。”一幕友挽居停主人一联云：“我来陈榻犹悬，可怜宦况萧然，那有余赀归旅榇；公在崇祠已建，但得官声如此，应无遗憾到泉台。”

刑友杨镜帆，浙江名幕。靳迪臣守衢，延致幕中，相处欢洽。每谈公事，辄至中夜。一夕梦杨君归里，作一联以寄之云：“砚草犹存，空忆芙蓉秋水度；琴音忽渺，难忘风雨对床时。”醒而大惊，以为不祥。未几而杨君捐馆，即以此作挽。

林氏胞姊去世，兄弟诸姪合撰一联以挽之，句云：“姊妹中尔最多才，只自因女嫁男婚，百感攒心成一病；弟兄辈近无善状，莫惨说生离死别，九原忍泪慰双亲。”

杂缀

咸丰癸丑，金田逆匪窜扰江右，鄱阳沈槐卿大令婴城固守，誓以身殉。死之日，于衣带间得一联云：“二十年读书，二十年作宦，取义成仁，担得起纲常两字；进无以助援，退无以固守，孤忠效死，羞对此章贡双流。”从容就义，大节凛然，人以之方文天祥云。

“武侯读书，大意略观，是讲求经济；渊明鼓琴，不求甚解，乃涵养性情。”不但字句好，对亦好。

西湖诗僧小颠预治槥具，署一小扁曰“呵呀”。又于床际揭一联曰：“老屋将倾，只管淹留何日去；新居未卜，不妨小住几时来。”其风趣如此。因忆予有所亲于壁悬一扁曰：“待死室”，其行踪正相类也。

京都庙市，惟东城隆福、西城护国二寺百货具陈，目迷五色。王公巾帼亦复往游。昔鲍西冈有一联云：“三市金银器；五侯车马尘。”足括庙市之胜。

京都后孙公园相传为孙退谷别业，前为安州陈尚书第，后有晚红堂，吴白华司空官翰林时赁居，公宴座师王文庄公。戏台联最佳，句云：“地近春明，忆当年甥馆清娱，几听后堂丝竹；”对云：“序先秋禊，庆此日师门暇豫，共陪高阁襜帷。”盖宅本为茶陵彭大司马维新旧第。公乙丑及第，于此赘姻。宅后一园，有林木亭榭，沈云椒侍郎寓焉。有简韵堂联云：“匝地清阴三伏候；参天老树百年余。”

戴菔塘《藤阴杂记》云：“座师王文庄公初寓韩家潭，七月廿五日生辰，每于中秋前后张乐邸第，燕乙丑同年及门生。其戏台联最为精切。忆己丑岁则云：‘十七夕彩满蟾宫，赓隔夜霓裳旧曲；’对云：‘念五载班联鹓序，萃当年蓉镜群仙。’庚寅岁则云：‘寿宇覃禧，借缑山鹤舞余筹，更谱瑶笙谐凤侣；’对云：“晚香励节，集蓬岛鹓班旧侣，重翻霓羽侑鸾觞。’”

黄仲鸾观察曰：“余以同知从事江宁厘务，两载矢公矢慎，卒以丝捐两歧撤差。盖为人所构，予不受过也。卸差日，曾撰一联以志感。有询颠末者，即以此联报之。句云：‘伤心三字莫须有；回首一官归去来。’”

又曰：“余通籍垂二十年，回首西清，如在天上。改官入浙，春日制桃符疥于壁，句云：‘北阙词曹多后辈；西江文节是先臣。’夸诩之词，吾知过矣。”

戴文节云：“梁子恭，名敬事，杭州人。道光乙巳，余候补翰林学士。伊方为编修，充礼闱房考。语余曰：少年屡作一梦：梦过杭城仙林桥，至白莲寺殿旁，有一小门。入门，则满院皆花，而花未开。中一屋，其左若卧房者，上有床榻。近窗一案，余必于案上觅朱色物，觅得即醒。梦梦皆同，朱色物各异。有时梦见空案无物，案乃朱漆。最后见满院花俱开，不欲入旧屋，入旁一屋，阒寂无人，悬一额曰‘夕照室’。楹帖曰：‘水定原无影；山空不住云。’嗣后遂不复梦。”

吴县石琢堂先生去官家居，以耋岁隽才提倡风雅。家大人藩吴时，常与文字往返。每宴集，呼余辈出见。时余方十四岁，颇蒙噢咻奖劝，亦时以联箑请书，彼时早知“独学庐”之名也。哲嗣同福官浙江太守，虽两代外宦，固无余赀。当道光初年时，筑祖墓方湖边。对向有陶冶者，适与正冲，阴阳以不利议去之，先生曰：“损人利己，吾不忍为。况吾亦未必不利。”欲听之。时太守公亦动于术家言，颇不自安。迨墓成，先生以一联书于墓碑云：“有地在心，不求风水好；无田亦祭，只要子孙贤。”义兼劝戒，合族安之。其盛德为一时所推重云。

甘肃某令饶有资财，性情愚诈，虽粗识之无，而好与文人交。凡公车北行者，必厚赠之。故登乡榜者利其财，纷纷投刺称门人焉。一日，有客谒而问云：“见门前泥金满壁，悚然起敬。君家桃李何其盛耶？”某沉思良久，答云：“贱园惟梅花多株，并无处可种桃李树。殆君误记耶？”又一日邀客作樗蒲戏，客有叔侄二人，素与莫逆，因事不至。友人代函达云：“某某竹林，家适有事。”后某晤其侄，竟以‘竹林”呼之，意其号为‘竹林”也。有人嘲以联云：“自惭无地栽桃李；到处逢人说竹林。”某出示同僚，无不喷饭。

校官为冷宦，自撰楹联，或嘲或讽，多有可发一噱者。傅芝堂学博句云：“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联早脍炙人口矣。屠筱园教授所书联语，则云：“教无所教偏称教；官不成官却是官。”自嘲中却有身分。陆定圃教授则云：“近圣人居大门径；享闲居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司训门联云：“读书人惟这重墙门可以无妨出入；做官的当此种职分也要有些作为。”则稜稜风骨，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仁和姚平泉光晋，道光乙酉举人，以勾股算术受知阮文达相国。八试礼部不第，选上虞教谕。训诸生以经义。每岁科试，他广文于新进诸生龂龂如也，惟先生独否。故虞人虽妇人孺子无不知先生之贤者。每言及，不称其官，辄曰“姚菩萨”云。先生尝梦至一处，四山若立壁，上有瀑布。有老僧出迎，醒而异之。因绘一《梦游图》，赋诗志之。及到上虞，闻仙姑洞有瀑布，往游焉，则依然梦境也。乃自谓前生为此山老衲，复绘一《独立图》，自题联句云：“了他过去因缘，偶然游戏；还我本来面目，自在逍遥。”年八十一卒。卒之前一日，忽有两灯自中门入，家人咸见之。诘问“谁何”，则无人焉。灯亦遂不见。去来有自，菩萨之名不虚得矣。

沈鹿坪题某道士居云：“受录开宗，千秋香火人间世；栖真卜筑，一室烟霞物外身。”

陆敬安曰：“桐乡徐瘦生茂才终身不娶。自署其棺曰‘独室’，并题联云：‘埋忧待荷刘伶锸；行乐先题表圣诗。’先君子于台州购得嘉木，制为棺，题曰‘止止居’。书联云：‘一生悠忽少壮老；万事脱离归去来。’”

汪龙庄大令辉祖先为刑幕，书联座右云：“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近有人赠幕宾联云：“求其生不得则无憾；勿以善之小而弗为。”语亦警迫。

歙县鲍蒃饮先生曾刻《知不足斋丛书》。乾隆开四库馆，献书七百种，蒙赐举人，可谓极稽古之荣矣。所刻丛书，校订精审，风行海内，艺林宝之。自撰联句云：“与其私千万卷在己，或不守之子孙；孰若公一二册于人，能永传诸奕禩。”今其孙曾辈以书为业，奇编宝笈，价重连城。子孙盖犹食其报云。

归孝仪宫詹允肃授顺天主考官时，守正不阿，一秉至公。榜发，下第者譁然肆诋，冀兴大狱。时蔚州魏敏杲公象枢以国端重望，至宫詹邸第门外行四拜礼，曰：“我为国家庆得人。”复赋诗以纪事，谤者乃息。见其大门联句有云：“绝夤缘奔竞阶，务专求实学；杜浮言夸张习，要不采虚声。”

世传史文靖公相府亲迎者有牌一对，一曰“身经四万日”，一曰“眼见三百孙”。或曰：“即其联也。”未知确否，姑录存之，以助美谈。

曩岁客游五羊城，见城隍庙对过有南昌茶馆，一对句云：“半榻梦刚回，活火初煎新涧水；一簾春欲暮，茶烟细颺落花风。”

二月十六日为明张丽人诞辰。增城何一山桂林尝于是日冒雨招同辈往百花冢，以清酒酹其墓，并书以联云：“一抔香土花仍放；二月芳辰雨未晴。”

汉军王兆鸾者，慕养生之术，于粤秀山下自垦场圃，畜鱼莳蔬以为食，不出柴关者近二十年。偶记其门联云：“晓烟贴地鱼盈浦；空水沿篱韭出畦。”陶然自得之概溢诸言表。

香山邹荫泉中翰大林辟“杏林庄”于珠江之南，实未尝有杏也。道光乙巳，何灵生孝廉自京师归，贻杏一本，种阅五载，花始发。遂治酒，招同人赏之。番禺陈棠溪仪部其锟于花前制一联悬之，句云：“种来香国当三月；聘得金台第一花。”数千百年来未闻有杏花，今始见之，诚盛事也。按：吾闽亦无杏花，想同一地气太暖之故。拟他时添植此种于敝园。

山阴张陶庵茂才岱，豪士也。家蓄梨园数部。上元日，于演武场结巨台场，大演徽昆各戏，凡三昼夜。所有百戏档子无不登台搬演，所费不下万金。其叔蕴生大书一联于棚柱云：“果证幽明，看善善恶恶，随形答响，到底来那个能逃；道通昼夜，任生生死死，换姓移名，下场去此人还在。”又一联云：“装神扮鬼，愚蠢的心下惊慌，怕当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聪明人眼底忽略，临了时还待怎生。”盖当日所演者系《目连救母记》及《西游》诸闹戏，故其联语如此。

广州诸妓妆阁中，其楹联颇多，佳句皆贴切其名。如“小姑”，云：“小乔夫婿英雄裔；姑射仙人绰约姿。”“秀云”，云：“南部烟花谁夕秀；东坡侍妾是朝云。”“转好”，云：“对月转思残醉后；看花好待晚妆时。”“琴仙”，云：“琴心未许调司马；仙骨何缘肖媚猪。”“连彩”，云：“连环唐苑绸缪印；彩缕齐宫续命丝。”“爱玉”，云：“爱我品题夸绝代；玉人声价重连城。”“小凌”，云：“小海歌喉珠一串；凌波微步玉双钩。”“月香”，云：“月借眉痕秋淡处；香销心字夜深时。”“怜采”，云：“怜他杨柳春深后；采得苹花露下时。”“小莺”，云：“小小名犹传乐府；莺莺生本属诗人。”拆字巧不可阶。又有以意贴切者，如“柳笙”，云：“莺边烟重春无力；鹤背云寒月有声。”“亚妹”，云：“阑干碧玉都成字；乐府青溪旧有名。”“闰桂”，云：“桐叶喜添花下影；木樨羞窃月中香。”“阿二”，云：“顾影只输花第一；问名未到月初三。”“阿女”，云：“如意不劳多著口；媚人须要放开眉。”“金桂”，云：“顾尔常依金粟佛；有人来证木樨禅。”“铃卿”，云：“但愿瑟琴调子细；再休风雨听郎当。”“十五”，云：“蟾光却爱团圞夜；鸾韵分拈上下平。”“小姑”，云：“彭郎矶畔人无两；蒋帝祠边妹第三。”俱见匠心。更有亚三者，吕、周二人先后狎之。或戏为联语云：“亚栏柳軃莺调吕；三径花娇蝶梦周。”尤妙，不可思议。

隐士万斛泉，湖北兴国州人。生平以朱子小学暨《近思录》为宗，尤精研《大学衍义》。与其徒宋鼎、邹金粟结茅山中，读书讲道，不求仕进。会贼大至，犹正襟端坐，歌诵不辍。贼皆引退。中丞胡公林翼特为荐举，奉旨赏七品顶带。宋、邹两人赏八品顶带。此咸丰丁巳年事。大吏赠以联云：“绛帐一时培后辈；黄巾三舍避先生。”此诚难副之盛名，亦国家非常之旷典也。

道光癸巳，越南国王差官阮焕乎文章、李邻芝文馥、黄健斋炯、黎受益文谦、汝元立伯仕等护送失风兵船回粤东。钱塘缪莲仙茂才艮因招五人集珠江，作中外群英会。把酒论文，极欢而散。黄有联十四字句云：“也知文士以文会；不意此生来此州。”

康五者，都门买估衣家也，诙谐善谑。以廉值买得一古联，纸色黑暗而无题识姓名，其句云：“青琐花轻重；银桥柳万千。”廉玉泉秋曹过而爱之，断其为文衡山之笔。适铭东屏大令乘款段出宣武门，廉呼而示之曰：“此待诏墨宝也。”铭大哂曰：“此廊房戴本义之作伪，以药水染纸，遂似数百年物耳。实不值百钱也。”廉不能平，大相诟詈，一市粲然。康和解之。廉卒以三千买归。

嘉应李秋田明经光昭，其德配某氏号红兰馆主，工集古。尝取禊帖集楹联数十，为一时传诵。余记其尤雅者，如：“万年觞有清和气；一品集无时世文。”“老竹当风生古趣；幽兰临水抱闲情。”“品齐日观云亭峻；气与风兰水竹清。”皆流丽可喜。

武进汤纬堂大令大奎，雨生都督之祖也。乾隆癸卯，宰凤山县。值林爽文之乱，与长子荀业同日遇害。咸丰癸丑，洪秀全窜入金陵，雨生都督适居城中，又阖门殉难。今已入祀昭忠祠。有以“三世黄封；一家碧血”为联者，真古今罕有之奇烈矣。

尝见某家榜其门曰：“老骥伏枥；流莺比邻。”盖左为马房，右为妓院，故云。集句之工，真天造地设。

仁和马庆孙者，秋药太常之犹子也。襆被来粤，舟出豫章，夜泊生米潭，遂为盗劫，行李一空。时刘兰簃方建臬南昌，马趋控之，所呈失单，不过书画玩物。刘嗤之，马作色曰：“失单中有郑板桥楹联，先人性命宝也，务乞追偿。他则惟命是听。”刘悯其愚，檄县严缉。未三日，果于货担间得之。其联曰：“飘风作态来梳柳；细雨瞒人去润花。”刘流连观之，笑曰：“无怪此老之龂龂也。”

道光中，广州僧某常与邻妇通，事觉，勒令还俗。有赠以联云：“既已摩顶庵中，宜守空王戒律；何故画眉窗下，偏学京兆风流。”或谓和尚不妨好色，盖多情乃佛心也；道士不宜好色，盖太上忘情也。

沙三者，苏州人，尝于端阳观竞渡，一日之内，手散万金，人因呼为“沙三标子”。家遂中落，仅余五百金，复于中元广招僧道为盂兰盆，大施口食。糁米为团，杂以胡麻，筐承车载，堆塞道路。四方乞丐闻风奔赴，以数万计。高结香龛，颜曰“麻团胜会”。自撰楹帖云：“三标子现身说法；大老官及早回头。”事毕，五百金告罄，以衣质青蚨一串为生计资。日持歌板，市麻团于里巷，有向其购者，歌一曲以侑食焉。未几死。此亦宇宙间畸人也。

广州素无戏园。道光中，有江南人史某始创庆春园，署门联云：“东山丝竹；南海衣冠。”其后怡园、锦园、庆丰、听春诸园相继而起，一时裙屐笙歌皆以华靡相尚，盖亦升平乐事也。

董文恭相国诰、曹文正相国振镛，嘉、道两朝名臣也。文恭盛德伟望，朝野钦仰。嘉庆十八年，天津教匪林清遣贼入禁城为乱。时上幸热河，闻变，近臣有以暂行驻跸之说进者。文恭随行，力请回銮，继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师，于乱后一味镇静，时以庸碌短之。有无名子撰一联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二公闻之，笑相谓曰：“此时之庸庸碌碌，颇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师衔；文正公初入阁，有尊以“太师丞相”之称者。两公笑辞曰：“贱姓均不佳。”后二公皆加太傅衔，而皆为丞相。

缪莲仙、汤春生集四子书为对，自二言至十余言，固云美备矣。近复见一集对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亦殊稳称。

《明良记》云：“胡明善附张罗峰。罗峰以彗见获罪去任，而明善亦以石碑事谪戍。时有以春联揭明善门者，云：‘白石出西山，胡明善灾从地起；彗星见东井，张孚敬祸自天来。’”

钱塘张太史曰衔学优品懋，通籍后不与当道往还，樵苏不继，萧然自得。题联于堂曰：“相对半床书，冀渐臻圣域；但啜一瓯粥，誓不入公门。”

太仓王相国掞之督学浙江，取士公明，人有“穷通翁”之谣言，所取皆寒士宿学而能文者也。后湖北李某来督浙学，不喜典重文字，好取短篇。士之美秀者，拔置前列；貌不扬者，虽已入彀，必摘其文中疵累黜之。有私张一联于大门云：“文宜浅淡乾枯短；人忌鬍麻黑胖长。”虽即时撤去，而已不胫而走矣。

靳迪臣观察云：“衢州正谊书院在府署前，与郡庙并峙，堂宇久荒。履任后，筹款兴修，并为生童加增膏火，课期亲往扃试。撰一联悬之讲堂，云：‘隔院警晨钟，愿诸生日就月将，名下不虚华国选；望衡瞻夏屋，幸五邑刑清政简，公余来听读书声。’”

明太祖优任陶安，赐门帖子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此惟刘基、宋濂乃足以当之。安尝自谓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语非谦也。刘、宋晚岁帝眷寝衰，而安独以礼遇终。余按：基卒于洪武八年，濂卒于洪武十四年，而安卒于洪武元年。然则安亦幸而早亡，得以保全恩宠耳。

倪烈妇，仁和王通甫女也。年十七，嫁东里倪德昌，三月而寡。谨事舅姑不衰，阅八年，舅姑以家贫欲嫁之，阴纳聘，行有期矣。先一日乃告之，妇佯诺，即晚检半臂一、耳环一以与姑曰：“是犹足为数日养。”夜半投于河。迟明父至，述夫妇同梦女归，以死告，且谓：“上帝命为河神，无苦也。”方共骇愕。里中譁传太平桥河有尸，被发蒙面，上下衣密缝，视之则妇也。凡溺者男覆女仰，而妇尸独覆，人莫不异之。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九年，诏旌其门，里人为葬于栖霞山下。赵茂才之琛题联句于华表云：“碧水冷银瓶，祠近岳家追孝媛；青山标石碣，墓临孙氏聚贞魂。”

桐乡冯柯堂中丞钤历官楚、皖，有惠政。抚皖时，于后圃莳梅及蔬果，颜曰“菜根香”。题联云：“为恤民艰看菜色；欲知宦况问梅花。”诵之可想其志趣。

乌程闵公鹗元巡抚江苏日，值奉命议李昭信相国之罪，公探知上意，以“议功议贵”为言，李得末减。公后坐弟累，降三品顶带。吴人为之联云：“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盖公初抚皖时，矫情饰诈，袁简斋讥为“荆公绪余，贻害苍生”。或有谓其过当者。及抚吴，则一派作伪，始服其先见焉。

婺源王葑亭通政友亮谢人惠玉如意联云：“人生几事如意者，举世忧其名；君子于玉比德焉，良工琢为器。”语颇隽妙。

陆敬安曰：“凡上官所到之处，僚属无不先往伺候。其出入名曰‘站班’。故需次会垣者，奔走仆仆，几无暇日。余在楚北时，同僚灵宝许明府虎拜尝改翰林口号‘一年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终朝事业惟跑路，毕世功名只站班。’又戏作联语云：‘寒城跑路，满面尖风；古庙站班，一身明月。’盖纪实也。”

会稽王笠舫大令衍梅工诗，尝谒掌教奉贤陈古华太守廷庆，适有馈江瑶柱者，太守曰：“子能为我用‘馋’字韵赋此，当烹以酌子。”因押全韵成诗，其警句云：“升沉一柱观，阖辟两当衫。”太守叹赏之，遂命歌者奉觞以酬之。大令豪于酒，饮至夜月已升，而兴未已。自撰联句云：“与月乐天花乐地；将诗惊鬼酒惊人。”意特奇崛。

州县署旧有联云：“最防官折儿孙福；难得人称父母名。”语意警切。嘉庆间，秀水邑令某初至，颇有仁声，士民赠以扁云：“民之父母。”未几改操，广通贿赂。或于其扁侧题一联云：“漫道此之谓；谁知恶在其。”后被劾去。

黄九烟周星崇祯庚辰进士，性情简傲。尝游嘉善，遇一人负薪过市，口作吟哦声。揖入，询其姓名，曰：“崔姓，名金友。”因诵其诗。五言云：“花落无人径，云飞到处山。”七言云：“因风去住怜黄蝶，与世浮沉笑白鸥。”室联即此。又“吟思白堕倾家酿；坐对青山读异书。”此则揭诸堂宇。自号“樵隐”。黄惊异，因与定交。

周南卿茂才幼以神童名，娴吟事，家贫客游，足迹半天下，所至名公卿争迎之。著有《抱玉堂诗集》。其联句亦隽秀，如三十初度联云：“家累催人儿女大；名场责我友朋多。”挽吴谷人祭酒联云：“湖山气并文章秀；天地恩容出处宽。”语皆俊拔。

京师滑稽者好以联语肆其讥评，如咸丰初，庚申之际有联云：“为小相，予欲无言，则将焉用彼相；有世臣，是可忍也，今之所谓良臣。”其时又有一联云：“五日内三相沦亡，真假革殊途，一老一病一冤枉；两月间四夷宾服，战守和异议，半推半就半含糊。”三相者，一为裕相国泰，老甍于位；一为杜公谔文正相国，父以子贵，假相也，疾卒；一被同人陷害罪无名目之相国耆英。下联则斥言时事而已。

唐子畏寅一字伯虎，号六如，谓取佛氏之说，乃苏门公啸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龙，一如高柳蝉，一如巫峡猿，一如华邱鹤，一如潇湘雁。子畏既废弃，联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头是百年人。”又绝句云：“五陵鞍马少年鲜，三策经纶圣主前。零落而今转萧索，月明胥口一簑烟。”所用大门联曰：“龙虎榜中人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

靳迪臣云：“京都粤西会馆在鸾庆胡同，为会试公车栖息之所，同乡公宴亦在此。近因扩充规模，建设戏台。落成时撰一联云：‘渐展鸿规，睹竹苞松茂之才蔚起岩阿，尤冀厦广千间，颜欢寒士；式歌燕喜，盼五岭三江之彦偕来日下，同听阳春一曲，酒饮乡人。’”

靳迪臣藏有《泉州府万安桥碑》，残缺多字，不能成幅，因集作楹联。八言云：“王道扶翼，万年有纪；皇图广大，四海不波。”五言云：“太守二千石；道宗五百年。”客来观者，不知为何帖。惟予一望则知为蔡端明之《万安桥碑》，盖固习见者也。又予同怀兄平仲尝集字八言一联云：“守始图成，以翼其善；造义繇道，不求诸人。”

昆山归元恭，狂士也。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又除夕尝署其门云；“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其不经多此类。时人号归痴三。

杨大年，年十一，太宗召对便殿秘书省正字，且谓：“卿离乡里，得无念父母乎？”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见臣父母。”上叹赏久之。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谢执政。时公启内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公之末至。”执政曰：“此可为楹帖。”

明姑苏鄢天泽好摘人诗文句字供姗笑。偶读瞿文懿《王立于沼上》文，讶曰：“沼固惠王地也，彼何得言所立非其地？”诵诗至“流莺啼到无声处”，即曰：“啼则有声，何得谓无声？”诸所戏侮，类皆如此。一日独坐，有青衣二人捽之去。至一所殿宇，天泽跽阶下，遥见柱帖云：“日月阎罗殿；风霜业镜台。”始知已死。王问天泽曰：“汝知过否？”因引业镜照之，俱得其罪状，了如指掌。王复命青衣人引天泽还阳世，道其事。比出门，天泽又谓青衣人曰：“属见柱帖，政自不佳。何独阎罗殿有日月乎？”青衣怒曰：“汝尚敢尔尔！”抶之去，俄蘧然醒。

偶句有多用虚字者，亦自生动可喜。如：“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不可以风霜后叶；何伤于月雨余云。”“何草不黄秋以后；伊人宛在水之湄。”皆巧隽，别为一格。

有一笔客自夸其制工精实，必由一手，且不以他毫杂入混充。一日生子，丰硕肥胖，或戏之曰；“尊店笔诚好，选料加功，无杂毫颖。此言的可信，安得不佳乎？”时有书贾负书至，以一子自随，酷似其父。众熟视之曰：“原板初印，不走丰神，其非翻刻赝本可知也！”一人大笑曰：“各有八字可为对也。”

宋人荐阵亡将士疏，其工者可作联语。如云：“马革裹尸，深负公等；虎头食肉，彼何人斯？”又云：“战河南，战河北，毋忘此日精忠；出山东，出山西，再作明时将相。”造语真挚，九原应有感激涕零者。

南畿福藩当国，秽德彰闻。有书联于东西长安门柱云：“福人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曲中阮变。”又云；“福业告终，只看卢前马后；崇基已毁，何劳东捷西沾。”又书马士英堂中云：“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捣中原。”福人指福王。阮大钺喜倚声，时为兵部报捷，故“幕府”云云。卢前，卢九德也；马后，马士英也。东捷，张捷也。西沾，李沾也。闯，士英也。元凶有耳，阮也。

秦桧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阁”。有朝士贺以偶句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上；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袵。”俊伟高华，自是佳文字，而其人大不称也。

长白祥□圃，乾隆丙辰进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尝作酒联诗云：“送客船停枫叶岸；寻春人指杏花楼。”人盛传之。后酒家即以此联榜诸门，而生意愈闹矣。

余仲兄平仲公，咸丰庚申在苏屡遭贼寇。旋里，家已中落，日惟以洒自解穷愁，绝不问生人产。厅事联句云：“随遇而安，素患难行乎患难；与人无忤，呼马牛应以马牛。”迁居洗银营，又名梯云里，年来虽处贫，而子侄登科不一而足。自榜大门联云：“银无可洗；云尚能梯。”

闽中酒馆有联云：“有同嗜焉，从吾所好；不多食也，点尔何如？”

诙谐

阮文达公平蔡牵，得其兵器，悉熔铸秦桧夫妇，二人追悔口吻，其一系秦桧颈上曰：“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其一系王氏颈上曰：“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公谒庙时见之，不觉失笑。

黄仲鸾观察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信然。相传乡里有一富翁，丰于财而盲于目，平日性气不和，每齮齕于人。长媳生子，以产亡，思以一联悼之。拟作甚多，佥不如翁意，并云：‘我不喜许多拗折也。’众恚甚，乞翁自制，方谓必得笑柄，以博一粲耳。翁乃曰：‘我不知文，俗语可乎？’皆应曰：‘可。’遂从容诵曰：‘冢妇归天，都道汝儿孙满目；长男丧耦，不如我夫妇齐眉。’四座为之怃然。以不识字老翁道得个语，盖天籁也。”

福建船政局在南门外之马尾地方新造衙署，沈幼丹中丞主其事。头门联云：“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其二门联云：“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须从鬼神屋漏，子细扪心来。”当始事时，幼丹颇以为难，深虑事之多掣肘。故于初办时，寻其小故，于马尾擅杀二人，实有过当之处。而当道大吏犹不以为然，于吴仲宣制军尤为龃龉。制军由粤东差旋过漳，始知幼丹与之不睦，自云：“福省绅衿，若马尾公者，难共事也。”其同行幕友拈七字云：“‘福省绅衿一马尾’，请诸公对来！”久之莫属。忽闻汀漳龙道朱禀见，一友曰：“得之矣！‘漳州道府两牛头。’”盖郡守亦朱姓，浙人也。

曩闻潘、何二姓结婚，潘为男家，何为女家。女家曰：“吾女无所望，但愿到彼家有饭啖足矣。”男家曰：“我亦何望，但愿媳妇进门以为抱孙之地。”某贺以对联云：“有水有田方有米；添人添口便添丁。”又吕、徐二姓结婚，吕女有不贞名，徐儿好结交匪类，不务正业。某嘲以对联云：“吕氏姑娘，下口大于上口；徐家子弟，邪人多过正人。”

蒋伯生大令罢官归，筑一园。落成之日，其弟某颇不善于其兄，题一联于门云：“造成东倒西歪屋；用尽贪赃枉法钱。”蒋见之，干笑而已。

近有韩某，屡试不售，援例为巡检司。自署其门曰：“说什么无双国土；不过是从九官儿。”有才而隐于末僚，天下人类此者当不少，是可慨也。

镇平黄香铁钊以大挑知县改教职，官潮州教谕。后复升翰林院待诏。著有《读白华草堂》初集、二集、三集。某撰一联赠云：“七品八品九品，品愈趋而愈下；一集二集三集，集日积而日多。”语颇风趣。

冯定远班嗜酒，每饮辄酩酊无所知。当学使考试，定远扶醉以往，于号中据席酣睡。至放牌，闻炮声然后惊醒。是日《四书》次题为“今夫弈之为数”一节，因作《弈赋》一篇榜于室，曰：“五经博士；六等生员。”

南海某大史口多土音，见宾客辄曰“系系”。土音言“是”曰“系”或戏题以楹帖云：“江淮河汉；日月星辰。”某大喜，而不知其歇后语也。按：粤东多用齿音，不独太史然也。

梨园所供奉之神名曰“老郎”，不详其所缘起。或云：“后唐庄宗即神也。”吴江郭频伽茂才麐诗云：“院本流传已莫详，云谁主者总荒唐。奇儿死入伶官传，才子生裁协律郎。自注：长吉官协律郎世事百年同勾队，文章一代递登场。老夫合遣群公笑，只识临川玉茗汤。”近今所供之老郎小神龛，即以“世事、文章”十四字为联。

《随园诗话》载：“江宁徐爽亭者，能诗，有句云：‘造物与闲还与健，乡人知老不知年。’按此联乃陆放翁《村居》诗也，而徐攘为已有。今则老人院多有此联。”

忆某店铺悬一联云：“门前买卖，有如飞蚊，队进队出；柜内银钱，好比匿虱，越捉越多。”殊堪喷饭。

有于字纸炉悬一联云：“偶来付丙者；便是识丁人。”颇切。

尝见某寺弥勒佛殿一对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无柴，只剩得大肚宽肠，为告众檀越，信心时将何物布施；日日坐冷山门，接张待李，但见他欢天喜地，试问这头陀，得意处有甚么来由。”禅机活泼。

序

余辑《楹联丛话》，多由朋好录贻，而巧俪骈词，亦往往相连而及。余谓是对也，非联也。语虽通而体自判，因别载而存之箧。衍积久裒，因复搜取说部诸书及前后所记忆，汇次成帙。昔宋人诗话，喜言巧对，然不过数联而已。其专以对语成书者，始于隋杜公瞻之《编珠》。今其书已不存。明杨升庵所作之《谢华启秀》，人人皆知其书。唯中多偏枯割裂，又或注出典，或不注出典，不免为通人所讥。兹编虽亦草草而成，都无体例，而每条皆从原书录出，所采对语，配隶悉能匀称，斐然可观。唯限于见闻，殊惭漏略。客有见而喜之者曰：“书虽不多，而甚可启发文心，旁资谈助，不可不公诸同好。”因稍加厘订，付之梓人。尚望博雅君子，广为录寄。则又可编辑成书，比诸《楹联》之有《续话》云尔。

道光己酉仲夏之月退庵居士撰于南浦寓斋

巧对录卷之一

纪文达师曰：昔宋人四六喜缀成句，然一篇之内，不过数联而已。宋人诗话又喜称巧对，如“带眼，琴心”；“杀青，生白”之类。一集之内，亦不过数联而已。至于累牍连篇，集为巨帙，抽黄对白，巧若天成，合璧分璋，词如己出，未有若我朝康熙中之御定《分类字锦》六十四卷，采掇成语，分类编成，剪裁皆得其菁华，配隶务权其铢两，无一字一句之不工，后有作者，弗可及矣。按：《分类字锦》中，《巧对》一门最为工丽，今录其尤佳者如左。如：

地媪；天公。山骨；泉心；雌霓；雄风。湖目；溪心。笠泽；弁山。青女；黄姑。礼鼠；文狸。赤舄；缁衣。传癖；书淫。獐怯；狐疑。眉语；手谈。鱼婢；虾姑。鸢肩客；羊鼻公。青眼客；黑头公。喜欢铺；惶恐滩；雌雄剑；子母钱。西门豹；东方虬。金刚舞；夜叉歌。冀北马；汝南鸡。凤尾诺；龙爪书。牛心炙；熊胆丸。龙须草；马面菘。三语掾；一字师。郑牛识字；丁鹤能歌。耐辱居士；离垢先生。郑公孙黑；燕太子丹。三日仆射，七岁尚书。

又有《借对》一门，如：

羊角；鹅毛。一言风，一言雪鹊层；獐牙。一言竹皮冠，一言稻。白香山诗又以“獐牙稻”对“鸭脚葵”赤兔；斑龙。一言马，一言鹿凤子；龙孙。一言蝶，一言笋鸭脚；鸡头。一言葵，一言芡鸡距；龙鳞。一言笔，一言砚白凤；乌龙。一言猫，一言狗边都护；水中丞。金衣公子；赤弁丈夫。一谓黄莺，一谓晴蛉

又有《数目》一门，如：

九折；三危。张正《见石赋》三火；九冰。《金丹诸真元奥》云：“三火所聚，八水周归。”范成大诗云：“肃肃九冰妨发育。温温三火护赡台。”六旦；五晨。萧综《悲落叶》诗云：“一霜两霜犹可当，五晨六旦已飒黄。”三甲；六丁。三露；五烟。八座；三台。六漠；八溟。九舜；十尧。七佛；九仙。一钵；三衣。二韭；三菁。谢灵运《山居赋》，皆山名万回；千处。皮日休《鸳鸯》诗百雪；千霜。范成大《松》诗六七；五三。《汉书--杨雄传》：合为六七，谓六国及秦；遐迩五三，谓五帝三王五九；十千。韩琦诗：“十千酒且迎春酌，五九寒须伴腊归。”万万；千千。《论衡》下九；前三。七色；千光。万听；千闻。双钩帖；百衲琴。八妃渚；三公山。三鸦水；双兔坡。韩翃《南阳别墅》诗四照蕊；五名香。萧撝诗：“烟霞四照蕊，风月五名香。四分律；五条衣。吕温《送僧》诗十年三赋；一日百函。八重七色；十影九形。四窗八达；五至九房。一湾一浦；千曲千溠。张说《乾湖》诗

又有《干支》一门，如：

五卯；六庚。《真诰》云：“五卯之日当斋。”《太公阴谋》云：“六庚为白兽。”卯酒；午茶。白香山诗亥日；寅年。同上五戊；三庚。《历书》云：立春立秋后，五戊为春秋社。”寅蛤；乙禽。戴表元诗：“莎坂甫风寅蛤出，茅檐西日乙禽来。”甲乙帐；戊己屯。壬寅露；甲子霄。张说诗穷丙子；雌甲辰。二丙穴；三癸亭。谷漦午；峰耸丁。李洞《终甲山》诗甲乙相伍；戊巳为坚。《后汉书--马融传》尧时丙子；楚国庚寅。陆游《遇老人》诗：“若非楚国庚寅岁，定是尧时丙子年。”燕避戊巳；蝠忌庚申。《埤雅》看辰合药；过卯煎茶。

又有《卦名》一门，如：

解雨；巽风。履正；升中。风涣；雷随。履艮；升离。占巽；候离。益圣；革凡。上出《汉书--袁盎传》，下出隋炀帝《答智顗书》。九坎；二咸。皆星名白贲；黄离。蹇蹇；师师。谦矩；丰规。鳞萃；羽丰。坎坎；离离。涣涣；临临。柳宗元《平淮夷雅》：“方城临临”井井；谦谦。履素；颐真。八方大有；六合同人。王勃《序》物与无妄；政贵有恒。

又有《采色》一门，如：

大赤；纯黄。官绿；帝青。陆游诗素白；朱丹。上《淮南子》，下杨雄语真白；自红。庾信诗修白；高青。韩愈诗旋碧；凝青。孟郊诗嫣嫣紫；楚楚青。又有“纯纯素，差差绿”可对朱朱白白；碧碧黄黄。上见韩愈、陆游诗，下见杨万里诗素以为绚；青出于蓝。可黄可黑；或素或青。

纪文达师曰：《左氏传》一书，文繁词缛，学者往往纬以俪语，取便记诵。见于《宋史--艺文志》者，有崔升等十余家，今并亡佚。唯存徐晋卿《春秋经传类对赋》一卷，凡一百五十韵，一万五千言，高士奇尝为之注，《通志堂经解》亦收之。按：此书已著录四库，《提要》称其属对虽工，而无当于义理。今复按之，誓句殊不多见，兹择其最工者录之，以存旧帙之梗概焉。

如《君德门》云：

齐桓从善如流；晋文好学不贰。昭十三年用人于次睢之社，乃独霸之是求；僖十九年请命于降莘之神，其何土之能得。庄三十二年不以人从欲，而以欲从人，宋襄何忧鲜济；僖十二年唯有可献否，亦有否献可，齐景始得为和。昭二十年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襄二年大夫其未喻楚共王已命共乎。襄十三年

《政治门》云：

宝近乃得贫，何以饶国；成六年谷出不过籍，所以丰财。宣十五年和民以乱，犹治丝而棼；隐四年为政以礼，则执热有濯。襄三十一年

《天文时令门》云：

圣人在上，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昭四年君子有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昭元年金为火胜，吴楚其仇；昭三十一年龙遇蛇乘，宋郑必耗。襄二十八年日食不书朔，史官失之；僖十五年火伏而有螽，司历过也。哀十二年螽坠于宋，告则必书；文三年蝝生于冬，饥犹有幸。宣十五年

《祭祀门》云：

雩上辛，再雩季辛；昭二十五年烝正月，又烝五月。桓八年顺祀先公，乃作窃弓之盗；定八年有事群望，果征当璧之祥。昭十三年

《储贰门》云：

晋人之难欲立长君；文六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文元年哀姜哭市，襄仲失援；文十八年、宣十八年穆嬴啼朝，宣子畏逼。文六年、七年叔姬无宠，舍亦无威；文十四年子良以贤，坚亦以顺。宣四年

《臣道门》云：

司聪司明司味，各无失官；昭九年书名书服书勋，其敢弃命。昭四年和诸戎而五利备，实唯魏绛之谋；襄四年建一官而三物成，端赖祁奚之举。襄三年虎为郑栋，折将压焉；襄三十一年宿实鲁楹，恶其去是。昭元年免囚劝能，犹将十世宥叔向；襄二十一年乡师引过，不以一眚掩孟明。僖三十三年外选旧，内选亲，德劳不失；宣十二年称其仇，立其子，谄比两忘。

君赐未忘，颍谷封人赐类；隐元年母存请遗，翳桑饿者逃名。宣二年异哉子之名，仇以兆怨；桓二年取于父为类，命之曰同。桓六年葛藟庇其本根，忍纵寻斧；文七年草木同其臭味，焉敢差池。襄八年、二十二年

《夫妇门》云：

男有室，女有家，无相渎也；桓十八年和而义，柔而正，能无上乎。昭二十六年

《家国门》云：

皮存毛附；僖十四年唇亡齿寒。僖五年郑岂内臣；僖七年虞犹外府。僖二年神降于莘，非缘兴虢；庄二十三年鬼谋于社，实兆亡曹。哀七年、八年布衣帛冠，五千人之遗，文公兴卫；闵二年生聚教训，二十年之外，勾践灭吴。哀元年齐非吾耦，楚非吾族，鲁郑之谋略同；桓六年、成四年大不在边，细不在庭，子成之择唯慎。昭十四年

《妖祥门》云：

郑蛇交斗；庄十四年宋鹢退飞。僖十六年石何故而言；昭八年星有时而陨。庄七年虢旗易取，贲贲兆于童谣；僖五年宋庙大灾，譆譆闻于亳社。襄三十年天道远，人道迩，裨灶是亦多言；昭十七年、十八年新鬼大，故鬼小，文仲何如其智。文二年伏而盬其脑，晋文吉以得天；僖二十八年退而入于泥，吕锜亡于射月。成十六年

《礼乐门》云：

太史观易象春秋，知周礼之尽在；昭二年伶工奏国风雅训，叹韶舞之无加。襄二十九年蔡侯之情敖在心，况其不父；襄二十八年楚围之威仪无则，何以似君。襄三十一年

《赏罚门》云：

皇父氏之御，赏以耏门；文十一年辟司徒之妻，与之石窌。成二年三辟之征，兴皆叔世；昭六年九刑之命，作自先君。文十八年赏盗去盗，臧纥不能；襄二十二年以逆戮逆，庆封其肯。昭四年上其手，下其手，州犁乃请问诸囚；襄二十六年亦左之，亦右之，王叔不能举其契。襄十年

《朝会门》云：

息民继好，乃礼之经；隐七年亲仁善邻，为国之宝。隐六年拜皇华之五善，教以咨周；襄四年卒常棣之七章，期于好合。襄二十年赋湛露不答，赋彤弓不答，大礼敢干；文四年歌相鼠不知，歌茅鸱不知，淫人终灭。襄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昭四年晋则已偷，何瘠牛之足畏；昭十三年吴方无道，亦瘈狗之可虞。哀十二年

《武事门》云：

晋三驾而莫争；襄九年楚再世之不竞。宣十二年师人多寒，赖有狭纩之拊；宣十二年公徒弗怒，遂至执冰以嬉。昭二十七年乏为反正，岂容怙其隽才；宣十二年武以止戈，何所陈于京观。宣十二年诱以采樵，绞人尽覆；桓十二年袭其藉稻，鄅子无归。昭十八年燧系象尾而奔吴；定四年马蒙虎皮以溃楚。僖二十八年汰舟而三寸入；昭二十六年蹲甲而七礼穿。成十六年

《城邑门》云：

楚取州来，适以挑吴；昭十九年晋城虎牢，实则逼郑。襄二年曹将亡宋而筑邑；哀七年齐欲灭莱而湮城。襄六年

《人品门》云：

鸡惮牺而断尾；昭二十二年象有齿以焚身。襄二十四年贵而贫，民无求焉；襄二十二年富而骄，子必祸矣。定十三年孟明去晋，不受处父之骖；僖三十年士会辞秦，快赠绕朝之策。文十三年室于怒，市于色；昭十九年食其肉，寝其皮。昭三年、襄二十一年

《形体门》云：

骈胁薄而观，曹其无礼；僖二十二年跛足帷而笑，齐实召师。宣十七年黰可鉴，古曰元妻；昭二十八年赤而毛，宋名弃妾。襄二十年泽门之晳，邑中之黔，有诅有祝；襄十七年佐恶而婉，痤美而狠，一废一兴。襄二十六年豺狼之声也，羊舌之族必亡；昭二十八年熊虎可畜乎，若敖之宗必灭。宣四年蜂目者忍能兴宫甲之围；文元年豭喙者谗诡告孟钟之落。昭四年

《车马门》云：

过门何须策短；襄十七年及腹犹恃鞭长。宣十五年锡鸾和铃昭其声；桓二年韅靷鞅靽观其备。僖二十八年

《饮食门》云：

伏甲能攻于三爵，祸起熊蹯；宣二年公膳忍去其双鸡，怒生鹜泊。襄二十八年

《服饰门》云：

火龙黼黻，衮耀其文；桓二年衡紞纮綖，冕昭其度。同裘则狐而袖则羔，不说初矣；襄十四年衣有襘而带有结，乃视过焉。昭十一年

《草木门》云：

蕰藻蘋蘩，荐之昭信；隐三年枣修榛栗，借以告虔。庄二十四年杞或歌夫生圃；昭二十年莠犹指其在门。襄三十年

《鸟兽门》云：

鹤虽乘轩，焉能受甲；闵二年乌方集幕，已解围师。庄二十八年、襄十八年

《四子书》中语有天然成对者，闻国初吴梅村过访某公，某适著《四书讲义》至《孟子胡王章》，未能下笔，而有愠色。吴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某云：“先生何为出此言也？”相与抚掌大笑，遂竟夜成《四书对语》一册，今惜未见传本。

缪莲仙艮有辑《四书对语》，自二言至八言，不下数百则，亦一时之极思也。今择其警策者录之如左。

二言如：

才也；器之。熊掌；燕毛。吉月；凶年。无财；有命。披发；及肩。父母；子男。仲子；孟孙。铿尔；瑟兮。舍瑟；鼓琴。摩顶；胁肩。父召；子来。钻燧；伐柯。乡愿；里仁。不熄；其燃；赤也；白乎。屏气；养心。鹯也；凤兮。矢人；弤朕。西子；南人。及席；捐阶。自牗；出门。夷子；狄人。鸢飞；鲤退。卓尔；欿然。稽首；曲肱。掘井；冯河。

三言如：

子为善；我欲仁。端章甫；被袗衣。一家仁；百姓足。舜好问；汤执中。用不足；问有余。物交物；觚不觚。知者乐；仁则荣。为心害；不目逃。有牵牛；不问马。舜相尧；殷受夏。虽闭户；将入门。十一月；五百年。在陋巷；居于陵。虽孝子；独孤臣。仲叔圉；公伯寮。尊五美；举一隅。恶声至；礼貌衰。无欲速；不加多。仁且智；实若虚。徯我后；爰厥妃。尔为尔；才不才。曾晳后；阳货先。

四言如：

王赫斯怒；民具尔瞻。王之不王；朝将视朝。哀此茕独；反其旄倪。君子行法；小人犯刑。虽有恶人；卒为善士。父母俱存；妻子好合。善人是富；君子固穷。吾将仕矣；民皆仰之。穷不失义；富而无骄。得之不得；斯焉取斯。好行小慧；则乱大谋。有众逐虎；其父攘羊。修我墙屋；宜尔室家。吾闻西伯；子谓南容。请问其目；勿求于心。瞻彼淇澳；止于邱隅。譬诸草木；虽若丘陵。敏而好学；乐以忘忧。霜露所坠；日月有明。夫岂不义；然而未仁。乐然后笑；哀而不伤。予欲无言；女奚不曰。若圣与仁；使骄且吝。不得其门；宁媚于灶。

五言如：

小人喻于利；君子耻其言。异哉子叔疑；死矣盆成括。夫子焉不学；先生将何之。居简而行简；执柯以伐柯。望望然去之；迟迟吾行也。饭疏食饮水；披袗衣鼓琴。夫我则不暇；于予与何诛。胡不慥慥尔；何为纷纷然。星辰之远也；山川其舍诸。可谓具臣矣；愿为小相焉。非尔所及也；夫我乃行之。

六言如：

知者乐仁者寿；鄙夫宽薄夫敦。兽蹄鸟迹之道；鸡鸣狗吠相闻。言必信行必果；视思明听思聪。是闻也非达也；既来之则安之。江淮河汉是也；日月星辰系焉。富润屋德润身；居移气养移体。

七言如：

敏则有功公则说；威而不猛恭而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持其志无暴其气。

八言如：

子谓之姑徐徐云尔；某何为是栖栖者与。

汤春生亦有《四书对语》，二言如：

自古；而今。故艺；而芸。所覆；奚冠。不熄；益深。徙义；近仁。有圉；无田。风也；水哉。效死；舍生。清矣；浊兮。其叶；则苗。象往；鲤趋。以栗；于茅。适市；抱关。遵海；冯河。一妾；九男。攘臂；曲肱。

三言如：

学不厌；仕而优。不百里；之一邦。仁内也；礼后乎。老吾老；亲其亲。物交物；才不才。如神在；其人存。强哉矫；恭而安。和无寡；德不孤。焉得刚；奚其正。浮于海；浴乎沂。使先觉；无后灾。载华岳；挟太山。有寒疾；则热中。好驰马；有牵牛。如归市；将入门。

四字如：

施于四体；执其两端。原泉混混；维石岩岩。修其天爵；教以人伦。率西水浒；逾东家墙。取土必得；视民如伤。或五十步；虽千万人。储子为相；管仲得君。十目所视；四体不勤。所求乎弟；不让于师。衣服不备；饮食若流。虽狎必变；又敬不违。变其彀率；范我驰驱。不遇故去；盍归乎来。尊其瞻视；善为说辞。犹湍水也；若大路然。若合符节；如鼓瑟琴。绸缪牗户；溥博渊泉。居必迁坐；立不中门。乐善不倦；强恕而行。雨露之养；日月有明。故益伊尹；若禹皋陶。无耻之耻；知和而和。失诸正鹄；见乎蓍龟。必因川泽；若决江河。行不由径；游必有方。大王王季；曾子子思。譬若掘井；可使在山。为臣不易；畜君何尤。

五言如：

得众则得国；有土此有财。其故家遗俗；虽孝子慈孙。庶人召之役；弟子服其劳。闻一以知十；枉尺而直寻。管氏而知礼；仲子恶能廉。居敬而行简；修己以安人。先进于礼乐；夫子之文章。亦不入于室；则往拜其门。

六言如：

八家皆私百亩；一朝而获十禽。故太王事獯鬻；若孔子主痈疽。舜其大知也与；禹吾无间然矣。仁者无不爱也；君子亦有恶乎。行义以达其道；当仁不让于师。今有璞玉于此；吾岂匏瓜也哉。

七言如：

敏则有功公则悦；淡而不厌简而文。尔何曾比予于是；吾亦欲无加诸人。是犹恶醉而强酒；譬如登高必自卑。鱼鳖不可胜食也；牛羊又从而牧之。盎于背施于四体；本诸身征诸庶民。持其志无暴其气；居之安则资之深。不行先王之道也；是以后世无传焉。辅世长民莫如德；令闻广誉施于身。

八言如：

有彼无恶，在此无射；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非其道也非其义也；在所损乎在所益乎。鲁欲使乐正子为政；虞不用百里奚而亡。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虽袒裼祼裎于我侧；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其为父子兄弟足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正唯弟子不能学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李小松钧简按试江右、吉安两县，首题一为“富之”，一为“器之”；次题一为“使有菽粟如水火”，一为“犹以杞柳为桮棬”。一气相生，亦天然对仗也。

赵瓯北《簷曝杂记》云：有用经书成句成天然对偶者，如：

天维显思；民亦劳止。维汝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奋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纯；周公之才之美。闲暇而明政刑；会通以行典礼。礼乐自天子出；笾豆则有司存。欣欣然有喜色；荡荡乎无能名。率百官若帝之初；于万年受天之祜。发号施令罔不减；陈善闭邪谓之敬。闻俎豆，未学军旅之事；听鼓鼙，则思将帅之臣。亶聪明而有作，不作聪明；由仁义以安行，非行仁义。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是为冯妇也；无若宋人然。迅雷风烈，烈风雷雨；绝地天通，通天地人。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孟孙问孝于我我；赐也何敢望回回。

巧对录卷之二

近人有掇取《说文》中字句，集成对偶，名曰《说文凝锦录》，皆汉以前文字，古雅可喜。今摘录其最工者百余条，以广见闻云：

“天体”圜，天体也对“地根”垠，地根也。“屈虹”霓，屈虹也对“凝雨”雪也。“雨□”霑，雨□(上雨下染)也对“火飞”□(上西下灭)，火飞也。“湿暑”溽，湿暑也对“冷寒”□(左氵右靓)，冷寒也。“别水”派也对“回风”飘也。“山耑”峰，山耑也，同端对“水派”港，水派也。“天门”阊对“地室”窨。“竹田”篁对“石地”□(上厂下金)。“丰流”混对“盛火”□(左火右多)。“兔窟”堀对“螾场”益州部谓螾场曰坥。“幺子”□(上爫下不清)，幺子相乱，受治之也对“下妻”嬬，下妻也。“蛇医”蝾螈，以注鸣者对“鼠妇”蟠。“彪猫”狻猊，如虦猫，食虎豹对“健犬”猛。“水虫”鱼对“风鼠”鼩，胡地风鼠也。“羊子”羔对“牛父”特，朴特，牛父也。“舒凫”鹜对“伏兽”狸。“楚鸟”雅对“周燕”巂。“孝鸟”乌对“贪兽”夔，即猱也。“名豕”希，河内名豕也对“大牲”牛。“茶芽”茗对“瓜当”蒂。“麻□(上艹下黠)”黀对“竹枚”箇。“大葭”苇对“小茮”藿，茮之小者。“木耳”□(上荋下大)对“水衣”菭。“散材”柴，小木散材对“陈草”□(上艹下不清)，陈草复生也。“木素”朴对“竹萌”□(上笞下心)。“竹肤”笢对“木顶”槙。“禾本”秄，壅禾本对“竹胎”筍。“草零”草曰零，木曰落对“木陊”□(上麁下木)，木叶陊。“草端”芒对“粟实”米。“屋牝”□(上宀下戈)，屋牝瓦下对“关牡”□(外门内龠)，关下牡。“壁会”际对“孤隅”陬。“井壁”甃对“库垣”墬，道边库垣也。“户扇”扉对“灶窗”坄，陶灶窗也。“水梁”桥对“木阶”梯。“深屋”宀，交覆深屋也对“疏窗”□(左不清右疋)，门户疏窗也。“主阶”阼对“邻道”□(左肙右邑)。“重屋”层对“比田”畕。“特舟”斻，士特舟对“副马”驸。“弩眉”镠对“剑鼻”镡。“筐当”槶对“椟朴”椠。“书笘”笘，书僮竹笘也对“射臬”。□(左土右不清)“礼俎”俎对“乐钟”钟。“刀室”鞞对“弓衣”韔。“书囊”裛对“剑柙”□(左木右合)。“环舌”□(左角右敻)，环之有舌者对“型肠”镶，作型中肠也。“木帐”楃对“竹舆”箯。“方钟”钫对“圆案”檈。“镈鳞”镈，镈鳞也。钟上横木上金华也对“车耳”□(左车右反)，车耳反出也。“吹鞭”菰对“舞履”躧。“爨门”灶口对“火主”灯中火主也。“厚缯”绨对“纯玉”纯玉曰金。“朽玉”珛对“败衣”□(敝之左部)。“酒滓”糟对“谷皮”糠。“鱼精”鱻，新鱼精也对“鸟胃”胵。“韭郁”莤对“介脆”荃，介脆也。“蜂饴”□(上鼏下二虫)，蜂甘饴也对“马酒”汉有挏马官作马酒。“口端”唇对“目际”睚。“颜前”面对“肉表”□(左月右弱)，肉表革里。“臂节”肘对“面毛”须。“稠发”□(珍之右部)对“厚唇”□(上党头下多)。“手行”匍对“目戏”□(左目右晏)，目相戏也。“手呼”招对“舌介”哽，语为舌所介也。“细文”□(穆之右部)对“清饰”□(左青右彡)。“火色”□(上雁下火)对“木音”□(上雨下羽)。“阳气”魂对“阴神”魄。“玉光”映对“火气”炦。“善丹”雘对“圜采”紃。“驳文”辬对“错画”文，错画也。象交文。“曲行”迟对“平议”订。“竞言”语对“并视”覞。“记谋”记谋曰访对“深谏”谂。“好视”覣对“美言”。“疁田”疁，汉律曰：疁田茠草对“抒井”□(左革右冤)。“洒身”浴对“盪口”漱。“行丸”弹对“关矢”弯，持弓关矢也。“水草交”水草交为湄对“云雨起”凄，云雨起也。“侧出泉”漀对“特立石”碣，特立之石。“婦持帚”婦，从女持帚洒扫对“男力田”男，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臣司外”司，臣司事于外者对“官事君”官吏事君也。“依人鸟”雀对“知声虫”蠁。“短喙犬”猲对“长脊牛”□(左牜右畺)，牛长脊也。“青羽雀”翠，青羽雀也。出郁林对“赤尾鱼”鲂。“蚨还钱”趺，青蚨，水虫，可还钱对“鹬知雨”鹬，知天将雨鸟。“长脊兽”豸，兽长脊对“哆口鱼”魠，哆口鱼也。“鸟一枚”只对“鼠五技”鼫，五技鼠也。“赤羽雀”翡，赤羽雀。出郁林对“黄腹羊”。“竹冬生”竹，冬生草也对“麦秋种”麦，秋种、厚薶，故谓之麦。“絺绤草”葛对“鹿麋粻”齸。“门旁户”閤对“城下田”□(左田右耎)。“特立户”闺，特立之户对“别生条”枝，木别生之条。“六叉犁”楎对“两刃臿”□(上艹下木)。“纬十缕”纬十缕为绺对“絮一苫”纸，絮一苫。纸丝滓也。“等画物”则对“分别文”斐。“开闭门”闸对“屈申木”煣。“星见雨除”夝，雨而夜除星见也对“风吹浪动”飐，风吹浪动也。“风动虫生”风动而虫生，故虫八日而化对“雷鸣雉雊”雊，雷始动，雉鸣而雊其颈。“昼与夜界”昼，日之出入与夜为界者对“雨从云下”雨，水从云下也。“房司田候”房星为辰，司田候也对“牛起物数”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城以盛民”对“土能吐物”土，地之吐生物也。“雨止云罢”霩，雨止云罢貌对“水少沙见”沙。“熊以冬蛰”熊兽，似豕，山居，冬蛰对“龙以秋潜”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牛驳如星”□(左牜右平)，牛驳如星对“豹圜似虎”豹，似虎，圜文。“燕鱼尾似”鱼，象形，与燕尾相似对“禽□(上山下离)头同”禽，走兽总名。禽□(上山下离)兕头相似。□(同上)，吕支切，山神兽也。“藼草忘忧”藼对“芣苡宜子”芣苡，其实如李，可以宜子。“十发为程”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对“三斛为□(上采中大下巾)”□(同上)，囊也。又作帣。今盐官三斛为一□(同上)。“笑不坏颜”弞对“辛能蹙鼻”辠，言罪人蹙鼻苦辛之忧。“视近志远”眈对“买贱卖贵”贩。“动作切切”屑对“言语谵谵”谵谵，多语也。“意内言外”词，意内而言外也对“品少文多”祠，品物少，多言词也。“市谷出谷”籴、粜对“扞缯湅缯”硟，以石扞缯也。练，湅缯也。“云半有半无”圛，见《逸周书》对“泉一见一否”瀐，见《尔雅》。“龟外骨内肉”对“狐丰后小前”。“桂百药之长”对“虎山兽之君”。“麦一夹二缝”对“秠一稃二米”。“六月羔□(骛之马换羊)，五月羔羜”对“四岁牛牭，三岁牛犙。”

陶秀实穀《清异录》中，语多俊异，对偶极新，足为词章之助。今摘录如左，如：

“小南强”对“大北胜”：一为茉莉，一为牡丹也。“蜜父”对“蜡兄”：一为梨，一为枇杷也。“闽香玉女”对“吴会星郎”：一为荔枝，一为杨梅也。“炼鹤一羹”对“醉猫三饼”：一为菜羹，一为薄荷饼也。“婆娑儿”对“鼓吹长”：一为鸥；一为蛙也。“蜜官金翼使”对“花贼玉腰奴”：一为蜂，一为蝶也。“玉杵羹”对“金锦鲊”：一为小截山蓣，一为黄雀脂膏也。“王羹亥卯未”对“相粥白玄黄”：谓魏王继岌每荐羹，必以羊兔猪脔而参之，时卢澄为平章事，趋朝待漏，堂厨具小馔，澄唯进粥。其品曰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三种也。

王伯厚《困学纪闻》中，所录佳对极多，如云：唐子西庚“佳月明作哲；好风圣之清”，本于李诚之师中“山如仁者静，风似圣之清”。朱新仲翌“无人马为二，对饮月成三”，本于秦少游“身与杖藜为二，影将明月成三”。陆务观“谁其云者两黄鹄，何以报之双玉盘”，本于朱新仲“何以报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叶少蕴梦得“逸人旧住子午谷，诗客独寻丁卯桥”，陆务观用之。“明知计出栢马下，正拟身全木雁先”，敖器之用之。按：子西“佳月明作哲”，语未佳，自以诚之对为胜。新仲“无人马为二”，语出《南史--沈庆之传》，亦不如少游之对为自然。务观“谁其云者两黄鹄”，添其字，新仲“我姑酌彼黄金罍”，亦添“黄”字，皆非全璧也。

又云：《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句“三径谁从陶靖节，重阳唯有傅延年”。“靖节”、“延年”之对，前未有用者。

又云：平园诗“生戎马”、“死佛狸”；荆公诗“生白”、“杀青”。皆佳对。按：《平园集》，周益公必大撰。

又云：鹤山诗“只期玉女是用谏，肯为金夫不有躬”，本于“玉汝，金吾”之对。按：《鹤山集》，魏了翁瓘撰。“玉汝，金吾”对，见《猗觉寮杂记》。

又云：“田园图史分贫富，鼎鼐楼台辨有无”，洪舜俞咨夔诗，用庞颖公、寇莱公事。按：庞颖公《退老自述》诗云：“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见吴处厚《青箱杂记》。魏野《献寇莱公》诗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见释文莹《湘山野录》，作对甚的。

又云：薛士龙季宣诗“左角蛮攻触，南柯檀伐槐”，的对也。

又云：洪野处迈《雪》诗“天上长留滕六住，人中会有葛三来”。葛三，葛洪第三子也。事出《太平广记》。

又云：李宗道《春秋十赋》，属对之工，如：

越椒熊虎之状，锦杀必灭若敖；伯石豺狼之声，非是莫哀羊舌。鲁昭之马为椟；卫懿之鹤乘轩。干奚辞邑，而卫人假之器；晋侯请隧，而襄王与之田。星已一终，鲁君之岁；亥有二首，绛老之年。作楚宫，见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卫侯之死夷。虞不腊矣；吴其沼乎。好鲁以弓，请谨守宝；赐郑以金，盟无铸兵。鸟鸣亳社伯姬卒；蛇出泉台声姜甍。

又云：卢思道《贺甘露》云：“神浆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阶之上。”常袞《贺雪》云：“重阴益固，应水泽腹坚之时；积润潜通，迎土膏脉起之候。”皆对语之工者。

又云：“驴非驴，马非马”见《汉书--西域传》；“乌不乌，鹊不鹊”见《战国策》可以为对。傅景仁伯寿云：“烹羊炰羔”，唯“带牛佩犊”可对。按：“乌不乌，鹊不鹊”，《楚策》语，言史疾为韩使楚，失其职也。近人阎百诗又以后魏谣“狐非狐，貉非貉”对之。

又云：耿直之守京口，复陈少阳之后曰：“如可赎兮百身；犹将宥之十世。”

又云：“亿载万年，为父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斋对。按：楼防，字迂斋。

又云：卢肇《海潮赋后序》“马褐牛衣”，古未有对者。

又云：宋正甫诗“三甲未全，一丁不识”。

又云：或试县学，见黜，后预乡荐，以启谢县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敌勇，小敌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无愧矣。”

又云：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辞曰：“士而托于诸侯，非其义也；师不贤于弟子，将焉用之。”

又云：吕倚谢王岐公馈钱酒，用“白水真人，青州从事”，岐公称之。

又云：夏文庄公竦表云：“诗会馀蚔之文，简凝含酖之墨。”馀蚔，见《诗贝锦笺》。“笔锐干将，墨含淳酖”，出《文心雕龙》。

周栎园《书影》云：坡公谓“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学者作《抗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女争。但恐览者，磕睡落床，难以凌云耳”。余谓“拉杂变”好对“訡痴符”。

又云：刘宾客称，常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胫骨，微红而润泽，岂非异也。“康乐须，昭明胫”是的对，皆文人身后之厄。

又云：长庆初，穆宗以刑法为重，每在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号曰“参酌院”，见《国史补》。“参酌院”好对“详稳司”，见《辽史》。

王淑士志坚《表异录》云：天怀山为“地喉”，可对“天目”。

又云：洪州“娉婷市”，五代钟傅侍儿所居，可对“温柔乡”。

又云：王鉷引泉激霤，号“自雨亭”，可对杨国忠之“移春槛”。

又云：慧日至夹山，山问：“与什么人同行？”云：“有个木上坐。”谓杖也。东坡诗“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

又云：峨嵋县有“不到寺”，以险阻得名，可对“无定河”。

又云：王荆公以“杀青”对“生白”，“苦吟”对“甘饮”，“飞琼”对“弄玉”，“带眼”对“琴心”；洪驹父以“青奴”对“黄妳”；苕溪渔隐以“银鹿”对“金瓢”，“湿萤”对“干鹊”；平园诗以“生戎马”对“死佛狸”。皆绝工。银鹿，出《国史补》。金瓢，出《曹子建集》。湿萤，出《李长吉诗》。干鹊，出《西京杂记》。

纪文达师曰：“对句类书”始于隋杜公瞻之《编珠》。然其书《隋志》、《唐志》俱不载。至《宋志》始著录，而宋人未见引用者，亦无旧刻旧抄流传于世。至康熙中，乃有高士奇家刊本，云得自内库废纸堆中。世颇疑其依托。其灼然可征者，当自《初学记》之事对始，然亦仅每门之内，载有数条，非全书如是。其全以对句为书者，唯前明杨升庵之《谢华启秀》为人所共知。其书自二字以至八字，各为一卷，八字以外者，自为一卷。唯二字类中，无对句者十五条；三字类中，无对句者四条；四字类中，无对句者三十二条。中间或注出典，或不注出典。即注者，亦不详悉，尤非著书之法。盖偶然札记之，本以备作骈体之料。后人得其残稿，刻之耳。其曰《谢华启秀》者，取陆平原文赋中语也。然其中多全引旧文两句，旧诗一联，殊乖命名之义。又如“锋蝟斧螗”，本柳子厚《平淮夷雅》之成句，即析为二字之对，已属陈因，兼伤割裂，然犹存柳名也。而“巢父壶公”，为庾子山《小园赋》中旧对，则竟没其名矣。卉服注曰：《汉书》，而竟忘《禹贡》，此王弇州所讥，求之六合之外，而失之目睫之前者也。至四字以下对，益不工整。如以“咸则三壤”对“画为九州”；以“作法于凉”对“谁能执热”。则虚实字颠倒。“便娟轻丽”对“犀角丰盈”，铢两全不相称。以“季氏八佾舞庭”对“管仲三归反坫”，偏枯尤甚。乃以“胡燕胸珽声大”对“越燕红襟身小”，则亘古骈体无此复句。以“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对“民生于勤，勤则不匮”，改窜经文而仍不能匀配，则益拙矣。按：高江村刊本称杜氏原书凡四卷，今止存二卷，其后二卷止存原目，共分十四门。卷首载杜公瞻序云：

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联每繁阅览，欲其故实，览者易为比讽。”爰令微臣编录，得窥书囿，故目之曰《编珠》。其朱书者，故实。墨书者，正义。时大业七年正月，奉敕撰进，勒成四卷。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臣杜公瞻谨序

又按：高氏刊本亦分四卷：第一卷《天地部》、《山川部》；第二卷《居处部》、《仪卫部》、《音乐部》；第三卷《服玩部》、《珍宝部》、《缯采部》、《酒膳部》；第四卷《黍稷部》、《菜蔬部》、《果实部》、《车马部》、《舟楫部》。前二卷，每部之后各有高氏增补语。后九卷，则全系高氏补遗。又附《续编珠》二卷：一《岁时》；二《人伦》；三《文学》；四《花木》，附《众草》；五《鸟兽》；六《鱼虫》。又附刊杨升庵《谢华启秀》八卷。此书虽未著录于《四库》，而童塾中犹以为枕中秘也。

黄右原比部奭见余辑《巧对录》而喜之，因以旧所笔记数纸示余，为择其尤工稳者录之如左。二字者如：

朱夏；素商。傅咸赋、梁元帝《纂要》硬雨；尖风。《轩渠录》、李商隐诗雄气；壮年。梁简文诗、《晋书》云脚；雨拳。韩愈诗、刘禹锡诗地肺；天脐。《三秦记》、《河图括地象》鱼复；马当。《后汉书》、李白诗幼海；祖洲。《山海经》、《十洲记》瓠史；竹书。《梁书》、《南史》黄独；紫团。杜甫诗、陆龟蒙诗葱岭；蒜山。《汉书》、《京口志》汗雨；肉雷。《战国策》、《清异录》亥既；丁当。《瑯環记》、《清异录》盾匠；脚婆。《清异录》、黄庭坚诗人柳；女萝。《三辅故事》、《诗经》耄矣；孩之。《左传》、《老子》鰕即；鸡斯。《山海经》、《六韬》海若；波斯。《楚辞》、《山海经》馀不；若耶。《晋书》、《水经注》

三字者如：

陈无巳；许有壬。《宋诗话》、《元史》不夜城；无雷国。《齐地记》、庾信赋小戊子；雌甲辰。《东轩杂录》、《东轩笔录》鸡三足；骥一毛。《庄子》、《淮南子》逍遥馆；安乐窝。《辍耕录》、《家史》愚公谷；妒妇津。柳宗元文、《酉阳杂俎》齐谐记；越绝书。《唐书》、《隋书》谢益寿；王昌龄。钟嵘《诗品》、《唐书》谢蝴蝶；郑鹧鸪。《宋书》、《唐诗纪事》陈惊座；赵倚楼。《汉书》、《摭言》郭有道；王无功。《后汉书》、《唐书》

四字者如：

皂雕御史；白马将军。《旧唐书》、《魏志》赤牛中尉；白马光勋。《北史》、《后汉书》七松处士；五柳先生。《唐书》、《陶潜集》枯松太保；大树将军。《记事珠》、《后汉书》白马长史；黄骢少年。《后汉书》、《北史》墨曹都统；文翰将军。《龙鬚记》、《唐类函》大千世界；不二法门。《起世因本经》、《维摩经》丙寅学士；戊巳先生。《金波遗事》、《墨庄漫录》

巧对录卷之三

《明道杂志》云：世传朱全忠作四镇时，一日与宾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试召一视地工验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现于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视之。工再拜贺曰：“此所谓乾上龙尾地，建庙固宜。然非大贵人，不见此地。”全忠喜，薄赐而遣之。工出，宾僚或戏之曰：“若非乾上龙尾，定当坎下驴头矣。”盖东北人谓斫伐曰坎也。

沈作哲《寓简》云：扬文公危言直道，独立一世，嫉恶如仇。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以邪言进者，意欲攀公入其党中，因间语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公正色疾声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幸臣大沮。

《东坡志林》云：“章詧，字隐之，本闽人，迁于成都数世矣。善属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荐，赐号冲退居士。一日，梦有人寄书召之者云：“东岳道士也。”明日，与李士宁游青城，濯足水中，詧谓士宁云：“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宁答云：“手持东岳寄来书。”詧大惊，未几，果死。

《北梦琐言》云：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温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之，宣宗赏焉。

《瑯环记》云：兰待女子同种则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绝对也。按：《风土记》：“鹿葱，宜男草也。”

《全唐诗话》云：温庭筠才思艳丽，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按：《三国志--诸葛恪传》注：“白头翁，鸟名。”

《瑯环记》云：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人疑其一声在鼻，竟不测其何术。当时有黄华者，双手能写二牍，或楷或草，挥毫不辍，各自有意。余谓“绛树双歌；黄华二牍”是确对也。

《后山诗话》云：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岁而死，其妇哭之恸。其邻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妇谢曰：‘汝辈自不谕尔。八百死矣，九百犹在也。’世以痴为九百，谓其精神不足也。”又有令新视事而不习吏道，召胥魁问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数。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犹痴耶。”长公取为偶对曰：“九百不死；六十犹痴。”

《云仙杂记》云：申王谓猪既供餐，不宜处于秽地，乃以毡龛粟粥待之。取其毛刷净，令巧工织壬癸席，滑且凉。又蜀人二月好以豉杂黄牛肉为甲乙膏，非尊亲厚知，不得预食。其家小儿，三年一享。“壬癸席，甲乙膏”正好作对。

《独醒杂志》云：东坡、山谷同游凤池寺，坡公举对云：“张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来。”时称名对。张丞相诗云：“八十老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坡公盖取此也。

又云：杨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罢，至都堂。丁晋公时在政府，戏谓之曰：“内翰拜时鬚扫地。”公应声曰：“相公坐处幕漫天。”晋公知其讥己，而喜其敏捷，大称赏之。

《鹤林玉露》云：“尤延之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官僚宷，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谑，延之尝曰：“有一经句，请秘监对，曰‘杨氏为我。’”诚斋应曰：“尤物移人。”众皆叹其敏确。

《□(上巩下石)溪诗话》云；尝见同侪因行饮，令人索一鱼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鱼。”余谓坐客曰：“且喜‘召伯鲊’有偶对矣。”满堂皆胡卢不止，因戏为足成其语云：“京市鲊先夸召伯，浙音鱼或号周公。”

《猗觉寮杂记》云：世传“不逢韩玉汝”，有应声对者曰：“可怕李金吾。”以“金吾”对“玉汝”为巧。唐有孙玉汝，则玉汝为名字，不始于韩也。

《归田录》云：梅圣俞以诗知名，而浮沉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叹惜。其初受敕修《唐书》时，尝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刁氏笑对曰：“君于仕宦，又何异狼吞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

又云：王荆公一日谓刘贡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对乎？”贡父应声曰：“四诗风雅颂。”荆公拊髀曰：“此天造地设也！”

又云：寇莱公在中书时，尝与同列戏语曰：“‘水底日为天上日’，未有对者。”会杨大年来白事，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时称为的对。

《系年要录》云：绍兴五年，诏禁屠以祷晴，而并及鸡鸭。右谏议大夫赵霈奏疏称颂上德，以为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比。中书舍人胡寅读疏笑曰：“谏议乃及此乎！闻汝直统兵有号龙虎大王者，或入犯，当以鸡鸭谏议拒之。”按；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云：“汤义仍论给事胡似山汝宁除参论饶伸外，不过一‘虾蟆给事’而已。盖时因祷雨禁屠宰，胡请并禁捕蛙，以感召上苍，故汤有此语，且告人曰：“吾亦为似山图不朽，与南宋‘鹅鸭谏议’属对亲切耳！”

丁令威化鹤，出干宝《搜神记》，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传》：苏仙公，桂阳人，升云而去。后有白鹤来止郡城楼，人或弹之，以爪书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我是苏公，弹我何为？”故黄涪翁《次韵苏韩林出游》诗云：“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并用苏家典故，真佳对也。

《老学庵笔记》载临安扁榜对有：“乾坤湿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三朝御史陈忠翊，四代儒医陆大丞。”“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西蜀费先生弟子寇保义卦肆。”按：吾师纪文达公亦有集京城市肆招牌对句，如：“冬季讽经”对“秋爽来学”。“神妙乌须药”对“祖传狗皮膏”。“学经蒙任附”对“店槽道俱全”。“去风柳木牙杖”对“滴露桂花头油”。“精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对“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此可见名流虽游戏之词，亦皆前有所本也。

宋与辽交欢，文禁甚宽。轺客往来，率以谈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苏文忠公尝膺是选，辽使闻其名，思困之。其国旧有对云：“三光日月星”。无能对者，以请于公。公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句。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公徐曰：“四德元亨利。”辽使睢盱欲起辨，公曰：“尔谓我忘其一耶？谨关尔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庙之讳也。”辽使出不意，遂心折。旋复令医官对云：“六脉寸关尺。”辽使愈悚然。既而请曰：“学士前对究欠一字，仍请另构一语。”适雷雨大作，公云：“‘一阵风雷雨’，即景可乎？”遂大敬服，尽欢而罢。此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四等公侯伯子男”同一因难见巧也。按：“三光日月星”，近又有以“八旗满蒙汉”作对者，庄赡相称。文字因时运而开，此则前人所不能测其所至矣。

俗传东坡与子由夜雨连床，子由曰：“尝见鬻术者云：‘课演六爻，内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不能成对。”一日同出，坡见戏场舞棒花者云：“棒长八尺，随身四尺，离身四尺。”语子由曰：“此语正可还前日枕上之对也。”

“刘蕡下策，我辈登科；雍齿且侯，吾属何患？”成语天然，坡公所对。见释惠洪《冷斋夜话》。

宋时有尚书孙觌，相传为坡公遗体，冯具区祭酒所云“阳羡孙老得坡公弃婢而生者也。”唯王渔洋先生力辩之，谓坡住阳羡，见一童子颇聪慧，出对句云：“衡门稚子璠玙器。”童子对曰：“翰苑仙人锦绣肠。”即孙觌也。坡甚喜之。据此则觌非坡子明矣。抑或宋人好名，如童贯自托为韩魏公所生，梁师成亦自谓坡公所出耶。

士子遇文宗按临，始用功读书，谓之“抱佛脚”。《中山诗话》：“王荆公嗜谐谚。一日，论沙门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曰：‘急则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诗。’客曰：‘急则抱佛脚是俗谚。’上去‘投’，下去‘脚’，岂非的对？”

《后村诗话》云：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记》，以鸟兽鱼鳖咸若为商王事，太学诸生为谑词哂其误。陈晦行“史集贤制”用昆命元龟事，闽帅倪侍郎驳之。陈累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相皆用此语。史擢陈台端，劾倪削秩罢去，或为一联云：“舍人旧错夏商鳖，御史新争舜禹龟。”

《桐江诗话》云：元祐东平王景亮与诸仕族无成者，结为一社，纯事嘲笑。士大夫无问贤愚，一经诸人之目，即披不雅之名。当时号曰猪嘴关。吕惠卿察访京东，吕天资清瘦，语以双手指画。社人目之曰：“说法马留。”又凑为七字曰：“说法马留为察访。”弥岁不能对。一日，邵篪因上殿泄气，出知东平。邵高鼻卷髯，社人目之曰：“凑氛狮子。”乃对云：“凑氛狮子作知州。”惠卿衔之，讽部使者发以他事，举社遂为齑粉矣。

《老学庵笔记》云：高宗南幸，舟泊岸，执政必登舟朝谒。行于沮洳，则蹑芒鞋。吕元直顾同列戏云：“草履便将为赤舄。”既而旁舟水深，乃积稻秆以进，参政范觉民曰：“前句吾有对矣。云‘稻秸聊以当沙堤’。”

又云：绍兴初，张子韶对策有“桂子飘香”之语。赵明诚妻李易安以对语嘲之云：“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时传为谈柄。

《能改斋漫录》云：徽宗尝作诗句，命蔡少保居安以赐元长云：“相公公相子。”元长遽对以进云：“人主主人翁。”时服其敏捷得体，不必以人废言也。

黄右原曰：世俗以秦少游为苏门之婿，并妄称苏小妹以实之，此真《齐东野语》也。其言一曰：“小妹以‘闭门推出窗前月’难少游，久无以应。适东坡过，以小石块投池中。秦顿悟，应声曰：‘投石冲开水底天。’小妹乃释然。”其实，此出语并非甚难对也。

《金台集》云：瀛岛中有一妆楼，相传为金明昌中李妃所筑。妃尝与章宗露坐其上，章宗曰：“二人土上坐。”妃应声曰：“一月日边明。”

《齐东野语》中又载一对句云：“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轮金刚；中和和丰丰乐楼，银杓银瓮。”盖上句是当时寺名，下句是当时酒楼名，亦可谓巧合矣。

又云：兵部尚书夏原吉治水江南，与给事中某同寓僧寺。某如厕甚急，夏戏之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即对云：“弃甲曳兵而走，尚书尚书。”犹言常输也。

《复斋漫录》云：刘韐始为尉于洪之丰城，性不饮酒，饮则面色烘然。推官抵邑，能饮啖，与刘同会，以谚语戏刘云：“小器易盈真县尉。”刘答云：“穷坑难满是推官。”

《东轩笔录》云：陈绎晚为敦朴状，时谓之热熟颜渊。熙宁中，台州推官孔文仲廷试对策，言时事有可痛哭太息者，执政恶而斥之，语于众曰：“文仲狂躁，真杜园贾谊也。”王平甫曰：“‘杜园贾谊’可对‘热熟颜渊’。”合坐大噱。盖“杜园”、“热熟”，皆当时鄙谚也。

《梁溪漫志》云：前人所记“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为的对。绍兴中，冯侍郎楫与罗侍御汝楫在朝，或戏为语云：“侍郎侍御揖汝揖。”一时无能对者，适范检字同与陈检详正同俱为二府掾属，徐敦济续云：“检字检详同正同。”时以为天生巧对也。

王铚《四六话》云：谭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荆州之友也。特善笺表。荆公在金陵称其一对云：“车斜韵险；竞病声难。”“竞病”二字，曹景宗故事。“车斜”二字，见白乐天《与元微之书》曰：“何处春深好”。以“车斜”二字为韵，往来几百篇。

《笔谈》云：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之句，以为语新而属对亲切。钩辀，鹧鸪声也。郭索，蟹行貌也。按：郭索似亦指声，不指貌。

《诗话总龟》云：蔡君谟与陈亚相友善。一日，以谑语嘲其名云：“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应声对云：“蔡襄无口便成衰。”虽巧谑，亦伤虐矣。

《齐东野语》云：癸酉岁，应元秋试，两浙运司干官、临川龚孟鍨为考官。龚道出慈溪，忽梦有人以杯酒饮之，且作四字于掌中。及入院，发策，第一道中误以一祖十三宗为十四宗，于是士子大哄，径排试官房舍，悉遭棰辱，至有负笈而逃者。龚偶得一兵负去而免。刘制使良贵亲至院外抚谕，遂权宜以第二道为首篇，续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联云：“龚运干出题疏脱，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刘制使下院调停，用第二道为第一道。”龚后为计使所劾。明年，度宗宾天，于是十四宗之语遂验。

《鹤林玉露》云：“绍兴乙卯，以旱祷雨。谏议大夫赵霈上言：自来祈祷，断屠止禁猪羊，今后请并禁鹅鸭。时胡致堂在西掖，见之笑曰：“可谓鹅鸭谏议矣。闻贼中有龙虎大王，请以鹅鸭谏议当之。”此与前《系年要录》语大同小异。因后一对语大异，故复录之嘉定中，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八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人行。”太学诸生遂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又云：冯京，字当世，鄂州咸宁人。其父商也，壮年无子，至京师买一妾，立券偿钱矣，问妾所自来，乃言其父因纲运欠折，鬻女以为赔偿之计。遂恻然不忍犯，遣还其父，不索其钱而归。居数月，妻有娠，将诞，里中人皆梦鼓吹喧阗迎状元，京乃生。家贫甚，读书于灒山僧舍。僧有畜犬，京与共学者烹食之。僧诉之县，县令命作《偷狗赋》，援笔立就。其警对云：“团饭引来，喜掉续貂之尾；索綯牵去，惊回顾兔之头。”令击节释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

又云：杨东山尝谓余曰：“昔周益公、洪容斋尝侍寿皇宴，因谈肴核。上问容斋乡里所产。容斋，番阳人也。对曰：“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又问益公。公，余庐陵人也。对曰：“金柑玉版简，银杏水精葱。”上吟赏。又问一侍从。忘其名，浙人也。对曰：“螺头新妇臂，龟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鲜也。上为之一笑。某尝陋三公之对，昔帅五羊时，漕仓市舶三使者，皆闽浙人。酒边各盛言其乡里果核鱼虾之美，渠问某乡里何所产，某笑曰：“他无所产，但产一欧阳子耳。”

巧对录卷之四

《金陵琐事》云：顾东桥巡抚湖广，时衙斋菊开，邀数门生赏之。一狂生拣好花摘两三枝戴于头。东桥不悦，因出一对云：“赏菊客来，两手擘残彭泽景。”张太岳对云：“卖花人过，一肩挑尽洛阳春。”东桥曰：“此语已佳，不必更对矣。”遂酌酒，尽欢而罢。

又云：东桥公镇楚时，张太岳仅十余岁，应童子试。东桥曰：“童子能属对乎？”因曰：“雏鹤学飞万里，风云从此始。”张即日：“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东桥大喜，解腰间金带赠之，曰：“他日贵，当过我也。”

又云：尚书吴交石公有二女，长女已择周公金，复见金公清童年器宇不凡，与夫人言之，夫人出一对试之云：“汗血名驹，起足已存千里志。”金对云：“圆吭仙鹤，抬头便彻九皋声。”夫人喜甚，以次女许焉。后周官尚书，金至参政。

又云：黄挥使六十诞日，白挥使戏之曰：“黄耈无疆。”黄应声曰：“正好对‘白圭有砧。’”

郑仲夔《研云甲录》云：贵溪吴氏生一儿，聪颖异人，数岁能诗。父母弄以竹马，有客呼曰：“红孩儿骑马游街。”即应声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后因与群儿嬉，堕水中，几死，急援之出，良久乃苏。此后遂茫无所知，竟为耕夫没世。

杨仪《明良记》云，向来京官俱不敢用伞，唯考试官入场，状元归第，乃得用之。其后南京官稍稍用伞，虽跻显贵，特两檐青伞而已。尝有南北两京官相戏，北曰：“输我腰间三寸白。”盖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头上两重青。”

《邱琼山逸事》云：邱文庄公，少从师于里宦之家塾。时天雨，坐席当瓦穴漏滴，邱肩公私换宦儿席于漏所，而以己席居彼之地。宦儿诉于师，师曰：“能属对者，即为理直。”因曰：“点雨滴肩头。”公应声曰：“片云生足下。”师称善。宦儿愧不能对，哭告其父。父怒，召公试以对曰：“孰谓犬能欺得虎？”公即对曰：“安知鱼不化为龙！”宦知其非常人，好语遣之。

《禇石农外纪》云：昔人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一则仲父，再则仲父。”偶阅《万姓统谱》，毛宏为给事中，慷慨激烈，奏疏无虚日。英宗厌苦之，有“昨日毛宏，今日毛宏”语。以对“仲父”句，更为切当。宏字士广，鄞县人，天顺丁丑进士。

又云：兵部侍郎项文曜，媚附于忠肃公。每朝待漏，必附于耳密言，朝退亦然，行坐不离。时目为于谦妾。又户部侍郎王祐，貌美无须，谄事王振，振甚眷之，一日问祐曰：“王侍郎何故无须？”祐曰：“老爷无须，儿子岂敢有须？”“于谦妾”与“王振儿”正堪作对。

又云：天顺间，锦衣门达甚得上宠。有桂廷珪者为达门客，乃镌印章曰：“锦衣西席。”后有甘棠为洗马江朝宗婿，棠亦有“翰苑东床”印章，可为的对。按：此正是近时“总督陪堂”、“状元乃弟”之先声。

《桐下闲谈》云：嘉靖时，大学士严嵩，吏部尚书熊浃，一日同被召，来迟，世庙因出对戏之云：“阁老心高高似阁。”二臣惶悚伏地，不能作一语。世庙乃好言慰之云：“我已为代对矣。曰‘天官胆大大如天。”

《八闽通志》云：白水漈属上杭县，旧有题“白水漈头，白屋白鸡啼白昼。”未有对者。后潮阳林大钦修撰过此，问土名得黄泥垅，因对曰：“黄泥垅口，黄衣黄犬吠黄昏。”

《雪涛谐史》云：一秀才送广文节仪，只用三分银子。广文出对曰：“竹笋出墙，一节须高一节。”秀才对曰：“梅花逊雪，三分只是三分。”按：令人以谚语属对云：“一代不如一代，三分只是三分。”下句即用此事也。

《裨史类编》云：长乐状元马铎，少时梦有语之者曰：“雨打无声鼓子花。”不省所谓，后与同郡林志同举进士。志乡会皆第一，殿试时忽梦马踏其首，以是怏怏，争于上前。上曰：“朕有一对，对佳者，状元也。曰‘风吹不动铃儿草。’”马即对以梦语，而志思竭，不能对，铎于是得状元。按：铃儿草即沙参，见《本草纲目》。鼓子花，见郑谷诗云：“日落风吹鼓子花。”类书中本有“铃儿草”、“鼓子花”之对，而不载马铎事。

《挑灯集异》载：蒋焘，幼聪慧。一日，与父友武官者同游佛寺。指殿上佛出对曰：“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焘对曰：“一介书生，攀凤攀龙攀桂子。”出寺后，武官之部卒牵焘衣问曰：“适对何句？”焘曰：“我对‘一个小军，偷鸡偷猫偷芥菜。’”其捷于调戏如此。一日，其祖携游佛殿，见焘跳下阶级，曰：“三跳跳下地。”焘应声曰：“一飞飞上天。”又父客因坐久，出对曰：“冻雨洒窗，东二点，西三点。”焘对曰：“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按：《解人颐》亦载此，以为杨文襄公语。

《薛制机杂记》云：有贺自长沙移镇南昌者启云：“夜醉长沙，晓行湘水，难教樯燕之留。”用杜少陵诗。“朝飞南浦，暮卷西山，来听鸣鸾之舞。”用王子安语。又有除直秘阁，依旧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云：“望玉宇琼楼之邃，何似人间？从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又上巳请客，云“三月三日，长安水边多丽人；一觞一咏，会稽山阴修禊事。”又“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

瞿宗吉佑《归田诗话》云：戴式之尝见夕照在山，峰峦重叠，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旁渡”之句以对，上下始觉匀称。

《耕余博览》云：虞伯生集未遇时，为许衡门客。虞有所私，午后常出馆。许往寻之，辄不遇，因书于几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谏。”虞对云：“朝朝来聒，何许子之不惮烦？”

《涌幢小品》云：刘珙少时，梦谒大乾惠应神祠，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风”五字，未晓所以。迨登第除诸王宫教授，一夕，帝幸宫邸，问：“诸王何业？”珙答以属对。时月照窗隙，帝曰：“可令对‘斜窗拗明月。’”诸王方思索间，珙遽以“曲巷勒回风”对，帝曰：“此神语也。”按：刘珙，吾闽建宁府人。

《坚瓠集》云：相传明太祖幸马苑，永乐、建文同侍，太祖出句云：“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对云：“雨洒羊毛一片毡。”太祖不悦，永乐对云：“日照龙鳞万点金。”其气象已不侔矣。

又云：永乐中，溧阳彭印山六岁，以神童征至京师。帝御奉天门观灯，召彭出对曰：“灯明月明，大明一统。”彭应声曰：“君乐臣乐，永乐万年。”帝大奇之，赐予甚厚。今演剧者，以为遇龙店白简封官事，又非童年，恐失之。

又云：李东阳四岁时，能作大字。景王召见，置之膝上。六岁，与程敏政以神童同被英宗召对，过宫门，足不能度。帝曰：“书生脚短。”李曰：“天子门高。”时御馐有蟹，上曰：“螃蟹一身甲胄。”程曰：“凤凰遍体文章。”李曰：“蜘蛛满腹经纶。”帝又曰：“鹏翅高飞，压风云乎万里。”程曰：“鳌头独占，依日月于九霄。”李曰：“龙颜端拱，位天地之两间。”帝大悦，曰：“此安排，他日一个宰相，一个翰林也。”

祝枝山《猥谈》云：弘治中，夷使入朝，以一对偶语请馆伴对，曰：“朝无相，边无将，玉帛相将。”典客不能对。李西涯教以对曰：“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夷使悦服。

又云：陆浚明粲善属对。一日会客，为棋酒之欢，客出对曰：“围棋饮酒，一着一酌。”陆即曰：“听漏观书，五更五经。”又一客曰：“弹琴赋诗，七弦七言。”

又云：陈洽八岁时，与父同行，见两舟一迟一速。父因命对云：“两船并行，橹速鲁肃不如帆快樊哙。”洽应声曰：“八音齐奏，笛清狄青难比箫和萧何。”

又云：梁文康储髫龄时，已具公辅之量。一日，自塾中归，误仆于地。父迟庵掖起之，曰：“跌倒小书生。”公应声曰：“扶起大学士。”迟庵与诸子浴于小沼中，出对云：“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公对曰：“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时年方七岁，而吐属不凡如此。

又云：李空同督学江右，偶有名梦阳者，唱名时，空同曰：“安得同我名？我有一对，对佳则释汝：‘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生应声曰：“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空同称善，置之前列。

又云：有一童善对，一客指知府冯驯语之曰：“冯二马，驯三马，冯驯五马诸侯。”童对曰：“伊有人，尹无人，伊尹一人元宰。”按：前人有以“陈东”对“伊尹”者，取其下字即上一字之偏旁也。近人以阮芸台师姓名与伊尹作对，则不但偏旁正同，并有双声之巧矣。吾师亦甚喜之。

又云：边尚书贡继妻胡氏，通文词。边多侍姬，与胡尝反目。一日宴客，客举令曰：“讨小老嫂恼。”边不能对，胡以片纸书传出，曰：“‘想娘狂郎忙。’何不以此对之？”座客大笑。又徐尚书晞为郡吏日，偶随守步庭墀中，见一鹿伏地，守得句云：“屋北鹿独宿。”思无以对，晞即对云：“溪西鸡齐啼。”守大赏异，此皆所谓一韵对也。

《杨文襄公遗事》云：邃庵童时，有某国公与某尚书同席，各赐以杯酒，邃庵以两手接之。尚书出对曰：“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邃庵应声曰：“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又相传邃庵在翰林时，一学士出对云：“鸿是江边鸟。”邃庵应声曰：“蚕为天下虫。”

又云：杨邃庵冬日气盛，而李西涯怯寒。二公尝并坐，西涯屡以足顿地作声，邃庵曰：“地冻马蹄声得得。”西涯见其吐气如蒸，遽云：“天寒驴嘴气腾腾。”“驴嘴”一作“象鼻”，盖云贵有象蛮之诮，邃庵原籍云南也。

张谊《宦游记闻》云：安南使入朝，出一对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程篁墩对云：“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肚肠。”或以为前明唐状元皋出使朝鲜事也。

又云：陆文量容参政浙藩，与陈启东震饮，见其寡发，戏之曰：“陈教授数茎头发，无法可施。”启东曰：“陆大人满脸髭须，何须如此。”陆大赏叹，笑曰：“两猿截木山中，这猴子也会对锯句。”启东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马陷身泥内，此畜生怎得出蹄题。”相与抚掌而退。

巧对录卷之五

稗史云：坡公有对云：“栗破凤凰缝黄出；藕断鹭鸶露丝飞。”佛印曰：“无山得似巫山好。”东坡曰：“何叶能如荷叶圆。”子由曰：“不如‘何水能如河水清’。”

又有人以“拘颈葫芦”四字命对者，陈启东方沐浴，偶得“空心萝卜”四字对之，喜跃，盆为破。又陈训导分水时，有人题桥云：“分水桥边分水吃，分分分开。”启东对云：“看花亭下看花来，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

《九鲤湖志》云：傅黄门凯出使海外国，祷于九鲤湖仙祠，梦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湾。”漫记之而已。及入境，国王曰：“‘黄河跃浪三三曲’，愿天使对之。”黄门即以梦中句应，国王惊服。盖彼国有“青草河三十六湾”，彼自谓知中华之胜，而我乃悉彼疆域之详，用是悚詟。

姚叔祥《见咫编》云：宁庶人怒一儒生，以铁笼笼之，置于后园。适园中凿池，庶人身自营度，因向宾从出一对语云：“地中取土，加三点以成池。”宾从不能对。生在笼中应声云：“囚内出人，进一王而得国。”庶人大悦，释之。后生自念：“‘囚内进王’，语谶不祥，少选必追我矣。”因不至家而逸。未几，追果至，而儒生不可得矣。

黄右原曰：前明正德时，武宗以《四书》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令群臣属对。盖自夸其生擒宁庶人之功也。王文成公对以“流连荒亡为诸侯忧。”隐讽武宗轻出，为朝廷忧也。可为一启口而不忘谏如此。

《尧山堂外纪》云：徐晞既贵，乘传归。守令率诸生郊迎。诸生以其不由科目出身，玩忽不成礼。郡守怒，因出句云：“擘破石榴，红门中许多酸子。”诸生对，久不能属。晞代答云：“咬开银杏，白衣里一个大人。”诸生惊服，遂相率请罪。

又云：太祖尝微行入酒坊，遇一监生。时坐客满案，乃移土地神几与生对席。问其里居，则四川重庆人也。帝因出句云：“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生应曰：“一人是大，大邦大国大明君。”

又云：明兵围集庆路，与元兵大战，元兵解去，乃坚守江左，见驿中有七岁儿居其中，问之，则代父充役者也。帝曰：“‘七岁童儿当马驿’，能作对乎？”即应曰：“万年天子坐龙庭。”帝喜，蠲其役。

又云：施槃幼年而贫，谒张都宪。张曰：“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应曰：“朝霞似锦，暮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张即招入家塾。

又云：李西涯与程篁墩过采石，西涯雨中拈句云：“五风十雨黄梅节。”篁墩曰：“二水三山李白诗。”

又云：陈浚明有对云：“棗棘为薪，截断劈开成四束；阊门起屋，移多补少作双间。”

黄印《梁溪识小录》云：莫天祐，绰号老虎。守无锡时，残忍嗜杀。每出入，人皆走匿。有稚子沈龙者，负笈趋塾，误冲节幢，为所执。天祐曰：“汝为学生，能对乎？”曰：“能。”天祐曰：“人有称我为‘至勇至刚能文能武无上将军’者，汝能对则赏，不能则断汝头。”龙略不畏惧，整容对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菩萨。”天祐喜，赏银一锭，为之止杀者累月。

又云：尤回溪瑛，八岁时入塾。塾师，其族兄也。吴海州学士至其馆，以“兄弟相师友”命对，尤应声曰：“君臣迭主宾。”学士大击赏。

又云：明嘉靖间，一内珰衔命入浙，与司北关南户曹、司南关北工曹饮宴。珰欲侮缙绅，乘酒酣为对云：“南管北关，北管南关，一过手再过手，受尽四方八面商商贾贾，辛苦东西。”此珰故卑微，曾司内阁工部，君所素识者。因答曰：“我须相报，但勿嗔乃可。”遂云：“前掌后门，后掌前门，千磕头万磕头，叫了几声万岁爷爷娘娘，站立左右。”珰怒愤攘臂，至欲自戕，二司力劝乃止。

沈德符《野获编》云：京都人以都城内外所有作对，其最可破颜者如：“臭水塘”对“香山寺”。“奶子府”对“勇士营”。“王姑庵”对“韦公寺”。“珍珠酒”对“琥珀糖”。“单牌楼”对“双塔寺”。“象棋饼”对“骨牌羔”。“棋盘街”对“幡竿寺”。“金山寺”对“玉河桥”。“六科廊”对“四夷馆”。“文官果”对“孩儿茶”。“打秋风”对“撞太岁”。“诚意高香”对“细心坚烛”。“天理肥皂”对“地道药材”。“奇味薏苡酒”对“绝顶松萝茶”。“京城内外巡捕营”对“礼部南北会同馆”。

又云：嘉靖间，高新郑与张江陵相契如兄弟，偶联镳出朝，晨暾初上，高戏出一俪语云：“晓日斜熏学士头。”张应声曰：“秋风正贯先生耳。”两人拊掌，几坠马。盖楚人例称“干鱼头”，中州人例称“偷驴贼”。俗语有“西风贯驴耳”也。或云是傅潮、焦芳相谑旧语，岂张、高又祖之耶？

又云：嘉靖间，更有恶谑。如胡少保宗宪，以江南制府御倭，值浙直巡盐御史周如斗行部与宴于舟中。二人素相狎，适侍者误倾酒壶，周谑云：“瓶倒壶撒尿。”而篙工偶捩柁，胡应声曰：“柁响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

又云：贾宪使实斋以名儒里居。一日雪后寒甚，披貂裘立门前。有一邻舍少年号倪麻子者，颇少慧，好侮人。贾见其着屐，呼前曰：“我有一对，汝能属句否？”因出曰：“钉靴踏地泥麻子。”倪曰：“对则能之，但不敢耳。”贾曰：“吾不罪汝。”倪应声曰：“皮袄披身假畜生。”贾面赤，咄嗟诟詈而入。

又云：楚中耿天台定向为南直提学御史，初莅任，即遣牌往松江，云欲观海。时徐文贞为首相，耿其讲学至交，实借此往拜其先祠也。云间士子为之语曰：“名虽观海，实则望湖，耿学使初无定向。”以文贞旧号少湖也。久而未有对者。适河南刘自强为应天尹，以户曹隶不逊，奋拳殴之。刘多力，至折隶齿，几死，乃对曰：“京师攘臂，衙役折齿，刘府主果能自强。”同时，松江有郡丞潘大泉名仲骖，以名翰林谪外，傲睨侮人。华亭尹倪先荐者，谦和下士。松江士人又为之对曰：“松江同知恣肆，合得重参；华亭知县清廉，允宜先荐。”各取姓名同音也。

又云：有御史巡松江者，郡守故人留之饮，因戏出对曰：“鲈鱼四腮一尾，独占松江。”守曰：“螃蟹八足两螯，横行天下。”御史知其讽己，亦为一噱。

《都穆谈纂》云：沈石田先生尝偕陈启东会饮于吴太史家，时贺解元恩、陈进士策同在座。先生不善饮，酒至辄辞。启东曰：“吾有一对，君能对之，当代君饮。”先生颔之，启东曰：“恩作解元，礼合贺其荣也。”其荣，贺字先生应声曰：“策为进士，职当陈嘉谟焉。”嘉谟，陈字合座无不击节。

又云：钱山钱秀才，兄应役粮长，偶县令点名不到，钱遂易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钱以实告。令曰：“汝既为秀才，吾有一对，试对之，曰：‘秀才粮长，打粮长不打秀才。’”钱应声曰：“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令笑而释之。

王兆云《挥塵诗话》云：吴人马承学，性好乘马驰骤。其友钱同爱戏之曰：“马承学，学乘马，汲汲而来。”马应曰：“钱同爱，爱铜钱，孜孜为利。”且曰：“但图对稳，非敢诮公。”

又云；杨铁崖在金粟道人家，每食，主人必出佳酿，以芙蓉金盘令美妓捧劝。铁崖出对曰：“芙蓉盘捧金茎露。”有能对者，赠以此盘。一妓应声曰：“杨柳人吹铁笛风。”遂以此盘酬之，一座为倾倒。

《唐伯虎纪事》云：有问乩，令对云：“雪消狮子瘦。”乩即书云：“月满兔儿肥。”又令对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书云：“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嘉兴有三塔寺，有人出对云：“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降乩者批云：“吾游遍天下，乃能对此对，云：‘北京京北，五台山下五层台。’”黄右原云：“闻是日有人复加‘塔塔塔’三字请对，乩竟寂然。”

《文行集》云：明代制义得人之盛，莫过于弘治朝西曹，有对云：“一双探花父；两个状元儿。”时张升己丑状元，子思与辛丑状元王华子守仁同官兵部主事。户部郎中刘凤仪则己未探花龙之父，兵部员外郎李实则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又壬戌鲁铎榜，复有永平鲁铎，又有两朱衮：一貌美，一貌不扬。时有对云：“鲁铎分南北；朱衮判妍媸。”而弘治丙辰，进土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李东阳即席出对云：“孟仲季春唯少仲。”诸进士无能对者，东阳乃代为之对云：“夏商周鼎独无商。”几于天造地设矣。

又云：郑洛书，莆田人，正德丁丑进士，为上海知县。同时永丰聂豹为华亭知县，并有政声，然议论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适门人来报：上海秋试脱科。聂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为落书。”郑应声曰：“华亭百姓当灾，皆因孽报。”

石琢堂韫玉曰：前明吾乡顾宗孟与文震孟、姚希孟，皆以文章节义相砥砺，为时所称。而范允临，字长白；陈元素，字古白；及华亭查思白，皆工临池，著名于世。崇祯间，陈、董相继而逝，唯范允临尚存。时有撰为对句者云：“顾宗孟、姚希孟、文震孟，三孟俱亡，莫非命也？董思白、陈古白、范长白，一白虽存，岂不殆哉？”

陈眉公《见闻录》云：西涯李公善谑，居政府时，庶士进见，公曰：“今日诸公试属一对句，云：‘庭前花始放。’”众晒其易，各漫应之。公曰：“总不如对‘阁下李先生’也。”众一笑而散。

又曰：陈式斋大参留滞郎署最久，其遴职方也，李西涯时为学士，戏语之曰：“先生其知几借作机乎，何为又入职方借作织坊也？”式斋应声曰：“太史非附热者，奈何只管翰借作汗林耶？”闻者以为善谑。

《簷曝杂记》中载张文潜《宛邱集--仲夏》诗：“云间赵盾益可畏，渊底武侯方熟眠。”武侯，谓卧龙也。此与俗传《送鹅及梅子札》云“汤燖右军二只，醋浸曹公一瓶”同一谑对。

又云：伍文定与一知府出行，见墙头露出一少艾，知府出对云：“墙内桃花，露出一枝难入手。”伍对云：“园中梅子，不消几个便酸牙。”亦不知出何书。

巧对录卷之六

国初长洲韩慕庐先生，曾考四等，后登会状，故其家有“四等秀才，一甲进士”门灯。当未第时，授读蒙馆，而馆主人识丁不多，复强作解事，往往干与馆政，将经书句读点破。韩偶与争，即谓：“汝是四等秀才，晓得甚事？”韩亦忍受而已。一日，生徒读《曲礼》“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毋”字误读作“母”字。有吴中名下士适过门，闻而窃笑。不知是主人所授，非先生意也。遂高声作七字讥之，曰：“曲礼一篇无母狗。”令作对语，韩应声曰：“春秋三传有公羊。”其人大服，询姓名而去。由是知名，或云即健庵先生也。

相传钱虞山有一杖随身，自制铭刻其上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后归国朝，此杖失去已久。一日忽得之。有人续铭其旁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钱为之惘然。

《王渔洋先生年谱》云：顺治元年甲申十一岁，祖布政公课孙，尝邀从弟洞庭饮，洞庭工草书，酒阑，诸孙竞进乞书。布政公把酒命对，句云：“醉爱羲之草。”先生在旁应声曰：“狂吟白也诗。”二公皆大喜，曰：“此子必早成！”

《朱竹垞先生年谱》云：“十七岁入赘冯教谕宅，华亭王鹿柴每过冯翁小饮，必令先生作古人名对，如：“顾野王”对“沈田子”；“郑虎臣”对“沈麟士”；“蔡兴宗”对“崔慰祖”；“萧子云”对“任伯雨”；“魏知古”对“颜相时”；“吉中孚”对“温大有”；“杨完者”对“晁补之”；“杜审言”对“萧思话”；“贡师泰”对“齐履谦”；“任蛮奴”对“张恶子”；“金安上”对“郑居中”；“刘辰翁”对“逢丑父”；“韩择木”对“李栖筠”；“蔡有邻”对“徐无党”；“王岩叟”对“阮佃夫”；“李思齐”对“石作蜀”；“柳三变”对“张九成”；“郑樱桃”对“郭芍药”；“王僧绰”对“马仙琕”；“秘彭祖”对“庾黔娄”；“刘方平”对“徐圆朗”；“刘仁本”对“范道根”之类。鹿柴曰：“此子将来必以诗名。”

朱竹垞幼时，塾师举“王瓜”使属对，即应声曰：“后稷”。师怒其不伦，而心服其对之巧。在京师时，与人会饮，各举古人男女成对者为酒令：“太白，小青”；“无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东野，西施”等字。

宋荔裳琬雅善谑。京师有市猾某者，本骡马行牙人，以附势焰至巨富。一日，堂成宴客，壁间有孔窦，客疑问之，答曰：“‘手脚眼’也。”盖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脚处。荔裳在坐应声曰：“吾有对句矣！乃‘头口牙’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江南乡试。赵昼山太史晋为主司，与总督噶礼朋比为奸，大通关节。总督分贿至四十万金，事破伏法。是科正主司为左界园副宪必蕃，本系乙榜出身，于衡鉴又非所长，任赵之所为而已。案定竟得末减，时江南有一对云：“左邱明两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

施愚山曰：古对有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触槐，甘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奴手为拏，以后莫拏奴手；人言是信，从今休信人言。”“人曾作僧，人弗可以为佛；女卑是婢，女又可以为奴。”皆佳对。

方凫宗与陈元孝、梁药亭诸公夜饮唱酬，以“夕夕多良会”对“人人从夜游”。又某公为巡河道，即景云：“少水沙即露”，对“是土堤方成”，亦以文字分合也。按：“此木成柴山山出，因火为烟夕夕多。”亦分合字巧对。

有一人徘徊溪畔，得一联云：“独立小桥，人影不随流水去。”久无对句。一友欢然曰：“孤眠旅馆，梦魂曾逐故乡来。”又一对云：“兔走鸟飞，地下相逢评月旦；雁来燕去，途中相遇说春秋。”又一对云：“杨柳花飞，平地上滚将春去；梧桐叶落，半空中撇下秋来。”皆口头常语，而极工稳自然。

《秋雨庵随笔》云：菱角最易落，故谚曰：“七菱八落”。前人以对“十榛九空”，工切无比。又闽粤呼荸荠曰“马蹄”，以对“龙眼”，亦甚工。

又云：淳安方朴山先生病革时，门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语曰：“‘水如碧玉山如黛’，以何为对？”先生枕上闻之，曰：“可对‘云想衣裳花想容’。”言毕而逝。

英煦斋师《笔记》载：嘉庆丙辰，茶宴廷臣于重华宫，御制诗二首，用六麻韵，中有“嗟”字，恭和者咸以为难。彭文勤公先脱稿，时和珅倩人代和，所和嗟韵，意不惬，属公为改正。公易以“帝典王谟三曰若，驺虞麟趾两吁嗟”两语。和珅素与公不协，是日亦为叹服。

又云：乾隆间，十全武功其烦兵力至再者三，闻纯庙以《武功再定》命题联句，圣制出联云：“一之为甚岂可再？”诸臣皆愕眙，无以对。纪文达公应声曰：“天且不违而况人。”此不独用成语如己出，而君臣应对语气亦合，真天才也。

又云：嘉庆甲子，以《毓庆宫》命题联句，御诗出句有“毓庆承恩毓嘉庆”句，下应臣工敬对，时朱文正公已散值，予同赵谦士敬录一通，送文正看，予自拟对云：“寿皇垂裕寿今皇。”次早文正入值，向予云：“某昨在舍敬对一句，君以为如何？”问之，即予所对七字也。因相视而笑。是日，文正以对句面奏，上嘉之。

《熙朝新语》云：浙江乾隆丙子科乡试，两主考一姓庄，一姓鞠。庄颟顸，而鞠不谨，有集杜句嘲之云：“庄梦未知何日醒，鞠花从此不须开。”鞠试毕回京，语陈勾山太仆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答，鞠诘之，公曰：“吾适思《月令》，‘鞠有黄华’耳。”鞠大惭，未几死，人以为语讖。

《痂留编》云：有才士偶出一对云：“冬夜灯前，夏侯氏读春秋传。”久未有对，后请乩，仙对云：“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适逢其事，遂成巧对。

近有某公分校礼闱，卷中有用《毛诗》“佛时仔肩”者，则批云：“‘佛’字系梵语，不可入文内。”复有用《周易》“贞观”二字者，则又批云：“‘贞观’系汉代年号，不可入文内。”因有为之对者云：“佛时是西域经文，宣圣悲啼弥勒笑；贞观系东京年号，唐宗错愕汉皇惊。”

先叔父太常公语余曰：乾隆间，工部署被火，金尚书简督修。有朝士出一对句曰：“水部火灾，金司空大兴土木。”久无能对者。适纪文达师入朝，朝房中新选中书科中书者，状貌魁梧，自负为南人北相。公闻之，冁然曰：“‘南人北相，中书科什么东西？’可借伊属对矣。”

朱文正师与兄竹君先生，常招名流为春盘之会，坐上客满，或琴或书，或对弈或联吟。勾心斗角，抽秘骋妍。酒酣耳热之时，同人有以“太极两仪生四象”命对者，满座正各凝思，忽报纪晓岚至，至则狂索饮馔，同人即以前句示之，佥曰：“对就始许入座，否则将下逐客之令矣。”公应声曰：“‘春宵一刻值千金。’吾饥甚，无暇与诸君子争树文帜也。”坐客闻之，无不绝倒。按；或云道士娶妻，有作贺联者，先得出句。文达师从旁诵唐句足之，亦谑而不虐也。

有两生同谒纪文达师者，一额有黑瘢，一左目已瞽。师见之大笑不止，两生惊讶，请其故。师笑曰：“吾偶集得杜句，一为‘片云头上黑’，一为‘孤月浪中翻’耳。”

相传有父子某先后中式，其科俱逢戊子。某撰一联云：“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以难纪文达师。时有师生同掌户部者，师为对云：“师司徒，徒司徒，师徒司徒。”

嘉兴钱箨石侍郎载奉使祭尧陵，辨今尧陵之非。既复命，具折奏之，折计二十七页，奉旨申饬。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试，取顾问作解首三艺，皆骈体，经磨勘，停三科。京师好事者赠一联云：“三篇四六短章，欲于千万人中大变时文之体；一折廿七余扣，直从五千年后上追古帝之陵。”

滇南赵某仕楚中为郡守，好出对句。一日，见坊役用命纸糊灯，遂出句云：“命纸糊灯笼，火星照命。”思之未得。至岁暮，见老人高捧时宪书叩头献上，拍案大呼，遂对前句曰：“头巾顶历子，太岁当头。”

王楷堂比部廷绍一日进署，适无小马喝道，正在查问。忽报长中堂麟到，因得一对云：“司中无小马；堂上有长麟。”不觉高声朗诵，为长所闻，唤王上，堂责其“何以呼我名！”王答以：“在司中作对。”诘以：“何对？”答曰：“以‘中堂’对‘扁鹊’耳。”又诘其“何以将我对扁鹊？”答曰：“扁鹊名医，长麟名相也。”公为冁然，同人均服其灵敏。

有以“书生书生问先生，先生先生”出对者，或对曰：“步快步快追马快，马快马快。”微嫌“马快”对“先生”虚实未称，然舍此恐无他句也。此如“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对“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亦取其以经对经，灵妙可喜，不必以字句差互绳之耳。

一达官延吾乡某中翰，教其宠妾某学诗。中翰先令学作对，适斋僮烹茶将熟，因以“茶声”二字命对，某妾应口曰：“酒色。”中翰为之匿笑。

雷州徐闻县，其始县城逼近海壖。每潮汛汹涌，闻者震恐。后徙筑县城。居民喜曰：“海边潮至庶徐徐闻乎。”因改名徐闻县。方橡坪曰：“可取对‘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熙朝新语》载：解秀才中发谒见尹文端公，鲍雅堂在座，适十四公子庆宝至前。鲍问：“年几何？”曰：“十四岁。”鲍戏出对曰：“十四世兄年十四。”解应声曰：“三千弟子路三千。”公即请解为西席。

《滦阳消夏录》云：阳曲王近光言，冀宁道赵公署中有两幕宾：一姓乔，一姓车，合雇一骡轿回籍，赵公戏以其姓作对曰：“乔车二幕友，各乘半轿而行。”恰皆“轿”之半字也。时署中召仙，即举以请对，乩判曰：“此是实人实事，非可强凑而成。”越半载，又召仙乩，忽判曰：“前对吾已得之矣：卢马两书生，共引一驴而走。”又判曰：“四日后，辰巳之间，往南门外候之。”至期，遣役侦视，果有卢、马两生以一驴负新科墨卷赴会城出售，赵公曰：“巧则诚巧，然两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俗传“羊肚石边栽虎耳”一语，久未有对。有扶乩者，忽于沙盘上画一船，船头着一木桶，众怪之，后因出步溪边，偶见来舟，恰如所画。问其何往，舟人云：“将往‘鹅肫湖里种鸡头’去耳。”真绝对也。

闵鹤初言：一乩仙出对云：“踏破磊桥三块石。”众思索不能就，乩书云：“分开出路两重山。”

一举子在旅店中，闻楼下一人出对云：“鼠偷蚕茧，浑如狮子抛球。”思之不能对，至成心疾而死，魂常往来楼中，时诵此对。人不敢居，后一举子强欲上楼，为之对云：“蟹入鱼罾，恰似蜘蛛结网。”鬼遂长啸而去。

姚古棻尝集旧句云：“北方佳人遗世而独立；东邻处子窥臣者三年。”对仗工稳。又梁山舟学士尝集《水经注》语云：“帛什理于是山作金五千斤救百姓；小夫人以两手捋乳五百道向千儿。”其语甚奇。

杭州清波门外有庙曰“金元七总管”，有客云：“可对‘唐宋八大家。’”众赏其工。按：康熙间，徐紫珊所撰碑记谓“神元人七者行次。”总管，其官名也。

有一医士某自夸工于属对。适游达官之门，方以大缎裁衣，因指缎令对曰：“一匹天青缎。”某立应曰：“六味地黄丸。”达官大喜，款之内院，因以“避暑最宜深竹院”七字令对，某立应曰：“伤寒莫妙小柴胡。”正应对间，忽闻风送花香一阵，又以“玫瑰花开，香闻七八九里”十字令对，某即应曰：“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丸。”合座皆为抚掌。余谓此掫揄医士者所为，盖必先有对语，而后以出语就之耳。如果有此人，若使之对雪赋诗，亦必云“昨夜北风寒，天公大吐痰；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矣！

百文敏公龄屏藩滇中时，眷一伶儿名荷花者，色艺俱佳。越数载，公总制两广。荷花适至，仍令居珠江菊部中，而荷花马齿加增，颜发已秃。公戏之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盖公号菊溪，下句以自嘲也。

一训蒙师失馆，怅怅而行，适冲县官前导，被斥。某自陈教读糊口，官曰：“我有一联，如能对则不问，云‘遍地是先生，足见斯文之盛。’”某对云：“沿街寻弟子，方知吾道之穷。”

贺耦庚中丞长龄云：眼前景有对得恰好者：“天近山头，行到山腰天更远；月浮水面，捞将水底月还沉。”此语殊有理致，不独属对之工而已。

浙江某科有以学政监临乡闱者，颇作威福，尝自行板责号军，又私为士子改文字，竟获咎去。有为之对者云：“监临打监军，小题大做；文宗改文字，矮屋长枪。”

缪莲仙《涂说》云：有塾师出对句云：“益者三友松竹梅。”一徒应声曰：“加我数年解会状。”师叹其有志而虑其不永年，后果然。

又云：古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之对，偶有质钱赴博局者，提贯而言曰：“万事不如钱在手。”旁有应声音曰：“一年几见赎当头。”闻者绝倒。

又云：纪文达、彭文勤二尚书与某公同值朝房。某公先告归，行趋甚疾。纪戏作对云：“足开五六尺，手写十三行。”盖某公退食时，尝喜临古帖也。彭曰：“何不云：‘圣手书生，神行太保’乎？”一座解颐。

又云：友人许小憨示一对，出联云：“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予对之云：“燕莺穿绣幕，半窗玉剪金梭。”

林岵瞻比部扬祖云：“甲子巡检”可对“丙妹县丞。”按：广东陆丰县有甲子巡检，贵州永从县有丙妹县丞。以“丙妹”对“甲子”，不作干支板对，尤见工巧。

嘉庆壬申癸酉间，王文僖公懿修与门生铁冶亭铁保同为礼部尚书，而左右侍郎则英煦斋师及胡西庚长龄、秀楚翘秀堃、汪瑟庵廷珍四先生，又皆出冶亭先生之门，同堂六人，衣钵相承。时有“水部三堂三鼎甲，春官六座六师生”之对，亦儒林佳话矣。

嘉庆中，余在礼部，有同官二人：一为罗静贮志谦，一为唐修庭业谦，皆楚南人，同人每合称为“谦谦君子”。时大宗伯为穆克登额公，少宗伯为今阁老穆鹤舫彰阿、文远皋宁、王莲府宗诚三先生。凡公牍中列衔平写“穆穆文王”四字，余谓此可与“谦谦君子”作对矣。

黄右原曰：近日都人士有以朝贵之姓名作对者，如以“周祖”对“李宗”，一指周芝台宫詹昆仲，一指春湖侍郎及芝龄师也。又有以虚字对虚字者，如以“吴其”对“许乃”，一指许滇生尚书昆仲，一指吴瀹斋中丞昆仲。于此亦见门第科名之盛也。

巧对录卷之七

《中桥居士吴敏集句序》云：左史林震，自号介翁，长于集句。其所用诗凡三百八十家。一日与客饮，壁间有题《阳关辞》者，客曰：“试用‘劝君更尽一杯酒’句以侑尊。”因举杯而属对曰：“‘与尔同消万古愁’可乎？”又尝晚春至山光寺览观陈迹，客举“青山有恨花初谢”之句，有间即应云：“流水无言草自春。”前后所集厘为七卷。徐著作师仁跋其后云：“胸次应余五色线，世间争认百家衣。”按：此书惜不可得，此条系从《福建通志--杂记门》录出。

集句为诗，始于晋傅咸。今载于《艺文类聚》者，不过寥寥数句。有唐一代，无格不备，而是体亦阙如。至北宋石延年、王安石、孔武仲等间作之。南宋李龑《梅花衲剪绡集》，文天祥之集杜诗，始编为集，而皆不偶句，卷帙亦无多。至我朝黄之隽《香屑集》则集唐句为《香奁诗》至十八卷，对偶浑成，排比工整，诚不可无一之才，而不知吾闽侯官之陈长源玔在前朝已有《宫闺组韵》之作，亦集唐律为之，分《宫词》、《闺词》为上下卷。徐兴公以为句皆天成，对皆巧合。则《香屑集》不得专其美于后矣。今黄书已著录《四库》，而陈书鲜有知者，因录其警句于左。如《宫词》云：

曙色渐分双阙外；钱起语音犹在五云中。卢纶闲抱琵琶寻旧曲；韦庄数教鹦鹉念新诗。花蕊夫人椒房窈窕连金屋；骆宾王珠箔轻明拂玉墀。李商隐九重树影连清汉；杜牧三殿花香入紫薇。岑参群臣相庆嘉鱼乐；徐彦伯一曲空歌降凤钧。王初风传刻漏星河曙；皇甫曾寒入罘罳殿影昏。李贺蓝丝重勒金条脱；曹唐绀发初簪玉叶冠。李群玉小院回廊春寂寂；杜甫鸣环动佩暗珊珊。权德舆镜奁尘暗同心结；刘禹锡金粟妆成扼臂环。罗虬辘轳声绝离宫静；邵谒杨柳风多水殿凉。李益御柳遥随天仗发；李灯宫衣寒拂雪花轻。曹唐推醉唯知弄花钿；卢纶忍寒应欲试梅妆。李商隐圣寿已传千岁酒；盖嘉运春光欲上万年枝。钱珝流莺百啭和残漏；郑谷海燕双飞出禁林。曹唐长乐梦回春寂寂；胡宿昭阳歌断信沉沉。杜牧铜壶漏水何时歇；刘禹锡御苑砧声向晚多。李颀采槛烛烟光吐日；许浑御沟春水漫成霞。花蕊夫人甘露卷帘看雨脚；罗隐宜春深院斗花枝。张祜翠袖自随回雪转；李商隐红颜无奈落花催。吴融玉树九重常在梦；耿湋宫花一落旋成尘。李益玉蝉金雁三层插；王建画裤朱衣四队行。王建渭水寒光浮藻井；卢宗回巫山枕障画高丘。李白门开左掖风云近；方干阙对南山雨露通。张说杨柳亭台凝晚翠；刘得仁芙蓉帘幕扇秋红。谭用之残雪未消双凤阙；张蠙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天临玉几班初合；薛逢露拂金茎曙欲分。曹唐扇裁月魄羞难掩；李商隐灯涩秋光静不眠。薛能露气暗通青桂苑；李商隐日华遥动郁金袍。许浑绛节几时还入梦；薛逢御香闻气不知名。韩偓应是无几承雨露；长孙佐辅不教容易损年华。李商隐飞罗半卷银题影；卢藏用芳草长含玉辇尘。罗邺云渡琐窗金牍湿；李建勋月当银汉玉绳低。李绅腻粉晴销银缕合；女郎威舞腰时掣绣裙轻。曹唐玉几由来天北极；杜甫凉风只在殿西头。李商隐

《闺词》云：

心寄碧流空婉娈；刘沧语来青鸟许从容。曹唐单影可堪明月照；吴映贞心独有老松知。戎昱蛩辞败草鸣香阁；李咸用燕蹴飞花落舞筵。杜甫竹叶岂能销积恨；韦庄杏花争忍扫成堆。郑谷自传芳酒翻红袖；杨巨源似有微词动绛唇。唐彦谦纤腰怕束金蝉断；薛逢寒鬓斜簪玉燕光。李贺秦镜欲分愁坠鹊；鱼玄机画屏无睡待牵牛。温庭筠锦帐罗帏羞更入；崔公达秦云楚雨暗相和。罗邺桃花一簇开无主；杜甫柳叶双眉久不描。江采蘋莺传旧语娇春日；章孝标凤吐流苏带晚霞。卢照邻风飘柳线金成缕；刘兼露滴红兰玉绕畦。僧贯休鸿雁不堪愁里听；李颀鹧鸪休向耳边啼。韩愈画眉今日空留语；韩偓远目非春亦自伤。李益愁占蓍草终难决；刘长卿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宗元那教妾貌长如玉；李益应没心情更弄珠。罗虬垂手乱翻雕玉佩；李商隐背人多整绿云鬟。杨巨源帘前春色应须惜；岑参楼上花枝笑独眠。刘长卿南浦蒹葭疏雨后；刘沧寒城鼓角晚钟前。韩翃露浓香径知愁至；权德舆风恼花枝不耐烦。雍陶雁飞萤度愁难歇；宋之问烛暗灯残坐不辞。陆龟蒙情多莫举伤春目；张泌望远能无化石心。鱼玄机鸦髻巧梳金翡翠；章孝标麝熏微度绣芙蓉。李商隐寒角莫吹残月夜；韦庄好花争奈夕阳天。张泌拾翠总来芳树下；万齐融倩妆无复碧莲西。吴融莺怜胜事啼空巷；罗隐蝉曳残声过别枝。方干终日相思却相怨；李商隐一杯成喜又成悲。刘长卿金屋独眠堪寄恨；吴融瑶台无路可追寻。李远玉枕夜寒鱼信断；胡曾金炉春满鸭心香。无名氏折芳远寄相思曲；许景光望月还登乞巧楼。薛能黄鹂久住浑相识；戎昱青雀西飞竟未回。李商隐帘外落花闲不扫；温庭筠炉中香气尽成灰。孟浩然朱阁箪凉疏雨过；许浑玉楼歌断碧山遥。张祜树影悠悠花悄悄；曹唐愁云漠漠树离离。窦庠惊风乱飐芙蓉水；柳宗元秋月空悬翡翠帘。权德舆

朱竹垞《静志居诗话》云：南海孙仲衍蕡诗，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集句对尤工，若：

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绕篱野菜飞黄蝶；糁径杨花铺白毡。去日渐多来日少；别时容易见时难。三湘愁鬓逢秋色；半壁残灯照病容。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鹤群长绕三珠树；花气浑如百和香。

可称巧合。

继之者如：

佳岭瘴来云似墨；蜀江风淡水如罗。风尘荏苒音书绝；人物萧条市井空。归目并随回雁尽；离魂潜逐杜鹃飞。长疑好事皆虚事；道是无情却有情。绿水青山谁似旧；红颜白发递相催。

此庐陵李桢昌祺所集也。

如：

眼前好恶那能定；梦里输赢总不真。东涧水流西涧水；锦江春似曲江春。云收雨散知何处；燕语莺啼亦可伤。千里关山千里梦；一番风雨一番啼。惨惨凄凄仍滴滴；霏霏拂拂又迢迢。

此琼州邱浚仲深所集也。

如：

文章宇宙千年事；江汉风流万古情。老去诗篇浑漫兴；晚来幽独转伤神。欲知世掌丝纶美；肯信吾兼吏隐名。纵饮欲谋良夜醉；殊方又喜故人来。乘舟取醉非难事；送客逢春可自由。登第往年同座主；抱琴何处觅知音。疏檐看织蠨蛸网；远信闲封荳蔻花。四海交游更聚散；十年京洛共风尘。漫说简书催物役；犹将谈笑出风尘。未央树色春中见；茂苑莺声雨后新。自叹马卿常带病；也知光禄最能诗。春浮玉藻寒波落；水滴铜龙昼漏长。佳节每从愁里过；远书忽向病中开。江淹采笔空题恨；荀令香炉可待熏。小院回廊春寂寂；北湖南埭水漫漫。敢于世上明开眼；莫怪先生懒折腰。苦节难违天子命；梦归偏动故乡情。举世尽从愁里老；暮年初信梦中忙。酒酣懒舞谁相曳；客至从嗔不出迎。缓带轻裘成昨梦；浊醪粗饭任吾年。古来贤达知多少；旧日人民果是非。新结草庐招隐逸；便应黄发老渔樵。合欢却笑千年事；奉使虚随八月槎。复有楼台衔暮景；但将怀抱醉春风。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

此长沙李东阳宾之所集也。

如：

病身最觉风霜早；离梦杳如关塞长。

此休宁陈敏政克勤所集也。

如：

一卧沧江惊岁晚；千家山廓静朝晖。嗜酒何妨陶靖节；能诗重见谢玄晖。

吴江周用行之所集也。

如：

坐看蕉叶题诗句；醉折花枝当酒筹。阊阖迥临黄道正；楼台直与紫微连。东风已绿瀛洲草；阁道回看上苑花。五夜漏声催晓箭；千门曙色锁寒梅。云生紫殿幡花湿；月射珠光贝阙寒。深院沉沉人悄悄；春风淡淡影悠悠。笙歌缥缈虚空里；台榭参差烟雾中。小院回廊春寂寂；前峰后岭碧濛濛。离岸游鱼逢浪返；出林幽鸟向人飞。云开日月临青琐；花拥弦歌咽画楼。晴云满户团倾盖；瀑水浸阶溅舞衣。

此钱塘沈行履道所集也。

如：

念我能书数字至；似君须向古人求。

此上海陆深子渊所集也。

如：

乡月夜临仙掌动；御烟曾见衮龙浮。风烟迸起思乡梦；霄汉长悬捧日心。病眼较来犹断酒；新诗改罢自长吟。江清露白芙蓉死；云散天高秋月明。蕲竹水翻台榭湿；桐花风软管弦清。蝴蝶梦中家万里；凤凰声里住三年。愁将玉笛传遗恨；暗掷金钱卜远人。路绕寒山人独去；江涵秋影雁初飞。陶令久辞彭泽县；山翁长醉习家池。虚心愿比郎官笔；感兴平吟才子诗。漠漠稻花资旅食；轻轻柳絮点人衣。老妻画纸为棋局；童子开轩扫落花。细水浮花归别涧；西风落叶掩重门。鸟啼深树斸灵药；马饮春泉踏浅沙。日落远波惊宿雁；月明荒戍起啼鸦。共欢天意同人意；多说明年是稔年。倦客闭门三日雨；野桥流水一犁烟。侯门不把冯驩剑；客路空携范蠡图。暮雨自归山悄悄；高楼独上思依依。闲寻古寺消晴日；却听疏钟忆翠微。日暮酒醒人已远；鸟啼花落水空流。清风未许重携手；好月那堪独上楼。鱼跃镜中将绿破；鸟还天外带青来。过桥树叶村边合；隔岸柴门竹里开。碎心雨夜重檐溜；滑足春融一径泥。

此广州张繢所集也。

如：

故里春光荣画锦；上林晴日绚朝衣。莫言海上浑无地；应是壶中别有天。红树枝头闻犬吠；寒山影里见人家。溪边瑶草含朝露；天上珠帘卷曙霞。鸟啼云窦仙岩静；树入天台石路新。台上凤箫秦弄玉；镜中珠翠李夫人。闲愁却恐惊巢燕；往事应须问塞鸿。杨柳亭台凝晚翠；芙蓉帘幕扇秋红。醉依华屋春多丽；贵想豪家月最明。天上吹笙王子晋；云边度曲许飞琼。泪残秋雨遗尘袜；肠断春风为玉箫。蝶粉乱翻迎笑脸；柳丝轻舞学纤腰。恍疑琼岛翻成梦；只是长安不见人。别酒不须花底劝；泪痕时旁枕函流。看花谁与同携手；好月那堪独上楼。望断鸳鸿犹未见；可怜蜂蝶却先知。石窗花落春归处；山店灯残梦到时。好梦肯随蝴蝶去；离魂暗逐杜鹃飞。三春景色佳期误；半夜雨声前计非。绕砌寒风号络纬；闭门疏雨落梧桐。狂客漫歌金缕曲；佳人犹舞越罗衣。红树暗藏殷浩宅；青山空绕仲宣楼。那堪往事空牢落；谁共芳樽话唱酬。

此姑孰夏宏仲宽所集也。

如：

山横故国三年别；江至浔阳九派分。两岸芦花飞晓雪；几家烟火隔秋云。迢迢霁野云阴合；浙浙疏帘雨气通。风月无情人暗换；江山有待我重来。九重霄汉天将近；万转云山路更赊。武帝祠前云欲散；胡公坡上日初低。

此安成玉佩所集也。

如：

碧落有情空怅望；春山无伴独相求。山中习静观朝槿；洞口经春长薜萝。啼鸟歇时山寂寂；寒鸦飞尽水悠悠。人生有酒须当醉；世上浮名好是闲。岭树重遮千里月；故人那惜一行书。

此海盐朱朴元素所集也。

如：

柴扉苑屋无人问；断岸寒流到底清。归鸟各寻芳树去；寒潮唯带夕阳还。花开花谢常如此；船去船来自不停。流水白云常自在；晚山秋树独徘徊。茶烟渔火遥如画；江水云山杳莫穷。

此金华童琥廷瑞所集也。

如：

万里悲秋长作客；一官羁绊实藏身。

此昆山方鹏时举所集也。

如：

鲈鱼正美不归去；瘦马独吟真可哀。梁间燕子闻长叹；楼上花枝笑独眠。

此蜀中安磐公石所集也。

如：

霜彫碧树作锦树；色过棕亭又草亭。诸葛大名垂宇宙；元戎小队出郊坰。残花烂漫开何益；妙舞逶迤夜未休。钟鼎山林各天性；风流儒雅亦吾师。已闻童子骑青竹；唤取佳人舞绣筵。休怪儿童延俗客；不劳钟鼓报新晴。病躯动觅藜床坐；懒性从来水竹居。庾信罗含皆有宅；李陵苏武是吾师。烟绵碧草萋萋长；雨裛红蕖冉冉香。万里相逢贪握手；百年多病独登台。

此香山黄佐才伯所集也。

如：

归信几番劳远梦；愁心一倍长离忧。自愿勤劳甘百战；莫将成败论三分。

此戴天锡维寿所集也。

如：

长疑好事皆虚事；莫遣佳期竟后期。素柰忽开西子面；芙蓉不及美人妆。徒劳掩泪伤红粉；但惜流尘暗洞房。

此刘芳节圣达所集也。

如：

世态炎凉随节序；人情翻覆似波澜。笛怨柳营烟漠漠；马嘶山店雨濛濛。绿树碧檐相掩映；游丝舞蝶共徘徊。人世几回伤往事；愁心一倍长离忧。浮生已悟庄生梦；未路虚弹贡禹冠。败叶残蝉连汉苑；古烟高木隔绵州。五千里外三年客；一寸心中万斛愁。返照入江翻石壁；疏松隔水奏笙簧。鸟下绿芜秦苑夕；云凝碧树渚宫秋。

此莆田陈言于庭所集也。

如：

念我能书数字至；悲君已是十年流。新添水槛供垂钓；许坐层轩数散愁。衰草夕阳江上路；渔歌樵唱水边村。一樽春酿葡萄绿；满瓮秋香竹叶青。僧归黄叶林边寺；人候夕阳江上舟。

此广州黎民表惟敬所集也。

如：

顾我老非题柱客；凡今谁是出群雄。因知贫病人须弃；不露文章世已惊。逐客虽皆万里去；雄豪复遣五陵知。独当省署开文苑；未有涓埃答圣朝。天子亦应厌奔走；诸公何以答升平。深山大泽龙蛇远；古木苍藤日月昏。

此关中南师仲子兴所集也。

如：

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长蓬蒿。

此南海陈子壮秋涛所集也。

如：

兰亭旧路虽曾识；子夜新歌遂不传。自叹马卿长带病；何曾宋玉解招魂。追思往事咨嗟久；始觉空门意味长。瑶台绛节游俱遍；粉壁红妆画不成。碧落有情应怅望；白云何处更相期。大抵好花终易落；争教红粉不成灰。天长地久有时尽；物在人亡无见期。疏檐看织蟏蛸网；古木唯多鸟雀声。去日已多来日少；他生未卜此生休。珊瑚枕上千行泪；白玉壶中一片冰。不堪红叶青苔地；早是伤春梦雨天。更恨香魂不相遇；真成薄命久寻思。碧莎裳下携诗草；杨柳洲边载酒船。春蚕到死丝方尽；古柏重生枝亦干。

此秀水沈德符景倩所集也。

如：

孤棹夷犹期独往；崇山瘴疠不堪闻。漫说简书催物役；可堪风景促流年。津楼故市生荒草；落日深山哭杜鹃。幸与野人俱散诞；不嫌门径是渔樵。

此莱阳姜埰如农所集也。

如：

早春重引江湖兴；懒性从来水竹居。千树桃花万年药；半潭秋水一房山。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岂不是神仙。王侯第宅皆新主；富贵荣华能几时。闭户著书多岁月；挥毫落纸如云烟。莫愁前路无知己；几处蛮家是主人。汉家城阙如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

此嘉兴周筼青士所集也。

如：

芳草有情能下泪；野花无语自生愁。关门令尹谁相识；江上渔翁未易名。一曲正愁江上笛；十年如见梦中花。世人不识东方朔；谷口空称郑子真。独在异乡为异客；自怜长病与长贫。那知白发偏能长；莫遣黄金漫作堆。为客马卿真寂寞；依人王粲本凄凉。座中醉客延醒客；镜里今年老去年。树影悠悠花悄悄；江篱漠漠荇田田。中郎有女谁堪托；伯道无儿最可怜。仙人有待乘黄鹤；壮士徒令感白虹。啼鸟歇时山寂寂；寒鸦飞尽水悠悠。羞将短发还吹帽；共踏清歌又举樽。江上暮鸿遥送影。湖南春草但相思。苍山迢递成千里；明月何曾是两乡。千里云山何处好；十年书剑总堪怜。波生野水雁初落；风静寒塘花正开。独坐黄昏谁是伴；每逢佳节倍思亲。共说陈琳工奏记；焉知李广不封侯。水浮花片知仙路；草带泥痕过鹿群。晚景莫追窗外骥；消忧已辨酒中蛇。

此兰溪胡山天岫所集也。

予叔父芾园先生亦雅好集句，客至觞行，恒举数联，坐客服其工致。予所记忆者，如：

细推物理须行乐；高视乾坤又可愁。庾信罗含皆有宅；伏波横海旧登坛。萧何只解追韩信；贾谊何须吊屈平。料得也应怜宋玉；不知何处吊湘君。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岂有白衣来剥啄；便应黄发老渔樵。阁中帝子今何在；江上仙翁去不回。谢朓诗篇韩信钺；老莱衣服戴卬家。笑拈霜管题诗句；闲向春风倒酒瓶。野庙向江春寂寂；残灯无焰影幢幢。滕王高阁临江渚；汉主离宫接露台。壶觞须就陶彭泽；勋业终归马伏波。

以上皆极自然，陆务观所云“火龙黼黻手”，非补缀百家衣者比也。

赵瓯北《陔馀丛考》云：经史成语有可摘为佳句者，如《百斛明珠》所载：韩玉汝治秦州尚严，民语曰：“莫逢韩玉汝。”有孙临者对以“可怕李金吾”。东坡诗“君特未知其趋耳，臣今时复一中之”。又“人言卢杞是奸邪，我觉魏徵但妩媚”，后陆放翁用之。放翁又有“国家科第与风汉，天下英雄唯使君”句。又梅执礼诗：“天之未丧斯文也，吾亦何为不豫哉。”《后山诗话》“二十四考中书令”，王平甫对以“万八千户冠军侯。”王安中《元旦致语》：“君子有酒多且旨，化国之日舒以长。”朱新仲诗：“此时老子兴不浅，旦日将军幸早临。”“何以报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吴师道诗：“丈夫不学曹孟德，生子当如孙仲谋。”“平生能着几两屐或对以‘一日须倾三百杯’，长日唯消一局棋。”近日厉樊榭“谁其云者两黄鹄，我欲遗之双鲤鱼。”严佩珊“春水方生公速去，桃花尽净我重来。”吾友沈佩兰“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皆极工也。

又《簷曝杂记》云：《梦溪笔谈》谓集句对自王荆公始，如“风定花犹落谢贞诗，鸟鸣山更幽王籍诗”之类。其实不自荆公始也。《金玉诗话》及《蓼花洲闲录》谓宋初已有集句，至石曼卿而大著。如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对“月如无恨月长圆”，则固不始于荆公矣。其他集句之传于后世者，孙应以“韩众排云呼阊阖”对“杜诗奏赋入明光”；蔡光启以“梨园子弟白发新”对“江州司马青衫湿”，“临邛道士鸿都客”对“锦里先生乌角巾”；闽人林震以“天下三分明月夜”对“扬州十里小红庐”；陆放翁之“我亦轻余子，君当恕醉人”；元遗山之“白日放歌须纵酒，清时有味是无能”，“黄鹤一去不复返，白鸥万里谁能驯”，“事殊兴极忧思集，天淡云闲今古同”。皆凑泊如无缝天衣。

巧对录卷之八

蒲留仙《聊斋志异》所载，事多奇诡，雅俗皆称之。中有数对，颇有巧思，如云：有万福者私一狐，其友孙得言善俳谑，狐亦谐甚，每一语即倾倒宾客。一日，孙戏谓万曰：“一对请君属之：‘妓女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合座不能对。狐笑曰：“我有之矣：‘龙王下诏求直谏，龟也得言，鳖也得言。’”四座无不绝倒。

又云：晋人有仇禄者，误入范公子园，失足落池中，惧甚。公子笑曰：“仆有一乐拍名，若能对之，即放君行。”禄唯唯。公子曰：“拍名浑不似。”禄对曰：“银成没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禄不知所谓，盖公子有女名蕙娘，夜梦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明日落水矣。”旦告父，共以为异。禄适符梦兆，公子闻对而喜，曰：“拍名乃小女所拟，今得属对，亦有天缘。”未几，禄赘入其家。

又云：章邱焦生读书园中，宵分，有二美人来，焦知其狐，拒之。女知不可动，乃曰：“君名下士，妾有一联，请为属对，能对，我自去。出句云：‘戊戌同体，腹中只欠一点。’”焦凝思不能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对之可矣。‘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

又云：胶州窦旭昼寝，忽梦见褐衣人导至一处，万户千门，迥非人世。殿上一王者，见生入，降阶而迎，执宾主礼，列筵丰盛。仰视殿上一匾曰：“桂府”。生局蹙不能致辞。稍间，王忽左右顾，曰：“孤一言烦卿等属对。出句云：‘才人登佳府’。”四座方思，生即应曰：“君子爱莲花。”王曰：“莲花乃公主小字，何适合如此，宁非夙分乎！”即以公主妻之。

又云：灵山王勉，字黾斋，偶入仙人岛。岛中主人桓文若妻以女。长女名芳云，二女名绿云，均善文词，互相嘲谑。王尝为所窘。桓一日出对曰：“王子身边，无有一点不似玉。”众未措词，绿云应声曰：“黾翁头上，再加半夕即成龟。”

又云：章邱米步云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辄召仙相与赓和。一日，友人见天上微云，得句请其属对，曰：“羊脂白玉天。”乩书云：“可问城南老董。”众疑其不能对，故妄言之。后以故偶适城南，至一处，土如丹砂，异之。有叟牧豕其侧，因问之。叟曰：“此俗呼‘猪血红泥地’也。”忽忆乩词，大骇，问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属对已奇，而预知过城南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

汤诰所集《俗语对句》，皆杭州时谚，他方人不能尽知。浙人见之，无不首肯者。今择其熟于人口而稍雅驯者若干条，以资谈助，数百年后，未必不为故实也。如：

走马到任；衣锦还乡。一团和气；两袖清风。客中送客；亲上加亲；隔壁告状；同室操戈。飞檐走壁；破釜沉舟。拖泥带水；驾雾腾云。心惊胆战；舌敝唇焦。立地成佛；从井救人。暗藏春色；明察秋毫。鸦飞雀噪；兔死狐悲。有名无实；同姓不宗。摸着脾气；套出口风。抱头鼠窜；满腹狐疑。唯天可表；无地自容。吃空心酒；烧回头香。一了百了；千真万真；痴人说梦；浪子回头。天翻地覆；阴错阳差。经蒙俱授；童叟无欺。请君入瓮；对客挥毫。知法怕法；在家出家。磨穿铁砚；打破沙锅。谈笑自若；痛痒相关。一言既出；三思而行。面叱莫怪；心照不宣。当家和尚；压寨夫人。当场出丑；拍案惊奇。恶人远避；好事多磨。望风下拜；指日高升。私通外国；大开后门。道犹未了；事不宜迟。还魂草纸；出气香珠。财多身弱；福至心灵。贵人多忘事；秀才不出门。关老爷卖马；姜太公钓鱼。懒人挑重担；强盗发善心。行行出君子；处处有强人。口甜心里苦；眼饱肚中饥。能知天下事；难赚世间财。旱天多雨意；平地起风波。恶事传千里；荒年无六亲。做官莫做小；擒贼先擒王。阴阳怕懵懂；买卖论分毫。所问非所答；能说不能行。喜鹊叫，媒人到；促织鸣，懒妇惊。一遭生，两遭熟；七不出，八不归。天不怕，地不怕；男有心，女有心。高拱手，低作揖；穷算命，富烧香。千不合，万不合；一着虚，十着虚。少所见，多所怪；一不做，二不休。井兰圈当搬指；灯笼草做枕头。日间不做亏心事；世上应无切齿人。书中有女颜如玉；路上行人口似碑。先学无情后学戏；只愁发迹不愁贫。肚皮贴着背脊高；眼睛生在额角头。一家饱暖千家怨；前人田土后人收。清官难断家务事；好女不穿嫁时衣。行得好心有好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闲时做了忙时用；明中舍去暗中来。骨头没有四两重；身子跳得八丈高。和尚不知道家事；巧妻常伴拙夫眠。清官难逃猾吏手；和尚不趁道士钱。死人身边有活鬼；强将手下无弱兵。在山靠山，在水靠水；要雨是雨，要风是风。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和尚和尚，挂在梁上；丫头丫头，卖到江头。有粥吃粥，有饭吃饭；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有钱则生，无钱则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了山客，不中水客；进得衙门，难进庙门。强盗画喜容，贼形难看；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各家各法，各庙各菩萨；叫爷叫娘，叫屈叫地方。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打的老虎杀，大家有肉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难显忠臣，家贫出孝子；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翟晴江灝《通俗篇》中亦有集谚数联，大约亦浙语为多。可录者如：

随风转舵；顺水推舟。出路由路；随乡入乡。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好好先生；花花公子。酒落欢肠；棋逢敌手。抛砖引玉；点铁成金。瓜熟蒂落；藕断丝连。随手萨婆诃；顺口波罗蜜。无梁不成殿；有路莫登舟。羊肉当狗肉卖；活马做死马医。清官难断家里事；好汉不吃眼前亏。死棋肚里有仙着；强将手下无弱兵。牛头不能对马嘴；狗口何曾出象牙。酒在肚里，事在心里；钱近手头，食近口头。

东坡谓古今语未有无对者，虽鄙谚亦然也。

京师同人小饮，每集戏牌名作对偶，以为觞政。兹择其尤工雅者录之，非熟于菊部者，不能为也。如：

“惊丑”风筝误对“吓痴”八义记。“盗甲”雁翎甲对“哄丁”桃花扇。“访素”红梨记对“拷红”西厢记。“扶头”绣襦记对“切脚”翡翠园。“开眼”荆钗记对“拔眉”鸾钗记。“折柳”紫钗记对“采莲”浣纱记。“麻地”白兔记对“芦林”跃鲤记。“教歌”绣襦记对“题曲”疗妒羹。“春店”万里缘对“秋江”玉簪记。“哭像”长生殿对“描容”琵琶记。“败金”精忠记对“埋玉”长生殿。“三挡”麒麟阁对“七擒”三国志。“逼试”琵琶记对“劝妆”占花魁。“打虎”义侠记对“骂鸡”白兔记。“看袜”长生殿对“哭鞋”荆钗记。“刺虎”铁冠图对“斩貂”三国志。“乱箭”铁冠图对“单刀”三国志。“拜冬”荆钗记对“赏夏”琵琵记。“告雁”牧羊记对“嗾獒”八义记。“思饭”金锁记对“借茶”水浒记。“斩窦”金锁记对“刺梁”渔家乐。“投井”金印记对“跳墙”西厢记。“送米”跃鲤记对“拾柴”采楼记。“相面”宵光剑对“审头”一捧雪。“醒妓”醉菩提对“规奴”琵琶记。“盗令”翡翠园对“偷诗”玉簪记。“饭店”寻亲记对“酒楼”翠屏山。“北樵”烂柯山对“西谍”邯郸梦。“落院”绣襦记对“借厢”西厢记。“小妹子”时剧对“胖姑儿”慈悲愿。“闹天宫”西游记对“游地府”大香山。“醉易方易”鸣凤记对“相梁刺梁”渔家乐。“大宴小宴”连环记对“前亲后亲”风筝误。

忆余在京时，与壬戌同年生消寒小集，亦举此令，龚季思尚书以“芦林”对“絮阁”，同人皆拍案称绝。盖“芦、絮”二字以虚对实，尤可解颐也。

同年宗室果益亭将军果齐斯欢，以善射名。余尝于园值时，亲见其射鹄，二十发而中心者十九，故有“果羊眼”之称。弱冠选入，十五善射，例戴花翎。京师俗呼翎为“草鸡毛”。朱咏斋戏之曰：“‘果羊眼，草鸡毛’。正是天成对语，不料乃合于一人之身也。”

谢椒石曰：京中女人多大脚者，纪文达师尝戏为集句对，语云：“朝云暮雨连天暗；野草闲花满地愁。”虽恶谑，亦极巧矣。按：此前明沈景倩旧集句，见《静志居诗话》。

常言道云：昔人以吴中俚语作对，如：“大妈霍落落”对“阿姨李菹菹”。固属自然，而《韵鹤轩笔谈》中所列尤夥，正与浙谚对偶相匹。有甚可解颐者，三字者如：

“尽汤干”对“连底冻”。“四眼狗”对“三脚猫”。“独脚龙”对“两头马”。“软皮条”对“坏酒药”。“鳅打诨”对“蟹使气”。“死马子”对“活招牌”。“横撑船”对“倒扳桨”。“三搭桌”对“两开篷”。“瞎三班”对“爻一句”。“生作鳝”对“死宰鸡”。“硬极垃”对“粗光烫”。“蟹脚肉”对“羊角尖”。“削冰片”对“掮木梢”。“吹木屑”对“糁松香”。“软硬境”对“单相思”。“对日吼”对“隔夜忧”。“拖油瓶”对“背水纤”。“靠乖走”对“搭死环”。“对脚板”对“拔头筹”。“赶狗棒”对“放牛绳”。“臭肺头”对“怪肚子”。“半爿俏”对“两头尖”。“敲厊锣”对“打边鼓”。“橄榄核”对“萝卜皮”。

四字者如：

“新来晚到”对“朝去夜回”。“冬暖夏凉”对“日轻夜重”。“老店新开”对“粗泥细做”。“拣佛烧香”对“问客添饭”。“立马造桥”对“牵牛下井”。“装枪上马”对“借刀杀人”。“见背扼背”对“兵头门头”。“百口衙门”对“一心矩路”。“对牛弹琴”对“偷鸡剪绺”。“应酬买卖”对“死活文书”。“放空雪炮”对“刷白烟窗”。“献猪献羊”对“死猫死狗”。“引鬼入门”对“拖人下水”。“毛头男女”对“折脚婆娘”。“过桥拔桥”对“出路由路”；“因风吹火”对“趁水推船”。“养发强盗”对“医皮郎中”。“斩草除根”对“杀花开顶”。“日月精华”对“风云气色”。“客来扫地”对“贼去关门”。“捉鸡大叔”对“看猫先生”。“偷忙作空”对“捉生替死”。“出窠弟兄”对“养家神道”。

五字者如：

“青石屎坑板”对“黑漆皮灯笼”。“口大喉咙小”对“嘴硬骨头酥”。“蜻蜓吃尾巴”对“猢狲弄卵袋”。“师姑养儿子”对“丫头做媒人”。“板门上打褶”对“阴沟里失风”。“东事西出头”对“大话小结果”。“官无三日紧”对“贼吃一半亏”。“突露面间骨”对“踢碎脚班头”。“汤罐内熬鸭”对“笔管里烧鳅”。“大虫欺小虫”对“热气换冷气”。“千方百设计”对“七缠八丫叉”。“老和尚过江”对“小道士打醮”。“出门弗认货”对“上床就捉奸”。“脂油漫肚子”对“耳朵当眼睛”。“九战魏文通”对“三请诸葛亮”。“猢狲撮把戏”对“曲蟮唱山歌”。“罗汉请观音”对“赌神收徒弟”。

六字者如：

“大事化为小事”对“坏人带累好人”。“一百步里大王”对“六十日头财主”。“青面孔，绿髭须”对“大耳朵，白脚爪”。“得一日度一日”对“帮三年学三年”。“老寿星唱曲子”对“养媳妇做媒人”。“花对花，柳对柳“对“宫是宫，商是商”。“阳弗管，阴弗收”对“长没截，短没接”。“朝求升，暮求合”对“日弗困，夜弗眠”。“前也河，后也井”对“口是风，笔是踪”。

七字者如：

“今日不知明日事”对“新年原是旧年人”。“朝踏露水夜踏霜”对“横切萝卜竖切菜”。“一人终无两人智”对“十年倒有九年荒”。“清官难断家常事”对“皇天弗富命穷人”。“搓得突栾捻得匾”对“看时容易做时难”。“男是冤家女是累”对“鸡来讨债鸭来愁”。

八字者如：

“三日扳罾，四日浪网”对“千人吃药，一人还钱”。“响屁弗臭，亮屋弗漏”对“天火该烧，人命该遭”。“酱缸边总有日头过”对“行灶里推出木柴来”。“家火弗起，野火弗发”对“柴船是去，米船是来”。“走路防跌，吃饭防噎”对“落水要命，上岸要钱”。“兵来将当，水来土掩”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吃得泻得，怪我不得”对“千差万差，来人弗差”。“舍得自己，赢得他人”对“弗见高山，那见平地”。

《三山笑史》中有一条，语虽近俚，而对句极巧便浑成。果尔，则宾主皆通人，其互嘲亦工力悉敌矣。因节录之云：有村馆延师课子者，故事每遇七夕，师若住馆，主人例设酒筵以娱客。师亦习闻其说。适遇七夕，师探知厨中并未庀具，至夜寂然，因呼其徒命对云：“客舍凄清，恰是今宵七夕。”徒不能对，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对云：“寒村寂寞，可移下月中秋。”迨至中秋，又寂然。师复呼其徒命对云：“绿竹本无心，遇节即时挨不过。”其父笑曰：“我又忘之，奈何？”因复代对云：“黄花如有约，重阳以后待何迟？”其师无如之何。直至重阳，又寂然。复呼其徒命对云：“汉三杰：张良、韩信、狄仁杰。”其父大笑曰：“师误矣！三杰是汉人，狄仁杰是唐人，师忘之乎？”师语其徒曰：“我实不忘。汝父前唐后汉记得许熟，乃一饭而屡忘之乎！”

近日坊间有《古今巧对汇钞》之刻，为张逢源及其徒刘凤岐所辑，不详何许人也。词多近俚，又不注所据何书，殊不足尚。唯俚而巧亦有可为启蒙之助者。兹稍为抉择，存其尤雅驯若干联如下云：

林聪幼时，客见其目奇，出对云：“重瞳项羽重瞳舜，只有二人。”二人两字，内有三层照应聪对云：“九尺曹交九尺汤，尚多四寸。”

又，邑宰谒其父，见白犬顾主，命对云：“白犬当门，两眼睁睁唯顾主。”聪对云：“黄蜂出洞，一心耿耿只从王。”

姚广孝遇巡街林御史，林出对云：“风吹罗汉摇姚和尚。”姚对云：“雨打金刚淋林大人。”按：此条见徐兴公《榕阴新检》，以为吾闽鼓山和尚瑶公与林太史志相戏答语。

高季迪留姚广孝饮，命一妓佐酒。姚出对云：“虞美人穿红绣鞋，月下引来步步娇。”高对云：“水仙子持碧玉箫，风前吹出声声慢。”此迭以曲牌名为对也。

刘昌八岁入庠，宗师出对云：“赤尔何如，点尔何如，各言其志。”刘对云：“回虽不敏，雍虽不敏，请事于斯。”

相传解缙九岁时，其父偶携至江边洗浴，以其衣挂于老树上，出对云：“千年老树为衣架。”缙对云：“万里长江作浴盘。”

又，解缙同父见一女子吹箫，父出对云：“仙子吹箫，枯竹节边生玉笋。”缙对云：“佳人撑伞，新荷叶底露金莲。”

李东阳同友人闻蝉声，友人出对云：“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李对云：“龙从角听，毋乃不足于耳欤。”

程敏政以神童至京，宰相李贤欲以女妻之，因指席上果品出对云：“因荷何而得藕偶？”程对云：“有杏幸不须梅媒。”

唐六如出对云：“眼前一簇园林，谁家庄子？”陈白阳对云：“壁上几行文字，哪个汉书？”

有一学正与秀才争产，讼之官，官出对云：“学正不正，诸生皆以为歪。”秀才对云：“相公言公，百姓自然无讼。”

有二士夜间对月。一士出对云：“移椅倚桐同玩月。”友对云：“点灯登阁各攻书。”

李西涯在翰林，见一武职指挥祭神，因出对云：“指挥烧纸灰，纸灰飞上指挥头。”武职对云：“修撰进馐馔，馐馔饱充修撰腹。”

有偶见篱边两犬相视者，因取卦名作对云：“大畜革隔离篱观小畜；家人临困睡也涣唤同人。”

有一女客、一释子同搭船者，女客即景出对云：“和尚撑船，篙打江心罗汉。”释子应声云：“佳人汲水，绳牵井底观音。”

有一释子与一妓同舟渡江，释子出对云：“一个美人对月，人间天上两婵娟。”妓对云：“五百罗汉渡江，岸畔波心千佛子。”

又一对云：“碧纱帐里坐佳人，烟笼芍药；清水池边洗和尚，浪滚葫芦。”

有一人同友至家，值其妹在窗前扪虱者。其妹出对云：“阿兄门外邀双月朋。”对云：“小妹窗前捉半風虱。”

按：以上四条，原本皆作苏东坡、秦少游、佛印及苏小妹事，殊属无稽。今并削其名，而姑存其语。

蜀中有一奇童应试，太守见其袖底有红花一朵，出对云：“书生袖里携花，暗藏春色。”童对云：“太守堂前秉鉴，明察秋毫。”

有姐妹三人与其两婢因犯奸事同到官者，官出对云：“三女成姦，二女都从一女起。”盖欲重按其长，而宽其少者。少者遽对云：“五人共伞傘，小人全仗大人遮。”因笑而并释之。

祝枝山同沈石田月下饮酒，祝出对云：“月半月圆，世上亦称月半。”沈对云：“日中日昃，人间尽道日中。”

又，祝出对云：“池中荷叶鱼儿伞。”沈对云：“梁上蛛丝燕子帘。”

又，枝山见有师姑收稻，而自挑回者，出对云：“师姑田里担禾上和尚。”石田对云：“美女窗前抱绣裁秀才。”

项炯幼同师舟行，见云起不雨。师出对云：“密云无雨，通州水下通舟。”项对云：“巨野有秋，即墨田多积麦。”

吴文泰使人买木，归迟。丁逊学令四工人合造一器，出对云：“二人抬木归來晚，人短木长。”吴对云：“四口兴工造噐成，口多工少。”

顾鼎臣之父出对云：“柳线莺梭，织就江南三月景。”鼎臣对云：“云笺雁字，传来塞北九秋书。”

陈起宗从师舟行，见岸上马过，师出对云：“马足踏开岸上沙，风来复合。”陈对云：“橹声拨散江中月，水定还圆。”

徐阶幼时应考，适风吹鹊巢落地。宗师命对云：“风落鹊巢二三子，连窠科及地第。”徐对云：“雨淋猿穴众诸侯，待漏朝天。”

沈义甫八岁时，其师命对云：“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沈对云：“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万安幼时，有客出对云：“日出东，月出西，天上生成明字。”万对云：“子居左，女居右，世间定配好人。”

卢楠戏其同年王云凤，出对云：“鸟入風中，衔出虫而作鳳。”王对云：“马来芦畔，吃尽草以为驴。”盖各以名姓互相嘲也。

唐伯虎闻友人夜半生子，出对云：“半夜生孩，亥子二时难定。”祝枝山对云：“百年匹配，己酉两姓相当。”

吕原与谢一夔同对酒听箫，谢出对云：“吕先生品箫，须添一口。”吕对云：“谢状元射策，何吝片言。”

林大钦幼时，喜作大言，师出对云：“议论吞天口。”大钦对云：“功名志士心。”

俗传“贾岛醉来非假倒，刘伶饮尽不留零。”以为唐六如所作，或云张日晋所作。

黄玘八岁，一御史招至舟中，出对云：“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黄对云：“杖量地面，地长杖短短量长。”

唐伯虎同友人闲行郊外，即景出对云：“嫂扫乱柴呼叔束。”友对云：“姨移破桶令姑箍。”

有塾师出对云：“论语二十篇，唯乡党篇无子曰。”一童子对云：“周易六四卦，独乾坤卦有文言。”

有抱关吏悬赏出对云：“开关早，关关迟，听过客过关。”久之无应者，一童子对曰：“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

嘉庆中，吾乡两首县，闽县令为王畹馨先生绍兰，侯官令为山左毕所谠。毕躯材伟岸，有曹交之目；王极矬小，于毕尚不能肩随。然王固领袖也。一日与众邑侯衙参抚署，汪稼门中丞目而笑曰：“两首县如兄弟，仍不能无先后之分。王毕二君，迥不相侔，我有一对，请诸君属之，云：‘兄长上声弟长，乍见都疑长是长上声’。”众皆默然。时方办理清查两首县总司局务，王应声云：“仓空库空去声，从今但愿空去声无空。”中丞称其工敏。

余养疴浦城，喜课幼孙属对，以为消遣。时佳孙十二岁，俦孙甫九岁。一日晨起盥洗，偶以“铜盆”命对，佳孙应声曰：“玉爵。”又以“桑叶洗眼”命对，俦孙应曰：“杏花插头。”佳孙曰：“柳汁染衣。”值春分日，以“日夜分”命对，佳孙曰：“风云会。”余每笑其喜学大言也。又值听雨夜坐，以“清明时节雨纷纷”命对，两孙俱有窘状。其母杨氏饬之曰：“此《千家诗》中语，何不即以《千家诗》集句对云‘歌管楼台声细细’乎？”余为之冁然。又一日，以“牡丹花富贵”命对，俦孙曰：“松柏树长春。”佳孙尚未能对，适归祝门长女在侧，曰：“顷闻汝读杜老《秋兴》诗，何不云‘枫树气萧森’乎？”此等虽不得为巧对，而童稚天机，闺闱韵事，不忍过而辄忘也。因附记于卷末云。

巧对续录卷上

杭州裘春湛茮雪先生，乾嘉时有书名，长于文，素不信乩，偶遇之云：“是张紫阳。裘向熟明文金丹，以金丹文最多四百字，故可贵。”正在论文，便喧曰：“‘金丹四百字’，能作一对，则真张耳。”有从旁私议者曰：“莫非‘道德五千言’乎？”乩判曰：“首二字未工，何若‘铜钱廿一文’乎？”群曰：“工则工矣，亦有说乎？”请判，曰：“明日当知。”裘曰：“遁词也！”次日，立门首，见向收字纸者挑一担谓裘曰：“昨从字纸中得一破帖，无首尾，能售乎？”问其价，曰：“三分银，合铜钱廿一文也。”裘心动，索观，乃一张破纸，玉版十三行也。为之心折。

汪衡甫方伯宦浙来谈，谓近来文士，早慧者多。昨送一星使到某家，其子方十岁，闻客言“劳于王事”，应声曰：“简在帝心。”因检案上《诗经》“巷无服马”命对，又应声曰：“隰有游龙。”其兄对“野有死麕”，远不如矣！座上啧啧称羡，惜佚其姓名。

陈香谷先生，晚年重听，必在旁大声传之，方得闻。有言：“昨闻县令收得恶少号通天吼者。”先生闻得“通天吼”三字，不甚清，再三问不已。时沈听篁前辈在座，大声附耳曰：“诸公谓‘通天吼’三字有对矣！”问：“何对？”则又附耳大声曰：“着地聋。”先辈风趣如此。

高安朱相国轼五岁时，父携至巨室某氏。某见其文秀，问：“读书否？”对曰：“《学》、《庸》甫读毕，学作破题。”时方筑室，因以锯木为题。公应声曰：“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矣。”某大奇之，携之登楼，以“小子登楼”令对。公应声曰：“大人入阁。”某知为伟器，令在家塾肄业，以女妻之。按：朱相国予未及见之，其曾孙女为予孙媳，其孙曾辈有为官他省者。

今时诗文喜用借对，以寓巧思。盖古人三十四格内之假对也。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以“赤”对“朱”，以“子”对“耶”。狼狈，兽名；流离，鸟名。此种假对，今尚学之。若“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与“羊”同音。“天子居丹扆，廷臣献六箴。”“白发不愁身外事，六幺且听醉中词。”以“丹”对“六”，更以“六”对“白”，取“六”与“绿”同音。“苍箓”对“诸姬”，以“诸”为“朱”；“皇眷”对“紫宸”，以“皇”为“黄”之类，今则不取矣。然其格不可不知也。

德清蔡明经寿昌少有神童之称。赵太守学辙府试，爱其才，以女妻之。尝偕游碧浪湖，赵口占“鱼蹙水纹圆到岸”句，命之对，即应声曰：“龙嘘云气直冲天。”

建炎中，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名振一时。后秦桧当国，伯可乃附会求进，擢为台郎。尝与桧对局格天阁下，桧戏康曰：“此卒渡河，是尔将军之疥癞。”伯可徐应云：“今皇御极，视公宰相如腹心。”桧大喜，棋后酣饮终日。桧死，伯可亦贬。

元张司令，忘其名，富而好礼。慕杨铁崖名，往迎之。铁崖鄙之，弗应。张乃延鲍恂为师，受业焉。后迎，铁崖乃往。以妓芙蓉捧酒名金盘露，铁崖题句云：“芙蓉掌上金盘露。”妓应声曰：“杨柳楼头铁笛风。”盖铁崖又号铁笛道人也。铁崖抚掌曰：“妓能文，其主可知。”按：此节前录已及，唯前略而此详，故再录之。

仁庙手执水晶鼻烟壶，内书《兰亭叙》文，盖用曲笔写晶内。新入贡者，文勤从未睹此，屡目之。上曰：“尔爱之耶？‘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能对则赐尔矣！”公应声曰：“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上即赐之。纪用之诙谐，而彭能用之奏对，尤为难得。

归安闵峙庭中丞鹗元九岁时，其外舅尚书毛公，于元宵宴客，中丞以旧姻与焉。是夜无月，主人令多挂灯彩，并以击鼓催花令侑酒。公作对属客曰：“元宵不见月，点几盏灯，为河山生色。”请诸公属之。是日，适届惊蛰节。中丞即对曰：“惊蛰未闻雷，击数声鼓，代天地宣威。”公大称赏，遂以女妻之。

乾隆间，浙江乡试二场。《易经》题有出“离为目为电”五字者，与某科第一场首题“利与命与仁”恰好作对。

蒙古乌尔吉氏时帆祭酒，文誉著卓，尤好奖掖后进，坛坫之盛，几与袁随园埓，而品望则过之。幼聪颖，七岁时，塾师以“马齿菜”命属对，以“鸡冠花”应。后改名法式善。法式善者，国语黾勉上进也。

《辍耕录》：崔进之药肆悬牌曰；“养生主药室”，赵魏公以“敢死军医人”对之。

粤东珠江之滨，有袖海楼一座，许观察所筑，取东坡“袖中有东海”意也。“襟江阁”可与“袖海楼”作对。

《清异录》：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张主面缚伪臣到关，见洛阳牡丹，缙绅谓曰：“此名‘大北胜’”。按：此六字对，前已见之，特无话耳。

明都穆《都公谭纂》云：张公祯居翰林久，其门生之子，又有在门下者，其人不敢称门生，而通状曰门孙。冢宰马公文升，齿德并尊，乡人以书通者，不敢称乡尊，而曰乡祖。“乡祖”、“门孙”，可作对也。

苏颋嘲尹姓曰：“丑垂半足，甲不全身。”对云：“知伊少人，见君无口。”此亦拆字为对也。

祐山检古人佳句云：“闲锄明月种梅花。”恨无可对。嘉靖甲辰，偕僚友坐吏部席舍中，以前句索对。对者数人，皆平平。后徐七桥对云：“漫扫白云看鸟迹。”超脱尘凡，大有仙气，因呼为徐白云。

《北窗琐语》：宋时有行客好诗喜游，月夜停舟，立桥注视，忽感于“明月小桥人钓鱼”句，得句云：“独立板桥，人影月影，不随流水去。”更欲对之，竟不如意，徬徨终夜。每于月夜作吟咏声，殊觉苦状。后于旱道旅店亦然，几于夜深不寐。忽闻窗外林薄中吟声清隐，历历可数，起坐审之，则“孤眠茅舍，诗魂梦魂，迸逐故乡来。”“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诚然。按：此前录已见，所叙未得其详，亦未详何书，故重录之。

《都公谭纂》：铁冠道人张景华者，精天文地理之术。太祖与友谅战，以道人从。友谅中流矢死，莫有知者，道人望气，语上曰：“友谅死。”贼遂大败。定鼎金陵，道人结庐钟山，梁国公蓝玉访之，道人野服出。玉以为慢己，戏之曰：“脚穿芒屦迎宾，足下无屦理。”时玉以椰子瓢饮道人酒，对云：“手执椰瓢劝酒，目前不钟终。”玉讥其无理，道人则谓其不善终也。玉武臣勿悟。未几，玉被祸，而道人言验。一日，道人投入大中桥下死。半月后，潼关奏至，有铁冠道人以某日过关，即投水日也。

诚意伯刘基将朝谒，途中忽一僧求附舟，公命纳之。时公方作表，筹思不能安席，僧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岁月，五旬有三’，未有对句。”僧随口曰：“何不言‘补报朝廷，万分无一’。”公惊起，曰：“和尚非高峰乎？”款留多日别去。

杭州有师徒五人，师刁巧，每与徒为难，实则师拙，而徒五人均慧也。一日，同赴省试，至大关，而关已闭，师徒互相怨。师曰：“有一对，你们如对得，则我认错，否则仍你们错也。”师出对云：“开关迟，关关早，阻过客过关。”徒应之曰：“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已见前录师用本地风光，此亦本地风光。师大窘云：“命你们作对，偏即以对纠缠，且拉到我身上，不准，乃再对之。”师意必无能对之者。忽一徒云：“读画易，画画难，推作家作画。”师大惊异，更欲难他徒以自解。又一徒云：“松扣快，扣扣徐，唯侍儿侍扣。”师曰：“尚有二人未对，冀以分过。”其一徒曰：“停磨逸，磨磨劳，雇帮工帮磨。”末一徒云：“听唱寂，唱唱喧，唯解人解唱。”众徒请师对。师曰：“非我不能对，尽为尔辈先占去也。现真无可对矣。”众徒曰：“我们代师对之。句云：‘止扇热，扇扇凉，令长随长扇。’”师仍支吾曰：“‘关’对‘画’不类，对‘扣扣’、‘磨磨’、‘唱唱’均不类，必须别对，方算得。”众徒云；“‘掌印官，印印仆，有管家管印。’类乎？”“否！”师曰：“印与关虽类，尚差一线。”众徒久之，又斟酌合成一对云：“‘设渡费，渡渡廉，便快足快渡。’以‘渡’对‘关’，未知可否？”师大惭，语沮。

《簷曝杂记》：金山一小沙弥善对，润州太守某出对云：“史君子花，朝白午红暮紫。”应声云：“虞美人草，春青夏绿秋黄。”

《清异录》云：建业野人种梨者，诧其味曰“蜜父”；种枇杷者，美其色曰“蜡兄”。四字正可对。

元妓孙秀秀，色艺双绝，都下翘楚也。一时名公巨卿，多爱重之。京师诵以十字云：“人间孙秀秀，天上鬼婆婆。”

常熟李文安公杰五岁在堂中围柱戏逐，见者以“手攀庭柱团团转”试之，李应声云：“脚踏楼梯步步高。”登第后，入馆，赋《禁苑闻莺》，结句云：“君王厌听如簧语，莫向金门弄晓声。”人多传之。

震泽倪太史师孟幼颖悟，七岁时，与蔡某同塾读书。蔡欺其无知，举《孟子注》“倪，小儿也”戏之。倪曰：“我只读《论语注》，甚熟，仍是姓蔡之蔡字，偏曰：‘蔡，大龟也。’何故？”蔡为之语塞。

宋赵清献帅蜀，有妓簪杏花，艳甚。公偶戏云：“髻上杏花真有幸。”颇属意焉。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流连而出。遇晚，使老兵呼妓，久不至，令人速之。既而周行室中，曰：“赵抃不得无礼。”又令止之。老兵自幕后出曰：“某度相公此念，不过一个时辰，实未尝往也。”

吴县潘文恭公，童试时，终日端坐不离试席。吴县令李昶亭逢春异之，拔置前列，因出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对：“韩昌黎为百世之师。”又云：“青云直上。”对以“朱绂方来”。决公必贵，后为宰相。某公赠联云：“大富贵，亦寿考；蓄道德，能文章。”说者谓“今代伟器，非公莫能当此两语也。”

弘治初，马浩澜与王天壁泛舟西湖，停舟苏小墓，适天壁善乩仙术，每吟咏有窘，即叩仙续之。常携乩行，浩澜因请召之。乩既动，马问：“仙何名？”书云：“有事即问，问毕告名。”浩澜曰：“‘捧瑶觞，南国佳人，一双玉手。’久未能对，愿仙成之。”即书云：“趺宝座，西方佛子，丈六金身。”二公咸骇愕，乩运不已，复成一律云：“此地曾经歌舞来，风流回首作尘埃。王孙芳草为谁绿，寒食梨花无主开。郎去排云叫阊阖，妾今行雨在阳台。衷情诉与辽阳鹤，松柏西陵正可哀。”后书《苏小小和马先生昨日断桥首唱》。

《涂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已见上绝对也。袁香亭太守《无题诗集句》又用文衡山词，将“花若有情花亦懊”为上句。

云间朱旅溪应对敏捷，在比部久，太平府一同年谑之曰：“状如松江鲈。”即应之曰：“宁作太平犬。”

彭鲁溪、袁与山，社友也。与山子太冲公，年甫八岁，常侍父侧，自称为小相公。彭因试以对曰：“愿为小相。”太冲顺口答云：“窃比老彭。”又令背书，见书本面页损落，诘其何以破落如是。则云：“已经年。”遂以对属之云：“书面经年页落，为惩风霜。”太冲云：“灯心彻夜花开，因何雨露。”彭大称赏，以女妻之。后翁婿同登嘉靖甲辰进士。

《清异录》云：胡床施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伸缩须臾，重不数斤。相传明皇行幸频多，从臣或待诏、野顿、扈驾、登山，不能跂立，欲以安身，遂创意造此，当时称逍遥座。又唐季王侯竞作方便囊，重锦为之，形如今之照袋。每出行，杂置衣巾、篦鉴、香药、词册，颇为简便。“逍遥座”正可对“方便囊”也。

又云：魏王继岌每荐羹，以猪、兔、羊脔参之。时卢澄为平章事，趋朝待漏，堂厨具小馔，澄唯食粥。其品曰乳粥、曰粟粥、曰豆沙加糖粥，三种并供。澄各取少许，并和而食。厨官遂有“王羹亥卯未，相粥白玄黄”之对语。

又云：陈乔与张佖之子，秋晚并游圣武湖。时群鸥游泛，佖子曰：“似一轴内本潇湘图。”陈乔顾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作脯食否？”佥笑曰：“张佖子半茎凤毛，陈乔男一堆牛屎。”乔自是得白鸥脯之名。

有嘲瘌痢头以联者，句云：“永夜无聊，同向西窗剪蜡瘌；良宵独坐，好从东阁燃藜痢。”

《西堂杂俎》云：虞长孺曰：“天地，一梨园也。”陈眉公曰：“佛氏，朝廷之大养济院也。”予戏作一对云；“世界小梨园，牵帝王师相为傀儡，廿四史演成一部传奇；佛门大养济，收鳏寡狐独作丘尼，亿万人遍受十方供奉。”

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然只一妃耳，土人云：冯瀛王之女也。夏县司马仲才戏题联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龙。”过客读之，无不匿笑。

嘉靖己未年，水荒田没。有劳姓号半野，为屯田郎中。时都水郎顾一江，同年也。戏劳曰：“半野屯其田，空劳碌碌。”劳应声曰：“一江都是水，回顾茫茫。”各切其姓名，闻者绝倒。

《清异录》：居士李巍求道雪窦山中，畦蔬自供。有问巍曰：“日进何昧？”答曰：“以‘炼鹤一羹；醉猫三饼。’”巍盖炼得身形似鹤形，日以莳萝薄荷捣饭为饼也。有所亲见其门，即此八字列诸左右。按：此八字已见前录，而此则话甚详，故又录此。

《涂说》云：桐乡有闺秀，梦中得句“金衣公子雪衣娘”，自言梦中是一联，觉时忘其出句。寻思至废食，昼夜吟此句不休。其父忧之，乃榜门云：“有人对此，当以女许字。”后久无射屏者。按：金衣公子为莺，雪衣娘为白鹦鹉，亦无甚难对。记得《清异录--药谱别名》，可以“银条德星风条使”为出句。银条德星，山药也；风条使，风藤也。草鸟相对，何不可者？或者曰：“玉桂仙君江瑶柱月桂使蟾蜍”亦可对也。

天下物，有不可以常理测者。“石脾入水即干，出水便湿；独活有风不动，无风自摇。”此二语便可对。又“石脾”可对“木耳”。

至正初，张仲举为集庆路学训导，卢御史下学点视廪膳。邻斋出对云：“豸冠点馔。”是日适用驴肉，仲举戏续云：“驴肉作羹。”御史闻之大怒，欲于翌朝逮捕之。乘夜逃扬州。时扬州方盛，众闻其名，皆延致之。仲举肢体昂藏，行则偏耸一肩。韩介玉嘲以诗云：“垂柳阴阴翠拂檐，倚栏红袖玉纤纤。先生掉臂长街上，十里珠楼尽下帘。”时有相士在座，或曰：“仲举，病鹤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鹤形也，雨霁则冲霄矣。”后果大显。

《国朝文武官职备考》一书为钦定本，上溯三代，近迄我朝。其中名色一一可稽取而对之，诚足以新耳目也。兹酌录于左。如：

“按察”对“监临”。“总制”对“协揆”。“公相”对“师王”。《老学庵笔记》：蔡攸初以淮康节领相印，徽宗赐宴，因语之曰：“相公公相子。”盖是时京为太师，号公相。又，《西湖游览志》：韩侂胄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师。一时献佞者称之谓师王“侍卫”对“驻防”。“榜眼”对“林牙”《辽史》：北面官，大林牙掌文翰之事，即今之翰林院“参将”对“贰公”。“门客”翰林对“台郎”御史。“先马”即洗马对“假龙”。“铁柱”御史对“银台”。“学正”对“治中”。“首参”对“次相”阁学。“补阙”对“拾遗”。“主事”对“纳言”。“正字”对“中书”。“龙阁”对“鹤厅”叶梦得《避暑录话》：龙图阁学士，旧为老龙阁“金紫”对“银青”。“秋宪”对“冬卿”光禄。“祭酒”对“探花”。“农父”对“穑臣”。“版使”户部对“阶官”郎中。“主客”对“行人”。“总阃”对“都堂”。“五马”对“千牛”。“节度”对“枝官”。“库部”对“仓曹”。“永巷”对“长流”。“粉署”对“冰厅”。“翼长”对“羽林”。“起部”对“走乡”。“司竹”对“挞林”。“香尉”对“甘丞”。

如三言云：

“铁帽子”对“绣衣郎”。“千夫长”对“百里侯”。“南北部”对“东西铨”。“豹韬卫”对“乌衣郎”。“万户府”对“六曹掾”。“赤车使”对“紫衣郎”。“三司使”詹事府对“六察官”御史。“武备院”对“文选司”。“东观令”对“南书房”。“睢鸠氏”对“骢马郎”。“内宰相”对“外翰林”。“大柱国”对“小试官”梅圣俞为小试官“理轨使”对“给事郎”。

四言云：

“驻防协领”对“总捕同知”。“三太三少”对“四辅四邻”。“北门学士”翰林对“东台舍人”给事中。“兰台令史”御史对“桂坊大夫”詹事。“九门提督”对“五城指挥”。“五花判事”宰相对“七兵尚书”。“紫缛宰相”对“黄门侍郎”。“马群太保”辽时牧场之官对“牛录章京。”备御称牛录章京，谓今骑都尉也“银牌天使”对“金殿传胪”。“巡城御史”对“担榜状元”。“八旗都统”对“四曹尚书”。“小凤大凤”宋时以紫薇舍人为小凤，翰林学士为大凤，见《表异录》对“假龙老龙”方勺《泊宅编》：旧制直龙图阁谓之假龙，龙图阁学士谓之老龙

《洛阳记》：铜驼街在洛阳南金门外，人物繁盛，为之语云：“金马门外来多士，铜驼街上集少年。”一时情景如此。

尝闻有一老翁，晚岁得孙，自课之。授以《五经》，尚能成诵。《周易》读毕，接读《戴礼》。按字讲解其义，每有领悟。一日，以“帝乙归妹”命属对，并戒以须按字对之，不可忽略。孙应声曰：“君子抱孙。”翁大喜，曰：“吾真有孙矣！”及稍长，又授以汉唐古文，使熟诵之。未数年，《五经》读毕。一日，与讲《出师表》，出句“于成败利钝，未能逆睹也。”命属对，则遽应云：“而艰难险阻，则已备尝之。”后成通品。

《岳麓泊志》：岳麓负衡荆湘。宋开宝创建书院，以待学者。咸平山长周式真宗召见，授国子主簿，诏使主簿赐岳麓书院之额。于是书院之盛，甲于天下。更于爽垲地建屋多所，学者云集，至千余人。时为之语云：“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而教化大行。

涧花曰：姚东石用一仆，以年小遣之。父年七十，求复用，又恐他人搀入，愿代执数日役，以待子来。东石固辞之。翌日，挈子至，并挽予关说，声泪俱下。怜之，同其前往。东石缕陈颠末，并曰：“是所谓爱怜少子也。”予曰：“诚不免牵率老夫耳。”东石抚掌曰：“此妙对也。”遂复留之。

国朝寰宇辽阔，州郡以数千百计，就十八省间，每有两处同一名者。而可取以为对偶者甚多，今特酌录之于左。如：

博白广西；宜黄江西。分水浙江；连山广东。武进江苏；文登山东。青浦江苏；蓝田四川。南汇江苏；北流广西。赤峰直隶；白水陕西。合浦广东；交河直隶。闻喜山西；思恩广西。合水甘肃；通山湖北。荷泽山东；荔波云南。鹿邑河南；鱼台山东。来凤湖北；宝鸡陕西。三水广东；五云山西。荔浦广西；兰山山东。石埭安徽；金山江苏。长寿四川；大同贵州。秀水浙江；宝山江苏。新野河南；古田福建。五寨山西；万泉江西。弥勒云南；蓬莱山东。余庆贵州；太和云南。六合江苏；万年江西。打箭四川；围场直隶。日照山东；云和浙江。东筦广东；西平河南。上林广西；大竹四川。文水山西；灵山广东。曲阜山东；长沙湖南。绵竹四川；石泉陕西。巨鹿直隶；嘉鱼湖北。灵寿；永年皆直隶。安吉浙江；嘉祥山东。铁岭奉天；铅山江西。长乐广东；永定福建。将乐福建；遂安浙江。榆次山西；桐庐浙江。同安；永定皆福建。长子山西；富民云南。太谷山西；长山山东。孝感湖北；惠来广东。古浪甘肃；新城浙江。桑植湖南；松滋湖北。阳曲山西；阴平山东。山丹甘肃；电白广东。富顺云南；贵阳贵州。

按：以上皆二字县名也。又：

密县河南；通州直隶。开县；合州皆四川。礼县甘肃；忠州四川。达县四川；开州直隶。桐梓县；松桃厅皆贵州。双流县四川；独山州贵州。百色厅广西；万全县直隶。霞浦县福建；富波厅四川。铜梁县；石屏州皆云南。神木县甘肃；佛冈州广东。龙川县广西；鹤峰州湖南。麟游县；鹤庆州皆陕西。金华府；玉环厅皆浙江。盐城县江苏；茶陵州湖南。黄梅县湖北；黑盐厅云南。四会县广东；六安州安徽。

顺德梁廷柟有《东坡事类》一编，中多坡公笔墨，其偶句每属对工整，录之足为摛藻之助。《侯鲭录》云：东坡年十余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学士院》及《谢对衣并马表》。老苏命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至元祐年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之云：“枯羸其质，匪伊垂之，带有余；敛退为心，非敢后也，马不进。”《闻见后录》云：“东坡既迁黄冈，京师盛传白日仙去，神庙闻之，对左丞蒲宗孟叹息久之，故东坡《谢表》有云：“疾病缠身，人皆相传为必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后人谓皆佳对也。

《梁溪漫志》云：东坡帅定武，有武臣状极朴陋，以启事来献，坡读之，甚喜，曰：“佳作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问：“何处对句为整？”端叔曰：“‘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兼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此偶句最佳。”坡曰：“非君谁识之者！”即为具召之，与语甚欢，且令其制为楹联。

《清波杂志》云：东坡南迁度岭，次于林麓间，遇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坡谓押送使臣：“此中有异人，可访之。”既入，见茅屋数间，二道人在焉。意象甚潇洒，顾使臣问曰：“此何人？”对以“苏学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一道人曰：“文章岂能解荣辱？”其一曰：“富贵从来有盛衰。敢以此偶句奉赠，可以赅平生矣。”未几避去，不得复与言。坡云：“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

《瑞桂堂暇录》云：东坡自谪海内归，人有问其迁谪艰苦者。坡答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时入京师，有相者云：‘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此十字熟于胸中。并云：‘异日文章虽当知名，然有迁徙不测之祸。’今日悉符其语。”此一联自后常悬诸楹，亦足见事有前定云。

《懒真子》云：李方叔初名豸，从东坡游，坡曰：“《五经》中无公名，独《左氏》曰：‘庶有豸乎！’乃音直氏切。后人以为虫豸之豸。又《周礼》供具絼亦音治，乃牛鼻绳也。唯《玉篇》有此豸字。非《五经》字不可用。今宜易名曰廌。”方叔遂用之。秦少游见而谓之曰：“吾有一联相赠。”李曰：“请赐教。”则云：“昔为有角狐，今作无头箭。”豸以况狐，廌以况箭。方叔仓卒，无以答之，终身以为恨。

《石林诗话》云：刘季孙，平之子，能作七字偶句，家藏书数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扬州》有两偶句云：“诗书鲁国真男子，鼓吹扬州作贵人。”多称其精当。孔每以此十四字悬诸楹。为杭州钤辖，子瞻作守，深知之，尝以诗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雾满，重阳曾插菊花无。”子瞻大喜。《在颖州和季孙》诗所谓：“一篇向人露肝胆，四海知我雪鬓须。”盖记此也。此二偶亦堪作巧对，“露、雪”二字尤妙。

又云：文同与可，蜀人。与子瞻厚，为人靖深超然，不撄世故，善画竹，诗亦过人。熙宁初，士大夫好恶纷然。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消。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上句谓莫轻开口，下句谓莫好弄文也。及黄州之谪，正坐杭州诗语，后坡以十四字悬诸壁。

王斿，字元龙。父安国，字平甫，介甫之弟。与东坡交，尝自负其甘露寺山门一联：“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坡曰：“精神全在‘卷’字，但恨‘飞’字不称耳。”平甫请易之，坡遂易以“翻”字，平甫叹服。

《侯鲭录》云：孙贲公素居京师，大病，予往存抚之。又数日，见东坡，坡云：“闻曾见孙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这汉病中瘦固瘦，俨然风雅。”后见公素，道此语，公素应曰：“那娘意下恨则恨，无奈思量。”或以告坡，坡大奇之。亦见《东坡事类》。

《竹坡诗话》云：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何名？”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言：“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客曰：“此六字正好作对。”他日，忽思油果，作诗求之云：“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唯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李端叔尝为余言：“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句，但要人镕化耳。’此虽一时戏言，其属对正自不苟。”

《冷斋夜话》云：有村校书，年已七十，方买妾馔客。东坡杖藜相过，村校书喜，延坐其东，起为寿，且乞赠句。东坡问：“所买妾，年几何？”曰：“三十。”乃戏为联曰：“侍者方当而立岁，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于文章故善为滑稽。坡公又曰：“世间事无有无对，第人思之不至也。如曰‘我见魏徵尝妩媚’，则对以‘人言卢杞是奸邪。’”又曰：“无物不可比类，如：蜡花似石榴花，纸花似罂宿花，通草花似梨花，罗绢花似海棠花。”

《师友谈记》云：东坡近令门人作《人不易物赋》，或戏作一联云：“伏其几而袭其裳，岂为孔子？学彼书并戴彼帽，未是苏公。”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样，高檐短帽，名曰子瞻样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从燕醴泉观，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丁仙现曰：‘吾之文章，汝辈莫及也。’众优曰：‘何也？’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上为解颜，顾公久之。

《志林》云：昨日梦有人以十字偶句示我云：“如真飨佛寿，识妄吃天厨。”予甚领其意。或曰：“真即飨佛寿，不妄吃天厨。”予曰：“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飨而吃之乎？”其人甚可余言。

《独醒杂志》云：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硬，几如树梢挂蛇虺乎！”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觉褊些，亦甚似石底压虾蟆也。”二公大笑，各以为深中其病。后之人便以“树梢挂蛇虺，石底压虾蟆”为巧对矣。

《老学庵笔记》：东坡赠赵德麟《秋阳赋》，中有一联，妙不可测，句云：“生于不土里，而咏无言诗。”盖寓“畤”字也。

《娱书堂诗话》云：东坡谓晨饮为浇书，李黄门谓午睡为摊饭。陆务观尝有句云：“浇书满挹浮蛆瓮，摊饭横眠梦蝶床。”每书此十四字，悬之壁。“浇书”、“摊饭”，自是的对。其实浇书并不见有书，摊饭亦不见有饭，空中设想，取以为对，所以妙也。

《梅磵诗话》：东坡诗注云：“有一贫士，家唯一瓮，夜则守以卧。一夕，心自唯念：‘苟得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蓄声妓，高车大盖，无不备置。’往来于怀，不觉欢适起舞，遂踏破瓮。故俗谓妄想者为瓮算。”又诗序云：“刘莱仲饯饮东坡，中觞闻笙箫声抑扬往返，粗中音节。察之，出于双瓶，水火相得，自然吟啸，食顷乃已。坡作《瓶笙》诗记之。”刘后村《即事》诗一联云：“辛苦呕心无瓮算，殷勤娱耳有瓶笙。”以“瓮算”对“瓶笙”，甚的。

陆龟蒙《江湖散人传》：“茶灶”二字，坊本刻“茶龟”，集韵者不知其语，竟收入四支。何太史义门见之，笑曰：“此正好对‘尿鳖’也。”俗以溺器为尿鳖，太史盖戏之尔。按：今人每有酒鳖贮酒，可以“茶龟”对之。

都南濠学诗于沈石田，问近有无得意句，南濠以《节妇》五言对示之。句云：“白发贞心在，青灯泪眼枯。”石田曰：“联则佳矣，然有一字未稳。经云：‘寡妇不夜哭’，何不以‘灯’字改‘春’字？”南濠叹服。

西湖天竺顶有一茅庵，曰竺仙庵，出泉极冽。常有二人就其上品茶。有一对悬之云：“品泉茶三口白水；竺仙庵两个山人。”亦巧对也。

南海游蓉裳太史显廷释褐归，偶作珠江游。尝即席出对曰：“金屋贮娇，斜插金钗，金佩摇来金步软。”时有女录事方小苏者，应声曰：“玉楼宴客，满斟玉盏，玉山倒去玉颜酡。”游大喜，厚赠之。

康熙间，虞山有塾师好出对句试徒，所训之徒，每难取益，人多姗笑之。一徒于暮春来从师，师出句云：“四野绿阴迎夏至。”徒懵然，次早就塾对云：“一庭红雨送春归。”师知其倩笔，诘之，云：“吾姊也。”师赏之不置。翌日，邻友招师看桃花。师喜甚，正欲携对句以往，夸其徒聪俊。又出句云：“有约看桃坞。”次早呈句云：“无心坐杏坛。”师欣然携往，邻客有黠者，见对句，私议匿笑。师叩之，则云：“第二对有伤于公，恐非高徒所为。”师察其笑己，大恚，誓不命对。

《南昌县志》：徐孺子徵君稚幼慧，一师以对试之：“冬至冬冬至，每冬先寒节而至。”即对云：“月明月月明，按月以圆时愈明。”师称善，时正十一月中，长至夜也。

徐氏女美而多才，居莆阳北关，适澄渚俞氏，纨袴儿也。每暱匪类，不近端人。合卺之夕，新郎一见销魂。已备入寝，傅母惎之曰：“郎君当以诗催，否则须属对，而后入寝。”俞益慌，时有捧朱墨砚来以待濡笔者，徐指砚属句云：“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思有以讽之，俞瑟缩久之，不成句。徐知不可与言，便曰：“何不对云‘双双燕子趋帘幕，’”吟至此面赪，低吟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俞不能动，傅母以手挽两人入帐，云：“请去对对！”

偶阅说部，忘其名，载于忠肃幼时自塾归，头梳三角髻，一僧嘲之曰：“三角如鼓架。”公应声曰：“一秃似锣槌。”归告诸母，明日改作双丫。僧见之复嘲曰：“牛头且喜生龙角。”公又曰：“狗嘴何曾出象牙！”其敏慧也如此。

扶乩之说，自古有之，昔人所述不一而足。尝在友人家请仙，某出句请对，云：“月里嫦娥，周年为坐月女。”乩即动云：“花间蝴蝶，终日作探花郎。”

临桂倪鸿曰：“某尝自出成句，曰‘片月如船，满载桂花，撑入银河七姊买。’募能属对者，厚酬之。久无一应，后扶鸾乩为对，曰：‘明星布局，变为棋子，携归玉洞八仙敲。’”按：织女，粤人呼为七姊，由七夕得名也。

咸丰丁已，越南国陪臣邓廷诚，奉其国王命来粤东采买书籍，余遇之友人座上。语余曰：“吾国中有某翁，年六十余孪生两子，五岁以聪慧闻，国王召见，出对曰：‘一胎两生，难为兄难为弟。’子应声曰：‘千秋奇遇，有是君有是臣。’国王大称赏之。”

药名甚繁，多有可对者。《本草》外，如《清异录》各书所载，草木鸟兽皆药品也，亦多可采。兹取属对工者于左：

“白头翁”对“皂角子”。“木贼草”对“水仙花”。“夏枯草”对“冬青花”。“苦楝子”对“酸枣仁”。“龙胆草”对“鹰爪莲”。“马齿苋”对“鸡冠花”。“羊肚菌”对“龙涎香”。“海狗肾”对“川乌头”。“蛇床子”对“马兜铃”。“金星草”对“珠儿参”。“木鳖子”对“石龙刍”。“天花粉”对“地骨皮”。“川贝母”对“山慈姑”。“百合粉”对“五灵脂”。“狮子术”对“凤仙花”。“紫金锭”对“黑锡丹”，或曰“白玉膏”。“三生饮”对“四神九”。“六神曲”对“三妙膏”。“黑神散”对“红灵丹”。“金毛菜”石发对“铁脚梨”。“逡巡酱”对“陆续丸”蔓荆子。“和事草”葱对“合欢花”。“三尺箓”枸杞对“一寸香”梅。“千茎菜”莴苣对“万选香”梅。“文章树”柘对“锦绣根”芍药。“五福脔”白敛对“百益红”枣。“糟糠氏”蒸肫对“婆娑儿”鸥。“金毛狗脊”对“玉尾蟾酥”。“怀奇令史”石决明对“梵响将军”牡蛎。“通幽博士”龟对“新美舍人”石首鱼。“黄毛菩萨”牛对“碧海舍人”燕。“九皋处士”鹤对“四足仙人”马。“点花使者”玳瑁对“擐甲尚书”鳖。“金香丞相”桔对“玉版禅师”笋。“圆通居士”术对“骨鲠元君”荜薢。按：有注者皆出《清异录》，宋时陶穀著也。

吾乡有某太守官浙者，颇钟于情，其妻何氏有贤名，太守广置姬妾，不之禁也。一日，又得一美妾，名来凤者，连日宴客，其亲友交赞之不绝口。予亦在座，谓新房中无对，试拟一联云：“群将美色夸凡鸟。”请诸公属之，众无以应。予曰：“此等美事，皆何夫人之贤也。可对以‘谁识贤名有可人。’”众为之击节。

光绪四年夏，奉化濠河厘卡滋事，凡船只来往，虽扫帚净桶皆有抽厘。鸡鸭卵每只一文，其卖不去带回者又抽之，一卵而于一日来去已抽去二文矣。民不能堪，激而成变。始而毁局抗捐，久而入城滋事。聚众万余，并将城内府局拆毁，各执旗呐喊，势甚汹汹。郡城均闭，文武官四出弹压。其爬城上者，砍伤数人，始稍退。事闻省垣，檄予星夜往办，并调罗镇带兵二千随往。驻郡城七十日，将不法者惩治数人，复其厘卡，而大局定。实则办理尚失之纵，而体上宪好生之德，不能不如此耳。即闻得《申报》造一对云：“奉化梗化，是局员司事丁役每奉行不善，化导无方，酿成此息；宁波生波，凡提镇道府厅县祝宁静长占，波澜永息，各保其官。”皆纪实也。

国朝曾廷枚辑《古谚闲谈》，颂得意者四句，后人续以失意者四句，可喜可悲之状溢于言外。两事正相反，一极好过，一极难堪。八句可作对也。“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此极好过也。“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极难堪也。而好事者又于“久旱”句下注“冰雹”，“他乡”句下注“债主”，“洞房”句下注“石女”，“金榜”句下注“副车”，则好过而不好过也。“寡妇”句下注“再醮”，“将军”句下注“投顺”，“失恩”句下注“发配”，“下第”句下注“赴挑”，则难堪而不难堪也。亦善谑矣！

征阁学魁与边学士继祖典试某省，徵固豪放，饮酒吸鼻烟，终日不阅一卷，任边选中。边本长于文，告徵曰：“理应晚辈任劳耳。”同时，褚筠心廷璋学士同国学士柱典试浙江。国于文理自以为优，而不许褚同定一卷。褚与争，国执曰：“某科边继祖亦系一人为之也。”竟自为评定，绝不商之褚。时人嘲曰：“真亏边继祖；裹住褚廷璋。”盖北方呼“真、征”“亏、魁”同音，而“裹”与“国”、“柱”与“住”亦一音也。

《归田录》：三班院使臣八十余人莅事于外，其罢而在院者数百人。每岁醵钱饭僧进香，合以祝圣寿，谓之香钱。判院官常利其余，以为餐钱。群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优，又岁收粪墼钱以充公用。故京师为之语曰：“三班餐香；群牧吃粪。”

《涑水记闻》：谏议大夫程师孟，尝请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师孟幸生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唯公许之。”介甫问：“先正何官？”师孟曰：“乃求己墓志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预求，俟死而刻之耳。”介甫笑，许之。王雱死，有习学检正张安国披发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闻夫人有娠，安国愿死转为公嗣。”尤奇。人为之对语云：“程师孟生望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

《孔氏谈苑》：京师语云：“‘宣医丧命’《石林燕语》“丧命”作“纳命”对‘敕葬破家’，一时传诵。”盖所遣医官云：“某奉敕来，须奏服药加减次第。”往往饵其药至死，敕葬之家，使副洗手帨巾，每人白罗三匹，他物可知也。

一贫士授徒糊口，馆于伧父家。伧待之慢，且时以奇僻难之，一日出句令对，云：“氷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士不能对，辞馆归，抑郁以死。死后，每夕必闻其声。盖吟此“氷冷酒”三字也。如是年余。清明日，其妻哭于墓甚哀。一宦过而问之，妻以告。宦思之，亦未有对。适墓旁有花盛开，宦顾问从者名何。从者曰：“此丁香花也。”宦曰：“得之矣！‘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尔归，以此转告可也。”是夜声复作，妻以宦对应之，自是寂然。

缪莲仙云：“友人许小憨示一对句云：“小暑小鼠。”时适两羊交合，予对云：“重阳重羊。”

谢金圃侍郎屡掌文衡，鉴别精核。乾隆辛丑，主春官之试，同事者有吴侍郎玉纶，皆正人也。士之不第者，造为蜚语曰：“谢金圃抽身便讨；吴香亭倒口成吞。”二语实本“寄园寄所寄”，因其姓适合耳。言官冒昧以闻。侍郎曾督学江苏，吴亦曾督学福建。高宗纯皇帝密询两省大吏。江苏巡抚闵鹗元复奏以道路之言，事无实迹，不可信也。而闽督李侍尧有幕客李三俊，亦辛丑之不第者，代李草奏文，致其词。上固知二公者，以事虽无实，清议不谐，于是吴降三品卿，侍郎亦降为内阁学士。

《二老堂诗话》：郭功父老人十抝。予年七十二，目视昏花，耳中无时不作风雨之声。先得句云：“春花微见见空花。”思寻一句为对，及夜绝无闻，又似有雨，则以“夜雨稀闻闻耳雨”对之，是亦老人两抝也。

工部郎官有街道厅，一差出，则二黑鞭前引，而一隶肩独板在后。汪郎中玺以联赠其僚友云：“双鞭前导，宛然两股虾须。”对曰：“独板后随，好似一条狗尾。”或云：“恨之者，竟以二语榜其门。”

邹之鳞、王象春，有才而轻，为世诟厉。一日，同游西山，谈及韩敬及汤宾尹，皆不喜之。邹为对偶云：“敬字无文便是苟。”方在沉吟欲续，王忽云：“林间有点不成材。”谓汤号霍林也。以人名相戏，未免失之轻薄耳。

闯贼李自成，十六岁夏月，适傍晚大雨即晴，星月皎洁。师命对句云：“雨过月明，顷刻呈来新境界。”久之未属对，而又大雨。自成曰：“天昏云暗，须臾不见旧江山。”师即决其为乱臣贼子，不获令终云。

汪仲嘉谪南康，寓僧舍，尝招郡僚宴集。每侑酒，以倡中有杨小玉及李娘音色艺均擅长，理掾主李，房掾主杨。席间每相争嘲。理掾顾谓房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坐客哂之，众求所以为对者。久之，酒易而弈。敖麋正卿与汪公对局。麋争劫苦思，不得行星子。沈明府从旁教之，谓如此着去必胜，麋犹豫不决。汪大笑曰：“我已有对矣！”众叩之，则曰：“旁观者审，当局者迷。”众大称赏，以为巧极，各满引一觞。

莱阳姜吏部如须垓南渡后，流寓吴郡，与徐孝廉昭法枋相友善。徐亦号俟斋也。一日同行，姜如须顾徐曰：“桓温一世雄，尚有枋头之败。”徐昭法曰：“项羽万人敌，难逃垓下之歌。”相与一噱。

沈石田善画，尤长于诗，尝与王优句云：“着水柳丝风绰起，过墙花影月扶来。”清俊可诵，后作为联悬之楔。

陈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显宦，宦问荆石曰：“此位何人？”荆石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讥其在门下也。既而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鸟名，中要四书，末要曲一句承上意。令曰：‘十妹妹嫁了八哥，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只是二女将谁靠？”众客寂然，均摇头。宦喜形于色，群目眉公。眉公曰：“有对了。‘画眉儿嫁了白头翁，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负了青春年少。”举座称赏。宦曰：“今请属对，禁鸟一门。”宦曰：“黄发女配得皂角儿。”眉公顺口曰：“白头翁生下苍耳子。”宦曰：“何又犯禁？”眉公曰：“药中另有白头翁，乃以草对草也。”宦大佩之，遂订交。

尝闻吕、徐两姓结姻，吕为女家。过徐门后，即传其佻达无行，而徐氏子亦好邪游，不务正道，遂有为之语曰：“吕氏姑娘下口大于上口；徐家子弟斜人多过正人。”又有潘、何二姓议婚，蹇修语潘曰：“彼家虽贫，亦不责聘之多寡，唯望有饭吃耳。”潘固富，谓蹇修曰：“断可免饥耳。”潘又遣媒告何曰：“妆奁听便，唯望生子为嗣续计。”何女固宜男相者，遂订婚。及吉期，有亲悬一联于洞房，句云：“有水有田方有米；添人添口便添丁。”此皆拆字为对也。

胡震亨《唐音癸签》云：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正对为劣，反对为优。双比空辞为言对，并举人验为事对。事异义同为正对，理殊趣合为反对

又云：有假对者，如沈云卿“牙绯”对“齿录”；杜子美“怀君”对“饮子”、“侍中貂”对“大司马”；杜牧之“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之类。

又云：有当句对者，如杜工部“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李嘉祐“孤云独鸟川光暮，万里千山海气秋”之类。皆为当句对也。

又云：有流水对者，如严羽卿以刘眘虚“沧浪千万里，日夜一孤舟”为十字格；刘长卿“江客不堪凭北望，塞鸿何事又南飞”为十四字格。谓两句只一意耳，所谓流水对也。

又云：有蹉对者，沈存中以《九歌》之“蕙肴蒸，奠桂酒”为蹉对之祖。唐人七言，起结对者多用此法。其中联如刘长卿“离心日远如流水，回首川长共落晖”，亦蹉对之类。

又云：有扇对者，亦谓之隔句对。五言律如李白“白露洲前月，天明送客回。青龙山后日，早出海云来。”七言律如郑谷“昔年共照松溪隐，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是也。

又云：有续句对者，律诗如老杜“待尔鸣乌鹊，抛书示鶺鸰。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排律如老杜“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之类。一顺续，一倒续。又如《赠张山人》“草书应甚苦，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续至三联。白乐天以为，诗有连环文藻，隔句相解者，起于鲍照之“扰扰游宦子，营营市井人。怀金近从利，负剑远慈亲。”其来有自云。

按：以上七则，皆谓唐诗之对句。联之对句可该耳。

徐花农太史示予《集句楹联》，为丹徒邹宝僡镜堂作。虽为楹联，而集古句，一如己山，自可入巧对也。即如北固山联云：“我辈复登临，旧业已随征战尽”；对以“大江流日夜，天风常送海涛来。”

焦山枕江阁联云：“江声不尽英雄恨”；对以“山色常留天地春”。邹镜堂得上句，徐花农得下句也。

俞楼联云：“千古一诗人，文章有神交有道”；对以“五湖三亩宅，青山为屋水为邻。”

俞楼西爽亭联云：“白首卧松云，先生有才过屈宋”；对以“茅亭宿花影，故乡无此好湖山。”

西湖望云居茶寮联云：“地炉茶鼎烹活水”；对以“山色湖光共一楼。”

韬光吕祖炼丹台联云：“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对以“登高壮观天地间，一龛香火一仙山。”

湖神庙戏台联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此曲只应天上有”；对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湖留向月中看。”

赠徐花农太史联云：“中禁词臣咸引领”；对以“相门才子称华簪”。

代友人撰赠女校书联云：“未免有情，蝴蝶一生花底活”；对以“不如归去，杜鹃休向耳边啼。”

以上九联，均见巧思，自与寻常撰句者不同。虽有一二字不对，而灵敏自不可没耳。

《竹坡诗话》：钱唐强幼安为予言，今岁调官都下，始识博士唐庚，因论东坡制句之妙，裁对之工，其叙事简当自不可及。如《岭外》诗叙虎饮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说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只着“渴”字，便见饮水意，且属对亲切，庸手莫到。

《冷斋夜话》：东坡游庐山，至东林作偈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按：此一联已道尽全山景象。鲁直曰：“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义。”又安城刘升乡有曰：“溪声广听无边法，山色常存不坏身。”此仍是祖坡意。又东坡尝曰：“渊明句，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如寒乞相一览便尽，初似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东坡对句则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之类，绝无龃龉之态，细味之，对甚的而不露。此其得渊明之遗意耳。

又云：对句法，其工巧者，不过以事以意以出处具备谓之妙。如荆公云：“平昔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欲寄岁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乃不若坡之征意特奇，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辛酸。”又曰：“蚕市风光思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纵掀舞。”以“鲸”为“虱”对，以“龙骧”为“渔舟”对。小大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然秀杰之气，不可没也。

《宋稗类钞》：子瞻渡江游蒋山，访介甫，介甫指“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抚几叹曰：“老夫一生作诗，无此妙句。”陈传道尝于彭门壁间见大书一联云：“一鸠鸣午寂，双燕话春愁。”虽不署款，知为坡公自书其句，后以语东坡：“世谓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仆安能道此？”

《寓简》云：前辈谓古今文章，无不可作对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对“长为农父，以没世矣！”予《试宏词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唯圣时克。”此种集句，可为戏笑。东坡表启致语中间有全句对，皆得于自然游戏三昧，非用意巧求也。

《贵耳集》云：东坡，天人也。凡作偶句，必有深旨。撰《小儿致语》云：“自古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愿生贤圣之子孙。”其语深切著明，对亦工稳。

《石林诗话》：造句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无安排斗凑之迹。子瞻尝为人作挽句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此乃天生巧对，不假人力。余尝从赵德麟假《陶渊明集》，本盖子瞻所阅者，时有改定字。末手题两联云：“人言卢杞是奸邪；我觉魏公真妩媚。”又：“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皆为巧对，或将以为用也。

《侯鲭录》：东坡云：“世之对偶，如‘红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对，无复加也。”又云：“‘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亦的矣！”余诗有“青州从事”对“白水真人”。公极称之，云：“二物皆不道破为妙。”又余尝和刘景文诗云：“我识之无常缩舌，君能竞病且低颜。”东坡笑曰：“吾尝赠雷将军句云：‘太守无何终日饮，将军竞病自诗鸣。’见吾子此对，觉吾用‘无何’二字疎慢矣！”按：“无何”二字稍软些，而对句七字，自是人不能及。

《侯鲭录》：东坡云：“白公晚年对句极高妙。”余请其妙处，坡云：“余向书其一联，悬壁久之，玩之，觉其属对之工，无可比伦，句云：‘风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月霜。’稳惬中有一字不对否？此少时不到也。”

《冷斋夜话》：东坡曰：“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皆自然天成之象。虽文字之语尽然，但学者不思耳。如因事当时为之语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则其前有‘雍齿且侯，吾属何患？’太宗曰：‘我见魏徵常媚妩’，则德宗乃曰：‘人言卢杞是奸邪。’事非一时，则有需时而后得对矣。”按：《石林诗话》所引“我见”、“人言”上下句互易耳。“媚妩”则作“妩媚”，与此小异。

《春渚纪闻》：东坡帅杭日，与徐璹全父对坐双桧堂，公指二桧高吟曰：“二疏辞汉去。”时以兄弟皆补外喻也。璹应声云：“大老入周来。”属对亲切，而又迎合。公为击节久之。

《宋稗类钞》：信州铅山县治之北石井资福院，有泉涌于山下，澄澈如鉴。本朝诗人潘朗移太平州参军，过而留绝云：“炎炎畏日树将焚，却恨都无一点云。强跨健驴来得到，皆疑渴杀老参军。”苏黄门过而跋云：“东坡先生称眉山矮道士好为诗，格亦不高，每有奇语，如‘夜过修竹院，醉打老僧门’句，皆可喜也。颇有前辈风味，不在石曼卿、苏子美下，若‘老参军，矮道士’自是一对，特恐漫灭失传耳。”

余少喜声歌，每不入调，人辄谓方喉难以习唱也。时以方勤举业，亦竟置之。后二十年，以浮宦需次之江，闲散多暇，借以消遣，偶宴集乘兴为之，遂于斯道有进，愈唱而音愈出，喉音亦愈圆，盖已从事卅余年矣。其名目除前录已及者不重叙，兹复择其雅者对为偶句于左。如：

“吃糠”琵琶记对“煎粥”牧羊记。“揭钵”西游记对“闻铃”长生殿。“刺虎”铁冠图对“看羊”牧羊记。“认子”慈悲愿对“见娘”荆钗记。“回猎”白兔记对“劝农”牡丹亭。“测字”十五贯对“弹词”长生殿。“拾画”牡丹亭对“偷诗”玉簪记。“借扇”西游记对“逼钗”金印记。“试幻”红楼梦对“玩真”牡丹亭。“窥浴”长生殿对“劝妆”占花魁。“训子”三国志对“寻夫”。“西谍”对“东巡”均邯郸梦。“痴梦”烂柯山对“离魂”牡丹亭。“会玉”西楼记对“拾金”时剧。“惨睹”千钟禄对“欢挠”牡丹亭。“春睡”长生殿对“夜奔”宝剑记。“逼试”琵琶记对“拒婚”紫钗记。“避暑”南柯梦对“赏秋”琵琶记。“决婿”南柯梦对“谒师”钗钏记。“合仙”邯郸梦对“骂贼”长生殿。“刺股”金印记对“舍身”双珠记。“写本”鸣凤记对“询图”铁冠图。“跪门”满床笏对“上路”荆钗记。“别丈”琵琶记对“会兄”昊天塔。“女国”西游记对“男舟”荆钗记。“竹林”金雀记对“石洞”即伏虎，西游记。“硬拷”牡丹亭对“脱逃”翡翠园。“对刀”铁冠图对“议刺”连环记。“错梦”西楼记对“冶游”四才子。“当酒”醉菩提对“借茶”水浒记。“守岁”金不换对“拜年”翡翠园。“启冠”对“伏戎”均南柯梦。“佛会”玉簪记对“仙圆”邯郸梦。“参相”荆钗记对“谒师”钗钏记。“泼水”烂柯山对“投渊”双珠记。“扑犬”八义记对“闹鸡”白兔记。“寻梦”牡丹亭对“觅魂”长生殿。“书馆”琵琶记对“学堂”牡丹亭。“盗骨”昊天塔对“叹骷”蝴蝶梦。“密誓”长生殿对“私推”散曲。“折柳”紫钗记对“扫松”琵琶记。“惊变埋玉”长生殿对“相约讨钗”钗钏记。“谒见猜谜”双红记对“收留教歌”绣襦记。“询图观图”铁冠图对“拾画叫画”牡丹亭。

调排名有可对者，亦酌录如左：

“麒麟阁”对“翡翠园”。“清忠谱”对“疗妒羹”。“一种情”对“千钟禄”。“四块玉”对“一支花”北。“混江龙”北对“翻山虎”南北。“迎仙客”北对“集贤宾”南北。“青衲袄”南对“红绣鞋”南北。“白鹤子”北对“赤马儿”南。“字字锦”南对“颗颗珠”北。“笑和尚”北对“泣宫娥”南。“章台柳”南对“武陵花”南。“叨叨令”北对“步步娇”南北。“红娘子”南对“朱奴儿”南。“朝天子”南北对“耍孩儿”南北。“金蕉叶”北对“石竹花”北。“三学士”南对“四朝元”南。“声声慢”词名对“节节高”南。“麻婆子”南对“丑奴儿”南。“玉剳子”南对“金盏儿”北。“天下乐”北对“殿前欢”北。“归塞北”北对“收江南”北。

曲文多有对者，亦摘录于左：

“意中人人中意”对“空即色色即空”，上为《窥浴》，下为《北饯》也。“寒无衣饥无食”对“富易交贵易妻”，上为《辞朝》，下为《阳告》也。“早趁此鹊桥鸾驭”对“猛跳出虎窟龙潭”，上为《侠试》，下为《三挡》也。“那里讨烟蓑雨笠”对“说什么水宿风餐”，上为《山门》，下为《西谍》也。“三千粉熏总甘让”对“百样娉婷难画描”，上为《定情》，下为《弹词》也。“听说罢神清气爽”对“拨得个意转心回”，上为《访普》，下为《酬柬》也。“寒云惨雾和愁织”对“冷雨斜风扑面迎”，上为《八阳》，下为《闻铃》也。“不提防沉鱼落雁”对“任纵横社鼠城狐”，上为《游园》，下为《郭楼》也。“雅称你仙肌玉骨”对“闷煞人花烛洞房”，上为《小宴》，下为《思乡》也。“百枝枝花儿叶子”对“一对对着锦穿罗”，上为《女弹》，下为《思凡》也。“他有些装聋做哑”对“俺也曾忍冷担饥”，上为《山门》，下为《三闯》也。“果然是冰清玉润”对“不觉的皓首苍颜”，上为《琴挑》，下为《追信》也。“休辜负莺消燕息”对“也只为水点花飞”，上为《偷诗》，下为《寻梦》也。“他只道草根木叶”对“真乃是玉砌金妆”，上为《山门》，下为《花报》也。“最堪怜蓬踪浪迹”对“也强如草根树皮”，上为《乔醋》，下为《吃糠》也。“敢辞却芒鞋破钵”对“讨得些剩酒残肴”，上为《山门》，下为《拾金》也。“平日里自作自孽”对“空争着闲是闲非”，上为《擒庞》，下为《饥荒》也。“弯弓蹬弩、拈枪使棒”对“击磬摇铃、擂鼓吹螺”，上为《借扇》，下为《思凡》也。“十地宣差、一天封拜”对“双头旖旎、两扇团圞”，上为《冥判》，下为《定情》也。“玉砌楼台、银铺殿阁”对“露滴香涘、风静闲阶”，上为《拾金》，下为《酬简》也。“不可被雨打风吹日晒”对“休辜负青灯静几明窗”，上为《冥判》，下为《夜课》也。“怕食缺须进、衣绽须补”对“这灯焰又昏、月影又斜”，上为《镜叹》，下为《离魂》也。“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对“这根由天知和那地知”，上为《访普》，下为《阳告》也。“为甚么冲寒风冒瑞雪”对“镇日价逞妙舞引清讴”，上为《访普》，下为《侠试》也。“吹散了八千子弟归何处”对“便赏遍十二亭台是枉然”，上为《十面》，下为《游园》也。“为一个不酸不醋风魔汉”对“回避他无是无非廊下僧”，皆《西厢记》也。“今日个知音喜遇知音在”对“这的是一番提起一番新”，上为《弹词》，下为《认子》也。“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对“原来是苔把砖封笋进泥路”，上为《惊梦》，下为《扫松》也。“一任的拍断红芽、吹酸碧管”对“见了些无情画舸、有恨香车”，上为《题曲》，下为《阳关》也。“须信道紫玉多情、英台含恨”对“拣一个潘安美貌、司马文章”，上为《活捉》，下为《劝妆》也。“急攘攘，那情怀倚定门儿待”对“步迟迟，倩宫娥搀入绣闱间”，上为《佳期》，下为《小宴》也。“更思归别墅，更思归别墅”对“犹兀自絮叨，犹兀自絮叨”，上为《赏荷》，下为《小逼》也。“拚得个柳憔花悴、珠残玉殒”对“只见□雁杳鱼沉、凤只鸾孤”，上为《刺虎》，下为《□□》也。“酒阑绮席，漏催银箭，香销宝鼎”对“风静闲阶，月射书斋，云锁阳台”，上为《赏秋》，下为《酬柬》也。“曾子修身，颜子居仁，孟子择邻”对“拜了圣贤，数了罗汉，参了菩萨”，上为《寄信》，下为《惊艳》也。“擂鼓筛锣，弯弓蹬弩，拈枪使棒”对“振耳惊眸，荡情怡性，动魄飞魂”，上为《借扇》，下为《活捉》也。“苦滴滴路少行人，静沉沉树无啼鸟”对“威凛凛人间掌命，颤巍巍天上消灾”，上为《当酒》，下为《冥判》也。“无宋玉般容，子建般才，潘安般貌”对“怅钓鱼人去，射虎人遥，屠狗人无”，上为《酬柬》，下为《郭楼》也。“唬得人胆战心摇，唬得人胆战心摇，肠慌腹热魂飞魄散”对“我方才飏柳寻桃，我方才飏柳寻桃，香消粉退玉碎珠沉”，上为《小宴》，下为《活捉》也。

巧对续录卷下

昔陶南村避兵云间日，同时偕遁者皆文人高士。因伤司马温公故事作对语云：“百岁光阴，万物乃天地逆旅；四时行乐，我辈亦风月主人。”又云：“尽可傍花随柳；庶几游目骋怀。”又云：“节序骎骎，莫负芒鞋竹杖；杯盘草草，何惭野蔌山肴。”皆可作佳联也。

《清异录》云：商山馆中窗颊有八句诗云：“净君扫浮尘，凉友招清风。炎炎火云节，萧然一堂中。谁知鹿冠叟，心地如虚空。虚空亦莫问，睡起照青铜。”云是坡公作。“净君”、“凉友”是帚与扇明矣。四字正好作对。

世之达官长者，多自历生净行中来，偶现慧业文人，以酬宿愿。湘潭张紫岘大令九钺七龄时，其父携之游毗庐洞，僧异之曰：“郎君貌何类吾师之甚也！”因出句属对曰：“心通白藕。”张应声曰：“舌涌青莲。”僧大骇，鸣钟聚徒膜拜，曰：“先师圆寂时，留此偶句云：‘后有对者，即我后身’，今郎君前生非吾师何？”后紫岘老且病。一日，其子世津自外入，见其父戴僧帽，飘然而去，追之不及。急入省父，伏枕如故。唯口吟曰：“担柴运米百无能，自读楞严自剪灯。夜半万缘钟打尽，前身南岳一枯僧。”遂卒，可为东坡居士后一段佳话。

昔闻有一对甚难着笔，句云：“天上月圆，地下人间月半，月圆偏在月半时。”久无有论之者，后予日在撰补《巧对录》，一再思维，勉力对之云：“冬令日短，春来夏至日长，日短早为日长地。”按：“月圆”、“月半”语，前录虽有，而文不同，对亦不同，故又录此。

李紫辅学博云：有以拆字为对者，但两三句，亦不易为。盖天然意义，远胜荆公《字说》之穿凿。予谓拆字必须天造地设，不可迁就，姑成一联以相质，句云：“需人为儒，弗人为佛，曾人为僧，以及山人为仙，宾人为傧，立人为位，下至庸人为傭，童人为僮，人均有取义。”对云：“老女曰姥，夭女曰妖，生女曰姓，推之因女曰姻，适女曰嫡同适，亚女曰娅同亚，以女之次相亚，贱而立女曰妾，卑女曰婢，女各为专属。”

道光壬辰，少宗伯程春海恩泽典试粤东，度庾岭，暑日雨淋漓，因憩于张文献公祠，徘徊庭宇，遍读联句，无当意者。偶得“相公风度想梅花”句，然艰于属对。天明登程，至红梅驿，忽笑曰：“何不以本地风光对之？”急赴祠就山僧索笔砚，大书云：“王道荡平通岭表；相公风度想梅花。”僧遂勒于祠壁，观者莫不叹其裁对之工。

《雨村诗话》载：京师各官住宅，每岁首，大门春联皆书“圣恩天广大；文治日光华”二句，翰詹科道六部九卿皆然。丹徒王梦楼先生独不用，以已名文治故也。同馆者遂戏呼梦楼诰君为“光华夫人”。按：随园人称为“广大教主”，盖以香山比之也。“光华夫人”，正不可无“广大教主”为之作对。

纪文达公行步最疾，每入朝，同僚咸落后。彭文勤公戏语同人曰：“晓岚确是‘神行太保’焉。”文达应之曰：“云楣不过‘圣手书生’耳。”闻者粲然，二绰号洵是绝对。

又莆田郭兰石太史尚先，以名翰林居编修十二载，而不迁秩，京师人呼为“金不换”，以编修戴金顶故也。天门蒋笙陔修撰立镛在馆十年，不除一官，人号“石敢当”，以修撰戴白石顶故也。“金不换”对“石敢当”，亦是绝对。

《全唐诗话》：张林为诗小巧，尝言：毁佛寺时，御史有苏监察者，检天下废寺，见银佛一尺以下者，多袖归，时号“苏捏佛”。温庭筠曰：“好对‘蜜陀僧’。”

弘治中，钱唐吴启冻游西湖，见湖边有请仙者，登岸往观，时已过端午。一庠士以学宪有一对云：“鼓振龙舟，惊起鼋鼍之窟。”莫有能对者，以此质之仙，即书云：“水冲牛屋，破开蝼蚁之丛。”众请留名，乩书“可怜”而已。复书：“可到湖东牛屋大树下相见。”次日，果踪迹至彼，见大树下，茜席裹一尸，蝼蚁满焉。众愕然，访之，乃知日前新缢死者，因聚水驱蚁，捐金市槥埋之。

嘉庆辛未大考，歙县洪宾华修撰莹四等第一，钱塘戚蓉台编修人镜一等第四，二人乃同年。先是，京师有句云：“三月十八，八月十三，圣祖祖孙齐万寿。”无有能对者。至是，或为之对曰：“一等第四，四等第一，编修修撰两同年。”

塔忠武公齐布忠勇朴诚，剿粤逆于襄鄂间，厥功最巨。后镇浔阳，殁于王事，时年三十二岁。朝廷优恤之，予谥建祠，饰终之典极渥。九江专祠落成，平江李次青廉访元度制联即就“忠武”二字着笔，而无惬心之句，实未思及其年也。后知为三十二岁，恰好以汉相宋将两名臣相持并论。句云：“谥媲武乡侯，襄鄂战功青史在；寿同岳少保，古今名将白头稀。”出联切谥，对联切年，可称绝对。塔公不朽矣！

有倪姓女，自负才色。其父出联句以择婿，募能应对者，则嫁之。句云：“妙人儿倪家少女。”一时对者寂然。今不知究适何氏也？予亦思之日久，无以应之。后闻之内侄杨竹孙云：“有对以‘故言者诸子古文。’”亦足见巧思矣，但语义不甚类耳。

都在我，闽中大竹筐名也。旅行用之，以凡物皆可储，故名。亦名为“懒收拾”，有以“不求人”对者，甚巧。不求人，亦以竹为之，或以角如小掌形，可用以搔背。又闽中山行竹兜轿有“九条龙”者，取其轻捷，而急足跑信者则称“千里马”，两足系以铃，行则有声，同行者避路耳。此六字亦可为巧对。

民间有杀人事，误传为士人。逮至，而士人以非辜，至讼庭大声称屈，守若弗闻者。士人愤懑极，连声呼屈不已。守曰：“若为士，不能受丝毫之屈乎！为我属对，不能且得罪。”因诏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应之曰：“杀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字音层。汝之不学明矣！”士人笑曰：“此自使君未学耳。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原真是屈’则九勿切。使君请再研究之。”守曰：“戏汝耳！”一笑释之。

某秀才与某教官素相狎，教官出对句云：“老秀士，穷秀士，老当益壮，穷且益坚，老壮穷坚秀士。”时教官二子在侧，秀才对云：“大世兄，小世兄，大则以王，小则以霸，大小王霸世兄。”

相传前明一生坐监，肄业甚勤，日夜吟咏不辍。一夕，梦中常闻有吟“七孔比干心”五字者，醒，殊不知所谓。忽成祖微行至监，唯此生在监读书，顾之喜。适几上有藕一截，拈之手，吟曰：“‘一弯西子臂。’能对乎？”生应声曰：“七孔比干心。”成祖大喜，曰：“忠臣也。”骤贵之，惜忘其名。

维扬符氏园亭有对联云：“剑客词客慷慨至；梨花梅花参差开。”最为隽妙。

太谷武次南棠于道光中年任闽臬时，自言为诸生时甚苦，借课读糊口。主人一日杀鸡供馔，以“芦花鸡”属对，盖有意难之也。鸡褐色中有白点，群呼芦花鸡。一时竟觅思不得，颇为主人所轻，不欢而散。未几，遂失馆。盖此席款待，即定明岁之去就也。此事常耿耿于心，二十余年不释。一日，有献皮褂者，其名曰“艾叶豹”，因念此三字久之，矍然笑曰：“二十年前之对来矣！向使处馆时有送此褂者，吾亦不致失馆矣！”为之大噱。

施可斋曰：予久于闽，闽事甚悉。道光丁亥，富阳周芸皋凯官兴泉永道，颇有政声。本系名士，才大而不谐俗。其属厦防同知许原清以能吏为上宪所契，每恃上眷欺陵之，事多自专，不请道示。或嘲以对云：“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巧合一时情景。因忆少时读书，进馆稍迟，先生面变相责，遂以“何晏也”三字厉声命对，予悚然久之，低应曰：“王勃然。”先生以予言其怒也，骤不解。予曰：“难得‘也、然”两虚字相对耳。”先生恍然称许。然《四书》中别寻三字，亦无可对也。

尝闻唐诗中有“烟锁池塘柳”一句，中含五行，久无有对者。后晤邱子京司马云：“有一文士能对。”叩之，则曰：“秋唫涧壑松。”亦自雅秀，适有武士在旁遽云：“此不过五字对，何难之有？”群云：“中须有五行，请试之。”则应曰：“炮镇海城楼。”为之俯首。盖二者各肖其人也。

湘南有一老人，年百岁矣。尝自负其寿，而不欲以告人。每问之者，辄少报十余岁，历有年所矣。一日，遇陶文毅公于少时，文毅尚在诸生，颇有文名。老人忽自喜曰：“余年实实百岁，今姑明告君耳。但欲求一寿对，更须切百龄，君能为之否？”陶不假思索，便告曰：“人生不满君能满。”老人曰：“此即联句耶？”曰：“然。”亟求其对句，则云：“汝不明告我，我亦不能逢君也。”遽对云：“世上难逢我恰逢。”老人欢欣鼓舞而去。此为其乡人魏衣德观察所述。

又闻有一“续”姓者，人多误听为“蜀”，反复辨论，知为“续”字。遂有一友嘲之曰：“尊姓原来貂不足。”盖以“狗尾”揶揄之也。无以为对，久之始问知其名为“立人”，一友曰：“余得对矣。‘大名倒转豕而啼。’”亦可谓巧谑矣。

宋毕少董，名良史，名所居之室曰“死轩”，以所服用皆上古圹中之物也。见《砚北杂志》“古今人多有营‘生圹’者”，可取以对“死轩”。

有某翰林寓，门楣题“丝纶阁下文章静”。或云：“可用为门联。”答以“尚未得句。”反以事改中书，有送以“蓬莱宫中日月长”为对者，群谓贴切。以“文章静”三字形翰林，以“日月长”三字形中书，各得其神理耳。

咸丰中，杜莲衢侍郎联、瑞牧庵尚书联、杜鹤庭中丞瑞联在朝，有集三公名为“杜联瑞联杜瑞联”七字联者，久未有以对也。后郎宫中有方公钊、恭公钊、方公恭钊者，遂取以对之曰：“方钊恭钊方恭钊。”亦可谓天造地设。

《山房随笔》云：“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道土碧窗弈，余屡北，欲报之。有卖地仙丹者，国手也。余暗招之至宿其家，诒聂云：“某有仆亦嗜棋，欲试数着，敢请。”聂曰：“可俾对枰。”连败数局，不知所措。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嘲之曰：“可怜道士碧；不识地仙丹。”聂笑曰：“吾固知其不凡。”

又云：仁和陈瑶为学勤敏，而资性老成。宪官至学出对云：“笔底春风转转生。”瑶对云：“檐间晓溜漕漕写。”又出对云：“轻摇纨扇，清风透入人怀。”瑶又云：“高捧玉盘，明月飞来我手。”时瑶方幼，学人夸其慧。

《渑水燕谈录》云：“王荆公之子雱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无可如何，为备礼嫁之。又丞相王公之夫人郑氏佞佛，临终嘱夫曰：“即死，愿落发为尼。”及死，公奏乞法名师号，敛以紫方袍。有好事造句云：“王相公生前嫁妇；郑夫人死后出家。”人以为奇谈。又工部郎中侯叔献，妻悍戾异常。叔献既殂，儿女不胜其酷，诏离之。故好事者又改对曰：“侯工部死后休妻。”

又云：“王琪、张元，同在南京晏元献幕下。张体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张以猕猴目之。一日，水纲至八百里村，水浅当剥。张往督之。王曰：“所谓八百里驳也。”张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献为之启齿。

又云：“顾临学土，魁伟好谈兵，人戏谓之将军。一日，偕同馆友游景德寺，至鼓楼前丛木下，鼓正鸣，遇大雨。友倩顾缓行，作伴候雨良久。顾戏其友林希曰：“林密中淋林学士。”林曰：“鼓响时雇顾将军。”众大噱，以为的对。

《何氏语林》云：“荆公作相日，当生朝。光禄卿巩甲，以大笼贮雀一百二十头，诣客次，开笼叩头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时又有边塞之主妻病，而其夫虞候割股以献，欲为之代死，天下骇笑。时人为之语曰：“虞候为县君割股代死；光卿向丞相叩头放生。”

《七修类稿》：刘士亨泰，诗人也。有问其姓字者，每答曰：“夏少卿之好友。”更不自言其姓，同时有沈循与都宪钱越有亲属，人询其名，每曰：“钱员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为之语曰：“沈循只说钱员外；刘泰常称夏少卿。”吁！借誉于人，已为可耻，况出自己口耶！

《贵耳集--曲江俗语》：相传曲江有二奇：张相国，人以铁铸之；六祖禅师，以铜铸之。时人为之语云：“铁胎相国；铜身禅师。”盖铁胎有二身：一在庙，一在庠。铜身在大鉴寺。

《天禄识馀》：马令《南唐书》云：“丰城毛炳好学，不能自给，入庐山与诸生讲诗，获镪市酒尽醉。”同时彭会好茶，时人语云：“彭生作赋茶三片；毛氏传诗酒半升。”

《鹤林玉露》云：“字义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谓之天”，是诚妙矣。然不可强通者亦多。世传东坡尝问荆公：“何以谓之‘波’字？”对曰：“水之皮也。”东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也。”荆公默然。又，《高斋漫录》：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皆以凑字为义。因戏之曰：“以竹鞭马曰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荆公亦无以对。向谓“波为水之皮，滑为水之骨”须寻一对，今可以“竹鞭马曰笃，竹鞭犬曰笑”作对乎！而两事均出坡公，尤妙。后荆公与坡公即以《字说》不睦。

《诗话总龟》：余游儋耳，见黎民表出东坡《别海北》诗曰：“我本儋耳民”云云。又登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一联句云：“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潮。”又谒姜唐佐，见其母，余问：“识苏公乎？”曰：“然。无奈好吟诗。尝杖而至，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之，书满纸。予案读之，醉墨欹倾，句云：‘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此真绝对也。

《碧溪诗话》：坡公尝书“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才知异日心”为联，乃本唐人《责同年不赴期集》，辞云：“紫陌寻春，尚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

《冷斋夜话》：诗人多用方言，南人谓象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故杜老诗云：“黑暗通蛮货。”又谓睡美为黑甜，饮酒为软饱。故东坡句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按：“软饱”与“黑甜”为对最佳。字面不必甚对，而两意则甚对。盖甜不必真甜，饱不必果饱。“黑”字原不能对以“软”字，而就此两事以为对，不求工而自工，所以尤为佳妙也。天下巧对，往往有不在字句间求之者也。

《挥麈后话》：坡公尝为说之，言在黄州时，陈慥相戏曰：“公只不能作佛经。”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经是三昧流出，公特思虑出耳。”曰：“君知余不出思虑者，盍一试之。”陈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何必相烦？”强之，乃指其首鱼枕骨请颂之，曰：“假君手为余出焉。”陈笔不及湿，墨不及磨，涌之如流。惊且笑曰：“此真三昧流耶！”又，《春渚纪闻》：坡公书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语，不晓何谓也？”公非不解者，表出之，令后人思之耳。盖古“雷”字从四田，四田拆之是为八日合也。按：此两事皆为坡公事，而“三昧流”与“八日合”，正好作的对。

《春渚纪闻》：坡公、山谷、秦太虚七丈，每为人乞书。酒酣笔倦，坡则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则书禅句，秦七丈则书鬼诗。“禅句”，“鬼诗”亦可作对。

《识小录》：坡公尝抄书，一书每为一体。则忽作颠张，忽作醉素。“颠张”、“醉素”可为的对。

《侯鲭录》：东坡在黄州，尝书云：“东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唯有自止以谢客。一曰守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按：《志林》载：张君持纸求坡书：“且欲发药，君当以何品？吾闻战国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特以奉传。其药四味：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肉。”与原文小异，去其末句，亦可作对。

近阅《东坡事类》，有《东坡荐鸡疏》云：爰念世无不杀之鸡，均为一死法。有往生之路，可济三途，是用每月之中斋五戒。道者庄悟空，两日转经若干卷，救拔当月所杀鸡若干只。又《示儿编》云：东坡居常州，颇嗜河豚，而士大夫家精于烹是鱼者，辄招东坡享之。妇孺倾室聚于屏后，欲闻一语品题。东坡下箸大嚼久之，寂如喑者。主人黯然，屏后集者失望相顾。东坡忽投箸大声叹曰：“值得一死于是！”合舍大悦。噫！东坡诚有味，其言使嗜色如嗜河豚者，而不知皆不免于死。余向喜戒杀，特录此二则，以示戒。而前节之“可济三途”四字，正可以“值得一死”为的对。且均为东坡事，亦相属也。

《东坡事类》又载二则，一为《东坡与程金父书》：“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一为《春渚纪闻》云：“文章至东汉始陵夷，至晋宋问句为一段，字作一处，其源出于崔蔡。史载文姬两诗，特为俊伟，非独为妇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语有可取者：‘处贫易，处富难，耐劳易，耐闲难，忍痛易，忍痒难。’”二段所书，皆东坡醉墨，薳家宝之甚久，后入御府，世无传此语者，故录于此。按：上一十八字恰好取以作对，而同为东坡语，尤妙也。

《后山诗话》：东坡居惠，广守月馈酒六壶，吏尝跌而亡之，坡撰十四字谢之云：“不谓青州六从事，翻成乌有一先生。”

梁应来曰：“曹孟德横槊江上，温太真击楫中流，同一义勇；韩平原定议伐金，周公瑾力排降魏，各自英雄。”此两偶可作对，气势魄力相似，而不相同。

尝闻有于盐仓门悬一联云：“调成天上中和鼎；煮出人间富贵家。”甚新，忘为何人所作。

阴寿者，生忌也。阴而系之以寿，寿而冠之以阴，奇文也。杭人以福寿备而逝者，呼为“喜丧”，吾闽亦有此说。以之为“阴寿”对，工切无比。盖阳则为寿，而此则名为阴；丧则必哀，而此则名为喜。此创说也。阴寿之说，各行不行。杭则不但营奠营斋，亲友来拜，近则笙歌筵宴，无异称觞，为之子孙，采服从事，亦不为怪，且美其名曰：“做百岁”，是岂不可以已乎？愿妄行者思之。

曹文恪秀先第在米市胡同。癸巳仿真率会，邀程文恭公、嵇文恭公、吴恭定公绍诗、总宪张公若溎、大司寇崔公应阶、少司马蒋公元益。戊戌作东坡生日再集，易以漳浦蔡公、周文恭公煌、总宪罗公源汉。席上得“七人元旦五百岁”之句，盖当时只得四百九十三岁，到元旦方足五百，成此七字，即已不易，奚暇觅对？朱石君先生曰：“吾得对矣！‘二老同登十九科’，何如？”盖指蔡公也。洵巧矣。

通州齐春帆进士元发官崖州牧。封翁星垣先生迎养在署，襟怀坦荡，尝于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龛供之，悬小楷一联于龛楔云：“谢宣城何许人，只江上五言诗，令先生低首；韩荆州差解事，放阶前三尺地，让国士扬眉。”可谓风雅好事矣。

彭文勤《跋龙洲道人集》云：龙洲尝在辛稼轩席上赋《羊肾羹》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烂胃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俎伴风流。”句甚风趣。按：“羊肾羹”可对“牛心炙”。

济南有大明湖、趵突泉，二处皆省垣胜景也。予十四岁随任臬署，屡往游焉。今已相隔五十五年，渺不可追矣。犹记刘少宣有于湖舍悬联云：“舟行著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又张云庄于趵突泉有联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时长吼半空雷。”可想像两地景致。安得重一游之？

《啸红笔记》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世俗习传语也。二师乃云：“对句作‘可与言人无二三’更觉有味。”

《澄怀录》：苏子容闻人语以故典，必令人检出何本，颇以为苦。司马温公闻人言新事，即便抄录，且必记所言之人，止之不可。故当时为之对曰：“古事休语子容，新闻莫言君实。”

《白帖》：晋乐广，字彦辅，人谓之冰镜。女婿卫玠，字叔宝，群号为玉人。故时语曰：“妇翁冰清，女婿玉润。”此对句亦习传语也。

《山堂考索》：宋进士科，每位极通显。至明经科，不过为学究之类。故当时为之语曰：“焚香取进士，彻幕本作瞋目待明经。”盖进士有设焚香之礼，而明经则设棘监守也。按：《丹阳总录》卷十四：“宋人谚云”，云见《东莱文集》，其徒讳之，改“瞋目”作“彻幕”。

谚云：“人心象胆，世事獭肝。”象胆无定位，十二月分属遍体，故以比人心，言难觅也。獭肝凡十二坼，月腐一坼，则他一坼更新，循环岁更，故以比世事，言时刻翻新也。八字正好作对。

撰句有自占身分者，张南华鹏翀《汤圆赋》云：“升沉总不惊。”其气度可知。庄滋圃有恭作《茧》诗云：“经纶犹有待。”其抱负不凡；“经纶”五字可与“升沉”五字为对。

秦涧泉修撰大士甲戌散馆，求得签句云：“静来好把此心扪”，不解何谓。试题《松柏有心赋》，竟忘押“心”字，而以文字好列之高等。经上看出，语阅卷大臣：“你们看卷，乃不用目细看乎！”各知其故，均悚然碰头请罪，自认瞎眼。上曰：“我有一对，你们对得，则不深究耳。句云：‘状元乃无心过。’”震恐之下，皆不能对。上曰：“我代你们对之，曰‘试官少有眼人。’以后留意可耳！”众复叩头谢过。《随园诗话》曾及之。

慈溪冯一梅孝廉，博学多识，隽才也。与同书局有年，曾于梅中丞处揄扬之，改为总校，遂有知已之感，执弟子礼甚恭。喜谈其乡往事，尝言：“慈溪城内有东西二庙：西庙在西街，祀唐慈溪令房公琯；东庙在东街，祀吴阚公泽。”阚，慈溪人也。旧有人撰联云：“西庙房，东庙阚，二公门户相当，方敢对坐。”未有能对者，后请于乩，始对云：“南京河，北京地，两处水土各胜，也可并称。”时适有南北二人在座，各自夸其水土，遂得此对，然非乩不为功。

靳迪臣观察云：“广西丙午科乡试，文榜有容县生员黄金鉴中式。后武闱揭晓，有桂林武生白玉珂。二人姓名可作巧对，同省同科，亦奇矣！

迪臣又云：“桂林文昌门外有云峰寺，在象鼻山下，著名庙宇也。唯其地林木密箐，烟瘴极重。每雨时，即在烟雾中也。城中有风洞山，亦名迭采山。予随任桂林，屡游焉。盖山腹有一巨洞深入至后山，进洞口，步行可半里许，极平坦，上为石天。若夏令，则当洞口极为爽利宜人，终日不断凉飔，故名风洞，为省垣第一名胜。道光末，于山腹起获巨炮数十尊，或云：“世乱则出。”诚然。并闻迪臣述一对云：“云峰寺，云出即封寺；”以“风洞山，风吹不动山”为对。

迪臣又云：“钱景舒日永于立夏前一日，与毛西河诸名士游乐园，集唐人句作送春对云：“每度暗来还暗去王建；暂时相赏莫相违杜甫。百年莫惜千回醉翁绶；一岁唯残半日春白居易。”西河极赏之。

东坡先生晚年造句多巧对，如《儋耳》云：“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又《人日》云：“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雌霓”对“雄风”，“人日”对“鬼门”，皆精巧。

律赋中用典雅切而对仗工稳者，莫如唐时宋表文言《斅鸡鸣度关赋》“任秦关百二，难启狼心；笑商客三千，不如鸡口。”近有作《鸦片烟赋》，其押“鸦”字一联云：“直吹无孔之萧，原非引凤；卧握不毛之管，岂是涂鸦？”渲染成文，吐属风雅，忘其为俚俗之事，可作巧对看也。

迪臣尝以巧句出对制胜，句为“动动千里重金锺，行多重平声重重皆平声着力。”以质于予，予对以“纷纷八刀分米粉，剖数分去声分分皆去声成丝。”一联二十八字，均有关合，唯四字泛设耳。

有传一弥勒佛联云：“笑呵呵坐山门内，觑着去的去，来的来，皱眼愁眉，都是自寻烦恼；坦荡荡在布袋中，无论空不空，有不有，含哺鼓腹，好同我共乐升平。”后观齐学裘《见闻随笔》，知出语是王仙溪所撰，对语乃齐续成。此一对，颇有禅机，似“共乐升平”改作“皆大喜欢”，为尤切也。

迪臣又云：宋时处州士子终场者六人，而三人与选，谢主司启云：“同矍圃之观人，去其半，存其半；类孔门之取友，益者三，损者三。”亦属巧对。

迪臣又云：古人名号，可作对者，如“孟明”对“元晦”，孟与元，皆首也；晦与明，亦正对。后阅《北窗炙輠录》：“钱唐有两进士：一林和靖，居孤山；一汉仲晦，居对松岭。”因思“仲晦”对“孟明”，尤为工稳。

《客座新闻》：长沙李西涯学士东阳居翰林时，会失朝，有罚。翰林旧有语云：“一生事业唯公会；半世功名失早朝。”所谓清逸无他事也。

《嵩阳杂记》：成化间，太监汪直用事，朝绅谄附之。其巡边也，所在都御史，铠甲戎装迎出二三百里，望尘俯伏，半跪一如仆隶。揖让之礼，一切不行。奔竞之甚，良可叹也。当时人为之语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曲膝似抽葱。”

申江游人辐辏，茶馆尤多，丽水台茶室最著名，历三层而上。近又有天然居高耸江滨，登其上，有飘飘凌云之概。每日入座茶话者，以数千计。先有人撰联句云：“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下五字即就上五字倒转成文，另翻一意，巧不可言喻，久之莫属对。偶有一二语，多属牵强置之。尚记得最后一对较胜，句云：“人下乡约所，所约乡下人。”亦足以征巧思矣。因念杭垣以土棍太多，诛不胜诛，设自新所拘留之，候其自新。若辈本好食懒动，每相安之，而其中自爱者因而改行，亦不乏人。其不自爱者，经年不出也。予正续《巧对》，因得句云：“人爱自新所，所新自爱人。”而“所”字尚嫌落上对之窠臼也。又思杭省多善举，同善堂外，如义渡、义学、义地、惜字官、医婴堂、老人院、清节堂，施棺、施药、施粥、施茶、棉衣，不一而足。何为独乏放生之举？向有大生会名目，专为放生一事，今无闻焉。余谓浩劫濒行之后，正宜体上天好生之德，注意于戒杀放生，语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然必人多行好事，天自多生善人也。”因复得对句云：“人好大生会，会生大好人。”似此对去，较前两联为自然耳。未知此外更有能对否？

前录于《续话》者，为罗星塔联“朝、长”分对，七字为句，不过曰“朝夕长消”而已。相传仙笔，其信然耶！至温郡江心寺，则以十字为句，亦以海潮能到而云。然托名王梅溪所为，未免重迭太多，极意求巧，而实拙也。仍不如塔联七字之简明可贵耳。此两联，《楹联三话》中已合论之，今阅施可斋《闽杂记》，则知朱彦珊美缪又言：四川长水塘有朝云庙，徐文长有一联云：“朝云朝活字，朝朝朝活字，朝朝活字朝退；长水长活字，长长长活字，长长活字长流。”盖第三字为活字，第六字、第八字同。“朝云”、“长水”确切，庙名地名巧对，是联尤为可贵。若罗星塔与江心寺，但以朝夕消长，空衍取其奇，自以为巧，而不自知其牵强，大约袭徐语耳。此联切庙切地，巧即在此，故列入巧对中。

巧对有两边语气不相投，而字面配对匀称者，玩之亦属可喜。如“拳石淡描黄子久”，对“胆瓶斜插白丁香”。又“树到千寻难纵斧”，对“果然一点不相干”。东坡“两游赤壁”，对南容“三复白圭”。又“崇牙树羽”对“双眼花翎”，“豫江二卯”对“巽命重申”，“头名状元”对“势利和尚”。联语不伦类，而对仗甚工，姑存之，以备一格。

嵌字巧对

福州向有阉诗之会，各逞巧思。其法，拈字为偶对，每句七字。必裁对工整，以巧取胜。多人相聚，片刻即成，举快手录之。先以二人为阅卷，第其甲乙。每日可有六七次。其二次阅卷，即以首次取元者为之。近时工者甚多。今记数联于左。如：“七才子”及“八乡兵”六字云：“七步诗才曹子建，八门兵法武乡侯。”“鸡鱼肉”及“锣鼓板”六字云：“市鼓声分社肉，板桥锣响卖溪鱼。”“七月半”及“烧纸衣”六字云：“半夜烧灯花落纸，七弦弹月露沾衣。”“十二月十二”五字云：“十里楼台十里月，二陵风雨二陵秋。”“张三李四”四字云：“四壁图书三尺剑，半肩行李一张琴。”其但拈二字，次第限嵌者尤巧，如“子鱼”限第二字云：“燕子不归春寂寂，鲤鱼无信路遥遥。”“断江”限第三字云：“可怜断雁无消息，不及江潮有去来。”“田月”限第四字云：“薄宦无田何日返，故人如月几时圆。”“皋马”限第五字云：“金玦心伤皋氏宅，玉环魂断马嵬坡。”“雪如”限第六字云：“湖上残山松雪老，江南春雨六如归。”此数联俱自然连合，而上下语气仍复相贯，非心灵手妙不办。

按：徐铁孙太守荣《怀古田舍》诗自注：“少时与诸友作嵌字联句。”太守广东驻防汉军，则广东先已有之矣。

分曹巧对

吾闽诗社所录者，有以不类事为题，合二题成七言一对，亦足以征巧思，如“端午日”及“孔子”云：“赤帝骄人重五日，素王去我二千年。”“魁星”及“顶篷”云：“曾将采笔干牛斗，未许空梁落燕泥。”“梳头”及“朝帽”云：“云间晓镜拢蝉鬓，风闪峨冠动雀翎。”“卖新闻”及“靴衬”云：“事经访后传多误，步太高时稳最难。”“修脚人”及“卖题名录”云：“足下工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官坐堂”及“私养孩”云：“鼓吹堪怜声是肉，欢娱谁料祸成胎。”“枕头”及“刽子手”云：“黄昏我便思依汝，白昼君偏敢杀人。”“不应试”及“牛肉”云：“秋战任人雄拔帜，春耕唯尔病扶犁。”“告示”及“放屁”云：“乡老抬头观日月，通人掩鼻笑文章。”“吹箫”及“和尚煮狗肉”云：“定知跨凤终成偶，不比烧猪要避人。”“褡衣”及“囚车”云：“方外可以无正服，此中几见有完人。”“戒方”及“新经布”云：“子弟不才呈白木，女儿有喜验红巾。”“官厨子”及“菊花”云：“饔人公膳更双鹜，隐士闲情对一鸥。”“起马”及“粪桶”云：“铃声急雨三更驿，担影斜阳十亩田。”“先生解馆”及“木芙蓉”云：“化雨已成前日事，拒霜又见此时花。”“镜中美人”及“扑满”云：“彼姝对影总如玉，此虏失声空守钱。”“海狗肾”及“木偶”云：“纵使生儿亦豚犬，是谁作俑到公卿。”“燕子”及“番狗”云：“三春又见君寻主，诸夏难容尔吠人。”其余尚多佳者，钱塘施可斋鸿保亦效为之，即以“烧年纸”及“打纸牌”为题云：“明岁祈神重福我，今宵约伴共由吾。”又“点烛”及“懒猫”云：“书成误处凭燕说，睡正酣时任鼠偷。”“门神”及“愁酌”云：“笑尔常为门外汉，教儿且覆掌中杯。”“扳不倒”及“钱”云：“此老生平最倔强，乃兄何处不流通。”“溺桶盖”及“冬菜”云：“掩鼻无须避恶臭，咬根最好解馀酲。”“贼”及“宝剑”云：“何妨梁上有君子，要使世间无乱人。”“与友行吟”及“赌场”云：“脱巾微步偕诗客，掷帽狂呼聚博徒。”“呼狗”及“家信”云：“八尺休凭宣孟嗾，万金曾记少陵吟。”“请酒”及“单纱帐”云：“觅醉唯凭招大户，御风最好制轻容。”“蛇”及“溺桶”云：“不闻壮士行时畏，好供将军饭后遗。”“烟灯”及“正月二十九日”云：“良宵好友伴横卧，明日古人偕送穷。”“雪中人传奇”及“沽酒”云：“不信英雄常乞食，且凭贤圣暂却愁。”“打摊”及“柳”云：“白昼长年闲狎浪，青春少妇倦登楼。”“老婆儿许愿”及“得孕”云：“此种痴情唯佛谅，最先喜信是郎知。”“听莺”及“弄猢狲”云：“春来好共客携酒，树倒便随人乞钱。”又尝即诗社原题成数联，如“梳头”及“朝衣”云：“蛾描鸳镜奁初启，虎拜螭坳佩共垂。”“燕子”及“番狗”云：“代飞候暖催宾雁，入贡时清比旅獒。”“告示”及“放屁”云：“官衔有例起头大，文字无凭下气通。”“戒方”及“新经布”云：“顽心须警木三尺，喜信初传月一番。”“枕头”及“刽子手”云：“游仙我恋真佳境，入市人呼好快刀。”“褡衣”及“囚车”云：“梵相最宜图托钵，土音亦好听操琴。”“官厨子”及“菊花”云：“劳薪有客知真味，晚节唯君傲众芳。”予友张莘田明府用糦云：“此虽游戏笔墨，然非聪明不能裁对，非博洽不能俗题使雅。”余谓一人自作尚易，若两人对联，尤费剪裁。酒阑灯灺，仓促间更不易办。今馆阁诸君，亦多为之。

杭州近对

定例教职一官，凡拔贡、优贡、副贡、岁贡、恩贡，准其捐纳。此外唯廪生转贡者，亦准以贡生报捐。凡在附生者，不敢思及。近日则推至附生亦许援例为教职。有轻薄子者，制为联句云：“贡生捐教，廪生捐教，附生亦捐教，儒士功名皆苟不。”用《三字经》“苟不教”语也。此种句，本属不经，久之无以为对。迨道光辛丑，英夷滋事，羊城失守，厦门亦失守，定海又失守，遂对云：“粤人畏鬼，闽人畏鬼，浙人尤畏鬼，海疆世界尽非其。”则用《论语》“非其鬼”耳，亦可谓巧谑矣。

凡作对，如八言，于本句自作对，则易属，亦无贵也。故取七言、五言者最多。今取三言、四言作对，亦颇新倩。本系成语，习之可为摛词之助耳。酌录如左。如：

“鼓筝草”《本草》：“横目草，俗谓之鼓筝草”对“锦带花”。《方物记》：“锦带花，蜀中有之，亦云鬓边娇”“金雀瓣”《群芳谱》：“金雀花，丛生，瓣如飞雀”对“玉鸡苗”。《清异录》：“蔷薇花，根掘出，石卵如鸡，呼为玉鸡苗”“王孙草”《骚》对“帝女花”《广雅》：“菊也”“安邑枣”《史记》：“安邑千树枣，其人与千户侯等”对“哀家梨”。《世说》：“桓南郡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蒸食否？”“蛇添足”对“龙点睛”。“龙花蕊”宋《长编》：“内侍裘愈至文阯索龙花，上黜之。”龙花即斑枝香对“燕蓐蔬”。岭南名燕窝菜“书带草”《三斋记》：“郑康成教授：生草如书带”对“米囊花”。《群芳谱》：“罂粟，本有囊。”即其别名

四言云：

“刻舟求剑”对“买椟还珠”。“屈刀为鉴”对“断带续灯”。“胶柱鼓瑟”对“以莛撞钟”。“归心似箭”对“掩耳盗铃”。“望梅止渴”对“画饼充饥”。“沿门托钵”对“同室操戈”。“以管窥豹”对“误笔成蝇”。“对竹思鹤”对“叱石成羊”。“卖剑买牛”对“吹箫引凤”。“举杯邀月”对“击钵吟诗”。“投鼠忌器”对“得鱼忘筌”。“瓜田纳履”对“柳汁沾衣”。“吹笛止雨”对“击鼓催花”。“抱薪止火”对“披沙拣金”。“守株待兔”对“临渊羡鱼”。“抛砖引玉”对“点铁成金”。“如石投水”对“洗金以盐”。“梦蕉得鹿”对“缘木求鱼”。“曲肱为枕”对“集腋成裘”。“煮盐以海”对“聚米为山”。“因噎废食”对“挖肉补疮”。“扬汤止沸”对“吹毛求疵”。“移花接木”对“叠石成峰”。“开门揖盗”对“从井救人”。“重门击柝”对“高屋建瓴”。“狡兔三窟”对“首鼠两端”。“立地成佛”对“拜石呼兄”。“画虎类狗”对“以羊易牛”。“教猱升木”对“饮马投钱”。“志眉中目”对“移步换形”。“过桥丢拐”对“敲门用砖”。“刻玉为褚”对“镂金作莲”。“指鹿为马”对“舍鱼取熊”。“鱼为鹭饵”对“狐假虎威”。“丹不夺赤”对“青出于蓝”。“十二金牌”对“三千珠履”。“磨而不磷”对“钻之弥坚”。“率马以骥”对“望牛如羊”。“暑无张盖”对“风不鸣条”。“因树为屋”对“开门见山”。“渴骥奔泉”对“飞鸿戏海”。“遗衣化蝶”对“喷饭成蜂”。“挥戈御日”对“炼石补天”。“举网得鱼”对“当垆沽酒”。

黄仲鸾彬观察云：椒兰某家有喜庆事，须设帐房，屋不多，以书房为之。一日出对云：“书房改作帐房，出入银钱须检点。”一内眷过而见之，随口答云：“东院跑回西院，往来酱醋要调和。”盖讥主人有二姬争夕也。闻者为之粲然。

仲鸾又曰：一贵公子，恣情于色。其父戒之，不以为意，患之甚，因大书于其壁云：“赌钱吃酒养婆娘，三者备矣！”公子即于旁对云：“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抱负不凡，后果显达。

《游宦纪闻》云：东坡一日语刘景文云：“‘一则仲父，再则仲父。’以何为对？”刘云：“千不如人，万不如人。”坡为绝倒。

又云：余童，字端蒙，鄱之乐平人，幼学能文。同里项氏极器重之，欲纳为婿。因试余曰：“偶得句云：‘杜宇一声春昼永，午梦惊残。’”余应声曰：“黄鹂百啭晓风清，宿酲消尽。”项大喜，以女妻之。

仲鸾又述：《临汉隐居诗话》云：武士方圭好作恶诗。庆历初，宋丞相庠守扬州，会圭过其地，饮之，即席谈诗，嘲哳可厌。宋公恶闻之，顾野外有牛系树下，曳树将倒，因谓坐客胡恢曰：“‘老牛侍力狂挨树’，以何为对？”恢晓公意，便对云：“怪鸟啼声不避人。”公大笑。

《独醒杂志》云：汪圣锡幼年与群儿聚学。有谒其师，问能属对，师指圣锡。客因举对云：“马蹄踏破青青草。”圣锡对曰：“龙爪拏开淡淡云。”客惊曰：“此子已负魁天下之志矣！”年未冠，廷试第一。

《侯鲭录》云：学士院壁间旧有题句曰：“李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李阳，老聃也多年未有对句。杨大年为学士，，乃对云：“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得其所。”

又云：傅钦之作中丞，弹刘仲冯。一日，贡父逢之，请曰：“小侄何致被弹章？”钦之惭云：“也只‘三平二满文字’。”贡父熟视笑曰：“七上八下人才。”十二字，恰好为对。

《曲洧旧闻》云：杨畏字子安，巧于趋避，世号“杨三变”。薛昂，字肇明，在政府，《和驾幸蔡京第》诗有“拜赐应须更万回”句，太学中呼为“薛万回”。薛守洛阳，杨闲居洛下。一日，府宴唯杨一人至，或问幕官：“今日何无他客？”对曰：“客甚易得，难得此好对耳。”

《庶斋老学丛谈》云：“陈丞相应求知福州日，亲故干谒者不远千里而来。公设会，置五百贯于席前，出一联，如有对者，即席奉遗。句云：“三山出守，应求何以应其求？”福州本有三山之名。独一后生对云：“千里远来，公使尽由公所使。”遂悉举以赠之。盖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钱，供太守支用，而后生适知之，亦犹今之公费耳。

《鉴诫录》云：罗秀才隐傲睨一世，与顾云先辈同谒淮南高相公骈。顾为人风雅，时为渤海辟留居门下，罗遂辞归钱唐。高与幕宾赆罗于海风亭，顾亦在座。时有蝇入座，高命扇驱之使去。顾谓罗曰：“金蝇取嫌，被扇仄声扇平声离座。”罗知讽己，立酬之曰：“粉蝶堪玩，遭钉平声钉仄声在门。”议者谓以才调相讥，可称竞美。

《四朝见闻录》云：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俗谓无注脚。若有注脚者，则降旨云：“某人除端明学士。”谓之注脚端明。军功内，官虽授团防，若未去阶官，但视遥郡，唯近邸不带阶官，非有功特转，不许去阶官，欲谓之“秃头防御使”。去横旁，用圆状，视从臣矣。“秃头防御”可对“注脚端明”。

《坚瓠集》云：御史职司风纪，中书供奉丝纶，任至隆也。成化戊戌，庶常安徽倪进贤，出入万安之门。安病阴痿，进贤自誉善医，具药为洗之，因改御史。又翼圣夫人之侄季通，以门荫宫中书。有同僚友，通以箧寄存之，甚重，友疑之，命启视，弗许，强视之，乃旧衣数件，下皆粪土墼。友大怒曰：“他日欲诬我家耶！”命殴之，通跪请，愿自挑其秽土去。时人为之语曰：“洗阴御史；挑秽中书。”同官为之丧气。

唐景龙中宰相揽权，贤才裹足。人歌曰：“招徕不解开东阁。”及洛下霖雨百余日，宰执令闭坊市北门，以弭之。卒无效，滂沱益甚。人为属对云：“燮理只能闭北门。”

《坚瓠集》云：明旧例，翰林学土只一人，多或三、四人。弘治壬戊，刘文靖健欲示德，因修会典，成，一时升学士者十人。又，礼部尚书同时有六人：谢迁以礼书居内阁，张昇为礼部掌印事，元守直以礼书掌通政，贾斌以礼书掌鸿胪，崔志端以礼书掌太常，并南京礼书王宗彝六人。崔起神乐观道士。京师遂有“礼部六尚书，一员黄老”之语。志端疑此语出自翰林，忿极，乃对以“翰林十学士，五个白丁。”盖倪进贤等五人，成化戊戌，万安以私意选为庶常，在翰林馆，课诗文，一出他人手耳。

又云：万历丁丑，张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复登鼎元，皆倖获也。有无名子揭诗于朝门曰：“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三郎还作探花郎。”后俱削籍，故又语曰：“丁丑无眼，庚辰乏头。”

又云：吴门王百穀家居，申少师予告归里，屡造之，宾客盈门，日不暇接，凡夫搜剔泉石，贵游麇至，几同朝市。两君可称处士之特矣。时人语云：“天下歇家王百穀；山中驿吏赵凡夫。”然题之曰“歇家”，曰“驿吏”，岂非《春秋》之笔乎？

《本草拾遗》引俗谓“韭为草钟乳，芡是水硫黄。”言其温补也。按：《孙公谈圃》载：“陆生韭，叶柔脆，可俎，名为草钟乳。水产之芡，其滑可食，名为水硫黄。”《艺林伐山》亦言：“芡华昼合宵炕，其性暖也。”故谚云云。

《古谣谚》“书有草书素食”谚一条，引《皇朝类苑》云：凡章草小草，点画皆有法，不可率意辄书，而小草尤难，言其难立造也。谚云“信速不及草书”，对以“家贫难办素食”。同一古谚也。亦见《事文类聚别集》。

《七修类稿》：祷雨用晰蜴，以其致雨也。宋熙宁间，旱，令捕晰蜴，每以壁虎代。民谣有“壁虎壁虎，你好吃苦”之说。国初江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龙，又恐犯国姓之音，对上只言下有鼋也。太祖恶与元同音，令捕殆尽。时谚又云：“癞鼋癞鼋，何不称冤。”两谚正堪作对。

又云：地唯凭术，则通其术者得吉，昧其术者得凶。地何能母万类耶？天唯听命于地，则葬吉者不复因恶而降殃，葬凶者不复因善而降祥。天何足父群伦耶？余曰：“唯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能逆天。”故谚有偶句云：“未看山头土；先观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恶人而求善地，天不许也。

《坦斋通纪》：诗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庐陵志》：“二十四滩自下而上，第一滩在万安县，前名黄公滩。”坡乃改为“惶恐”，以对“喜欢”。按：前录只及“惶恐”、“喜欢”，而末详及此。

世传坡公在黄州作《雪》诗，有“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一联。荆公诵之，叹其对句之妙。时其婿蔡卞曰：“此不过咏雪状，状楼台如‘玉楼’，弥漫万象若‘银海’耳。”荆公哂曰：“此出道家书也。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蔡卞曾不理会：于“玉楼”何以谓之“冻合”，而下三字云“寒起粟”；于“银海”何以谓之“光摇”，而下三字云“眩生花”乎？“起粟”字，盖使赵飞燕轻寒，体无轸粟也。又见《北台壁》诗。按：东坡于荆公为文字之间沆瀣如此，后《字说》遂尔成隙。荆公因拗执，坡公多所狎侮。坦白人遇忮害人，安得不贾祸耶？

《春渚纪闻》云：薳于扬州，得子瞻手画一乐工，复作乐语云：“桃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拦浪，藕花却解留莲。”其后又作汉隶，书；“子瞻、禹功同观。”真三绝也。因忆《秋雨庵随笔》云：“物理有不可解者：雪至洁而生蛆，银至坚而遭蚁，火至热而有鼠，冰至寒而产蚕。”此四句正好作对。

《轩渠录》：东坡知湖州，尝与宾客游道场山，屏退从者而直入。有僧凭门阃而睡，东坡戏曰：“髡阃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钉顶上钉？”

湖南李馥堂中丞，性质聪颖，能书能诗而才甚敏。少时，尝与友人谈对偶。一友曰：“君向属对甚捷，有一成语请即对之。句云：‘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李答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合座为之倾倒。

《后山诗话》：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

“公冶长解猪语”，见皇侃《论语疏》。可与“介葛卢闻牛鸣”作的对。“猪语”或云“鸟语”。猪只有鸣，鸟则有语，似以“鸟语”为是。

中秋诗最多佳句。杭州名流，于月下小酌，以《月饼》命题。姚古芬撰一对云：“举头看明月；把酒问青天。”以苏对李，巧不可阶。

国朝书家刘石庵相国，无日不临帖，肘不去案者六十年。善于用墨，魄力甚厚，尝自言：“耗去数万斤油矣。”王梦楼太守则书不经意，愈淡愈超，全取丰神。时有“浓书宰相，淡墨探花”之对。又墨固以烟为之，而烟以油为之。尝闻人之一生喜伏案者，夜间灯油以之造墨，足应一生之用。故佳墨必书“五百斤油”四字。又以油作墨，必多加杵，愈多杵愈妙。犹忆陶文毅公曾赐予墨二小匣，墨面有“十万杵”三字。予谓五百斤油常见。今以“十万杵”对“五百斤”，亦属巧对。

梁武帝《断酒肉文》云：“酒是魔浆”。可与“福水”作对，盖一颂一戒也。又谚谓酒曰：“其益如毫，其损如刀。”谅哉！

《群芳谱》：山东有乐氏枣，丰肥细核，多膏肥美。旧传乐毅自燕携来之种，亦曰毅氏枣，见《太平寰宇记》，以对“哀家梨”，甚工。按：前曾以“安邑枣”对“哀家梨”。

王山人伯谷工撰句，其属对尤妙，句云：“山上杜鹃花作鸟；墓前翁仲石为人。”有轻薄子效其体，嘲之云：“身上杨梅疮作果；眼中萝卜翳为花。”闻者绝倒，盖王偶患恶疮，而一目又生瘴翳，故云。

有人六赴乡闱，仅得一副榜，一友嘲之以偶句云：“祁山事业怜诸葛；博浪功名笑子房。”又缪莲仙艮下第，自嘲一联云：“妻子望他龙虎日；功名于我马牛风。”亦极隽秀。

滑稽，诙谐也，亦吸酒曲器也。见《清异录》。故苏颂偶句曰：“自知伯起虽庯峭；不及淳于善滑稽。”盖庯峭训挺拔，而又为承梁小木也。可见古人运典属对之工，宜荆公见“玉楼”、“银海”之对而叫绝也。

对语格式甚多，至以全诗对全诗尤新颖，要在大意之对，不拘于字面也。即如两花可相对，或中另多一物，则不对矣。陶渊明云：“尔从山中来，早晚步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几丛菊。”王摩诘云：“客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小窗前，寒梅着花未。”两诗机杼相同，均为名贵，菊梅相对，最的。

《峡程记》：滟滪堆突兀江心，乃积石所成。《水经》载“白帝城西有乱石，冬月石出二十余丈，夏初没”是也。《猗觉寮杂记》云：“滟滪如象，瞿塘莫上；滟滪如马，瞿塘莫下。”又《吴船录》云：“庐山虽号九屏，然其实不甚深，比他山为高。云绕山腹则雨，云翳山顶则晴。俗云：“庐山戴帽，平地安灶；庐山系腰，平地安桥。”一水一山，均俗语也，正好作对。

顺治乙未，进士李立由翰林迁御史，奉命按湖北汉阳大猾世昌，杖毙之。初，世昌尝谓家人曰：“少时遇一道士，能言未来事，颇有验。叩以终身，则书‘非桃非杏木，不坐不行人’一联赠予，曰：‘见此一对，即禄尽时也。’”

时谚到处同之，不必定于一方也。前录尚有未及者，兹随时记出，其中颇有至理存焉。特录于左。

如三言云：

笑面虎；磕头虫。清暑殿；广寒宫。芦中人；门外汉。竹醉日；花信风。没尾犬；独眼龙。蛇吞象人心不足；鸡啄星期虷不能开口。鬼拿鬼；奴使奴。

四言云：

三元及第；五世同堂。六亲同运；一品当朝。一毛不拔；孤掌难鸣。三生有幸；一窍不通。借花献佛；落草为王。靠天吃饭；坐地分脏。因人成事；与鬼为邻。小题大做；短载长行。量腹饮水；相体裁衣。急脉缓受；小取多来。行所无事；话出有因。移花兼蝶；打草惊蛇。过桥拆桥；骑马寻马。因祸得福；弄假成真。空言无补；数见不鲜。相见恨晚；同病相怜。过桥丢拐；同室操戈。因小失大；假公济私。

五言云：

急时抱佛脚；乐得做人情。费力不讨好；通情最犯嫌。无钱难开口；有货不愁眉。瞒上不瞒下；苦路宁苦家。药只医假病；酒不解真愁。杀人不顾已；入庙必问神。一掌打不响；连口叫来灵。船多不碍港；树大好遮阴。子无嫌母丑；狗不厌家贫。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贪多嚼不烂；见小事难成。自讲无坏话；相骂没好声。

六言云：

远水不救近火；小舶常傍大船。此景不比那景；他心怎似我心。吃到老学到老；赚来多用来多。做媒不包生子；讨债反怨保人。独见不敌众识；一富难救十贫。凶拳不打笑脸；气话莫说过头。贼证贼证倒贼；奴使奴使死奴。用小钱说大话；借公忿报私仇。

七言云：

太岁头上来动土不知避忌；宰相肚里好撑船量大。半世为官一世孽此乃实理；十年偏遇九年荒此为近景。强中更遇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肚饥莫向饱人说彼不自觉；心酸休在路傍啼不关心。大人不计小人过；前事每为后事师。久病床前无孝子；富家山里有远亲。东家不知西家苦言知己不知人也；此山望见那山高言自己常见不足也。迟一步天高地阔；让三分义重情真。今日不知明日事；上场终有下场时。千赊无如八百现；一错便误百年身。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穷人惯作有钱事；巧妇难为无米炊。

八言云：

一家做墙，两家方便；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贾无真价，讼无真情。欺人是祸，饶人是福；败则为虏，胜则为王。种花一年，看在三日；养兵千载，用在一朝。娶妻娶德，娶妾娶色；拿贼拿脏，拿奸拿双。有这牢狱，坐这罪人；不怕衙门，只怕官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急造反，犬急跑墙。话只一句重于九鼎；家有万金不点双灯。

九言云：

事有十长，不无一日短；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十言云：

救人救上岸，杀贼杀到地；教妇教初来，训子训婴孩。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饭；至清则无鱼，至察则无徒。酒莫饮在卯，妻莫打在酉；日计必于寅，年计必于春。相骂无好嘴，急行无好步；狂风不过午，骤雨不崇朝。后母爱前子，佳话传千里；大妇和小妻，贤名噪一时。莫饮卯时酒，昏沉醉到酉言勿贪杯；不信老人言，祸害在眼前言勿自是。莫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人勿轻信；宁做奴中奴，无为树底树一世不见天日。

十一言云：

不做媒不做保，一生少烦恼不可管闲事也；也无女也无男，前世没因缘言无讨债者，亦无还债者。天样大功，加不得一句自称自赞，最可耻也；海底深罪，经弗起双膝下跪自愿认错，实可恕也。

十六言云：

以势交者，势尽则疏，以利合者，利尽则散；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人不闻，莫若勿言。

二十言云：

欲知前世果，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

此皆古谚语而可对者也。

古谣谚语颇多，常有偶句甚工者。至本段中无偶句，取他段语，尽有适对者，兹酌录于左。

宋王觌知苏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将意以挠权，前守用是得讥议。觌穷其奸状，置于法，一郡肃然。民歌咏之，有“吏行水上，人在镜中”之语。

宋季《三朝政要》云：理宗绍定三年，上饮宴过度，史弥远卧病中书，时人讥之曰：“阴阳眠燮理，天地醉经纶。”

《朝野佥载》：天后时谣曰：“张公饮，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不盛也。《宋史》：皇祐五年，狄青败侬智高于归仁铺，谚云：“农家种，粜家收。”后智高果为青所破，二事正对。

《明文》：万安入内阁，参机务，结诸阉为内援，进华盖殿大学士。刘珝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进谨身殿大学士。初，商辂之劾汪直也，珝与万安、刘吉助之，时内阁三相，安贪狡，吉阴刻，珝稍优。久之，刘吉与珝同授大学土。孝宗即位，委寄愈专。初，吉与万安、刘珝在成化时，帝失德，无所规正。吉锐于营私，为言路所攻，居内阁十八年，人目为刘绵花，以其耐弹也。三相朋比为奸，诸尚书默无一语。时有“绵编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

《金史--佞幸传》：胥持国，经童出身。章宗朝拜参知政事，未久，进尚书右丞。持国柔佞，有智术。初，李妃其家有罪，投入宫籍。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章宗纳之。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明年，进封淑妃。持国多贿赂妃左右人，依附之，以致宰相。中宫虚位久，进封为元妃，四方为之语曰：“经童作相，监婢为妃。”道其实也。

《钱唐遗事》：咸淳丁卯，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魏国公叶梦鼎为右丞相，充位而已。上初立，似道益自专，居西湖葛岭赐第，五日一乘车船入朝，不赴朝堂治事，吏抱文书就第，判尾而已。后叶梦鼎、江万里皆知军国重事，似道于湖上遥制。时人语曰：“朝中无宰执，湖上有平章。”

《旧唐书--杨炯传》：伯祖虔威，虔威子德干。高宗末，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为之语曰：“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德干。”又《新唐书--权怀恩传》：擢万年令，赏罚明，见恶辄取，时语曰：“纵饮三斗尘，无逢权怀恩。”二者正对。

《四朝见闻录》：开禧用兵，邓友龙、程松为宣抚、宣谕使，板授其属，谓之宣干。时政府唯有陈自强居相位，群谣之云：“天上台星少，人间宣干多。”

《张氏可书》：道君逊位东幸，梁师成以扁舟出淮，李邦彦为相，都人欲击之，驰入西府，己失一履。时人语曰：“太傅扁舟东下，丞相只履西归。”纪实也。

《密庵集》云：洪武十七年，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名铸，鄞人，佥事谢元功名肃，上虞人，劾左布政使薛昉贪酷，事既奏，准令按察司就行取问。大昉造谤还词，有旨都提取赴京于都察院听对。垕仲劾事得实，大昉还宪职。垕仲被召时，百姓多为不平。及垕仲复任，遂相庆为之语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

《齐民要术》引谚云：“当日莫剪韭，触露不掐葵。”此向例“剪韭种葵”之俗语也。

道光丁未，余正任温郡。立春日，率属在郡堂照例鞭春。礼成后，忽一声炮响，不知其故，询之属吏，乃知温俗于春至时，无论何家，皆备樟树一枝，连叶焚之，并有俚俗咒语名之曰：“□(上于下火)春”。按：《集韵》：“□(同上)，音谈，燎也。”瑞安洪守一重辑《俗字编》，谓温人于立春前焚樟叶曰“□(同上)春”。忆杭州人谓交夏多疾者为“疰夏”，他省亦有此语，恰与温州之“□(同上)春”二字成一妙对。按：此节《浪迹续谈》曾及之。

吴门金解元圣叹，善滑稽，恃才傲物，故罹非灾，实非其罪也。相传金弱冠，祈梦于忠肃祠，梦长木参天，上立一鸟，悟为“枭”字。知定数也。临刑，其子送之哀极。子本聪颖。金曰：“吾亦怜尔，尔知我之苦乎？有一对，尔属之。‘莲子心中苦。’”莲、怜借音巧合。子方悲号，久而未答。金曰：“痴儿，是何足悲乎？吾代尔对：‘梨儿腹内酸。’”梨、离亦借音，此盖志气早定，故临难不迷也。

《北史--李普济传》：普济学涉有名，性和韵，位济北太守。时人语曰：“入粗入细李普济。”又《阳休之传》：俊爽有风概，好学爱文。二人同时，时人为之对曰：“能赋能诗阳休之。”

《颜氏家训》：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善属对，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典之，军府多未之重也。又《汉书--王褒传》：褒字子渊，其姑夫萧子云特善草隶，褒相模范，名重于世。时人语云：“丁觇十纸莫敌王褒数字。”《梦溪笔谈》：柳开少任气，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凡千轴，载以独轮车。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赏，擢景优等。时又以“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为对。

《泊宅编》：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下，其名甚著。陈承，余杭人，亦以医显。然石好用热药，陈好用凉药。群医为之言曰：“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壶冰。”又见《老学庵笔记》。

《涌幢小品》：俗语云：“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验之殊不然，及阅《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说之讹。

《练兵实记》云：今统兵者，每到地方，纵容部下骚扰百姓，不肯克己，尝见东南受兵之处，人民受害，蹂躏不堪。有谣语云：“贼为木梳，兵是竹篦。”盖言梳还有漏，兵则无遗矣。凡统兵者，宜念此八字。

《则克录》云：审机应变，如法施用，则自能战，守固而攻克矣。不则徒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托不得人，是犹太阿利器，而付婴孩之手，未有不反以资敌耳。谚云：“宝剑要付烈士，奇方必待良医。”庶运用有法，斯可资器之利，得方之效矣。

《交行摘稿》：先生徐氏名孚远，松江华亭人，世居汴梁，为宋宗室。高宗南渡，分封于浙之湖州郡乌程东山徐沟村，以地为姓，避乱隐居，终元七世，无一出世仕者。至太祖宗周佛子公始出仕，为参计使，子若孙遂接踵登第，累代封公。永乐朝遂有“一门多两榜，四世继三公”之语。

《后山诗话》：某太守与客行柏下，柏花多见有落者，遂曰：“柏花十字裂。”客顾其倅方晚食菱，遂对云：“菱角两头尖。”皆俗谚也。

汉有应曜隐于淮阳山，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白帖》“商”作“南”又《何氏语林》：卫洗马玠颖识通达，天韵标令，论者以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自注云：“王澄、王济，已见。晋诸公《赞》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世人为之语曰：“诸王三子，弗及卫家一儿。”一汉一晋，的对也。

楹联剩话

余撰《楹联丛话》，初刻于桂林，一时颇为纸贵。近闻粤西、湘南两省皆有翻刻本，后至扬州，书坊亦欲谋翻刻，阮云台师为怂恿余，允成之，于是又有扬州翻刻本。既归闽，侨居浦城，汇检后得者，又编成六卷付梓，题曰《楹联续话》，而乞者愈多矣。尚有同人续录见寄者，则细碎不能成编，而竟置之，又复可惜，因附入《归田琐记》之后，庶不负录寄者之盛心云尔。

粤西余小霞州判应松所录寄联话最多，如姜南《蓉塘纪闻》一条云：“正德中，以江都赵鹤为山东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鹤政尚严厉，所至考校生员，多所罢黜，众议纷然，缙绅亦多厌之，竟以此罢官。鹤去，以贵溪江潮代之，潮亦风裁凛然，生员之伤弓者犹畏之。潮出巡至齐河县，其分司壁间有题对句云：‘赵鹤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风波。’潮见之，遂投劾归，恐招怨也。”又《聪训斋语》一条云：“圃翁尝拟一联，悬草堂中云：‘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其语虽俚，却有至理。”又王笠舫《琅環集》一条云：“李东阳寿商文毅辂七十对联云：‘自古年华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古来稀语，自是佳典。惟我朝乾隆年间，恭奉高宗纯皇帝寿登七秩，自称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宝”，则此后普天臣子，断不可再有古稀之称。而近日操觚者流，尚有贸贸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又程南樵《樵余诗话》云：“汪瑟庵先生为安徽学政时，循例至金陵试院考录遗才，撰楹帖云：‘三年灯火，原期此日飞腾，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风，曾记昔时辛苦，仍是一囊琴剑，重到钟山。’道光初，有太平广文某，以送考来金陵。故事广文送考者，例向学使求所属遗才二名，是科为沈小湖学使，一概谢绝。某广文戏改前联云：‘三年辛苦，只求两个遗才，倘蒙片念垂思，感深江水；百计哀号，不管八棚伺候，拚著一条老命，撞死钟山。’后学使亦微闻之，不罪也。”又余小霞赠汪西芝巡检楹联云：“菜根滋味知君惯；潭水交情爱我深。”皆切其姓。又壬寅罢官，舟过藤县，温心山明府鹏翀初建访苏亭落成，代姚若虚撰联云：“万里赴琼儋，夜起江心弄明月；一亭抚笠履，我从画里拜先生。”心山以茝林中丞师所遗苏公《笠屐图》勒石又自撰一联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为过客，空江一曲向谁弹。”盖隐括文忠公《藤江五古》诗意也。又代鹤松圃年重建阳朔县书院讲堂一联云：“文笔耸层霄，爱此间对万壑潆洄，教化由来先党序；书楼崇讲席，愿多士作千秋事业，显扬不仅为科名。”文笔、书楼皆阳朔古迹也。又代曾幼竹明府挽兴静山太守云：“廿年无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刘，久而弥笃；一病犹勤官事，更堪伤危将易箦，语不及私。”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谱已千秋，是名宦传人，最堪惜正盼迁莺，遽悲化鹤；齐民同一哭，况平生知己，更难忘几番说项，五载依刘。”又应松挽吴荷屋中丞云：“为名士，作词臣，任封疆大吏，爱路近家园，小住桂林营绿野；工书画，考金石，著燕许文章，怅迹疏坛坫，遽闻兜率迓香山。”时中丞侨寓桂林，应松解组后，甫得联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馆舍，故次联及之。又万乙楼太守集杜句赠应松云：“古来材大难为用；老去悲秋强自宽。”又忆得湖南抚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来迎，谈次，问湖南有新闻乎，某猝不及对，久之乃曰：“无新闻，惟近时有一对甚工。有某县令姓续名立人者，一人戏以其姓名演成一对云：‘尊姓原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此语颇脍灸人口，抚部笑而罢。及到任，竟摭以他事劾去。抚部不知何所见，实则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学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为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当时诸生所献，每石镌一诸生名，今尚林立无恙。笥河先生报政将还朝，适介弟石君师来代，先生撰亭联云：“偶为选地看山计；若慰连床话雨情。”运化无痕，自非老手不辩。

徐树人观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又高唐州武庙为山西乡祠，观察撰联云：“乡人到处皆祠祝，先帝当年此宦游。”昭烈帝曾令高唐，故云。又集唐开元泰山铭字为楹帖云：“载锡之光，百禄是荷；则笃其庆，万福攸同。”又一联云：“积德承先，子臣弟友；虚心稽古，礼乐文章。”又济南府江南会馆云：“表海溯雄风，今乐何如古乐；明湖联旧雨，济南胜似江南。”

林岵瞻比部在京为其祖母称觞，余大儿逢辰赠联云：“致欢久协曹全谚；介福长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说重亲。致欢，用《曹全碑》语，非素讲汉隶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经》“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语。

有杭人赵京者，因病入阴司，举头见柱上一联云：“人鬼只一关，关节一丝不漏；阴阳无二理，理数二字难逃。”后署会稽陶望龄题。

广东省城有武林会馆，在归德门外宴公街，杭州商贾于此醵金创建。既落成，其乡人梁应来绍壬为撰楹帖云：“一阕荔支香，听玉笛吹来，遍传南海；双声杨柳曲，问金尊把处，忆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叔兰《避暑钞》中载，侯官连梅耦明经攀桂所作楹联多可采，如云：“暗室中须问心得过；平地处亦失足堪虞。”“幼不学，壮无能，伤今老大；过愈多，功又少，请自乘除。”“始念佳而转念不佳，见义无勇；一事错而凡事皆错，择术未精。”“四十二年碌碌无奇，安得出人头地；三百六日孳孳为利，何堪昧我性天。”“显扬之谓何，筋力渐衰；叹利名无就，教诲不可。”“己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贤。”按：“利名无就”四字近俗，有友人代改之曰：“行藏无据”，似较胜也。

朱竹垞先生尝为施粥厂作联云：“同是肚皮，饱者不知饥者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此较《随园诗话》所载题养济院一联，稍有含蓄。

贵州省某驿馆中有一联云：“满眼尽穷黎，奚忍多用一夫，误他举家生活；两头皆险路，何不缓行几步，积君无限阴功。”仁人之言，亦积无限阴功，便是当头棒喝矣。

袁简斋先生尝言，神庙联以用成语为宜，然亲切浑成而有味者，不可多得。闻张睢阳庙一联云：“须髯辄张，凛凛有生气；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此本传与韩文本为睢阳写照，难得天然作对耳。又金陵三圣庙祀刘、关、张，其联云：“若傅粉，若涂朱，若泼墨，谁言心之不同如其面；为君臣，为兄弟，为朋友，斯诚圣不可知之谓神。”此联脍灸人口，然三圣字已觉未安，而“傅粉”、“涂朱”、“泼墨”等语，皆不见古籍，“兄弟”二字，尚本史传，而“朋友”二字，又是虚谈矣。

京师浴堂门首联云：“入门兵部体；出户翰林身。”盖上句借音为“冰布体”，下句借音为“汗淋身”也。嘉庆乙丑，聂蓉峰铣敏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万寿，聂复以撰进颂册赏编修，有友人戏举浴堂联句赠之，皆以为巧合。

张诗舲方伯知余方续集联话，自桂林手书一纸寄来云：“文远皋先生以翰林历掌文衡，官步军统领，卒于驻放大臣之任，丧归京师，曾撰联奉挽云：‘内相经文兼纬武；西方成佛即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龙以前，正月初三夜，走埽下南同知王汉沉焉。越七日，求尸不得，以衣冠敛，亦撰联吊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轻似蜕；九重赐恤，王尊名节重于山。’又题风洞山云：‘漓江水绿招凉去；常侍诗清赏雨来。’又题五咏堂云：‘雄藩胜览曾开囿；太守风流尚读书。’”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余有所撰知好挽联，必出手制，然但抒哀悃，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计工拙也。在扬州挽淮扬观察李石舟国瑞云：“吴会领班联，实政真无惭益友；淮扬瘁心血，虚衔何以慰衰亲。”余在苏藩，曾调石舟为首郡，甚资臂助。既擢淮扬道，以河堧出力，加运使衔。殁时，其慈亲尚在堂也。又挽江宁方伯成兰生世瑄云：“望断黔阳，可怜万里云颿，依然将母；魂消白下，共惜半年风鹤，了却孤臣。”客冬英夷之扰，余防堵上海，督部远驻镇海，时金陵惟兰生一人支拄，风鹤之警，无日无之，往来书问，间日必至，皆商略夷务军情，意见颇合。自余引疾后，兰生势益孤，遂以忧死。闻灵船由长江回贵州，尚烦太夫人扶梓也。在苏州日，挽吴县令贺吉人崇禧云：“百里旧神君，剡牍未酬举主愿；卅年前进士，盖棺犹是宰官身。”吉人为余十余年前所荐卓异，至今未进一阶。近余重莅吴门，复以同知奏荐，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见矣。又寄挽归安沈香城别驾廉云：“淮浦最倾襟，脱颍为君欣得地；吴门方扫榻，遗函报我已生天。”余延香城于袁江署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后，改执弟子礼甚恭。近以夺官归里，余急折简迎之，甫得报书，旋闻化去，尚未及中寿也。在浦城挽周芑源广文云：“一乡善人，勖哉一弟分忧，一孤在抱；两行老泪，痛此两年盛会，两世交期。”余到浦后，逭暑消寒之会颇盛，芑源辄在坐，尝称之为一乡善人，同人无异辞也。又寄挽杭州许太淑人云：“桂岭芜城，随地齐歌众母母；萱心莲性，生天早现法身身。”太淑人之子两淮分司小琴惇诗、粤西太守芍友惇书，皆余门下士，居官并有循声云。

余解组后，戏作一篆印云：“学者难进易退。”阮云台师见而喜之，为推其意，辑古语作楹帖相赠云：“难进易退，易事难悦；先劳后禄，后乐先忧。”余甚愧其言。谢茮石同年赠联云：“乾隆末、举秀孝，嘉庆初、历翰部，道光间、掌封圻，回首功名成百顺；经史部、有旁证，艺文家、喜博稽，政事门、备掌故，等身著述自千秋。”今年为七十诞辰，福州王叔兰以联寄祝云：“二十举乡，三十登第，四十还朝，五十出守，六十开府，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简如格言，详如随笔，博如旁证，精如选学，巧如联话，富如诗集，略数平生著述，千秋大业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语而衍之者也。

(此《楹联剩话》，原收于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六。)

巧对补录

前录巧对，有未详者，兹复补之云：王禹偁字元之，济州人，擢进士第，事宋太宗、真宗，官至知制诰。年七、八已能文，毕文简为郡从事，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对。元之不思以对云：“但取心中正；无愁眼下迟。”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云：“鹦鹉能言难似凤。”坐客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云：“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至文简入相，元之已掌书命矣。此事见《邵氏闻见录》及朱子《名臣言行记》。

吾乡宋时陈北山先生子韡，年十一，器度英伟。朱晦翁过访北山，韡侍侧，晦翁令属对，曰：“一行朔雁，避风雨而南来。”韡应声云：“万古阳乌，破烟云而东出。”晦翁大奇之，谓此子气象不凡，异日名位不可量也。后为龙图阁学士。

《韵语阳秋》云：“东坡先生归宜兴，道遇孙仲益，有髫龀，问习何艺，答曰：‘方学对句。’先生曰：‘衡门稚子璠玙器。”仲益应曰：‘翰苑仙人锦绣肠。’先生抚之曰：‘真璠玙也。’”

《锡金识小录》云：“郡丞吴及郡判董至无锡，饮红白酒而醉，吴出对云：‘红白相兼，醉后不知南北。’董对：‘青黄不接，贫来卖了东西。’”又云：“有宴客食鳖，鳖有卵子，或口占云：‘雌鳖腹中龙眼蛋。’适王础臣至，指席间应声曰：‘雄鸡头上荔支冠。’座客服其工敏。”又云：“王召幼称神童，学使者召至学宫，指鹊巢命对云：‘乌尾鹊，巢中展翅，学鹤未能。’王信口应曰：‘锦鳞鱼，海内扬鳍，化龙立就。’使者惊喜。”又云：“施伯雨幼敏慧，其父遁思携之赏月黄埠墩，宿焉。晨起入山，时重雾未霁，偶遇父友，试以对，云：‘山径晓行，岚气似烟烟似雾。’应曰：‘江楼夜坐，月光如水水如天。’”又云：“相传华学士鸿山幼时，梦中常有人诵‘芭蕉斜卷一封书’之句，后出使朝鲜，其国王出对云：‘皂荚倒垂千锭墨。’学士略不思索，即口应云：‘芭蕉斜卷一封书。’座皆惊异，敬礼逾等。及归，赠赉倍于寻常。”

黄右原为言，《齐东野语》中对偶一门尚有可采者。如云：“羲经六子，艮巽坎兑震离；周礼一书，天地春秋冬夏。”“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善待问如撞钟，小应小，大应大；措天下若置器，安则安，危则危。”“左氏、公羊、谷梁，春秋三传；卦爻、系辞、彖象，大易一经。”“五形之属三千，小过大过；一门之聚百指，家人同人。”“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谁誉谁毁；待以国士，报以国士，为已为人。”“迅雷风烈，烈风雷雨；绝地天通，通天地人。”“纪信、韩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圣大觉。”“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龙将角听，谓其不足于耳欤。”“司马相如蔺相如，果相如否；长孙无忌费无忌，能无忌乎。”“人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经存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九州既别：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一道相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风、晨风、凯风，终风且曀。”“张良借箸前筹，恨不食食其之肉；陈平刻木为女，果能冒冒顿之围。”“夫子、天尊、大士，头上不同；宫妃、宦者、官人，腰间各别。”“调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学舞贪眠，柳尽悲欢之态。”“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东西；试场三试试三场，经赋论策。”“观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诸相如来，人相我相众生相。”“龙飞策士，状元龙，省元龙；度宗龙飞榜，陈文龙为廷魁，胡跃龙为省元虎帐得人，殿帅虎，步帅虎。时范文虎为殿帅，孙虎臣为步帅”按：以上数联，俱可为谈助；而“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尤为妙合自然，只千古而无偶矣。

右原又言，石成金《联瑜》中载有数联，虽非巧对，而天成格言，似可附录。如：“施恩望报，势且成仇；为善求知，弊将得谤。”“每想病时，尘心渐减；常防死日，善念自生。”“天最分明，只是性慢；人能算计，其如命何。”“浮躁一分，到处便招尤悔；因循二字，从来误尽英雄。”“一生在君父恩中，问何报称；凡事看儿孙分上，劝且从容。”“话虽来到口边，三思更好；事纵放得心下，再慎何妨。”“悟恩是仇种，情是怨根，则往日之爱河得渡；知无学为贫，无骨为贱，则当前之地步颇高。”“戒色有神方，惟聋耳、瞎眼、死心三昧；养生无别法，只寡言、少食、息怒数般。”“处苦况而尚能甘，才是真修之士；当乐境而不知享，毕竟薄福之人。”“苦辩争强，赢得也输气力；穷奢极欲，算来何益精神。”

《棻堂节录》云，客有戏以“梅香春意动”属对者，谓此语意双关，久无人对。予对以“桃叶晚情浓”，客喜其工稳。又有以长联请对者：“八斗才人，要中解元、会元、状元，连中三元，点翰林，压十八学士。”予对曰：“万年天子，必尊爵一、齿一、德一，达尊归一，宣丹诏，晓亿万生民。”又有以药名属对者，曰：“白头翁牵牛过常山，遇滑石，跌断牛膝。”予对曰：“黄发女炙草堆熟地，失防风，烧成草乌。”又有以字属对者曰：“十口为田四口方，申出上由下甲。”予对曰：“二人成天一人大，未来益夫添丁。”又有以古对属对者，曰：“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旧已有人对过，但不工细，因为更正上句云：“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又有属对者，曰：“二木成林，二火成炎，二土成圭，木生火，火生土，生生不息。”予对曰：“三瓜为□(上一瓜下二瓜)，三水为淼，三石为磊，瓜滴水，水滴石，滴滴归源。”又一属对者曰：“二人合口成吞，口藏天下；又女变心成怒，心恨奴孤。”又一对曰：“天设奇方，曰雪曰霰曰霜，合来共成三白散。”对曰：“地生良药，名芩名连名柏，煎去都成大黄汤。”以上数联，裁对工稳，虽未为精巧，然于初学作对者，亦可开扩其心思焉。按：“梅香春意动”，罗茗香旧有对云：“杜老壮心衰。”亦别调也。

旧闻谢椒石言，镇海陆生志道少工属对，不假思索。尝九岁应童子试，邑侯令其属对，曰：“镇海县童生九岁。”应声曰：“大清国天子万年。”侯奇之，携入水阁面试，饮以茶曰：“入阁饮茶，连步可登麒麟阁。”复应声曰：“临池染翰，何年得到凤凰池。”年十二，补博士弟子员，卒年仅十有五。或谓此儿早慧，宜不永年。然余闻史望之前辈亦九岁应县试，邑侯试之对，云；“閒看门中月。”史应声云：“思耕心上田。”后史位登正卿，寿逾八秩，何以早慧者又能永年乎？然“思耕心上田”五字极有理致，可称名对，且已为福寿之征矣。

余同年果益亭将军，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中，有胸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颇佳者，或嘲之曰：“胸中乌黑嘴明白；”余为代对曰：“腰际鹅黄顶暗蓝。”以鹅黄对乌黑，暗蓝对明白，皆极灵活，众为解颐。近年有因英夷之扰，捐输得花翎者，或嘲以楹联云：“头上有钱彯翠羽；胸中无策退红毛。”语含讥讽，亦巧不可阶也。

江南李义贤，字芝庭，熟于唐人诗集，尝著《秀谷集》，集唐诗，气体自然，无异己出。如以张轸“山晓月初下”，对蒋吉“天寒雪未消”；《寒食送别》以王勃“野烟含夕渚”，对王维“疏雨过春城”；《宿东岩寺与僧夜话》以沈佺期“流涧含轻雨”，对姚合“穿山踏乱云”；《客中逢杨已军》以孙逖“今日逢新夏”，对钱起“前程未夕阳”《江边闲眺》以徐牧“惭无下钓处”，对孟浩然“徒有羡鱼情”；《宿瓜步》以徐祐“浅水孤舟泊”，对李商隐“残灯独客愁”；《途中》以温庭筠“门静人归晚”，对赵嘏“枝闲鸟下空”；《元旦》以谭用之“瓮边难负千钟绿”，对卢仝“镜里堪惊两鬓霜”；《咏柳》以刘禹锡“一声玉笛向空尽”，对姚合“万架金丝著地娇”；《江口夜泊》以冷然“岩边树动猿下涧”，对罗邺“溪上月沉人罢春”；《悼古诗》以李商隐“萧何只解追韩信”，对李憕“贾谊何须吊屈平”；《游吴氏林亭》以许浑“山翠万重当槛出”，对杜光庭“烟岚一带隔帘浮”；《登江楼》以罗隐“瓦榼尚携京口酒”，对薛据“布衣恐惹洛阳尘”。皆工稳绝伦。

吾师纪文达公尝言，世间书籍中语，无不可成偶者。客举“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公应曰“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又举“孟子致为臣而归”，公应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口拈出，不假思索，自是别才。

记得陈芝楣中丞知余有《巧对录》之辑，亦杂录所集成语寄示，惜寄到在后，书已刻成，而中丞亦倏骑箕去矣。兹亟为补录如左。如：虚室生白；飞阁流丹。《庄子》语及王子安序千寻玉海；丈六金身。《梁书》、佛经酒香留客住；诗成倩鸟吟。东坡，香山酒气和芳杜；诗篇占白蘋。集香山句清泉泻万仞；落日衔千峰。同上秋草独寻人去后；水云初起雁来初。刘长卿，崔涂闲拈蕉叶留题咏；醉折花枝当酒筹。集香山句苍藤翠壁初无路；野草闲花各自春。集东坡句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太华夜碧，大河前横。《世说》，《诗品》小窗多明，俯拾即是；《易林》，《诗品》众山倒影，乘空欲飞。《水经注》砥德砺材，道徽高扇；《易林》，唐文制诗缉颂，思纬淹通。《文心雕龙》，《世说》抱朴守真，蓄为玉宝；论仁议福，完若金城。《易林》，《韩诗外传》惟道集虚，人之水镜；《庄子》，《世说》知足不辱，家有芝兰。《老子》，《易林》著手成春，暗与道合；《诗传》，《世说》用心若镜，清恐人知。《庄子》，《晋书》玉壶买春，酒为欢伯；《诗品》，《易林》琅函吐秘，诗杂仙心。唐文，《文心雕龙》春桃生花，黄鸟来叶；明月作昼，白云带山。《易林》，《水经注》裁云制霞，一花千叶；《文心雕龙》，《易林》缨峦带阜，十步九寻。《水经注》，《易林》又缉《诗》篇名为对者，如：大明；小毖。思文；常武。有駜；无羊。遵大路；信南山。扬之水；殷其靁。皇皇者华；渐渐之石。

张南山维屏《诗人征信录》云：彭文勤公经进稿，其中多属对工整，典重浑成者。偶录数则于后，亦可为初学开拓心胸之助。如《恭进礼器图式表》云：“天下有三重，议礼、制度、考文；圣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监。”《驾幸天津》云：“王者之治，三十年而后仁；天子所都，五百里曰甸服。”又云：“潴流成池，有淀盖七十二；阻泊为界，其址自宋辽金。”《御制节序诗跋》云：“春七日，秋七日，七见来复之心；五重午，九重阳，重叶刚中之德。”《万寿经坛表文》云：“天子所至曰幸，以德为车，以乐为御，以人情为田；大德之致永年，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寿。”《万福集成赞跋》云：“兕觥田峻，豳籥之三曰无疆；凤翙吉人，卷阿之四曰纯嘏。”《御制诗跋》云：“是谓太平之世，曰雨而雨，曰旸而旸；则知小人之依，先忧而忧，先乐而乐。”又云：“有象之春夏秋冬，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推行是；无形之阴晴雨雪，我润泽之，我渗漉之，我汜布濩之。”《恩赐知过论谢折》云：“心惕若以乾乾，圣原无过；言达之而亹亹，民可使知。”《恩赐鹿肉谢折》云：“承筐疑宵雅之三，食苹空愧；受禄颂天保之九，戬谷罄宜。”《恩赐鸡雏待饲图墨刻谢折》云：“在治忽，观古人之象，绘作有虞；先稼穑，知小民之依，图成无逸。”《恩赐台湾墨刻谢折》云：“十二时不翼而飞，天之所助者顺；千万里如指诸掌，圣不可知谓神。”《请编辑万寿盛典折》云：“奉三无私，圣人之作也如覆载照；致四必得，昊天其子之以保佑甲。”“请诵六章之诗：川至日升月恒、山阜冈陵松柏之茂；廑敦九功之叙：利用厚生正德、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恩抚江西偏灾谢折》云：“君上补造物，无不接之青黄；父母笃恩勤，有必周之黔赤。”《恩免钱粮谢折》云：“国家丰亨豫大，再筹三十年之通；民户朝饔夕飧，或鲜万千斯之积。”“富非藏国，利本因民。”“矧当太仓之陈陈相因，何如高廪之多多益善。”《御制诗文十全集进表》云：“不得已而用，师往有功；无所为而为，我战则克。”《恩赐居内城谢折》云：“播晨纶于西苑，得为氓而仁许受廛；曝冬日于南荣，将改岁而恩谋入室。”“容身环堵，忆跧江国之牛宫；待漏觚棱，不隔禁城之鱼钥。”《恩赐紫禁城骑马谢折》云：“齿非加长，实维逾格之施；步本不工，弥切殊常之感。”

云台师云：乾隆五十六年，余以大考第一，升少詹事，例应觞客，因邀同衙坊局诸君在一枝轩看菊，坐中文远皋庶子举一句云：“墙上竹枝书个个。”请诸公对之。余应声云：“盒中枣子叱来来。”宫庶初不以为工，迟日检《汉书》，知为东方朔故实，乃极口称之。

嘉庆年间大考，翰林有已开坊，因名在三等，改部郎者五人，惟白小山镕得免。内有彭宝臣浚乃乙丑殿撰，亦改部。王楷堂比部为作一对云：“三等状元，苦矣老彭辞柱下；五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钩边。”

《随园诗话》云：诗中用经书成语，有对仗极妙者。前辈卢王岩云：“腹不负公公负腹，头既责余余责头。”近人吴文溥云：“我自注经经注我，人非磨墨墨磨人。”姚念慈云：“野无青草霜飞后，菊有黄花雁到初。”汪韩门云：“白凫去后成衰老，黄雀飞来谢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绿波芳草色，杂花生树乱莺飞。”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壮艾三年药，汝似王瓜五月生。”皆用经书乐府成语也。余亦戏集乐府云：“背画天图，子星历历；东升日影，鸡黄团团。”

前辑巧对，所录缪莲仙、汤春生《四书》对语，皆浑成可喜。今复阅其《文章游戏》二编，尚多可采者，亟登之如左。二言云：

子路；申枨。狼戾；虎贲。疾视；徐行。王豹；子羔。徙义；近仁。效死；舍生。有李；以桑。孽子；嬖人。恶莠；揠苗。放踵；及肩。摩顶，服膺。蹙頞；胁肩。红紫；玄黄。

三言云：

乐其乐；忧亦忧。行以告；坐而言。私妻子；危士臣。无愠色；不疾言。为营窟；反櫑梩。仁者静；顽夫廉。勿欺也；何畏焉。有喜色；无怨言。强哉矫；恭而安。武王烈；太甲贤。何以异；是则同。疏逾戚；弱役强。无他技；有馀师。要于路；遇诸途。和无寡；德不孤。文胜质；实若虚。而强酒；如探汤。蒲芦也；脍炙哉。无齿决；不目逃。衣夫锦；书诸绅。

四言云：

施于四体；执其两端。原泉混混；维石岩岩。子曰忠矣；书云孝乎。修其天爵；教以人伦。言语必信；礼貌未衰。隐几而卧；逾墙相从。忽然在后；毋以从前。自卫反鲁；由邹之任。十目所视；四体不勤。睨而不视；过之必趋。无见小利；则乱大谋。屦之相似；毛犹有伦。磨而不磷；钻之弥坚。父召无诺；嫂溺不援。好是懿德；攻乎异端。内无怨女；下不尤人。再斯可矣，一以贯之。乐只君子；哿矣富人。兵刃既接；弓矢斯张。以小易大；辞尊居卑。尧帅诸侯；舜为天子。则何益矣；在所损乎。夔夔齐栗；睊睊胥谗。若保赤子；如见大宾。友于兄弟；乐尔妻孥。以吾一日；加我数年。无目者也；惟耳亦然。各于其党；不相为谋。处士横议；隐居放言。失诸正鹄；见乎蓍龟。舍馆未定；居处不安。

五言云：

得其心有道；反诸身不诚。君为来见也；吾其与闻之。非助我者也；而由人乎哉。然后知长短；不能成方圆。而后嫁者也；则将搂之乎。孳孳为善者；郁郁乎文哉。而皆去其籍；则不如无书。人病不求耳；汝安则为之。而从心以欲；然后耳有闻。无以贱害贵；将使卑逾尊。我不憾焉者；吾何谦乎哉。不愿乎其外；又顾而之他。士诚小人也；子绝长者乎。罪不容子死；爱之欲其生。其故家遗俗；虽孝子慈孙。上士倍中士；小贤役大贤。使己仆仆尔；其心休休然。鲁人为长府；曾子居武城。非求益者也；其寡过矣乎。

六言云：

必以告新令尹；此之谓大丈夫。则吾未之有得；于人何所不容。小人穷斯滥矣；君子病无能焉。吾斯之未能信；人皆有所不为。何为其号泣也；庶几无疾病欤。是闻也非达也；虽得之必失之。今愿窃有请也；吾未尝无诲焉。所以别野人也；岂为厉农夫哉。

七言云：

求水火无弗与者；于禽兽又何难焉。是皆穿窃之类也；则与禽兽奚择哉。

八言云：

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故曰尔为尔，我为我；信如君不君，臣不臣。非其道也，非其义也；在所损乎，在所益乎。为君辟土地、充府库；抑王兴甲兵、危士臣。

九言云：

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管仲晏子，犹不足为欤？

十言云：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前阅汤春生《文章游戏》中有杭州地名集对，以其地其名，皆非所习，姑置弗录。年来将卜居杭州，已赁得三桥址一宅。相宅时周历城厢，闻见颇熟，将来往复衢巷，亦不能不习其名，因择其尤雅驯者录之如左。二言云：

官巷；衙湾。泥坝；土桥。湖墅；山墩。仓巷；棚桥。古荡；新桥。马衖；车桥。

三言云：

五老巷；三元坊。黑亭子；红庙儿。芭蕉弄；葫芦兜。红门局；白井亭。草鞋岭；箬帽滩。珠冠弄；玉带桥。砚瓦弄；棋盘山。石屋洞；草桥门。金钱巷；元宝街。楚妃巷；越王山。狮子巷；猫儿桥。大仓后；小学前。助圣庙；兴贤坊。八仙石；三圣桥。十八涧；六一泉。佛慧寺；仙灵桥。浑水埠；清河坊。凿石巷；打铁关。里塘巷；后市街。六克巷；千胜桥。六和塔；四宜亭。祖庙巷；宗宫桥。金门槛；石牌楼。朱霞弄；青云街。祥符寺；淳佑桥。桐枝巷；松毛场。羊角埂；狗毛滩。塔儿巷；灞子桥。小娘弄；高士坊。十字路；八卦田。高银巷；文锦坊。黄泥岭；乌石峰。梅青院；柳翠桥。仓基上；饷部前。萧山弄；余杭塘。百福巷；万安桥。猪圈坝；鸡笼山。威乙巷；拱辰桥。新塘上；旧府前。火德庙；水香庵。八盘岭；九曜山。同安里；太平桥。海会寺；江涨桥。老东岳；赛西湖。城头巷；湖心亭。栖霞岭；登云桥。猪婆弄；鳖子门。林司后；薛衙前。扇子巷；靴儿河。猪头巷；鸭卵兜。虎跑寺；龙吟庵。延龄埠；流福沟。木屐弄；苕帚湾。夕照寺；初阳台。三桥址；百井坊。保叔塔；渡子桥。蝙蝠洞；螺蛳门。燕子弄；雀儿营。白马庙；青龙街。高丽寺；满州营。孩儿巷；丈人峰。

四言云：

张御史巷；王状元园。范郎中巷；李博士桥。胡打笤巷；嵇接骨桥。城南古社；梅东高桥。神霄雷院；天汉洲桥。

六言云：

二圣庵，三圣庙；十字路，五字桥。大方井，小方井；南高峰，北高峰。老龙井，小龙井；新马头，旧马头。义井巷，义门巷；孝子坊，孝女坊。多子街，多福弄；旌德观，旌功坊。严官巷，蔡官巷；成衙营，莫衙营。

罗茗云：“向在京师，翁二铭学士以别字对难之，出句云：‘孙行杏者挑行形李，上太行杭山。’余对云：‘服不猛氏穿不本入声借，走华不敷注。’又出句云：‘午梦末醒春睡足。’未字虚实兼用余对云：‘朝妆莫整宿酲慵。’莫字亦虚实兼用”又有男女人名互对者，如：“徐夫人”对“石公子”，“冯妇”对“王男”之类。又有古今人名相对者，如“公孙丑”对“王伯申”，“白乙丙”对“朱子庚”之类。又有经书对，如“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彼留子嗟，彼留子嗟”；“相鼠有皮，刲羊无血”；“蔼蔼王多吉人，渺渺予末小子”之类。又有数目巧搭者，如“唐四杰王杨卢骆，宋五子周程张朱”；“五行金木水火土，七音齿腭舌喉唇”；“三代夏商周，九赋上中下”；“四声平上去入，八字年月日时”；“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九宫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之类，皆未经前人道过者。茗香读书养亲，其母年逾九十，尚康强，茗香有集句联悬于厅事云：“九十日有秩；八千岁为春。”

茗香又云：扬州有缺口门、湾头镇，旧传一对云：“缺口何尝缺；湾头自有湾。”颇自然。又“无锡锡山山无锡”之句，久无属对。朱兰坡先生以“平湖湖水水平湖”对之。又有以节气作对句者，云：“霜降如小雪；春分不大寒。”亦佳。又有一绝对云：“一掌擎天，五指三长二短。”久无人能对者，后为徐青藤所属云：“六和插地，七层四面八方。”

罗茗香云：今岁仪徵太傅重宴鹿鸣，同时有四佳话。大兴俞恒润为太傅门下士，师生同科重宴，佳话也；浙江嘉庆戊午解元张廷济，亦太傅门下士，今科其子庆荣又领解，爷子解元，佳话也；两丙午，一戊午，同属午科，佳话也；而张、俞皆同出太傅门下。故余偶成一对句云：“丙象著文明，衣钵相传，同赓鹿野；午科多胜事，箕裘领解，接武蟾宫。”亦纪实之言尔。

茗香尝自述其所撰地名对，如：道士洑，和尚原；苦水铺，甘朱山；葱岭，蒜山；黄河，青海之类。又有木果木地名，花椒花蔬名；阴口《左传》地名，阳肤《四书》人名；夏小正书名，魏大中人名之类。又有书名对，如《春秋》对《甲子》；《春秋传》对《山海经》；《四元玉鉴》对《百子金丹》之类。

江南某年五月童试题系“夫人自称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秋乡试题系“君子不以言举人”，某生遂连捷，有客戏撰联语赠之云：“端午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曰；重阳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出语歇后为小童，对语歇后为举人，可谓巧凑。

俚俗对语，有甚可解颐者。近在安丰场署，与杨竹圃亲家酒次剧谈，竹圃云有一田叟携其子耕作者，值雨至，将释耒而归。命其子属对曰：“迷濛雨至，难耕南亩之田。”适有一客徘徊田畔，遥对云：“泥泞途遥，谁作东家之主。”叟因邀其至家避雨，语家人曰：“客已至矣，庭前整备茶汤。”客对云：“宾既来兮，厨下安排酒席。”叟曰：“不嫌茅屋小，略坐片时。”客对云：“且喜华堂宽，何妨数日。”既设席，饮至夜深，叟曰：“谯楼上冬冬冬、铿铿铿，三更三点，正合三杯通大道。”客曰：“草堂前汝汝汝、我我我，一人一盏，但愿一醉解千愁。”叟请客就寝曰：“匡床已设，今宵且可安身。”客曰：“主意甚殷，明日定留早膳。”次日客先起，叟出，见其磨刀，诘之曰：“借问嘉客，何故操刃而磨？”客曰：“无故扰东，定当杀身以报。”叟惊曰：“倘死吾家，未免一场官府事。”客曰：“欲全我命，必须十两烧埋钱。”叟入内，移时捧银进曰：“首饰凑成十两。”客秤之曰：“戥头尚短八钱。”因揖别，叟送之门曰：“千里送君终一别。”客曰：“八钱约我必重来。”叟笑曰：“恶客恶客，快去快去。”客谢曰：“好东好东，再来再来。”按此客实恶，而此叟大佳，殊快人意。竹圃曰：“一醉解千愁，我熟闻之。三杯通大道，究竟语作何解？”余曰：“此李青莲句也，当问之古人。”相与一笑而罢。

(《巧对补录》原收于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七。)

楹联散话

《浪迹丛谈》中散见联话

焦山

初到邗上，知好即欲招游焦山。忆官苏藩时，以开坝催漕诸役，盖无岁不登金、焦。又于乙未年曾偕逢儿、暎儿信宿焦山松寥阁，备领山中胜事，辄为神往。或言焦山古名樵山，因汉处士焦光隐此，故名。罗茗香曰：“闻之江郑堂藩言，樵字当作谯，不知其义何居？”余曰：“杜佑《通典》载京口有谯山戍，《太平寰宇记》亦以谯山为戍海口之山。《嘉定镇江府志》云，江淹《焦山诗》旧本作谯山。是皆郑堂所据。知北宋以前尚名谯山。谯有望远之义，故戍楼名谯楼，戍山亦名谯山也。宋以后始以焦孝然之事附会之。孝然避兵娶妇于扬州，见《三国志》注。彼时孝然年尚幼，未必即有隐焦山被三诏之事。且孝然为魏以后人，蔡伯喈卒于汉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赞当别是一焦君，似蔡亦无为孝然作赞之事。但因孝然而名山，相传已久，而古字之从谯，似我辈不可不知耳。”茗香甚以为然。焦山水晶庵中有长沙陈恪勤手书一联云：“山月不随江水去；天风时送海涛来。”《跋》云：“此山中旧联，不知为何人所作，今久无存，山僧数为吟诵，余甚爱之，以属对不甚工，或亦传述之讹，因以‘江月’易作‘山月’、‘流水’易作‘江水’”云云。而自然庵中林少穆尚书亦书此联，作“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跋》云：“此朱文公句。陈恪勤不审所出，易‘江月’为‘山月’、‘流水’为‘江水’，又误以‘直’作‘时’，今重书以正之。”按，陈恪勤固以意轻改旧句，而少穆亦偶未审也。此宋赵忠定公汝愚同林择之、姚宏甫游吾乡鼓山诗句，朱子喜之，为摘“天风海涛”四字，大书磨崖于屴崱峰顶。后人又为建天风海涛亭。今亭久圮而摩崖字犹存，此句亦长在人口，不知者遂误以为朱子诗。今赵诗载《鼓山志》，厉樊榭《宋诗纪事》亦录之，此联以题鼓山固佳，今若移题焦山，则情景尤真切，故乐为辨之。记得水晶庵壁又有“入室果同水晶域，开门正对石公山”一联，殊工雅，忘却何人所题。石公山即象山，正与焦山相对也。又记得丁未夏余游焦山时，借庵诗僧犹健在，前一年是其八十诞辰，借庵索余补赠联句，时从游者已停桡相待，乃手挥十四字与之，云“山中鹤寿不知纪；世上诗声早似雷”，句虽未工，而意颇切。借庵称谢不绝口，而余则久忘之。今此联尚悬海西庵壁，阅之如同隔世矣。

红船

今大江来往之船，以云台师巡抚江西时所制红船为最稳且最速。嘉庆十八九年间始创为于滕王阁下，后各处皆仿造，人以为利。今湖北、安徽以迄大江南北，吾师所制之船随在而有。船中小扁，多师所手题，有沧江虹、木兰身、曲江舫、宗舫诸号。数十年来利济行人，快如奔马，开物成务之功伟矣。吾师尝为余述：在江右时，偶以事遣家丁回扬州，恰值风水顺利，朝发南昌，暮抵瓜州。若非红船，断不能如此快速也。因制一联悬于舟中云：“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

相府新旧门联

云台师旧宅在旧城之公道巷。自回禄后，始迁居新城南河下康山草堂之右。余于数年前初到扬州，即谒师于旧宅。巷口有石牌楼，大书“福寿庭”三字。大门口贴八字大联云：“三朝阁老；一代伟人。”时观者多以为疑，谓师之枚卜在道光年间，何以有三朝阁老之称，不知师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已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则阁老之称由来已久。或又疑：“一代伟人”四字，颇嫌自夸，余初亦无以应之，后读《雷塘庵主弟子记》，乃知师于嘉庆五年在浙江巡抚任内，奏陈筹海捕盗等因，曾奉有“显亲扬名，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之谕。此是敬录天语，并非自夸也。后吾师亦微闻人言，遂于新宅大门改书云：“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则更不招拟议矣。

按，王兰泉先生《湖海诗传》中，吾师诗下小传有“年华正盛，嚮用方殷，加之以开物成务之功，进之以诚意正心之学，洵一代伟人”云云，似亦敬本褒嘉之语，而吾师究以为涉于自炫，故改书之。老臣谦抑之盛心，可以风矣。

太傅衔

云台师以今年丙午乡试重宴鹿鸣，大吏奏入，得优旨晋加太傅衔，并有“三赴鹿鸣”之望，荣宠极矣。按，吾师本以太子太保原衔越加七级而至太傅，如斯旷典，前此所未闻也。谨考本朝满汉大臣生前以太傅加衔者，如金文通之俊、洪文襄承畴、范文肃文程、鄂文端尔泰、曹文正振镛、长文襄龄，不过六人。余如马文穆斋、佟端纯国纲、奉文勤宽、谢清义升、杨敏壮捷、顾文端八代、王文恭顼龄、张文端英、朱文端轼、钱文端陈群、蔡文恭新、董文恭诰，皆由身后赠太傅衔。其由太子太保越赠太傅者，则惟刘文正统勋一人。若吾师之躬逢其盛，其稽古之殊荣，科名之旷遇，宜邗江大夫士欢欣鼓舞，啧啧以为美谈矣。余客居无以为贺，献一联云：“异数超七阶，帝眷东山谢太傅；嘉宾伫三肄，天留南国鲁灵光。”但求切不求工也。是年，江南副考官黄征三通副賛汤为吾师门下士，由金陵闱中寄联相贺云：“鸾诏亲褒，历相三朝贤太傅；鹿鸣重宴，同年一榜小门生。”亦工不足而切有余也。又山西平定州张石洲穆、以集杜句贺云台师重宴鹿鸣加太傅衔，楹帖云：“从来谢太傅；祗似鲁诸生。”师甚赏其巧切，而外人多不以为工。按，杜诗《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诗末联云：“从来谢太傅，邱壑道难忘。”又《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诗中一联云：“耻为齐说客，祗似鲁诸生。”不稽其出典，不知其浑成也。云台师有老妾刘恭人，即嫡配江夫人之媵也。师两次断弦，得其内助力为多。生子祜，登道光癸卯乡荐，现官刑部山西司郎中。刘得四品恭人封典。女适吴，刺史公谨崧辅阁老子妇也。今岁七十寿辰，师许同人为之制锦称觞，余亦制一联往祝，句云：“鹿宴沐恩浓，正及臣门膺旷典；翟衣襄政久，更看子舍策清名。”翌日，师亲来谢步，并曰：“此番同人所赠联轴颇多，惟阁下及右原所撰句最佳。”右原句云：“温温恭人，母以子贵；潭潭相府，日引春长。”先是右原以酒筵献，吾师以手简谢云：“此席恰为煖寿而来，煖者温也，所谓温温恭人是矣。”右原即因此制成联句，庄重浑成，真可入余联话也欤。

广厦

壬寅年，因避海警到扬州，借居流芳巷张松崖郡丞容园中者三阅月，水木之胜，甲于邗江。今岁重至扬州，则松崖已赴官袁浦，许小琴为卜居南河下之支氏空宅中。宅无园圃，而高梁广厦，亦是邗江第一家。于逭暑为宜，而家人犹有苦热者，因口占一律示之云：“借人广厦乐栖迟，随分都忘故土思。但舍高官何必隐，弗耽佳句易成诗。纵横铅椠家人笑，脱略衣冠过客疑。只惜万方同苦热，清凉心地有何裨。”尝录呈云台师，谓末联别出一意，必如此诗方非空作。适修林少穆中丞信，亦附呈此诗。中丞回信云：“读寄诗，甚羡甚愧，末二句尤觉深人无浅语耳。”此宅前厅最崇敞，璧星泉制军、梁楚香抚军过访，皆讶余财力之雄，而不知其为借居也。星泉曰：“虽是借居，然不可无一题扁，以纪一时鸿爪。”余拟题为“随安室”，属许珊林太守篆之。后进有大楼，儿辈亦请题扁，余笑曰：“可署为‘见一楼’乎？”或请其说，余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拟戏摘二字耳。”或曰：“此句究出何典？”余曰：“此唐人诗也。韦丹寄灵彻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巳为平子归田计，五老岩前必共闻。’灵彻酬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或作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客曰：“既有扁矣，可无联乎？”余复戏集唐宋人句云：“即知远客虽多事；将谓偷闲学少年。”客为冁然。

建隆寺

建隆寺本后周李招讨重进旧宅，宋师入城，招讨力不能支，合室自焚，因敕建为寺，即以建隆年号为名。近僧小支手辑《建隆寺志》，并绘《建隆寺图》，征名流题咏。余次云台师韵云：“竹西讲忠义，似梅香破腊。古寺抱冬心，千载不萧飒。支公爱神骏，怀古如响答。冷缘与俗判，胜践招我踏。阐幽合名流，好事仗老衲。咄哉淮海浊，鄙词委尘劫。姜白石有《淮海浊》乐府，即咏李招讨事，宋臣之言自应尔也珍兹图志传，敬伫香火接。隔邻梅花岭，贞风共猎猎。”时小支欲于寺中西偏募建李招讨祠龛，征余楹柱之语，余集唐刘兼、陆龟蒙诗句应之云：“万叠云山供远恨；一家烟雨是元功。”近但云湖都转亦题一联云：“宋史何妨称叛宋；周亲毕竟欲存周。”亦有味也。

桃花庵三贤祠

扬州名胜以平山堂为最著。平山堂诗以王荆公“一堂高视两三州”一律为最佳。平山堂楹联以伊墨卿太守“隔江诸山”十字为最壮。余于壬寅夏初来游，亦曾撰一联云：“高视两三州，何论二分月色；旷观八百载，难忘六一风流。”谢椒石同年嘲之曰：“联句实佳，然二十二字中用数目字多至七八，非古人所讥卜算子乎？”余笑置之。丙午年重至邗上，游桃花庵，登三贤祠堂，与黄石原比部、罗茗香茂才商撰楹帖，右原为杂举《东坡志林》、《墨庄漫录》、《避暑录》事，为合拟一联云：“四朵兆金瓯，是二千石美谈，不因五色书云，谁识名流皆五马；万花停玉局，惟六一堂如旧，若溯三贤谥典，合将祠额署三忠。”时罗茗香亦拟一联云：“胜地景芳徽，卅载三贤俱典郡；同龛昭祀典，两文一献共称忠。”按，韩忠献之守扬，在庆历六年，欧阳文忠则在庆历八年，距苏文忠之元丰守扬时，恰三十余年。此前后两联，俱见典雅，非不学人所能办，当不让李兰卿独步于前矣。李兰卿旧联有“谥并称忠”语，故即其意而衍之因用前联署余名，以后联署恭儿名，悬之壁间，而疏其缘起于此。越日，茗香又拟一联云：“杨柳拂堤塍，追溯前徽，于宋历仁神两世；桃花遍祠宇，传来美谥，至今合文献三忠。”亦佳制也。

水仓

扬州城内街巷，多设水仓，其法甚善，他郡县所宜仿行也。相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子街一带不戒于火，每延烧彻昼夜。有余观德者，人颇豪侠，视而悯之，因创设水仓。其地在人烟稠密、距河稍远之区，买屋基一所，前设门楹，中为大院，置水缸百十只，满贮以水。复置水桶百十只，兼设水龙一二具，扬州俗语谓之水炮。设有左近报火者，汲桶可以立集，炮夫可以即行。孙春洲为作门联云：“事有备以无患；门虽设而常关。”余尝过皮市街，见有广济水仓，门上勒石扁，安极佳，询之，则鲍崇城所作也。字体极得诚悬法，因增其名入《随安室书录》中。罗茗香云：“水仓门联原本出句系‘井用汲以受福’，后始改‘事有备以无患’。”余又改为“事前定则不跲”。又别拟一联云：“玉瓒何烦禅灶让；金莲永免祝融灾。”近日各衢路增设愈多，章程愈密，可谓法良意美。

少穆尚书赠联

三儿恭辰五上公车，依然故我。近缘福州旧宅不能安居，奉余出游，并悉索敝赋，纳资作郡大夫，指省浙江，以便迎养，非得已也。时陕甘捐输之事，少穆尚书主之，余作手函恳其照拂，捐事已成，少穆复书相贺，中有“哲嗣以二千石洊登通显，台端以八十翁就养湖山”云云。余谢不敢当，而心艳其语，嘱少穆就此演成长联，将悬挂于武林寓斋，以为光宠。甫逾月，少穆果手制二十八字长联见寄，并缀以长跋，词翰双美，感愧交并。时方辑录楹联馀话，得此又增一美谈，不禁眉飞色舞也。句云：“曾从二千石起家，衣钵新传贤子弟；难得八十翁就养，湖山旧识老诗人。”跋云：“茝林中丞老前辈大人，自出守至开府，常往来吴越间。今忻嗣敬叔太守，又以一麾莅浙，迎养公于西泠。公游兴仍豪，吟情更健，此行真与湖山重缔夙缘矣。昨书来索楹帖，以则徐前书有‘二千石’、‘八十翁’对语，嘱广其意为长联，并欲识其缘起。忆公昔历封圻，距守郡时才一纪耳。今悬车数载后，复以儿郎作郡，就养于六桥、三竺间，此福几生修得。若他日再见封圻之历，承此衣钵之传，岂不更为盛事？敬叔勉乎哉。道光丁未人日，同里馆侍生林则徐识于青门节署，时年六十有三。”

少穆由西域赐还后，先权陕甘总制，旋抚关中，绥辑番民，筦理捐务。公私具举，欢颂载途，而不知其三年塞上开垦屯田，厥功尤伟。以逐臣而犹为民为国，岂复是寻常报称之情。近虽因病陈情，行将感激复出，且闻已饬哲嗣楫之编修还朝供职，其为心存君国，实远迩所同钦。适承公以长联寄赠，不揣固陋，亦勉成数语报之，虽不足以揄扬盛美，而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亦聊纪一时翰墨缘也。句云：“麟阁待劳臣，最难西域生还，万顷开荒成伟绩；凤池诒令子，喜听东山复起，一门济美报清时。”按，此联书就缄寄关中，适公已擢移滇黔总制，未知得达与否，而公所惠寄之联，则早已装治完美，悬诸杭州三桥址新宅中，众目快瞻，且脍炙人口矣。

云台师寿联

英夷之不犯扬州，京师士大夫以云台阁老之居邗江比汉郑康成之居高密，而以英夷比黄巾之保郑公乡也。逾年值八十寿辰，恭蒙赐寿，彭春农学士以楹联寄贺云：“新恩又见临裴野；近事争传保郑乡”。即指此事。

但都转寿联

英夷初犯邗江，扬郡人家已纷纷逃窜，赖但云湖都转竭力防堵，加意抚循，不一月即各安其居，扬人甚德之。值都转九月诞辰，各制楹帖，以其致颂祷之忱。然语或过当，甚有以郭汾阳、李西平为比者，则拟于不伦矣。惟云台师撰七字联云：“菊花潭里人同寿；扬子江头海不波。”落落大方，恰如身分，不能不推为大手笔也。

俞陶泉都转

闲与两淮鹾商谈历任都转之贤，以李秬轩为第一。邹公眉观察曰：“秬轩之清操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忆陶文毅公擎理淮鹾之始，都转屡不得其人，手书令余切实举荐。余即以陶泉应。盖陶泉令长洲、守苏州，实心实政，皆余所目击心仪者也。时陶泉方守金陵，闻信力辞。文毅以余手书示之，陶泉语塞。闻陶泉初到扬时，运库并无余积，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此席拥东南财赋之雄，冠盖往来，每多觖望，谤议丛兴。自陶泉莅任后，改弦更张，洗手奉职，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亦无不各得分愿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骤衰，位不称才，年不副德，论者伤之。余在兰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讣，为之涕如绠縻。适其孤以急信恳余转递平罗，余手挥一联寄挽之云：“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素闻贺耦庚督部言，陶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谓边陲乃有此人物。又言陶泉若长管淮鹾，可称得人，惜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此联正隐括其意。今年在扬州，闻公眉观察亦有一联云：“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出语本朱子，对语本《檀弓》，则真足以传陶泉矣。

睢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员来谒，意气轩昂，语言无忌，自言系由衡工投效，得官甚速，并述彼时有一对句云：“捷径不在终南，河水洋洋，大有佳处；补缺何须吏部，睢工衮衮，竟开便门。”且言亲在睢口工次目击合龙时，实有神助显应，众目共睹，但不知此神何名耳。

《浪迹续谈》中散见联话

灵岩山馆

过苏州时，有客约余游灵岩山馆，余以前游未畅，且欲考悉其颠末，因欣然孥舟前往。历览久之，盖不过相隔十余年，而门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馆即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间，毕秋帆先生所购筑，营造之工，亭台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计购值及工费不下十万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将扁额悬挂其头门，曰“灵岩山馆”。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障，卧游终古定何年。”皆先生自书，而语意凄惋，识者已虑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门扁曰“钟秀灵峰”。乃阿文成公书，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路，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书。忆昔游时，是处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今俱无之。楼下刻纪恩诗及谢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过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鱼出没可数，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纱人。”池上有精舍，曰“砚石山房”，则刘文清公书也。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园至今无恙。至嘉庆二十一年，始为虞山蒋相国后人所得。而先生自镇抚陕西、河南、山东，总制两湖，计二十余年，平泉草木，终未一见。余前游诗云：“灵岩亭馆出烟霞，占尽中吴景物嘉。闻说主人不曾到，邱山华屋可胜嗟。”盖纪其实也。近年辑《楹联丛话》，前数联均未及采，今始录得，将补入《楹联三话》，则此游亦不虚矣。

绣谷

苏州阊门内有绣谷园，余过吴门时，有以《绣谷送春图卷》来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过昂，因置之。此园嘉庆中为吾乡叶晓崖河帅所得，后归余同年谢椒石观察，又后归王竹屿都转，叶、谢、王皆余至好，往来最熟，今则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国初为蒋氏旧业，偶于土中掘得“绣谷”二大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有法，相传为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张匠门、惠天牧、徐徵斋、蒋仙根诸名流，曾于此作送春会，王石谷、杨子鹤为之图，时沈归愚尚书年才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后己卯送春会者，则以尚书为首座矣。先是蒋氏将售是宅，犹豫未决，卜于乩笔，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而上语应，后叶氏转售于谢氏，谢又转售于王氏，而对语亦应。一宅之迁流，悉有定数，亦奇矣哉！

郡署楹联

郡署旧为建炎驻跸之区，故制度崇宏，屋宇委属，为两浙十一郡署之冠。惟自外堂以至内廨，楹柱无一佳联留题，岂以前官斯土者，皆不屑为此耶？自恭儿莅任，始于东客厅中制一额，曰“节俭正直之堂”，而于楹柱书“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两语。盖余初出守荆州时，曾书此十二字于客座之旁，恭儿至今服膺不释耳。既又欲制公堂联语，考昔贤守郡者，以王右军、谢康乐为最著，故县中有王谢祠之建，此间山海要区，今昔情形顿异，有未可以王、谢之卧理概之者，余令其隐括此意为之。越日，恭儿即以拟句呈云：“要地寄一麾，须常念海山深阻；旧堂共千载，敢但希王谢风流。”虽亦常语，而尚质实不浮，因即令其揭诸堂楹，以谂观者。

英济庙楹联

温州瑞安门，俗呼大南门，出城半里许，有英济庙，俗呼白马庙。相传神为昭明太子，既无旧碑可考，里人亦无能详其原委者。庙中有潘宗耀楹帖云：“白马溯光仪，彩仗霓旌，尚振英风昭肸蚃；黄麋谈故事，仁浆义粟，长传闿泽济嗷鸿”。跋云：“英济庙神灵最著，里俗相传梁昭明太子拯饥来此，时乘白马，故又称白马庙”云云。按，《郡志》未载此事，前史亦无可征证，昭明何以能来温拯饥，事属茫昧。惟此联尚非俗笔，适余辑《楹联三话》，到温州旬余日，偶入庙睹此，因附录之。孙雨入学博云：“《续雁荡山志》载，卧云禅师重建罗汉寺于谷内芙蓉峰下，劚地得古石碑，高二尺，阔一尺，文曰：‘昭明太子肇基，建号昭明禅寺，及造宝塔一所，以奠温庥康盛者。大梁大通元年丁未岁上元志。’考《梁书》，太子统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卒，始谥昭明，岂有五年之前，先有立号刻石之理，殊不可解。余谓此碑必好事者所为。”若此碑果真，则是唐以前所遗，当为东瓯第一贞石耳。程浩《雁荡开山说》、李象坤《雁山志余》并载此事，《乐清县志》已辩其诬。

永嘉忠义节孝祠楹联

永嘉县学之东偏，旧有忠义节孝祠，嘉庆初为飓风所圮，嘉庆末始重建。朱沧湄观察文翰为碑记其事，又各为之楹联。忠义祠云：“近圣人之居，容光必照；遵海滨而处，明德惟馨。”节孝祠云：“儿女尽能之，一点热肠，三分血性；家庭常事耳，察乎天地，通乎神明。”余皆录入《楹联三话》中。

江心寺门联

孙雨人学博《永嘉闻见录》云：“江心寺外门旧有联云：‘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旁署‘宋状元梅溪王十朋书题’。余谓此等似巧实拙，断非梅溪手笔。即如联意，亦止须‘云朝朝朝散，潮长长长消’，何烦重叠至八字耶？”并引蔡葵圃之言曰：“题曰宋，曰状元，本人断无此款式，其为好事者假托无疑。”忆余四十三年前到此，亦曾目击此联，以其费解，笑置之。旋里后，乃知闽县乌龙江之东山上罗星塔，旧有七字联，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过客皆不知所谓。相传康熙中，有一道人到此，读而喜之，众请其说，道人笑曰：“此山为海潮来往之区，此联出语第一、第二朝字上平声，第三朝字下平声，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下平声，第五朝字上平声，第六朝字又下平声，凡下平声者，皆应作潮字读；对语第一、第二长字平声，第三长字上声，第四长字平声，第五长字上声，第六长字又是平声，如此读之，自不烦言而解，不过是言潮汐长消而已。”言讫，道人遂不见，或以为纯阳现身也。按，此塔联与寺联字句互异，其为仙笔与否，不可知，而塔联似较简明有意趣，故余曾录入《楹联续话》中。学博言道光壬辰，风飓大作，此联吹入江中，不知飘流何处。而余今冬重游，则寺门仍有此联，却无前款，后题“章安蔡朝珂重录”。

江心寺楼联

江心寺楼上，楹帖甚多，余同年李芝龄尚书一联，最为时所传诵，句云：“青山横郭，白水绕城，孤屿大江双塔院；初日芙蓉，晚风杨柳，一楼千古两诗人。”此外朱沧湄观察亦有句云：“长与流芳，一片当年干净土；宛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楼。”亦颇超脱。又楼外小柱上有沈茂才步云集唐人一联云：“潮平两岸阔；江上数峰青。”亦尚自然，此则闻之孙雨人学博，余两度登楼，实皆未见此联也。按，芝龄尚书“初日”、“晚风”八字，是合谢康乐、孟襄阳言之，二公皆与孤屿有关，可称巧合。而徐铁孙权守荣一联云：“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则直书孟襄阳之句，且跋云：“书此以实孟楼之名。”是为小岘先生扬其波，殊可不必矣。余前游有诗而无联，近始补制一联云：“风景不殊，四十年余旧泥爪；江山如许，二千里外小金焦。”

文公祠

江心寺有文公祠，祠壁有石刻信国公像，为前巡道秦小岘先生所摹，有赞有诗，并系以跋，跋云：“《温州府志》及《永嘉县志》俱称，德祐元年，公与陆秀夫、张世杰在江心寺同立益王，非也。《宋史》：益王昰、信王昺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温州，陆秀夫追及于道，张世杰自定海至，奉益王为兵马都元帅，昺副之。是此时公并未在温，无同立益王之事。迨益王入闽，公始自高邮泛海来温，上表益王劝进，召至福州，拜右丞相，改封信王为卫王，皆德祐二年事，《县志》称德祐元年亦误。”案，此跋似未深考，今府、县两志并无文天祥同立益王之文，且俱明标德祐二年，不知小岘先生何所据而云然也。小岘先生有一联云：“杜宇声寒，柴市一腔留热血；梅花梦断，瓯江千载泣忠魂。”颇工丽，然尚不如彭清典联云：“孤屿有邻，喜得卓公称后死；严陵在望，直呼皋羽哭先生。”尤为警切矣。又有一长联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谊若龟鉴，忠肝若铁石；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在地为河岳，经天为日星。”初闻此联语，极为叹赏，而不知何人所制，今乃知为李石农师所题。盖信国大魁日，出王伯厚之门，“古谊”二句，即其卷中评语，不独忠肝铁石，信国果践斯言，而伯厚之具眼知人，亦为龟鉴矣，此吾师所谓久要不忘也。若非稽此故实，鲜不疑上联所作为何语耳。

卓公祠

文公祠之旁为卓公祠，祀前明户部侍郎卓忠毅公敬，从前纪载各书，率称卓忠贞祠，实沿误也。公旧有祠，前明中叶，奉诏建在郡城南隅，湫隘不可理。万历间，郡守卫承芳始移建于江心寺文公祠之右。岁久倾圮，我朝康熙中，郡人陈孝廉振麟倡捐重修。乾隆丙子，督学使者吾闽雷翠庭先生鋐，复率永嘉崔邑侯锡重修。甲午，曾邑侯唯亦从事焉。顾规制稍狭，祠中名流牓联及过客题咏，少所概见，视文公祠喧寂迥异，为之怒然。按，史传载建文初，忠毅尝密疏言：“燕王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疏入，召问，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帝默然，事竟寝。燕王即位，责以建议徙封，离间骨肉，然犹怜其才，命系狱。姚广孝故与有隙，进曰；“敬之言诚见用，上讵有今日乎？”成祖不得已，斩之，且夷三族，慨然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耳。”焦弱侯竑作《祠记》，叙述独详备，所当镌之祠壁者也。祠中有旧联二，颇沉著，一云：“祠接谢亭，亦有文章惊海内；忠符信国，并悬肝胆照江心。”系雷翠庭先生所题。一云：“沥悃陈谟拒不庸，遂使奸邪误国；捐躯赴难同一死，却教沟渎无颜。”系诸城窦东皋先生光鼐所题。翠庭先生又有一扁云：“忠炳几先。”亦极警切。名人手笔，故自不同。余亦思学制一联，而屡不就，漫缀一诗云：“湛族当年泪不收，江心遗庙尚千秋。敢言养士真收报，恨不移封作隐忧。末路可怜病遭虎，故山应悔错骑牛。革除旧事谁相理，赖有天朝谥典优。”

潘柽

《永嘉县志--经籍门》载潘柽《转庵集》一卷，《文苑门》有传。按，《梅磵诗话》云：“永嘉潘柽，字德久，号转庵。水心先生序其诗集，言德久年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皆本德久。读书评文，得古人深处。举进士不中第，用父赏授右职，为閤门舍人。题钓台一联云：‘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为人传诵。”按，此联余辑入《楹联三话》，其实是一七律之颈联，今载《瀛奎律髓》中。诗云：“蝉冠未必似羊裘，出处当时已熟筹。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此前四句，虽常语，而却旋转自如，后四句则平率矣。诗派虽开四灵之先，其工力实不相上下也。

张园楹联

温州城中有三园，皆足供士大夫游宴之所。在西为陈园，曲径通幽，台榭错出，聊堪小憩。陈园之南为曾园，则水木明瑟，亭馆鲜妍，远出陈园之右。其所编桂屏，所筑水槛，尤具匠心，为他园林所未见，思以两诗纪其胜，尚未能成章也。在东为张园，紧贴积谷山下。按《太平寰宇记》言，谢公池在积谷山之东，积谷山即今东山，则谢池旧址，似即在此山之左近，故张鉴湖观察亦就此地辟园起楼，以存其意，而属蔡生甫学士书“池上楼”三字为楼匾。楼之左为鹤舫，并水依山，最为幽胜，余屡游宴其中。山即东山之麓，水即城下之濠，实为城中第一胜区，因撰一柱联云：“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筑楼存古意，千秋康乐旧池塘。”

戏彩亭联

温州郡署，寓眷属于三堂，庭院极宽敞，相宅者皆嫌其不聚气，必于前廊构一亭子，以收束之，且可藉为岁时演剧之所。恭儿题亭扁曰“戏彩”，跋云：“宋温州通判赵屼，迎养其父清献公于倅厅，构戏彩堂，当时传为盛事，东坡、颍滨皆有诗，已详第二卷今资政公亦就养郡斋，而兹亭适成，因以名之。”并请余撰为楹联，余亦即用此事题柱云：“舞彩又成亭，故事远惭清献德；逢场凭作戏，正声合补广微诗。”时次儿丁辰，由内阁请假南来省视，亦于亭角附题一联云：“胜地许循陔，成兹乐事；齐心殷舞彩，让尔先声。”跋云：“敬叔弟属撰亭联，因答其意付之。”亦可谓一时佳话矣。

《浪迹三谈》中散见联话

戏彩亭诗事

戏彩亭仿戏彩堂而作，不过为岁时觞咏之所，自赵蓉肪学使张之以诗，而赓唱始盛，阮仪征师相复宠之以序，而题赠愈多。余因思辑为《戏彩亭诗事》，以存其概，而远近投寄者，一时尚未能齐来，付梓尚需时日。因先录赵学使诗并仪征师相序，先与众共读之，以备缘起云：“揽胜题诗遍浙东，安舆到处兴何穷！宦游最好永嘉郡，颐养直过清献公。藤杖吟云身自健，荔乡隔岭路原通。从来仙福能兼少，况有高文迈古风。”跋云：“前辈茝林中丞，就养令嗣敬叔太守权瓯篆署中，人谓与北宋赵清献公就养瓯倅事相类。窃以公封圻硕望，退归后流览山川，著述益富，今官舍近接珂乡，且彩服承欢，同探雁荡龙湫之胜，君身自有仙骨，绕膝况皆诗人，揆之赵清献之戏彩堂，恐未必如此美备也。因次苏颍滨韵，录呈大教，聊以志倾慕之忱云尔。”余即日依韵和答云：“两度趋承越海东，客怀离绪共何穷？最难胜地逢宗匠，无补清时是寓公。胜赏诗连春草后，公两度临瓯皆在深春之月健探路未石门通。连日议寻石门旧址，以未得路径，不果往游山更鼓登临兴，直驾龙湫最上风。公前游雁荡，以阴雨未登大龙湫，愿此游补之”学使临发之前一日，余召菊部饮饯于戏彩亭，学使复叠前韵相赠云：“堂名戏彩纪瓯东，盛会重开兴不穷。贤守承欢过赵倅，高斋投句愧苏公。东坡有《赠赵阅道高斋》诗，并继子由赠戏彩堂句游山未许云偕访，公去春游雁荡，余以案临台郡先行，未克同往观瀑今看径可通。去春将至大龙湫，以雨水，自崖而返，今拟补游也两度招邀聆麈论，且欣弦管坐春风。”跋云：“茝林前辈就养东瓯，与赵清献公事相类，而福且过之。因次颍滨韵奉赠，猥承赐和，兼蒙招集戏彩亭，仰仙福之能兼，感情文之交至，用叠前韵赋谢，以志盛会幸逢云尔。”案，此诗亦书扇以赠，并蒙集禊帖字留题一联云：“山水林亭，自得清趣；管弦觞咏，以娱大年。”次日，余复次韵奉答云：“转眼鸿飞西复东，匆匆握晤意何穷！戏场欣看老莱子，是日菊部正演老莱子故事诗事须追康乐公。学使属同人齐和此诗将相连茵九斗肃，是日叶容斋总戎亦在座，温郡山形如九斗，因名云烟落纸百蛮通。学使濒发，尚手挥楹联百十幅分赠宾僚不倦一亭从此增声价，留与輶轩采越风。”越月，承仪征师相寄序云：“宋元丰间，三衢赵屼倅温州，迎其父清献公侍养倅署，构戏彩堂，一时艳称其事，东坡、颍滨二先生并有诗。后七百余年而福州梁敬叔太守权温篆，其尊甫茞林中丞亦就养郡斋，太守援清献故事，构戏彩亭署中，以为岁时觞咏之所，中丞顾而乐之。道光间，昆明赵蓉舫学使按试东瓯。学使与中丞旧相善，遂以诗相酬答，一时歌咏之欢，宾朋之盛，浙东人士播为美谈。中丞因摭成《戏彩亭诗事》一本寄余，属以数语张之。窃谓中丞之抚吴也，恩惠浃于吾乡，至今熟在人口。其抚粤西五年，控制得宜，桴鼓无警，余曾手制楹联赠之云：‘江乡仁惠传荒政；岭表恩威播外夷。’综前后宦绩，其与忠献之帅蜀，将毋同。今敬叔虽初登仕途，才望已不在赵屼下，古今人何尝不相及哉？信乎蓉舫学使之言，恐当日清献之戏彩堂，不能如斯之美备也。余老衰，久不作诗，而乐述其事，因即列其缘起，以复中丞，为当代之服官者劝，且为后之续东瓯志乘者有所考焉。道光己酉春日，扬州八十六老人学愚弟阮元书。”

说铃冥报录一则

杭州贡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淳祐桥相国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后答拜一友，登吴山过劳，踉跄归卧，即时若气绝者。自玉尔时觉身轻举，如在半空，魂随上下，历境冥渺，四顾茫茫，行百里而遥至一大野。更转道左，见红墙粉界，碧瓦朱门，有一童子前导。再进百步，则殿宇隆崇，延袤数十里。重门洞开，两廊庑俱署十三省，各省各有府，府各有县。其往来奔走者，皆青衣绛袍，手各执簿，杂遝排拥，几不能前。每到一门，则有数十力士，执戈扬盾，拦阻狰狞，细诘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从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门榜曰“乾坤一照”，见金碧辉煌，异香从空中来。又进一门，其联曰：“轮回生死地；人鬼去来关。”入内阴森闪赫，不敢仰视。(下略)

神童对

《七修类稿》载金茂之言：“云贵间人，绝不知诗，偶遇一秀才，试之以对，时值暮春，曰：‘马踏红尘风力软。’果无能对者。余偶思古诗‘鸡鸣紫陌曙光寒’，岂非天生对乎？又有‘乾坤圣世空搔首’句，久未有对，或对以‘云雨巫山枉断肠’。又课徒云‘人间自古无仙骨；池上于今有凤毛。’皆旧诗今对，天生而成。”余谓此等出句，本非成语，安知非先拈对句，而强就之乎？又载：何仲默入场时，最少，其兄背以进之，御史出一对云“弟骑兄作马。”遂应曰：“子证父攘羊。”又阁老袁元峰十岁时，县审里役于清道观，随父至观，县唤问：“何家儿，曾习对乎？”时有双鹤飞鸣，县曰：“三清殿上飞双鹤。”袁应声曰：“五色云中驾六龙。”复语之曰：“投子四方开六面。”袁应声曰：“丈夫一德贯三才。”此庶可为神童对乎？

都天庙联

过京口日，闻都天庙会甚盛，盖数十年来所未有，因停棹两日，凭篷窗纵观之。至邗上，为云台师述之，及师为言甲辰年新修庙时，乡人请制楹联，因手书付之曰：“颜许同名，唐代人伦维气类；李韩论定，熙朝庙貌屹江淮。”当时奸臣曾劝睢阳以天道，公骂曰：“汝不识人伦，焉知天道！”此人伦二字所本，语颇沉著，且人伦、庙貌二字皆双声也。按此当补入《楹联续话》，谨先记于此。